

中華律藏

中華律藏

第二十三卷

歷代大藏經律部文獻・中國撰述（十四）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末

獨與女人坐戒四十五 尼提注云淨人見聞屏處者如二不定中所明若互見聞吉羅見聞俱離方提謂常語不聞名爲聞屏云霧黑暗中名爲見屏也前食家不犯等者立明此重釋前食家強坐戒也謂上之三戒犯緣制意是同故於今重明前戒也又前強坐戒中未明開通文也謂前強坐戒中若互受一日戒不犯者謂不犯提非不犯吉故今文云若互受一日戒吉羅即指前戒也若獨與女坐戒及屏坐戒此二戒縱互受一日戒亦提意在招譏故也言受一日戒者皆約八戒得名淨行優婆塞若夫妻互受五戒者比丘強坐亦提以自妻不廢故立云上解不好又解云言前食家不犯者謂指前食家坐戒若夫妻互受一日戒比丘坐則不犯以夫妻同在此故今此中比丘與女露處坐雖女受一日戒亦犯吉爲人見生譏故也若論露處招譏故合得是由女已受戒故過輕但吉

如難加

小乘下未詳

斷出聚戒四十六 比丘尼得提三無諸緣礙者立謂因此有命梵等難或其人破見威儀若衆中所舉若被擯等斷出不犯此戒鈔立四緣戒疏立五緣一大比丘二先許食三不與食四惡心斷出五離見聞若觸大疏有六緣如無因緣過受四月藥戒四十七 礪云約時藥七日盡形三種藥犯謂諸部計會有斯義也若非時一藥以體賤故又療患義微過受義希故犯小罪言四月者立謂據緣起是四月也今不問四月一月半月春夏等但使過施主之限有結五無緣者謂有病緣得過受也祇春夏冬皆犯者謂此三時各有四月以施主限約四月故過結犯除四緣如戒本者一者常請不作日限也二更謂請先雖限期四月後更續請也三分請者謂持業藥至寺中分爲分分與比丘也四盡形請者施主盡一報形常施藥也有此四緣無過受罪過藥限墮過夜吉者立謂施主但施一膳藥不限日夜比丘過此藥限而受得提若施主本請一月半月不限藥分齊若過夜住犯吉也宜作四句一過藥限不

過夜限提二過夜限不過藥限吉三藥夜俱過提吉
四俱不過無犯

觀軍陣戒四十八 依光律師九段此下至三染衣
來有十三戒當第五段明緊意住緣離逸修道無著
行礪云車幕屯聚稱之曰軍行列相對曰陣已下三
戒尼亦犯三無緣者立謂無請緣也律中時有大臣在軍中
欲見比丘佛開往也若軍在前至方便見墮等者案
祇云有四種謂象力最大有四人從之成一象兵馬
力次弱有八人從之成一馬軍軍次弱十六人從
之成一車軍步軍者有三十二人帶伏成一步軍也
善見稍別言象兵者一人騎象八人從之馬兵一人
乘馬二人車兵則四人為脚步兵亦四人也

軍中過限戒四十九 一有緣者先有請喚名為有
緣開往為沙門果者立謂大臣有力若請不去能作
損滅故開聽往得無惱害安神修道長沙門果
觀軍合戰戒五十 四見便犯者以違佛制故也
飯酒戒五十一 尼飲亦提酒有十過者律云一者
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明四者現嗔志相五

命攝入受字

者壞田業資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開訟八者
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
三惡道五分以降龍等者案五分云佛從拘舍彌國
往跋陀越邑時彼編髮梵志住處有一毒龍常雨大
雷破壞田苗時諸居士聞佛與千二百五十弟子俱
來此邑皆出奉迎禮敬已白佛言此邑常有一惡龍
破壞田苗我恒願得大威德人而降伏之時沙竭陀
比丘在佛後扇佛佛即領勅令往降之彼聞佛命禮
佛足已而去向彼龍所即入其室却坐一面龍身便
出烟沙竭陀身亦出烟龍即舉身火燃沙竭陀亦舉
身火然龍火出五色沙竭陀火亦出五色於是化龍
身令小如箸內著鉢中持至佛所白言此惡毒龍今
已降伏當著何處佛令著世界中間沙竭陀受教屈
申臂頃持著世界中間須臾便還諸居士聞其降伏
惡龍皆大歡喜悉皆作禮白言願受我請嘿然受之
此比丘性好酒肉往到其家飲酒極飲已還拘舍彌
於僧坊外醉臥吐曳衣鉢縱橫佛以天眼遙見共阿
難往僧坊外看佛與阿難舉著井邊佛自汲水使阿

難洗著衣臥繩床上令頭向佛須臾轉側申脚踰佛
佛以是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沙竭陀先敬佛今能敬
不答言不能又問其人先能降毒龍今能降蝦蟆不
答言不能因是制酒戒乃至嗅酒器者案五分云時
沙竭陀比丘因佛制戒不敢復飲以先習故氣絕欲
死飲食不消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令嗅酒氣嗅酒
氣復不差佛言以酒著甕中羹中粥中猶不差佛令
聽以酒與之得已便差佛言已制漸漸斷之乃至嗅
酒器不復惡者不待復嗅

此戒極重等者立云一切遮戒中此戒最重能造四
逆唯除破僧破僧者要須體是清淨方能破僧體若
不淨自稱爲佛誰肯信之且如五戒於非情中唯禁
一酒戒意可知矣

無酒色香味等者案律文云是酒有色香味等不應
飲但使是酒互作句皆不應飲若非酒雖有酒色香
味應飲如是互作句非酒爲顯皆應飲疏束爲二
段初不應飲以是酒故二應飲以非酒故高云此後
四句約體故不犯然望五分此四句有犯義部別故

今持人酒字

也此上與鈔引文不案五分云是酒有酒色酒香酒
味是酒有色香無味是酒有色味無香是酒無色香
味飲令人醉皆提上四句能醉有非酒而有酒色香
味飲令人醉若飲得吉羅有非酒而有酒香味不令
人醉欲飲者聽屏處飲也糟醬者謂酒下滓也云
十誦律若飲似酒甜酒糟醬等飲咽咽提四分但吉
案十誦文云若噉麴能醉人者咽咽提若噉酒糟隨
咽咽提若飲酒澆隨咽咽提若餘麴不犯者立云如
今時常所用麴也上言和酒麴乾者謂先將酒和麴
暴乾後食得提注云莫非取境犯者立謂古師云所
制戒無有定相或有制心從境或有制境從心此戒
則制心從境若殺人戒則制境從心謂境實是人作
非人兀木想疑不犯重此戒不爾但使是酒作非酒
想疑亦提注云謂前有方便者立明本擬飲酒臨至
境邊不問若作酒想若疑若作非酒想疑但使前境
是酒皆結若前無方便縱得來作非酒想飲者亦無
犯由本無心迷故不犯戒本疏云境想三句皆重諸
師約心從境制者余意不同聖制有以文少不了豈

金枝修補記

有智人由來不喫酒漿。俱飲可結提耶。此謂重者先有方便欲飲此酒。及舉向口。乃生非酒想。疑約後心邊止吉羅耳。成前方便非重。如何十誦律中有此誠致。即如文列。此釋與立。若看知非而是如上開之者。謂實是酒。比丘看竟。謂言非酒。又本無方便。即是本迷。故不犯。今言如上者。住子云也。謂本有方便。故無方便者。不結若病餘藥。治不差等者。戒疏云。非謂有病。即得服之。然須遍以餘藥治之。不差方始開服也。若麴飲和食提者。立謂如上。多論和酒之麴。今將和飯喫。故犯非和酒者。噉亦無罪。噉者。今用麥牙所作者是也。

水中戲戒五十二。尼提上代光統述制意。水性漂蕩無恒。不可常令淺在中。戲笑招譏。呵止上流。忽增容損身命。三妨廢正業者。比丘本懷靜緣。進道入水遊蕩。動越威儀。故妨正業也。四失正念者。馳散沈浮乖違。至理入水遊戲。正念斯亡也。首疏引大雲法藏經云。王與夫人樓上遙見遊戲王。說偈向夫人云。吾聞諸比丘。意謂離塵。戲暴泥水中。云何作人師時。

十七群童子遊戲。足已中有一人著衣上岸。入定知王心。即作十八變。拂王疑意。遂以神力厲行而去。夫人見之。而向王說。偈云。我家諸比丘。久已離塵。羈沙彌。尚如此。何況釋迦師。王內生信也。如餘三律云。十七群并得無學水中遊戲。尚招譏過。何況下凡。故舉上聖禁約下凡也。檢大雲經無文也。僧祇十九云。童子迦葉。至年八歲。出家得阿羅漢。共十六群入水。浮戲波斯匿王在樓望見。王未信佛法。見倍生不信。即語末利夫人言。看汝所事。福田童子迦葉。於其水中入頂第四禪。以天耳聞語諸伴言。王倍不信。末利夫人心亦不悅。迦葉云。今當令彼發歡喜心。皆言善哉。各提澡罐盛滿中水。以著於前。結跏趺坐。次第行列。陵雲而去。於王殿上空而過。夫人見已。心大歡喜。即白王言。看我福田神德如是。王大歡喜。案五分云。十七群比丘水中戲。已立水上。著衣夫人語王言。看我所事福田。著衣已。以瓶盛水。擲空中飛而逐之。從王樓上過。猶如鷹王夫人復白王。更看我福田。其王亦生信心。餘緣同四分。賓云。戒本水中且據緣起後。

解釋中鉢盛水戲亦提

擊擄戒五十三 尼提祇以指指比丘亦提者景云

此舉遙指得提非謂著方犯案僧祇十九名相戒與

此律似別彼律緣起尼坐不正十六群見已指示而

笑因此故制彼云一指指提乃至五指亦如是一切

手指提以捲指簡若竹木指者越毗尼也乃至差會

者以遙指故犯也依檢祇文云若月直若知事人差

次食以指指言某甲去波夜提看文似遙指四分要

著始犯罪也

不受諫戒五十四 尼提十三違僧諫得殘此違別

人諫故提謂此諫時不受犯吉者將欲造惡人諫須

捨故違不從有犯吉也後作六聚通犯墮者既不受

諫隨前作何罪結違諫之提前告有謝以攬因成果

故若作前事隨犯六聚中根本自得夷殘提吉也故

知違諫提罪要約作前六聚罪成方結違諫提也礪

自此說礪問違僧諫中諫竟有犯不待作事此中所

諫竟未犯要待作事方犯違諫之罪者何答前文僧

諫中有僧命衆法可違情過是重故諫竟有犯不待

作事此中說是一人諫無僧命衆法可違是以諫竟

未犯要待作事方表違諫義成是以不類若爾下拒

勸學戒亦是一人諫無衆命可違何以諫竟有犯與

此相違耶答彼諫止犯先是不學止犯之人發言拒

諫道已不學即是止犯表違已成故所以犯此諫作

犯雖言拒諫道我作者仍猶未作表違未就要待作

事違諫義成亦非一類也如僧殘未戒開者謂勸前

人如法諫者須受若非法而諫違則無罪

怖比丘戒五十五 尼提三以色聲等六塵事者色

怖者或著獸皮或作鳥形鬼形可畏之狀令前生怖

此是示怖說者可解示怖者作虎豹及鬼神等聲此

示怖說者可知示下一例有香怖者作奇異氣息或臭

或香云是虎狼師子之氣也味者或作苦味醉味令

他嘗之云是殺人之藥也觸者或冷熱澀滑或於毒

虫蛇蠍令他手觸尼而生怖也法者云我夜夢見汝

和上父母得病或死休道等種種惡事向他說也上

立言一一示說者立謂示現說謂言說也明將上六

種事有示怖有說怖者若身自作令他怖名示怖若

說此六事令他怖名說怖也云我聞此聲見此色等也其六塵中各有示說之相故言一一示說也四者二相現者有示說二相也亦云身口二相此明上六塵怖他不出身口二業身即是示口即是說還是示說也昔人相傳止有六塵示怖而無說怖今謂不然具有示說律文明顯何得不論疏亦立示說二怖也

●及字歸類

●及字歸類

有鈔本作一一相現者謂六塵中隨一一相現也律

●及字歸類

不了吉羅者謂作怖前人未了了見也或夢中見

●及字歸類

等者此舉法怖開通文也

●及字歸類

半月浴過戒五十六 尼提高云非謂半月已然後

●及字歸類

方洗乃半月之中過度數洗故曰過此約洗之過非

●及字歸類

約日過春後四十五日者是三月一日至四月半也

●及字歸類

夏初一月者自四月半至五月半也中間得七十五

●及字歸類

日是熱時此據天竺熱時故下文云天竺熱早從三月初至

●及字歸類

五月半也景云中國熱早故爾今則不可依之但可

●及字歸類

隨方早晚熱也但不得過七十五日耳作時下至掃

●及字歸類

地者案祇云下至掃地五六掃第名作時也行時者

●及字歸類

下至一拘盧舍若來若去是名行時洗浴無罪十誦

●及字歸類

中欲行行竟洗得提罪唯正行時始開洗也彼律十

六云昨日來今日洗提明日行今日洗提即日行洗

不犯准善見論正行行竟皆開洗也便還悔吉者臨

至浴處即悔不洗也有緣不語餘人輒浴吉者此謂

拂他疑心故須白也注云如論好者依上多論不共

白衣同浴好也渴支者即祇支者也喜生他欲者由

不著渴支身體既露人見起欲心也失男根者轉根

爲女尋悔復本男根也案多論第九云凡比丘浴若

露覆室要不苦白衣及及覆上身要著渴支以渴

支露上身也一當有慚愧二喜生他欲想故者有疑

漢比丘洗浴有一比丘見其身體鮮淨細更便欲心

生於後不久男根墮落即有女根則休道爲俗生子

後還遇見即便識之知本所由即飯情求及羅漢教

令悔過用心純至還得男根故宜不露形也又經持

戒本大比丘及沙彌罪同破七寶塔勸人出家精進

斯福同塔已上打木作聲等者立謂今時浴僧既用

常住必須作相景問半月洗浴得用僧物不著得祇

律有明文若洗浴者先料理湯火發打木作聲令一

●浴廁論

●日莊而

切僧次第入若不得用僧物何須作相令僧次第入耶又諸律浴者是僧常法十誦洗浴有五和一除垢二身清淨三除身中寒浴四除風五得安穩也又如溫室經施七物除七病得七福法式廣如溫室經抄付持說者云云然浴僧功德難以備陳如智論中明難陀比丘一浴僧曰作願言使我世世端正淨潔又於異世值辟支佛塔以彩畫莊嚴辟支佛像而作願言使我世世色相嚴身以是因緣故世世得身相端正乃至今日得出家成道衆僧遙見謂其是佛悉皆起迎良儼歸支佛象以浴僧廣發願言獲此果報作陶家法者立謂從下洗次第向上也此即祇文似寬不同四分言餘如下卷者即是諸雜要行中廣明也

●不得入私度

無障故得吉也又若令他然時不作知淨謂亦吉也旋火作輪者景云謂作火輪離地亦犯忌遺火落壇故也只是將火爐空中旋是也或火中有草木燒聚犯者立謂見他然火竟使爲進火或燒聚足薪等也撥反撥由理也廣正云撥者除也亦云理又得一提者立明前戒生草上然火壞生故一提又是露地犯此戒又一提既是生草下生地壞地又提故得三提

藏他衣鉢戒五十八 文中具三緣成犯觸具四緣加一無因緣若有因緣則不犯者若五大色衣不淨衣吉羅者由非佛常開之物也作淨者皆墮者謂但是比丘說淨衣鉢若藏皆提也注云准今官不許私度及不犯持罪者此明據上恐有命梵二難藏他衣既不犯我今既私度恐主見衣自藏不善何成失威儀也深云既官不許私度不得著用自藏餘處出外經復不犯離宿之罪

眞實淨戒五十九 疏云絕捨不虛稱爲眞實永斷染心名爲淨施故曰此謂對面將物淨施與前人

後乃輒取不語主故所以犯也。戒本列五衆者立明謂非比丘得對下四衆作眞淨淨皆須當衆相對作也。礦云如善見論若展轉施主得以互爲以其不對施主說淨故又復物不付彼不生譏過爲是大僧得以下三衆尼以僧家二衆各爲展轉施主眞實淨法要僧尼當衆二三不得互爲以其黑服雖同男女相別何有大僧將物對尼爲法又容生染習招致外譏文中列者此僧尼同戒故通舉五衆說僧尼故也言以明犯不犯義者立謂戒本列五衆者欲明五衆俱有犯之相若比丘對比丘作淨已不語將還是犯語已將還不犯乃至沙彌尼對沙彌尼作淨已取時語主不犯不語而取是犯故曰也。戒疏云爲明五衆俱有犯相雖輕重異淨施義同故通列名至於淨法自從律法辨相具解者立謂指律中自辨相解釋也展轉淨施問不問俱得者以作法時對於別人後用此物不假問本施主故也。

著新衣戒六十 無緣輒著者若遭賊失奪燒漂之緣關著五大上色也若初從人得者雖故名新以色

未如法故也。彼得衣不作三種壞墮者立謂不作青黑木蘭染也。寶云僧祇十誦白衣但吉不點提與此律一併相翻也。若重衣輕衣不作淨而蓄吉者立謂重即旃蓆敷具等輕即布絹衣被等不染得提不點得吉也。景云重衣即毼氍毹毼毹等輕衣准知重衣不作淨得吉。戒疏成犯中云初不以三色染故墮此明三衣耳。若輕重衣不作點以壞色者吉雖寶云重衣者寒衣也輕衣者夏衣也此等非三衣故吉也。餘小細物並須點淨非謂革履以三色染更成濫俗可笑之甚。景云三衣及餘衣皆須染淨則帛者但點淨而已若非衣鉢囊革履屨及諸巾不作淨吉者立云此舉點淨若未染衣寄白衣吉者立謂若未染壞色忍白衣用之也。注准此言淨謂以成色衣者自意云謂成其壞色更須點淨也。注云或以餘物貼者立明將除故物貼衣作淨亦成淨此當點淨也。夫得衣來不問新故皆須三種淨以初從人得亦同新也。注云非謂三衣須染除者但淨而已者三衣固是須染除一切衣皆須染壞色仍須更點淨非但直點

而已卽不染之也。云祇律純色不點淨提不染壞。著白色衣吉。與此相度。此則不染得提不點唯吉。五分所以淨者。異外道故。合與俗別三種淨。故失則易覓者。案五分云。有諸比丘。遇賊剝衣。都盡還所。還人問言。何處遇賊。答言。某處。卽爲捕捉。獲其賊。將此比丘。與俗人衣及外道衣。盡安一處。還人令諸比丘。自識者。前取諸比丘。不識。自衣悉被外道。先擇將好者而去。以此事。白佛。佛言。從今。已去。若得新衣。應三種色作。誌若青若黑若木蘭。若不以三種色誌者。提若不誌者。著著提宿宿提。言三種記者。立云青黑木蘭。景云。卽點淨也。多論五大色不成受者。有青黃赤白黑下。自出其相貌也。落沙染者。案多論第八云。有五大色。謂黃赤青黑白也。黃者鬱金根黃。藍染赤者。羊草落沙染青者。或言藍。是餘未識。其本凡此五大色。若自染得吉。若作衣不成。受又云。落沙染者。外國染法。多殺諸虫。是故不聽。今秦地染法。亦多殺虫。墮五大染數也。立云落沙染者。孔雀鸚鵡血染。又云。是生生毛也。未詳若自染吉者。自染五大上色也。言不

本謂經文

成受者。謂將此上來五大色。或作染將作三衣。皆不成。受持加法。亦不成也。應量不應量者。謂三肘五肘已下。亦名不應量。若過三肘五肘。名應量。此約五大上色。不得著也。若點著吉。羅此律犯墮者。深云。此五大色。若准多論。不點而著。墮點竟而著。犯吉。四分中。縱點已著者。還墮。由是。大色故也。三種更互作淨者。立謂如法青黑木蘭。更互作淨。不淨作墮。將五大上色作點淨得吉也。先以水淨。故者。景云。初得衣。以水洗後。不須淨。又先以點淨。後以水洗。脫更不須點也。儻著耶者。至口初出者是也。欽婆羅者。此云細毛衣也。明此二種衣。體既細軟。佛開不用染。淨恐損壞。故但須割點二淨也。景云。此上是細軟衣。染汁灑忽。恐壞此衣。佛令權用二淨等法。割縫點等也。割去三五縷。卽名淨。後得染汁。應須更染。不以二淨竟。而卽不染。案祇云。佛在舍衛城。曠野有比丘。得儻著耶衣。染染汁。欲染世尊。以神足空中住。問比丘。欲作何事。比丘答言。染儻著耶佛。言。儻著細染汁。灑忽損壞。此衣從今日後。此儻著耶作二種。截縷淨。青點淨也。復有毗

舍離比丘得濡欽婆羅婆染汁欲染佛亦以神足往
到其所如前示教云云銅器覆苦酒等者此下明其
如法三色也上明落沙鬱金等非法色銅器是青色
果汁泥等是黑色木蘭爲赤色也木蘭者用上果生
鐵上磨等者謂木蘭之衣將何物點淨謂用上來果
汁爲淨也言果汁者用阿梨勒果亦云用阿摩勒果
宜鐵上磨也注云猶同四分木蘭皮者深云淺色似
如蜀地木蘭色以四分律是北地翻正明蜀地木蘭
爲正木蘭色也若衆多碎衣一處合補等者立謂且
如補衣若補兩孔相離須別別點淨若同補一處雖
段碎物衆多隨點一處則得若多碎物合作一衣但
點一處有得也
奪畜生命戒六十一 依光律師九段此下卽當第
六段至與賊同行來有七戒明常行遠離修慈愍物
行此謂迦留陀夷射鳥成聚故制此戒案五分云迦
留陀夷憎鳥云有十弊惡一慳惜二貪餌三強顏四
耐辱五蛆弊六無慈悲七怖望八無厭九藏積十喜
忘有此十法故應可殺四等爲懷者慈悲喜捨爲四

也五緣同前大殺戒者一是畜生二畜生想三有殺
心四興方便五命斷犯也
飲虫水戒六十二 前戒限分等者指前奪畜生命
戒要損虫命方犯前戒此戒深防者不待命斷但飲
虫水則結故疏云不同十誦彼律言隨虫死一一提
此則指虫方犯此律但有虫之水飲卽結犯不待損
虫者屬前殺畜戒也一是虫水二作虫想者此四分
制境從心故輕若案十誦則制心從境故彼境想五
句云一是虫水有虫想用者提二有虫水無虫想用
提三有虫水有虫水疑用提四無虫水有虫想用吉
五無虫水疑吉也要是無虫水無虫想用者無犯一
人渴死生天見佛者案鼻奈耶律第八云佛在舍衛
國爾時有二比丘住拘薩羅界深山中住未曾見佛
常懷企望欲得見佛二人共議便發進路來見世尊
時春後月值曠野中了無有水身體焦渴二人處處
求水值一澹水水少虫多其一比丘語一比丘言飲
此虫水度此曠澤得觀世尊一件答言受世尊戒如
何當壞時一人飲一人不飲其不飲者命終生三十

三天著百寶冠來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佛與說法。已得見諦。其飲水者。在後方至。佛遙見來。脫鬱多羅。示黃金體。汝爲痴人。用觀是四大身爲純盛臭處。其見法者。則見我身用樹葉拭者。謂死棄也。若是生棄得壞。生罪多論。舍利弗見空中虫等者。案多論云。舍利弗以淨天眼見空中虫。如水邊沙。如器中粟。無邊無量。見已斷食。經二三日。佛勅令食。凡制有虫。水齊肉眼所見。漉水囊所得耳。不制天眼見也。不得厭課看者。濟云。北人時俗之語。喚粗略爲厭課也。大家載竹車一迴者。案祇云。當至心看。不得大速。不得太久。當如大衆一回頃。若載竹車一回頃。無虫應用。若有虫者。應漉用。景云。此謂一迴轉頃也。不得語莫殺傷虫等者。恐其人邪見。或性好殺生。若聞勸莫殺。則故違汝之言。憎狀而殺傷也。七日不消者和上云。虫生七日一變。故令送七日不消處。無殺生過。其漉水之法。如師宗記九十戒中文。極可觀。不得唱云。此中有虫者。深云。前用者作無虫想。由汝唱有使他想疑。獲罪提吉。故勸令自看也。首疏引十誦云。

有諸闍將。因尼教化王遣往征。弓頭盡持漉水囊。若值有虫。當漉水飲。王聞大嘆。汝等誑我。小虫尚欲不飲。何能殺賊。諸將答言。虫有過者。當爲治之。於國無損。是故漉之。王甚歡喜。時諸闍將。至於陣所。或得慈三昧。入慈力。故破是賊陣。有時折伏。據此漉水非唯近能護命。防提亦能遠發慈心三昧也。

疑惱戒六十三 先明疑惱制意者。意出家所期。標心處。遠盡形畢。命專心崇道。今以生年等六惱他。懷疑廢彼。正修損惱過甚。故所以制。五前人聞知犯者。礪問。既云前人聞知結犯者。不問惱不惱。但使聞使得罪。何以文中少時不樂答。非待不樂方犯。此就能惱者之意。下至欲令不樂。非謂要待前人少時不樂。方始結罪。若定非初在聞知也。六事惱者。一生時二年歲三受戒四羯磨五犯六聚六犯聖法。故曰也。若以生時者。律文云。何爲生時。疑者報言。汝非爾許時生也。若年歲者。律文云。何問年歲時生。疑者謂語言。汝非爾許歲。謂言。汝未有若干夏也。若受戒者。律文云。何問受戒生疑者。語云。汝戒既年不滿。又界內別。

衆受戒不得若羯磨者謂報言汝受戒時作白不成羯磨不成若犯六聚者語言汝犯波羅夷乃至吉羅若犯聖法者誑言汝犯過人法也此事因十七群問六群云何名初禪乃至云何第四禪云何空無相無願云何須陀洹乃至云何阿羅漢六群報言汝所說者已犯過人法故言汝犯聖法此六事隨語一事得一時語六得六提令他疑惱不樂故制住云若有用語如律中開者謂前人聞生信不疑惱者開語不犯又爲性羸疎不知言語等者前人心性疎慢不識言語輕重恐出言犯過人法使得向云汝所說者犯其聖法意令改革非有惱意也

覆他羅罪戒六十四 所以前文不聽說他羅罪者爲護於外恐生不信損辱佛法今此內護制不聽覆潔淨衆心防過不起一是大比丘者簡餘四衆尼自相覆僧提比丘覆尼亦提覆下三衆吉三衆自相覆亦吉百千共覆一人俱提者有云謂展轉而覆則比丘提若不作覆心向一人說竟則止更不須說深云百千人同知一時共覆故各犯提非展轉覆也故下

之律經
卷一
吉

注云向一人即不犯故知展轉不成覆也未時與護心相應者立謂在心名護在身口名戒向戒見他犯罪不覆而說無犯名爲與護心相應今爲彼人犯惡說則有命梵難起今若不說到與護心相應故言時與護心相應也說與不說但知時故名與護心相應景云自守其根不豫他事也若疑未了不須者前人雖犯我心猶豫不說非覆除羅餘罪者謂下三篇但得吉也彌問覆他上二篇得提下三篇吉何故自覆七聚齊一品吉者答覆藏他羅罪彼我俱損故所以重自覆羅罪但有自損開無損他故與下篇同吉覆他二篇齊提何以將二篇謗他便有輕重答以重事誣人治重永損惱處尤深故初篇重以殘謗人可憊之罪非永甄外損微故輕此中覆他以不發衆無治罰之義同是羅罪壞衆義齊故同是提罪言自覆罪者謂自犯六聚覆通一吉故大疏云造七得七覆七唯一除尼覆餘人罪者立謂覆尼罪提覆下衆吉與年未滿受具戒六十五 然遮難非一悉不聽受難之一色無得戒義自餘諸遮體例不一如衣鉢等

中論入者字

爲辦成法如無十戒得戒得罪年歲不爾未滿是遮待滿即得理容消息有何急事而輕心慢法故爲非理令他虛受已獲重提故大集經云佛問王言王年幾不得入宮王言年滿二十佛言我亦爲弟子制戒年滿二十與受具足廣如上下二卷者受戒緣集篇并沙彌別行中時律論言有牟檀二情兩通者上多論六十已上不得與受僧祇七十已上不許兩文相違故言牟檀今若通會既俱是聖教任隨兩用須觀受者雖六十已上而能作事縱違論文依祇與受若過六十不能作事依可多論不可度之濟云祇約七十已上據能作事論約六十已上據無所堪能令觀受者爲堪不堪必過六十而堪能者依祇與受若不堪能依多論不許故曰二情兩通也已下明不犯法開和上墮對有十六句者礪云約和上衆僧知不知等有十六心得罪差別律文具言十六者且約和上有於四心一知二謂三疑四不知是四心吉也和上了了知年滿故曰知未滿滿想但觀其相作必滿之意名之爲謂猶豫不決曰疑都無所了稱爲不知

本經知

餘衆僧緣彼前境四心亦爾以衆僧四心且對和上知心作四句一和上知衆僧謂二和上知衆僧謂三和上知衆僧疑四和上知衆僧不知此四句和上四提衆僧二吉謂初句第三句犯吉二四無犯次將衆僧四心對和上謂心亦四句一和上謂衆僧知二和上謂衆僧謂三和上謂衆僧疑四和上謂衆僧不知和上全無罪衆僧同前段次將衆僧四心對和上疑心亦四句可知和上四提衆僧同前次將衆僧四心對和上不知心亦四句可知和上全無罪衆僧同前此四十六句第一第三兩個四句和上犯提第二第四和上無犯衆僧十六中亦各第一第三犯吉二四無犯問和上疑心應輕所以提者答前受戒人有身可檢何不安詳細檢取實然後受戒今懷疑慢法而與受具令不得戒倘他處深放制與知同罪勘除曆術者勘平名餘其人善閑曆術者道也法也如今曆中月有大小閏有前後陰陽侵候理實難知名爲術也曆即曆日將以示人曆家之義爲名術不示人也余曾問城南杜生亦云勘餘者先有兩解云爾言



曆術者杜生云。術謂竿也。是竿子以計會日月數也。且如二十四氣。以應四時之節。入皆不知所以而然。故名術也。又解。勸餘者。只是勸校其餘論家曆日也。立有。余雖明委等者。許云。鈔主意。我雖具議律。曆今欲廣叙。然後人何能卒了。故不勞述。略舉一句。以定昔來謬解者。戒疏云。昔人解云。受時俗年日月俱少。不開胎閏。本俗年滿。日月不滿。方開胎閏。今解不然。但數胎閏。得滿二十俗年。不滿。開無所犯。亦不開。又云。此國用曆三年一閏。以減小月。成於閏。故謂月有大小者。由將小月一日積成閏。並非正論。不入俗中。勸餘曆術。日餘閏別。云若以小月。故有閏者。則二年猶不足也。云以其日行周天。此十二月。剩十一日。故有閏也。則一年中。周天三餘度。名一歲。有十二月。餘長十一日。將此長日。積之為閏。故三年之中。即長三十日。已來日。故成一箇閏月也。由日行遲月疾。故小。又云。必是受後生疑。方開無容。先問以年少。故今亦不同。此開得戒。非謂算出方得此體業。乃是壇上白四時生也。今開算者。是拂疑。故也。其論得不由算也。故知胎閏。積成歲者。理是滿位。故說得戒。今先算出。深知能持與戒。無損鈔約十二

十六卷上

十六卷上

月三十日生。年滿二十正月一日受戒者。實年則是十八歲二日也。立云。將生之一日。為一年受戒。一日為一年。此並年。虛年也。今先計胎者。然論受氣。多不定。如羅云。六年在胎。生死苦。比丘六十年在胎。亦有五月。或一年。為胎便。誕育者。不可依準。今從多。分為論。道俗典文。九月為胎定也。何以知之。如五王經說。七七日成人。七日一轉云。受胎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如凝酥。四七。如肉團。五七日。五胞成就。六七日。已去六情。開張。如是在胎中。總有三十八轉。一轉有七日。計二百六十日。今約作九月數之一月。有三十日。九令三十日。則三九。便成二十七。合有一百七十日。但為九月中。有四個月。小。所以唯得二百六十日也。明知與三十八轉。同正得九月日在胎也。自九月之中。與母同氣。謂出息入與母。同隨至將產。九月之外。復有四日。與母氣別。謂胎氣。產時。母若出息。兒即出。息。故使母。胎氣。若至四日。竟。已上足前。即生。所以更得四日。得九月四日。而在胎。十八年二日。總成十八年九月六日。是次數閏者。且閏亦不定。如瓶沙王六年一閏。今時此五三年一閏。

●雜錄

然今還不用三年互以三十三月則得一閏今且取十九年數之合得七閏謂三年一閏九年三閏五年再閏十年四閏故有七閏謂止三年一閏九年三閏五年再閏十年四閏故有七故謂止於十九年分爲二段初九年爲一段則有三閏後十年更爲二段於一段中各有五年一个五年中則有二閏成四閏也合前初段總成七閏然由前來滿十九年但有十八年九月六日且作十九年抽則欠二月二十四日今有退除閏中三日但只得六閏二十七日是耳已此閏家六月二十七日配前所件總成十九年四月三日也次數禪大月者諸律無文此間曆有十九年中合得一十四日謂上十九年四月散開總成二百三十二月大分爲四段一段中且分取四十九月四段合有一百九十六月餘有三十六月在又於前四十九月段中更分爲二取三十月爲一段十九月又爲一段於十九月抽得一類大日又於三十月段中更分爲兩段中各有十五月一个十五月中各抽得一類大日并於十九月段中一日總得三日一个四

十九月大段中既得三日餘三大段亦然總得十一日又前餘有三十六月在中更抽得類大二日并前十二日總成十四日也或兩月或三月並足前十九年四月十七日也次計十四日布薩者有於前十九年四月上抽之然一年有十二月皆六月大六月小月上抽得六日大月上抽得兩個六日三六成十八日也一年既得十八日十年則得一百八十日九年又九十日八九七十二總成一百六十二日并前總得三百四十二日復有四月在有兩大兩小又得六日總并前合成三百四十八日用二十八日爲一月將三百三十六日爲十二月作一年餘有十二日在也足前奇十七日得一月一日也如是足前當二十年猶長五月一日也此長含虛增月者謂猶長五月一日者此五月中是長含虛增得若干日也謂五月中含其布薩閏日此是虛日今含此虛日增成五月一日也故道至年十九七月三十日得受今所以八月九日只得戒者爲長五月一日由並是二十八日爲月此五月家許言汝既年十九七月三十日

而受者然未經我此五月一日中行過何得抽我五月一日中布薩日汝若未經五月中過之數爲者亦應受戒始了應言有夏耶所以更還他九日爲此義故至八月十日只得戒耳將五日還他布薩日也又將四月還於閏家也準戒疏還十三日以八日還布薩家五日還閏家則至八月十四日只得戒耳有云此長含虛增等者謂此五月一日是虛計得以虛計故不容數閏及十四布薩頻大等故今退減前五月一日上一十三日唯得四月十八日在准此年暮生滿十九者八月十二日應預受若全去頻大一十四日則八月二十六日得受今鈔言八月九日得受者未詳言約實退減年十九至八月八日者景以五月一日足之則年滿二十也立云約三十日爲一月卽是實月故言約實也要須還他九日故言退減也而八月八日中長七日者景云以前五月一日足虛月云何名虛月一切十四日布薩今若十九八月受者乃是實月也如諸部不滿得戒者戒疏別十誦中若年不滿二十自心不知滿或忘不知僧問答滿

得戒答不滿不得戒僧祇若不滿二十多半謂無犯半謂不滿者提名受具足俱謂不滿不名受具可尋戒疏云云

發淨戒六十六 一是四淨事者謂淨有四種一言二覓三犯四事釋四淨名者第一言淨者理不自煩藉言以顯詳評是非定理邪正彼此評言遂成乖忿名之曰淨評由言起故曰言淨律中云淨十八法非法毗尼非毗尼乃至說非說如是相淨彼此共翻是爲言淨第二覓淨者內有三根伺覓前罪因舉詣僧遂生其淨評由覓起故曰覓淨律中與比丘覓罪以三舉事破戒見威儀見間疑如是相覓淨故曰覓淨第三犯淨者緣具作過稱之爲犯評犯生淨故名犯評律云云何爲犯評犯七種罪波羅夷乃至吉羅是爲犯評第四事評者已起一百三十五番羯磨相別稱事評事致忿名爲事評律云云何爲事評言評中事作覓淨中事作犯評中作是爲事評謂於三个評中羯磨事上起評故也言淨覓淨約因受名謂由覓而生此評故也犯事兩評從境立目謂評評

八三
字

犯事而生此諍故也。今更略解四諍名者。諍理之言。是其言諍。伺覓他罪。因生忿競。是其覓諍。犯致忿是。其犯諍。共一百四十五番。羯磨之事。已起成否。是其諍。由斯諍起。僧用七藥和殄六群比丘。後更發起。云前滅時不善觀。不善滅。故使僧未有諍事。而有諍事。已有諍事。而不除滅。佛因制戒。

與賊期行戒六十七。六過限者。行經一村界。有結過限罪。未經一村。不名過限。與負債人行吉者。負債不還。乃是賊家氣。分故與期行。結其小吉。願律師云。與賊女期行。得二提。一是與女期行。二是與賊期行。准於祇文亦爾。

惡見違諫戒六十八。依光律師九段。此下當第七段。至不攝耳。來有六戒。明深信解。敬順教法。行釋名者。違理滅善名之曰惡邪見。穴徹目之為見。固執拒僧名為違諫。此義可知。

拒勸學戒七十一。礪云。昔人解言。屏諫為兩。謂前不受諫。戒是諫作犯人。此拒勸戒。是諫止犯人。以其所諫不過止作二行。總立二戒。今解不然。據理言之。

唯疑准

拒非違諫。又言。我今不學此戒者。非於法止。未必止。犯是故文。言我當難問。餘持律比丘。故今更解屏諫。唯一事。該七聚義。通止作指前違別。今此戒者。乃是輕人。不受訓導。故結提罪。是以文言。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餘持律者。又唯五分諸比丘。諫言。汝等數數犯戒。莫作此行。負人信施。六群言。我不學此。是戒我當先問。持法律。智慧勝汝者。佛因制戒。准此文意。但數數犯戒。斯亦所學。義通止作。直令不學此戒。志必專止。若作此解。應名輕人。不受訓導。戒也。十誦說四事。至一一墮等者。立謂。即四重也。云我不學之所以。結墮五種人。不應為說。毗尼者。檢十誦文云。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為悔所犯。問四語詰問。五不受語問。反此五種。可為說之。謂不試問。有疑問。為悔所犯。問不詰問。今引此文。通方汎舉耳。不正屬此戒中能所也。

毀毗尼戒七十二。若說隨經律一切墮者。謂毀隨經之律。如遺教楞伽等。是二百五十戒義者。立謂戒序中。通二百五十戒之義。若呵毀戒序。亦墮。故多論。

小本文無問
齊二字

小本文作
發

小本文作
生

●學修作語

云若誦戒序呵言總碎亦提多論問曰戒序非戒何
以呵亦得罪答戒序說二百五十戒義若呵戒序者
即是呵一切戒是以得罪礙問毀毗尼得提毀餘經
但吉者答多論云有四義故重一戒是佛法平地萬
善由之出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而住三是趣涅槃
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入涅槃城也四戒是佛法
之環珞莊嚴佛法具斯四義功強於彼故毀罪重經
無此義故所以輕及餘契經者相承解云謂小乘契
經若毀大乘其罪極重故戒疏云契經據小乘爲言
大乘罪重非格量所辨故法華云其人命終入阿鼻
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
出當墮畜生云云言契經者契謂契當去謂佛說此
法契理契機故曰契經也先學毗尼等者立謂不作
滅法意縱先誦經後誦律亦不犯若病差已誦律等
者立謂其受戒竟遇病不得誦律病差方誦不犯此
戒

恐舉先言戒七十三并部願律師名爲詐敬張戒
戒疏及禪疏名爲不攝耳聽法戒彼云若是不攝耳

●無字原本
不明

者何故云我始知等又不攝在他內心比丘如何證
他會問若是不攝應開重聽然今就諸律論多約不
攝結罪若戒本及緣起中應言恐舉先言故緣起中
自知罪障恐他舉發先詣水聽故戒本云我今始知
計我前作頗入犯不所以文中約法勘檢今言恐舉
先言者謂既有犯恐他舉即無自言故曰恐舉先
言也謂先言我有是過先謂無罪今始是犯等也立
云此人犯罪竟後聞說戒即云我先不知作某事犯
某罪望僧恐之不舉治我故云我今始知此法是戒
經中來等也故鈔主約此戒意結不學無知之罪云
是提也亦有人不許南山所執理亦難詳若准禪疏
云此戒言重增波逸提者是不攝耳提也非謂無知
得提高說南山云無知得提者亦有道理今律文戒
本中云彼無知故波逸提下廣解中復云無知故重
與波逸提今據此文似若無知得提既言重與明是
無知之提不攝耳邊別有一提疏家意別不同南山
釋也四三二衆如初句者立謂若能誦五篇隨能誦
四篇三篇下至序也如初句者如上注子云即五篇

也。今則是四篇三篇二篇等。也不得坐禪餘語等者。立明正說戒時。須專心聽。不得於中坐禪等。

同羯磨後悔戒七十四。依光律師九段。此下即第八段。至無根僧殘。謗戒來有七戒。明同住安樂。詳和莫二相遊行具四緣。一是僧得施物者。云要是僧得施物。非謂常住僧物。若常住僧衣裘粟帛田地園林將賞和事人。與受俱獲罪。祇云謂眾僧可分物十誦。謂是僧應分物。將賞知事人也。

不與欲戒七十五。有事與欲去者。謂既緣事說欲。竟任去也。不與欲應三羯磨者。立謂身雖有緣。應須與欲。不與欲輒去。出戶犯提。更來重出。復提若露地。離僧一尋外。提去已還來重去。出一尋更提。故言隨出一。一提言三羯磨者。即單白白二白四也。屋下隨出者。景云。此舉出限內。即犯非謂出簷也。以簷內非室。攝放露地去。僧一尋提者。彌云。神通比丘去地四指得提。今時計免此過。聽他誦經受經等者。立謂眾人聚處。聽經輒去。不自得吉中。間止作餘語等者。景云。羯磨作餘語不犯也。案祇云。若比丘聽眾多比丘

之誦經

說法說毗尼誦經去時。應白不者。起若誦者止。誦作餘語者無罪。又若聽他比丘受經及聽他比丘讀經。應白不自去者。越沙彌在中等者。案五分云。若僧不羯磨斷事及私房斷事。沙彌得在其中若起去。得吉羅。謂結大比丘罪非。立云。既不作羯磨。故有沙彌在座。若沙彌輒去。結沙彌吉。看五分文。即不然。但是結大僧吉耳。

與欲已悔戒七十六。開文云。其事若實者。准多論第八云。若僧一切羯磨事作不如法。當時力不能有所轉易。嘿然而不呵。後言不可無罪。

屏聽四靜戒七十七。前人屏量者。私處擬滅此靜。比丘未聽。擬向他說。令靜事發起。雖未及說。若作意聽聞。則結犯。問若聞語犯者。何故戒本聽此語向彼語。提答此就屏聽者。意本屏聽此語。為欲向彼說。作閑亂意。聽時得罪。不待向彼說也。若向彼說得罪者。落在兩舌戒。不在此攝問。此戒所以聽時即犯前兩舌戒。待傳彼此犯者。何答前戒先未有靜。一往聽時未必生靜。要說方犯此戒。先有靜事。若往聽者必



◆欲嚴款

生其評過情深重是以聽時得舉祇二十云若比丘丘在堂私語比丘欲入應彈指動脚作聲若前人默然者退出若前人故語不止者入無罪二人在外私語一人堂內反說應知若無若比丘聞結恨在是罵言我要當殺聞已語彼人長老好自警備我聞有惡聲若知事人聞客比丘作是言我當盜某庫其塔等物聞已應嘿然還還已應衆僧中唱言諸大德某物等當警備我聞有惡聲比丘有多弟子日暮行諸房知如法不若聞說世俗談語若說王說賊等不得便入呵責待自來已然後論責汝等信心出家食人信施應坐禪誦經云何論說非法之事此非出家隨順善法若聞論經說善問難答對不得便入贊欲待自來已然後贊美汝等能共論經說義講佛法事如世尊說比丘集時當行二法一者賢聖嘿然二者講論法義

嗔打比丘戒七十八 打犯重比丘墮者立謂由先得戒人雖犯重打之亦提若十三難本受不得者打但古羅義同打俗亦但犯吉准大集經其業則重不問有戒無戒袈裟掛身皆同出佛血高問此但得提

大集經重者答佛制戒者就希數故不觀後世罪結提者且就希作故輕經約業理故同出血又云出血據教亦是偷蘭闍提罪體氣類稍等據此經律亦無輕重又解律約比丘同徒互打故輕經據俗人打僧以陵辱故重按祇十八云打尼闍下至俗人越若惡象馬牛羊狗如是種種惡獸來不得打得提杖木石等作恐怖相若來入僧寺觸突形像壞華果樹亦得以杖瓦石等打地恐怖令去把沙豆散衆多比丘隨豆著數豆得提非約隨著人數也見論十六云若嗔心打乃至死得提乃頭破手脚折亦提若打未受具下至畜生吉若欲心打求脫不犯隨逐假名而結戒不觀後世罪多少者立明此言證上打僧約制戒中罪名雖輕業報則重佛所制戒但就希數而制此打搏殺生等比丘作希故制輕名就業實重若嘆媒房等戒由作數故故制重名約其業報是輕非重也

搏比丘戒七十九 此戒深防等者不假著竟方犯也但舉手是犯著則自犯前戒言擬便是犯者立明舉手擬他比丘即提戒疏云若本爲打非搏搏但打

本論

家方便吉本爲搏非打動心卽搏方便舉手卽提祇十八云六群以側掌刀擬十六群言我以掌刀斫墮汝面彼恐怖故卽大啼佛問六群汝何故如是答言以戲樂故佛言痴人汝莫輕彼彼若入定能以神力擲汝著他方世界述側掌刀者舉手側掌其形似刀卽此律中舉手側掌名之爲搏問四分有十七群何故祇唯十六群解云四分據本有十七由前一人被擊擲死故祇據少唯十六人伽論云若舉手刀向衆多比丘一一皆提

突入王宮戒八十一 濟云依如外國比丘來往王宮其王又防備少故也至此間國王兵仗防衛禁門極急出入須有藉傍豈可突入入亦不得無犯此戒義也依光律師九段此下當第九段說此篇來有十戒明衣服外儀節量謹攝無逸行一是刹利王者准佛本行集經云刹利梵音此云田主卽劫初時立爲分田主相承爲王至今也案祇律云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光音天上世界還成光音諸天來下世間時天人行住坐臥以禪悅爲食爾時無

本律入另律二字

本律下疑脫有刹二字

本律下疑脫

有晝夜日月歲數時節永既去地味遍生如天甘露人便食此地味其身羶重退失神通光明悉滅世間便有日月昏明歲數時節爾時衆生非男非女因食地味形色皆異其食多者形色羶醜其食少者身端正其端正者自恃勝他便起憍慢因此地味卽滅便生地膚味如純蜜是時衆生皆驚言如何地味忽然而滅便共食地膚後起憍慢地膚又滅使生地脂味如石蜜衆生食之轉生憍慢地脂又滅次有自然粳米久食粳米便有自然男女形生更相染著經欲轉熾遂成夫婦時有衆生併聚取粳米兼明日食乃至取得十日二十日一月二月以貪意儲蓄故粳米變生糠粃朝取處暮則不生是時衆生便立制限分其田地令有畔堺卽便分之此分屬我彼則屬汝於是衆生漸行盜竊取他田分云云其分田主相承紹位至今爲王故利也王者案祇云或是王非刹利入者無罪或是刹利非灌頂入亦無罪或是王是刹利是灌頂無入者無罪或是王是刹利是灌頂有國土不得入入者提王未出寶未藏者戒疏云謂王未出女

未還本處言寶未藏者多論云。進御承女令著寶衣。內身外現。輕明發欲故也。今此比丘突至此處。故曰也。據緣起意。迦留陀夷見末利夫人形。露還僧坊中。言我見王第一所重者。訖計是女寶。以王貴之。如寶故曰也。多論文中。自有二解。故多論第九云。門者王宮外門。閭者宮門前一限木也。過此木。犯未藏寶者。王已出外。夫人未起。其進御時。所著寶衣。輕明照徹。內身外現。以發欲意。未藏此衣。名未藏寶。又女爲男。寶夫人未於餘衣覆身者。亦名未藏寶。言水澆頭者。案四分云。取四大海水。取白牛石角。取拾一切種子。盛滿中。置金釧上。使諸小王。疊王與第一夫人共坐。釧上大婆羅門。以水灌王頂上。以立爲王。是名利利。種作如是立王。故得名也。若婆羅門毗舍首陀。如是五者。亦名利利。王水澆頭。種名灌頂王也。高云。上據律文所辨者。外國立王法也。以水澆種子。潤故有發生之義。表爲王者。子育羣生也。白牛石角者。表不行左道。凡吉祥事。皆右邊右行也。彌云。五緣第五。因緣者。謂有奏白被請諸難等緣。不犯也。

如疑約

捉寶戒八十二。此是捉寶戒。多論明文者。案多論第八云。若寶者。金銀車馬。琉璃真珠。若金薄金像。凡是寶器。捉者。一切波逸提。又云。若捉自他。說淨寶。皆提。今引此文。將欲破昔義。也不用舊語者。不用昔人解也。昔師立此戒名。名爲捉遺落寶戒。以拾遺爲緣起。故捉遺落者。提。餘非遺落。捉犯小罪。如須提那犯姪。爲緣。則制姪戒。檀尼迦犯盜。爲緣。則制盜戒。此既拾遺爲緣。亦須制不得捉遺落。疏亦然。今不同之。如戒本中。及諸部明解。但捉卽犯。何論拾遺。故初列戒本。捉寶則犯。但除兩緣。下開取拾塔具。都無別開之相。如何乃云。捉寶犯吉。遺者提。乎羯磨云。古師拾遺落寶。爲緣起。故今捉餘寶。皆吉羅耳。宣云。不然。然戒律中。多從緣起。因制入法。至於以犯未必如緣。姪戒本。二自是制緣。後犯那科。何問新舊。寶引多論第五畜寶戒云。是戒。體正以畜寶制戒。乃至不爲畜。故若捉他寶。若自說淨寶。但捉得提。一切錢若銅錢。乃至木錢。若自若他。但捉吉羅。非是此戒。體是九十事捉寶。已上論。既指此中。是捉寶戒。故影不應。

專言遺落但應名為捉贓戒三非住處等者此明四分開捉之處也。四無盜心擬還主者立謂但捉犯提若有盜心初篇所攝乃至知佛僧事等者此恐忘謂僥倖謂言為佛法僧應得捉放今明之雖是知事猶不開捉若已先捉不得以放者立云淨人持金像比丘佐助先捉得後放又提合得二墮自意恐不然但舉其前後之緣未必一捉得兩墮也若作助時要須累手不得開金當識囊相解看等者以緣起中比丘拾他金囊後主來認比丘將還云我囊先金多此比丘答言止有若干相諍不已至斷官所官依其口取百千兩金以捉囊不容之驗知物主誑妄官即辭言此非汝囊當時驗還將物入官是事白佛佛令自今已去當問其囊相金又幾許答相應者還之答不相應者可語言我不見此物也若餘處捉遺落物墮者謂非僧伽藍及寄宿處二處之外皆名餘處也佛若不制戒眼看不可得者由持戒今還汝物向若無戒拾得汝物縱汝眼見亦不相還戒由佛制汝應敬佛意令生信尊尚三寶彼衣主憶來取無罪者既足已

七通經通

物雖遺來取無犯也淨人不可信白王者立謂恐其浪用也若寶藏有鑲券姓名亦得直用者祇云彼若問者須向道索者若已用作塔等功德者主若來索塔有物將還若無者乞還言進退如上者指盜戒中也又云指前文云若掘地得寶藏者淨人不信等文也給孤獨聖人亦取等者謂長者須達就祇陀太子買園為佛造精舍之時布金不遍自念當取何藏金足則是取伏藏也然須達是三果聖人尚取此物故知不屬王也以脚躡斷等者曠路逢衣復有寶繫取衣將還躡斷寶也若當時不意有寶所繫還寺乃見者無犯使淨人掌之五百問寄衣物等者謂客僧衣寄白衣居士以遠期不取白衣將來施僧故有此進否也

非時入聚戒八十三 一非時分者謂通齋已去入非時分齊也五人門結者景云初入村門墮後入一家亦墮若入聚落僧坊者謂聚落相周中間復有僧坊從聚落外欲入僧坊不須白之入本住處無犯者立謂住處是僧坊也雖在聚落中今若從外還雖



合論

經聚落過不犯也。深云此明在俗人家停住後暫出外却還故不白也。四分非時等者四分則日中已去名曰非時。祇文不約時辨唯論食後雖且食訖即曰非時。作白言長老我等者。准祇二十云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前人言可爾。祇文上今詳觀授之法令餘人知即成防過不同自餘對首之法辭句落非不成法事故未須大德一心念等辭句圓足故伽論第三云若自在地白空中人成白不答成白今詳但應的屬我向某甲家等合善憶持即成白法戒疏引了論作白云我爲如是緣須至某處白大德知答言得者是名白法有二義故一爲示障僧事恐作羯磨餘緣要須共作不知所至則惱衆故二令不自在入白衣家故也。彌云若住處無比丘可屬有三寶緣聽入無罪若行至夜欲入村宿祇律應展轉相向無罪不白則犯依此律容可不白不犯五分若行經聚落若暮往宿及八難起不犯。□時入村也若下道左右旋去者墮者立謂若過天祠下道迴轉得提要須直去不犯若總白隨到所至處若別相白亦善等者言總者不得

直言我至衆多聚落知衆多是誰家耶此應出法家語云衆多也應一時言我至張某甲王某甲趙某甲等家故曰者各各作白也。先簡擇此事等者案了疏曰若比丘欲入他家先簡擇事後方得入者解云出家若自出入白衣家因此生諸過失故須立制防之令其不得自在入白衣家若入須先簡擇其事竟方可得入又論偈云同戒觀察正行律中威儀結腰繩僧伽梨紐等者解云同戒是同具足戒人應對一比丘說我今爲如此因緣事須至某處白大德知答言聽長老者方得去也言觀察正行律中威儀等者解云律是三層遮律中翻爲正行律此律中所明比丘正行威儀應須觀察謂於聚落中不得令威儀有蹉跌結腰繩令衣不墮落僧伽梨紐令衣著身風吹不開若壞威儀爲他所輕笑生白衣不善心若威儀如法令他恭敬生白衣善心此是佛所立入聚落戒悉須觀察之然後方入故曰先簡擇等也下明不犯法有三寶緣開闢如上者立云雖是三寶緣入聚須白謚自倖謂不須白今指上僧塔寺事等文故言如上

過量床足戒八十四。景云無間僧私二床但是過量即犯也。俗人八戒亦同此也。今文列犯緣具五通約諸部共立緣非唯約四分也。二僧床及已床是犯僧床不犯祇文僧祇同犯本爲截不截方犯者此明若本擬截或時未犯不截方犯本不擬截作成即犯一指二寸等者謂佛指開要也。唐尺一尺三寸強者唐尺一尺三寸銷周尺一尺六寸猶未盡故言強也。五分得高床施先作念截却即得受不爾墮者景云謂此舉生念不犯不念後坐犯也亦是初受即明犯也若俗家高床不犯者向俗家暫將高床與比丘坐不犯八指用我指量者謂齊尺六如是如量過此即犯注云上開支脚木用人八指量者立謂此指上文若下濕處用八指木支脚得也。第三分入樁孔等者立云此是十誦疏家解也。分此脚爲四分用人指量四分有八指。有八寸合有四個八寸一八寸入樁孔二八寸爲脚一八寸截除還用支脚四八三十二成二尺二寸也。明其先作則犯截竟不犯若還用所截者支脚還犯有人云言截除者截除樁孔上八指。

非截下分也。若言截下分者何故言第三分入樁孔也。言四等分之者景云八指入樁八指支脚中間佛八指爲脚即人十六指乃是尺六也。長床乃至降四歲共坐者景云此舉四歲得共坐五歲即是閼梨位故不得也。非謂床小不容今坐之次第約受戒時是法身生時爲大小坐之次第不以安居成夏寸而坐次第也。故菩薩戒云先受戒者在而坐後受戒者在後坐即其義也。若安數夏者作和上位受依止及知離依止故也。若減不得者謂臥床不可減四人坐量也。下明不犯法。

兜羅貯床褥戒八十五。言兜羅者由此花中多有細虫以損命故制不許坐案五分云王舍城邊有一神樹衆人奉事至節會時七日乃止有四種兜羅貯廣弃之而去諸比丘於後收取以貯繩床木床及作桄摩白衣藏言此物臭穢好生諸虫云何比丘坐臥其上無沙門行破沙門法爲此故制斯戒言四種者柳花楊花蒲梨花鰾婆花爲四也。注云蒲者即冬天蒲花也。濟云今人多用蒲花爲泥斤者殺虫無數。

慎莫用之。要先棄後悔者。謂先棄此。靡不後方悔罪故也。

金主師事生

骨牙角針筒戒八十六。五緣同上者。謂同前戒。應言一是牙角。二作針筒。三爲已。四自使人。五成便犯。以是小物等者。謂三十戒中。能因財賄畜。故制捨墮。今此戒亦合置前緣。茲物小。故前不列。又應破者。立謂要先打破後方悔罪。若反還主不受者。立明不得還本主。又不得與他人。以主生惱。故若與僧者。又不

金未開墮下

金未開墮下

金未開墮下

得受。唯須打破下。明不犯。法鑠纂上。正說文云。刀鞘未銅也。釋名云。矛下頭曰鋒。江南名也。關中謂之鑽。子律文作鐔。鑠非體言。傘者。先牛蓋也。見東觀漢記。案蓋人以御風。日之具亦作纖也。玦。上居杜預曰。玦如環而缺。不相連也。下女。或作鈕字。又作玦字。同廣。逐云。印玦謂之鼻。今像此也。又說文云。糸也。衣鋼者。橫礙也。未詳字出。案通俗文云。堅韌不消曰礪。莫八。礪胡八。今山東謂骨絹紐者。礪砂子。蓋取此爲也。縮。烏板。撤箇者。害若作撤。都章。撤取也。若作摘地。謂除也。挑。擲也。又擲別也。

過量尼師壇戒八十七。此戒與前大同。唯有過量爲異。若互減互過。皆墮者。同造房戒九句也。言九句者。長中過。廣長中過。廣中如長中過。廣中減。長中如廣中過。長中如廣中減。長中減。廣中過。長中減。廣中如長中減。廣中減也。若作兩重不犯者。立謂先是單作。既過量。由是單故。不犯。今則攝之爲兩重。竟若未過。不犯。若攝竟。猶過。方法注云。今有通量而作諸部不許者。鈔意。令依本量而作。開者。別於緣外。禪之若初作。即依開法。籠通作者。則是犯也。謂同跋闍之風也。注云。謂初量外。非是增者。謂須截中間本過量處。非是截外邊加處也。餘者說淨者。既過量。作竟。今若截却所截得者。雖非應量之物。准多論。亦須說淨。若是應量八指已上。固宜須說。若已曾過十日等者。立謂准多論。若不應量衣。捨作吉懺。故言准多論衣法也。過量。覆衣戒八十八。不犯。略同前戒者。立謂同上坐具之戒。如量減量。皆不犯也。後十日過結墮者。以緣身。捨故。佛開用之。爲護涅槃。僧不須說法。今瘡差後十日內。說淨過後。不說。即得提罪也。

過量雨衣戒八十九 四分緣起毗舍佉母初爲請施之緣由。遣人往寺請僧。過見裸形而浴。使返事者。因求佛開施。總有八頌。此當一條。佛觀此女。八頌即時開許。便說偈言。歡喜施飲食。持戒佛弟子。布施於衆人。降伏慳嫉心。依樂受樂報。永得安隱樂。得天上處。所得無漏聖道心。樂於福德快樂。無所喻。得生於天上。長壽常安樂。只三行

與佛等量衣戒九十 無暇廣述。須知者。此戒緣起。准祇十八云。爲難陀比丘。是佛親弟。愛道所生。有三十相。欠佛二相。少白毫相耳。短相短佛四寸。諸僧遙見。謂言是佛。皆起迎。各懷慙愧。致諸比丘呵責云。何令我上座而迎於汝。因制難陀著黑色衣。令色異。佛諸比丘衣色與佛同。六群見之。衣色既與佛同。謂量亦應同。等遂與佛等量。作衣。故便制戒。案十誦云。長老難陀佛母所生。與佛身相似。有三十相。短佛四指。時難陀作衣。與佛同量。諸比丘若食時。食中遙見阿難來。謂言是佛。皆起迎。逆我等大師來。世尊來近。乃知非諸上座。皆羞作是思。惟此是我等下座云何。

文解之

起迎難陀亦羞言。乃令諸上座起迎我。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從今應減量作衣。若與佛衣等量者。若過皆犯。提也。問過量坐具。過量覆衣。及等佛量衣。此三戒。尼但犯輕過量雨衣戒。尼何同量者。答。女人身染醜相。外彰喜樂。大作雨衣。故同僧犯餘之三。者常實用尼好小作。過量義希。是故但結吉也。

四提舍尼第四

諸家於此篇皆作七門料簡。今則略之。且出四門。一來意釋名。二置四所以。三二部同異。四持犯方軌。初言來意者。上雖威儀行。成若不遠避。嫌疑容招讓。過則心懷染著。不能生善。故制此四也。言釋名者。如昔相承向彼悔也。如上說之。今云可呵法者。亦是對治得名也。母多二論云。此戒體無罪名。但一人邊一說。悔過若自心念。能滅也。第二置四所由者。凡讓過文。來不出內外眷屬。先就內中。不過私衆兩所。初在屏處者。比丘與尼法服。是同男女位。別理須離染體。在寒落目手取食。容生染穢。對離此過。故制初戒。又在衆中。偏指授迹。涉曲私默。受可謂於衆不顯對離。此

過故制第二戒也。託外超者。不過聚落。蘭若。聚落超者。學家過。受令他。竭盡致。過故制第三戒也。蘭若超者。比丘。懈墮。在於。過險。安坐。受食。使。賊。燒。觸。遣。食。女人。對於。斯。過。故制第四戒。此則。因。於。內。外。故。置。茲。四也。第三二部。同。異。者。尼。並。犯。吉。皆。為。希。故。初二戒。僧。尊。尼。卑。理。非。所。授。希。故。但。吉。若。學。家。受。食。尼。輕。者。尼。是。下。衆。感。彼。情。薄。必。無。傾。竭。故。所以。輕。第四持犯。方軌者。彌云。此四戒中。二四兩戒。具二持犯。言二持者。若見。指授。止而不食。即是。止持。若見。事時。即順聖教作法。而呵大姉。且止身業。食不生罪。過名曰作持。此之二緣名。體俱別。言二犯者。若見。過不呵。食便得。罪此罪。由止而生。故曰止犯。雖止不呵。若身業不食。無此止犯。復由身業。食而生。名為作犯。望前名止。為作此罪。體一而名有異。又可二持亦是體一名異。如作法。呵名為作持。以其呵。故雖食。無過。反前作犯。豈非上第四蘭若止而不食。名為止持。若順聖教。語。言。檀越。莫。送。食。來。而。施。主。知。復。送。來。雖。食。無。罪。名為。作持。二犯者。不語。檀越。名為止犯。而受食。食即是作。

犯餘之二戒止則是持。作則是犯。

初戒名在俗家。從非親尼。取食等者。此戒緣中。為蓮花色。尼。飢。世。乞。食。得已。施。僧。經。於。三。二。日。自。不。得。噉。困。仆。於。地。頭。面。掩。泥。居士。生。讓。佛。即。制。戒。二。非。親。者。上。同。坐。等。戒。外。相。不。緣。親。疎。同。結。讓。思。齊。故。此。在。俗。家人。請。相。委。親。不。涉。讓。故。使。聽。與。三。無。緣。者。有。病。開。緣。也。以。病人。苦。惱。讓。醜。不。生。為。濟。形。命。故。聽。開。也。四。自。手。取。食。者。以。置。地。置。遣。人。表。敬。不。細。相。無。讓。過。故。亦。聽。之。自。他。二。食。約。緣。通。之。者。立。謂。若。尼。已。食。或。尼。從。檀。越。乞。得。食。通。是。犯。也。五。分。在。巷。中。犯。者。案。五。分。云。時。有。尼。乞。食。易。得。多。盡。施。比。丘。如。是。乃。至。第三。日。所。得。盡。施。比。丘。尼。既。三。日。不。得。其。食。時。有。長。者。乘。馬。車。行。彼。尼。欲。避。即。便。倒。地。長。者。下。車。扶。起。問。言。何。以。如。此。具。答。其。事。譏。言。尼。施。雖。無。厭。而。受。者。應。知。足。也。因。此。緣。故。舉。事。白。佛。佛。言。不。得。從。街。巷。中。受。受。者。犯。若。比。丘。在。聚。落。內。尼。在。聚。外。若。比。丘。在。空。受。食。皆。吉。下。明。不。犯。法。

白衣家受食戒第二 三大衆嚧受不呵者疏云衆

觀過默受不呵卽表合衆同情容惡故制舉衆並不聽食若聞呵卽止非衆容惡是以聽食是故許食成施主福故也十誦若二處僧別坐食亦須別問言約勅未者案十誦云是中犯相者比丘若受尼所教授食隨受隨爾所得波羅提提舍尼若二部僧共坐一部僧中若有一人語是比丘尼者第二部亦名爲語若別入別坐別出者是中入檀越門比丘應問出比丘何比丘尼是中教檀越與比丘言其尼應問約勅未答言已約勅竟是入比丘亦名約勅有諸比丘出城門時餘比丘入者應問出者若出者未約勅入者應約勅若出者已約勅入者亦各約勅也言後坐人亦爾者明其後坐亦須問前坐人約勅尼未等下明不犯法須待食竟者琳云謂待食遍言竟也若尼自爲檀越者立謂尼自作施主設食偏則非犯故也

學家受食戒第三 彌云夫婦二人是見諦弟子謂證下三果名爲見諦弟子也然與學家羯磨准祇文夫婦互有凡聖不得爲作學家羯磨若夫婦於三果

中或俱是或互是得與此法五分亦爾又五分云若其家財物竭盡者僧有園田應與之使畢常限餘以白供若無者僧有畢供養時令其家作使得遣餘若復無者得食時就其家食與其所餘若不爾父子安置比丘寺婦送尼給其房舍臥具及可分衣悉皆與之然此四分且立僧制勿往其家耳戒疏五緣一見諦學家二僧作法制三無因緣四自取除置地使人五食方犯

蘭若受食戒第四 謂蘭若險處者多是惡賊師子虎狼送食女人便被恐怖陵辱比丘安座受食先不語知又不迎逆故犯案五分云時諸比丘在蘭若處住諸白衣餉食爲賊所劫佛言應語送食者令其莫來時有比丘不知外人當來以是白佛佛言應恒還望若見人來馳往語之有食爲取還遣令返時有送食人忽至已入僧坊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一人卽爲受自出一分餘行與衆以已一分從衆中一人買食令速去若不得去應藏送食人勿令賊見若復不得應覆剃頭著法服令去等也二先不語

二
字

檀越等者。彌云若語莫來來而得受。故曰先不語也。雖先語藍外得受。故曰藍外不受食。而在藍內受食。雖在藍內病緣不犯。故言無病也。宜地亦開。故曰自手受受。據此解。雖在蘭若藍內受食。犯餘道路藍外。並不犯。彌又一解云。若先語莫送藍及道路受俱無罪。以不約束二處受。犯今不言道路犯者。此綺互耳。

衆學戒篇第五

此一百戒及七滅淨。當第五篇。就中略引三門分別。一列數釋名。二諸部有異。三僧尼不同。初中所以此篇不列數者。但威儀細量等。摩沙何有。約數定其名目。故總號之爲衆學篇也。諸部之中。名數亦各不定。且約人之喜犯。舉百列之。集在篇中。爲罪網紀。自餘雜位。隨相尼律儀法。聚四萬二千。或八萬種。或周法界。方便根本。動念有境。境必戒護。護有三時。前後方便。無非惡作。翻惡成善。卽是二持。持須託境。故云衆學梵言式。又迦羅尼見論云。式沙翻爲學也。迦羅尼者。云應當作。以語倒故。故言應當學也。多論問。何故

此篇獨名應當學。答餘戒易持而罪重。犯懺是難。此戒難持而易犯。常須念學。故不列罪名。但言應當學。又云。若就所防彰名。應言衆突吉羅。今隱其所防。就能治行。以立名曰故言學也。論其所學。實通上四非局。此篇但人情落淡。重罪多持。輕便不敬。若論成行。非勸攝護。終不可成。所以大聖觀物機緣。加勸勉。故與學名。又能持此戒。滿足無缺。卽名學行成就。就終彰名。學功義顯。故偏於此戒受學。稱也。二諸部有異者。祇有六十六戒。有十八戒。四分所無。十誦一百七戒。四十七戒。四分所無。五分一百戒。四十四戒。四分所無。解脫九十六戒。五十三戒。四分所無。三僧尼不同者。越行生草尼。重僧輕。餘並同。犯就此篇中威儀雜亂。一往難觀。束以分之。略爲四節。初從篇始至不得立。便利來有五十。一戒。明敬僧威儀。行二從不得與反抄衣者說法。至騎乘人來。有八戒。明敬法威儀。行三從不得佛塔下止宿。至佛在下房。來有二十六戒。明敬佛威儀。行四從人坐已立。不得爲說法。下爲十五戒。出能敬之人於四儀中。雜明敬。尙三寶行。初

● 卷第八
疑

中所以明敬僧威儀行者。然威儀服式行坐進止飲食便利皆是僧之威容。若齊整端嚴舉動有法。則彰內有道。行外生信。敬光顯佛法利益含靈。若僧衆違越則自壞心行外長他惡。於此僧寶情生薄淡。汗辱不輕。或延三寶通不敬重。故前明僧戒住持故次所以明敬法威儀者。然法是濟生死之良藥。開識性之眼目。必能敬而奉行。則超越衆累。清昇彼岸。若慢而輕毀。則永沉生死。長淪苦海。殃累之深。特宜須護。由僧行法故次而制三明敬佛威儀行者。然法不自弘。宣由化主。故次列敬佛。然佛爲法王。獨拔世表。大悲愍物。開化無涯。利益群識。其恩深厚。事須尊敬。以求出世。故制尊敬以求出世。故制尊塔靈廟弘利人天有心之徒。宜應歸向。夙夜展虔。潔淨恭仰。理宜肅敬。表如在之慕也。四明能敬之人。於四儀中。雖明敬尚三寶行者。上雖三寶通列。而雜法猶多。明末代凡僧內闕道法。輕侮聖教。緣緣說既不利人。亦自虧戒。所以多置綱目。庶使進繩無得漏越。致失大利也。所以僧前後者。有多三寶位列不同一體三寶者。法

須爲先佛師法也。別相爲言。佛初成道。次轉法輪。當機悟入。僧爲第三。今就住持僧爲初也。由僧行化說。法利人法。匪凡課功。由聖闡。故佛居後。依法奉教。方有住持。具在諸門略收將盡者。上下諸篇皆明威儀之行。取攝吉羅略盡也。今撮摘數十者。生起下釋相之意也。涅槃僧者。此乃梵音。又曰泥洹僧。此方翻爲內衣。象鼻者。景云。垂左臂上一角名爲象鼻。又云。腰上垂一角也。此着內衣。西國與此不同。言垂角者。謂垂一角或兩角。覆地也。衣狀似食。憚將以掩身。以繩束之。有人云。垂謂垂上角也。譯亦云爾有師云。垂下角也。翻譯不了。致別解也。云云。以故作故。犯非威儀吉者。須對人悔也。深云。此文中明三節。若故作則隨犯根本一吉。又有不應。非威儀一吉也。并根本是二。若誤作則無非威儀。但有根本一罪也。九十个戒例。然若不故作。突吉羅者。責心悔也。尼等四衆吉。此舉衆學戒中。此戒與尼同。犯吉也。左右反抄者。兩邊抄上肩也。



已後約略至不記數等者約少也。且如戒本中一事兩戒。如反抄衣。則有入白衣舍。復有入白衣舍坐等。是兩也。今言略者。但釋前入者。不釋後坐者。故言略也。此釋極多言。不復記數。大途可知者。謂不復言第二三四五等也。

衣纏頭者。景云。頭非謂餘衣也。若懺悔。若受教誡者。西國用坐具者。直是護僧臥具。全不將敷地也。若懺悔時。但存地而已也。

匡肘者。應師云。律中字從脛。區放反。橫舉肘也。未詳字出此。應俗字耳。禮記云。並坐不橫肱。是也。律文或作軀二形。並未詳。

左右戾身。移行者。應師云。戾身。力計琳云。由戾曲也。字從犬出戶而曲。戾也。移行又作麤同。且與釋名云。

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禮記云。惟簿之外不趨。鄭玄曰。行不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近也。

若正須羹。若正須飯者。謂或唯須羹。或唯須飯。故偏食盡不犯也。

不挑鉢中者。謂鉢中處處食。不作次第也。或取其邊。

食鉢中者。謂鉢中處處食。不作次第也。或取其邊。

一匙。或採取下者是也。

視比丘座者。五分第十初緣直制。不應視比丘座。鉢中多少。後因五百比丘。在一家食。食已共相語言。希有此食。下座比丘言。上座得好。我等不得。諸比丘念言。若佛聽我等視他鉢者。得知誰不得。不得者。敬與佛告。比丘聽視比丘座。鉢不得生於嫌心。

當繫想鉢者。祇二十二云。端心觀鉢。在前共比丘座語。若有緣須語。左右者。須無緣上也。若行食人。到第三人時。先滌鉢。豫待也。

張口待飯者。五分諸比丘。飯至口。猶不敢開。佛言。不遠不近。便應開口。

含食語者。祇二十二云。若食上和上。闍梨長老比丘。喚時咽未盡。能使聲不異者。得應。若不能得者。咽已然後方應。若前人嫌者。應答言。我口中有食。是故不即應。五分諸比丘。後時白衣益食。問須不敢答。便譏比丘。憍慢不共人語。佛言。以答食時聽語。須者得也。遺落飯食者。祇二十二云。六群比丘。嚙半食。半遺著鉢中。為世所譏。又云。當段段可口食。若麤團大。當手。

●普賢

中分令可口。若瓜昔蔗菁根得嚙無罪。若餅當手作分齊。令可口。祇又云居士言。我奪妻子之分。布施作福。計此一粒百功。乃成應當盡食。何故弃地。

頰食者祇二十二云。不得口中迴食。口含飯團。從一頰迴至一頰。當一邊嚼。即於嚼邊咽也。

不得全吞食。嚼嚼作聲。若咽喉病作聲無罪。

噲食者許反祇二十三云。若薄粥乳酪羹飲。不得吸。

使聲。當徐徐咽。十誦十九云。摩訶男。自手下飯與乳。

諸比丘。吸食作聲。時有比丘。先是伎兒。聞是聞。即起。

舞。諸比丘。大嘆。嘆時。口中飯粒。出有鼻孔中。出者。諸。

居士。呵食後。佛問。汝以何心。譁答。言欲出。諸比丘。吸。

食過罪。及戲笑。故佛言。不吸食。應當學。又五分十誦。

不得縮鼻食。

洗鉢水者。和飯水。弃白衣舍內也。五分諸白衣新作。

屋。得比丘。鉢中水灑地。以為吉祥。佛聽諸比丘。以鉢。

中無食水。用洒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以鉢中有。

飯水。洒白衣屋內。應當學。見論云。若飯粒。掇取與眾。

●釋入白表
第三字

●上居士

生餘水。弃白衣家。不犯也。

生草。不得大小便中等者。檢祇文。開通中。當在無草。

處。若夏月生草。普茂無空處者。當在牛馬行處。若復。

無當在磚瓦石上。若復無者。當在乾土上。若復無者。當。

以木枝承之。令其先墮木上。後墮地者。不犯。

水中便睡者。謂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也。案祇中。開。

通文者。若雨時水卒浮滿。當須在土塊上。若無者。當。

先墮著木上。石上等。然後墮水中。若掘地作廁。廁底。

水出者。比丘不得先於上起。止當先使淨人用。然後。

比丘用之。若廁底有常流水。當須木承。後任墮水。若。

比丘入水浴時。不得睡中。若去岸遠者。當睡手中。然。

後弃水。不犯也。見論云。若水人所不用。或海水。不犯。

水雖中用。曠遠無人。用不犯。

恭敬為說法等者。即戒本云。不得為騎乘人說法也。

檢祇云。乘者有八種。象乘馬乘牛乘驢乘船乘車乘。

舉乘八也。准此。今時見船行人。或求就附。載身猶在。

岸。說法教化。即是犯也。五分第十諸比丘。為著履草。

履人說法。諸居士譏訶。言是法尊貴。第一微妙。而諸。

比丘亦爲著廢草履人說法輕慢此法乃至反抄衣等皆如上說祇二十二云若比丘爲塔事僧諸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命起畏彼疑故若邊有立人者卽作意爲立人說法王雖聽比丘無罪不藏物塔中戒除爲堅牢者相傳云准開佛物今詳設法僧等物若忽遇難獲爲堅牢亦應無爽也

著革履者多生慢心故也

擔死屍不得從塔下過者立云屍有臭氣護塔神嘖

三關亦爾者謂大小便有四戒此文明其一戒餘二

戒緣一同此也

初雖聞聽其在通法者開在瓶沙王前說戒者恐王心疑比丘說何事也故開王聞令議知通達佛法也

言被及黔黎者秦始皇時喚民爲黔首也黔者黑也

首者頭也黎者衆也明其王通議正法被於人民也

後必虔仰故無開法者當時爲王懷疑故開得聞今

既敬信心成不復許聞佛之戒律等也

如威儀決正法中別卷流用者卽如章服儀中具明

所以也上來解釋相篇第十四竟

卷第十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一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僧 大覺 撰

○持犯方軌篇十五

上來雖明隨相對事且科若統明心境綱要前篇未述故今更生一篇廣明心境體相來攬苞舉統闡教意故此文來若准諸家撰作所列表第此門並在釋相之前備明持犯體貌心境差互犯義三章五段豎列橫科廢立是非文義苞廣今之鈔意爲始學人故先明釋相且列犯緣辨相通令人易解於次後方列此篇辨相辨相持犯鏡手心境者也今言持犯等者持謂止作二持犯謂止作兩犯爾云依教執御名之爲持違禁起非故名爲犯又云隨教修行曰持違行與非曰犯方者法也軌者則也此中具辨二持兩犯方法軌則故云然也又言持犯者然統明律藏不出持犯二字如前二部戒本廣明止持略明作持後有二十健度廣明作持略明止持若違前戒本則名作犯違後健度則名止犯從此彰名故曰也

注以前隨相約事乃分者將欲生起下文前且述上

二
字
入
宗

文之意也。謂隨相中是限約於事。相明持明犯。故言約事。乃分此結前篇也。注至於統明等者。生後也。上既約事。分別若統明心境。上則未且。今文來意。廣明心境。欲使精識。故別立此門。乃釋甄也。言甄者。明也。簡也。謂今別簡持犯。以爲一門。對此甄字。便說一事。者。昔郭朴常讀書。每有一人。常來言論。有吳恒倫。因問君從何來。姓字何等。答曰。姓舒名甄。仲言訖而去。朴時思之良久。乃悟言其舒字舍邊。作予。予我也。謂我舍也。甄字西下。作土。邊又著瓦。仲字人邊。晉中應是我舍。西瓦下土中人也。便握地。果得一虫。長五六尺。仰曲蟠。精也。後絕不復來也。注云。若取由途等者。立謂若取由來。古人誦者。途轍理合在釋相前。明持犯也。今爲新學者。未曉故宜在後。又本作斯鈔。非擬講說也。

律宗其唯持犯者。詮評重輕。故稱爲律宗。由主也。古來師立斯律宗。諸見不同。或用教行爲宗。或用止善爲宗。或將持犯爲宗。戒疏以三輪爲宗。看今文意。正將持犯爲宗。謂如涅槃明常住。即取常住爲宗。法華

今書經下

今書經下

明一乘。即用一乘爲宗。此律既明持犯。何得非持犯爲宗。謂此一律藏文。雖浩博。統其大意。不出持犯。謂二戒本。是止持作犯。二十捷度。是作持止犯。故其持犯二字。該羅義書。何得非宗。非但此律。持犯爲宗。五部之律。一毗尼藏。皆明持犯也。持犯之相。深者謂此舉此教門。廣博理趣。幽深自非積功。何容示曉。故涅槃云。善達一字。名爲律師。字義該羅。故曰也。此謂能詮之教。相難識也。非夫積學。洞徹者。積年習學。研覈方達其幽邃之理也。應師云。幽者深遠貌也。洞者通也。遠窮者書也。謂久習學之人。方能達書其分理也。

故歷代相遵等者。自覺明已後。逮乎茲日。諸師相承。遵行持犯。執見雖稍有差殊。然大意終歸一道。或言自古撰集。是同大義。無異故言無異。術術者。道也。亦云法也。說文云。邑中道曰術。術通也。雖少多分。逕大指無違者。立云。諸師或用姪盜等事。爲不可學。今則用心境迷忘。是不可學。事則皆是可學。雖復與昔少異。大意無失。不出持犯。相也。逕者小道也。謂古師相

望立義雖分途異。逕大意還同。

時過學肆詎知等者。肆者陳也。列也。謂陳貨賄於市。隨人兩擇肆也。學肆亦爾。聽講之時。恣人採擇。故曰學肆。卽如俗中亦云。漢時張指吐氣爲五星。霧居於華岳之北。人來授學。旣多世號花陰之市。故書云。七貴駢填。若赴華陰之市。今言學肆。肆卽市之異名。謂一夏之中。或一生之中。未過三兩度。聽陰之市。今言律豈識持犯輕重終始。故曰時過學肆也。此句對上稽學洞微之人。乃知持犯始末之相。有云二持順受體曰始。二犯違受體曰末。

然持犯之文貫通者。謂一部律藏唯明二持兩犯。前則戒本稱止持後則健度號作持。反則曰二犯可知。就境彰名等者。若對前姪盜等境。顯其犯名者。前隨戒中已具論訖。今試約義總論等者。此正生起。今文謂約義論量。便識持犯綱紀之意。始舉領則使毛端提綱者。能令目整。今此一篇可謂五篇之綱領也。舉事以顯者。如下文舉姪盜殺妄或舉房舍尺量長衣大小皆名舉事也。亦如境想中四句五句皆舉殺舉

盜以明也。

初知持犯名學者。解二持二犯之名也。二解體狀者。卽兩種持犯用何爲體狀。下具釋之用心。爲體狀三。明成就者。謂持犯四行之業。業成在何分齊之心中。下釋云。結成局在行心。四明通塞者。二種持犯總有四行。若相兼相有。故說爲通。四各相無。故稱爲塞。五明漸頓者。兩種持犯之行。或復漸成。或有頓就。六優劣者。通塞受隨及二持犯各有勝負。故曰優劣。初明二種持犯。下此釋初門持犯名字之義。先解二持者。所以先明二持。次明兩犯者。謂持順受體故宜先明。犯違受體故在後述。又就二持先明止持。次明作持者。謂由先止惡離於姪殺持行。成故方堪秉御。故先明止持。次作持也。下文明犯則先明作犯。次辨止犯。以對上二持故也。謂反却止持名作犯反却作持名止犯故也。

順本受者。以其受時立誓要期。斷一切惡。故今不作惡。是順本所受如初篇之類者。由初篇四戒唯是止持。若二篇僧殘通舍止作。故今獨舉初篇。上釋止

持義已竟

下明作持義也有善起護者謂隨有善法如持衣說等。要修心故名作也。持如前解者略指同前文也。故前文云止而無違。今應言作而無違。戒體光潔。順本所受名持也。

所以先後者將欲釋其前後之所以。且先自徵何故。先明止持。次作持。又復何故。先明二持。後明二犯。解云。要先離惡是止。持後修善行是作。持持依受體故。先明反持成犯後說也。論云戒相止者。此引百論正是天龍菩薩之所造也。言戒相止者。對惡防護止而不犯名止。持言行相作者。對善修行爲作持。故曰行作也。論自問何故止持。置前作持。居後論中。答意云。要先有戒。然後起行。戒則止行。則是作。故止前作後也。又解云。止持離惡。過爲勝。故先明之作持。離輕過爲劣。故後辨也。高云。止持根本。故先明作持是枝條。故後說也。彌問云。何故持中先止後作。犯內先作後止。答修行之來。若不離過。無由作善。是故先止離過。爲宗。次明於作修善爲義。故百論云戒相止行相作。

先止後作義之次第故也。亦可止持自行須先明作持。外作故。次後說亦如律中戒本文前。隨度次後也。二犯之中。先作後止者。一望二持相翻對。故亦可作犯過。應理宜先禁止。犯過微應須後說。欲使僧尼。細俱離。尅定道高也。又云惡止善行等者。此亦百論文也。謂先止惡已。方乃修行善行也。上來釋二持義已竟。

次釋二犯。我倒。在懷者。古人云。我有三種一者如來八自在。我。卽涅槃。經常樂我淨。此謂佛真。我也二者世流布。我。卽諸佛菩薩羅漢之人。隨世俗說。卽涅槃云。諸佛隨俗亦說有我。三者凡夫妄想顛倒之我。如止外道等計。如微塵。或如麻米。或如拇指。或周遍等。今言我倒。卽其義也。西方外道計我如是。然此世人佛法未來。亦執有人神。如炙經說某日人神在足在頭。亦是妄執有我。亦與顛倒應有犯人神。或因致死。因說西域有護法菩薩降伏外道。謂諸外道常說有我。汝佛法中說言無我。此是邪說。常與護法菩薩說此義。護法語言。汝言有我。我相如何。答我觀身中。

淨相色黃菩薩言定是有我非但色黃亦復有毛令其觀之外道還家諦觀作果然見毛遍生身中後來自言實爾有毛菩薩復語言非但有毛亦乃有尾復更觀尾想既成就亦復見尾復來自言實有一尾復語更有四脚復令觀之乃至復言有頭有角皆言有菩薩語言既有毛尾四脚兩角可往槽上喫草外道即往槽上食草經於多日爲妄亦所使喫草極困來白菩薩奈何此苦菩薩教言作無我觀先觀兩角是無漸漸觀頭尾等次觀我體皆悉是無因茲悟道故知妄執即見是有也鼓動身口違理造境者立謂內有貪等三毒煩惱能鼓激身口違真如之理觀造趣姪盜等境故名作也此對作惡法爲宗者此結文也明其作惡必名作犯故用惡法爲作犯宗也行違本受者本受戒時擬學萬行今既怠不肯修學則是行違本受也反彼受顯者謂初受時願學一切法今既於不學是反受顯此對不修善法爲宗者如止不持衣說淨讀誦經教是爲止犯將此不修即是止犯之宗礪云二持就功能得名一犯就過受稱釋

第一持犯義竟

二明體狀者立云二種持犯約心爲體身口是狀且如持衣說淨跪對執衣口陳詞句是狀然雖外假身口及論問業必約內心如律中皆問汝以何心欲用心爲體

餘義廢之者有人解云古人將事爲不可學南山將心境迷忘爲不可學廢其古義故曰也今詳此解非理此門欲明體狀何須言可學不可學等然可學不可學乃是持犯家一分別義何關立體事也深云廣明體狀非色非心之法今更不明故言廢之立云不用昔解故曰餘義廢之戒疏云如昔云者即空律身三邪離口四過意地不犯三不善根名止持體屈申禮拜行檀放生讚歎三寶讀誦經教意三修善對治三毒各修諸觀乃至離染淨行慈悲四弘等名作持體起十不善名作犯體止不禮拜布施修慈乃至觀行名止犯有人問云止不行施禮拜讀誦悉爲犯者出在何律何聚所收如律文云佛不制者不制也何以得知不施非犯者如智論中兄弟二人出家造

業各於施戒年不修行弟爲白象以不持戒兄獲羅漢乞食不得由不行施如何而言不施犯罪又且律中但約身口至於意地未聞戒謂如何而言不修四弘便是犯也。又若犯者何曾見悔不施等罪故智論云不行十二頭陀四無量心不名犯戒於戒不莊嚴故知昔立違於律論若論自行止可達理若不修慈何成道業毒蛇未出義不安眠如救頭燃名有慙者故言廢之今時但在正解故言直論等也。私弟雖行檀而墮畜生明知行檀非持戒也。兄不布施乞食不得既證羅漢明知不施非破戒也。如何古人判不行檀是止犯體義則敗也。復判行檀誦經爲作持行若使行檀是作持其弟何故墮於白象一就能持者謂約行人能持戒心能犯戒心以爲體也。

用心爲體身口是具者持犯業體要由心使身口但是造善惡之具縱有身口而非心使不能成業。案涅槃經明三業義呼身口業名爲期業謂由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身口業疏家解云因果相應有同契約故曰期業也。謂心業前發與身口業爲期所以身

●弟子原本不明

口業後來應前心業也。論云者成實論也。三種業者身口意也。身是造善惡具業不自成必由意地能成身口之本也。當審觀其意者此是四分律勸信序偈略引一句也。彼云夫欲造善法備具三種業當審觀其意如羅云經說。實言羅云經說。驚子與羅云分衛時有輕薄者。謂有婆羅門相輕薄與毒意取沙土著驚子鉢中。擊其羅云頭破出血汚面驚驚子告羅云言當起慈心。羅云臨水洗血而自說曰余痛斯須那彼長苦如彼廣說如後更解者勝云上雖論心是其業本如下優劣門。卑心三時辨輕重如善生等故知業起假心爲本。若論聲聞成業要假身口獨意不成也。若單成者限大乘下文書有此料簡。故言如後意忍指下引母論犯必關心成業故知必由於心也。上釋能持已意。

二就所持者謂約制聽二教以明體也。上既能持之心此下所持之意謂對前事是所持也。且將持犯於制聽二教中以明之也。

言制教有二者。宣云如諸性戒體與理違縱佛不制

心經抄作

世俗常禁教由制與故曰制教此解與應下制止義不應制作也則無憾不順有罪者即說恣等也又如三衣一鉢是佛所制不順有罪二制止作即有違等者如姪盜妄是也上釋制教已竟言聽教者宣云如諸遮戒體是煩重事亂妨道理因難開然是薄機假資得立故制隨緣任情通許不可仰故名聽教言作與不作一切無罪者二房衆具百一長財與不作聖皆任可故名爲聽如能上行不畜最善中下根人用亦無罪而不違教故曰一切無罪故地持云有罪行者制無罪行者聽文成證也有又解云若是有罪之行如姪盜等佛則不許作若是無罪之行如開畜長衣等佛則開許其行故曰有罪行者制等也

何故須二者釋立二教所以假有此問生起也汝既聽教中作與不作俱無罪者何用聽教爲也故須二教攝生義足者制教被上根聽教開中下制聽二教被三根之機義無不盡故曰義足也

今分二教攝法分齊者謂制聽二教中有事有法何教中無法有事今將二教對四行何中有事法若唯

心經抄作

今文古立義止持作犯但收得事如四重等止則是持作則是犯無法可收若作持止犯則攝二教中法事如說恣等作則是持止則是犯故說恣等有法有事是故作持通攝二教中法事也所以知是古師立義者戒疏云如昔解云二教攝法各有分齊止持作犯唯對二教事相以明等問如上立義止持唯事不通法者如五邪七非並非正法若作有違義須止約此法與事殺盜不殊有何義故不在止攝如昔解止但對事明者於義有乖今不同彼無論事法聖制止作則通持犯不以分體相無別故知四行之中皆有事法今文中雖不廣破然於彼雜料箇中第一歷位分別門作犯中明事白竟後即云對法類知可解則是明止持犯還有法也又復下文諸九句皆此事法上坐也止持作犯唯對二教中事以明者此是古義如前廣述也二教即制聽二教也如姪盜等是制教家止持作犯事也怨逼三時無染則是聽教中止持作犯事也樂則作犯不染是止持既是佛開故曰聽教又如造房是聽教止不過量是止持過量房成曰

作犯此是聽教家止持作犯事也。上皆自出。通對二意未詳。教法事兩種者。謂作持與止犯者。聽教家作持止犯。亦有法有事。如造房是制教家作持止犯。亦有法有事。如三衣一鉢是配事。可知謂制聽兩教各有法有事。所以前不通法者。此却釋前句也。故前云止持作唯對二教事以明等文也。謂制門中如安居自恣是法。淫盜等四是事。今若將止持作犯往收。但攝其淫盜等事。若作持止犯。則得安居之事及法。謂說恣中有法有事也。又聽教中畜長是事。說淨是法。此上皆是古師立義也。就前止持對二教中制門中事等者。深云要須捉取止字。至下文勿迷。謂今於制門事上明止持也。

言淫通三境者。人非人畜生正道也。有人云三處行淫曰三境。此非正解。故心疏云。可學制止者。淫通三趣等。然舉三趣則攝六道。以非人一趣含天修鬼獄四也。羯磨疏云。約律明趣。但說為三。謂人非畜也。以人畜兩趣形現。易知天鬼獄修幽通難識。故合天修鬼獄四道為一趣也。莫不分得五通異於人類。故號非人。余曾問諸講士。便答余云。不讀觀音人非人等者可解。言非人者。此謂疑神經中八部緊那羅也。形如人焉。但頂生角。作此解者。知四分主者三寶物為一。主人物二。非人物三。畜物四也。二者制作如衣鉢鉢量者。樹皮生疎衣體。非等佛量。即量非也。石木銅泥鉢鉢非三斗已上。斗半已下是鉢量。非非法邊名為止持。下文出者。約如法作邊成作持。故交互出二不同。問此既明其止持之門。如何明其制作。如衣鉢等豈非作持行也。謂要因造作故是止持。何故今於止持中明云是止持行。耶答此衣鉢等雖是作持。今取止不過量而作邊成止持。故戒疏云。且如二衣教遺備具不敢輕侮名為止持。又云若過量作犯。反此作犯豈非止持。又云若不依行則是作犯。今依教作便成止持。注云昔以事不可學者。古人意云取止持作犯家如淫盜等事是住法。故出家僧尼所不應學。以須學。故聖不制學。故不得識。故曰不可學也。寶云古師意言淫盜等事不可故名不可學。其中縱有不識疑等。豈容有犯犯是止持作犯家所對之事。皆是

非法事耳。若作持止犯則事與法俱是可學。以作持

中是事如法故。即衣鉢體量等出家僧尼應須學也。

古師亦不一向云。事是不可學。故知有可學有事不

可學。顯同此解。竅竅云。言可學者。如造房衣身

手量度等。及發口言誦戒羯磨等。斯事皆須身口學

作。名曰可學。言不可學者。不可身作姪盜殺等。及不

口言妄謗綺等。斯並不可身口學。作名不可學。諸師

此全異是制門。制聽制誦戒等。不

即鈔是。是制門。制聽制誦戒等。不

可學中。唯是止持。如人非人。想可學之中。自有二別。

若是制門。唯是作持。如說恣誦戒。羯磨。以犯反持。皆唯

上說明記。此言則下文古師義自顯。若更繁解。翻令

雜亂。

就聽門中事。通上二者。謂通可學不可學為二也。言

可學如房舍尺量長衣大小等者。此還是止。不過量

而作。曰止持。若過量作房。豈非作犯。反此作犯。依教

而作。故曰止持。此乃雙持犯義。偏約一邊明之。然此

聽中亦同制止及制作。疏云。必有房財理須加法。故

聽作也。若有妨難犯過衣財不合加法。故聽止也是

之安本支作

止持也。一如前制門中明之。此聽門中略不出耳。不

可學事。同前述者。同上迷忘是不可學。故疏云。謂衣

大小迷忘互生作法。是非昏昧雜起。望未還教。名為

止持。迷非可學。故不制犯。前後想轉結不定者。且如

當時不乞法造房。前後心迷。謂言已乞者。則始終不

結其罪。乃至房成中間想心常迷不轉。則並無犯。若

轉想則有前方便。蘭故曰不定。亦如欲殺人。臨至境

所轉作非畜想。殺但得前心。蘭望非畜。邊得後心。吉

若本欲殺非畜。轉想作人想。殺結本非畜。方便吉。望

後人邊得。蘭故云不定。

次作持對制門者。上明止持義。竟此下明作持行威

制聽二教。明法與事也。文中還約衣鉢體量作之教。

謂律藏者。明其律教。詮量持犯。以教於人。故名為教。

此教是作持家所學。若其不學。即是止犯。行謂對治

者。謂作持之時。以心起對治。防非起心。依教作一切

善。皆是作持。狀也。若不起治心。即是止犯。上釋制

教義竟。

就聽門中事。唯可學者。亦是古師義。謂作持中約事

唯是可學無不可學。謂於事上不開迷故曰事唯可學。事謂房舍尺量長衣廣狹是其事也。不可學者且造如房進趣修造。必假心想明了方能修造。若心迷忘。豈能作房故於作持不開不可學也。今解不然。亦開不可學也。故下作持九句中云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故知亦開迷也。又戒疏云如昔所解作持門中法事但明可學不可學者非此所明。以非進修聖不制學不同止持通不可學。以唯離過故得明也。謂上由聖制止。忽爾心迷而作無罪。則不可學。今此作持如今說。迷過是作若迷心終無作理。故無不可學也。今解不然。不可學迷非學能了。乃至三果猶有事迷何況下凡。而能通辨。故於事法無同止作二法皆有迷忘。而非罪攝。何以明之。律長財闕忘不染房舍指授亦開想疑。既不結正明。知有迷故不結犯。今鈔所引正是昔義。未可依承。故下文難云後緣法中亦有想轉等。還是故也。卽答待後作持中法九句上爲說。卽是法亦有迷。既指作持中爲說明。知作持定通不可學。後作持中卽云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故知通不可學。何得於今而言事唯可學也。

卷之四

所以不通不可學者。此則釋其不開不可學之意也。此中古師義云。夫言作持必造趣營爲作其前事。若心迷忘。何能作事。如持衣說淨。必假了心。是故不開不可學也。此古師意。止持則通。可學不可學。作持唯是可學。不通不可學。故出其所以言法唯進修方知事但離過自攝。既曰進修。故不開迷事。但離過故開迷也。廣如後述者立。謂如後配位九句作持門中說。還有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今指此文。象破古解。悉名作者止持之戒。理須奉遵。不敬聖言。故名作犯。懈怠不學者。此謂不學戒律也。上釋第二體狀門義。竟三明成就處。所者謂持犯四行。結成分齊。在何心中。成也。謂在第四行心中。成故知行心是持犯成就分齊之處。所也就此一門有其三段。初且畢。就前行三心。明止持行二約對治。行心明止作二持成就處。所後就三業。明四行成就處。所也。雖有三段。唯是兩初二約心。以明後一兼身口以辨約心。辨中止持有二別。作持唯一種。以行前三心無作持義。故止持有二者。一是對治明止持。今卽是初。一是無惡來汚名。

止持者何故無記。中得是止持由本受得戒體在心。無惡相汚穢。雖入無記。未違受體。不廢得名止持行也。亦曰端拱止持。彌問云何行前三心。既是無記。何以成業耶。答行前三心中。有本受體光潔無違。說以爲持。非修行持首疏問。所以止持行前三得有然其止犯前三何以則無問意云。止名是同何獨止持無止也。答戒是受得。屬已。以此三心擬本所受。無惡來違說之爲持。惡本不先受得。屬已。故不得以行前三心擬本受之惡。無善來汚說爲犯也。高云。意明受本擬持受時已屬已止犯。非所明期非先屬已。濟云。此門既云無惡來汚者。下第二門即是有惡來汚而明其持。故言對治行明止持作持也。

行前三心得有止持者。謂色受想因對三色。即有三想。以因三想。即有三受。謂見好色即樂想。惡色作苦想。以不好不惡色作不苦不樂想。因此三想。故有三受。領納違順名之曰受。謂對樂想即樂受。苦想苦受。不苦不樂想即捨受。因此三受。故有三毒。謂樂受生貪。苦受生瞋。不苦不樂受生痴。以因三毒。成於三行。

• 非難作

也。今謂若心在前三無記心中得名止持。由本受是記心發戒。無作之體。常在今雖入無記。由不作惡。無違本體得名止持。濟云。識者了別爲義。謂卒爾見色。識能分別也。想者攝獲爲義。謂心量度也。受者領納爲義。謂既量度則領其好惡也。行者造作爲義。謂既領善惡已。心即運用成業。故曰行是記心。前三是無記也。注云。流入行心成別因者。五陰之中。一色四心。心四之中。前三屬無記。縱造善惡皆不成業。入第四行心成別因。別因者。謂業因也。若行心中作善是善業之因。若行心非惡是惡業之因。言別因者。勝云。貪瞋等行成犯。因無貪等行成持。因故曰別因。亦可約貪瞋痴別別因爲業故名別因也。言故分二者。謂解上文也。端拱不動行前三心。是止持爲一也。行心成就對治。不作此行心中明止持。故爲二也。故戒疏云。故分四陰以爲二分。故曰分二也。受體是記三心無記者。謂受時是有記心中領得此體也。今人不可常有記心。故在無記三心中。亦能持此戒體也。此文亦是佛疑故來。恐人情意謂受體是有記三心。前無記。

若入三心戒應是謝今明不然即溫鑒云其心雖在惡無記中本所受戒不名漏失

必行心成就前三則無者謂行心能成持犯若行心既備前三無記心則謝也謂此議受等三心不得有對治行止作二持也善性便有者上約五陰心中弁今約三性明持犯也止作二持要是善亦無惡性及無記性故言惡無記無此二性中不得有對治二持要局善性故彌云二持是善非餘二犯不善非餘兩也前三亦無局不善性者此則翻上二持明其二犯則無善性及無記性但有惡性故言局不善也謂識等三心不得有對治行止作二持也

若前後心有別持犯者謂善無記性若望一心非是結成犯處若就前後相成則爲通有即如禁閉沙彌一中具四行是也又解上既明行前三心是無記不成業因名爲前心後入行心名爲後心方能成持成犯故曰前後心有別持犯故彌云行前三心是名通持無記心中成也若行心中則名別持犯也又彌云上來持局善性犯局不善性者此就一心明也若前

後心及以教人餘二性中得有作犯等也戒疏還述此義諸則有異云若事前後心則異生別犯則可知也

後三業明成就者此第三門義約身口心業弁成持犯處所也上雖約心未論身口故今廣明三業是持犯處也

身二持等者彌云若約成教弁身口二持犯者離殺淫觸等是身止持如應來者來收攝具布薩時燃燈火具舍羅不安坐受食及受食食等類是身作持離口四過如妄罵嫌綺等是口作者咸悉止故是口止持如受持衣鉢處分說淨離衣六年杖罰二年六法作知淨語傷地壞生二入聚落及順教修習等是口作持身口合者准說可知身口兩犯反前而說單意業中不成持犯者前疏云今此教中不防意地故曰也此謂但初念起染心不擬動身造作此制大乘聲聞無犯故曰不成持犯聲聞之戒擬動身口起心之時則成犯也故律中發心作心念是也彌云意業持犯者此但成身口故不願別說以此而推故知意地

無二持犯

若動身口思者謂起心擬造前事此思心即犯身遠方便不同單意業也故戒疏云單意業中不明持犯故律云但意者不名犯也若爾不犯何故律云發心作心念作皆名犯者答此謂發心擬動身口雖未動相即名為犯制聲聞戒於可制者言之獨顯心念忽起緣作不名為犯重緣向念可得思覺而不制約故是犯科所以文云心念作等是其犯也任情兩取後解為正義此是鈔主取後解為正文又大乘中有三種思一者動發二密意三決定也上來釋第三成就處所義門竟

四明通塞者謂二持兩犯互得相有曰通互相無曰塞也

一心門唯就作業以明者此明一念中非前後而起名為一心此就單心故唯塞也謂廢境論心但就心中辨則不通也以持心望犯心善惡相違如起心緣離於殺盜不得更緣餘善惡也即正有止持心時無有作持乃至無有止犯心也謂心無並緣慮故但塞不

通故疏云既是一心作業以持望犯善惡相違持犯當分各有止作故使四行並不得通如人起心離殺盜等可得更緣修善等也又此通塞門有四段前一則單就心辨明四行二將心望境明四行後二則對事明四行各有通塞故曰也又言唯就作業以明者謂初門單就心辨蓋是廢境論心然實作其前事且約心邊單辨故曰也要約作前四行事今離却為兩目的明心邊也但塞不通等者高云四行俱塞故言並塞謂尅取成止成作邊故塞也以持望犯善惡相違故塞不通持犯當分各有止作故亦不通謂持名雖同止作別故故不通也二犯亦爾

二將心望境者有云約心對境境有通塞故言將心望境有通塞也若直語心唯塞不通屬前門也疏云一心望兩境門是也此是雙持犯義今但言將心望境也謂於一境且則有止作二持即如戒疏云雙持犯有二初約心用即下文若約後約教行即當言修行解者是也心用者謂若據標心動用邊對一切諸戒並具二持且如姪戒順教禁防即止持義觀獸已前無思染過

●是字經

縱與境合三時無樂名為作持餘可例之若據教行解卽此門變持犯義也且如三衣教還備具不敢違逆爲止持如教策修順行不犯爲作持反上止持爲作犯反上作持爲止犯故云二犯亦爾。疏亦有二意初言前就制聽二教明兩持二犯如處必說淨受持衣鉢等是也二就進趣修習如學問誦戒羯磨等以明止作二持犯也。下文云若就修行解上持等者同此後段意也鈔家前段同此義也。云作中有止收止成作者則是對治離則是作家之因作是果行離則成作家之果謂由此對治止心能成其作持行究竟果也止中有作者作則是對治離乃是止家之因止則果行離乃是止家之果謂由此作家之心成其止家之果也雖然一境指心有殊故曰豈是通漫等也准彌疏意此中雙持犯義必不得約殺盜等作之以殺盜等皆是單持隻犯義如常先解

謂持持自相通犯犯自相通皆謂止持中有作持犯中有止犯也如止持中有作持者勝云如不過量是止持以其依教不越分齊故名止持也驗教量度知其分約名為作持此驗教量度成止故下止中有作收作成止是也。彌云止持中有作持者如止不過量造房曰止須乞白二是作長衣亦爾止於懈怠之心是止持加法說淨曰作持又云如作袈裟應量而作無有過量作犯之罪卽曰止持加法說淨復曰作持又可依教作時亦曰作持作持中有止持者慈云如三衣一鉢聖制須具是作持以如教策修順行不犯豈非作持不敢違侮止其非法體量望無犯故名爲止持收此止持以成作境故下文云作中亦爾故止據無違成持作據順教成於持也。彌云猶如造房乞處分法稱之爲作由乞此法依教造房而無作房反却作犯卽曰止持此則體一而名是別又如說淨是作持由說淨故無有畜衣作犯之罪反却作犯卽曰止持二犯亦爾者反持成犯可以類知故曰亦爾如過量造房出於教禁分齊名作犯不順教故名止犯

止犯中亦有作不著三衣是止犯故心違教是作犯。彌云不乞處分造房稱止犯身業造房即是其作。此則體一而名是別豈非止中有作耶。

若爲取別者立謂反徵前言既云持持自相通犯犯自相有者如何取別耶。

答止中有作收作成止者戒疏云如畜衣故違不說淨是止犯越於期限是作犯又如造房故違不乞法是作犯卽此違教是止犯今收此作衣造房之事以成不乞等止罪故曰也作中亦爾者謂是收止成作也如欲作衣先止不過量曰止後既作成收前止心成其作衣之作持行也。彌問言一心寧得止中有作作中有止答言一心者尅取成止或作邊故案若望二境門者取對治爲言止中有作者是對治離止是果行離作中有止者是對治離作是果行離舉宗歷然者如言止持中有作止持卽是其宗雖中含作持皆爲成止持之行故言舉宗也卽此舉宗而明雖止中有作作中有止那成通漫故曰豈是等也一止作持心別者此下四句正是解上舉宗歷然等之

本經疏

本經疏

言也云此止心止境各別豈是通漫耶故作四句明其別異之所以也要須約一境上解之勿餘境上作則不相當也由此中明雙持犯義皆約一戒上則有雙也故今四句料簡持犯義只得於一境作之故彌云此則體一而名是別豈得約果境相招爲雙若更論異境那稱體一也舊解云云良非得意言止作持心別者如造三衣止不過量心與後加法作持心豈不別也處分造房止作之亦得謂如造房擬乞處分法不擬過量是止持心後加法依修造是作持心二心既別所指之境兩亦不同教曰舉宗歷然等也二止作境別者謂如造三衣止不過量時衣境與成後加法時衣境別也有又云一止持心別止心不擬將生疎絹布作三衣者名止持心與心擬將絹作三衣名作持心也二止作持境別者生疎之財數絹之財二境別也又約造房作之以所造者止持境由依法造房無作犯之罪反此犯卽是止持故望房爲止持境也作持境者卽衆僧及羯磨教法爲作持境也三止心對作境者立謂如欲作三衣止心不擬過量

● 四攝

是也。應以教造衣。衣是作持之境。由我止心。不過量。故將此止心。對此衣境。也有人云。生疎之絹。不堪作三衣。今止心不用。是止持。然綴絹堪作。是今所用名。作持境。故曰止心對作境也。深云止心對作境者。即收止以成作也。下文作心對止境者。收作以成其止也。景云。如止不學。一切法即止心也。由不學。故遍犯諸戒。故言對作境也。未四作心對止境者。景云。謂由先學教善。識持犯犯境。不為故對止境也。立謂對姪盜等。此本是止持之境。今起觀行心。是作心對前姪等止境也。並應是持衣加法之心。是作也。對前如法上。不過量之衣境。有人云。身心將綴絹作三衣。是作持心對生疎絹帛止心。不用是止境也。若就修行解止持等者。此明約心用邊。一切諸戒并具二持犯。謂如姪盜等。若據進修邊。亦得有雙持義也。進修只是修慈少欲等。故曰修行解止持也。呼此慈心少欲修行。若如上來雙持中約衣鉢等。但是離約行教而明示。是約進修邊說也。今此下別約修慈少欲義邊。則姪盜等。雖是單持。隻犯若約修慈少欲

● 亦下疑說

之邊。亦具二持犯也。亦此故疏云。斯之四門。並約兩教以說。一進趣教。此通三學。二制教。此局毗尼行教。通於理善。故言修行也。如止殺盜。先修慈悲少欲等者。謂如為殺先修慈心。收此修慈之作。方成止殺之義。故曰也。慈悲對治於殺。少欲對治於盜。故云然也。作犯心邊。有止犯如人作惡。先不學善者。此謂若先不學善。是止犯。由此止故。後則作惡。即名作犯也。止犯心中有作犯。如人畜衣造房等者。景云。畜長衣。不說淨名為止犯。由前畜衣。則是其作犯。亦可過十日。著用名作犯。故曰止犯邊。有犯作人如造房。不乞處。分則是止犯。由前違教作房。復是作犯。立云本作衣時。若不說淨。但念是止犯。由本作時。即擬不說。今止不說。名為止犯。望前要心名為作犯。房亦復爾。不乞處分。但是止犯。由本要心不擬乞法。後即作成。則是作犯。若望不學止犯。無作犯者。謂若就不學問邊。止犯之中。則無有作犯也。何以知之。如我止不學問。但是止犯。望未造過。豈有作犯上。所明者。約對事修

造之中止犯則有作犯可知不即相成非無後習者。謂今但止而不學一切聖教但是止犯既未作惡無共作犯雖然由心止不學故迷於教相後必隨篇聚造罪故是後習也此還是釋上止犯心邊有作犯義也。

三自作教人四句皆通者此明教人兼自作持犯四行容有一時結成故得相名諸之爲通。

令人灑水爲已用是止持者向若不肯灑過飲用虫水卽是作犯今翻作犯故名止持若一往而言似若作持今鈔將爲止持古師亦有將爲作持然實是雙持犯義事含止持今偏約一邊明以由灑故止不傷虫故曰止持又解我以止心令他作他作之時成我止也以望不損境邊以成止也又不乞處分遣人造房者此不乞法是止犯行作四事已者謂作上四行已後隨人一个行中其業若成並時結四業言離諸罪過者謂是入止持行也乃至止犯等者所以有兩個乃至者上一乃至卽是結上文明其止持行中具有四行始從止犯後一乃至卽是生於下也謂上既

止持行中具有四行乃至作持作犯亦各有四行也。中間有越故稱乃至。

塞者易解者謂以不得一時成四行故名塞也亦如前一心中云止持時無犯等是也此言唯塞者獨約一行心中明也言通須方便者謂若語通者須前作諸方便則後隨入一行中前業自成四行齊故得是通義也言四四十六者謂止作二持犯爲四行也上卽具此四故曰四四十六也言託相少別者立謂前是自作教人門此是前後自相成門故言少別自安瀝具者此是止持以反却作犯故得名也望不殺虫邊是止持此謂自安瀝具但是方便未卽灑也禁閉沙彌者是作持方便也有人言如畜沙彌制令二師教誡若不誠則得止犯今既禁閉令不起惡是作持也又解知有音樂當來若不禁閉則往觀犯罪故今禁閉爲作持也安殺具者卽是作犯此是殺家方便未卽正殺待後業自成耳閉戶現相不與欲者是止犯也謂現不在房之相故閉戶也不與僧欲如上作四事已後還房隨入何行心中若前四業齊成

通得四行也

此後二門並對事修造明止犯者謂第三四行中得成十六行者此並約造事中有止犯論此止犯故成十六也今試論之謂如上後兩門中各明四行其中約造房不乞處分及開戶不欲約此房欲兩事不肯作故是其止犯謂造房事不乞法對僧所乘事不與欲是止犯則異由來不學問之止犯若不學止則無修造事可對也不得約此止犯通其四行則無十六也上言十六行者約此造事邊之止犯故成十六故對事修造以明止犯舊解咸刀刀此解爲勝然亦少妨望前成就處所門中止持有二一謂端拱止持二謂對事明止持今此門止持還是約對事所以不簡出何以止犯有二種即簡云此是對事之止犯非是不可學端拱之止犯也上來多段不同總釋篇四通塞門義竟

五明漸頓者此門分三初就論心四行皆有漸頓第二對行辨唯漸非頓第三單就止犯明漸後分四門細尋可解言漸頓者增積分成曰漸一時總作曰頓

彌云若二作解義唯漸不頓論其二止通含漸頓

若論心漸以類可知者如止心離殺不離妄等是止持心漸若唯安居不自恣是作持心漸若欲行犯兩分者二持順受體二犯是違受體以受時擬斷諸惡若今悉斷是順受體若作心並造諸惡則違受體此亦是結略上文也謂順受體曰持違受體曰犯違順既異故持犯亦乖故曰兩分上言就心通漸頓者謂約心明得有漸頓若約行對境唯漸不頓

如正修慈心不得修餘對治也者慈心但可對治於殺若不淨觀對治於淫少欲對治於盜各有所對不得一時故也

且就男子身七心行殺者謂三毒互起三單三雙一合有七心也今單起一貪心行殺但犯一殺戒餘六不殺戒並宛然無損體恒清淨四十九戒者還約上來所犯男子身中除殺一支猶有六支加一瘡門卽爲七也七毒歷七支故言四十九戒並未犯言五十六戒者景云就餘男子身中先所發戒都未有犯也男子八支七毒通歷七八五十六也女人三瘡門長

●亦作作

得一支成六十三戒。然無染言。亦如前說者。如釋相前戒體中辨也。

三就止犯別解四句分之等者。私云。此是漸頓門中。最後第三段前二段明三行訖。此下單就止犯自作。四段明不學無知罪漸頓。或謂不學等並是止犯罪。故於此明何故不學。即是止犯。云云。故受戒結勸文云。汝可學問誦經等也。又下文書誦戒羯磨各言不誦。因制五夏誦戒羯磨。不者如法治。謂如吉羅法治也。言無知何名止犯者。故律下文云。先誦者今悉忘。制言法待。又言不一心提耳聽法。以無知故。問本受之時。令其學問。不學是止犯。受時言得果。今既未得。應是犯答學。據自分故。說止犯得果。力分未堪。類似無知。故不名止犯。更問不學。二止名吉羅。吉羅此方云。惡作。既言止犯。本無有犯。那名惡作耶。答若當無心不得。稱犯但使起心不學。不了是則名作。今言止犯者。望境說止也。

不學之罪。先起者。私云。惡心不學。則結罪。故是頓。無知對事緣而不了。方結。故漸。二別解。不學無知罪者。

●亦作作上

私云。前第一通解。不學無知二罪。竟前解。不學是頓。其義未圓。今更別單解。不學罪亦有漸有頓等也。深云。前門是不學與無知相對而明。但漸非頓。今別明不學有漸有頓。

要心可學。境止作不學。意等者。知姪通三境。盜分四主等。皆是可學。今息不學。頓得多罪。景云。三藏教法皆是可學。今止不學。於一一境上。皆得多罪也。

若論無知。唯漸者。立謂緣於事法。對來不識。或復有疑。方結其無知罪。以心思無並慮。境事頓現。故也由對境事。不了方結。無知故。漸不頓。問此不學無知二罪。是何者。將欲解不學無知罪。且假問生起。然後就釋。答有人云。是吉羅者。古來諸師。解不學無知。齊是吉也。礪同斯判。今鈔不同。之若不學。同古釋。無知有兩種。若都不識。是提疑。則是吉。至下九句中。解也。即引律文。故云。無知是提罪。如礪解云。律文結提者。是不攝耳聽法罪。非是於無知上結也。即如過三鉢受食。不與餘比丘食。戒但過三鉢上結。可是不與餘比丘結也。今亦任情。兩存。若依礪解。後九句中。全無提

罪須知

言不學吉羅者律文戒毘度中結勸文云汝可學問誦經又下遣誦戒羯磨各言不誦因制五夏前誦戒不者如法治若疑者得輕是吉羅者南山意云識與疑雖俱無知得罪有輕重者由疑從兩境生謂緣是非兩境也疑是解家之律給須決斷分有智性故輕也不識一向生迷痴昏故重也

三分齊者此一段明結不學無知二罪時節分齊自分三別一約律教中結罪分齊即五夏後結者是也二約行中明分齊即五年從十歲受依止三約衆生根利鈍中明分齊利根二罪鈍根一罪學據始終不學即結者初受戒竟日始五分法身成日終中間不學即是違聖然今律令盡形學今者不學即結不學罪此依教結分齊也望齊賢聖者謂約行明還須盡形而學重唯五夏然須盡形不學即結所以制令學者謂有少解即言功齊賢聖故言五歲未滿從十歲者依止優劣相降者謂行解既有優劣劣須依優但勝已者其優也故下引律文五歲從十歲受依

止十歲是優五歲是劣也五分法身成立方離依止等者五分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也防非止惡名戒靜慮息心名定觀照空者曰慧累惑盡亡曰解脫於自他解脫處照知顯了名曰解脫知見此五可軌名之爲法成身之因名爲分新經論中名無漏五蘊也上就教釋竟

下明約其根等解釋罪數多少也若利根易悟始終二罪者謂利根若學即了今止不學於事不了即結不學無知二罪不得待五夏後也即不學之時是始從不學解時結二罪至後故云始終二罪乘云受後名始一期形盡日終若更遠取五分法身是終若不學至終結罪結罪乘有解者不學罪當時即結無知罪要五夏後結此則五夏是始形盡是終若鈍根難悟始終無無知罪者此言稍隱謂此人既鈍若不學者但有始終不學之罪無有無知罪也以非力分故非學卒得上來約根鈍解其得罪多少義訖維即利鈍不同然以犯罪理令須懺

從此已下正明犯罪可懺悔不義也四可懺以不等

者立云此對古義故來也。古師解言不學之罪可懺。由發心學即是斷相續心。故是可懺。若無知罪則不可懺。由雖作心欲緣緣猶不了無斷相續之義。故不可懺。如對後事來還復不了。豈有斷時。今此鈔意不然。云俱可懺。故首疏問曰。不學無知可懺。以不答解有二種。一解不學罪可懺。無知罪不可懺。所以然者。不學之罪有斷相續義。如要心還學即是無不學之罪。即斷相續故可懺也。無知之罪雖作心欲知緣而不了。由是無知無斷相續。故不可懺。若後緣了即是解惑相除。復不須懺。有人破古師此義。又言。或者是其無明煩惱罪是業也。已起之業應須懺除。業本非或何得言相反也。謂解但五或不反業也。若爾發心欲知由自未知相續不斷不得懺者。我乘作心欲學。由未得學不學相續乘應不得懺耶。答。學後始修進趣。爲言知緣終成了境爲義。始終不同。何得相類。第二師解一同其鈔之意。由本不學故緣不了。聖結無知之罪。今若已學雖復緣境未了。聖乘未結無知之罪。故知若學即無無知罪。故非可續。即無無知罪。故

可續。何得更言不可懺也。爾乘破古執同判可懺。故今更解無知心犯乘有斷相續。故得懺悔。起心學時假緣不了。聖不制罪。故是斷義。當知可懺此義明矣。上來釋持犯第五漸順義竟。

六明持犯優劣者。於中又分爲二。初就二持持有優劣。次就二犯犯有優劣。所以有先後者。持順受體故宜先明犯違受體。故在後說也。

一威儀戒者。立謂外凡僧也。前辨五篇七聚中云。前三是戒。下四威儀。今此所論不同。前判前三後四通名威儀。謂是今時白四羯磨受者皆名威儀戒也。二護根戒者。立謂內護六根之門。令不外染。六塵名護根。戒即案善生經云。守攝諸根。修正念。見聞覺知。色香味觸。不生放逸。名護根戒。賓云。此是根律儀也。新譯經論名根律儀。乘名爲護。舊譯經論但有護名。所言根者。眼等六根。言律儀者是防護義。謂念智者。防護六根名根律儀。舊名護者。真諦釋云。能隔惡事。攝善事故。能守護六根。門令惑業不入。故能防守行人。令不墮四惡趣。故又能防守行人。令出凡位入聖位。

故由斯多義故名爲護從初業位持戒護根乃至證
無學果來若定若散有漏無漏一切時中使根門不
漏諸漏惡悉得立爲根律儀也。瑜伽二十一二十三
中廣明聲聞戒根律儀是世出世二道資糧。故知卽
是道初業位。鈔言中二內凡婆沙四十曰云何護圓
滿答無根律儀應知此中根是所護由念慧力護眼
等根不令於境起諸過患如鉤制象不令奔逸是故
無學正念正知名護圓滿。賓曰謂根律儀始從初業
至無學位方圓滿也。今鈔判爲內凡不言外凡此護
及與聖位言未盡理說也
根戒以何爲體。准正量部正念正知正捨三法爲體
念謂於緣明記爲性。謂能憶持本所受等惡謂簡擇
功德過失捨謂遠離貪憂二品心平等性。故明了論
偈曰毗尼毗曇文所顯與戒及俱相應人此偈中意
云理實毗尼具含多義略而言之身語善戒及護根
義皆是毗尼而於律中但明戒而不明護。故今毗曇
具顯戒護二種方合律藏理周足。故云毗尼毗曇文
所顯與戒及護相應人者戒卽身律儀也護卽根律
儀也。諸聖弟子與此相應故云相應人若准俱舍名

心界註集

意律儀乘名根律儀大意同此若欲廣釋廣如多論
及婆沙百九十七瑜伽二十三文繁不述。賓云准理
此根律儀通凡夫及聖人也但能防護六根卽得名
根律儀。今獨判是內凡違於大界法相義也。三定共
戒者立謂此約內凡修四禪四空定業等也以入定
之時其戒體光潔出定則無以此戒與定共俱故曰
定共戒也。新經論名禪俱戒亦名靜慮律儀也。四道
共戒者立謂須陀洹已上證無漏果滅無漏道相應
以道戒雙起故曰道共戒也。新經論中名道俱戒上
且列位下卽一一解釋問此道俱戒得果捨因不答
捨也且如初果後證一來捨前劣道更得勝道道俱
之戒隨道轉增捨前劣戒餘果准知上來列位分別
門略序名目訖
從此已下廣作義章條文解釋也。初一外凡假名僧
戒者疏云對下真實僧故曰假名也。僧有二種一者
真實二者假名言假名者四人已上詳遵羯磨說戒
同崇無二但是事和未有眞解理和之義故曰假名
也二者真實如下辨也立謂此解上威儀戒言是外

凡人也。若依舊經論明五停心觀。謂心停住此五處也。

乘名五調心觀。將此五法用調心也。乘名五度門也。

第二總相念此小乘七方便中人前三心也。賓云准

成實宗七方便。中前三是外凡。後四是內凡也。若諸

宗所計明內外凡位地不同。不能具述。上代成實諸

所云外凡位中名乾慧地。始從凡夫專信佛法。歸依

三寶。受持禁戒。生定生慧。能觀衆生空。未善明

了理。水不治。故名乾慧地也。心在理水。故名凡煖法

已去。觀實法空。而有相心。數數陵雜。名爲內凡。入見

道已去。卽名聖人也。若約大乘明。卽當地前三十心

中。卽十信心是也。言十信者。一信心。二念心。三精進

心。四慧心。五定心。六不退心。七迴向心。八護法心。九

戒心。十願心。亦名習種性。此之十信。名爲外凡。依

信樂大乘。仗闍提。不信障得淨果報。感鐵輪王位

也。若依俱舍論。一切凡夫是外凡。七方便人皆內凡

也。上言五停心者。一不淨觀。二慈悲觀。三因緣觀。四

方便觀。五數息觀。各有對治。一貪欲多者。作不淨觀。

二瞋恚多者。作慈悲觀。三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

者。當爲分持十八界等云云。言則相念者。涅槃二十

八云。佛告諸比丘。當觀念處云何。名爲觀於念處。若

有比丘。觀察內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受心法。亦

復如是。是名念處。榮疏解云。自身爲內。他身爲外。自

他合觀。名內外身。神名爲我。陰我所。畢竟皆無名。爲

不見也。身既無我。餘三亦然。故曰。觀受心法。亦復如

是。此謂一觀通於四境。有時一境具於四觀。此是總

念。亦云。若觀身不淨。觀受爲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此是別相。此四念處。只是觀五陰上。爲四耳。觀色陰

爲身念處。受陰爲受念處。識陰爲心念處。想行二陰

爲法念處也。言一境具四觀者。具觀身一境。卽作無

常苦空無我四觀。此曰總相念。餘三境各具四觀。可

知中二內凡和合僧戒等者。此卽解前護根并定共

戒也。立謂卽七方便中後四人也。謂煖法頂法忍法

世第一法。此是四善根人也。賓云。四內凡已去。分得

無漏慧觀。不執我所。絕於違諍。故言和合也。言煖

法者。疏云。煖體是慧。無漏火相。故稱爲煖。又解。煖是

八聖道火相。故名曰煖。八聖是眞解。煖心爲似解。八

持戒時

聖道是無漏煥心是有漏真無漏慧所燒煩惱等如火體煥是有漏似解與彼為因譬如煩惱是火之相私云以無漏入聖道是真智能燒煩惱喻如火體令此人學之未極似若真智如火家之煥氣也上言入聖道者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念四正定五正精進六正語七正業八正命是為八聖道也言頂法者此人觀四真觀行因盡即以此盡開釋頂法義何者前煥法人始作四諦十六行觀觀未能熟忍法已去又復縮觀今之頂法位十六周遍若使止頂觀物分明悉見約此周盡有同於頂故曰頂法也言忍法者忍是為義謂安住名忍此人亦緣四諦得此法時安耐眾惡惱事故也言世第一法者世間中勝名為第一此人具信進念定慧五根觀四真諦持近生於苦忍勝前方便故稱世第一法也言五忍若觀四諦此約中苦法忍等云云小乘就七方便後四法人乃至須陀洹向人皆曰內凡夫也前三十心後中十行十迴向心曰內凡位也言十行者一歡喜行二饒益行三無瞋行四無礙行五離痴亂行六善現行七無著行八尊重行九善法

行十眞實行也此之十行名性種性依破虛空三昧伏聲聞畏苦障得樂果報感銀輪王也言十迴向者一救護一切衆生迴向二不壞迴向三等一切佛迴向四至一切處迴向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六隨順平等善根迴向七隨順平等觀一切衆生迴向八如相迴向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十法界無量迴向此十迴向名道種性依大悲伏緣覺捨大悲障得常樂果報感金輪王也此三十心名為內凡亦名三賢於五位之中屬於第一資糧位若依多論稍謂白四羯磨受者名為外凡五停心已去悉屬內凡也前言定共者有人云外道亦有故曰共也榮疏云何名方便謂未入道聖位之前修時有階降之異是趣果方便故曰也前方便三與外道凡夫悉皆共得後得方便唯是內道之所冠非外道凡夫所得其無漏聖道之相似貌故非外道之凡夫所有也言和合僧戒者此人分有聖諦理水在心名和合也其須陀洹向猶屬內凡者為但得十五心以十六心未滿之即入於初果方便是聖位下當明之也後一聖人眞實僧戒者疏云此

中今

約無漏聖人契證眞實。證靜相證故稱眞實也。若約大乘初地已上方便是聖位。就小乘明者。初果已去與無漏道契會。方是聖人。故涅槃疏云。前七方便是有漏。此下苦忍已去。是無漏。前是似解。令是眞解。前是凡夫。此下是聖人。欲界四諦下有四忍。四智。苦法忍。苦法智。一解云。忍是伏義。次集法忍。集法智。次滅法忍。滅法智。次道法忍。道法智。總成其八。此約欲界作耳。上二界總合作有四比忍。四比智。謂苦比智。乃至道比忍。道比智也。現斷下界比上二界。故曰比忍。智也。忍與智亦云。現在比斷未來。故成八心。二八成十六心也。未來應是往。反生死未盡。若得前八忍。七智。十五心。時名須陀洹。向十六心。滿名為初果也。忍性是慧緣。於一諦緣空名慧緣。有名想在苦忍初心。念無相理。是故得緣滅諦之名。又云觀於苦諦。四諦四行之一乘亦名一諦也。如是忍法緣一諦已。乃至見斷煩惱。見四諦理而斷煩惱。是四諦之所斷。故曰見斷煩惱。得須陀洹也。私云。約四諦上作觀。一諦有四諦。苦法忍。苦法智。比忍。比智。餘亦可。若但得道比忍。未得道比智。

口經言

猶是向位。得比智也。已是初果也。言苦法忍。者謂知此身是苦之法。忍之以照了知。是苦法。故即名苦法智也。言比忍。比智者。既知現在苦。比其過未二世。亦可比其色無色界一切。皆然。故曰比智。言諦者。是審實爲義也。三品殊異。者初一最勝。以是外凡夫。故次二漸勝。以是內凡。故後一最勝。是聖人。故又解初一最劣。以護身口。故次品漸勝。以護心地。故後一最勝。證無漏解脫。故上來釋約法口門義。竟下明就位辨也。

無學人德圓。故戒行勝者。之謂羅漢。三界惑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具二解脫。故曰德圓。重具二解脫者。賓云。羅漢若得滅盡定者。名心解脫。慧盡諸漏。名慧解脫。此名具二解脫。慧能破煩惱。故一切羅漢無不得此解脫也。然心解脫則有不定。此心解脫約九次第定。或有得者。或不得者。謂此人修行之時。但於未至禪之初。中加功斷惑。證無學果。以其未修上界四禪。四空定。故不能出入九次第定。爲此雖得慧解脫。未得心解脫。九次第定者。從欲界散善入。

於初禪出入於二禪乃至三禪四禪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悲想非非想處及滅盡正受於此九定次第修習或逆順或超間或逆超間或順超間唯得超一地不得起二地謂約小乘力劣唯超一地言一地者即地者即離地也若約大乘此則不定或於欲界散善中越滅盡正受或於初禪超入滅盡正受或入非想等今小乘能如是出入九次第定者名心解脫也三果企求未息者那含以下名七學又望上而修故云企求言企者如人舉足跟取高處物故孝經云不肖者企而及之即其義也

七衆相望乃至大比丘無願勝者謂四萬二千學處日夜恒流更無願求故言勝也其四萬二千學處之義如上釋相篇初已廣釋訖餘五衆相望五不及八八不如十十復劣具故五戒最劣疏云七衆戒中比丘戒勝者謂出恩愛獄心清淨故具足一切戒律故有大深心故志願堅強故智勇健故趣向解脫煩惱薄故

四止持離過爲勝者對姪盜等嚴重之境不犯日勝

七衆相望

作持離過爲劣者謂如持衣說恣安居等輕微故劣若能治行者止得對離過持行易成故劣等者此約就防未起之非故爾類於斷結道且如初篇業離之則易微品善心能防不起如是乃至第五篇過相輕微專加護持方能離過比於斷結解惑亦爾下解斷上惑上解斷下惑爲其離惑障理淺故還以鑒淺理之智故下解除上惑如初果淺識斷見諦離惑是也微惑障理深自非勝智無以排斷故上解脫斷下惑若如懺悔則爾以事中相違要須歆對相當方勝除滅由懺是智有中之業還相抑伏要須歆對相當當方除遣若上品惡業下品善心懺非歆對強者先事故不得滅要還是上善抑伏惡因不招業中下亦然上並釋

謂修離染清淨行等者此善心持戒以內心修觀行不起染濁對姪三時不樂是爲離染義也爲名利世報等者謂爲名聞利養及求天勝果名世報也若以作持校之者謂上諸文明止持行具有三心今此下明作持行亦有三心上中下不等者謂善心持

戒爲上品持也。若不善心爲名利者是中品持。若無記散亂是下品持。戒莫不持戒不分三心者。謂今持衣說淨安恣等名作持。雖有三心不同。皆是順教得名持。戒就持無別故。不分三心也。三心者。善心惡心二心持戒可知。第三無記心持者。如病壞心。謂爲聖所開。此雖是持。說爲劣。俱不違教故也。謂約律教中不分三心。謂教中不道三心。但使順教是持於戒也。六爲約就所求四種等者。此下義意同。涅槃二十七云。師子吼問佛云。何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佛言。若有人受持禁戒。但自利人天受樂。不爲度脫一切衆生。不爲護持無上正法。但爲利養畏三惡道。爲命色力安無礙。辨法惡名穢稱。爲世事業。如是護戒。則不得名修習戒也。云何名爲真修習戒。受持戒時。若爲度脫一切衆生。爲護正法。度未度。故解未解。故歸未歸。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時。不見戒相。不見持者。不見果報。不觀毀犯。若能如是。則名真修習戒。如詔媚邪命勝他名利等者。卽涅槃二十二云。有四種事。獲得惡果。一者爲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

云有未歸未

云有未歸未

爲利養故。受持禁戒三者。爲他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爲於非想。非非想處。故而繫念思惟。如是四事。得惡果報。自意解云。他屬已也。第四應是邪定也。戒疏云。如涅槃說有四因緣。事雖似善。不得樂果。爲勝他故。名利眷屬。及以世報。雖修行善。非佛意故。問戒本云。名譽利養。持戒所得。如何經中反呵。非善答深。有旨也。若局鈍根。無由離惡。且勸持戒。從善從善。故舉世樂以勸彼持。如戒文是也。若又樂福無心。涉道非以本意。故又呵毀。如涅槃卽戒本來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轉。鈍爲利。豈不然也。二言罪分齊至不樂爲惡等者。此人見目連問經中所說。犯波羅夷者。九百二十一億六千歲。墮泥梨中。信佛此語。故持戒也。言泥梨者。薩遮尼健經云。是外國語。此云地獄也。言深心不樂爲惡者。立謂爲之言作也。引此文證上雖是賊與罪分齊。但不樂作惡。卽是淨持戒也。三言分齊欲生天受樂等者。如難陀比丘持戒等是也。爾云。如戒本有未欲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者。名聞及利。發死得生天上等。都此起時心也。對此可引難陀爲

●出生
取證

●不疑無

●可優有

天持戒事如雜寶藏經抄云云。四道分齊縛著等累。由戒得解。故者立謂縛是繫縛。是著若作心持戒斷。惡修善。出三界之繫縛。至無上道。故言。道分齊也。只是下離生死。上求佛道。中修萬行。此人見戒本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即便持戒。此最爲勝。

七約方明持闔浮提勝者。四州之中。此南州衆生煩惱最重。如能持戒。故得勝名。獸背情猛。故也。此方一日一夜修道。勝他方五十小劫。所以然者。喻如菜中種菜。菜必茂。盛於惡煩惱修善勝。故於淨方作行。即經云。火中出蓮華。可以意取。私云。西方東方一等者。何故不舉此方。由此方無有佛法。故入難之中。彼是第四難也。三障之中。又是報障。因此況明三障。義謂業障。煩惱障。報障。故俱舍頌曰。三障無間業及數行煩惱。并一切惡趣。北州無想天。述曰。不間業者。此謂第一業障局。是五逆業重。定墮地獄。故曰業障。第二煩惱者。煩惱第二。第一數行。謂恒起煩惱。三者猛利。謂上上品煩惱。應知此中唯數行者名煩惱障。如扇搥等。五種煩惱數起。難可伏除。故說爲障。上品煩惱。

之諸經謂

煩惱復猛利。非恒起。故易可伏除。不說爲障。下品煩惱。雖非猛利。若數數起。亦名障。宜作四句。一動而不。利。二亦動。亦利。三利而不動。四非動。非利。動謂數起。利謂猛利也。初句。大老子人。似如少頃。而內心常起。不令人覺。二者。有人常起。貪瞋。又極重。猛利。三者。有人雖不恒起。極盛。難可當對。四者。令是善根成熟之人也。此四句中。初與第二。是煩惱障。下兩非障。第三。異熟障。舊名報障。三惡道。全人中。北州及非想天。名異熟障。以報生。此處不得聞法。故也。如無想天。多是外道。修於世禪生在其中。以外道計。此處爲涅槃。由此邪定。故注云。是愚人生處也。此障何法。謂鄒聖道。加行善根。故說爲障。

入約佛在時。勝滅後。傍者立謂。佛世衆生。機利根熟。持現獲果。故勝末代人。根煩。雖持無見。得道者。故劣。以優婆塞。多問尼爲證者。案付法藏傳第二卷云。佛滅度後。一百年中。有商那和修。任持法藏化緣。欲畢。將欲付屬。入定觀見。憂婆塞多。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利益衆生。不可稱數。因誦其父具陳斯。

中何疑付

事父聞是已用何商那商那將至僧坊度令出家與授其戒羯磨已訖得離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勝上言三明者一過去宿命明二未來天眼明三現在漏盡明是為三明也言六通者一是身通二天耳通三天眼通四宿命通五他心通六漏盡通也云何為通離擁無礙名之為通故云六通也言八解脫者一內有色外觀色謂初觀不淨觀道未強不壞內身但外觀色死屍等能離縛故名解脫二內無色外觀色謂觀行稍久觀道增進能於自身作已身滅色想離觀外色死屍等解脫也三者淨解脫謂觀黃赤白可惡之色名為淨解脫也者空處解脫謂求無色之為空處四陰離縛者識處解脫謂空境廣多緣則煩惱勞厭境存心者無所有處解脫謂以識多故令身心亂未得安穩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謂心境極微不復現行外也往經其細內外合說第八滅定解脫謂心法定解脫滅盡諸法離於心過故名解脫此八其種多既得此解脫者亦名八背捨得上棄下名為背捨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已心自念言我於今者已觀法身未見如來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感爾時有一老比丘尼年百二十曾見如來優婆塞多知彼見

中何疑其

中何疑其

佛故至所尋遣使者告比丘尼尊者轉多欲來相見時尼即以鉢盛滿中油置戶扇後種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棄油數滴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師世尊在時諸比丘威儀進止其事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六群比丘最為暴惡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滴之油大德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為無相好佛然入吾房棄油數滴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為奇妙多聞是語已甚自悔責極慚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生耻恨佛言曰我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之人蓋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痴闇鈍善法漸損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為作非威儀事正得其宜何足為怪爾時種多而更問之言姊見如來其事云何尼曰昔佛在世我年二十始欲行嫁失一金釵墮深草中求不得復以燈燭遍照推覓求之至疲了無助歸正值如來遊行而過金光晃耀如百千日闍闍之處並皆大明微細諸物而悉顯尋見我釵因即取之以斯緣故吾得見佛種多聞是已倍生悲戀嘆未曾有餘如上第一談玄卷中第四結集所由五

師傳授問已叙說也

九約遮性二戒不同互持強弱者謂性戒有業道之罪能持則強遮戒但遮世俗而無業道之罪但有違教之過能持是弱若約住持紹隆佛法遮戒能令正法久住持者為勝性戒自能無他出亦有此戒體非住持佛法故說為弱者約修行以解遮戒護心細則勝性戒護心為成故劣故言互也謂交互合有優劣故也十約六聚上下互持強弱初篇雖遮過為勝曰強下篇雖輕過為劣曰弱亦可前三聚是戒能持名勝下四聚名威儀能持為劣若互取前三聚過相遮持行行易成為劣後四威儀微持行難成故勝心疏云若就根條以判初篇行之所依是根本故勝下篇枝條故劣若就進趣修成初篇過重易離不假勝進修治故名為劣乃至第五過微難護必須專意無由識相若能純淨無染名為最勝又如上羅漢斷龍但以持戒之力莫非輕重等護故使功高五百又如律文畏慎輕戒猶若金剛又如涅槃微塵淨靈等喻

多無遮難

◆持入體字

上釋二持十門義竟已下明二犯也無學悞犯故輕者此明羅漢無有悞作得罪門輕礪云七學人有故犯義如失念故實云然決定不犯姪殺盜妄酒以聖人得五不作戒故也所餘容犯然決定不入三惡道也然無學人悞犯者是無記心犯也或非時入聚或夢中犯等然又聖人但有犯遮戒不犯性戒也作犯是重止犯為輕者作犯對初篇此是三乘行之根本犯故罪重止犯對下篇輕戒如不安恣不學聖教止犯吉羅長財不說但犯提罪故皆輕也又云作犯進趣造境故重止犯反此輕三就心三品明優劣者即善性惡性無記性三心犯戒有輕重也惡心犯最重善心犯次輕無記心犯最為輕也罪輕曰優罪重曰劣如卷初篇者即指篇聚名報中已明此義竟也四戒威儀篇聚上下輕重等者犯上二篇是戒則重曰劣犯下三篇是威儀輕曰優也五就遮性分輕重者謂遮則罪輕犯性則重犯性地獄不除如智論說者立謂彼論明調達破法輪犯爾

●釋疑

佛令僧中懺竟。向入阿鼻一劫。不披以雖懺竟。業道不除。此破僧是性戒也。深云是頭陀比丘。悞殺畜報事等。詳本

如持中可解者。謂同前問尼之事也。若佛在日。雖犯以煩惱輕。故則心輕。故罪亦輕。滅後比丘。煩惱重。故即是心重。犯亦罪重。即如國王逆見。佛際快。今犯吉羅。無堪對懺。

犯必托境。關心成業者。夫以犯戒必有所對之境。以境有好惡。致心有增微。如淫戒對好色曰。境優。心則增也。惡色曰。境劣。心則微。故言心有增微。如卷初云。由境有優劣。心有濃淡也。論通一切。不局一戒者。立謂上約殺戒。明心境重如此。義戒例然。故論通一切。論謂指上毗尼母論也。私云如上所論。不局一戒。故曰論通也。

姪中自有輕重者。立謂畜重人輕。以欲心甚。故不妨約報人重。畜輕。以人報勝。汚辱罪重。故也。此言輕重。非約夷。闍此望來報業道輕重。有云。先約人畜人重。畜輕。報卑。故爾。或畜重人輕。欲盛。故次約人輕。自分

輕重在家。則輕出家。約境尊故。重就出家中。凡輕重。重且如俗律。向和輕強。重重同報。異者謂強同得夷。來報則重。故云報異。謂姪畜罪輕。乃至聖人最重等也。

如六足毗曇中說者。案成實論有邪見品中云。不信有三寶及父母羅漢等。不信有因果四諦等。故曰邪見。以不信罪福善惡業報。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如阿毗曇六足中說。殺此人罪。輕殺虫蟻。又此邪見汚染世間。為多損滅衆生。故論文立云。六足者。以六支解義。不同故。言六足。一法蘊足。有六千頌。二品類足。有一萬二千頌。三施設足。有一萬八十頌。四識身足。有七萬頌。五集異門足。有一萬六千頌。六戒身足。有廣本七千頌。略本七百餘頌。前三論佛在時。已有後三論。滅後一百年。諸羅漢集。作有人云。六足阿毗曇者。謂某比丘作發智論。別作六支義。以解此論。故曰六足。足即支也。

八將制約報。以明輕重者。謂將佛所制戒約來報業道對校。有輕重優劣也。

● 雜律

媒房三戒謂媒嫁及二房爲三也。故論云者卽母論也。案毗尼母中有四句一或有犯重報輕二或有犯輕報重三或有犯報俱重或有犯報俱輕言犯重報輕者如媒嫁及作私房不乞處分是也。二犯輕報重者如比丘嗔恚心打阿羅漢或復欲心摩觸羅漢起於染著乃至打佛於佛起染欲心或惡口罵佛及阿羅漢毀訾形殘諸根不具此得波逸提罪是也。三俱重者如波羅夷及二無根謗聖及凡得僧殘罪是也。四俱輕者如比丘入聚落不憶念攝身四威儀及口四過忘誤犯者是也。結戒法異輕制重名者謂佛制所不觀業道且就希數而制是喜犯者卽制重名言輕制重名者如媒房是輕由喜犯故故制重名是也得罪法異因果相當者罪謂業道罪也。謂雖輕制重名而來報還自相當以因輕故來業亦輕解上媒房事因則是輕律制重名然業道之果則輕也前言結戒法異者此明結戒法異於得罪法也。結戒法就希數而制故結不定明得罪法就因果而科故則定與不定既差故言異也。

● 雜律

結戒法異重制輕名者如打比丘性戒業重今雖制提名輕然來業則重故言制輕名得罪法異因果相當者同前解也。謂打僧是性重曰因來業是果亦重因果既齊故言相當言得罪者卽是業道非違教之罪須知也。此後二句結戒法不異得罪得罪不異等者此是業道罪與制戒罪輕重同也。論中四句此是後兩句卽犯報俱重犯報俱輕也。位分四別者初位三時俱重爲一句第二位三句二重一輕者謂二時重一時輕爲三句第三位一時重二時輕爲第三句第四位三時俱輕爲一句若三時俱重定入地獄若二時重其業則不定或遇善緣得脫不遇則受。謂方便舉尤害心者此是三時之中最前心也。舉獨重如害心欲殺前人此三時心新經論中名曰加行根本後起也。根本起尤快心者此中間心也正發時心中起快意念言所作快樂暢我本情成已起喜心者既作惡已理應懺悔今不思改革情懷悅豫下

文八句直約有心無心今約輕重故爾

摩訶羅者應師言譯云無知或云老也善生十誦中啼哭殺父母者案善生經云若爲他使令殺父母啼哭憂愁而爲之者如是罪相初中後輕十誦則云若父母病受苦惱殺令離苦是名善心故得波羅夷得逆罪律文唯齊此說

深厚繩殺蟻等者經謂煩惱也由能緊縛衆生不得自在喻之繩纏下三戒蘭吉者立謂如殺人初人想則是方便萌至正殺作無想所是中間無心既殺人已乃知是大便起快心即名隨喜得吉羅故云蘭吉景同此解

二初便有心乃至餘三戒或蘭吉者立謂如殺舉心未動身口是吉動身口至境所未犯根本是蘭即轉想作杌想殺無至想取至竟不轉無後心吉是也此上皆約轉想故爾景亦約遠近方便解也有本作戒字定應是錯也若餘三犯吉者且如殺安二戒後起喜心前事已畢故得吉盜則不同前雖無心後既知是盜應還他物者不還者更結重更令言吉者且

結隨喜心之吉也

本作是念我當妄語例之者此引小妄語戒亦有三時互作八句要三時俱有心知是妄語方犯引彼證此明有八句不虛也

不同前八莫不有心者謂牒前輕重門中八句與此不同前八句中雖是輕重皆得名犯不類此中八句無心之時不犯罪也

後明無心者此解無心之八句若無心等故宜不犯此通料簡後門八句也又云後明無心或無心受樂者此解上八句中最後一句三時無心句也未知孰之上來釋第六持犯優劣門義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一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一末

七雜料簡一以不學無知歷位分別者卽是一下文立兩個九句皆是將不學無知罪之多少輕重無

●大疑人
●大疑人

●大疑人
●大疑人

●大疑人
●大疑人

今問疑四

以歷持犯四行之位。明罪有無多少。故曰也。二方便。煙果分別者。明其方便。及果罪差別。三具緣成犯分別者。謂前釋相中。但明別緣。未明通緣。此中始辨通緣。歷前別緣。以彰犯不之義也。

初且叙結者。卽此下兩行之文明結。其不學無知之罪。所以謂叙其結罪之意也。然後例開者。謂將此不學無知之罪。例於持有犯四行。皆類例有也。卽下文云。既略叙結。須配位法。是其義也。

隨相境想具之者。謂若勤學聖教。識達持犯。若作罪福。前釋相中。已明。或兼迷忘。則不結犯。如想疑等。不結根本。此亦隨相略釋。今此明不學無知之人。間於教相。故今料簡約位。既釋佛言。隨所作結根本等者。謂約不學無知。今隨犯六聚結等根本罪。已更加不學無知罪也。

今立兩個九句者。無約止持中。分可學作兩九句也。且據一事等者。謂隨約一事作。今且約殺一戒作之。餘例取解。故言以通餘戒。有無輕重者。謂約九句上。明不學無知。或有罪或無。

今隨疑四

罪或重也。上品一句。以識事識犯。是無罪也。中下各四句。帶疑及不識。是有罪。就有罪中。不學及疑。是輕不識。是重。故曰也。

上品一句。識事識犯者。覺意云。識知姪通三覺盜分四主及燒埋壞色等障云。識知。隨胎皆名殺人。了知從初識至後識。明皆名人也。世中。大有人謂言胎未是人。也。言識犯者。識知殺人犯夷殺非畜。闍提約盜者。則謂識知盜五夷四闍也。言犯者。只是罪故也。首疏中。九句喚爲識事。識罪餘義一同。但故此字也。戒疏云。事謂殺盜三衣一鉢也。犯謂結罪。夷闍提吉。若能於此事。法明了無疑。奉行可謂上品律儀之士也。中品四句。識事疑犯者。識事同前解也。言疑犯者。謂疑殺人爲闍盜五爲闍。下解釋中。卽云疑輕重。應此文也。二識事不識犯者。識事同前解。不知殺人得夷。謂言得闍。不知盜五犯夷。謂是犯闍。下文解釋云。迷輕謂重。應此文也。則不得云。犯謂不犯。既言識事。卽是知佛制不得殺人。何更得云。無犯而稱不識犯。但是迷輕謂重。迷重謂輕也。又云。雖知佛禁殺人。不知。

● 疑獄

● 今案第二十
八字疑獄

夷蘭提吉之殊故曰識事不識犯也三識犯疑事者亦知殺人得夷但於事生疑疑之爲刀故得夷爲墮胎亦夷爲命斷得夷爲刀傷夷猶豫不決曰疑也又疑者爲殺男夷女亦夷約姪爲樂方犯爲入即犯是也云疑前境是人非人者此是迷心屬不可學句何得來此明也四識犯不識事者識犯同前解言不識事者只言刀殺得夷謂言墮胎與藥等非犯也盜中只言村中盜是犯謂於蘭若盜不犯又約燒埋壞色不知是犯故下文解釋即云迷輕謂重應此文也唯不得云犯解此句也覺云不識事者不識姪通三境盜分四主等事也此解

次解釋者即解上九句也言犯謂不犯者如姪被怨逼教禁三時無樂方名不犯今此不識教人云我造境可宜成犯今被怨逼教禁三時無樂方名不犯今此不識教人云我造境可宜成犯今被他逼非我本情雖復受樂豈容成犯此是犯謂不犯也又如殺戒律明從初識至後識殺者皆夷今不學者謂言人形成就可分得犯夷今如酥酪未成人相何容得重又

今合

如盜本得財潤身可得夷罪燒埋壞色謂言無罪是也此皆都由不識其教皆結愚痴之罪也迷輕謂重者此不識教只由不學謂言殺盜盜同名殞云此是迷輕謂重也

中品帶識故於事生疑不識有八罪者明其中品四句中有識有疑合有八罪有二疑六吉不識者一提一吉不學也無知故不識是提疑中有二吉謂不學還吉無知故疑是吉此四句中有二提六吉謂文中

有兩疑得四吉兩不識得二提二吉故有八罪也下品四句十六罪者明此中純是不識與疑故名下品四提十二吉今十六也此中二十四罪謂將下品十六罪并前中品八罪故成二十四也注云以無知得重者則是提也餘皆吉罪此並於可學迷上結之

並不犯根本等者謂今雖約殺盜上明不學無知罪滅其根本既是約止持上明者故今須述未作根本殺盜事但是指前事境緣而不了之時故結不學無知止犯罪耳言名爲止持者如戒疏問既名愚教則是犯位有何等義名爲止持答不犯根本故名止持

○論人字
○我疑

○論人字
○我疑

於事有迷同是愚教止犯所攝舉宗判義持犯何卒。謂據宗是止持據不學無知是其止犯質云此宗明止持可學九句何故宗不學無知止犯二十四罪來此辨耶解云論本雖是止持今不約體上言有此罪但約緣時不了別有此愚教罪可或緣也止持我心不了以緣他事不識與疑不結不我無知止犯也若作持中不學無知罪者據自緣所作事不了結也皆止於事者謂此止於殺戒者作故得九句若約姪等一切戒上皆得其九句也上來釋可學九句義竟以對不可學事以明九句者此中但舉事者順上體狀門耳即如戒疏還復重舉事法也此後九句與上九句全別前是愚教故不識此後並是了教忽爾迷忘故緣不了於事生迷故不識一向無根本罪亦無不學無知之罪若於犯上疑及不識則結不學無知此亦未是正義如後難知起解是也然此九句上作不識事則是人作本想疑則是人作非人疑等犯則例知只是迷心故疑不識等也緣事罪各分二心者謂於事上及罪上則有識與疑及不識三也皆謂於

○論人字
○我疑

○論人字
○我疑

事於犯上有此三心礙疏立句皆約境想五句中前三句以爲三心且如殺戒境想五句爲三心第一人作人想名爲識事第二人疑名爲疑事三人作非人想名爲不識事此亦漫配立句正意何必妄爾文言各分三心等生起下九句分三品一品中各三意也一識犯者且約盜戒上作謂識三趣物差別燒埋壞色等識盜人物五識五夷盜四蘭二識事疑犯者識事同前疑犯謂盜五錢爲夷爲蘭餘准可知此是不可學九句但以事上開不可學犯上則不開此亦是古師立九句於犯上不開迷今鈔結會無問事與犯皆通不可學也依新疏家全不立此不可學九句夫立句爲罪故此既無罪何須列今不問被若耶不列者何得知其無罪是故須列此三三句各下二句疑不識句別各有二罪合十二罪者由是不可學事故於事上不結罪也唯以六句有罪總有三提九合十二也皆約犯上結之非事有此罪也謂三品中各於隨品中取後兩句故言各下二句也以想疑妄生者謂或時於人境上妄生非人畜杭之

想及與疑非結當境罪故曰妄生等也

問如殺盜等入非人想無主有主想乃至制犯者何此問意從上後九句中中下下三句不識事及疑事不得罪及至結中又云事是可學以想疑妄生聖不制犯等從此語中生此問也然今直解但此問從上來言下生也上既云以想疑妄生以開無罪或復有罪者何也問意云如盜戒若作無主物想疑則是想疑迷妄聖不則犯者何故律中殺戒人作非人想即法蘭謂汝既云心想迷忘於事不識與疑是本迷皆是無罪但於犯上結罪必於事不識與疑不結罪者何故盜殺二戒其文不殊殺則如人作非人想殺還是於事上本迷何故盜戒無主想亦是本迷則便無罪殺則本迷猶有罪也又難意恐人不曉謂言本迷作杭木既無罪本迷爲罪畜亦應但無罪故生此問也此一問有少不便大草也此文既明止持何故殺盜等來問殺盜乃是作犯義有不類上來問竟從此以下清答其所以也答或緣罪境人非人故便結心犯者此答意云若起想對非畜則有

中而不字

之疑無

罪由是罪境故結非人邊吉以非人不合殺故故言便結心犯等故律有結罪也此謂生罪緣故若殺時想對非情杭木及盜作無主想則齊無罪既非生罪緣所以律不結罪也然彼迷心不結正罪者以約根本事上以是迷心並不結犯謂是想疑迷忘皆不結根本夷罪然上來不可學句中何故事上開迷犯上不開迷者古師意約律文明之律約事上明境想故有開迷之又不見約犯上明境想故犯上不相迷一向制罪何曾何聞有夷作非夷想疑等殘作非殘想疑等也此皆同意解耳莫非緣罪故有無不同者此據異境約罪有犯之犯不同也謂想疑緣非畜即是緣罪境故有方便罪想疑緣其杭及無主物即非緣罪境無方便罪然此罪望本迷心故也若轉想則不同至下境想中更廣明之又不同前段事法俱識者謂更結此九句之不同前前是可學謂指前可學事九句中於事法中自是愚教不識非是迷忘生則名可學故皆結罪此則不可學故不可結罪也濟亦云又不同前段以法事俱識

者指前可學事九句以事與法俱是可學故曰法事俱識謂俱可識也。但不學故不識意疑故皆結罪也。言法者只是犯也。立云今言不同前段以法事俱識者此文與前體狀門相違當知彼是古師義前云止持作犯唯對二教中事以明今則云法事俱識豈不與前相違若順前義准理合云不同前段以法事俱識何得言法也。既言法事定知止持作犯通事通法也。一解云法事俱識者此法是於犯法也。法還即罪是犯今事俱識如前云識事識犯亦名法。今言法者指此犯字也。非關體然中通法不通法意也。此釋耳勝亦同此後解

若爾後緣法中亦有想轉等者。景云此難意者事開有想疑名不可學者法中亦有想疑何得約法無不可學也。有云者此難意謂上明古師止持作犯唯對於事不通於法。今明止持作犯亦對於法約此法上亦有可學不可學。我今於止持中事上明後作持中更明法上亦有可學不可學也。未得有云如後作持中緣法作句故云後法中也有云此重難意從後九

句於上疑不識結不學無知罪又復於前體狀門中作持止犯通對二教法事兩種唯通可學不通不可學今則於此便譯斯義所以有漏意者戒疏云於事有迷故開不結必於犯法亦有迷忘如上引律過量房不處分想疑皆開何為於此而結不學無知然自難犯無不學無知即是難法亦今無不學無知也。為古師犯法與一向無不可學故謂作處分疑但得闌不得重殘故同若疑想還殘聽可法中無有迷皆結不學無知罪難意如此立云事上開迷徒汝判法上亦合有迷法如不處分處分想律不結殘即是開迷汝今何故於犯上亦結不學無知耶。自意云夫言若爾者是承前答聲更難也。難意汝既答云或緣非罪境無主物故然後迷心不結正罪者何故下文作持中如造房不乞處分作處分想亦是緣非罪境本不結殘何以便不開迷而制不學無知罪者勝亦云徒然彼迷心不結正罪有不可學勿生此難也。云何為制罪者勝云既想疑不結罪明知不結根本何得不開不可學而制我不學無知罪也。

●釋字
原本不列

●意收二字
原本不列

答此且據止持中約事爲言者勝云乃順古解不同止持通不可學以事唯離過故得明也故曰約事爲言也立謂答意云如汝所難對法上亦有不可學我今且於止持門中且約事明耳若據法上庶亦有迷下作持中文明也謂於事上既開想疑爲不可學者法中亦有想疑何得約法無不可學戒疏意亦爾今此一答意亦是通其文也有人云此難意未盡謂此答約法上答然雖約法上答則是答犯若法上得有迷犯亦開其迷也故此中間答料簡者意欲古師後於犯與法之上向結罪今此答中法與犯皆有迷我今於止持中約事上作九句未得論法迷耳至後作持中即云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若依今義不可學九句總無不學無知罪故戒疏云計理成例是所不惑等問今鈔既破昔義復何須列九句者答此且列出古師義然後隨破若不列者知破何處若依今義則一行中多有四個九句謂事上有可學不可學云爾九句法上亦然四行總成十六九句并止犯法中一八句必如所引者立謂如汝處分來難此是鈔意

●分箇个

不同於古義須依律文境想上不可學於此即顯前體狀門中作持還通不可學也故序云始終交映即其義也此是勝師解上釋止持義覽

次就作犯中可學事法如初九句者如上止持中先列可學九句是也言可學法事者其法還是犯義喚犯爲法耳前是未犯根本名止持此犯根本翻前止持故名作犯還有兩分九句但犯根本罪爲別耳何故上明止持而不次明作持者解云然謂合次明作持今爲翻前止持即成作犯立義取便故次明犯居止持後也不可學如後九句者如前止持中後列不可學句者是也但犯根本爲別者既稱作犯寧不犯根本殺盜等也

就中根本不識事中或無犯謂始終無心誤殺人等者此是料簡不可學事作犯九句中下品三句根本犯義非明不學無知之罪也謂且如殺人是根本以來迷作忤木三時無心以無心故始終不耶故不得罪此是本迷從此至不造前事來是作犯行料簡後九句最末不識事三句也有云就中根本不識事中

至不造前事來此一段文則是料簡不學作犯九句中根本犯不犯義非是明不學無知罪也除姪酒戒者立謂佛所制心從境或制境從心姪酒二戒制心從境但是三趣正道皆犯不開想疑皆結究竟故文云道作非道想亦夷曠云此姪戒境想五句中上三句犯究竟重以是本境故下二句是方便蘭以異境來差故和上云此二戒但稱本境無開轉與本迷皆根本重一切餘戒迷則不犯然此二戒亦約本有迹方便則不開疑若本無亦應不結如前酒戒已廣叙也若中間轉想疑事不識事由心差故是方便者謂本有方便如殺人中間轉想作非人畜杭殺此是不識事也或疑爲人爲非人畜杭等此是疑事也雖殺不犯根本重但有本心人家方便蘭以轉想故名爲心差也若不差結根本者謂於事了知是人而故殺之中間無有轉想與疑以心境相應故結根本義也或不造前事者立謂本欲殺人臨至境所亦知是人或非人臨至境所亦知人是或非人來替亦知是非人但起心不殺故無犯也戒疏云此明心中了境

不造前事也反上疑不識造事所不造者或善心息不造或境強緣差等不造故不犯也立又云以本欲殺人臨至境所謂言非人畜杭卽止不殺也
此後九句識事三品者此是不可學事作犯也上品識事三句以了境知是人故殺得成中品疑事三句於事上生疑爲人爲畜杭不了境故關緣得闕故云中品也下品不識事三句是無緣謂以本迷故則無根本重罪故爲下品也彌云上識事三句心境相當得究竟重則爲上品次品中下二品緣事並是方便故制然最下品據轉想若本迷不識便無下品作犯卽問次下俱闕如何階降耶此問意云中下二品俱是約境想第二第三作之同是闕者何故分爲中下耶答以緣之心有長短故得有輕重此答意云中品約境想第二句人疑謂始終有疑爲人爲非人此是長也下品約境想第三句人非人想謂是轉想轉想之後無緣人心名爲短也實云疑心數數分緣本境名之爲長此判爲重也想心一向要本想餘故說名短此判爲輕也問此欲明不學無知罪何須論根

十事論

本罪耶答由此根本罪是不學無知罪家所依處也。如於衣中求虱先分別衣然後得虱風險不學無知罪衣險根本罪也。言或無罪故者立謂既是不可學事。此下品三句不識事句則無不學無知罪故偏爲一處故文云前言無罪者謂無不學無知之事。非謂無根本罪即指此文也。又解或無罪者或是不定之詞也。謂是下品不識事三句中。以是本迷故無根本罪。但六上句有其罪耳。而此下品三句若轉想則有方便爾。又更解云。盡據本迷亦有無不定。若本迷作非畜則是有罪。若本迷作犯及無主想取則是無罪。故言或也。此後勝云。或無罪故言或也者。約根本事上不識句中論也。謂下品三句中。既是想迷不結根本。但望後心得罪不定。若迷作非畜有後心結吉。若迷作犯則全無罪。故曰或無罪。言對法類知可解者。上明作犯九句。但約事以明不學無知之罪。謂約姪盜等事也。若約法與明作犯不識法等亦應有九句。謂法上還有不學無知也。此中冥破上首義。所以體狀中止持作犯唯對二教中事以明。今言對法類

知豈非止持作犯定通法也。今欲作之不出上來事句。但改事爲法有異。故云類知可解也。勝云。此有二釋。初解同前將爲不當。又解上句云或無罪者。約事上辨也。此對法等者。對犯法上結不學無知如前持中故言類知可解。故戒疏云。如後九句結罪多少輕重皆同。但犯根本以可別爲所以者。前九句中上品一句以事法俱了。未可論罪者。謂此作犯門中可學事。上品一句同止持可學事。上初一句識事。識犯故無不學無知罪。故曰未可論罪。但有根本罪也。後九句各分三品者。謂作犯中後不可學九句亦是料簡兩個九句也。意謂前九句上品則一句但云識犯於一事上有此心。又無罪。我今後九句各一品。多有三句者。謂於一事上則有識兼疑不識三心。取其結罪便易。故故別也。莫非由一事生容兼等者。勝云。兩個九句皆從事生也。立謂容是不定詞也。謂可學不可學等句。皆約事或疑或識或不識也。恐人疑立兩九分位不同。今准戒疏意解云。前九句可學事。事疑不識有罪。故使上品爲一句。中下各四

◆釋疑

者由緣事帶疑不識交絡互明出其犯相九句就
事皆結究竟緣而不了又結愚教不學無知之罪此
愚教罪亦是究竟有識疑則非罪攝若後九句三三
分者由是不可學於事上不識與疑既非可學事上
無罪不妨於犯是可學也到列其相事總而罪別如
盜事雖是一故曰事總對事緣罪則有識疑私云前
不識得不學無知之罪差別不同故曰罪別
九是可學事疑不識並皆結罪故使識事識犯一
句是全無罪故為上品一句中下各四者由皆帶罪
不可同上無罪文句故中下各四則自位也後九句
者事不可學疑及不識皆無識皆無有犯但於犯上
有疑不識則是罪報今單論此犯約位張列故三三
分之義理則便易明故曰便結罪易明等也立云莫非
由一事等者皆對一事或殺事盜事雖是一對事
緣罪即有識與疑及不識等三心得罪差別故曰莫
非由一事生也故疏云事總而罪別是也今約九人
作亦好約一人前後心作亦得景云莫非一事生容
兼疑等者此舉作犯中九句六句犯三句識故不犯
然此中學本學了臨至境所迷忘故闕也又云由一

今本文無故
者二字

事生等者此且就事作九句以事為首歷法万成九
句雖歷法成九句只是事上九句下具有不學無知
也心疏問有何等義故分為九句者答欲使持犯相
易也有云何可學事上品一句是了教人心無迷忘
更無愚暗不了之義設有迷忘即屬後段不可學句
故將了教獨稱上品不得將帶疑不識相足為品故
唯一句若不可學句既是迷忘之心故約境想穴作
要須三三分也以約境想上三句作之其前九句既
非迷忘真是進趣豈得約事三品分也一是了教而
心迷一是愚教而心迷故不相似也
若論緣罪下二心疑及不識合十二罪等者從此已
去無知及疑皆是究竟來並是重料簡後九句十二
不學無知罪耳此亦是依古師立義得斯罪也若依
鈔家都無此罪此吉即是止犯果罪故云究竟謂是
不可學事九句上總有十二不學無知罪也句雖有
九但約六句犯上有三疑三不識得三提九吉成十
二也言下二心者私云疑犯心及不識犯心也言皆
犯究竟者謂上十二罪既是不學無知體是究竟果

罪非爲他因故曰也以罪是可學故以不學故不識者謂愚教人不識罪相輕重知夷殘等悉是可學不同心迷聖開不犯今由不學故不識是故不開

無知及疑皆是究竟者謂無知故不識事不識犯及非爲他方便故是疑事疑犯非爲他方便故是究竟既無別果可趣是自果故曰究竟若不疑及識一向無罪無果可趣者此是及却上文是究竟意也恐人情意謂由如事中疑則是方便識則是究竟且如殺人疑是非人殺得方便罪若識是人殺犯究竟罪故知疑爲識家之因也今此不學無知之疑不類於事也以疑時有罪若後不疑即是無罪不識時有罪識罪即無罪故不得將不疑及識爲其果也故曰無果可趣下此不識與疑當體是其果也又言無果可趣者既識事又疑更無有罪可稱爲果又問殺盜識境方結根本乃是有果可趣也前言無罪等者此却指上文云以事法俱了未可論罪此就即上品作犯人但有根本夷也立云直指上文云不疑及識一向無罪無果可趣也文謂此作犯門中明義此是了教造

心也難可

心於字未詳

罪唯有根本之罪謂既識不疑與有不學無知之罪此是可學九句上品人也故首疏云此是也學人也一向無罪此中不作句指同前止持可學九句耳問根本不識事三句無罪便是六句等者此問意從不可學九句中最下品不識事三於句事是迷既無根本作犯之罪於事上復無不學無知罪只今應合有六句何意乃言九句此欲難除下品不識事三句也

答若就根本唯六句等者此答意云若依望犯根本但今是六句然爲此下品三句中於犯上不識及疑亦有不學無知故成九句此謂九中有疑犯不識犯有不學無知罪故得有九句來也謂事上雖無罪犯上有疑有不識即是第八第九二句云疑犯不識犯是後二句也其第七句雖全無罪要舉此不識事顯識犯一句方召得下二句也然上三句等者謂指前第三品三句也即第八第九於犯上有罪上言若就根本等者謂望犯根本姪殺也罪而論有不學無知者但有六句耳謂要有根本事明犯犯上有不學無

知罪也

若爾者此下疑等正。小學等者此難意。顯前答中生也。難意云。既於事生迷。故不識。是無罪。但犯上有不學。無知罪。則攬爲九者。然此犯上。由不學。故無知。此不學。無知。但合是止犯之罪。那得將來此作犯中。明數爲九句。耶。謂雖作前事。以迷。故無根本殺等之罪。但犯上。結不學。無知之罪。但合名止犯也。言此下疑等者。卽等取不識句也。答從根本。故得名者。謂從根本殺盜事上得名。以雖是迷。心由作前根本事。雖不結。夷然犯上有不學。無知罪者。此罪還從汝作事上生。故將此不學。無知之罪。從作犯攝也。又必由造前事等者。此猶答上難意也。意云。雖迷人。謂既殺時。無罪。由我還作如迷人。謂既豈不動刀。故曰造前事也。緣斯不了。還結無知。此不學。無知之罪。從作前事上。而生。通從作犯攝也。疏問。根本不識事。是迷。無犯。謂不犯根本。何得言作犯。答若造作。既本此實。無或緣罪。境迷對非。畜還復可明。故須判爲作犯也。實叙疏意云。若根本不識事。便無下品三句者。謂本迷人

爲。既想殺。或復過量。作不過量。想由本迷。故便無下品不識事三句。更細論者。若迷人作非人等。想亦有後心之吉。還成九句。若取同趣爲異境。雖是不識事。而義同識事。人想不縛。故也。

若爾不識事。識犯卽是無罪等者。此更重難。難除第七句。此句既不識事。事本開無罪。又復識犯。犯上亦無不學。無知罪。故知第七句不識事。識犯則全無罪。正應有八何得說九三解云。若從不學。無知罪而有九者。然事既是不可學。本開無罪。我今此一句云。不識事。識犯。此句則全無罪。不合有此句。但應有八何得言九。答如前已解。句法相從者。謂前既但合有六。不許有九。卽答云。然此三句中。約其下二句犯上。不識與疑。亦有犯故。故須第七命得下二句。故得說九。又此答意云。雖然無罪。藉此一句。方召得下二句。故法爾相從來也。

又解若就可學事上生。可學迷等者。此一段已下。是第二更別生一意。通釋前或六八九句不同。按意此亦非宜。自生此意。乃是古德解耳。故戒疏對此則

云有人解言何須如此此解上今總爲分若可學事法生可學迷一向九句等鈔云如故知盡是古師之解也今言若就可學事上生可學迷一向九句者謂是怠慢不學教人然一切事皆是可學但不可學故迷雖疑不識皆結根本及不學無知故文云不以無知得脫此則得有九句以犯根本重故莫不犯根本者琳云又通迷悟釋也含前兩九句總解故云可學事上可學迷等莫者無也謂汝此三句或是可學迷則犯根本故須得來若不可學迷則作犯唯六耳或是轉想有前心爾亦須得來若可學迷上事生不可學迷唯六者此是本迷句也下文云轉想等者是轉想迷也今此即是勲教人於事忽迷如想疑等故以開也此則除下品三句謂不識事三句故言唯六句有罪若轉想結前心等者上既明若可學事生不可學迷是本迷故但有六句今明轉想則九句也如本擬殺人中間轉想作非人畜犯者得九句謂有殺人方便爾故言並方便罪以由此作犯故則有不學無知相從而生故有九句若迷想就後心唯得六句

者此是轉想迷也此望後心或得九或得六句謂若迷想作犯本及無主物則始終無罪故但有六句如有主物作無主想取無犯以非緣罪境故此既不犯根本則無不學無知相從也或九句人非人想後心吉者此謂迷想對情境故即有九句不同前轉想作其非情今此謂本欲殺人轉作非人畜生想望後心吉謂非人不合殺故言生罪緣故此則還得九句上言有主無主想此則非生罪緣故但六句若兼止犯得有八句者如前作犯九句中若論根本事上但有六句由下品不識事三句無根本但有止犯罪更兼下品三句中後之二句名爲止犯是上六句即八句若更論句法相從取第七句則成九句故言亦得說九言相從造事亦得說九者謂是作犯明義必造前根本事也故曰造事謂第七句是相從而來雖無不學無知罪此由作根本事故云亦得爲九也立云以由下品三句是不可學迷無根本作犯罪者則上六句是作犯句我今除第七不犯句將我作犯六句又兼止犯兩句則成八句故云兼止犯有八也其第

七句雖無其罪。然又造前事。竟相從來。又得立九也。上二句所以名止犯者。景云。若就進修門中。則無此句。今就止犯。故有此句。

不知鏡不等者。立謂鏡者。照也。鈔主意言。我於此持犯篇中。極為汝亦細分別。但不知汝照不可好思之。從此已下。次明作持九句。若從對事法以辨實。亦應有兩個九句者。勝云。如上體狀門云。作持通對事法。兩種今則約事約法。立二個九句。謂將事對犯。既有九句。將法對犯。亦有九句。今言事者。謂房量須識也。今言法者。白二教法。亦須識也。言犯者。殘蘭吉等須識也。但由句法階降不殊。今約對法對事故。合明之。但作一九句也。皆謂作行犯中有法復有事。如造房是事。其房是事處。分是法。如前房上四重境。想約事約法不同。今對此事。此法各有九句。今但合而明之。且約法上作可學九句。事則略而不出。又復此中。但明法句。不明事句者。由事句義同前止持中約事。作竟其相也。次但約法作句。恐人未識。故今出結罪多少例上。可知唯對可學以辨者。此恐古師言。今宜不

七句雖無其罪

然則通可學不可學各九句。故今即云不可學法迷。亦文同九句。故知通可學不可學也。私云。前體狀門中。明作持亦云。事唯可學與今失同。皆是古義有人云。此應是昔解今不同之。若言同者。下何故言不可學。迷亦有九句。故不同此也。所以如上止持可學事中。者謂今作持與前止持中。初可學事中九句同也。此但順教作事。各謂前止持中以識事。識犯不造惡名止。持此一句為上品持戒。今我則亦然。謂以識法識犯造事名。作此一偈為上品。故言此但順教而作之。與前為異。前則唯止惡名持。此則作善名持。故言異也。

注云。須乞白二者。謂若不識法者。謂言造房不須處分。或謂單白也。又不識犯者。謂言不乞亦不犯殘故。知此九從可學愚教來。故不識非謂是迷。心所以結根本罪也。下品四句。疑法疑犯者。疑法謂疑造房為白。二為白。四為單白也。疑犯者。謂若不乞法為犯。殘為闕。為提吉。除例知也。言不識法者。戒疏云。直單白不須白。二雖知白。二不識通塞。亦是不識也。

不可學法迷亦有九句如前段等者謂今文明作持不可學九句如前止持中不可學九句無異亦三三之分。今文不重作但改事爲法此文正是破昔義昔云作持事唯可學不通不可學今明不然皆有迷忘故戒疏云法雖可學迷倒忽生佛開不犯不同昔解是以律中不處分處分想疑皆非殘故又前答云必如所引後作持中更爲辨也正是指於此文上釋作持義竟

次論止犯或九或八者自意云若如約修造前事而生止犯則有九句如造房不乞法畜長不說淨是止犯以其或時了知教相但不乞處分此名止犯唯殘罪無不學無知之罪此則由造前事從根本有罪而論有識法識犯之一句應成九也若就不學問人邊明止犯者則無此一句以不對事修造直爾止住無別根本事可對故不將識法識犯一句以爲止犯之數由此一句無罪不得置不學家止犯中論所以唯有八句此入皆是不學無知之罪此止犯中更不列句但翻前作持之九也先明九句若八句至下自明

今位圖記

此中雖不列句然皆是道爾其不學無知罪多少也上品四句有十六罪中品四句有八罪下品一句但犯根本者今此所明九句與前止持可學九句一同今言上品十六罪是前止持中下品四句十六罪也今於犯中明義故將多罪爲上品言十六罪者有四疑四不識得四提四吉疑中八吉十二吉四提成十六也中品八罪者二不識二疑有二提六吉成八也下品一句但犯根本一罪者謂既識法識犯則無不學無知之罪如造房不乞處分直犯根本一殘故言結根本也

所以顛倒前句不同者此明將欲釋于所以先且自徵何故前作持中識法識犯爲上品帶識及疑爲中品不識及疑爲下品者乃將無罪爲上品今止犯中何意將多罪爲上品無罪爲下品答云前約持中明義用識法識犯無罪爲上品此就犯中解義故側翻之以識事無罪爲下品問既問解義罪多爲上品者前作犯中九句何不類此答此皆持犯自相對亦不要盡須將罪多爲上品立義一時不同何足致或犯

今位圖記

今位圖記

◆論學

四根本僧殘各加不學無知至非多何謂者此言來
 意明欲成其罪多爲上品之義耳謂上品四句中既
 各有不學無知罪并四句中別各有不乞處分造房
 之殘豈非罪多耶故曰非多何謂問其上品四句中
 既有二句不識事俱應合有二根本殘事卽是偷闌
 今言四根本殘其義何耶解云此是可學止犯句由
 迷教故故疑與不識皆犯根本殘罪向若是不可學
 法迷則如來難也大疏家亦破此四殘如前問意然
 是攝破正義如答意也
 言八句對教行不學以明則無識法等下品一句者
 此釋上文或九或八九如前明此正釋八句對教行
 者教謂律藏由不學此律義卽名止犯也行謂對治
 之行以對非須起治心此心名爲行也不起此心名
 止犯也今言八句者立云其人不學教人既不學
 問如何得識法識犯故知止犯對不學法者但有八
 句耳以生來不學聖教豈能識法識犯故無此一句
 此亦是古人解也首疏云言有立八句者謂無識犯
 一句此翻進趣修學已明止犯

翻進趣修學以不學故則無

◆論學

識犯一句既云止犯由不學生何有識法識犯是以
 故有八句但八此上是昔別言首云今解若翻譯以明止唯八
 不得九人作此解耳翻解是不解卽名無知以無知若翻修明
 止卽九句翻修是不修也翻隨行中作法也翻此
 如不受三衣說淨等解而不作云何不得有識法
 識犯望根本不作法名止犯愚痴名下品也四句各
 得一罪上品四句各得二罪以犯門解義罪多爲上
 翻前持中無罪爲上句法迴據上可知其首疏意若
 就修行解止犯則有九句若就不學解止犯但有八
 句以不學之人義無識法識犯也戒疏云有人解云
 止犯位中對教不學有唯八句除法事俱識句也對
 事不學九句通有如造房舍衣鉢雖達相了知何妨
 不乞處分受持加淨信獲殘提等罪是也上言對事
 衣鉢之若對事明亦有兩個九句者此生起約事上
 亦有可學不可學九句意也勝云前既言階降不異
 合爲一九句此中何故更辨者勝前但約法難作持
 門中生不可學九句未對明故此更重出作持事中
 亦有不可學句若不出者恐人疑事無不可學緣古

來諸師事上不隨不可學故今的簡異古也有人云作持止犯二行前已明法可學九句竟

今約事上亦有兩個九句更不出之但類前可解立前止持中亦合約事約法有兩個九句作持中亦有兩個九句作犯止犯亦各有約法約事有兩個九句有十六個九句一個八句謂可學迷及不可學迷者此是略釋於兩個九句意也言謂可學迷者即上可學九句也此迷教者由不學故生迷謂是可學事上生可學迷故云然也言不可學迷者即是從此已下合有不可學九句名不可學迷也但略不出耳以心境迷妄非學能了故聖不制罪名爲不可學迷見犯不發即是可學者有人云不學教止犯明可學不可學法句如前釋竟今此中明應作前事止犯如止不說淨過日不肯改心說淨即名可學九句一向犯根本若忘則是迷不犯也此學句合有九句犯根本故不比前不學教明則無初一句也

達之則類通法界者立明隨指一戒作此分別若識意竟約一切戒作並得通解也上來四段不同總釋

本論疑義

第一不學無知歷位分別門義竟

二方便趣果者此明造罪之解有其方便復有果因方便故進趣其果謂根本罪名爲果也

必有三時者立謂初中後爲三深云方便根本後心也大聖隨時而制者謂根本及方便罪重是大聖隨機而制也略如上列者立謂如篇聚中明其方便相也但心起身口唯有根本無方便者謂但有根本吉羅更無方便罪也景云此舉欲起身口之時但心雖起身口未動但心作動意故曰也

若動身口亦有遠近方便者謂且上樹發心欲上是遠方便臨至樹邊手捉欲上是近方便若上是根本吉也律中但明成者波羅夷不成者偷蘭者濟云并部願律師執此文不許有進趣方便但名七不成如欲殺人進趣方便未有罪名由心未息豈結闌罪但可增其不善若至境所緣差心息不作根本方結偷闌故曰不成者闌也廣如卷初者即如篇聚名報中已辨此義竟

若爾與單心何別者立謂難意云如汝所發心作心

●唐譯

念皆犯者。與大乘菩薩。心之犯何殊也。答律制動身口思心等者。答意云。律制動身口意心。方犯此思心。不同大乘。心大乘起心。不欲動身口。亦犯。但起心。初念即犯。二乘要擬動身口。發心。故若直動心。不擬動身口者。無犯也。言名為期業者。疏云。因果相應。有同契。疑故曰期業。有人云。要心期作殺盜等事。故曰期業。戒疏云。此謂發心。將由身口。雖未動。即名為犯。又云。制聲聞戒。於可制者。言之獨頭心。念忽起。緣非不名為犯。重緣向念。可得思覺。而不制約。故是犯科。所以律文。心念作任情兩取。景云。心起期與身口作業。故曰期業也。凡人恒緣欲境者。案善見論云。凡人心恒緣於欲。未曾捨離。聖人若制身口。以結罪。無有得脫者。是故聖人制戒。要內身心。是故律中。說無罪者。起心不動身口。是名無罪。若起盜心。當身尅責。還復好心。

以上三緣將至果處者。立謂三方便。一吉二闕假三緣來。趣果若彼七通緣來。隔不得至果。故號前三為方便罪也。注云。七緣義如後說者。即是下第三具緣。成犯中有七門者。是名為通緣也。並入果本者。謂既無七緣來。隔則成根本罪。故曰果本也。不同他部。因成果已。便有本時方便等者。和上云。五分犯根本已。更有方便罪在也。上來釋第二方便。趣果門義竟。三具緣成犯者。謂此下立其犯戒之緣。用通一切戒也。並託因緣。罪居六聚等者。謂天以犯戒。皆藉因犯緣。名為方便。然至果言。罪居六聚者。謂此方便及果之罪。居於六聚。故懺不同。若化教者。但論結成。果不明方便等。無罪無違教之罪。不同化教。但論成業。結犯者。明其化教。直論成業。結其根本業道之罪。更無方便違教之罪也。此上文意。者明其方便。居在六聚五篇之中。故須明。識擬約節。依篇聚懺。不得通漫同化教也。今依諸戒通別二緣者。此七是通緣。隨相中是別。此通別二緣。互各有缺。須依二文。方得識相。如殺戒別緣。唯云一。是二人想等。不言是比丘。知誰為能殺者。

●唐譯
不勝

又不云佛制廣教後知何是犯時也。餘義付在臨時說者之口。有人通立五緣用解諸戒者。立云。卽并部顯律師也。其五是何。一是比丘卽能犯人。二有所對。卽所犯境。三有心。四心相應。五事成。究竟唯除淫酒闕無相應。今鈔云。非無此義。太成漫說。故不存此五緣也。彌依了疏立三緣以釋諸戒。一若人已受大比丘戒。二若如來已制廣教。三若人不至痴法。實云依此三緣。今時一切比丘總應是犯。謂今僧尼曾受大戒。是廣教後。又不至痴法。故也。今應更加一緣。第四隨所作犯。應言通緣有四。一是大比丘。二如來制廣教後。三若人不至痴法。四隨所作犯。作此成立。收義始盡。

或是五衆而造境。未果者。立謂雖是五衆。欲造前事。未得究竟。便自命終。但有方便罪也。或爲他殺者。且如本殺人。步步得闌至境。所却遭他害。但有方便罪。或檢本戒邪見二形生等者。立謂由邪見故。卽失善戒。故雖犯罪。無戒可違。二形者。未受時生受戒不得。若受後忽生戒體。卽謝。並非五衆業思。乃暢者謂上。

心持錄

來形差等。不名五衆。雖造前過。暢決本心。由無戒故。不名違制。

或有迷謬境有錯誤者。立云。迷謬約心有也。錯者。如本欲殺張便錯殺王。境雖是別。望人皆重。又云。錯者。雙緣兩境。如張王相並。放箭射張。著王也。悞者。如殺人非人來替。謂言是人。因卽殺之名爲悞也。疏云。錯據境差。悞據心謬。二境交涉。名之爲錯。緣此謂彼稱之爲悞。或無記餘緣者。如扶持木石等。

是無記得逆及重者。以違恩養。故得逆以作人想殺。故犯重也。阿羅漢無記犯者。案十誦云。優波離問佛。羅漢爲善心犯。爲不善心犯。爲無記心犯。耶。佛言。羅漢有所犯者。皆是無記。云何無記。心佛言。若羅漢不憶有長衣。數數食。別衆食。不白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聚落。若睡時。他持著高厨床上。若睡時。他著女人林上。若未睡時。未受大人出家房。睡眠時。未受大戒。人入房。覺見卽悔過。是名羅漢所犯。皆是無記心也。羅漢不爲夢眠。但爲四大放少時息者。案智度論第九十云。夫眠有二種。一者眠而夢。二者眠而不夢。阿

羅漢非爲安穩著樂故眠但受四大身法應有食息眠覺是故少許時息名爲夢也

如草繫海板等例者如緣說云云鈔引此事意者謂道力既成至於遮戒亦能持也

五無梵行難等者文此義意者明既得此命梵難緣開作前事以有此命梵之緣作不結罪故引此來謂成具緣不具緣等義也思之言伏藏者立謂所以伏藏能梵難者謂有主屬主無主屬王比丘在邊容貪

心盜損故也佛言卽以此事去等者此約佛制安居若不順得罪名爲遮戒今有上諸難緣佛開直去今引此文來明其遮戒有益得開也

下三篇體是威儀不開性戒者立明如打搏飲用二虫斷命等必定不開由是性重戒故或是遮惡者如捉發傷地壞生體是遮戒若野火燒等亦開比丘殺草掘地斷火此爲有益故開救等也或是事輕者如不攝耳聽戒非時入聚半月過浴有緣益者卽開或以輕遮重者立謂如闍若捉佗值明不會衣開遮心捨遮其墮罪但犯吉罪故曰以輕遮重也若不開反

上可知者立謂非遮惡戒是事重等皆不開也

一緣者案母論云犯罪凡有三種一者初犯罪緣如須提那子與本故二行欲因此佛集諸比丘名爲緣也二制者論云二因犯故制者若比丘行非梵行波羅夷不共住是制也三重制者論云卽林中與畜生乃至死馬等行欲是也一緩一急者論云約上重罪有二種因緣一者緩一者急言緩者若比丘欲捨戒還家行淫佛卽聽之若後時樂在道者聽出家與受具戒是緩也又如難提比丘犯淫已都無覆心佛聽與學悔此亦是緩言急者乃至畜生與人同犯是急也三處決斷是律師等者論云一緩二制三重制是也此上名三處決斷所犯事也復有三處決斷非犯一緣二制三重制言緣者佛未制戒時初犯者是緣言制者初犯人制不犯罪是名制言重制者若比丘爲強力所逼共行淫等若不受樂此則不犯是名重制此三處決斷不犯餘一切成例然景云上引母論三階處斷者欲明律師斷罪於一切戒爲人斷者應觀前犯戒人若有數犯應從重斷若性常謹慎忽爾犯者

應以輕科謂護宜從急斷罪從寬是義也

七進趣正果者謂犯究竟根本名正果也若住則成方便者謂未犯根本即住也相有四分者私云於此進趣中分爲四緣何者爲四一法隔二懈怠息三好心息四心疑故息有此四緣來善還成住於方便四段不同今即是初一由法隔故爲方便一切諸諫戒等者如十三中下諸諫戒由僧設諫隨一法竟不捨一蘭故言法隔若至三法竟通成果罪若未至三即捨是住方便也緣壞離阻者緣謂如安殺具忽然失壞刀折等緣又如姪中境亡是也或復強盛不可侵陵等者立明如欲殺人行到境邊前人強壯不可如此強壯字屬殺若侵陵字屬姪戒也謂本欲行姪姪境不受故曰不可侵陵也三好心息者亦云善心息也首疏問曰此乃善心生云何言息答實是善心生此心是能息惡心是所息今從所息處彰名故曰也四心疑故息不同想心等者此謂想心本欲殺人轉想作非畜而殺故結不定今疑心不了便即停住住方便爾也起心當人疑是非人者謂前境實是人但

起心疑是非人以無欲殺非人之心即便停住但得本人方便爾罪也

上所列諸通緣者即如上七緣者是也兩明二犯得知因果輕重犯不犯相等者謂將此通緣與隨相中別緣計會斷其止作二犯方得知其爲住因爲至果成根本罪故言得知因果輕重也謂必須具此通別兩緣乃得成止作二犯故曰也又解二犯者以通別二緣相校緣具者成重緣不具者成闕故曰二犯也上來七段不同總釋第三具緣成犯門義竟

四境想不同五門者雜料簡中此當第四門通明五篇中境想之義也一須制意者謂以制境想意者使識知成犯之相輕重義也二汎明境界者文中既對殺戒明境想但合明殺戒之犯境今傍說五篇故曰汎也立謂五篇戒中將何爲犯境謂約所對爲犯境界通內外謂情非情也既多差別不同故須明之三有無者謂五篇中戒有境想或無境想故須明其無所以也

則犯罪激漫者立謂激是激激漫是漫漫爾正云悠

者遐也行之遠也亦長也謂若不制其境想分別輕重雖犯衆罪不知罪之輕重犯與不犯則浩漫無准輕重不分者立謂如欲殺人轉想作非畜殺則但得爾若人作人想心境相當方乃得夷此則約想皆有輕重今若不立四句五句境想裁之何能識此輕重也有無莫顯者且如想殺對非畜則有後心吉名之爲有若嫌疑對非情况本無主想等則無罪故曰無也故諸戒末佛並具張者謂律本中二百五十戒若理合有者當戒下文辨相之中皆明境想四句五句等並佛金口所說也縱有缺文但是略者謂指律文或有戒缺無境想者應是略也問境想或四句五句中皆有疑心卽是境疑何乃獨言境想不立境疑耶答文不可具顯且言境想也

二明犯境位階具五者謂凡所犯戒必對前境方成犯相所以有五不同一內報者卽約情境人天非畜等以爲犯境二外事者卽非情也如草木地水衣鉢食飲等事以爲犯境三約法者謂對法以爲犯境四對時者謂約其時以爲犯境五緣罪者謂對罪以爲犯境

若四境齊犯謂如初戒者四境卽上所列人天非畜並是犯也初戒謂姪戒也以於此四境作姪齊犯或各昇降如殺盜等者謂殺人夷非人闍畜生提盜則人物夷非人物闍畜吉大妄同盜故言昇降降由下也昇者高也

又就人中道俗分別者謂人中既有道有俗或將道人爲犯境或將俗人爲犯境俗者如販賣食家有寶等者如販賣戒共五衆貿易無犯共二俗販賣則犯墮罪食家強坐戒是約俗爲犯境道者如誘覆說打搏疑藏者以是誘他出家人得殘以殘誘他出家人得提故九十下文云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誘者波逸提卽其義也覆者覆他僉罪者是也說者向非具人說藏罪也打者瞋心打搏比丘也疑謂疑懼戒也藏謂藏他比丘衣鉢也此上皆約道爲犯境也通道俗者謂道俗二衆俱得名爲犯境言如二宿姪二邊語者二宿謂是與女同宿及與未具人同宿此二戒道俗齊犯如與俗女宿提與尼宿亦提與俗人過

二夜宿及與沙彌過二夜宿並提姪者俗女及尼俱是犯境。闍謂摩觸俗女及尼同犯二處。一是魔語一是曠身。索欲此二戒尼及俗女齊犯故曰通道俗也。然於道中內外等者謂更於道中內外分別也。內謂內心及身分等外謂身外衣食也。外局衣食者如曠心奪他衣又如食尼諸食又如三十中取尼衣浣衣。謂食指授食此皆約外事爲犯境。實同此解有人云道中分內外者謂佛道及外道也。外局衣食者謂僧自手與外道食犯提尼自手與外道衣食俱提此約外道爲犯境。看下文意既云內中通大小明知就內道外道明也。此解實亦云舊人將衣鉢飲食等解此又此大錯也。以衣鉢等是外事。據此約內報何論衣鉢則章門雜亂也。直是約外道爲犯境如與外道衣食也。內如毀兩者毀謂毀些兩謂兩舌此約內道爲犯境。

又內中通大小者謂更於內中分別也。大如謗奪者謂唯謗大比丘殘奪大比丘衣提若謗奪下衆但犯小罪此二戒望大戒爲犯境小謂減年者謂若爲年

平疑五次

未滿二十沙彌受具和上提除僧吉此即用沙彌爲犯境。沙彌是下衆望大僧稱爲小也。

又具中形報者謂於具戒中明男女之殊曰形報也。此正約僧及尼分別謂僧尼俱是具戒故云具也。隨順之提局是比丘者謂比丘隨順被舉比丘得提。若比丘隨順被舉尼犯吉故大疏云僧隨尼吉尼順僧夷今此文意謂提則局是比丘爲犯境若尼順被舉僧違尼三諫犯夷非此所論同路乘船作衣贊食事專尼衆者同路謂與期同道行也。乘船謂與尼期同船也。作衣謂爲尼作衣也。贊食謂食贊歎食也。此四戒局尼爲犯境如謗覆說義該兩衆者謂僧謗僧及尼謗尼及僧俱殘小謗大亦俱提故知大小二謗俱平殘提。賓述覆僧及尼能罪俱提賓云尼八夷中覆羅夷戒及大僧覆羅戒並云除覆餘人吉故知尼覆四夷八夷並得夷僧覆四八但犯提罪然尼卑提復有覆羅戒直列戒本故知僧殘已下覆之俱平犯提也。向非具人說僧及羅罪俱平提也。僧尼相謗覆說皆犯此既通二衆以爲犯境故曰義該兩衆。

言餘通可知者。餘一切通用。僧尼爲犯境者。故曰通也。卽如發起。因靜僧尼互發。皆提是也。如賓記可尋。於此錄出。

又形報中。色心分別者。謂前犯境是人。天非畜名爲形報。以人畜等是報形。故也就此形報中。約不過五陰。五陰中不過色心。亦曰名色。一陰是色。四陰是心。今姪戒直約色身爲犯境。不假內心。如人畜四趣死。但是正道。皆犯此約身爲犯境。身卽是故。如姪唯色。不約彼心死境。無心就作亦夷。故曰死尸。犯故引死尸者。欲顯姪境。但是對色。不假心也。文言道道想通四趣者。謂人天非畜四趣也。今引律文。言道道想者。此證前境唯色之義。皆要是正道。縱有想疑。亦犯若非正道。道想疑不犯根本。故知姪定約色爲境也。言漏失同然者。謂漏失同姪。遺用色爲犯境。不用心也。高云。此言有少疏也。漏失有六境中有空風。豈是色耶。然風是龍氣。亦得色空定非色也。境仍是寬者。謂漏失雖同用色爲犯境。然漏失之境更寬多也。謂觸境皆犯。不問情非情。皆得約爲境界也。如內色外

中下疏
論云
蓋于未詳

色水風空等。顯是犯境。故稱寬也。姪局情境非寬是狹也。自有約心爲犯境者。立謂自約內心爲犯境。以前心是想。若後心望前心。若違前心卽犯。故知前心是犯境也。此解定非當若言後心望前心爲犯境。以違故是犯者。則二百五十戒。何戒不約自心。獨標觀許等。故今正解。應是約他心爲犯境。所以知者。故下文云。染心衣食。大略須知。豈不約前人心有染。故受是犯耳。如觀許等想者。謂四靜事如法滅已。重更發起云。汝前滅靜時。不善觀。不成觀。不善解。不善滅。不成滅。因起他靜。故約此爲犯境。皆約他心。勵云。不善觀者。道僧不識四靜體相起之。因本言被鬧心斷理。故曰不善觀。觀謂若作如是觀者。不成正觀。不善解者。道僧不達七藥體相。差別義。故曰不善解。解謂決了。若作如是解者。畢竟無終。蓋不成正解。反不善滅者。道僧不識藥病。對除滅之軌。還理判靜。故曰不善滅。作如是滅者。不能究竟消殄。故曰不成滅也。景云。如滅靜中。善解七藥。能治四靜。作此觀想而不滅者。名爲得罪。看此解意。似如不爲滅靜得罪。此解難依。

● 爲犯之
基則

也。言許者如三十中。迴僧物戒。若知他心中許迴。則犯罪。望他許僧之心。爲犯境也。染心衣食大略須知者。此是尼戒。境想四句。一染污心。染污心想。殘二染污心。疑蘭三不染污心。不染污想。吉四不染污心。疑吉。此約受染心男子衣食。犯則用彼男子心爲犯境。故疏家制意云。凡結患之重。莫過情欲。束心謹慎。猶恐不禁。況知他有染。縱心而受。既荷其恩。脫有陵逼。事成難免。損處非輕。故須聖制也。觀此制意。是約男子心爲犯境。立又一解。亦是比丘染心受尼衣食故也。

二外事中如掘地草木者。此約外物。非情上爲犯境。言不受者。卽不受食也。亦可長衣鉢類者。高云。所以言亦可者。以長衣鉢。理須約時限。明犯不合定。在此門明之故。曰亦可也。若准此判上。殘宿亦合約時。明犯不合此文明之通。內外者。如盜奪等者。立謂如戒物。是非情屬外事。然物主是情屬內心。故曰通內外也。景云。盜物是外。盜人是內。此解奪衣者。立謂衣是外事。衣主是內心。景云。若若身衣。從身上奪名。內不

著在身而奪名。外文云。奪衣物是外。奪人是內。未言虫水等者。謂水則是無情。屬外事。虫是有情。屬內報。景云。飲則是內。用澆直則是外。亦云。飲水卽是外。虫入口卽是內也。

三約法者。用法爲犯境。有四門不同。一自所稱作法。如媒藥語二妄毀等者。謂但是比丘口中自說之法。以爲犯境。向若不說此法。則不犯也。如書指印等。此是違法等故也。亦云。自受男家語。往報女家等。皆是法也。言麤者。謂僧殘中。麤語戒也。此自稱所作之法。約此法爲犯境也。言二妄者。卽詐稱得道及九十初戒。此二妄皆是自所稱。法言毀訾者。此亦自說故。犯令他作者。非犯也。二他所作法。處分諸諫等者。此謂處分并諸諫。是僧之所作。約此所作之法。以爲犯境。言處分者。造房乞處。分白二法也。今若不乞此法。犯殘。故約此白二之法。以爲犯境也。言諸諫者。如破僧伴助惡性汚家。雖作前事。未犯僧殘。由僧設諫。不受故。殘今約僧所秉諫法。以爲犯境也。三是治法。謂隨舉等者。此明衆僧作法。治於前人。而今比丘隨順

此被舉人即約前人有此被治之法以爲犯境也四
法相道理謂十八法等者即破僧越度中調達向俗
人說法非法等有九對得十八法也一法入正道法
石法調達說二非法五邪是也非不能執生其解三毗
尼四非毗尼亦云律非律五犯六不犯制前發爪儀
調達變爪有命若不制則說爲不犯如心念作惡七
理雖有違凡夫未制名爲不犯調達說爲犯也
輕八言重輕者越過調達見樹葉長壽龍中便
水障以見須提初作不得重罪九有餘十無餘亦云
即言一切姪盜悉皆是輕也
無殘犯下四篇非是永障是其有殘說爲無殘也十
殘者謂犯初篇永障道牙字曰無殘說爲有殘也
一名惡十二不離惡母論云初二篇方便若口無慚
爲非惡惡提罪已下及餘十三應行十四不應行亦
常所行非常所行入正五邪五說十五制十六非制
也兩五邪應常行入正不應行也十七說
五篇禁戒金口點演名之爲制爲非制非制
者即五邪法非佛金口名爲非制說以爲制十七說
十八非說四禁是重餘篇是輕此是正教名之爲說
說今由作此倒說即犯故約此十八法以爲犯境
四約時如日暮者如教誡尼說法至日暮是也非時
等者謂非時食戒此上則約時爲犯境又如非時不
屬入聚皆約時爲犯境也言夏者立謂夏中不作四

今門下明

今門下明

今門下明

種安居居僧吉尼提又時未滿五夏離說師也又解夏
中過受雨浴衣急施過前等也言淺者比丘未滿五
歲度弟子犯罪尼未滿十二歲不得度人景云謂減
年與受具戒作如上得提此皆約年歲爲犯境私云
如善見偷夏唱大得物重此亦是約施爲犯境二三
宿等者皆約時也謂一謂與未具人同宿過三夜二
謂有緣至軍中過三夜故言二今三宿皆約時爲犯
境及二三宿言殘宿內宿者皆約明相時爲犯境
第五約罪如覆說之類等者謂覆他罪說他罪
約此所覆所說之罪以爲犯境亦得約自覆六聚罪
以爲犯境
三門有無等者謂比丘僧五篇戒中幾戒省境想
戒無境想
言約僧律本合二十六戒有者謂准約僧律本中但
二十六戒出其境想餘戒不出應是略無或復理無
故也謂和篇四戒者並有境想也第二篇六戒者謂
一摩觸二離語三歎身四媒嫁五有主房六無主房
此六有其境想三十中一戒者謂迴僧物戒有境想

也。九十中十五者。謂云。掘壞非不酒覆。說兩虫足。
譜勸殘暮。發質云。領曰。說地生虫。水。說地掘地。要
生虫。水。日。

暮讀兩是是也。非殘不受酒。非時殘宿飲虫并覆靜。

首疏倡言飲用二虫并斷畜掘地壞生及非時

不受殘留教過。蘇飲要隨勸自足。評解云。一飲虫水。

二用虫水三殺畜四掘地五壞生六非時食七不受

食八食殘宿食九教尼過暮十飲酒十一覆他羅罪

十二食尼贊食十三勸足食十四自足食十五發四

詳此十五戒律中有境犯也。對有三五者。對謂於前

境也有二對事差別更有境想故曰也明其如上所

列二十六戒。其中有重境想者。謂二房舍七鄉得五

盜賊竊生。又得四。此并房五。總乘九。將九

前。前二十六。卽是三十五。對也。謂二房舍七等者。如

前所有四重境。想謂不屬分一重境。想過量一境。想

如。一難。一後房三重以懸故云二房合也。一重以懸

各有王位。余行云。一者僧不處分。不處分想。歿二者

不與外入以爲內。內分作皮分想滿。外者

唐李肇《國史補》：「唐武宗時，有僧人自西域來，獻一寶，名曰摩尼珠，云此珠能照夜，如日月之光。」

此種人無半

五句亦爾。比之可知其妨難各亦五句。初有難有難。

想吉。一有難有難疑吉。二有難無難想吉。三無難有

難想吉五無難有難疑吉妨五句比之可解後房三

重境想各有五句。同前無異。盜媒麤壞生各有二重。

等者前約盜五及過五也。上是重位爲一境。想次約

盜四已下。輕位爲一境。想各有四句律云。前約過五。

錢作之一有主有主想盜五錢若過五夷二有主有

主疑若盜五若過五。蘭三無主。主想盜五若過五。蘭

四無主作主疑若盜五若過五關次約減五錢爲一

位亦有四句。初有主有主想盜滅五闍。二有主有主

疑盜滅五吉。三無主有主。想盜滅五吉。四無主有主。

疑盜滅五言媒二重者初且約媒嫁想爲一處境

想約人女想爲二重境想各有五句律云初媒嫁媒

媒想殘二媒嫁媒嫁短三媒嫁不媒嫁想四不

媒嫁媒媒想。五不媒嫁媒媒疑。兩次終人女想五。

命者。祔人女。女想。媼姁。殄。二人女。人女。疑。闕。三人

女作非人女想媒嫁。非人女作人女想媒嫁。

王莽人女爲姑。廣言慶者不和。慶言慶一日死。

● 入 門 ●

● 不 斷 本 ●

等有四句次約人女人女想有五句初四句者。麤語
麤語想殘二。麤語麤語疑蘭三。非麤語麤語想蘭四。
非麤語麤語疑蘭次約人女有五句者。一人女人女
想殘二人女人女疑蘭三人女人女想蘭四非人
女人女想蘭五非人女人女疑蘭言壞者各有二
重者初約五生種如柳榴及諸葉不等就地離地壞
俱提爲一重境想次約非生種如塚槐竹箬之例若
就地壞提若離地壞無罪以爲一重境想各有五句
五者一若生生想壞提二若生生疑吉三生作非生
想壞吉四非生生想吉五非生疑吉次明後五者但
約就地壞爲異餘得罪同上

尼中非無且創略之者立謂戒尼五篇中與僧同戒
者於僧上二十六戒中除十個戒頌曰姪觸二房麤
歎贊教足勸一姪二摩觸三無主房四有主房五麤
語六歎身七贊歎食八教授日暮九足食十勸足食
尼無此諸戒除十六戒與大僧同殺盜妄媒迴說掘
壞非殘不受二虫酒覆他麤發諍謂殺盜妄爲三也
四媒嫁五迴物六說麤罪七掘地八壞生九非時食

● 內 鈔 作 初 ●

十殘宿食十一不受食十二飲酒十三十四飲用虫
水十五覆他麤罪十六發諍此是可僧同者境想如
此其不同者唯二戒有境想謂摩觸戒及受染心男
子衣食戒也摩觸五句一人男人男想二人男人男
疑蘭三人男非人男想蘭四非人男作人男想蘭五
非人男疑蘭染心衣食四句一染汚心染汚心想殘
二染汚心染汚心疑蘭三染汚心染汚心想吉四不
染汚心疑吉將此二不同戒配前同戒有十六成十
八戒有境想也對有二十一謂盜媒壞生各有二重
長得三不三配十八是二十一今鈔不明故言創略
言已如前述者謂上云約僧律本是也謂今且約僧
戒明也立云如前制意中明縱有缺文但多是略耳
上釋有境想義竟次言無者通對前五者謂律本三
篇戒中所以無境想者或是理無謂道理令無今更
釋所以也
言通對前五者謂上第二汎明境界門中有五位今
明無境想義還約五位而明略無理無等故言通對
前五也



●如字疑制

一、內報無者此約情明故還呼人爲內報同前也解
或無理無如漏失觸緣斯犯等者故失不淨戒約一
切情非情境然色風水皆得爲境豈有境差而辨輕
重或開不犯耶故不須明境想此是理無言以階犯
位者謂漏失觸境即階其犯位也或可略無等者此
更釋上漏失戒亦可今有境想如於三趣正道作非
道想疑而作漏失望漏失邊但得關緣當知和今有
境想今故引條部律中明其有也此言或者謂容可
爾是不定詞也謂何妨有境想也以道想若疑者立
謂上雖言理無今言不然亦是略無如漏失非道作
道想若疑但得關緣闌故知食有境想卽下引條部
非道作非道想又不疑只得殘定是略無謂據條部
中既有此言或容有境想故言或可略無上言以道
想若疑者謂非是正道作正道想疑於中漏失名爲
心不稱境故得闌緣闌也若非道非道想不疑方得
殘乃是心境相應若作道想非殘境故成關緣闌也
立謂條部云非色色想闌非道道想闌雖有想疑皆
謂約本境上作句無異境句也二定略無如謗奪等

今去記古

者謂道理今有律無是略謗謂謗戒但局謗大僧及
尼殘謗下三衆則將故應今有境想今無是略言奪
者謂奪大比丘尼衣得提奪下三衆但去理今有境
想文無是略兩舌毀皆嫌罵等者謂對下四衆得吉
羅但對大僧得提故今明有境想言嫌罵者謂罵知
事人也若知事知事想可得提若知事非知事想疑
今輕應有境想文無是略局此境犯應有境想文無
略等者謂局是所謗所奪所毀等比丘之犯境也若
差別是關緣今輕既有輕重應須境想今爲文無是
略

二、外事略無如屏密二敷者謂約非情外事也謂露
敷僧臥具及屏敷僧臥具此二今有境想文無是略
只如露處露處想覆處覆處想等也可僧物非僧物
想等屏處屏處想疑等敷作不敷想疑等是也露然
者露地然火戒也謂露地露地想疑然火然火想疑
等或可作露處想不犯藏衣等者謂藏他衣也合云
藏作不藏想則不犯之法中理無以無所對法等謂
如殺盜等戒無別所對之法豈得約法辨其境想如

又人

似龜體無毛。何得問龜毛之長短。盜本無法。何得約法明想。但是對事明境想。也有云殺盜對法無境想者。亦是隱其法邊。偏約事上。以明境想。且如教人殺盜。假言彰口。約此口言。豈非是法如教作不教想疑等也。今言無者。直取自作隱其教人之業。或可定理。無然雖教人所教之作。其前事亦無法可對也。景亦云此舉無法一往而言。且如歎死犯殺。豈非法耶。言略無如大小二妄者。有云明大妄。今有對法明境想。今律文中。但是對前趣所誑之人。明其境想。准今有法以明境想。謂聖法想疑等句也。小妄即自語之法。不犯要誑。又方今約自語之法。當有境想。文無者。略且隱法邊。直明所誑之人。以明境想。礪有此意。及諫者。謂諫戒皆僧作法。竟故在此門中明也。謂對此作諫之法。今有境想。諫作諫想疑等句。文無者是略也。隨舉等者。謂比丘惡見生。僧為作治法。隨順此惡見。比丘應有境想。謂對此被治得法之人。舉作舉想疑等句。文無是略。如僧祇二隨滅有境想。故爾諸隨順被舉比丘。隨順被舉沙門。此由衆僧法

中者字未詳

故而隨得提。故須約法。須有法家境想。此律無者。略也。祇文具。有境想。案祇文云。隨順被舉比丘。境想四句。一舉不舉想。隨順無罪。二不舉舉想。隨順吉三舉作舉疑。隨順提四不舉不舉想。無罪。隨順沙彌亦有四句。一若誑不誑想。無罪。二不誑誑想。吉三誑作誑疑。提四不誑不誑想。無罪。證今有也。媒礪等反此有法想者。高云。謂今此反上理。無又以文有反上略。無故曰反此也。上無理。無如殺盜等。由無法可對。故於此約法門中。名為理。無若若大小二妄及諫。隨舉等皆是約法。今有境想。文無者。略也。今媒礪者。則約法上有境想。不同前理。無及略。無故云反此。謂媒礪等有所對法。可為境想。故反上盜媒等理。無之文也。如媒礪等。並有兩重境想。一約事二約法。明境想如前辨數中述也。有人解與解上解。今明云媒礪反此。故有法想者。謂其媒礪則是約法為境想。故知無者是略也。如媒中前五句云。媒嫁媒嫁想疑。則是約法也。礪中四句云。礪語礪語想疑等。則約法為境為想也。此解同前亮釋為正也。亦可觀作觀想者。謂是發四

● 論戒律

諍戒律有境想者是約諍事作耳。亦合約法作應言。觀作擬想。滅作滅想。疑等勿也。則是約法明境想。文中雖無是略。諍作諍想。非法等者。謂諍戒皆是僧所作。法今約此法。合有境想。諍想疑等也。言非法等者。謂十八法等。今有境想。應言法法想疑。乃至輕重犯非犯等類。爾今有文言。無是略也。

時者如洗浴者。謂亦合有境想。非時非時想疑等律。無是略。二入聚者。謂食前後不羈同利入聚及非時入聚。今約時明境想。應云非時時想疑等也。

● 論字不字

罪略無者。如尼覆戒等者。明尼戒中尼覆他。覆夷罪。今明境想。應言覆罪。覆罪想疑等勿也。文不無是略。所以得知。如戒本九十中。覆他覆罪。提具有境想。尼覆他。覆何得。不有問此中。何舉尼戒者。解云。僧覆他罪。想文有境想。故不得云。僧略無也。餘戒理無以不對罪故者。立謂除覆說二戒之外。其餘科一切戒。有何罪而可對。故不得將罪為犯境。而明境想也。上來釋第三境想。有無義竟。

第四多少者。境想之法。或四或五等者。此當觀想中。

● 論入篇半

大章第四門義也。此明境想之句。或四或五。多少不同也。五句曰。多。四句曰。少。初且依律列句下。則條句多少。所以約殺戒為輕重。位約盜戒為犯不犯。位此五句中。前一。是果。後四。是因也。

二人非人疑者。謂本欲殺人。至彼人邊。忽疑是為非人。為人然境。因實是人。以心猶預。故曰疑也。以實是人。名為境定。妄疑非人。名為心差。得闕緣闕三人。非人想者。亦同前句。但想心為異耳。四非人人想者。本擬殺人。非人來替。處心緣非人。謂言是人。便即殺。殺以作人心。不改故名。心定。既是非人來替。名為境差。亦得闕緣闕五。非人疑境。差心轉雙闕二緣者。謂本欲殺人。非人替處。至非人邊。即起疑心。為人為非人。境亦差。心亦轉。故曰雙闕二緣。於非人上生疑。是心轉。既是非人替。本境名為境差。今文中云。非人疑者。是應云。非人非人疑。此上五句。前三是本境。後二是異境。須識本異。就五句中。前二後二得罪。則定唯第三句得罪不定。故或有此句。若轉想。則成五本迷。則成四。由茲一句得罪不定。故下文解言。或四五等是。

●只論且

●稍疑之

●無不疑元

也若識此意。境想可解五句。如此者。謂法上別句文也。所以多少者。將欲解釋。先徵出其所以也。實云。欲解此門。要知兩義。一者。了知三重相對。二者。懸談此門。意趣只三重相對者。一重。輕兩境相對。只如人境。望非人境。二境相對。爲境者。殺皆有罪名。曰重。輕門也。又對畜生。應知亦爾。二者。犯不犯二境相對。且如有主對無主物。不與而取名。犯不犯門。也不處分等。應知爾三者。本異二境相對。於中有兩一者。望戒以說本異。如殺人戒。人爲本境。縱使始終。迷人爲畜。離望本期。畜是本境。今由望戒。卽人爲本。與上相違。名爲異境。二者。望本期心。以說本異。如本期心欲殺人境。今還對人起殺方便。稱爲本起方便。後有境差。來始名異境。故應了知本期望戒二種本異。二者懸談此門。意趣者。古師一向定判殺姪觸廳語等。爲重輕門。盜覆說等。爲犯不犯門。然覆說中。懸想者。非懸一向。謂令非故知。亦是則犯門。今師破彼定判之失。且如殺人。人對畜等。可是重輕。若對無不卽犯不犯。故知不定也。盜對無主。是犯不犯。對非畜物。是重輕。

亦是不定也。或有唯是犯不犯門。如處分非時等。又應了知。律律現文。境想唯據本期。本異結罪。亦是唯結本境。鈔中何辨古今。意者。欲攝多義。據本期。及以望戒兩種。本異。既明本罪。亦兼異非。隨應當知。上來已覺次當清釋鈔文。應談

若輕重相對。定有第三部成。五者。謂昔人云。若論重輕相對。則定有五句。謂卽姪戒中。境想第三句云。非道想亦夷。若殺妄等。則但得爾。以此重輕相對而論。故有五句。如姪夷轉想。及本迷並得夷。爾者。如本欲行姪轉想。道作非道想。但與境合。卽夷此望境結。是謂此姪酒不開想。疑故言爾者。謂作非道想上結其漏失境差。闕緣之爾。以其作非道想。卽是擬漏失合結。殘以殘邊闕境。但得爾。謂實是正道。今作非道想。如於少分壞女上行姪。謂言多分壞女也。少分壞卽夷境。多分壞卽殘境。於中漏失。是境差闕緣。本迷亦爾。迷於正道。作非道想。但入卽夷。亦望境結也。爾吉者。亦於迷心上結。謂本迷於道。作非道想。漏失以境差。故但爾無殘酒。酒姪夷轉想。本迷夷爾者。夷謂據

七方便中是想疑疑夷以姪戒不開想疑故得夷也。言闕者謂七方便中境差闕也要須識本意若境定心差卽曰想疑若境差心定卽曰境差別謂差於心故曰境差前句是心差於境曰想疑通名闕緣也故下文云殺妄摩闕等轉想闕吉者據七方便中闕卽想疑闕吉卽境差吉也望後非人畜生邊得吉是境差也境實是也轉想及迷謂言非畜望非人邊豈非境差但是異境後心吉卽名境差若本境上論得闕者皆名想疑若望本境闕也是心差其境若望異境之吉是境差其心也若殺妄摩闕二處語等轉想闕吉者且約殺明如欲殺人臨至境所轉作非人卽結前方便闕此是想疑之闕約斷非人命邊又得吉也此吉是非人邊闕緣境差之吉是殺非人方便罪也妄者亦爾謂本欲誑人臨至境所轉作非人想誑此是想疑結本人家方便闕約誑非人又得境差方便吉闕者本欲觸人女臨至境所轉非人女觸得本人家想疑方便闕約非人女邊得境差吉二處者本歎於人女說戲歎身臨至境所轉爲非人女想歎說

今無經

今死字原本不明

等但得人家方便闕望非人女邊又吉此五个戒並約轉想對非畜故望前心本境上結闕後心異境上結吉若約轉想兀及無主物等差則但合前有心本境上想疑之闕則無後心異境之吉乃成犯不犯門之義故須對非畜想轉也本迷亦吉者此既本望本境無異但望異境有吉此既言本迷亦吉則知無方便闕則是非畜境差吉也謂本來卽迷人作非畜等就斷非畜命邊但得闕境方便吉以無心殺人人死故無罪望非人又是闕境以不具故卽是境差故但吉也故須第三以成五階者謂約如上諸殺而明義者雖輕重不同莫非有罪則有第三句以此句有罪故成五句

若犯不犯二境相對不處分盜等是也者二境卽如下明一約不處分一約盜戒故言二境此位卽成或四五謂將犯不以相對故成或四五如盜戒則無第三句若立第三句應言有主無主想則全無罪故不立第三此約本迷故但四句若如不處分者此約轉想則有五句謂第三句云不處分處分想則闕卽

成五句盜戒卽四有主無主想故者。准此注于一切是第三句。與此句無罪。故推此一句置於開通文中。所以盜戒唯四句耳。不處分具五者。謂約轉想結前心。爾下當解也。所以約盜及處分二境。明者爲律文中盜戒約本迷。但有四句不處分是轉想。故有五句。今依律文出。若約理而論。只將一境作轉想。本迷亦得。今欲通律文。故須引二境來。五謂轉想有前心。爾故者。謂却結上不處分之位也。謂其不處分具五句者是約轉想也。此明何故具五句。由有本方便之爾。明其本方便不乞處分。後轉作處分想。雖不犯根本。殘仍有前心。爾罪也。四約本迷等者。約上盜有四句。由本迷故。無方便罪。所以境想無第三句。言二境全無罪者。猶是結上盜約四句是本迷也。二境者。本異二境也。若有主本迷作無主想。不犯此日本境。若實無主想。無犯此日異境。故言二境全無罪也。言以此義五者。只是實更重結上不處分是轉想。故以此義故具五句也。有人云。不然。上言五謂轉想。以是結竟。何須重結。必如先解下云。若犯不犯或四五重結何。

●之疑定
七也于論判

處何故將此以義故。則獨是重結不處分也。若犯不犯。則通結盜有犯不犯者。既結盜有犯不犯。亦今結不處分有犯等爲古師無此兩句。故便解者。不正耳。故今正解此總明二門。竟將此兩句來結此義五。却結前輕重門。謂念作如此兩門明義。前輕重定五也。若犯不犯或四或五者。則是却結後犯不犯門或四或五不定也。本迷則四轉想則五也。又解重輕之中位有三種者。謂此下破上古人所說義也。今約上殺位輕重中。自有三種。謂定五或四或五。爲三種也。謂律文雖約殺戒作輕重門。將盜戒作犯不犯門。蓋律文互舉耳。考理而言。各有三位。前雖重輕定五。犯不犯或四或五。此下從又釋已去。則欲和會兩文一種。皆得三位。高云。此師意破前也。謂我於一門之中。卽具有三位。謂輕重門及犯不犯門。各有轉想之五。迷或四五。故成其三。不同前古師於二門中。今也成三位也。上古師約輕重門定有第三。故成五。若犯不犯門。則或四五。故二門共成三位也。若轉想定五者。此解上文謂轉想結前心。爾故定五。

也如殺人進趨步步得闌後至彼境卽作非人想若止不殺則有前方便闌若殺亦有前方便闌故定有五迷或四五者是其外本迷則有二謂若對非畜想迷約異境猶有吉罪故是或五若對無情元木則無罪此卽但四故曰或四云何或四五者四五之意其相何以故曰云何欲釋其迷或四五之義也若對非畜起迷後心有吉還成五句對元起迷無犯所以唯四如對二趨迷者卽非人畜生曰二趨也殺此二趨亦得罪故曰犯境想對無情一切無犯者謂迷想謂元殺則無犯故有四句如似覆說類前亦衡者此下破古師立覆說唯是犯不犯門今辨覆說對下三篇成輕重門此破古判之失也謂將此覆說二戒同前重輕門殺戒明或五句義理相似故云類前也謂如說羅覆說若全謂非罪而說故無犯若作下三篇罪想而覆說者卽合得吉亦應五句今此覆說既四句者類前言想對無情一切無犯是以但四類上此言故曰類前亦爾律中據謂作非罪而覆說但有四句若作下三篇說理今有同上本迷或四五者也上則

迷想對非畜卽有五句若想對無情則四句今覆說亦然若想作下三篇說則有五句若全謂非罪則唯四句義類相同然落開通此是全謂非罪而覆說無犯者此意道覆說二戒律中開通據意中謂全無犯之者若覆若說故開無罪我今盜戒將有主無主想亦推置後開通文中明不置第三句中者爲其無罪猶如覆說謂非罪而說亦在開通文中也欲明覆說二戒要是全作非罪想覆說者則落開通若作下三篇想而覆說亦吉故知覆亦有或四五也然是本迷或四或五者謂更結上覆說二戒之罪義今或四或五者由是本迷故也謂前人實犯重今本迷作非罪而覆不犯是故但四若本迷作下三篇想而覆說者則吉是故有五故言或四五也

若准此義犯不犯位亦有三別如上重輕應本定五者謂生起犯不犯門意也謂上輕重門說有三位我今明犯不犯門亦合三位也其犯不犯門亦合有輕重輕重門亦合有犯故得齊有三位也言者准此義者謂准上所論覆說之義古師雖作犯不犯位然此

犯不犯位亦合有五句同其重輕位中具五句也言亦有三則者謂犯不犯位中亦合有輕重定五迷或四五言如上重輕應本定五者謂今犯不犯位亦同重輕位中約轉想有定五若近就不犯中想對無情則成但四若想對有主物故亦成五故知犯不犯門亦有三位也今言如上重輕者重牒前重輕門意上重輕位約轉想既定五若近就不犯中想對無情則成但四若想對非畜故又成五言應本者呼律文爲本也進就不犯故即成或四五者謂近向後開通文也如讀經書向後曰進今謂向後開通文中名爲進就不犯也然此輕重想對第三句作非人想在犯位中今若作兀想即是從犯中進就不犯位中故曰進就不犯等也今犯不犯如盜戒中本是或四五者此約盜戒中若進向下文唯開通中無主想取異提想取不犯不犯謂本迷故四句若約轉想則有前方便闡放五也故言盜戒本是或四五也今退就犯中對非畜二物等者謂更却退向上辨相文中即是犯位也今將有主物無主想之一句雖先在開通中今却

將此句飯前則言人主物作非人畜生物想取轉想有前心闡復有後心吉故得成五若本迷猶有後心吉故亦須五句故言作轉想迷俱五也言作想者賓云本迷也謂對人物作非畜二物之想也言轉迷者賓云轉想也亦謂前境實是人物往彼盜之臨至境所迷想作非畜二物取名爲轉想迷也有人云作想轉迷者有二解初言作想是通標也轉謂轉想也迷謂本迷心次解作想謂本迷也轉迷即轉想也謂作非畜物想不問轉想與本迷皆有後心罪也作想轉迷俱五者謂轉想本迷俱得罪故成五句亦成三位者此結上犯不犯位中亦有轉想定謂五迷成四五故言三位

此即二對理齊文中綺說者謂輕重爲一對犯不犯爲一對故名二對也輕重對中今若約對兀本想殺遷成或四得有三位犯不犯對中若約對非畜物盜遷成或五既各有三位其理是齊故曰二對齊也今律文中盜則偏約本迷故四殺妄則偏約轉想故五即律文綺互而說故曰文中綺說也謂殺妄屬等就

輕重以辨者此結上綺互所以也。謂殺妄等就輕重門辨故殺有五句盜犯不犯門以辨故有四句故殺五盜四者謂結文也。

又且此謂犯中有輕重如前所論者立謂此下欲明無三位義謂汝前明有三位者如上戒中有輕重犯放如殺人則重對非畜則輕故有三位盜四亦對非畜物故有輕重所以者有定五或四五如前所辨若如掘地等戒作生地想犯提雖是生地非地想則一向不犯餘戒例然犯中既總無輕重者則不同前有三位但有轉想則五本迷則四無有或四五也若掘地不處分非時勸足等犯中無輕重義但有或四五者此謂更無輕境可對故但作轉想定五本迷則定四也謂律中生地即犯不犯更無輕境可對此且釋據律文而判若准論中半砂半地得吉此亦是輕應言地作砂想亦是第三句也上言不處分者謂處分一向犯殘不同殺等人畜夷提餘准可知者謂餘戒若無輕境可對者並唯此明賓云指下篇爲餘須類准也謂如學家受食高不著衣等並犯中無輕重也。

今則實作
即係

又復上來如此釋者上來雖有如此平章且約一途而釋今以別勢而釋故拂除前言謂上來作三位釋者通約本異二境上結罪故如上來所解並據非文若據律文唯辨其本境罪故下依文辨也若但據本作而結則無或四五也但有本迷則四轉想則五也若據本境犯亦有無者此謂若不論異境後心之吉直論本境者但有轉想定五本迷但四不得有迷或四五句也四即齊四謂本迷故者賓云此據文非義也然姪酒戒本迷本境亦有五句今言迷四即談餘戒也此明境實是人迷作非畜凡本始終不轉望本人境無罪但有四句雖殺非畜心得吉此屬異境也上文偏舉若迷非畜還得吉故成五者望異境非人有方便吉約異境結吉非今義也五則齊五謂轉想故者且如盜人主物動身方便蘭中間雖轉想作非畜及無主物望本人物邊方便得蘭故定五也但文中互說等者通結上文殺據轉想故五盜約本迷故四之所以也用斯犯等皆據本境本想等者立謂結上文言四即齊四五即齊五如是用明犯者是依律文皆據本

境上明結本殺人方便。蘭不論異境上吉。但今義異上論。則有後心境差之吉也。今言本境本想者。謂望本欲殺人。邊名本境也。未作非人想。疑之前有殺人心。故名本境。則結殺人方便之罪。此言本境本想者。此約轉想之前。步步有殺人之心。望人是本境。望欲殺人是本境。故曰也。若異境後心。律並不結其罪者。此明本欲殺人後轉想作非畜想。殺以心緣非畜境。故名爲若異境也。望緣非畜之時。名爲後心。是吉而律不對此明。今境想第三句中。直結未轉之前人邊想。疑方便罪。此名本境上。蘭然非無異境後心之吉。但律不對此明。義家須立也。注云如非人疑想偷蘭。是本想蘭者有云。此通結境想前本境上疑想二句。謂非人疑想二句。謂非人疑想得蘭者。此結元欲殺人方便。蘭此是釋轉想之義。但有方便想疑之蘭。是本境罪也。注云後作非人疑想之時。但吉羅者。此是後心之吉。謂既轉想作非人疑想時。則於非人異境上得境差。吉向若所殺是非人。則具五緣得蘭。今爲所殺猶是人。轉作非人想。所以但結非人家境差方

三終作之

便吉也。注云具足五緣殺非人蘭者。謂證上人作非人想。以蘭境故。是緣不具。但得吉也。五緣者。一是非人。二非人想。三有殺心。四與方便。五命斷是也。今既蘭初緣。故得境差之吉也。注云今作人想亦吉。羅者。謂猶是釋上非人蘭緣得吉義也。謂非直人作非人想。但吉。今非人作人想。亦吉。以緣不具。故如實是非人正殺之時。轉作人想。亦只得前殺非人方便。本境上想差之吉耳。爲以蘭緣。故後作人想殺。則得蘭。乃是異境上殺人境差方便。蘭也。上來釋第四境想。多少義竟。

五次釋其文者。謂是解上境想五句。輕重意然。五句中。下四句罪雖是蘭。而有輕重。故今分別解釋。不解後心之罪也。五階三位。如前所列者。此謂如上多少門。初列境想五句。名爲五階也。犯不孤起。託境關心者。謂犯必對境。由心以成其犯業也。但以境有優劣。是非心有濃淡。錯誤等者。且須約殺作之。如怨家是境優心則濃。其餘人境劣心則淡也。如姪戒於美女。境是優心則濃。醜女畜生女。漸劣心則隨淡。盜則貴

物是優心則濃賤物曰劣心則淡賓云境有優劣是非者總談上下五篇故曰優劣各有本異之別名曰是非又云人境是優非畜之境是劣本境曰是異境曰非又云心有濃淡錯悞者上下諸篇篇想五句於中初句名為濃淡下之四句為錯悞又云人人想殺曰濃又疑等曰淡人非人想非人人想皆曰錯悞或心境相應犯齊一品者謂約初句果罪心境不差以心無迷忘又不轉想前境又不差互即是相當得其究竟罪無輕重故言齊一品也而業有輕重八品未均者謂雖齊果罪同犯夷憊且言一品然心業有輕重即如前善生中約心三時業有輕重總有八句此中遙指前之八句非後八句文也或心不當境人非人疑者謂境是人疑是非人半緣人半緣非人故言心不當境非時時想疑亦然謂其實是時疑是非時半緣時半心緣非時也或境不稱心非人此謂本欲殺人非人來替處心緣非人謂言是人故云境不稱心無主主想亦然謂物質無主作有主想而取是名境不稱心也

四句之中輕重亦須分判者立云為境想五句中下四句同犯關於中含輕重故今亦須作五位分判其輕重也亦有人將上注子處四句之文為四句者此解不當五位於上五階一具四關者謂解前多少門中五句也初一句人作人想殺則是具緣心境相當犯究竟也其下四句或是想疑或是境差皆是闕緣不成果故故言四關初句有境有心故云一具下四句或闕境或闕心或雙闕故言四關其關中上二對本境疑先想後下兩對境想先疑後斯謂輕重次第故爾又復此五初句境心俱重次二境重心輕次一境輕心重次一境心俱輕也初句心境相當通犯究竟者謂解前門中第一句又作人想殺犯根本重也二人疑及第五非人疑等者私云此解上第二句人非人一句及第五句非人非人疑一句此兩句同是疑故將兩疑對辨也前疑則重為實是人後疑則輕為境是非人也下當更明此義前疑重以本緣人心不捨臨殺有半緣人心者此解五句中第二句人作

非人疑以半心在人半在非人故言有半緣人心也。以半心緣人境又所殺是人此句業重以稱本境故也。後疑輕雖半心未捨殺時境非本期故者此釋上第五句本殺欲人非人替處即於非人上生疑爲人爲非人雖有半心緣人由所殺是非人則不稱本境業明輕故言殺時境非本期故也。

三人非人想四非人想者此解上第三句人作非人想并第四句非人想句此約兩想辨輕重也。前想則重境是人故後想則輕境非人故下更明之前想重結本方便心境相當者此猶釋上第三句人作非人想殺此結元本殺人之方便雖臨至境所起迷然所殺時是人則與本殺人之心方便相稱雖後轉作非人想猶是本境故重故言心境相當後想輕以殺時早有本心無本境故者此猶釋上第四句也。謂既是非人來替殺時雖作人想但有殺人之心以境全差故言單有本心也以是非人替處故言無本境故也。此上約兩想對辨兩疑對辨故攝破句家次第也。准疏中解五句云斯謂重輕次第故爾解云謂何

故本境中疑先想後異境中想先疑後爲其結罪輕重次第故爾謂第二句人非人疑即是半心緣人故重第三句人非人想境雖是人由作非人想無心緣人故爾故輕此二句雖心有無莫非俱對本境作其殺事故曰前明後之二句既無本境殺時單心故輕所以後列也就輕位中亦前重後輕初非人想由有心緣人故重第五句非人疑以半心緣人故輕此皆約罪輕重故律文次第也。

又更重明本境中等者謂從此已下更重料簡上第二第三本境上疑想兩句此約本境上二句相對辨也。言疑重想輕等者疑重即第二句作人疑也言想輕即第三句作非人想也以心境相稱故重者即是明第二句境實是人雖疑非人以半心緣人故又復殺時與本心相當故重也。單境無心故輕者此是明第三句人作非人想殺故言單境無心故輕也。雖所殺是人由決作非人想殺無心殺人輕也。後異境中想重疑輕者此更解上四五兩句謂是異境想疑兩句第四句是想第五句是疑想則重疑則輕故也以

生人想與方便不異故重者此釋第四想句本心既欲殺人雖非人來待以殺時決作人想而殺與本殺人心方便不殊故得重也輕者又闕二緣故也者此解上第五疑句境差心轉又闕二緣謂既心差境又差故是輕也非人闕緣境等者私云此下解上第五雙闕二緣之句謂本擬殺人以非人替處即是闕其所緣之境也言疑心闕本期者此猶是釋第五句也謂既欲殺人以非人替處臨至境所生疑爲人爲非人既作此疑是闕本殺人期心也故分斯兩位若此結上文諷雙闕二緣名爲兩位一以非人替處分爲闕境一以更起疑心名心闕故言兩位此解全應是非義釋上第五雙句及第四單闕境句有別異故須爲兩位前謂作人想後云非人疑前想是單闕境後疑兼闕心故分兩位耳有人解云恐人生疑前人作非人疑得闕則是本境上結罪今既非人上生疑得闕爲是本境爲是異境上結罪耶爲後心作想殺有人家境差闕故故下束云結罪屬本心謂還是本境上闕罪亦有此義恐與文不會結罪屬本心者謂結其罪

者是結本人家方便之闕此闕是本心之闕故言結罪屬本心若思異境後心並不結闕故但得吉羅耳上第五段不同總釋第四境想門義竟五雜料簡中者此是本章第七雜料簡文中自有五段此即當第五雜料簡門也試列眾名任自陶鑄者立謂上列持犯境想等者名雖可將此橫括上下三十篇中而用故曰也此解自意云指下所列錯悞剋漫等衆名我今不能廣出但試列名任學者自於中變通取解故曰也陶者變也純土曰陶融金曰鑄也或約冠漫者戒疏云心有冠漫也言其冠者本情專住唯在一境若言漫者通涉無准審名既定且配四戒初約姪爲言犯無剋心同皆極重何以明之但有染心將欲成犯初期在此而後會彼或男女境亂張王者別或人畜趣乖境心及轉但使境交無非大重由出家所爲斷愛爲先今既染欲違出離意所以隨境制通犯重盜殺不爾雖有犯者猶自感聖不同前戒欲爲障道所以耶舍是凡檀尼入聖界沉既異冠

漫明分是故盜戒。剋心相當。便成重罪。心境或違。但結方便。有人解云。盜殺兩戒。亦有作。尅不成。尅者。如皆怨命。及壞怨財。與餘人財。同室難別。放火燒時。知財及人。彼此同損。以此義約。雖尅同漫。前言成言。尅對前境。可分者。言之如十誦。有官逐賊。道逢比丘。問見賊不有。嫌示處死者。犯重。若唯嘆餘賊。因死。嘆者。犯重。非嘆者。闌據此文。證作。尅成矣。然犯闌者。殺緣不見。故也。妄語戒者。有人解云。本誑前人。望招名利。元人誑餘。雖聞言聖。本非我境。何得犯重。如船濟處。爲人說法。尼聽過暮。則同不犯。今解不同。說法遠嫌。開爲遮俗。此是性戒。不可通例。若三趣俱現。內知歷然。犯無尅。心通境隨。犯三趣不現。隨尅隨犯。云云。彌云。就四重明。若望初戒。尅漫俱重。下云。三戒如其大。漫隨三趣。境重輕結犯。然言漫者。謂心不簡於三趣。皆擬盜殺。誑故名漫。若言尅者。謂心但擬誑殺盜人。境而非畜境差。及想疑等異。斗若也。專尅此之三戒。各稱境犯夷差。則但結方便罪也。若其尅辦漫者。謂尅殺人。雖然於人。趣不簡張王。後還是漫。若望同趣。

本經成文
或作初之一

尅漫俱夷罪也。或約錯悞者。戒疏云。夫立錯誤義者。並是不當本心之謂也。遂事曲尋相。則難分隨名。尅定位容。有別錯據現。緣境差爲義。誤就不現。緣境差。心謬爲義。所以然者。現緣二境。相別顯然。及至造趣。事容件錯。即名衆境。交涉爲錯。若論悞者。心通前後。不可双緣。如前心謂此。後心謂彼。心想謬妄。故謂之誤。既分兩相。次配四戒。初淫戒者。無論錯悞。患起內心。通皆障道。但是正道。暢適不殊。不問迷悞。或此彼男。女非畜諸境。緣此謂彼。悞亦犯重。境雖交涉。錯亦犯重。語盜而言。漫心無寄。三趣有物。皆欲盜奪。爲我所。有及至往趣。縱境差。外心有迷忘。皆稱欲心。錯悞齊重。若先尅定。要取人物。不盜除趣。及往盜時。境交想轉。雖舉離處。不成罪攝。不稱本期。猶屬本主。以於此物。無無盜心。心境既非。何過之有。故錯與悞。俱不名犯。後知錯悞。即應還主。不還犯盜。後方成重。二對人趣。辨錯悞者。俱亦非犯。如欲盜張。忽得主物。既非所期。即是境差。物非本物。又是想差。據此爲異。境不稱心。後物無心。心不當境。故錯與悞。前同不犯。此與首。

律師解同不成犯餘家立成犯者情別故不列來且
 願鈔家三對同主辨錯悞者俱非犯也故善生云盜
 命得銀還置本處不得盜罪如律男想盜女物者犯
 陳漫心也論殺戒者漫無所寄三還同害及至行事
 不轉初期雖有少乖不妨本有害心故使錯悞隨趣
 虞犯若論尅局但是一緣造趣行害相應成重若非
 本期則非殺境及往加害境則交涉心或迷忘非畜
 雖死不稱本期又是殺心錯悞不犯二就人趣以論
 錯悞如剋心害張不欲害王現境歷然心亦緣別及
 以殺具害張之時而彼王人忽然與我刀輪相應王
 命雖斷由非心故錯則不犯若論其悞張去王來緣
 王張解加害者犯若望後王雖非本期以心不了緣
 此謂彼既人想不差殺緣具故雖誤犯重論妄戒者
 異趣通辨錯犯誤非犯漫心無簡錯誤隨犯一對人
 趣錯誤俱犯由許顯道德謀誑在人表聖招利境損
 義一但使言竟錯誤同犯三就所稱凡聖二法心欲
 說聖口錯稱凡既非聖法前無所損故錯非重又如
 增上慢者迷凡謂聖既非情過誤亦非重若就聖法

● 結本文作

● 結本文作

● 結本文作

明於錯誤如善見云錯說三四誨同皆一重有二
 境交涉名之爲錯若緣此謂彼心想謬妄稱之爲誤
 若對姪戒錯悞俱犯由患起內情但是正道暢通不
 殊故俱重也若以悞對三戒三戒俱重以誤無兩就
 不得云無心故誤俱犯交言男想盜殺誑女佛言夷
 若以錯對三戒三戒俱不犯以望餘境無心故若以
 錯悞對妄語所稱法錯誤俱不犯如欲稱聖錯言凡
 錯悞非境如增上慢人迷凡謂聖誤心非巧故並不
 犯或隨自他者戒疏云有三例一自造他境二他造
 自境三自造自境三例既別須配四戒姪約三例犯
 同一夷自造自境如弱脊比丘是除亦可知也盜三
 例者自盜他物同重不疑餘二無記故不論也殺三
 例者自殺他他殺自此二可解自殺自身如善見論
 無有罪失不起他想無瞋心故有人解云不立遮趣
 自殺無罪以命斷時無戒可犯若依五分結前方便
 命斷偷闌據此爲言進趣義立又以三例通下諸篇
 自打自謗自覆等戒至時引用也妄語三例者可以
 意解有人立四句一自犯他不犯如販賣戒二他犯

自不犯如使尼浣故衣三自他俱犯如掘地捉寶不作淨語四自他俱不犯作餘食法等是也或分身口者且如四重姪戒身犯非口事決戒交非身不辨故此一戒局是身犯盜殺二戒身業正犯盜舉離處殺斷相續故身業犯自地遣使彼此俱犯故口有犯如呪物過關教人盜殺等是妄語口業正犯顯已得聖儒招名利非言不宣故口業正犯作書現相亦在犯限故身亦成此據成論身口互造又依多論此四位二前三身犯四唯口盜殺二戒身業定犯口有造義如教人呪物等亦成二罪然是身業以教人言了未犯要藉他身故心論云自在者口語仙人意所嫌謂是口意業自性者不然業性異故事不究竟故妄語口業自稱已聖非言不宣故爾然身互造如作書現相等但屬口犯故心論云口業或身動或默然如布薩事若言身業性者不然業性異故也教人自成兩業各分者勝云謂教人業不與自作業相合也如見論師弟共盜六錢是也又如姪戒自重教輕教人爲作樂在前人適非我已故能教不重出家之人應勸

人以善反更助惡故能教犯闍若盜殺二戒思通損益自作教人損境無殊暢思亦齊故俱犯重妄語自他正犯教人同若違人稱已得聖名利擁已與自作無殊故同所教人犯輕若真教人自稱招利擁彼於我無潤故但犯闍餘又稍煩不更廣述也多人通使緣別同業者立謂如前殺人戒展轉使等是也以展轉相教殺盜乃至百千人作者是身業教是口業能所各殊名爲緣別以斷彼命人人皆夷故言同業又一解如上自教人門中及前方便作四事俱犯名爲同業也已後隨入一種行中則是緣別前業若成一時

前論平聲難知者有云至如尅漫錯謬等古來諸師論量作義門解釋今爲希用故不廣出但略料簡道耳若作去聲喚作論字亦應得則是古師議論如上之義也上來七段不同總釋第十五持犯方軌篇竟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一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二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釋 大覺 撰

○懺六聚法篇第十六

此篇來意者。准義釋相之後。卽合明於懺法。但爲持犯體相難識。故不置釋相之前。乃居釋相之後。致延於懺法。今始彰焉。上來既識罪相。成持成犯。其義已形。由然既受得戒。創發情慙。尅志遵崇。寧死不犯。故先兩篇盡明持相。縱論其犯。舉其犯法。成不犯行。以備專精之人。漸以五濁澆風。鼓扇塵境。久參情慢。隨緣毀犯。若不清蕩。豈曰智人。故有此篇。廣明懺之方法也。言懺者。羯磨疏云。懺摩。唐言悔往。亦云卑敬。今存二方言。故曰懺悔。懺存後立。非此書也。取其義意。謂不造新。此則懺謂止斷未來。非悔謂恥心於往犯。由此善故。已起無緣。當生無續。雙礙緣續。說爲行除。又由斯善。來感樂報。差彼苦緣。名爲報除。若欲懺者。略知此意。若依南山。菩提三藏。解云。懺是梵言。悔是漢語。已作之罪。令除曰悔。未作之罪。不起曰懺。有云。梵言懺摩。此翻爲忍。謂容忍。忍可我罪也。若能專

精不犯第一白法。犯已尋悔第三白法。經稱有二智人。卽其義也。今文中廣明五篇七聚已起之非對治儀軌。聚在一處。故曰懺六聚法篇也。淨三藏言。梵云阿鉢底鉢羅提舍。那阿鉢底者。此云罪過也。鉢喇底提舍。那卽是對他說也。說已之罪。冀令清淨。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是西音。此當忍義。悔是東語。追悔爲名。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依梵本。謂除罪時。應云至心說罪。西國若有身誤相觸。大者垂手撫身。小有虔恭執躡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嗔責。故律中就他致謝。卽說懺摩之言。必若自己陳罪。乃云提舍。那矣。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依於梵本也。夫結成罪。種理須懺除者。私云。夫人造惡。皆有惡種子。藏在阿賴耶識。任持不絕。理非可滅。要證無漏。方能除滅。今言懺除。義則苞含以懺。但是伏業。未能焦滅。但伏不起。且說爲除。又解。罪種者是煩惱之種。爲生死正因。若斷此因。後果不起。習因既傾。苦果便喪。形清心淨。應同俗法者。若內懷毀犯。外現完淨。如樹抱蠹。將必摧折。不名爲僧。故須懺除。乃應僧義。故紙

律云僧無不清淨者。不清淨不名為僧。今見犯尋懺還成。僧用故曰。應同僧法。向若不懺。不足僧數。名不應僧法也。無有一法疾於心者。案多論第二云。經言無有一法疾於心者。凡夫之心。輕躁或善或惡。不可以暫惡便永棄也。故毗婆沙論第三云。佛言。我不見一法速疾迴轉過於心者。難以喻知。問曰。如餘經說以猿猴為喻。今何故言難以為喻。知答此言。難以喻知。不言不以喻知。謂不以少功而能得知耳。立云。心起善惡。昇沉俄爾。如智論中沙彌發大乘心。即入菩薩位。纔起退心。還復凡夫。案智論第七十八云。有一羅漢。共沙彌令負衣鉢。順路而行。沙彌思惟。我當以何乘而入涅槃。即發心云。佛為世尊。最上最妙。我當以佛乘入於涅槃。師知其心。即取衣鉢。自擔推其前行。沙彌覆復思惟。佛道甚難。久住生死。受無量苦。且以小乘早入涅槃。其師復以衣鉢還與沙彌。令擔推令後行。如是至三。沙彌白師。師年老耄。狀如小兒戲。始令我前行。已復令我後行。何期太速。師答言。沙彌汝初念發心作佛。是心貴重。則住我師道中。如此之

十卷終

人辟支。尚應供養。何況羅漢。以是義故。推汝在前。汝心還悔。欲取小乘。而未便得。汝去我遠。是故令汝在後。沙彌聞已。驚悟。我師乃知我心。我一發意。已勝羅漢。何況成就。即自堅固。入大乘法。此言勝者。不必一切事中皆勝。但以發心欲作佛度脫眾生。是事為勝。諸禪定解脫等。猶尚未有。豈得言勝耶。濟云。無有一法疾心者。案大莊嚴論問云。何者重於地。何者高於空。何者多於呬。何者疾於風。答曰。持戒重於地。我慢高於空。妄想多於草。心念疾於風。即其義也。然遂古諸師。並施悔法者。遂由住也。謂佛法東傳。迄今平日。立懺法者。不少。執異見者。多家。故曰。並施悔法。增減隱顯者。勝云。古師如取尼衣販賣等財入手。更犯長過。此名為增。如初篇淫戒。許其學悔盜等。不許此名為減。佛言有犯不能悔。又不能如法懺者。已犯之者。發露向人曰。悔。望未犯者。專精不作。斷相續心。令非不起曰懺。格者。正也。量也。言鏡者。照也。得失明其能所者。立謂能懺之人。及所對受懺主也。得是持也。失是犯也。明

能懺所懺之人須識其持犯也。自意云亦可通明理。事兩懺也能謂已心所即妄業謂是所懺之罪滅曰得不滅曰失故曰得失明其能所也。故文云有二種智者即四分律文也。初則理懺二則事懺者私云此事懺非律文羯磨出罪等但是禮方等事也。然此事懺但能伏業易業舊業也。其種子猶在但善業增強者先牽且免地獄違教罪滅至論得報未可全除但可善強排拒未受理懺不爾由無漏觀破煩惱煩惱暗不俱證無漏時一切妄業滅然已滅是故理懺業滅業種子

此之二懺通含道俗者此謂理懺及方等事懺此二通於道俗若准律懺唯道非俗若論律懺者比丘依篇聚懺法非上二種中事也。准此則有三種懺法須知羯磨疏中有四種懺謂事與理各分大小乘也。依佛名方等懺者大乘事懺也對首陳過或作羯磨依篇聚懺此小乘事懺也言理者小乘理懺緣於性空小乘四諦滅理之處也大乘理懺要識心本是大乘理妙用虛通即動而寂妄想故垢無妄恒淨故曰也

・抄錄作記

今文事分即分二途理懺合辨故總三也。言由犯托受生者謂由受戒後犯罪此罪違受體故曰也

若據通懺理事二別等者立謂此上二法既無羯磨故得道俗共行名為通懺也。本性無生者謂煩惱之性本來無實以迷故言有也。念念分心業隨迷遣者深云念念分別心也立謂隨智分淺深觀罪性空隨曉之處妄業之性不可頓除但可隨分遣也

我倒常行者謂凡夫計有我者此即凡夫本來無我我唯屬佛具八自在我義可立凡不自在為生死所纏計有我者非倒何也上言八自在在我者一能示一身以為多身二能一塵身滿大千界三能大身遠飛於空四能自在故五根自在故一根遍知諸塵六能放得一切法七說自在故一句之義經無量劫八遍滿一切猶如虛空是為屬佛八自在我行經三有者由造身口業行纏縛於三界也定不定別者私云如持犯中引善生八品若初中後三時俱重業定受三時互缺業則不定若能懺悔或不入地獄現世輕

受或轉向後現輕受也。賓云：然其作業三時心不具時，感報不定。也有時定，感報不定，此則遇緣可轉。如人作業雖定，死後生地獄中，名為時定。然其作業三時心不具，故則感報不定。此人死後即受，則受忽若遇緣，差此時，故則一差永差，畢竟不受。猶如巡房差僧次，若至即受，則得若不受者，即過下次，永不復得。今此亦爾，捨此身後，若受即受，則赴時定。若此時遇緣不受，則永差也。報不定，故此人理有可憐。故曰：遇緣可轉，更有餘句。報定時不定，時報俱不定，此二句不可憐。釋義准知，時報俱不定，此最易滅。若定業者，如調達破僧，令憐蘭猶放一劫入阿鼻，此是定業。故也。若闍王殺父，此屬逆罪，由心慙愧，見佛則滅。准小乘中薩婆多論云：但入黑繩地獄，如人中七日重罪，即盡。此是不定業也。案多論云：闍王雖有逆罪，應入阿鼻，以誠心向佛懺悔，故滅阿鼻罪，入黑繩地獄。如人中七日重罪，即盡。是謂三寶救護力也。若必定業，三寶不救，須知又如涅槃云：有慙愧者，罪則非有，無慙愧者，罪則非無是也。

已下明理懺法也。以無性故，妄業無托者，有云：既恒觀照則空觀成就，便知煩惱之體無有性。相既了知，是妄則我倒不生，故言妄我無托，謂無所托。附只由計我則生煩惱也。事非我生，罪福無主等者，有云：此是我明今凡夫所作事業，但是妄心中作，非真心中作。故曰：凡事非我生，既非真我而生，罪福何曾有主？皆是妄作。故經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自等覺已前，作觀皆罪福，及遣乃至妙覺，則成清淨。福耳如是，分分見分，分觀從十信十行乃至十地，階降不同，則煩惱分分消除，智慧漸漸增進，分見分思等者，立謂隨分分見其法性，分分思量，猶如菩薩念念入法流，心趣寂滅是也。

一者諸法性空，無我等者，有云：聲聞緣覺此二乘，但得空觀，觀四大五陰之法，本來是空，析五陰以飯無破六塵而為非，有謂滅身以飯無絕智以論虛即境智及亡也。羯磨疏解三種云：就觀理中小乘極處，人法二觀對我觀析唯見是塵，對陰求之但唯名色求人求法了不可得，是為空也。大乘極處空識為本，初

淺滯教謂境是空

此屬小境

本唯識此屬大此理照

心名為小乘者謂此小乘將性空無常無我不淨等

之理以照其心只是觀五陰之性為空但觀性空故

是二乘斷見人也言理者當與其所見之處名為理

也

二者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見者此謂小菩薩作觀

之時由緣其外境分別其色知色即空云一切法是

唯情妄見為有耳有云如璣珞經明地前三十心為

小菩薩前二乘人境智双亡此小菩薩但滅境猶存

智心謂一切色非色五陰四大之法是空計世間法

無我人衆生壽命等猶存能照之識智謂今所見諸

法者並是衆生妄心見耳雖然未得唯識之觀也

三者諸法外塵本無實唯有識等者此人了外塵既

空更不緣於外塵但唯有一識心故云唯識直唯觀

此識心不觀外境此大乘菩薩從初地已上皆作此

觀言唯識者非六七八識也直是白淨之識即菴摩

羅識是眞如之識也唯則是境識則是心然實不存

其境但假說為境耳謂此菩薩觀三界並是一識心

所變作名為唯識觀也言此理深妙唯意緣知者謂

外色聲等六塵本體是無由六根能通致使六識橫

生分別六根既非實有六塵故不可求但是一識之

心變動造作今反觀之唯由一識此識之是清淨之

識故曰此理深妙即此清淨之識不異意識但聖人

改轉意識以為細識故能分別故曰唯意緣知也唯

識通四位等者一願樂位二者見位三者修位四者

究竟位也云何為願樂位謂地前三十心菩薩總名

願樂位但以此智知法身未以證智知眞如心求欲

見故名願樂位十信菩薩猶受三界分段生死分學

性空觀對治闡提不信障斷四住地煩惱盡分段生

死果報亡方入十解之位十解菩薩生空觀成就對

外道著我障報感鋼輪王也上言十解者一發心住

二治地住三修行住四生貴住五方便具足住六正

心住七不退住八童眞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頂住此

十解位名習種性也餘三十心義已如上持犯方軌

篇中帶數列竟十行菩薩分作法空觀修自利利他

行對治聲聞自利障十回向菩薩作法空觀成就大

悲願力垂形六道教化衆生對治獨覺自受障此地前三十心菩薩對治四種障但除正使未斷習氣十地菩薩治斷其習氣耳二見位者謂得入初地見本身中眞如佛性故名見位三修位者從二地至七地名修位猶有功用而修其行故曰修位也四究竟位者從八地至十地名究竟位不假功用其心運運進至佛果也餘義如攝大乘論抄云云上言唯識通四位者謂此四位通作唯識觀也

以此三理任智強弱者謂上三乘之理隨今比丘智深淺作觀行隨力分觀照何罪不遣也

事懺罪業福是順生者謂既作罪業若修事懺者但是順生死妄心中識能滅其罪能生其福此是世善之福是順生死流未能返本有資道之用也上言福是順生者謂此事懺但能滅罪生福故曰也理懺妄本道則逆流者前事懺句是福分此理懺是道分也謂若修理觀則能滅除妄本豈非道分則是逆流見性能生眞解也一出一入者謂理懺則出生死流事懺則入生死流也愚智兩明者事懺是愚良由根鈍

● 附註

未證理解故理懺是智由利智人堪能修理觀故虎實雙顯者事懺稱虎以未了惑妄之本故理懺爲實以了人法兩空色心俱寂故若樂罪時當修事懺者立謂數作罪人須行事懺事懺是難以難故折伏使不數犯也私云其人若常樂作生死妄業之罪者當今事懺不符令修理觀以罪未離豈可行眞觀也要須治舉等顯事懺是難故了行之遮後犯也若樂修福時須修理觀者立謂出家之人應修慧業然福業是俗所修今若出家僧尼樂作福者可令理觀故百論中罪福皆捨福尙令捨罪豈許留故須理觀罪福及離也濟云非謂不許修福但作福時須離著也莫起我心勝他之意無我想觀不著此福業者果報則大此曰理觀有人云百論有捨罪福品者罪不許作曰捨罪福福常作而不著曰捨福也此句是恒懷謹攝無惡之人故令修理觀此則對上數犯之人也有云事懺者業道罪不除是樂罪人故作事懺也理懺者違制與業道俱滅則是樂福人行也理懺道深淺如上所明者謂如上明三乘之義也

若是五眾犯罪則事理兩緣者謂出家五眾造罪任智利鈍須依事理兩緣隨待也。事則順教無違唯識者勝云。出家五眾依教事機不障於道不違唯識理觀也。不同前事機福是順生隨道等義云。云立謂若作事機不違律教又不違真如唯識之理。既是順毗尼教不違真理。故曰無違唯識也。理則達妄外塵本無者謂若修理機了達妄心之本。一切萬境色塵形有性本是空境。智覺亡人法及泯唯一識心之所反現。故計度爲有也。論云唯識義不失者。私云引此攝論文證上無違唯識句也。案攝論云通達唯識時及伏離識位釋曰。從初地乃至正覺爲地通達唯識位。從空處乃至非想非非想定滅心定爲伏離識位。所取塵若無云何說識爲能取。則唯量義不成。是義不然。何以故。唯識義不失亦不無能取。所取義爲立此義。故三入唯量者爲顯唯識無塵。所識既無云何成唯識爲立此義。故識唯二及種種唯二謂相及見相是所取。見是能取。種種亦爾是故唯識爲能取。所取此義悉成。言唯識者。文云唯識無別外境是故

觀行人但觀內法是無不觀外法也。亦不無能取所取也者。立云唯識者。卽境智也。唯則是境。識是智。智是能照之心。境卽所緣之境也。智是能取。境是所取。故曰也。若凡夫之心非能取所見之境非所取。若聖人之心是能取。聖人所照境是所取。以能照之心是智所照之色是境。當云能取者。妄心爲能取。妄境爲所取也。然倒心妄境情有理無。若卽妄成眞不乖理。生死涅槃一體無二。故曰不無能取所取也。有人云。依攝論意見分爲能取相分爲所取。由識心分別名爲見分。境界曰相分也。言唯識者。據境非定有無。由心識分別有世界成立山河等相也。且如目連母見飯爲火。飯境豈是火耶。但由業心所見。食爲火也。目連識善。故見母火是飯。故知一切萬境皆心所見。善惡不同。然前境了無實體也。若非五眾。福道兩經者。立謂若非五眾。事機理機之法鈔則不引來也。福經是事機。道經是理機。故曰也。齊同此消。卽上引攝論是道經律藏及依方等機法是福經。故俱引出也。且鈔六度上明之前五是福經。後一是道經也。鈔意

本欲隨機備急。若餘經廣義未暇盡談。故心疏云。畢宗以明持犯爲正。自餘隨律之經。略知名相而已。諸論自分宗體。彼尙不解律刑。此豈橫知他學。縱有前聞。亦不得述費時。散日徒張無益。自宗猶困於未聞。況餘經論何由通盡。可謂不識分量也。凡聖行法。二十卷中者。隋末關中有道正禪師。作凡聖行法六部。有五十卷。廣破信行禪師三階法。當時緣三階文書已達。勅入於正錄。故難破斥。然其凡聖行法中。大明修道法。用今言二十卷者。指第二十卷也。立云。正行禪師是山東人也。上來明理懺義。竟從此已下。正辨其事懺方法也。六位者。謂是六聚也。

初懺夷法者。宣云。此根本罪。聖道之源。既已毀犯。一生絕分道。猶尙可。奈生報何。如僧祇中捨此身已來。報卽墮阿鼻地獄。如罪福經。隨犯一重。則九百二十一億六千歲。與他化自在天同壽。受苦洗心歸懺。佛教亦開良由。衆生信法未久。懷毒善妄。不思來苦。故迷造重。後發勝心。悔熱前失。亦令學戒預入僧儔。諸律名爲學悔沙彌也。高云。對此引治禪病。經若人

犯波羅夷已脫。僧伽梨著。安陀會供。僧苦役掃廁。除糞。經八百日淨洗浴入塔。觀像誦戒八百遍。夷罪卽滅。據此爲僧除糞掃廁。是懺重之良藥。自知犯重。應須數行此法。今時半月誦戒功德不少云云。

諸師廢立互有。是非者。景云。古師言四重之中。唯初戒無覆藏心。聽悔除三戒。縱初無覆藏心。亦不許悔。以文中但明初戒得悔。不云餘三也。就初戒中。若犯已都無覆藏心。許其學悔。若一念心覆則不許也。今謂不然。四重俱聽學悔。所以然者。四俱是重。初既許悔。三亦例然。立云。古師意者。四重之中。唯姪聞懺者。謂不損境。故就於姪中。猶犯已來。無覆許乞。若經覆者。不在開限。故律云。都無覆藏心。故今不同之。縱犯多罪。覆經積年。但使僧中乞時盡發露。悉許懺悔也。律言無覆藏者。此據乞時爲言。非約初犯有覆卽不聽悔也。皆約懺時。覆一露一。則不開許。要令盡首。方懺得滅。其學悔初緣。是難提比。丘從四禪起。因見妙色。退禪犯戒。若不退者。不起欲貪。理無犯義。母論云。那陀行不淨已。脫衣著肩。上露身而走。唱言賊賊。還人

問言有何等賊答云爲煩惱賊劫其僧中智者語言尊者波奢善持毗尼能除汝罪即到其所向波奢說波奢答言汝若除罪能用我語不答曰無違遣人作大火坑滿中炎火便即語言汝欲除罪可投坑中其波奢先與餘比丘論若那陀比丘直入火坑者汝等捉之此比丘誠以用語直入其火邊人捉之知此心實卽爲白四得羯磨已名爲清淨持戒但此一身不得超生離死證於四果亦不得無漏功德然墮不入地獄耳如樹葉落還生樹上無有是處若犯初篇證得四果亦無是處此人雖與僧同處但僧與其萬途隔也今括耳接誘理無滯結者此破古人執也夫佛開懺者是接誘也隨犯多少理皆開悔是無滯結也自意明大畢施接誘爲先悲愍衆生情在離過豈有暫乖攝護不許累救長劫受殃終無此理而滯結也縱不舉罪不尋僧法者謂犯重已雖未舉其所犯在於界內不來亦非別衆故曰不尋僧法此意欲明要自心伏首來懺方滅不同犯殘雖不欲懺得強加法故文云應強與波利婆沙等卽其義也故立兩儀者

私云爲如上諸義不同故須立懺夷與微殘兩儀也得與比丘受食者立云此學悔人要從沙彌邊受得食已乃得與比丘也不得與大僧過三夜者景云若過比丘得提以學悔人在沙彌行內故也與白四悔法已名爲清淨持戒等者案母論云此比丘得羯磨已名爲清淨持戒者但此一身不得超生離死證於四果然亦免於地獄耳餘義如上解竟

奪三十五事略同僧網法中等者謂終身奪之無有解法竊問三十五事中有文云若從此生若惡於此今犯是極惡奪三十五事何有罪更惡於此答五逆之罪重於夷罪後若犯逆是惡於此又可今犯無覆後犯容覆是惡於此也高云奪三十五事中文云餘亦應犯者指下篇爲餘也若指上篇爲餘則與若復重於此有妨也今爲夷羯磨何故言若復重於此釋云古來約逆爲重於夷也或約後犯有覆爲重也今詳後解爲正何者今與學悔者三十五事故望後犯有覆名重於此何得餘逆也云云上言指下篇爲餘者如爲吉作呵責指何處爲餘則無下篇可指但闕

此句也。唯疑開懺者。此是古師所立。今不如此。故上文。言自餘盜殺。准法除之。卽其義也。上釋懺夷。注已竟。

第二明懺僧殘罪法。一須治覆藏情過。謂波利婆沙等者。懺云。此方翻名覆藏。就所治情過受稱。故爾此律多云覆藏。故文云。與覆藏羯磨等也。十祇五伽名爲別住了。論名宿住。就行悔行法得名。以其同聚妨修廢業。制令別住。思懺改過。深自悔責。因行方成。有殄業之義。此覆藏一法是治覆藏情過。非治其罪。以不憶與疑及不識等不治覆藏。故是以下文。言先懺覆藏吉羅。然後與覆藏羯磨等是也。又治冒涉清衆之過。若在這分。卽治其覆如罷道等不治。故可知也。宣云。覆藏悔情過。此無罪也。但是內藏。假累外現。清白。冒僧倫。輕斯法律。隨隱目作法。補行伏在下席。折挫形心。卽如文云。隨與波利婆沙等是也。此名別住。別與下房下臥具宿。不同僧住。故名也。懺法在前。後與別住者。謂先令依法懺其覆藏之吉。已。僧後方與別法也。須知與別住羯磨。但是治覆情過。非是懺

覆音也。吉須前悔。後與別住。猶如今時俗官責情打人。案外治也。今治情過。非是懺吉。亦是案外治也。故懺云。別住。但治情過。不是治吉罪也。不同六夜具兼兩義。一治義情過。二是懺殘方便。故懺云。不同六夜過犯兩兼是也。過謂情過。犯謂先犯殘也。旣言治殘方便。卽是懺所犯也。欲得易見。應言過犯兩兼者。謂治情過及懺犯殘方便也。三治僧殘情過。謂摩那埤者。卽六夜也。宣云。治僧殘情過者。罪次極刑。理宜專奉。故懷放逸。造斯重過。情不可容。恐延後習。制與六夜。僧中苦行。望以勗勉。慙耻至極。永爲鑒誡。如文行波利已與摩那埤也。此翻意喜。由先行覆日月。頗洗懺之勤。不無疲頓。此與六夜清淨有期。故自私自喜。不辭苦也。亦爲僧喜。以見犯者罪易而懺難。但覆在心。過隨事逆。同戒懷此。爲之生歎。及與六夜僧慶根本。將欲除拔。故亦同喜也。懺云。了論名爲摩那埤。多此名悅衆意。或名發喜。由作此法。慶已罪累將得除殄。內心忻躍。故稱發喜。亦名下意。由作此法。折伏貢高。卑心柔軟。故曰下意。羯磨也。此正治僧殘情過。兼是治

殘方便也。問覆治情過而吉羅先懺。次治情過何以出罪。正治僧殘所以先治情過。後方治罪者。以其各就先輕後重故也。又若懺吉猶為殘在。若先治殘。即名清淨。何須六夜故。使不類也。謂阿浮阿那者。禰云。了論云。何也。悔那此方。或名喚入衆法。以六夜前未清淨。故今清淨已。故名喚入衆。亦稱拔除罪法。此四分名為出罪。由作此法。罪得除滅故也。案見論十四云。阿浮阿那。漢言喚入。亦言拔罪。云何喚入拔罪。與同布薩說。戒自恣法事共同。故名喚入拔罪。已上論文此與了論意同也。善持起去故也。若立謂既懺罪已。方得清淨。令善持之衆。僧方離塵去也。濟云。僧治既竟。故曰善持。由此懺故。復本清淨。令戒重起。故曰起去也。資云。今若懺者。戒得相續。受持清淨。對治護故。戒法續生。名之為起也。案見論云。云阿浮阿那者。清淨戒生。得淨解脫於此戒中。清淨無犯。善持起去。是名阿浮阿那之義也。

欲為彼作提舍那羯磨者。禰云。此名發露。謂此懺悔是發露法了。疏解云。此翻顯示。亦得翻為說罪。亦得

本經作

為發露也。資云。此與戒本中四提舍義相同也。女聲呼者。名提舍那。男聲呼者。名提舍尼也。立宿住摩捺多等。音和上云。宿住謂別住也。然行別住法。要須經宿。故曰宿住了。疏云。經宿別住。故曰宿住。言摩捺多者。謂摩那埵也。論疏云。此人於六夜中。事事隨順。僧教。僧咸歡喜。故稱悅衆意也。

於餘略說相。亦如是者。禰明彼論疏。且約失精一戒。明之餘十二殘犯相比。說可知。如波羅提木叉論者。是佛陀多羅法師之所造。此云覺護法師第三果人也。其論有六千頌。彼論廣說罪相。又具說十三事相。故指彼廣論也。其論既廣。論主法師。乃至於論中略出二十二條。名為明了論。以解律也。今明了論題云。二十二明了論者。是也。其論大能著述。唯有十二科。義釋一部。律今指本論文。故曰如波羅提木叉論也。其了論根本。梵文極好。良由真諦未善。方言譯之辭。句稍可。其真諦法師又作疏四卷。釋甚微妙耳。謂不至痴法。已前是通緣者。此却釋謂上文云。若人已受大比丘戒。若如來已制此戒。若人不至痴法。此

三是通緣統收一切戒也。從若人欲心出不淨。若不淨已出。此是別緣也。出不淨是殘之初。故先舉之也。明今若犯者。觀此通別二緣。得知犯不犯。義下十二殘。唯此以具通別二緣。彌律師亦用此論三緣。攝一切戒。上言若不淨已出。等取出已觸樂也。故論云。若人有欲心出不淨。若不淨已出。若或熱已息。即煩惱息也。大息也。若出觸樂已生。樂因此觸樂受便生。此人犯僧伽抵施沙。今越此中兩句。故言等也。

起僧殘罪見者。私云。作僧殘罪解則成覆也。准論解律者。謂了論解此律十種明不覆之義也。罷道不須治者。謂此人既罷道已。無有冒涉清衆之過。但未罷道之前。是其比丘既有覆藏隨其多少。覆日故須治之。正罷道時。覆者不須治也。二法差捨戒作沙彌者。謂既捨戒作沙彌已。更無覆藏。但有前比丘時罪。由沙彌無有冒涉之過也。後遇病緣不成覆者。立謂如先犯殘。覆得十日。即是狂病等。今狂既差。但須治狂前十日狂時不須治之。謂律中痛惱所纏。開不犯也。四過差被三舉治等者。立謂此人邪見不

捨被僧治。棄無冒涉清衆之過。故不成覆也。於彼土覆成覆者。立謂比丘望重。雖犯其罪。若露令多人邪見。生以護法。故覆則無罪。餘國無人敬重。故不露成覆也。六業待時差者。有云。業謂入定也。立云。我待某時者。謂明日當說。等待人者。謂待大德勝人。當說也。待方者。謂待法也。有如法時。當說此名非露。非覆。雖非二種。亦無有罪。八無心覆差者。私云。心中了知是覆。非覆。及未得懺。無不作覆心。故不成覆也。

應先教作突吉羅懺已者。此為展轉之吉也。此上十門明不成覆。差別諸約。諸部律論合明。故爾。若准四分人健度中。直有八種。一罷道。二作沙彌。三顛狂。四心亂。五痛惱。六七八三舉人也。總有八百句。如疏。今且就罷道作一百句。又約及覆。仿尺覆。覆有兩個百句。合有二个八百句。今且約及覆作之初。約覆不覆作四句。二約憶不憶亦四句。三約疑不疑亦四句。四約識不識亦四句。五約乞覆藏時乞不乞亦四句。合二十句。先解第一覆不覆四句。律云。有人犯二殘。俱

覆卽罷道後還受大戒受戒已亦覆此則前後俱覆第二句亦犯二戒罷道前覆罷道後不覆第三句罷道前不覆罷道後覆第四句前後俱不覆此四人中前三須與別住後一直與六夜法次憶不憶乃至乞不乞各四句例然成三十句次將二十句對五位時以明一對覆藏前二對行覆藏時三行覆竟四行六夜時五行六夜竟位各二十故合爲百句此上約罷道既百作沙彌亦百顛狂亦百心亂亦百痛惱亦百三舉各百故成八百次明双覆律文亦八百句初約罷道四句者有比丘犯二殘已覆一不覆一罷道罷道還作比丘俱覆藏二有比丘二殘覆一發露一罷道已作比丘先覆者亦覆先發露者亦發露三有比丘犯二殘覆一發露一罷道已作比丘先所覆者便露先露者便覆四有比丘犯二殘覆一發露一罷道已作比丘二俱發露此四句或前帶覆後帶覆各隨與別住六夜不同思之約憶不憶疑不疑識不識乞不乞各四句合二十句對五位時成百約八緣成八百句前次下解釋料簡八百所以者上言五位者一

覆藏二行覆時三行覆竟四六夜五六夜竟皆謂正行此法之時卽罷道顛狂等耳上文約二罪者此出法家意今無論多少隨三四五六俱有此義無妨問上第五乞不乞四句謂是乞覆藏法時發露一罪覆一罪者與初門四句覆藏不覆藏有何異耶答有異初門四句者是本覆本不覆今第五門四句者謂是乞別住法時覆不覆也又復初門四句若發露者或對一人二人三人僧發露今此第五四句乞不乞者謂從僧乞覆藏之法故有斯異分爲二門作兩個四句上來八百人別終不得以所乞之罪傍該下時說也下時謂是行覆藏已及行六夜時等也此時更無乞不乞之義今作句通五時者約中間犯新罪明之不約所行舊罪通此五位也

第三方者論曰觀業聚學處者彼明了疏自解云謂羯磨名業單白白二白四等同名爲業故曰業聚也學處者是戒也羯磨有戒故言業聚學處謂佛制令其誦習羯磨不習獲罪故曰學處已上賓云業謂羯磨也聚謂類也衆也聚卽僧之異名也業由僧秉故

云業聚聚即能秉法之僧也。意明羯磨是便所秉。故云業聚。明今懺殘用幾許僧等。故云爲簡擇四部等衆。也有云彼稱業聚當此律瞻波健度也。此健度中唯明羯磨分齊。今現懺用何羯磨於聚中簡取。故曰觀業聚。前解頌文四部謂四僧者。即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二十人僧。僧雖位四。今此懺境前二四人僧者。謂與覆藏及六夜法。此二羯磨唯用四人僧。後一二十衆者。謂出罪羯磨也。始終不須十人僧。但須三位。故曰也。若行時假境說等者。立云呼滅罪僧爲境。我今行覆藏。假前僧得行無僧。不得行。故云假也。謂行別住等時。約界內有幾人。即得行之。謂約人數多少之境也。前一下至一人者。謂正行別住時所作。須白僧及布薩時。白僧客來。須白等。約界內有一清淨僧。即得也。至布薩時。入僧中。白云我行覆藏等。不須日日白也。若行六夜時。則日日須白。次一局對僧者。即六夜法。要對四人已上。方得也。以六夜要在僧中宿。日日須白。僧出罪一席法者。即假二十衆一時作法也。既一時作法。亦了即散。何勞後時更須白人爲證。

已淨故也

第四方論曰。觀業相應學處者。礪云謂隨事有大小三品。故羯磨有單白白二白四等。今僧觀前行懺事大小。隨用何等羯磨。是應相稱。故言觀業相應也。學處同前解也。此治殘法事在上品者。謂事雖無量。約分三品法。三羯磨應此三品。謂單白應下品。白二應中品。白四應上品。此治殘罪。是上品羯磨。齊須白四。故就中用法位極。有四者。礪云此且約位而言。若約事時節。准四分人健度。上下之行懺。有七時一乞得覆藏法時。二行覆時。三得本日時。四行本日時。五六夜時。六行六夜時。七出罪時。言本日治者。礪復本日行罰。故曰本日治。不知西音字何也。此謂自違行法及違僧命。罰令復本。其新犯者。隨覆不覆。須治有云本日治者。如前犯覆經百日。已行九十日。竟後更新犯者。前法即壞。更須從初日行別住。故曰本日治也。有藏無藏等。地立宿住摩捺多等者。礪云地者。處所之名。謂若有藏。即行宿住。宿住謂別住也。要須還宿行別住法。故曰宿住四分名爲波利婆沙也。若無藏

直行摩捺多四分名為摩那誑也有覆行三法等者。即別住六夜出罪為三法也。言無覆行一法者。除別住也。彌問云。五篇之中。上一下三。不治覆。冒僧殘一罪。獨治者何也。解云。初篇過重。理不可悔。何須治彼。枝條之過。下之三篇。根本既輕。不假僧悔。直懺覆吉。不治枝條。此篇是可悔之中。最重假僧而滅覆。冒之愆。宜加苦罰。身心折伏。因行成就。故也。

從此已下。正明立懺儀。法律云。一名多種住別異故者。立云。古來釋住別異者。是殘家方便罪與殘異也。此解非正義。彌疏解云。一名者。同名僧殘故也。多種者。謂十三之別也。住別異者。謂十三殘中。種類有四。氣分不同。故言住別異也。意明遮性種類不同。故稱住別異也。又云。十三殘罪。是四重之戒。種類故曰也。此鈔引律文略也。律云。有比丘犯殘。知日數覆藏。不覆藏等。覆不等。覆一名。多種。自性非自性。住別異。彌疏解云。覆藏者。犯已不發露。也不覆藏者。緣差後還成覆。故曰等覆。若日長短。故一名多種者。如前已釋。自性者。謂十三殘中。十個是性戒。名為自性。有三

十此處起

戒。謂二房并媒。此三是遮戒。名為非自性。住別異者。如前已解。今鈔引文意者。證上須知名種相也。不得直言乞清淨。已來以知滿分齊故者。此明應須知從清淨來。日月長短。若直言從清淨。不云日月年數而行別住者。則不知竟之分。知何年月滿足也。衆中三諫犯殘。已者。立云。謂違僧三諫犯殘。訖雖多人知。訖還須更發露。不者。成覆。故知多人雖知。犯終須發露也。者。立明雖多人具知。終相須自發露。如上違諫不自。唱云。犯則是覆。此豈非多人知。猶故名覆也。

上釋立懺儀法。竟從此已下。明總別懺法。其中文相稍現也。白等八事者。下文自明也。有客來遣出者。立云。謂遣客去。還須語云。大德出去。某甲是行別住人。不得二人共住等也。二別住人。不得同一床坐者。立云。兩個行別住人也。此律但不得同一房住。十誦不許平常共坐。謂部別不同故也。十誦乃至六夜。法白僧停得二十五夜。如十誦抄可尋者。立謂正行別住及六夜時。得白停經二十五夜。

但令前緣是生善滅惡事耳。私云四分不限日多少。雖加法已猶未白行亦無失宿亦未奪三十五事。若白行已反上可知。

一往餘寺不白等者。律中行覆藏人有八事不白。各失一夜。各犯一吉言。往餘寺不白者。謂此寺行至彼寺見餘比丘須白不白。失一夜犯一吉。二有客比丘來入界不白等者。即失一夜犯於吉也。若白客時不須更集主人以是發露白故耳。三有緣出界不白者。謂不白二界中間道路上。僧是以五分云於路上見比丘須白故也。四寺內徐行不白者。若在道及寺內疾行不白。無過謂前人行疾越不及也。此謂客比丘入界當須白。若客疾疾行越不及不犯。若徐行可趁不白則失一夜犯一吉。上言寺內者。簡其寺外也。言徐行者。簡疾行也。謂或有人遙過此界疾行也。五病不遣信白者。十誦律行別住人布薩時。應入僧中三自說罪。若病應遣使到僧中白言。某別住人病不得來。僧當知。餘六七八可知。已上問若一日併犯八事。為併失八夜。唯失一夜耶。答初違一事即失一夜後。

更重犯即無夜可失。但可得罪。雖犯多事不得併奪八夜。以其同日故。若八日犯八一八失夜。注云已得不失。未得不成者。立謂先行得者。後雖有失者。來隔前得者不失。若未得者不成宿數也。

改日與僧為異耳者。立云謂前八事中共用此白。今文中但止白客比丘為言。其餘遣信白寺內徐行白。皆用此文。故云其餘諸白等。布薩時白亦用此文。但改日足僧字為異耳。其行別住但知供養清淨比丘。及行前八事無朝朝白。法行六夜則須朝朝白也。我今到前比丘所。不若到便去者。立云若到前所須得白行。則不失宿。忽然不到前所。於路無比丘宿。則失夜。又犯者。故須思惟。不爾者。捨行法已見比丘不須白者。立明。若不如上於路作白者。謂先在界內捨行法已也。既先界內捨行法竟。後見人不須白也。但至餘寺更求彼僧行之足。前本界日也。翻云捨行法時若行處不局。彼此或此處捨還此處行。或餘處行。或餘處捨餘處行。或此處行並皆無妨。但續計日滿即得也。五分一如法比丘得行別住法如上第五。

七事疑難

方中說者自意云。應是上文云若行時假境說者。前一下至有一人即其文也。則聚小取大者立謂即依佛名方等名爲大也。業道任自靜思者立謂業道罪聽汝依名字及觀照理解之機。若違教罪要依律機不得券耻安心附理終無滅法。諸師立理互加同異者。勝云有師不行覆。但行六夜出罪有師乃至不行六夜直出罪等也。若准十誦不行別住等者立云。然十誦還有行文此用不行亦得。猶得不應之罪等也。用彼徵此理須相準者立謂將十誦文來徵四分也。彼文既開不行別住得與出罪此律要令行之。今則如何取捨。謂今僧觀前緣相准兩得其諸羯磨文中須稱事作也。恐事不稱法則改張舊習等者謂既行別住其日未滿或不行等者則不得依文謹誦云已行別住竟。即是非法應云行若十日竟今僧放若干日等也。若行日滿依法誦之者立謂故知行未滿與六夜出罪者即須云若干日等不得謹誦舊文和土云。爲此人覆日多不能行得竟今依十誦不行尙得准彼十誦便放其餘日者只得對磨中勝云

●同上疑難
斷子

已行覆誦日則不得云行竟後諸羯磨皆然故言已行覆誦日也

上釋儀儀已竟從此已下第二明與摩那埵法也。若二法中重各壞二法皆重與本日治者礪云此四分五分十誦三律若重犯並治本日若祇律不壞但隨日補之故祇文云行別住人語比丘言我犯問言本罪中間罪答中間罪問何時犯答別住中犯問覆不覆答覆語長老先行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是名別乞波利婆沙共行波利婆沙共行六夜共行出罪次有一人於行六夜中更犯便覆語長老先行別住已如法行六夜已如法行但六夜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乞六夜應合行是名別乞別住行別住別乞六夜共行六夜共行出罪次有一人行乃至出罪竟言犯問何時犯答別住時犯問覆不覆答覆應語言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六夜出罪不成今罪更乞覆是名別乞別住行別住合乞合行六夜出罪次有一人行乃至出罪竟言犯問何處犯答六夜中間犯覆乃至語言出

罪不成就。能此行覆。要須日滿。方成。便與十誦之文也。案此四分并餘部。本日治有兩一。謂行別住時犯。須行六日。治二。謂行六夜時犯。則名六夜。本日治也。餘如別述者。諸疏與覆等法。大有差殊。位言且四。一一罪一得法。二多罪一得法。三多罪多得法。四一罪多得法。一罪一得法者。如犯一殘。盡知覆。便與一覆法。一六夜一出罪是也。二多罪一得法者。謂犯衆多殘。共行三法是也。如前犯一殘。經一二三日。覆後更犯殘。更得二三日。覆乃至犯十個殘。後若乞法。隨長日覆與之。故祇云月一日犯一殘。知是罪。作覆心。至二日向他。說已後犯一殘。乃至十日向他。說已後犯是十殘。如是各一夜。覆應作十別住等三法。亦得作一別住等三法。若與一別住等三法。即是上第二門多罪一得法也。若作十別住等三法。即是上第三門多罪多得法也。四一罪多得法者。此約憶不憶作之。如犯一殘。覆經多日後。時發露。但憶一半。偈與覆法。已後更隨憶。更得重與覆法。如是隨憶。皆得重與法。莫非一罪多得覆法。但前覆時。或隨別與覆法。別行

或別與而共行。若六夜出罪。定須共乞共與共行等。定一切共。若六夜出罪。二法竟。方憶前忘。此六夜出罪不成。要須更行六夜出罪。以是一罪上行。覆不足。故罪不出。不同前祇又多罪合共。隨作得作。得成。然四分多罪一法。亦成。非唯祇也。故此部行覆藏時。隨憶第二罪。佛言。聽隨第二罪。覆藏日與覆法。即是別得覆藏。共行覆藏。共得六夜。共行六夜。共出罪。以此爲法。次應有行覆。竟憶亦隨。與覆即是。別得覆行。覆共得六夜。共行六夜。共行出罪。次應六夜中憶者。六夜且置。隨憶與覆。便是。別得覆。別行覆。別得六夜。共行六夜。出罪。次應六夜。竟憶。謂別得覆。別行覆。別得六夜。別行六夜。共出罪。次應出罪。竟憶。即是。別得覆。別行覆。別得六夜。別行六夜。出罪。也已上約多罪。故爾上四門中。約覆不覆。又對四位。總有四百三十二句。且約一罪一得法。上有二十七句。位有三頭。頭下各三種。別有三。故一頭下多有九種。三頭合二十七句也。謂三頭者。是大位有三種人。也。有一人知日數。有一人不知日數。有一人知日數。不知口數。故言



三人也。今於一人之下各有三品。一謂覆。二不覆。三覆於此三品。下一品各有三別。如下自出其相也。

覆 知數覆 不知數覆 知數不知數覆 知
日數不覆 知數不覆 不知數不覆 知數不知
數不覆

一頭 覆不覆 知數覆不覆 不知數覆不覆
知數不知數覆不覆

覆 不知數覆 知數不知數覆 知數覆 不
知日數 不覆 不知數不覆 知數不數不覆

知數不覆

二頭 覆不覆 不知數覆不覆 知數不知數不
覆 知數覆不覆

覆 知數不知數覆 知數覆 不知數覆 知
數不知數不覆 知數不知數不覆 知數不覆

不知數不覆

三頭 覆不覆 知數不知數覆不覆 知數覆不
覆 不知數覆不覆

已上三頭。頭下各三頭。人人別三品。故一頭下有九

品。三頭下合有二十七人。一罪一得法有二十七句。多罪一得法亦二十七句。多罪多得法亦二十七句。一罪多得法亦二十七句。合此四个二十七。即成一百八句。大約四位時。剛正行覆藏時。有一百八句。行覆藏竟。亦一百八句。正行六夜時。亦一百八句。行六夜竟。亦一百八句。都合成四百三十二句也。彌問云。如一罪中言知數。或言不知數。此二句可爾。既言一罪。何處得有亦知。不知。爲一句也。答得。有如一犯一罪。或一年覆。但百日已來。分明記憶。百日已前日數。不能定。卽是其義也。若欲治罰。則須治長言。覆不覆。者。此句謂亦約日明覆也。如犯一罪。或二三罪。覆經百日。今但發露五十日。卽是覆半發半。故言覆不覆也。犯殘已憶。則成覆不憶。非覆識犯不疑。成覆不成。覆若如是。覆藏成覆。若不如是。覆藏非覆。又若犯殘已作餘篇。覆者犯吉。不須與別住。令懺已直與六夜出罪也。

上釋行摩那埵法。竟從此已下。正明出罪方法。如無憂花者。私云。憂鉢華是也。還爲鳩鶴者。立云。多姪

之人死入地獄。雖從彼出。姪業未盡。便作斯物也。上來釋犯僧殘出罪法竟。

懺偷蘭遮法第三。若初篇生輕二篇生重者。立謂初篇次方便。蘭與二篇近方便。蘭是等。若悔須四人。界外亦得。偷四錢者。是其重。蘭此是獨頭之罪。若本心盜五。唯得四者。此蘭重也。由是重家方便。此名因蘭也。若本心盜四。重四者。此名果。蘭此蘭稍輕。破羯磨僧者。要同是一界。二衆乘法。各生異見。亦非邪見也。景云。伽耶山去王舍城三百里。總爲一界也。

露身行者。謂裸形見佛也。僧祇嘆心裂破三衣。破塔等得蘭用一人悔者。景云。此塔是人塔也。非佛塔寺。亦是別人處也。初二篇下。教人犯蘭。施是究竟者。立謂此明教他作姪盜及教人犯殘。若作能教人得蘭。並是果罪。故言究竟。若教人作盜。則是重蘭。若教人作殘。則是輕蘭。故言輕重同上。

謂大衆小衆一人法者。立謂依十謂八人爲大衆。四人爲小衆。四分五人爲大衆。二三人爲小衆。一人對首法也。

單白已對首三悔者。立明大衆蘭。雖須衆僧集。然自還別請一人對首懺也。上來三懺者。卽夷殘蘭三聚懺法也。

使彼此無私隱者。立明受懺之人。能敷其實情。能懺之人。盡露其所犯。則是彼此無私隱也。三報同。皆一懺者。立云。過未現在同懺也。私云。一定報。二不定。三定。不定報。又云。現報生報後報也。現報可知。謂身得病苦等生報。卽入地獄也。後報從地獄出。作畜生等也。又云。三報者。對障報障煩惱障是也。上釋懺偷蘭遮法竟。

懺波逸提法第四。夫以受戒皆須護持。所以犯竟令懺者。既犯此罪。能令行人若干歲數墮阿毗地獄。佛大慈。故教令懺悔。能滅此業。還令清淨。故也不須對境者。立謂此但自斬碎。不對僧俗二境。捨也。兩種寶戒者。立謂卽畜寶寶二戒。要捨還俗也。乞鉢一戒。要本住處。又在僧中者。謂捨懺之時。不得向餘他界及戒場。要是本犯之處。對衆僧捨。不通別人之法。以彰大界有淨一付好鉢入僧一付。故者也。餘

二十六處通彼此者立明餘二十六此界犯向他界行懺亦得又復界內界外俱得故言通彼此也各有意致等者如整編斬壞不須對境者戒本疏云綿衣非法體是損生若不斬壞此貪何竭二寶所以對俗者儆貴長食殊非出家之所畜用令捨與俗顯非道習對僧通則可悉也

乞衣受衣義通犯不者謂此二戒有犯不犯立明從非親乞犯親里不犯又如失奪三衣乞時失三受三則犯受二不犯失二受二犯受一不犯景云長衣離衣等亦有犯不今文家選舉一二也

長體之相不過五種者濟云一是長鉢二長藥三十日衣四一月衣五急施衣也必是受持隨有衣襪袋帨不說淨者立謂三衣襪鉢袋不須說淨文云盛衣貯器者即三衣襪名盛衣鉢袋等是貯器也

十六枚器尼須說淨者二釜二瓶四鉢四蓋四杓也下鉢器篇中自明所以也四入餘捨墮即不淨財者立謂是先犯捨墮衣如取尼衣及販博等衣入手已犯捨墮更無過限長過也古師若有判云更有過限

犯長今不同之財無再捨罪不變結者景問云若取尼衣過限不說不犯長以無重犯者何故使尼浣染打得三提耶答此舉前方便同時造浣染打得三罪若造浣已得提方造染打得吉也單犯別捨不同他部者謂如取尼衣入手過十日今將捨懺者但犯取尼衣更無過限長罪故曰單犯但作尼衣入捨不須云犯長入捨故稱別捨礪云如販賣財不合說淨亦不被長染然古師云長衣能傍染販賣衣也謂先有犯長衣未捨後得販賣衣未被前長衣染也今不同之定無傍染販賣之衣入手已然更無長過豈被長染以衣無重捨罪不變結若如昔判捨懺之時應兩度捨將此一衣先作販賣捨後還財竟便作是捨既無此理故無傍染也此是自解

相染之文如上已明者如隨戒中三十篇初明也

非通三衣也者謂離衣宿隨所離者犯捨今須牒名入捨不得連云三衣也又雖列三衣是出法家語非要盡捨三也須云安多會等云云

雖非犯長乃入貿易皆犯捨墮者立謂如上比丘自

犯長相染餘捨通成者立謂如此丘過十日犯長衣
又有取尼衣販賣衣後若捨懺時忘不盡捨者若所
忘是尼衣販賣衣者則前隨捨者得成若所忘是長
衣則相染前捨不成要須盡捨也深云此未約忘直
論捨盡不盡也若犯長之衣要須盡捨若有留者相
染不成捨也若尼衣販衣則無相染若捨不盡捨者
成捨不捨不成以無相染不成之義故言餘捨通成
也

前捨說淨二法兩成者立謂有衆多犯捨之衣以捨時有忘一二三隨不忘者作法捨竟得本物還來已說淨竟見所忘者前捨亦成得衣還說淨亦成故言二法兩成但將忘者更別捨穢穢間捨衣財時謂無得成捨者有比丘無想作法應成此問意云捨墮之時忘捨不盡所捨者還淨說淨訖不被忘者染前捨時既有忘即是作無想如何得成答物非情故不能礙捨又說淨竟是故得成謂還衣說淨竟見本忘物故開成耳有情彼容礙此是故不類也若還財未說而見忘物

• 131 •

其所忘物若是販賣餘物。斥無相染者。謂所忘之物。若是長衣。便能染他。捨還之衣。若所忘是販博等。則不能染。捨還之物也。故言片無相染。十日衣。乃至急施等者。即如常畜長人。過十日長衣也。言一月者。即月望衣也。過一月。即犯言急施。過後三戒。相通相染者。如上隨相已明。此上三種衣。則通相染。由俱是長。故通有犯長之義。故使互得相染。皆謂所忘若是如此等衣。則相染也。立云若鉢若藥。則各自相染。謂鉢鉢相染。藥藥相染。衣衣相染也。然不染衣藥。藥不染衣鉢。衣不染鉢。藥等也。

以此事勞等者。立謂若捨不盡。後更須捨。勞苦自他。他謂僧也。應預前思量。言有忘者。擬捨與三寶別人。勿令忘漏也。不入此戒。須知者。立謂後若不與則犯。盜重過十日。不說又得長提。

三處束縛者。立明令三處束。所以者。由離衣須當日還主受持。餘則恐有忘相染。故須三處束也。又販博等要須經宿。方還故爾。三諸難捨者。即取尼衣。販博乞等衣也。若衣財多段。須一一捨者。立明四分文也。

依論許合束。捨是長有染雜捨。則通者立明。既有三束。各別前捨之時。有忘。若所忘是長衣。即染後還者。故云犯長相染。若所忘是雜捨。則不能染離衣及長衣等。由難捨衣。人手即犯。墮但約受時犯。非約畜故。犯爲此義。故體非能染。當自類中亦無染。義故云則通。若所念忘是離衣。亦不能染雜捨衣及長衣。故曰染亦不得其離衣。亦不染他。亦不爲他所染。謂長衣亦不染三衣也。此是定義深。云既有三種犯捨衣。各作三衣捨之後。從僧得還。見本忘物。若所忘是五長。則能染長及染雜捨也。若忘是雜捨。則不能染五長。當體亦無相染。故言則通言五長者。十日衣一月衣。長鉢長藥。急施過後是也。言離衣一種。染亦不得者。謂離衣犯捨。捨後還衣來。未得如法。見本忘物。不能相染。謂能所俱非染。亦不染他。亦不爲他染。隨捨隨成也。

以律云此捨墮衣。應捨與僧。乃至不得別衆捨等者。深云據此一文。明知分亡人物時。要先和僧然後捨衣。未和前捨。即是別衆一等是捨衣與僧。此既令不

來索欲不得別衆明知彼法亦先和後捨。密云此據衣財須對僧捨。等三戒專唯對別間。既唯對別得別衆懺。不答此三十戒並容別衆懺也。有人云界內無僧可對別人。若有僧者舉僧方懺。若不爾受懺。單白何所用耶。今詳若樂僧中乞懺。須白受懺。若意不樂僧中懺者。別衆亦得上下無文。云對首懺。別衆不或西方行事亦皆許其對首別懺。又觀此律說戒體度僧盡犯罪。不識名相客比丘來知彼比丘易教授者。將在屏處令除比丘眼見耳不聞處立教令如法懺。已還至彼比丘所作是言。此比丘所犯罪者。今已懺悔。日既言眼見耳不聞處立似是別衆也。捨已猶畜貪心尤結乃至不同。除雜罪等者。景云若犯長財難捨財悔罪而心不捨還犯若餘難捨縱心不捨亦成捨也以受故犯不同畜也。四分一律宗是大乘虛通無係者所以須明是大乘者欲明大乘絕所心。今若捨時永作棄心。虛其懷勿望還也。此義稍難。若依他部一捨已後無返還求者。私云他部即十誦是也。又言他部者即通標諸部若

僧祇五分十誦皆有此義。此一忽總標從或字已下。即是引他部意也。或觀所須者案十誦二寶捨懺之時。少者永捨多有捨付心同淨人淨人捨作四分方僧臥具罪僧中悔五分中五數具入常住用。唯本主不得坐臥。若捨懺藥亦捨與僧僧捨與俗人沙彌塗足然燈本主亦不得用一切比丘不得食僧祇畜寶二寶捨入僧無盡財中若五臥具捨入僧用若迴僧物隨僧作何等用任之。若純黑襦者耶僧不得著用得作地敷。若六年不壞不得作地敷僧得著用明了論長衣月望衣雨衣急施衣過限鉢捨與僧已僧問須者應還得用若自無用永捨入僧若取尼衣捨還本尼若無本尼捨與尼僧使尼浣衣迴僧物永捨與僧非親居士乞衣及勤增縷衣應捨還彼若不在或不取者應捨與僧噴心奪衣還捨與所吼比丘也。或棄山水者即五分二寶捨與僧僧差人永棄若僧不棄淨人爲僧買衣食與僧食用唯本主不得用恐遂本心故僧祇金銀者無淨人可教擲去僧獨磨差一比丘知五法者彼得羯磨已應棄閉目棄此物擲

著坑中火中流水中曠野中不應誌處所也。斬壞入厨者四分乞。繫縛作臥具。制令斬碎和泥土。填也。言入厨者即是乞多鉢。前一惡者。僧中行之餘好者。追入僧厨。言施俗施俗者。私云。七日內藥則施僧。過七日藥則施與俗。及守園人也。或可唯僧如上諸部所明者也。

若心不捨兩相勞擾者。謂勞僧勞已也。一毫莫隨者。私云。經中言有人苦三姑。一最憐愛。次一可。可一最輕薄。其人臨終。語所愛者。我當愛汝。今欲相隨。彼報夫言不能隨去。汝死之後。須我者。多次問可。可者。汝能去不。亦如前答。次問所薄者。你能去不。彼即生念。夫生時常見輕薄。今忽不遣。如何。不肯即答。能去其最愛者。喻金銀財物。可可愛者。喻奴婢田宅。所憎薄者。喻所修一切功德。是知生前皆輕賤功德。然死唯此相隨。而不思大事者。私云。佛果菩提為大事也。但知隨世俗。遂一世之終也。立云。大事即命盡也。謂不思惟死至也。故天台大師云。今時出家人。雖知解。淫胸或精進滅火。而不悟無常。故俗談云。可。可。無五媚。

精進無道心。即其義也。

多論云。衣已捨罪已悔等者。論有六句。今別雖三句來。意取其第三句。謂要蓄心斷。方得還衣。言當日得本財及意外財者。立謂所犯捨懺者。各名本財。更別得施名意外財也。餘句如疏者。謂指戒心疏。或可指大疏也。案疏云。多論六句。一衣已捨罪已悔。蓄心未斷。若即日更受衣於前衣邊。染使犯捨。第二句衣已捨罪已悔。求衣心不斷。乃至一月。若所得衣及得意外衣。皆染犯捨。此得罪由非法。蓄心不斷。故下四心斷。故不犯捨。墮_{即鈔所引}第三句衣已捨罪已悔。蓄心斷。即日得衣不犯_{即鈔所引}第四句衣已捨罪已悔。蓄心斷。後日更求得衣。亦不犯捨。以中間非法向暮更求得衣。犯小罪也。第六句衣已捨罪未悔。蓄心斷。正使多日得衣。結小罪_{即鈔所引}戒疏引六句亦爾。

注云。若過限者。則言之餘。不過限。但誦上言者。立謂根本畜過十日。名為過限。若未得十日。但是被染染。

者則不得云過限也。故言餘不過限。卽是所染之衣也。

彼中開命難乃至俱開等者。案五分云。有一病比丘犯罪。語一比丘言。大德。我犯罪。彼答言。我亦犯罪。不得悔而命終。諸比丘作是念。若佛聽向有罪比丘悔過者。不使此比丘不悔而終。以是白佛。佛言。聽向有罪比丘悔過。但不得於同犯者悔過耳。復有一病比丘犯罪。語一比丘言。戒犯此罪。彼言。我亦犯此罪。不得悔過。而終。諸比丘作念。若佛聽向同犯一罪比丘悔過者。不使此比丘不悔而終。乃至佛言。今聽同犯不同犯。皆得向悔。私云。此恐帶罪命終。佛開斯人也。古師濫用此法。但使非同俱開對悔者。非也。出在大論。豈是凡言者。案智度論第十三云。破戒之人。若著法衣。則是熱鐵鑊。以纏其身。若持鉢。孟則是盛洋銅器。若所噉食。則是吞燒鐵丸。飲熱洋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之。若入精舍。則是入地獄。若坐僧床。榻則是坐熱鐵床等云云。私云。皆謂書法衣時。卽是著鐵鑊之因也。破戒衣食故入畜中。

別受無毛虫鳥噉糞衆生等者。言別受者。從地獄出。別報受也。言破戒衣者。謂販博犯捨名破戒衣。正報地獄。從中出。別報無毛虫鳥。卽蚯蚓之類是也。言破戒食者。謂殘宿惡觸。非時不受。名破戒食。生報地獄。別報剛中虫及噉糞鬼等也。案成實論云。淫欲盛者。生雀鴿鴛鴦等。中噉患盛者。生蛇蛇螻蛄。中愚痴盛者。生猪羊中。憍逸盛者。生師子虎狼等。中掉戲盛者。生獼猴中。慳嫉盛者。生狗等。中如是等。餘煩惱盛。故生種種畜生。中若有少欲分施者。雖生畜生。於中受樂。如金翅鳥。龍象馬等。設得爲人殺生。則短壽。盜竊則貧窮。邪淫則妻不貞。良妄語則被誹謗。兩舌則眷屬不和。惡口則常聞惡聲。綺語則人不信。受貪姪則多欲。嗔恚則多惡性。邪見則多愚痴。憍慢則生下賤。自高則短。短嫉妬則無威德。慳則貧寒。噉則醜陋。憍他則多病。於非道行淫。則得不男形也。次爲說罪名。名有三種者。喻如著衣。先從內著。若欲脫時。先從外脫。懺法亦爾。提則犯最在前。悔則最後。故云爾也。二者從生根本三吉者。立云。一是覆藏根。

◆補入夜半

本之吉二是著用之吉三是經說戒嘿妄之吉應在提前懺之故云在根本前懺也三者從生覆藏六品吉羅最在前懺者立明此六品吉從前段三品吉生也謂隨犯上來三品竟經一夜各得一吉至第二夜已去又覆前吉名為隨夜展轉又得吉故云然也一者根本覆吉羅者立謂即覆根本提得吉也經第一夜覆此吉又得一吉第二夜名隨夜展轉覆又一品吉下著用嘿妄各有覆與隨覆二吉除根本吉故成六品若言六品者謂衣既犯捨即須發露由不即露得覆藏吉一也又若不露此吉經夜又得一吉二也後更隨夜展轉則無數又是一品三次約著用得吉覆此吉又吉隨夜展轉又吉即成三也嘿妄一吉覆此又吉隨夜展轉又吉即三也并前合成九品立又云如犯提罪第一夜得覆提一吉至第二夜隨展轉之吉更無覆本提之吉覆本提但有一吉耳今恐不然若言唯有一吉者何以覆殘百夜便有百吉耶策云言隨夜展轉覆藏吉者非從第二夜覆藏第一夜之吉上生此吉也但是還從提下生隨一夜隨生一

吉如是百夜只得百吉皆從根本提下生喚此為展轉非謂第三夜從第二夜生也著用嘿妄下生吉例爾百千之吉皆從著用而生耳有云羯磨中唯有八品吉鈔九品者義有不正彌疏亦好八品除此覆提吉下之覆吉也但有覆根本提得吉隨夜展轉吉此二吉也著用嘿妄同又二品故大疏云其位有四一先懺著用嘿妄下覆隨覆四吉二次懺著用嘿妄三次懺提罪下覆隨覆二吉此之三位懺並責心第四次方懺提南山但有三位初懺提下及著用下覆與隨覆六品吉羅次懺著用二品吉羅後方懺提故分三位實云計理但有八品吉羅南山復存九品吉羅以其提下親生覆吉義同著用嘿妄親從提生故存親覆及著用嘿吉以為根本於中各有覆與隨覆故成九品云云猶恐有誦者知復奈何當復奈何者濟云且吊鐘一遇也

九處三問者私云諸解不同如彌云初序中一問不發犯一吉至下所犯罪篇篇問不發又一吉若犯兩三罪者隨一犯得一吉如鈔主解不同九處三問俱

犯此乃是通方簡淨可局結其當篇耶又一問一罪
九處總二十七同犯二十七覆罪也如是六品是突
害羅各不憶數者此文正是先憐六品從生吉也文
中羅明覆提之吉及著用嘿妄之吉此是牒其所犯
之由非正憐此吉也謂舉此三品以命下六品耳三
品後當憐可尋言可爾者謂應酬上位也 如上論
文者卽指上多論六句衣已捨罪已悔等文也
屏處付之僧作展轉羯磨者立明捨憐比丘既捨衣
已明日欲遠行卒不能集僧還衣今又得直付卽於
當座令作展轉羯磨將此衣付與其捨憐人親友比
丘其親友既得已屏處持還本主有人云具有遠行
及僧難集二緣方得作此法又云具一緣卽得也加
云者卽是加直付法卽如分亡人輕物法是也
又如下卷諸部行事中者卽如最後第三十篇中具
明也
答卽僧殘不異者私云律文悔殘既前悔羅吉故知
儼一切罪皆然若依祇文與根本合悔亦是省易也
四人若作但對首如上卷中者謂如用僧分齊中

明也 如別篇自現者立明此中但明畜長離衣等
事其餘畜買二寶浣染擗擗等其隨戒中當戒自現
說
上明僧作法憐波逸提罪法竟從此已下正明衆多
人法也二部還衣前須羯磨自他是僧者立謂前門
五人已上僧法及四人乘衆多人法名爲二部此二
種捨憐之時若五人僧受憐得單白和僧若四人僧
不得用單白但用口和以受憐者爲僧所量非僧數
也乞詞五四俱須也今還衣時五人僧者故得用白
二還也言前須羯磨者謂五人已上得秉羯磨還也
三人已下唯得口還言自他是僧者謂前受憐時由
機主被牒入法爲僧所量不落僧數今還衣時機主
足他三人成僧故曰自他是僧得作羯磨還衣也爾
云量捨衣之時不得差互謂對僧捨須對僧還別人
捨別人還非要本作法人還也 易知不述者文義
類現故曰易知不述也
上來釋三十捨墮義已竟下明九十單墮儼法也或
九品者私云如九十中亦有具九品吉者卽如白色

● 戒律

三衣過量坐具亦有著用故或九品也新色三衣者謂白色袈裟不染作青黑木蘭也。當於涅槃處懺悔者。案見論云法師曰若人罵詈聖人若大比丘作如是言長老我今於長老懺悔願長老受不若者即去餘方若至餘寺來至此丘所言長老此是我過我今懺悔願長老受若入涅槃處作懺悔已如是天道涅槃門不閉又云若人造作重業以重業故天上門閉開地獄門私云所罵者死其能罵者恐結業道障於天故於所罵者死處懺悔使乞歡喜彼此皆得歡喜故言天道門不閉也上來釋懺第四聚義竟也

懺提舍尼聚第五 與波逸提同者私云爲律文但出提懺之又餘更不出致令古師從提已下並用此懺法今不同之不取人語者勝云只是前云波逸提懺不異一說爲別者是人語耳頂戴持者翹仰之意也從此已下明懺吉羅聚法懺吉羅聚法者此罪雖小犯而不懺能令行人墮於地獄如經言莫輕小惡以爲無殃水滌雖微漸盈大器利那造罪殃墜無間一

● 於上經脫

失人身萬劫不復等即其義也又律序云離火難復微莫輕以爲小所經諸草木燒盡無有餘所造惡雖微慎莫謂爲輕如破伊羅葉常於龍中寶云迦葉佛時有一比丘作是念言旃檀香葉壞容有罪伊羅葉壞有何事乘此業報生在龍中頂上一伊羅鉢樹根入龍頭爲所破濃血四出甚大苦惱至慈氏出方脫龍身即律下文伊羅鉢龍王是也問壞生犯提不應喻吉答且據輕心不遵佛教未必輕重要假相當也

又犯非威儀突吉羅者濟云願律師喚作輕慢佛語突吉羅謂犯五篇戒戒皆結此非威儀言謂約輕佛語邊結也亦不分二懺之法者當律但有故誤無對首心念二法也 依文謹誦同皆實心者爾亦同爲實心也此文未了者但云小罪不從人懺亦未分故誤輕重之相懺法兩別也人言易毀聖論難違者明上來古師同一品實心懺非也應須毀之明了論多論令兩品懺則是難違須依二論別懺者好也 衆學百戒不從諸篇後生乃至故誤兩犯亦如前二懺

者立謂同前論中對首及責心也

問初篇方便重後篇方便輕等者立明此問意謂夷殘二篇最前方便雖同名吉羅亦有輕重今何故同令責心悔耶答意云以同一名故同責心悔言輕重者但業有階降耳今若責心須作輕重起對治也

又云罪該六聚名通優劣者謂吉羅通與六聚爲因也又據吉體則有輕重今直言吉羅則名含輕重故曰名通優劣也心居濃淡業必重輕者謂濃心而作其業則重淡心而作其業則輕如前持犯中引善生作業八品是也

不得以同名吉羅故共根本合懺者立明凡犯吉已經夜不悔即有覆罪更得一個從生之吉此吉則輕須在前悔若將合前本吉同悔者非法也謂雖同吉名而根本與從生有異不可抑者抑由止也亦云業也

多少不同者勝云提中有懺悔懺悔則安樂等文此是多也此吉懺中無之故云少也吉羅最微不可廣誦隨法者謂懺吉四分無文今依提舍尼及逸提二

罪之文又多少不同今須略明由罪微故不得依墮罪廣誦法故云不同僧祇等下當明之不同僧祇彼合墮罪故也者立明祇文懺根本提及從生吉羅同時悔也大論云者私云大莊嚴論也又云應是智論也餘如行法所述者勝云如凡聖行法也即是正禪師六法等也

四分於上座懺者具五法小者懺具四法除禮足者案四分增五文中憂波離問佛年少比丘在上座比丘前懺悔有幾法佛言有五法偏露右肩脫革履禮足右膝著地合掌五也又問長老在年少比丘前懺有幾法佛言有四法除禮足餘同上說也幸上下細披者恐情有疎遺不鍊遺令專審方悉故曰上下細披也上來釋第十六懺六聚法竟

中插入題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二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二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下
一
之
一

○二衣總別篇第十七

上既有犯能悔身心清淨堪修道業然道不自成寄手身器器資待得存進業資待雖衆不出內外則衣服內則藥食今先明外資故此文來也又疏云凡有待之形必假資養在身之要不過衣食所以先衣後食者衣服蔽形無時不用欲使形備法儀心存正觀故先明衣也食則服有時限故次後列宣云止明懺法之儀身器清淨資濟開通理有成務濟時助道緣資是要外衣內藥形別有須以斯緣故有此文來也

言二衣者即制聽也制謂三衣六物聽謂百一諸長有斯兩異故曰二衣也言總別者制中含總別聽中亦含總別制中含總別者直言三衣六物是總其中自安陀會等名是別聽中總別者百一諸長比通名總裙衣器具糞掃衣檀越施衣等曰別如此論之具通總別有人解云言總別者三衣總制曰總百一諸

長別開曰別故言二衣總別復有人云二衣者錯也合稱三衣總別今明此乃譬言未窺聖教故有此說應須知是制聽二衣豈得言上中下三衣也准此題名寬狹殊異云云

夫形居世累者立謂累明人身居世間甚是擔累也故老子曰夫大患者莫若於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聖人滅身以歸無也障蔽塵染者謂塵是六塵染是六入也又云塵埃染汚也若受用有方等者謂長衣十日內說淨三衣加法已不許離宿此是受用有方也言咎者說文云災也尙書中爲梟繇之皐字也孔安國云咎者惡也毛詩云慘慘畏咎箋云咎猶過也言戾者爾正云罪也必領納乘式便自陷深覺者立謂衣體是邪命販博所得若領納之時已得罪也後加法亦不成乃至長衣不作淨三衣離宿百一加法已離宿等並是乘式言陷者沒也慙者過罪也隨報關許者立謂報有六種不同始如面王給如天須菩提等云云逆順無過者謂百一長等不畜是逆畜而說淨是順俱無有罪過也

● 教子原本
不列

欲現未曾有法故者。此三衣名相由佛出世乃現。自
此已前。曠劫未有此名。故曰未曾有法也。一切九十六
種外道者。案多論云。外道六師門徒。一師有十五種。
教以授弟子。由教各異。故弟子受行亦成異見。如是
一師出十五種異見。師別有法。與弟子不同。師與弟
子通為十六種。如是六師有九十六師所用法。及其
將終授弟子。如是師師相傳。常有六師是根本。一師
之下。出十五種異見。即是枝條。事同佛法中。離分十
八部。皆從根本上座大眾部中生也。為三衣故。乃至
冬著重者。案分別功德論第四云。有浮彌比丘者。守
持三衣不離食息。或曰造三衣者。以三轉法輪故。或
云為三世。或云為三時。故設三衣。冬則著重。夏則
著輕者。春秋著中者。為是三時。故便具三衣。重者五
條。中者為七條。薄者為十五種。若大寒時。重著三衣。
可以彰之。或曰亦為蚊虻蠅子。故設三衣。以是緣故。
常持不忘。亦為諸虫。故著若單著一衣。則為蚊虻等
咬噬也。智論佛聖弟子住於中道。故著三衣者。案智
論第六十八卷云。行者少欲知足。足衣數。蓋形不多不

少。故受但三衣。法白衣樂。故多畜種種衣。或有外道
苦行。故裸形無耻。是故佛弟子。捨二邊處。中道行住
處。食處常用。故事三衣。私云。俗則太奢。外道太儉。各
執一邊。今制三衣。離此二邊。表行中道也。
四分懷抱於結。使不應披袈裟等者。案拘睺彌健度
中云。拘睺彌國諸比丘。鬪諍共相誹謗。罵詈令僧破
壞。而不和合。佛以觀喻說偈。和滅。偈中有此言。雖有
袈裟。服懷抱於結。使不能除。怨結彼不應袈裟。結使
已除滅。持戒自莊嚴。調伏於怨仇。彼則應袈裟。疏
解云。此明服為道標。愚智二人有稱不稱。舉服尊而
德卑。自愧耻。德不稱服。服是忍辱。毀故出家行道。無
欲之人。而行嗔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
火。非所應也。
言一衣不能障寒者。亮云。若著一衣。身體垢穢。多生
慚愧也。
僧祇云。三衣者。賢聖沙門標識者。案祇云。有一外道
父母在佛法中出家。其外道寒時無衣。其母便脫雙
多羅僧與之。得已著入酒店中。世人嫌言。此邪見賊

十事註作外

酒糟醢而著聖人標幟比丘尼舉過白佛佛言沙門
衣賢聖標幟若更與外道者犯提也當宗多部多
為寒故制三衣者案五分云佛從毗舍離漸漸遊行
到迦鉢羅塔時冬天大寒著一衣露地而宿初夜過已
覺寒復著一衣中夜過已覺寒復著一衣不復寒苦
便作是念未來諸比丘若不耐寒著此三衣足以御
之明且集諸比丘具說昨夜意結戒制著三衣上解
制意訖下明釋名注云此袈裟衣從色得名者應師
云案外國通稱袈裟此云不正色也諸草木中若皮
若葉若華等不成五味難以爲食者則名袈裟此物
染衣其色濁赤故梵本五濁之濁亦名袈裟天竺比
丘多用此色或言緇衣者當是初譯時見其色濁因
以名也韻集音加沙字本從毛作葛洪後作字苑始
改從衣也羯磨疏云六味中有袈裟味謂袈裟是淡
味也據此袈裟是色名也淨三藏云袈裟者乃是赤
色之義如以陀東心染也

大衣名衆集衣者立謂此是入王宮衆落名衆集也
未人名七九條也者准律條數自別不云安陀會等

中從釋

中持入衣字

不言五條是安陀會此人名之云七五條等也唐三
藏云僧伽致或僧伽祇譯爲合或爲重謂割之合成
又重也郁多羅僧伽譯云上著言於常所服中最在
其上故也安多婆娑或安陀羅拔薩譯云中宿衣或
云裏衣也隨用分三者謂縵衣能從於上中衣之用
故云從用也非無大分宗體者立謂縵衣乃是二衆
沙彌之正體彼不合著有條葉之衣但有兩個縵衣
一當鬱多羅僧一當安陀會今爲大僧作割截大衣
不足開作七條又復不足乃手縵作故云隨力所辦以
大僧由得用之故云非無大分宗體自意云隨用分
三非無大分宗體者此是通結上來所明三衣之名
謂立此三名言伽梨安陀會等諸部無正翻上所列
諸文解其衣名者並是約從用作名耳故曰隨用分
三也卽此約用明三亦不乖大宗途路故曰非無大
分宗體此解濟云此語結上縵衣通三衣義也雖縵
通三處然據宗論體終自各別以作大衣用者則量
長廣若作下衣之用者則量亦短狹以縵名雖是通
若據所用宗體亦自各別故曰非無大分宗體上解

義從此已
下明其功用

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汚沙門行者。謂有戒體之性。故曰性是沙門也。案大悲經之三卷云。佛告阿難。於當來世。法欲滅時。當有比丘。比丘尼。於我法中。得出家。已手牽兒臂。而共遊行。從酒家至酒家。於我法中。作非梵行。彼等雖爲以酒因緣。於此賢劫。一切皆當得涅槃。此賢劫中。當有千佛出興。於世我爲第四次後。彌勒當補我處。乃至最後。虛至如來。如是次第。汝應當知。阿難。於我法中。但使性是沙門。汚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被著袈裟者。於賢劫彌勒爲首。乃至虛至如來。彼諸沙門。如是佛所。於無餘涅槃次第。得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我以佛智。測知法界故也。

如來於寶藏佛所。發願袈裟有五功德者。如悲華經抄云云。若在兵陣。持此衣少分等者。且以近事用通。遠效。唐初有權律師者。高麗人也。大唐掃平天下。往征高麗。權當時身充彼兵。先曾聽法。聞袈裟威力。求

得數繫衣中。時唐兵往伐。兩陣交戰。權恐沒陣。便爲仗脫。甲步進。歸降唐兵。數萬遙見。權來似如百萬之衆。盡著光明甲。森然前進。唐兵大懼。亦寫仗告降。及至權邊。更無餘衆。惟其神異。尋遣奏聞。執權至京。勅令與官。權素有信心。志求出要。因謂出家。住長安。其寺大有神異。肩上放光。夜行之時。人見炬火。豎在肩。上云云。則欺十方佛者。欺由負也。誑也。陵也。謂若我袈裟無此五利。則欺負十方佛也。

僧祇云。僧尼有戒德。俗人索袈裟。攘災等者。案祇文云。若有戒德比丘人。索袈裟。段欲以攘災者。應使淨人。與不得與。大段當與小者。此說字書云。攘者除又却也。上來三段不同。總解第一制意釋名。功用義竟。從此已下。第二明作衣法。

犯捨墮衣。不得作者。以體非故也。殺者立云。似輕紗。北地多見。濟云。只是輕薄紗。謂婦女家用。作上蓋。籠覆是也。綃者音消。立云。綃者。纏綿半生半熟。曰綃也。通俗文云。生絲縞曰綃也。龍著袈裟。免金翅鳥難者。案祇云。過去世時。大海邊有酸梨樹。上有金翅鳥。此鳥身大兩翅相去百五十由旬。尋常以龍爲食。欲食龍

時先以兩翅搏海水令開龍便現即取食之諸龍常
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官門上鳥見袈裟心生恭
敬便不復前食彼諸龍爾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
食龍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鳥不能
害云

必不願教所被無力者立謂上所明袈裟能為福力
攘災免難等者要是體如非邪命等所得財作者方
備斯力也上釋財體義竟已下明於色如法義注染者有正翻者謂袈
裟秦時正翻為染也戒本三青色泥槁也者槁謂木
爾也見隨相九十中解云不用紺者反青赤色也
釋名云紺者含也謂青而含赤色也說文云帛染青
而微有赤色也若赤白黃不純大色者立明此云
半色也謂非全是大色但半是大色亦得用也如結
愛等亦名染者立謂取其染義是齊也黃色者立謂
鬱金花黃染也注云北方者立謂比是毗近也並
也謂此律在吳地翻以北方有木蘭既不見故闕翻
也深云北方者謂諸方也云北方有木蘭樹皮為祇
律在吳地翻不識此木今時諸果汁染為木蘭染法

也如善見所說者案見論中善來比丘袈裟鮮明如
赤蓮花八事隨身謂三衣鉢針線斧子麈尾也今
引此文明善來身著赤衣證上木蘭定赤色也遺
教法律經乃至此正錄者此是偽經不入目錄其經
中許著五大色衣也如隨相中等者九十中得新衣
不作三種染壞色而受持者波逸提也上釋第三色
下第四正
明量是非

故十祇中各立三品之量者案十誦云佛言聽畜三
種衣謂上中下也上衣是長五肘廣二肘長四肘廣二
肘半此二中間名中衣也案祇文中一个衣中有三
品量文云僧伽梨有三品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
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
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鬱多羅僧三品上者長五
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
下者長四肘半廣五肘一不舒手安陀會亦三品上
者長五肘廣二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二肘一
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二肘一不舒手也注云說
時應在受後者明三衣既過量而不截除其量外則

是長限仍須說淨。若先說淨後加法者。淨法則失。要
先加受法後將說淨故曰也。

不必依肘者。卽今時作衣多分量身而作。所以不得
直取五肘三肘之量。故文云量腹而食。度身而度。卽
其義也。上解量是非義竟已下。第五正明條數多少。所以唯隻者。如易

中變則屬陰。隻則主陽。屬生陰主殺。以陽能生萬物。
取類沙門以慈仁有爲本。同世陽作故數非偶也。如
言陽氣下降萬物發生。表今服者能生萬善也。錯

注不字者。立謂律文中將亦字錯作不字。合云亦應
畜律者錯也。今時有三十三條等者。立謂恐是錯合
是十三條錯加三十三也。以西國語倒恐有先稱三

後稱十。故成三十。此方之言先稱十後稱三。則是十
三。故知三十三者非也。以無聖教可准。故後引聖
迹記云。如來著十三條。證上十三是其正義也。智

論云。是羅布僧伽梨者。案智論第一云。菩薩夜半踰
城出家行十二由旬。到跋伽婆仙人所住處林中。以
刀剃髮。持上妙衣。貿羅布僧伽梨於尼連禪河側。六

年苦行也。上釋第五條數多少義竟。

六提數者。濟云。堰水塘者曰堤也。四分文不了者。私
云。此四分但明五七二衣條數。長短定。量大小不明。
大衣今准多論。明有三品大衣。各明量數者也。

四長一短者。宣云。所以示長短者。由世稻畦隨處高
下。致別沙門衣現長短者。亦以法服敬田爲利。諸有
表聖增而凡減。喻長多而短少也。故世稱爲福衣。以

畦畔之相。世田用畦盛水。用長芻苗。養於形。命法衣
之田。弘四利之水。增三善之心。養法身慧命也。所以
極至二十五條者。人云。欲爲二十五有作福田故也。

若以新衣重縫作時。吉過限墮者。立謂正由作時違
法不成。今蓋將充三衣數。不說淨過十日犯長數也。
以佛令一重新二重。故今三重純新則長一重。非是

制限也。以作時犯吉過日犯提。中間悔摘却吉者。謂
猶有方便吉也。
名不離衣宿者。私云。雖復留一兩重。其衣體隨身。故
不成離宿過也。若死者前言本界內者。立謂此比丘

衣裏在界內。將衣體出行於路身死。彼有看病人。合
得三衣。有言既摘留界內。則屬界內。有言屬界內。有

言屬看病者。律師云者是論主也。云合看病人以德具。故須索取賞也。若不具德。則屬彼界內僧分也。上釋第七重數多少義竟。

一日恐不成者。此應是不畜長人。乃是一月衣人。恐過限故爾也。世尊親爲阿那律裁三衣八萬比丘。同時連合者。如中含抄云。

阿難奉教爲諸比丘作衣者。案五分云。佛與千二百五十人遊行南方從山上下。見有水田。善佛塋畦。念言。諸比丘應緣此作衣。卽問阿難。汝見此田不。答言已見。又告阿難。諸比丘宜著如此衣。汝能作不。答言能作。卽受教自作。又教諸比丘作。或一長一短。或兩長一短。或三長一短。左條葉左。靡右條葉右。靡中條葉兩向。靡作竟。著之中極是所宜。佛見告諸比丘。阿難有大智慧。聞我略說。作便如法。此名割截。不共之衣。與外道異。怨盜賊所不復取。羯磨疏問曰。此時方制道服。爾前何所被身。況乃一唱善來三衣。備體類。轉創首法。服度人徵。數後前自成。牢楯答法之初。始於仙苑五人先度。服三衣。但由聖制。法衣年歲已久。

隨緣運造。章服不同。教網創弘。多從道務。至於儀服。殊非本懷。致使諸濫。與時而見。概故制理。數合然。礪問阿難等。羯磨受戒。豈可未有三衣。乃言教做世。事作衣者。何答已前之衣。聖變成故。做習恐難。今做世田爲示易成故爾。

僧祇不得畫作葉對頭縫之者。立謂但對頭縫著竟。卽畫作條葉。此非法也。極狹如麴麥者。說文云。芭粟也。今呼青科大麥爲麴麥也。馬齒縫者。濟云。作袈裟。鱗邊時。屈鱗邊歸裏。以線疎勒著各爲馬齒縫也。前去緣四指施絛等者。濟云。絛卽長條也。紐卽今時面前短者是也。今人倒故。前安紐後安絛。失本制也。言去緣者。約去袈裟緣外也。非謂緣內爲言。以緣大小不定。何得約內也。

應摘此物與僧者。謂此物卽縫著。則非袈裟所攝。若至死不得將此補物。賞摘與僧分也。

肩上撲障垢膩處者。私云。爲是但三衣人。故令撲。今時內著別衣。亦不必須撲也。亦可今人撲肩處亦好也。

十誦若糞掃衣比丘以佛制不著割截衣入聚落便補帖作鉤蘭施緣佛言即當割截等者案十誦云有一比丘有糞掃衣聞佛結戒不應著不割截衣入聚落思惟我有糞掃衣破裂當補帖作鉤蘭施緣即持針縫近祇洹門間補帖安緣用當割截佛經行見至邊問之汝作何事具以上答佛言善哉糞掃補帖應用當割截衣有人云四邊緣曰蘭中間施葉曰鉤也今詳未定既言作鉤蘭施緣明知蘭與緣別也十誦明文開著入者謂著如上補帖衣入聚落也上來八段不同總解第二作衣方法義竟從此已下第三正明加受持也七十二種衣者大衣正有十八品始從九條至二十五條謂割截既有九條揅葉亦九二九是十八也從有六品即取七條家正有二品謂割截揅葉也并五條家正有四品即割截揅葉屈襴及縵也此四并前二是六成大衣家之從六足前十八是二十四也七條正有二品從有二十二還將大衣十八品五條四品成七條家從合論二十四也五條正有四品如前說從有二十即大衣十八并七

今字義近

條二故成二十合論亦二十四總有三個二十四則是七十二今今鈔云七十種者謂縵衣唯通下衣不通中上故也若將縵從三衣故成七十二也安陀會為始者私云古師行事先受大衣鈔意從微至著故從小起以著時先著小衣於內故也

注云若兩邊俱縫者今時揅葉衣兩邊縫塞此是非法還成縫衣近代西國比丘與外道俱入王宮應供被外道將釵內袈裟麟中便告王言比丘欲反于時諸比丘盡被誅滅彼耶舍即權制令兩邊總縫為防此謗故也

此僧伽梨若干條受者問受下二衣直標條數何以受大衣即言若干答非受時稱若干也此出法家語由下二衣若受正衣條數定故則無多品之異今出法家直標條數大衣雖皆是正正通多品故出法家欲使言含故云若干也

一時受一時捨越毗尼者謂一時牒三衣受及捨也若尼受餘二衣者即祇支及覆肩也私云為生俗人染心故制畜服僧局阿難佛制令著以形貌壞美見

者多起欲心。故出曜經云。舍衛城中有一女人。將兒臨井。而欲汲水。有一男子。端正少壯。於井邊過。此女見已。生欲染著。目不暫瞬。眼視彼人。手持繩繫瓶。欲心盛。故誤繫兒頸。挽出見兒已死。欲心及息。憶念覺悟。故說偈言。

一切諸法生 皆由於二事 內因之覺觀 外有五欲緣

此是過去諸佛所說妙偈。佛勅阿難令受持之。云云。相傳云。是女見阿難起染心也。未見經出。或可別緣耳。厥修羅者。亦是祇支梵音異也。注云。不言肘量。應成者。私云。爲今時人作覆肩等衣。不依本量。所以今誦文。受不牒肘數。但言法應成。若牒尺量。則是妄語。注云。准此部別不同者。私云。如四分。但有覆肩祇支。今僧祇則水浴衣無祇支。以將浴衣爲五衣數者。此部則不同。今雖非五數。然亦須著也。餘二同之者。卽鬱多羅及安陀會也。

上解受持衣方法義。竟從此已下。正明第四廣雜料簡門。廣八指內長邊一。揅手者。橫闊邊曰廣。豎邊曰

長也。注云。不同善見者。此明見論文。中三衣雖不加離宿得。提今多論不爾。但有缺衣壞威儀二罪。如上可尋。

通二種淨法者。立謂說淨及點淨也。謂長衣將納互淨。不淨以刺著。故名和合淨。更不須說點。故言通也。注云。多論緣斷。便失隨情。兩論者立謂。還須依上善見。有孔卽失。又須依多論緣斷。方失。故知二文所明。俱須依用。故言兩論。

不得孔大。以小物補。令縮小者。謂孔既大。將小物補之。撮四邊就於物。則令四邊殺。故言縮小者也。應及孔小。廣二指大。補治者。謂衣破時。孔大小齊二指許。卽須補也。此言通縵兩用。無損者。謂多論緣斷。不失。受此文太寬縵也。今須依見論。穿如指甲失。受必若未穿而緣斷者。亦依多論失。受故曰兩用無損。敷臥具坐具等者。謂著大衣時。不得敷臥具及敷坐具。此是使役時也。不得腳躡者。謂不得腳躡大衣等也。又不得坐大衣上。故言敷坐。又不得臥大衣上。故言臥上。不得揅內著。故言親身著也。及至掃塔除糞。

經入百日等者。如治禪病經抄云。入塔觀像者。如治禪病經抄。又如觀佛三昧經抄云。

明了論受功德衣著一披一等者。立謂受迦絺那已。開離大衣。餘兩個相隨重著。下衣。觀身名之爲著。七條安上名之爲披。施鈎闌者。濟云。四周緣曰鈎闌也。案十誦亦然。得借著大衣入俗者。由自無大衣。亦得從他借著入俗舍也。注云。此謂僧伽梨者。立謂此是入聚落衣。非園中衣也。何故名園中衣。以西國人多捨園作伽藍。如須達菴婆女等也。今從本得名。故知園者。卽是寺也。如羊耳者。如今育王像著衣是也。以手捉故爾。

中含多處文云。枕大衣臥。七條者。案中。含經云。世尊有時四疊鬱多羅僧。以敷席上。攤僧伽梨作枕。右脇而臥。足足相累。立正念。心常作起。想謂眠時。念常速覺也。諸比丘亦有作此事。以臥七條枕大衣等。看文意。正是將七條著。皆下服也。今若有人作此事者。不足爲怪。又智論第二十六卷云。世尊四疊鬱多羅僧。敷下以僧伽梨枕頭而臥也。濟云。一國內唯長安城。

● 尼持經

中僧尼持三衣。襪如法生善。以將衣襪在臂上。置袈裟外。極是如法。一手執瓶。順路而行。以出家人法。爾須持三衣。鉢。猶如俗官帶竿袋。犯。勿法。爾須也。唯外州邊處。多將三衣。襪置袈裟裏。傍人視之。極不生善。似如賊盜持物歸也。

舍利弗問經。初令褊袒。謂執事恭敬。故後令通肩披衣。示褊袒。故等者。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問佛言。云何於戒中。令弟子褊袒。右肩又爲迦葉村人說城喻經云。我諸弟子。當正披袈裟。俱覆兩肩。勿露肥肉。使上下齊平。現褊袒相。行步庠序。又言。勿現胸臆。於一一云。何奉持佛言。修供養時。應須偏袒。以便作事。作褊袒時。應覆兩肩。現田文相。云何修供養。如見佛時。問訊師僧。時應隨事相。若佛床若掃地。若卷衣裳。若周正。滿席。若泥地作華等也。云何作褊袒。時謂國王。請食入村里。乞食坐禪。誦經。巡行樹下。人見端嚴。有可觀也。

決正二部律論者。立謂此論解僧尼二部律故曰也。注云。當自陳意者。若逢師僧上座。別人等。當言我者。

僧伽梨不得作禮勿責某也。注云以垂辟上名象鼻者謂披時露左名曰象鼻也。

小衣不近身淨潔等者謂五條不曾假身而著由淨潔故得著入衆禮拜上講聽法等。反此不得借人著不得出界者謂將他衣出或恐經宿誤他得離衣罪。所以不許出界等也不著袈裟食得罪者案十誦文云不著袈裟食吉羅。

五分得新衣令有德人暫著得福者濟云南山閣梨在日若得新衣鞋襪每先安佛前燒香供養次安聖僧前供養呪願已然後與師僧令披也及自受用作此法者非唯得福亦使一身常豐衣服若得果食等亦先供佛僧也。雜含佛令取阿難鬱多羅僧與婆四吒女著者如雜含抄云。賢愚經師子敬著袈裟人故成佛者案賢愚第十三云古昔此閻浮提有國王名提毗總領八萬四千謂小國世無佛法有辟支佛在於山間林中坐禪時諸野獸咸來親附有一師子名號躁迦羅。晉言驅體金色是時獵師剃頭著袈裟內佩矛箭行於澤中見此師子念欲殺之是時師子

起疑

適值睡眠獵師便以毒箭射之師子驚覺即欲馳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如此之人在世不久心得解脫。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為惡心起向三世諸賢聖人如是思惟害意還息便說偈言

耶羅羅婆 奢沙婆呵 說此語時

天地大動 無雲而雨 諸天駭惕

即以天眼 下觀世間 見於獵師

殺菩薩師子 於虛空中 雨諸天華

供養其屍

是時獵師剝師子皮以奉國王念言經書有之若有畜生身金色相必是菩薩問獵師言師子死時有何瑞應答言所說八字如上者是也。即召諸臣智人令解是義時諸人衆都無能解空林澤中有一仙人為解此義云耶羅羅其義唯剃頭著染衣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奢沙云剃頭著染衣者皆是賢聖之相近得涅槃婆呵云剃頭著染衣者當為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王聞解已召八萬四千小王悉集一處作

七寶高車。張師子皮。表示一切散華供養。打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爾時師子由發善心。向染衣人。十億萬劫。作轉輪聖王。後致得佛。今釋迦是也。王者彌勒是也。仙人者舍利弗是也。獵師者調達是也。二明作法攝衣界者。勸釋名云。言攝衣者。加法結後。去之雖遠。衣猶屬人。故名攝衣界也。或云。結不失衣界者。以結此界人無離衣之罪。故曰結不失衣法也。一切大界凡有三種者。謂界大。藍小。界小。藍大。藍界俱等也。羯磨疏云。界與藍等。及界小。藍大。不須結之。以衣界自然約藍院起。隨有周匝。猶開勢分。今上二種未結衣界。院外攝衣。若加法竟入院。方會故不須結。或大界在勢分內者。亦不須之。轉非皆放恩之。諸家立法不同。有人立無村結法者。羯磨疏云。古人言。有村須除。無村不須。何得雷同俱須除也。如律文中。無事有法。非法不成。無村加有義同此也。又有人言。有村結者。現除懸不結。後村移出。不合攝衣。無村結者。現結懸。除村來不攝村去。還會鈔主。無村結者。即後家義也。以結除其妨難等者。濟云。男女所居曰

村。男是尼之妨難。女是僧之妨難。故須除。故勝引羯磨疏云。既依界結。遍標內地。同有攝衣。不由村來衣界便解。不由村在衣界不遍。但村是男女所居多生染。誘性與比丘行有譏。故制令除之。故律中。初結衣界之中。有村不言除。村中置衣後。爲緣礙。方始除。村此除。別緣不除。村體何以知然。多論二解。前解有村須除。無村不須除。後遂解云。羯磨法。爾莫問有無。皆須除之。村在不得。村去攝衣。問本既無村。而云除者。豈非無病有藥。何成羯磨。答。此攝衣界在同住地。所言除者。除衣障礙。不除村體。故無男女住意。著衣豈在院宇。本無不結。村來必須豈非繁重。又若不除。便起疑念。謂結衣界。後村來入衣。則不失。故前結除。如前結界具列二同。可卽有說。文中須述。不妨前結爲成。後同衣界亦爾。爲釋後除。可以類解。問有村結已。不得會衣。與本無村何須著除。無村無結。村來障衣。與有結同。何須著除。問意難解。意云。界中若無村。村來還障衣。與有結何異。而言須著除。無村若著除。村來亦障衣。有村若著除。村在亦障衣。著除俱障衣。

云何須著除。若使有無俱是障容。可有無齊著除。既則有障有非。障何得有無。雙著障答爲釋疑。故爾若未結攝衣界。樹草等界。即發生。由今作法結衣界。樹草等界。因此滅恐。攝村界亦不生。爲釋此疑。故俱著除也。現除懸結者。立明。先有村現除。村中妨難懸結。村下之地。擬後村去。通得護衣。現結懸除者。謂先無村。以現取爲界。故名現結。若後有村。不得護衣。名曰懸結。除村由村來去。便令衣界增減者。濟云。衣界體通。但爲村來時。中有男女障礙。置衣非。即無界也。據界體無有增減。故願律師舉喻。如牛皮皮以。更時牽來。牽去。或長或短。皮豈有增減。衣界亦爾。雖可村來界縮。村去界伸。亦不名增減。

五分等律明文者。五分云。若本無村結。不失衣界。村後入者。不須更結。謂先已結。故若本有村結。衣界已後。村移出。即此空處。有衣界生。此解定。非有云。引五分文。說上界有情染界。隔四礙。則失衣。非是界體有增減。故失案五分云。諸比丘作羯磨結。不失衣界。於中不得自在往返。是名失衣也。一聚落不定衣界是。

小會本經卷
下二之二

定者謂聚落。即村是也。中有男女來去不定。來則無衣界。人去則是衣界。故曰。若論衣界。體無來去。故曰定也。二爲除誹謗等者。比丘置衣。村內夜中往取。經遊女人邊。過迹涉。譏疑。故也。言爲除誹謗者。入村取衣。容生誹謗。故也。言爲護梵行者。村有女人。應入村取容。壞梵行。言等者。村有五義。文中列四。言等者。等取於嫌疑也。并嫌疑是五。以村中男女所居。具斯五義。比丘在中護衣。是難。故制隨身。後因有事起。言除之者。立謂比丘往村取衣。見女人衣帶解。形露。羞耻。舉事。白佛。佛令結。

時除村。除村外界者。首疏解云。除村。謂除村體也。村外者。除村外勢分地也。故見云。除村外界者。中人擲石已還等。私云。謂村在界中。村家勢分之內。還不得置衣也。解衣界法者。彌云。四分闕無解攝衣界之文。今反結并解也。然五分且有結解兩白二法。上來多種不同。總釋第一三衣義竟。

二明坐具者。梵言尼師怛那。去不得輒爾。厭課者。立謂率爾隨時將小物而作也。無心忻念曰。厭似若他。

卷之四

卷之四

逼而作日課也。此解若欽跋羅一重者是毛衣也立云欽婆羅者是旃衣也若將旃作唯用一重劫貝二重者譯云樹華持律者云草華聲論云天竺音割波婆翻爲樹華衣今白疊是也云云不得屈頭量者謂將物迴兩尺頭量之則刻長也縮量水灑量者此是防功水濕時則縮乾時則長也新尼師壇故者緣四邊以亂其色者立謂將新物作用故物爲緣卽當四分家將故撲也若作者應安級者明今時故作坐具必須四周安緣也五分須撲四角者謂四角壇者是也言不撲則已者謂作時將故撲如無故者從他求求既不得將何可撲直止不撲故言則已已由止也四分若減量作若疊作兩重並得者謂過量是犯減非犯也言疊兩重者本是單作仍過量令半疊乃成兩重稱竟未過量無犯故言疊作兩重亦得也注云謂二重爲本恐過量故撲者立謂釋上文也謂本合二重爲本今既單作又闊大故令撲兩重則無犯也

二重三重對頭却刺者立謂作先制量者竟後增者

可案緣外將所增者來帖兩邊使兩邊齊平而刺之不得直縫故曰名爲對頭却刺等也

准益縷之相不截不犯乃至亦應無罪者此句語是古師之言拔出跋闍之意云彼作此計也下注子卽解云此是跋闍之事耳謂準三十中勸織師增縷戒得入手雖犯捨捨懺已還來受用無過仍不須截所益之縷我今作過量坐具不截除者准合同彼益縷不截之相亦應無過此跋闍極計也濟云准益縷之相等者謂跋闍見佛開增坐具更增廣長各半撲手其後增者名爲益縷所益之者既通連作不須截之既非是犯我今過其增量之外更長增之不割亦合不犯故曰亦應無罪也只道初增既過本量不截非犯我今過此增竟之量不截除之復有何犯也此皆跋闍所計實云准益縷之相不截不犯過量坐具不截而畜亦應無罪者謂起過倚倚益縷既聽不截是爲不犯我今若得過量坐具不截而畜亦應無罪如上律文六羣廣長作尼師壇佛卽制量後因迦留陀夷手挽坐具佛卽開云自今已去聽諸比丘更益廣

長各半。攢手既言更益。故知纓除益之。今跋闍倚傍此文也。南山云。彼已別益。理必不然。注云。此跋闍檀行十事者。市賢反。廣疋云。檀由專也。謂專已自爲也。又云。檀者自專也。十誦作不益纓邊。尼師壇淨者立謂若不益纓。依本量作。既不增之作。無所犯。故言淨也。米詳待檢。伽論言作不接頭墮者。案伽論文。解七百結集文。跋闍檀行十事中。有纓尼師壇淨下解云。言纓尼師壇淨者。尼師壇頭不接纓。佛言不接纓者。波逸提爲迦留陀夷因緣制此罪。述濟。立謂文意若欲增者。須於緣外接也。不得於緣內通取增量也。故下注云。通量取增文。犯提罪。濟云。此是南山僻執也。南山臨終時亦不苦執此事也。亮云。跋闍但是制畜過量坐具。非是制不截今取過量。豈得云是跋闍之風也。多論佛在時比丘不臥。乃至唯一頭更益一攢手令比丘臥。僧臥具者立明多論中更各增一攢手者。非是今時坐具謂制作一敷具。置尼師壇底護僧家臥具。故若小更增一攢手。應長八尺廣四尺也。此是十誦家事。今四分有用者錯也。注云。時有戒本一攢者。

私云。此是十誦文中有如此衣護僧臥具合於一頭。增卽長今時小尺六尺廣三尺。無非坐具之量。今四分戒本有云。一攢手者錯也。若有此色且將說淨。不受持故也。四分明坐具法異者立謂合增半攢也。注云。必須准用亦須畜之等者立謂有用前十誦家護臥具足坐具者亦開受用。仍須說淨。但不得加受持法也。

若至坐處當敷而坐。若置本處當中。掩之後徐舒而坐者。案祇律云。不得房內科揀尼師壇常中燒攤置肩。上而去到已中屈疊敷而坐。來時亦當攤疊著肩。上而還若欲置處當中掩之還時。當徐舒而坐。禪房中尼師壇應如是也。以尼師壇著右肩。上入衆降邪道者如賢愚經抄云云。

三漉水袋法者。梵言鉢履修多羅達拏。去聲。四分作漉水袋如拘形者。案四分如勺音杓。今作勺字錯也。若作宏梯者。私云是漉水袋外方格子也。應師云。當是橫梯。說文云。橫闌木也。律文作宏大也。放萌反。屋深向也。宏非此義。郭恢郭也在外郭落之稱也。若作漉瓶。

者卽陰陽瓶是也。聽安沙囊中者。立明虫細難漣令將小沙安著漣囊中。其中著沙卽住後。將此沙合翻井中也。所以著沙者。以沙細故漏水不漏虫也。事如淋灰汁意可知也。

餘之威儀見命常沒其中等者。謂此殺虫是性戒不能持奉。何能避於威儀邪。見邪命之事也。以戒見儀命出家所修。今未能遵。故曰常沒其中也。障壁風衣者。北人名壁風。南人名爲木風。亦曰姑風。

是衣名作波利迦羅衣者。私云此翻雜碎衣。亦曰助身衣也。若欲受持。並先牒其衣名。已乃至波利迦羅衣持等者。只是百一之物是也。雜衣隨多少者。私云是小小補衣雜物也。作吉羅悔爲異者。以沙彌未具戒故。所以與提爲異。

一日成故者。立云由十一日不說故犯故曰也。此非正解今言由初日得衣不說。積至十一日則犯。以呼初日爲一日也。十誦因入聚落露胸臆等者。立明此下明犯事如此也。注云有師改法截縫之者。立云祇文具明尺故四分直云上狹下廣。衣後魏之中有師不

衣立註

衣立註

依僧祇四肘二肘。但依四分上狹下廣而作。然亦得受持時。牒名但言如法作。不得牒肘量大小者也。涅槃律法此云內衣者。立明今時裙是也。中天作別狀如縷衣。將以裹腰。腰繩章之收束遠腰也。

僧祇佛於僧前自著內衣教諸比丘。因制戒者。案祇云六羣比丘內衣或高或下。或作魚尾。或作象鼻。或作多羅樹葉。爲世人所嫌。云猶如姪女。舉過白。佛集諸比丘於僧前。自著內衣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如是著衣。因爲比丘制戒。或高者齊膝也。下者齊踝也。魚尾者。垂兩角似魚尾也。象尾者。一角偏垂也。多羅樹葉者。備起多羅樹葉也。

太寒得繫著脚者。謂摘裙後破緊著脚。如今人著方裙法亦未著旁也。當二三四條之若亂縫合等者。此謂著涅槃帶也。若新作廣三指。今是得已成否。小紋可三四个合作也。作決紐者。上居穴反杜注。春秋云決壞如而決不相連也。從後岐間過者。謂從背後過也。有若俱修羅者。私云亦名厭修羅。似裙而縫合從頭上著之。十誦爲裙破開被著五分。因呵制

不許服也

方裙諸裙者私云近代有之是隋文帝見諸大德寒者即與作之巧異俗耳臂衣者私云今臂鉤是也然上諸衣西國並無此方古德作耳複衣者立謂複貯衣今時綿絮衣是也一切貫頭衣者立謂婦女裙是也以著時貫頭而著故曰也兩袖衣者立謂俗人梓膊也不得著襖褶者音習又音汁謂大袖衣也見應師經音義行膝者徒後反禮記注云幅行膝也亦謂之行纒釋名云音纒舉其脚可跳騰輕便也一切白衣外道衣並不得著若著法治者此言通輕重若著俗人服可如吉法治之若著外道服即如闍法治也故瓶沙王送所著貴價私云此是摩伽陀國王閼王之父也既見如來聽諸比丘受植越衣即持賣價衣以施衆僧佛令說淨密古德相承依此文斷謂是貴價俗衣佛令說淨即合輕分故將一切白衣之服例從輕攝鈔主乾封年中象天委示云斷輕重有錯指此文也是翻譯之過非律學者各所以重改輕重儀謂王貴價衣乃是三衣但爲價貴故也若將爲俗衣

卽例將一切俗衣分者大錯也五分被者此還是三衣名耳豈有俗被而入分耶若大價衣在地不得在上行者私云是菩提王子請佛及僧設食覆露兩地通敷貴絹從於殿中列至寺之門首請佛與僧蹈上而過佛至衣邊願向阿難令却之佛爲未來弟子福薄難勝故爲後式

禪帶者私云謂坐禪久倦故將邊身著繩床坐也又云只將圍邊兩膝從背後過也或用麻作或用綵帛作可潤三四指也腰帶者私云卽今腰繩是也五分借俗人衣不還則已舊案五分文中有五戒優婆塞被賊剝衣來至諸比丘所借衣比丘不敢與便問佛佛言聽借若還應取若不還則已已者止也注云三年方集者是億耳比丘住西方阿槃提國是迦拏延弟子以是邊方僧少故三年求僧始得受戒受戒之後往見世尊和上附白佛開五事注云以彼方無餘臥具者私云阿槃提國唯著皮衣故開爲臥具若有布絹處者不得用之注云按梁時貢賦圖云者謂梁朝有白水條國人來此方貢朱駿馬云從西來據

●元七起元
生

此一言此屬白木條東定是邊也。言注此在彼東者。立謂中國呼白木條爲東。齊白木條東是邊地。此間武帝喚木條爲西。明知此是邊方也。

若用狙皮者。狙獸名也。似狼赤首。額他稱二反。說文云。

形小如犬。水居食魚者是也。律文作狙。反丁稱字林云。

獨狙獸名也。似狼赤首。狙非字體也。若戶樞不轉。

等者。此意明戶樞濫不轉。用皮髮戶樞。頭令易轉也。

當畜善助謂禪帶也。考案二千威儀云。當畜善助善。

助謂禪帶也。禪帶有五事。一者當廣一尺。二者當長。

八尺。三者頭當有鈎四者。當三重。五者不得用生草。

亦不得用金鈎云。坐禪人恐睡。手倒故將熟麻帶可。

三四寸闊。從後轉著膝過束。令不動。故云善助也。

偏袒有廢者。勝云。或過中廢乞食等。也不得畜四種。

寶麗者。四分皮草。犍度中云。金銀琉璃寶四種。但寶。

是通名。

二明作淨施法六門。一制說意者。礪云。凡淨施法元。

主封滯。遠同大士離著之行。離復未能。凡所受畜悉。

爲成就。但大慈方便。教作淨法。常作屬他之情。已無。

●論疑

●三抄作二

貯畜之過。餘益比丘福利。施主異外離。故制法淨。多論九十餘種中。無假爲此法。異外故爾。二三施主。差別者。私云。即僧爲展轉。眞實并俗爲三施主也。

如昔一時。開七賢房舍者。案分別功德論云。天須菩。

提者是王種也。所以名天者。此人五百世中。常生天。

中。從天下生王家。食福自然。後自從佛出家。聞佛勅。

諸比丘曰。夫爲道者。當約身守節。麤衣惡食。草蓆爲。

坐。大小便爲樂。聞佛此教。不堪忍念。在宮中衣食細。

妙。欲還家。阿難語曰。且住一宿。今當嚴辦供具。即往。

王所。索種種寶蓋。嚴飾備具。比丘於中止宿。得定。思。

惟四諦。至於後夜。即證羅漢。飛行虚空。佛語阿難。夫。

衣食有二種。有親近。有不可親近。何者可親近。若著。

好衣。時益道心。此可親近。著好衣。時損道心。此不。

可親近。是故阿難。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而得道。

者。所以悟之在心。不拘形服者也。

若放逸不說。乃至不滿十日。犯捨墮者。由放逸。故入。

手不說。即犯不待十日。若謹護者。縱忘。雖過十日。不。

犯。故知放逸。義不開忘也。

菩薩亦有淨施法者。案地持論云。菩薩所畜眾具。一切施物。以清淨心。於一切十方諸佛菩薩。捨作淨施。譬如比丘。以已衣物。於和上閤梨所捨淨施。如是作淨施。因緣故。得畜種種無量財物。故名住聖種也。菩薩亦得無量功德。常自憶念。如是功德。於一切時。常隨增長。凡是淨施所畜之物。為諸佛菩薩受寄護持。見人來求。觀察其人有成就。相先所捨物。作淨施者。取以與之。諸佛菩薩。於一切眾生。無不捨之物。作如是知。滿求者。意觀察。彼人無成就者。以淨施物。而開解之。稱言。賢者。此物先施。已有所屬。輕語發遣。不令致恨。若以餘物。兩倍三倍施之。作是方便。令知菩薩。不以慳故。直以不自在故也。涅槃亦爾者。即第十六雖聽受畜。要須淨施。為信檀越等云云。

前明上三施主者。私云。即衣藥鉢三也。故下文云。寶施主者。則是後俗人施主也。立云。是真實展轉錢寶三也。善見云。展轉者。五眾中。隨得一人作施主。真實者。至一比丘所者。釋名云。彼此傳施。迭為物主。故稱展轉作法。付彼不虛。故曰真實。並是絕貪惠他名。

為淨施斯之二種。皆是作法。不真屬彼。若爾何名真實。答。一往直付物。在彼邊問。方得用。故言真實。謂對展轉物。不屬彼。故稱爾也。不言對沙彌者。謂真實淨主要局當眾而作。故曰不對沙彌。

五分五人不應作者。此明真實淨主也。此等五人。既不相悉。又不狎習。謂附而近之。習其行去。恐將我物。畢竟不還。故云不應作也。五非時類者。或未具戒。或老少懸殊。故曰也。三應淨施五眾者。謂展轉淨主。要是五眾也。不得稱三三人作淨者。謂施主唯可一人。若三五人者。以所說竟。為衣混亂。忽一人死淨法。隨失知何衣。是然施主死。更別請人。盡將衣物。更說淨畜。為此義。故唯得一人也。

得戒沙彌者。即學悔人也。六夜五法人等者。立謂覆藏覆藏。竟六夜六夜。竟及正出罪。為五也。或可出罪一勝法。除此出罪。加本日治人。此等五人。不得作淨施主。注云。似當時指示者。謂五分文中。不須先請至臨對人說時。隨指施一人。即得。故言似當時指示也。注當部無文。隨二部用者。立謂四分無請施主文。

不明對面及遙請。今依五分多論。若德望高遠不可附近對面請者。可依五分遙請。若可召請。須依多論面請。方成。故曰隨二部用也。今請比丘尼爲展轉施主者。要是在當時無僧始開也。

五分心念說淨等者。羯磨疏云。既是別人捨心難盡。且令轉換得延時限。終須對說。方始究竟。不如受衣。非爲遺著。但加聖法。隨身服用。故心念受與對首同。就心念法。文分爲三。初遙施。彼得過制限。故云十一日也。後復還加不越常開。故但十日。恐至明相。依教犯故。又說與彼如前得過。故文捨故。受新十日。一易者。又別致也。一是長衣。一是受持更番受淨。不得過限。計受持者。不畏犯長。無奈淨者。將是過限。所以止在十日內轉。此上心念淨法。亦謂開緣盡界。無人雖有惡染。或是非數求足。得依前十日。方得加用。必忽他行。夜分還集者。未得依此律中捨故。受新十日。一易應是不說淨者。私云。此上五分有兩意。謂此人元不說淨。仍有一長袈裟。既至十日。恐犯長。卽捨先持者。受所長者。後至十日。又復易之。故云十日一易。

若將十日一易語結上。心念說淨人則不多。當但有年易三衣人也。此心念法。要至十日明相未出。前界無人來方得作也。注云。或可說淨。故令展轉者。今據此言。鈔家雖出二意。亦難依用。知之。

對面展轉者。羯磨疏云。就文爲三。初明財主。權犯長過捨物與人爲展轉淨。若不言展轉。謂真實故。二受請者。言下明前受財言中。展轉不自專屬。謂非事更擬施人。人非獨許。謂不得斷施餘人也。須施財律取同意。故問本主。汝施與誰。三既定淨。主理須遙囑。更操本緣。明曾爲受。又牒前命。擬付淨主。且還付汝。當爲淨主。善護持。故善用之言。隨時加減。此展轉者。初財主付淨者。此一轉淨也。淨者。又遙囑人。此二轉也。淨主不知還付財。立作淨主。物此三轉淨也。俱淨貪著之意外。三律者。五分偈祇十誦爲三也。對面作淨而生諍競者。謂本對此施主作淨。其施主卽云。汝既施我。卽當屬我。因諍此物。佛言。雖請爲施主。不得對此人作於淨法。又莫令施主知。恐此人犯長。又施主後知。恐犯長。佛言。不應語令知。別處說之者。案五分文。

中是展轉淨施中明也。文言彼受作淨施比丘後以此事語所稱名比丘。恐犯長衣罪不敢受。不知云何。以是曰佛言不應語所稱名比丘也。

正得賞護不得用者。此明眞實淨人施主不得用他物也。注云二淨依四分文寫者。謂展轉眞實是四分律文也。令淨人著淨者。此卽當作淨也。應須使俗人令知是物者。立謂佛無意難開說淨還令俗賞。今說竟還在已邊畜者亦犯也。

上釋第四作淨法義。竟從此已下第五正明存亡進否之義也。祇齊三由旬者。謂齊此存亡可知。過此生死不辨也。以道路遠故。死後十日內不知故不許也。以已竟淨法盡失新條。更請施主而說淨也。多論出外國異方卽失祇文。過三由旬則失義稍急也。彌云綾羅綺繡人髮馬毛獸皮樹皮犯捨墮衣等不合作淨。施主若死休道等所有先淨施物盡須對人說淨。不者犯於長也。五分知其世在道以不者若死名不在世。若還俗名不在道皆失也。

必准論律者。謂量前僧祇多論等文皆須德遠者方

請之也。若死活難知可依祇三由旬也。若死活易知得依多論出國方失也。若汎爾恒人同寺便成失法者。濟云此人既無名字。縱在寺中忽死人亦不知則失淨法。容不知也。若受具稱無歲若死者案祇云婆離問佛比丘長衣何等入邊作淨。佛言當於五衆邊作淨。又問相離遠近得從作淨。佛言齊三由旬知其亡波離。又問長衣沙彌邊作淨。是沙彌受具足當云何。佛言稱無歲比丘名作淨。又問無歲比丘若死者云何。佛言得停十日於餘知識邊作淨。私云先請沙彌爲施主後既受具便成比丘。若對人作淨問汝施與誰答云施與無歲比丘某甲等也。注云有人言眞實主亡則失展轉不失者。此師意眞實對面作死卽無對故失也。展轉不對面但遙指何勞更請故不失也。注云二寶俗施主者有云金銀爲一錢是一故云二寶也。

被師呵責不得作淨者。謂施主是弟子若被師呵責已其師更不得對弟子作淨。更須別求餘人也。施主亡者物不入僧者。謂眞實淨也。其人受他作淨物未

還他今身既死物在身邊。僧不合分須還本主。注云。准此。前展轉不須等者。謂上文古師言展轉不失者。非也。此既死後及被師面責。尚失施主。何得言死而不失也。又解。準此等者。准物不入僧文。皆假名施耳。何得前言眞實是財。正主死後。可更請展轉。主不許。謂若使眞實是正主。亡後此物何不入僧。既不入僧。俱是假施。何得不請也。注云。又上文一人爲主。不得稱二三。此指前十誦也。注云。便與五分漫標有違者。立明五分不須預請。但臨時對他時。隨指一人。卽既得成。法後時常記憶。此物屬某施主。由施主不定。故也。今十誦與此五分有違者。謂十誦不得謂二三。人應謂一人十誦。五分文二不同。故言相違也。注云。或是立法。令取五衆及至作法。常指一人者。此鈔主會二文也。謂五分漫標者。應是出法家通標五衆。若作法時。定指一人也。

僧祇若衣多忘乃至營捨言我此衣淨施與某甲。我今還捨。應更說之等者。謂衣財有說未說。既亂難分。今束一處。盡將對人捨。前淨法也。言淨施某甲者。牒

本淨施主名也。皆謂不得重說。故捨之更說淨也。論開忘後十日者。卽是多論文也。注云。此謂可分別者。謂此忘物決知未說。故得開十日也。此對前文明之前文。捨已更說者。則是有說未說。相混亂也。納未二淨者。謂點一說一名爲二也。

五正色并上色。錦羅和合不成者。上色謂眞緋正紫也。謂將五大上色及錦和如法。染色成和合淨。以五大上色更互自和。故不成和合淨也。上來多段不同。總釋第一百一諸長義竟。

二明糞掃衣制。著意者。彌云。謂世人所棄義同糞掃。故曰也。亦可從處作名。謂是糞掃處拾得。故曰也。四分律中。明糞掃衣。相有十種。別一牛嚼衣。二鼠嚼衣。三被火燒衣。四月水衣。亦云婦人顯節操衣。五產婦衣。六神廟中衣。爲鳥銜風吹離處者。七家間衣。八求願衣。九受職衣。十往還衣。

爲鳥銜風吹離處得取者。故知非鳥銜風吹未離本處。定屬非人。故不得取也。求願衣者。立謂將衣往鬼神所求願後。卽棄樹上者。得取以人捨棄。故亦不屬

非人往還衣者。賓云。西方送葬持疊作幡。便棄家間。不復收取。既是無主。比丘得取。琳云。俗人墓所招魂衣是也。立謂卽舉死人衣。將還施比丘得取也。又不得取。未壞死人衣者。案五分云。時有比丘道行去家不遠。見未壞死人有衣。卽往取持去。死人卽起。語比丘言。大德莫持我衣去。比丘言。汝死何處有衣。故持去不止。時死人逐比丘。至紙洹門外。脚跌倒地。餘比丘見問此比丘。具以事答。諸比丘白。佛佛言不應取未壞死人衣。故五分云。是起尸鬼入其死人身中。所以尸逐比丘。至僧坊門爲善神不聽入。故以打倒也。四土衣謂巷陌者。立謂爲土所汚。故名土衣也。謂末利夫人以信敬三寶。故在高樓上。見諸比丘在巷中拾糞掃衣。卽使人將新衣往施。大迦葉大迦葉常著糞衣而不受之。以少欲故。夫人便將雜物。或一尺三寸五尺。割破令人棄泥土中。糞掃中擬諸比丘方便捨得將作衣也。三檀越施衣二謂時非時也者。彌云。一爲遂前人請。故二者但糞掃衣。知足行勝利他義。微若論施衣利。曩自他是故世尊聽受施也。

言時施者。謂夏竟無迦提一月有衣。五月是佛饒益諸比丘等者。私云。雖是時中。若不爲安居。故施亦名非時。施雖是爲安居。入非時分。施者亦名非時。不名時施也。彌云。時施者。要在一月五月時中得者。是名時施。卽時現前僧得俱。爾要以爲安居。故施具上二事。名爲時施。若不爲夏勞。名非時施也。問。何故名時施也。謂迦提一月若有衣。五月此中佛開比丘受五利之施。名爲時也。五利。資勞之時。名時施者。立云。欲明此五利。雖局前安居人。以分物時。還通後安居人也。

四種定故。一時定者。除非時施也。謂七月十五日已前受者。名非時施。古來諸師亦有十五日自恣。竟受衣。將作時施者。一向非時也。以夏分未盡。要明相出入十六日。方名時施耳。二處定者。局此界前安居人。簡他界人也。三人定。非界外者。現前同住者。此簡界外之人。非名現前也。四法定。皆直數人相參。應籌分等者。深云。古來有師立羯磨分之。今鈔主意。別既有四定。何須作法。

破爲二部令數人多少分者此約邪正以辨謂施主
普心施僧安居人即須分爲二分一分與調達部隨
彼自分之由施主心普施故分與也律中就先破後
得施後破各有差別下更明之云云又云以三衣施
佛等者謂四分律中毗蘭若婆羅門僧佛及五百比
丘夏安居擬供養後爲闍入其心忘却其佛一夏唯
食馬麥既安居竟佛令阿難報婆羅門云佛夏竟今
欲遊行婆羅門即語來至佛所求哀憐憐即設供養
佛爲說法即施佛三衣餘比丘各得兩端既比丘不
敢受佛言聽取此爲夏安居故施今引此文明知是
時中現前施不作法也若留夏食而分等者立云此
明施主亦是請僧安居以給僧食僧既夏竟有餘長
食比丘欲分施主不許佛言隨施主意不應分今引
此證安居物皆由施主意故不須作羯磨也又一解
云所以引上二文二者謂上既明時現前物令僧自
平等分之今此則是施主雖將來施僧施主仍自分
處不等與者隨施主意也不得同上要必平均約緣
簡異故明之也上釋時現前義

二時僧得者彌云准律有三種第一二部攝法第二
二部互攝第三邪正以辨第一二部攝法中有言須
作法有言不須作法此一古來評論今彌云以時勞
定故並數人分亦有人釋時僧得者以施心通普故
亦須法定彌云須羯磨故下文言有一比丘安居大得夏
安居衣物佛言彼比丘應心念口言受既有心念明
知若有人須對首羯磨故亦須法彌即問若言須作
法分者所以得囑授取耶頗有要須作法而不及法
得囑取者用此法何爲故定不爾心雖普及施主得
僧田之福施主心通普爲止食故不聽異處受衣
謂雖受衣不聽此界安居以佛定判局所取故不假
作法但須消故一比丘心念受又者非心念法謂與
念處已可知然上二時攝法爲非何當心念云云與
如何巧作會通今古師判云不聽異界安居界取
鈔意定須加法也衣者謂時現前若時僧得界外人及法亦得故知
知須法彌不許之云若不聽取是時現前者屬人既
定是人皆如何須佛判故知不爾第二二部互攝者
彌云如五分說非安居施比丘僧無比丘僧尼應分

非安居時施尼無比丘僧應分又云安居時得施皆亦如是互屬定說當部分之作法不作法人解不定如前說第三邪正以辨。云若得夏衣破已得物或得已破破得此三並數人分但是約時局處受人爲定故爾。若作而解義者不異非時僧得也。此且約不作法者言之。若二種現前亦有三門或一部或二部並數人分若邪正分別請請邪正二部對面行施應問施主隨所說受若言不知或言俱與並數人分律云得夏衣未分便行乃至不留行者分者。謂執此文云不須作法既許。應取用法何爲今宜不同。謂必須作法開行人分者。謂是安居之人夏坐有功故開分也。亦如看病爲病人衣藥草也時不在僧後分衣犯得其分故今雖行夏坐有功。取何失又云一比丘安居得衣乃至應心念口言者。據此文意要須作法若如。判奈此文何若時中不分流入八月十六日非時分者。即作非時僧得施法者。立明有主客共安居得時中施物以夏竟客比丘欲去令主人分衣主人不肯分之意令客去後分欲自入已客既去

已至八月十六日後佛令作非時僧得施。以對此主人比丘故不與屬已須集一化通分此物欲明既是時中僧得物還須時中分既不八月半分者入非時分便依非時僧得施分也。以前安居移至他方不得衣分者立明是上客比丘也。爲此主人不肯分之客即移至他處又不及彼分衣也。住日多處取者謂難事移夏若住處日多者取衣若二處住日等者各謂局施界內僧也。三同羯磨謂如施昨夜布薩竟僧也。四者僧得此上俱名僧得前三處法局定隨入三種唯第四僧得一種須以法定法位有三。謂心念對首羯磨也。此上約施僧衆一部耳。若施僧尼二部者亦有四種第一施二部常住者局處定故隨二部份分爲二分第二界得第三同羯磨以處法定故直數人分亦可既名二部並分二部義亦不妨第四僧得須其二部不共作法亦分二分此約對面施二部故分二分若互無一衆據以其二衆既俱不盡集不得計現在人分僧尼復無共作法義故且分爲一分各當部加法攝之如前一部法又互

入二部攝如五分云。非安居時施比丘僧無比丘僧比丘尼應分。非安居時施比丘尼無比丘僧應分。此四分文雖無義。亦應爾上來所判。互入既定。各及法者。得又有邪正差互。如調達等部是。若得施物已。僧方破者。應分二分。若僧先已破爲邪正二部得物施者。須問施主可知。上令爲二分者。既是僧物。邪正俱有其分。不局現在。寧得計現人分之正邪。四方俱不盡集。須知法以定。正邪復無共作法。義故爲二分。彼此各自作法分之。此上約正衆領物。若邪衆領物。亦爾以財用施。便羯磨斷之者。磧云。此非時僧得施。所以須羯磨法者。以不定故。須加法以定。以言不定者。一時不定。簡除時施也。二處不定。異界得施。故三人不定。簡二種現前以局現前人故也。四法不定。異同羯磨施。故謂不同說戒。竟受施物也。說戒竟有人施物。唯局在僧。不須更作法分。今此施者。變物之時。界雖人少。後有人來。卽取半衣分也。初明非時現前者。事同。今時俗家供設齋會得物者是也。乃至百人爲百分。好惡相參者。攝於此二種現前中。有四句料簡。一

及施及分二及施不及分三及分不及施四俱不及四中。前二得分。以及施爲定。故下二不得。以不及施故。二種僧得亦有四句。後當明之。若大價衣不可分者。聽截者立。謂如衣段貴故。堪錢名大價衣。今旣不可總與一人。故令段段截分也。若檀越不分別作四分等者。立明施主將物付比丘。聽自分之。則不明與沙彌等分。應三沙彌共一大比丘分也。一比丘分與三沙彌者。羯磨疏云。沙彌同位僧因相假。但以位卑行缺。故有降也。又言。所以等與者。莫非福田同應供也。注云。二種現前等與者。立明二種現前物。隨施主意。得等與沙彌也。二種僧得隨僧和合者。立明上二種現前。隨施主意。令一種僧得。由當時僧和白量處等。與半與皆得以施主將物望僧而施。故由僧也。下至淨人皆受其分者。羯磨疏云。守寺淨人應等與。乃至五分中與一分者。體非福田。以供僧勞望僧故。合也。律中云。若不與不應分者。以制在僧。僧須周給。今但繼於上。尊不兼及。下失於僧和無礙。卽非僧義。雖分不合。又是盜攝也。立明此言。

合多事務。若僧寺有女淨人。不合得分。以不合畜故。尼寺反此。又雖是男淨人。以供僧有勞者。得若小若老。不合又分衣時。在界內者。得出外。不得上來釋。非時現前已竟。

次非時。僧得施。謂施主。運心普周。通該三時者。即春夏冬也。謂施主。運心彌廓。時通十二月人。及一化奉施者。是。彌徠律。又此非時。僧得施。有其四。別一。施常住。二。界得同。有分。故須法約。為此不同也。今爲四不定。故作法。以定。除二。現前是人。定故。彌云。此僧施物。既因法定。須以四句料簡。一。及施及法。二。及施不及法。三。及法不及施。四。俱不及。四中。初三得分。若全及差。分二法。故宜名。及說。但及分不及差者。義亦及法。亦可要是具及兩法。二四兩句。不得分。以不及法故也。沙彌使人。雖不共作法。但令作法時。在界內者。即當及法之限。

有客比丘來數數分衣。疲極者。立明非時。僧得施。即亡人物等。分物未了。有客比丘來已。復須分。如是數數來。令僧疲苦。佛令自今已後。當作羯磨。攝入現前。

●不歸下○
彌尼

不及法者。不令得分。二部互正。亦有四種者。深云。謂二種現前。二種得施。故曰四也。立云。四種者。以施本心通施。一化僧尼。今若唯有僧無尼。但有式叉及沙彌尼。亦攝一大分。是一也。二若唯尼無僧。但有沙彌。亦攝一大分。三若唯僧無尼。三衆僧。即自攝四。若唯尼無僧家。二衆尼。得自攝。故曰四種。亦有本作互正字。謂二部互爲正主。無尼有僧。僧是正主。受也。無僧有尼。尼是正主。受也。又云。若有兩衆。各自取分。爲正。若單有一衆。隨即攝偏。屬名曰互也。今時若施一部。謂或時施僧者。下至一沙彌。亦得受。或時施尼。下至一沙彌尼。亦得受。若施二部者。或時來僧尼寺。或住其家中。施應鳴鐘。集已。分此物。爲兩分。一分與僧。一分與尼。尼中無人。下至一沙彌尼。亦得取一大分。僧家亦爾。雖各取得。須還本寺。各更鳴鐘。集衆作法。分之。有若本施時。雖通二部。若唯僧無尼。僧得自攝。不至沙彌。亦得攝。取若唯尼無僧。下至沙彌。亦得攝。取以俱福田。故然。雖得已。物入其重物。要入常住。今時得僧家作法。尼直依僧羯磨。竟即分者。一向非。

法然於中復有邪正分別如前已辨羯磨疏云二部僧得施者以本通施放無尼三衆亦總屬僧無僧二衆亦總屬尼所以不計人數而約部爲二分者由僧尼位別本主標通望僧行施故約部也二衆互無互得受者據望福田通僧義不異若不互受恐失福緣故開互取也以心通一化隨預僧海咸需受故若不法約現僧無義可分作法之始還如亡物輕法五百問云有人施僧物乃至打撻撻不合者案彼論云問有人寄物施一處僧物至後更有比丘來分時在座應得分不答打撻撻應得不打不得此文齊相承解云有施主施僧物分時須打撻撻後有客來若及前撻撻即合得分若不及撻撻不合得分詳未若有餘物本道人已去後人應問等者案彼論云問曰衣有餘物本道人去與後人後人得取不答應問主人本道人當來不答言永不來便呪願取若言或來不得取活取犯拾知死取犯棄是僧物故此說立云解呪願者願某人在道平安吉利等然後取也言犯捨者由是迴僧物故若死犯棄者謂既死屬僧常住

小乘本經
下之三

小乘本經

今將入已故夷然相亦難知可斥也上來釋第三種越施衣義竟

四明亡五衆物者。偶云義同非時僧得施也然在生修道仰衣物以資身今報盡數終無常對至是以聖人修長壽之果而不養蕉沫之身既死已後處斷有方故於衣法之中便解亡五衆物云云

財是。小人所利。非大士懷者。大士謂菩薩也。謂大士貴之以道。小人重之以財。故俗言君子樂道。小人受財。況出道高僧而累於衣食矣。出家濟遠者。擬救拔三途六道。使離苦解脫。故曰濟遠。經勞涉樂者。謂出家之士能持戒一食頭陀。苦行修學。萬德動經。三大阿僧祇劫。此乃勞苦爲因。故曰經勞。方證五分法身。招涅槃之果。故曰涉樂。俗譽非譽者。謂俗中名譽利樂。非所忻慕也。云何名譽。所謂過德而談名之曰譽。西京江村慈善闢梨用六字爲句。謂出家濟遠。經勞爲一句。涉樂俗譽非譽爲一句。謂世間五欲之樂及名譽非所慕也。然上下二士並預法流者。謂上列二種人。一是高節蕭然。世表一是情性未融。素非清

潔此既根性不同。佛則制聽兩異。上根制畜三衣。下品開畜諸長。雖分兩途。皆遵佛意。莫非俱修一實之道也。上達立法以濟器者。立謂依四依節儉之法。以濟形器也。下達受法而隨懷者。立謂順受開法畜長等。與其受用以隨其懷也。俱須兩順佛法者。立明上列二種人。雖復有異。俱順聖心。無違佛法。故言用通一道淨行也。

並謂指南者。謂古來諸斷者。多家各自稱是也。濟云。如漢時諸人。皆作指南車。並不得體。或指西。唯張手子作獅指南也。案書中指南車起於黃帝。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迷於四方。帝以指南車以示四方。又云。爾氏獻白雉。還恐或周公爲作指南車。以送之。今尙方監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有仙人持信幡。車行東西。人恒指南。又云。管仲所造。俱呈至說者。謂諸師處斷異途。俱涉其妙。云我所斷是有至到有趣指也。如序所明其例。有六者。謂如上卷十門中。列六師持律執見不同。

僞陳如死衣物直五錢者。案紙云。陳如每到時乞食。

入聚落得食已。還至曠野牧牛羊家。時牧牛人婦名尸婆離。信心歡喜。供給乳酪食。已還住處。便作是念。用此苦器。久在世爲。默思此身。便持衣鉢。著一處在林樹下。以頭枕象園右脇著地。一心不亂。卽入涅槃。時牧牛家至時。望來敷床掃地。既過時不來。便自念言。將非病耶。或惡虫所傷。卽往看之。見樹下臥。闔言。睡眠至邊。立聽不聞喘息。以手摩心。身體已冷。便言。奇哉。便供養舍利。夫婦取斧斫薪。卽便闔維收其衣鉢。送王王卽平此衣。價直五錢。斷官言。此沙門無常衣。鉢還歸比丘。佛言。屬僧。跋難陀死。衣物直四十萬兩金者。案十誦云。釋子跋難陀死。衣鉢直四十萬金。僞薩羅國王波斯匿言。是人無兒。故是物應屬我。佛遣使語王言。王賜城邑。聚落人眾。頗少多與跋難陀分。不王言。不與佛言。誰力故。令得生活。是應分僧力。故令應取。王聞此教。便止諸刹利輩言。是比丘與我同性同生。同刹利種。是衣物應屬我。佛遣便語刹利言。汝等作國事大事。官事頗同。跋難陀不答言。不問跋難陀不在時。汝作官事。頗待跋難陀。不答不待佛。

言跋難陀共僧羯磨。若不在時。僧不羯磨。是物應屬僧。利聞佛此教。便止。又有諸親族中。表內外皆言跋難陀是我如是如是。親此物屬我。佛遣使語言。汝嫁女娶婦。會同取與錢財。頗待跋難陀與分不答。不佛言。諸與跋難陀衣食分者。應得此衣物。跋難陀僧與食。故是衣物。應屬僧親族聞之便止。

十種斷別者。前九無羯磨法直爾取之後。一僧法取

也。言一住如五分界內水漂死人衣。隨見得者。案五

分二十一云。時有比丘。承所漂殺衣鉢掛著界內樹

枝。諸比丘見。謂入僧界內。應屬僧。不敢取。以是事白

佛。佛言。聽作糞掃衣想取。

二入當時見前僧者。立謂應作現音。謂當時現前人

也。十誦學悔沙彌死。乃至守戒比丘死。隨更互直取

者。案十誦云。佛語諸比丘。言有住處。一守戒比丘。一

被擯比丘。共住。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被擯比丘。若

被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若擯比丘來不應與

如是一守戒比丘。被擯比丘亦爾。一守戒三被擯亦同

上。二守戒一被擯。二守戒二被擯。二守戒三被擯。四

被擯亦爾。三守戒一被擯。三守戒二被擯。三被擯。四

被擯亦爾。四守戒一被擯。乃至四被擯亦爾。次將被

擯作頭。亦然。文中但明二種人。不明學悔。檢上下文

不見此義。鈔意未詳。立云。守戒謂清淨比丘也。但爲

三人同住。互不相足。不得作法。卽是現前直爾取也。

此三人同住。一人身死。衣物直屬二人。若納餘部。滅

擯人死。物入所親白衣。以生時不同僧利。故今無白

衣。故屬當時現人。又若守戒人死。其學悔滅。擯同共

見者。各分取半分入。已學悔等死例然。

三入同見僧如邪正二部者。立明卽調達爲邪部。正

部可知。若有人死。隨其邪正。自分不合同法。竊疏引

四分云。若背正向邪。物入邪部。原其本心。邪正路乖

爲是衣鉢。隨意所往。處得若從邪向正。物入正部。律

文無此句。是略耳。又直據隨身衣。如前所判。已外之

物。或可不定。十誦云。受法比丘不受法衆中死。其衣

鉢物。喚受法比丘還之。若彼不來取者。卽不受法衆

中作。四方僧臥具。若不受法比丘於受法比丘中死。

反說可知。受法者謂受立明邪部。端正部向邪未

五邪法耳。

●中字疑在
隨字上

至中其所路而死處所向之處以心決故若至彼部同不須論一向入彼私若邪部人背邪向正衣物猶在邪部物則屬正正向邪亦爾

四入功能僧乃至入同羯磨舉僧等者。磔云此被舉人死者佛言隨所共同羯磨舉僧應與諸師解此語不同一釋謂同被治人所以爾者治舉已後財法不同何因。誰又一解云入賞勞僧亦名功能僧亮問此被舉人於已無潤何得望僧僧是功勞僧既治他乃成損他何名賞勞功能也。解云約僧中自是功勞非望所治稱有功勞也以如法僧治罰功故但令當時預舉羯磨即有物分故言隨所同羯磨舉僧應與僧祇不爾故彼律第二十六云彼舉比丘病不應看得語親里看若無常者僧不應分其衣鉢不應與燒身取其所眠床以屍著上衣鉢繫咽曳床而出唱是言衆僧事淨衆僧事淨棄野田中於此人不應起惡心何以故乃至燒炷不應起惡應作是念莫令後人習此邪見若施牛人所材人持此衣來施者即作彼檀越物故受之無犯

五入二部僧者立明即大僧及沙彌爲一部尼家三衆爲一部下文云五衆前來者得與即其事也四分無住處白衣家死等者。磔云四分比丘在無住處死彼有信樂優婆塞若守園人被應賞錄若出家五衆前來者得以物在俗處恐用而獲罪故入五衆先來者得無問重輕入先來人但輕物入已重物非屬人物故隨先來者處分還入常住以其先時依二部僧得施物故身亡之後還入二部若無前來送與近處二衆唯取近處不簡僧尼。賓云古今諸師皆言輕物入先見者重物則隨先見者處分還入常住今詳不然文云五衆先來者得何處令入常住但輕重盡入已於理無失若道路死獨住死私莊死類如判若互在僧尼二處即不同此故十解互寄死者有住此一比丘死是比丘衣物寄尼精舍佛言比丘僧處應分皆送與亡者本寺若不知處送與隨近大僧不得入尼寺及以私用下尼寄比丘亦爾又住處一比丘尼死物先寄僧精舍佛言比丘尼僧應分以其二衆並知法故不同俗處恐白衣指用僧物故五衆互

得今此二衆知法是不同。故須還依死處同類分之。又以死處有比丘故。復異。獨住死者。有人問曰。五衆先來得衣作。以不有人云。不須作法。若須法者。一人前至未得作法。須與復有人來。亦得其分。何得名先來者。故知無法。有人解云。作法爲善。文令與先來者。隨先作法者與之。若爾。既言五衆下三衆有法。以不答有戒沙彌。義合作法。若無戒者。義無有法。若准鈔意。不須作法。又可亦須作法。

六入面所向處。僧者立明。彼有比丘將衣鉢行向彼寺。未至彼於二界中間死。佛言。隨所去處。僧得雖未至。彼以決心去。故謂所向處。僧界中得分此物也。又一解。取死者死時。屍面看東西之向也。恐此解非。忽然仰面死。義即敗也。

祇中沙彌死。衣物入師和上者。案祇云。舍衛城有沙彌死。諸比丘問佛。此衣物應屬誰。佛言。應屬和上。文齊此述。鈔中解云。謂令和上分別財體等語者。此非祇文。後人義述耳。首疏引僧祇疏云。言入和上者。令和上分別師物。入已沙彌物。應入僧作法。不必一切。

住歷注

入師資破此解云。文中判和上即令與僧。亦應五分。糞掃想取。應非自入。今詳僧祇判令屬和上者。蓋是賓師息訓也。若爾。比丘身亡。亦應聽其師取。以同有息故。答理亦應開。且就無教判爲不與。注云。十誦判問比丘者。立謂沙彌死。衣物屬僧分之。同大僧死法也。莫問有戒無戒。莫非形同法同。皆須依僧法也。以同僧利養故。磧云。沙彌死者。此律無文。祇文入和上五分。十誦同比丘法。今人行事多集。大僧同大僧法。分之無妨。十誦僑薩羅國有沙彌死。諸比丘不知云。何佛言所著。內外衣應白二。與看病人。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准此。下三衆類皆同。然行事住依一部。注云。五分亦爾。案五分云。沙彌死者。若生時已與人應與。若不與現前僧應分。

滅擯比丘死。衣鉢付生緣者。磧云。此是犯重人死。有其三別。若未擯者。多論云。同於常判。賓曰。同清淨僧死也。二若已作法。擯入親近白衣。此鈔賓述唐三藏云。西方至今猶行擯法。寺中若有一人出外作重罪。已不許入寺。但令別人還其房。取衣鉢送出門外。

與之若在寺中作過。被人舉至僧中勘問。得實。更不許還房。卽遣別人至房取衣物還之。厥出寺門。大眾盡上門樓望之。欲勵其後人也。然西方人執見心重。一切道俗。知此僧被擯。已盡不共語。不與往還。兄弟父母亦不耐見。乞食亦不得。設復還俗。取婦世人男女不共婚嫁。女不嫁之。但其被擯者。衆人自作田業而覓活云云。三學悔死十律。入死時現前僧也。四分云。若阿責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四羯磨人及別住之例。同清淨人死判之。

謂能寄人所寄處等者。立云。欲明亡比丘本住處名。能寄人言所寄者。卽阿難處也。言寄物處者。卽阿難送寄之處也。佛言。屬阿難處。僧等者。案十誦云。有一比丘死。是衣物本寄阿難。其亡比丘在異處死。阿難在異處住。處寄衣物又在異處。其死處及阿難所住處。並受寄衣物。處各言合屬我住處。佛言。阿難所在處界內。現前僧應分立。謂此比丘將衣物寄阿難。阿難難出行。去將此衣送寄餘處。比丘後時本衣主死。三處共諍。謂本亡者住處及阿難身處。又阿難所寄

・四四四

之處共諍。佛判屬阿難身處。僧得由當時寄人故也。若寄處不寄人者。物處僧得。上來九種直爾分之者。深云。其十種分法不同。前九不須羯磨。直爾得取。卽難云。如入同見二部及寄衣處。則有多僧。理有羯磨之法。豈得直入此處。而別合有羯磨分法也。第十一和清衆死者。羯云。謂是一部和合清淨人死也。言一部者。簡其五衆前來者得之文也。言和合者。簡非邪正二部也。言清淨者。簡非上來滅擯被舉人等也。

三同活共財者。此是二義。言同活者。謂不同已他多。少者。如兒想以已之物。還如彼有也。言共財者。則是互出互用。但共同一處。若死後各半分也。立明。若同活。死其亡者。隨身衣必定屬僧。若餘物住在人多少分處。將與僧分也。若共財者。謂無與師契。雖有此物。若死若罷道。當對半分。今若互死。其隨身衣物固然屬僧。所有貯蓄各須半分。實非假冒者。立明。實非同活共財假冒云是也。別活返道者。謂各自作活及罷道也。准俗制道已著。

今知和

今知一作

之衣服已用之器物者立明俗中法式亦然若共財之人若是亡者隨身衣服器物屬僧餘物半分妄言取分能所俱犯者立明且如亡師臨終時與弟子相知我亡之後汝可云共活汝多得我物既作斯計弟子依之今若得物師弟俱犯若得重物夷得輕物蘭和上生前不合斷他死後之事由亡後屬僧已定預斷不成師弟俱犯故言能所師是能弟子是所善生經中亦有兩斷並據輕物者立明彼經中亦斷得夷得蘭然約輕物上斷之若羯磨竟攝入現前則望僧滿五得重若未羯磨望僧不滿五得蘭四囑授是非四句者囑云噯有善不善不囑亦有善不善故有四句俗態者意也又解秉常志不改曰態五百問中比丘受銅盤事者檢彼論云昔有一比丘貪著一銅鏡死後作餓鬼衆僧分物竟便來其身絕大驢驢如純黑雲諸比丘驚怖此是何物衆中有得道者言此是比丘貪著此鏡故墮餓鬼中今故貪惜欲來索之諸比丘即以鏡還既得便拈舌舐放地而去比丘還取而吳不可近復使更鑄作器猶吳不可

今據本文作

由今據本文作

用以此推之故知貪爲大患及慳衣事者案彼論云昔有一比丘喜作好衣晝夜染著得病困篤自知將死便舉頭視衣內起毒想言我死後誰敢著此衣者不久便命終作化生蛇還來繞衣衆僧舉屍出埋訖遣人往取衣物見蛇纏衣延咽吐毒不敢近之卽還白衆具說所見諸比丘便共往看之無敢近者有一比丘得道便入四等觀毒所不中卽往近之語言此本是汝衣今非汝有何以護之蛇卽捨去去不遠入一罍中毒出火然草還自燒身命終卽入地獄火燒一日之中三過被燒皆猶貪害注云如毘藍布帛之例等者深云謂在賈中不可得授但得是囑義同於授故曰是囑是授三人物互現者立明或時人在病者邊物在餘處或時人在餘方物在病人邊也或俱不現是囑非授者謂所囑人在餘方物又非現前但得囑此是人物俱不現也僧祇囑與衆多人最後人得授與衆多人最前者得者有云計理而論最後者得但是違契感病人故准此決犯等者謂亡人先囑此人遂不與更囑與餘

和故未詳

人亡人犯重授亦如是已授與前人更奪便重同
前浮漫者深謂若言死後則不成事同前文中與我
死後造經像等不成

唯三衣六物不應自處分者立謂未死不得離三衣
若將與人闕衣則得闕衣壞儀儀二罪若生前與他
犯此二罪若言死後與汝又復不成以死後屬看病
人看病人若無德則屬四方僧僧祇若未付財或得
已不作淨還置病人邊並不成者疏云祇律有三
句初觸未與謂病人語比丘看我當與長老衣鉢死
後僧集分衣看病者言是在時言與我衣鉢白佛
佛言不應與次句與已而未說淨還置病人邊佛言
不應與次句與即說淨佛言應與五分若生時已與
乃至應白二與之者疏云五分若生時已與而未持
去者僧應白二與之此律不論無間將與不將及淨
與不淨若成一向與不同僧祇但成直付又異五分
立謂五分令僧白二者以亡者與前人物已成但在
亡人邊未將去今將去今將與但恐人疑故白二與
之又復上來預是囑授皆須白二與之以取當時僧

◆丘下屬
死字

不同共僧之法者謂常住先貧亡人重物今將輕物
還此物還追入常住不得同現前僧分之若常住貧
亡人輕物今將重物還要易取輕物分之前句不同
此句故曰不同共僧之法也 若全無可得便止者
謂常住既貧雖貧亡者物無人為還又無覓處便止
不還無犯也

十誦若比丘生時貧三寶物應歸若三寶貸比丘物
乃至四方現前客舊比丘等者案十誦云有比丘屬
塔物自貸用此比丘死諸比丘不知云何佛言衣鉢
物還計直輸塔除殘僧應分又有一比丘衣鉢物為
塔用此比丘乃至佛言僧物計直還取現前僧分又
有一比丘貸取四方僧物私用此比丘死諸比丘不
知云何佛言財物還計直輸四方僧餘殘現前僧應
分又有一比丘衣鉢物貸與四方僧用此比丘死乃
至佛言應取四方僧物計直還現前僧應分客比丘
舊比丘亦如是文中直作如此說注云依本而斷者
謂依本貸時為是重物為是輕物今案得來依本重

斷也。若除酒等者。案十誦云。有一比丘。除沽酒未償。便死。酒主從諸比丘責償。諸比丘答言。此比丘在時。何以不責。酒主言。汝不償。酒價者。出汝惡名。釋子沙門飲酒。不肯償。諸比丘不知云。何佛言是。比丘有衣鉢物。應用償。若無物。應取僧物與償。何以故。恐出諸比丘惡名聲。故須云。律文雖此說。不言常住現前之異。今以義求取。現前僧物。還之為勝。也。又債息異處有五句者。卽十誦跋難陀債。貸出息。合有五句也。一衣鉢寄在餘處。身在餘處者。謂比丘將衣寄東寺。身在西寺死。二處共諍佛判物處。僧得二負債處死。處負債處。僧得者。有別人負亡人物。今既亡後死。處與負債處共諍。佛判負債處。僧得三死處出息。處保任處。保任處。僧得者。謂比丘生錢與他。他得比丘錢。此得錢處。名為出息。處又有保人。今比丘死後三處共諍。佛判屬保任處。僧得不屬取錢處。又不屬死處。由今時出息。若不還者。保人代出。今若死後。故屬保任處。僧分有人云。此是出息與俗人。焉有別住處。比丘為保。卽屬此保任。比丘住處。僧分之耳。四死處。

質物處等者。此謂是亡人生時。質生時。質處名為質物。處前人將物來質。覓錢名為取錢處。今比丘在餘處死。三處共諍。佛判物屬本質庫處。僧得也。有解云。謂亡比丘有物與別住處。比丘收質。卽收質。比丘處債。應分然取錢處。疑是俗人取錢。若是僧處。彼應合得五死處取錢處等者。謂此句與前第三句同。准保任處。當其執券書處。前則屬保任。此屬執券書券字體。半下作分。曰半分。去。五句之中。義猶未了。故鈔家自簡云云。爾亦云。以理推究。或不同。彼若白衣家出息物。在彼人邊未得者。容准十誦。或依券書等債。之若物在僧住處。比丘亡後。並應隨處所在。僧得恐不得。依券書等互攝。此物以其彼此俱是僧故。容將此僧物以屬於彼。如初句斷者。謂隨物處。僧得不可屬於券書處也。云云。如十誦五斷者。謂若也。多人來諍。不決。可依前五句斷之。或同前入處二寄者。立謂如上。阿難受寄之文。或寄處不寄人。或寄人不寄處。隨寄斷屬。皆謂多人來諍。不決。可依此斷云云。不信證者。不應與者。

謂既非可信又無好人爲證故不得與。已下定其輕重義也。諸部未融隨情難信者立明如四分中一切器皿入重十誦明斗量兩分輕重爲此等例名爲未融今則取亡人隨何律受戒依部而判則隨則住何部行事者謂不委也者是何部受戒則隨今此等常所行事用何部可隨此部斷重輕也此由貪故犯非由教是罪者立明教中雖斷輕重不同今則依當宗受體則是若曲情依別部斷割知事則親常住引輕從重別人則私自利引重從輕此乃自招罪罰非是教中有罪失也

持律六種不同如序中列者謂上卷古來持律有六師各執也今束此六以爲三階一則唯用四分有則依之無則不明二者先用四分餘部義類兼明三者通用律藏廢立正文如先統師多依第一門如彌師斷輕重中一切登瓶不同十誦以量限約不問大小咸斷入重之部部不同非爲此部不了十三章門者輕重儀中具依律錄今此不出云云俱夜羅器者謂鍵鎔小鉢子等也

此一家正斷亦無與二者立明此師依一部偏斷亦通無有差二也不可道他是不可道他非不可抑奪者謂不可判將作莫抑他理奪他理也私云此人依律所列輕者斷經餘不列重元不取外宗以會通喚不取外宗名爲無與二也既依律斷亦無由抑奪其理也。七種分之者應是下文七門收束也。擗揅徐擔等者擗反必說文云擗擗也擗裂也廣正擗分或可是反說文云蓋衣也丘丘廣正屈也

毗尼母並取衣物在僧前遣一人分處可分不可分乃至別相如彼說者案母論云何故名重衣重有二種一者俱重二者能遮寒故名爲重又云畢陵伽爲國人所重或施羅網或象馬車乘及作小寺等施者佛聽受之如是等物屬四方僧何故復名重物者前明重物就衣得名今明重物就物得稱既有七門今卽是初

坐褥臥褥入重者立明此不問大小但使兩邊是布絹中盛進毛等入於重攝
毼毼長五肘入輕等者立明此要是純色得爲三衣

金寶錄此

者故輕。若有班色無間大小入重。若非班色堪爲袈
裟。雖未成袈裟。世入輕。乃至皮作亦然。故開皮爲
臥具者。立明此皆約邊方無布絹處。故著之死後入
輕分。若如此土皮三衣還合入重。故輕重儀中云。若
至布鄉還不許服等云云。

綾羅入輕者。私云如礪師將羅入重。今不然。下文令
著大價疎衣。及得鵝文衣。令著。故知羅衣入輕文中
不明了者。有人云。天人正明此義。言貴價衣還是袈
裟。但價貴耳。非俗人服也。

二種腰帶者。立謂一是禪帶。如上云善助者是也。一
是腰帶也。毛毳者。字合並邊著毛。布非謂毛布也。字

林云。麤之方文者曰毳。毳二形同字。苑作毳。毳反朱
下。雙朱聲。類云。毛毳也。釋名作毳。被通俗文。織毛毳

曰毳。毳細者謂毳。毳廣正云。毳毳毛有文章也。釋名
云。施之大床前小榻上。所以登上床。因以爲名。

若眞緋等判入重。黃白不應入輕等者。立謂此是難
破古人義也。古人獨判緋紫入重。今引黃白等來難
云云。若爾。毳毳佛制入輕。不云色等者。立明此是爲

四分律鈔批

四分律鈔批

古師作難意也。汝既不許眞緋等入重者。然毳毳律
中唯明量不明其色。汝何故將班綺者入重。純色者
輕。故知班者入重。我今緋紫如何。非重。故知但是得
著入輕。不得著用者入重。故將非紫類。其班毳一種
俱不得著。何判一輕一重。此是古師有此計也。

含稽者。立云稽。音皆謂是麻苧帶經也。應師云稽。公八
或作禾邊著。吉或草邊著。木說文云。稽禾稟去其皮
祭以爲幣。連袋者。私云如北地。驢馱上袋是也。兩

頭經囊中央開孔者是也。長袋者。盛積塵用也。一
切俗服裙襖之類。已壞色。垢破入輕者。謂雖是俗衣。
既先垢破。又如法染。竟故入輕。此謂先垢。竟非今始

垢。須知。繡綺鉢鉢袋者。近見大德內中多得。出純以
繡。作直五六貫也。皆合入重。

並謂純造物具。乃至非謂所造之物等者。立明此言
破昔人執義云。一切作器及所作者。皆入重。今不同

之言入重者。謂是能作之器具。若所造者通輕重也。
戶。鉢者。字合木邊作非。蒲皆謂木闌門戶者也。筐
者。今時俗婦績器也。筐者又作籠。同力與。又作反與。

字林云。宮箱也。飯器受五斗。

入楞伽爲割截。畜四寸刀子者。立謂西國南海有楞伽山。此經從山作名也。佛入此楞伽山中。說此經文中。開用刀子。頭如月刃也。數珠入輕別屬等者。此物隨身助道。有益念誦。錄心不散。所以開許入輕。若無注者。僧家摘取入常住者。立謂亡人在生時若依衆房三時各分此房。不合處斷。既生時畜別房不通三時名。無法也。死後僧家摘取。楞土者。字合赤邊。著赤_反也。三者。著赤土也。土邊作者。視非此義也。

麗韋者。生皮曰革。熟皮曰韋。謂熟鹿皮也。下熟韋則是雜熟皮也。平靴斜靴者。立謂是俗人靴。一向入重。平靴雖頭平而韠大深者。亦入重也。紙筆墨者。立謂若本擬附道記錄經論。則輕。若不爲俗務或積之博販。一向入重。

唯是器用者。私云。若輕可隨身入。分若重大與常住。若隨房用者。更無改轉。非人畜所須者。器皿資具。本擬供身人。既不須何勞貯積也。

僧伽藍人者。立明如畢陵伽別有小寺子也。比丘若死。此淨人等入重。所有私物不問輕重。並入私已者。立明。卽是入其奴私已也。若僧家奴婢死者。此下況明僧家奴婢亡其物所屬等也。衣物與其親屬者。謂入其亡奴親屬也。若無者。謂其亡奴若無親屬者。物入常住。私奴死者。上是明僧家常住。奴今下明此常住之奴。有私卽是奴。奴若同衣食所須。乃至隨任分處等者。謂其主奴先與其奴活命。如既死。所有衣物任其主奴自取也。若不同活。直爾主攝者。謂是上課奴婢也。其奴若死。物屬其妻子。言直爾主攝者。謂常住奴婢雖別養。然但令上功。卽是輪課奴婢也。無者。同僧院內無主物者。謂此奴婢若無妻子。同無主物。此物追入常住。事同客僧遺物。名無主物。合入常住。注云。若僧供給則不同之者。謂常住僧先來供給。此奴婢也。名爲僧供給。則不得將物入親須入僧也。母論若有奴婢應放去者。此謂比丘生前養奴。比丘身在可須放也。若不放者。作僧祇淨人者。謂先若不放。死得入常住。名爲作僧祇淨人也。注准此放去謂。

賜姓入良等者謂解上應放令去文也。注云後終依律者私云。謂若賜姓入良則放去也。若不然者。比丘終後依上祇律後文。斷入常住作僧。祇淨人故。曰後也。指前祇文後語也。

請食已命過同衣分法者。此食還入重。但是同其亡人衣物來僧中分別重輕耳。

三者通用律藏者。正是第三師所行也。文義廣括如別卷述者。立明如重輕儀中也。且依第二者立明。依上三師斷中。第二師也正取四分兼用他部。依此一師足得行事也。上來長科七門是第二師義也。

上來七段不同。總釋第六衣物輕重門。竟從此已下。正明第七具德賞勞之義也。四分六物者。三衣盛衣器。襴等者立云。此六物諸師解不同。若并部願師合三衣爲一盛衣。襴爲二鉢。是三袋。是四坐具。是五針筒。是六。今南山不然云。盛衣貯器自屬二衣鉢也。勿數但開三衣爲三并鉢。坐具針筒是六也。若准十誦論水囊除針筒。故十誦律二十八云。六物者三衣鉢。漉水囊。尼師壇也。藕云。此上約僧明。六尼應有八物。

亦有解云。合五衣爲一離盛衣并貯器爲二。及鉢坐具針筒是六。此卽同僧數也。若離五衣爲五。盛衣貯器隨衣鉢合論者。并坐具針筒。此則僧六尼八任意。兩取德物具缺四句者。一德物俱具。賞二德物具缺三德物俱缺。此二句隨意商度。四德缺初具不合賞。隨德有無取物量行。去謂量其看病人德行如何爲具不具和僧量准與也。事情通敏者。敏由達也。欲明看病有勞。雖不具德。若都不優及量。賞少許後則無人看病。情事擁塞。無人行也。今既優恤而賞之。事情兩通。故曰通敏也。又解亦可。德雖不具和與老事情得通。無德不和而與者。情事則不通也。

尼中三人得餘四不合者。謂尼病有七衆看。但尼及式叉沙彌尼三人得僧及沙彌俗中二衆。此四不合。此謂勞不滿。故僧及沙彌無按摩等勞。俗無有說法勞也。應與一人而屏處分者。謂有衆多人看病。齊有功夫。不知賞誰。今科與一人。令自於屏處分之。按祇文亦將衣鉢賞勞并與所受殘藥。外界看者亦須賞之者。雖是外界安居。來此看病。勞不賞事。絕優於

其人德具理合與也

上釋贊勞義竟已下第八正明分之時節也十誦諸比丘在屍邊分衣屍起護衣者按十誦云憍薩羅國有一住處一比丘死僧在死比丘屍前分衣鉢是比丘動起語諸比丘言諸大德上座莫分我衣物諸比丘不知云何因白佛佛言莫即於死屍前分若死屍已去若僧在異處應分如上依法集僧分之者如上卷集僧法中也齊云此分亡人物羯磨文中稍繁謂第四句中還牒緣復牒本望餘羯磨第四句准單牒本不重牒緣唯亡人物羯磨中則云誰諸老忍比丘某甲命過等計理應言誰諸長老忍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等思之可解此蓋應是譯家闕前削也若五人者得作賃勞分衣二法者齊云若五人已上具用三法謂賃勞白二差分衣人白二付衣攝物白二律文但有兩個白二無有差分衣人白二今准義合有如分粥等亦有差人羯磨若四人者直行一法三人已下對首心念可知又若四人已下隨作對首心念三法竟然以衣賃勞無別有法直將衣付也

上釋
字上
上釋

又此分

又此分亡人物約人多少者謂僧衆多人一人也僧中復有二別謂四人五人法即隨也若四人者正得用直分一法者私云不得差分衣人法羯磨中則除持是衣物與某甲等但得作直分三人口和賃勞等耳若作僧法雖作法已衣未離處更有人來仍須更改作法若一人心念已後人來則不得也

前集財已後鳴鐘召等者此分亡物及非時僧得施羯磨與餘法有異若結界說恣不作相者止得失法之憾但使界無別衆法得成就若食僧食要必作相縱界不集亦無過今此一法義須兩其要須鳴鐘又須盡集不同常住注云律明六物准論不必須集者立謂此多論文也下文自出勝云准律中捨文列三衣六物名捨若准多論三衣六物餘處者索來此賃若此德不具即隨彼分處故曰准論不必須集有集不集故言不必

如上處分者有則相當還無則交落還也此乃自伐其功者案尚書注云自功曰伐自賢曰矜有云自尊自高名為伐德若結不結隨意者謂僧得自在故也

上釋

與衣則是語不與衣是不結也。此言出於四分說戒。毘度中初制結說戒堂說戒時有住處布薩日大僧集而說戒堂小不相容。諸比丘念言世尊制戒不結說戒堂不得說戒。今當云何。佛言僧得自在若結不結隨得說戒。今取彼文證若與不與在僧中也。注云應取常所服用一事實者立謂是亡人平常服三衣及鉢袋者與實也。注云若三衣盛三襪得與者立謂一衣有一襪子今盡將三襪與也。上釋勞費義竟已下明分於輕物也。或臨時口差不用羯磨違法通得者私云諸師不許此義要須差分衣人等故律房舍法中差分房舍人後云差分衣等亦爾故知須差。疏亦令作法云云。今言違法通得者求律文意須作羯磨差分衣人。今若臨時口差者不作羯磨但是違法理通得成故曰也。實云南山言不須差分衣人羯磨計理亦成。今章雖不許自是一意計理並通差亦無失不差亦成。古來羯磨中唯出一个分衣白二也大疏中不許云要先白二差分衣人也。

沙彌法等者立明謂此人無德不合用羯磨差之但得依沙彌口法差之令分衣也。謂如差沙彌時不得秉羯磨也。注云故須通博用和現前者立謂博換也。亡人三衣六物既在餘處今看病者不具德不須追彼物來但和取現在物質之謂將此現在物質之謂將此現在之物以博換彼六物處也。濟又解云通博者謂看時機進否量功勞合賞不合賞等須追情地須善閑通塞博達時務也。前解十誡沙彌死所有內外衣者立謂上下二衣一當鬱多羅僧一當安陀會故云上下二衣也。注云律中文少不具者私云律中不出此分亡物羯磨但於分房舍羯磨下注云分亡人輕物加云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等今故准用非時僧得施文也。依此鈔文但令知事人互跪僧前作分衣人等。凡智不過聖心者謂凡夫智慮豈勝聖人之心也。若私營佛法不合者出外乞藥多為病人供僧使役此緣眾事雖身在內理合與他私自經營灼然不合。次明與沙彌淨人四分若僧和合等乃至四中與一

者。彌云若僧和合應等與可知。或應與半者。謂比丘得全沙彌得全中一半也。言三分與一者。比丘得三沙彌得三之一也。賓云沙彌得全中一半者。大僧得二十沙彌得十也。乃至四中與一者。約四十文沙彌得十大僧得三十也。有人迷此語。乃言但約三十文作之大僧得二十沙彌得十。與前得半何殊也。故五分云一比丘與三沙彌亦同此也。又前與非時施中云。分作四分三分與比丘第四分與下三衆。卽是一比丘與三沙彌也。

淨人五中與一者。彌云僧伽藍民雖可非僧。於僧勞故亦須與道俗差。故復異沙彌故。四分與一。或都不與。卽不應分。此四分文明斷云。若不與淨人不應分。其女淨人若與不與解亦不同。或言僧寺不合畜女淨人。故不應與。或言既一種供僧有勞。何爲不與。任時和僧古師皆言。僧得施物淨人合得分者。約分時在界內者。得出界不合分。賓云不然。處其本意。爲供僧有勞。故佛令與。今爲僧使出界有勞。判言不得。在界安座。倒令與分。故理不當。故今正斷無問界之

內外有勞皆得也

至時諠笑一何瀨厚者。是耐羞之貌也。不惟終始等者。立云不思惟佛元制。意名不惟始不悟自身却後當無常名不惟終也。注云有人無想不成者。有人在界合召齊來衆集衆集在房豈成法事。

上釋僧法分衣義竟。已下正明對首之法也。毗尼母云一相應法者。私云只是心念法也。無妨彼此俱攝者。立明律中不顯非衣之名。今古諸師各執有言是幡蓋。或云革屣囊鉢等。或云是衣財段。今則通會亦應無在。既非衣俱攝得上物也。謂非衣之名俱攝二邊之物。故言彼此也。故律中比丘取尼衣犯提。開取尼非衣。謂袈裟之外曰非衣也。又律下文云比丘多得衣不知與尼何等。衣佛言聽與尼非衣者。鉢囊也。又白色三衣戒下云非衣不作淨者。吉羅革屣囊鉢囊帽鉢等。

亦不得尼衆分也者。謂既是寺莊物。屬本寺僧分。不同在無住處五衆中。先來者得以是俗處恐俗損僧物。隨五衆先具者得。注云寺無僧法者。謂無衆食布。

●與修律共
主鈔作至

●題一作法

薩三時分房等云云。五衆先來得者。恐俗人外道。混用損費僧物。失本施主之福。以五衆俱是福田。佛開先見者。取以不損本主福故。

若比丘與尼同主。隨所同衆各分之者。上雖五衆先來者得。今若僧尼同至。不得依前。若亡者是僧物。屬僧亡者是尼。屬尼情遠近者。謂隨情遠近常住處也。便將衣別受。不與同界比丘者。立明有比丘爲他持衣。在道行衣。主命過彼。闌若界內有僧不共分。而將入已犯越。祇文如此。准四分合犯盜。

下注云。不成有比丘無想者。謂同界有比丘須作法。分今自入已不成法也。言不與同界者。隨作法自然。界內有僧不共分也。又解有比丘無法者。謂界內既有比丘。不喚來共作法。但自攝入。也不與他共作法。故曰無法也。若作羯磨已量影。乃至客來。知在羯磨前後者。顯疏於此。分亡物或俱死。或值羯磨有四句。料簡是中值羯磨。或俱值應得餘二句。不得物分。若遣人來應與分者。深云此四分許得。諸部不得。故知須自往取方成。故下注引祇云。爲往取者。應是同

活耳。諸部結犯不云得成者。首所引十云。若持僧得施物。出界犯吉。應與異比丘共分五分云。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戒壇上。羯磨受佛言。不應犯吉。羅現前。僧應分。若准僧祇第三卷盜戒云。比丘持亡人衣。出界心念。或三語取。佛言。越毗尼注云。祇受衣如法。或是同意者。立謂引祇文。決上四分文。若遣人來應與者。謂是同活等人。不忍自來。令人來取。自己衣分也。非謂將輕物依次分也。或可先在界內合得衣分。今爲移向餘處。遣取應得也。上言諸部結犯不云得成者。謂但遣使取。不得或不廢僧法自成也。

問將亡人物入界內。比丘不知。還將出界等者。謂如有俗人持無住處亡比丘物來。送與僧界內有一比丘見問。言是何物。答亡比丘物。比丘知已。名爲先見者。卽引之出界。不使界內人知。至內闌若處。或道中。如法集僧分之得成也。由當界內不知。又往闌若處。如法同集。故成也。分時同法者。立謂向彼處當界依法集僧分之故。得成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二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三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金剛經
下二之一

△四藥受淨法篇第十八

上雖衣足蓋形但資於外復假食以充口得資於內。內外緣備方能進業。故次衣後即明藥法。藥有四別。謂時非七盡。故稱為四。四種雖殊俱能濟飢療病。故齊稱藥。加法音服。故曰受淨。文中廣明手口二受。領納之軌。故言法也。羯磨疏云。有待之形。假資方立。無衣障形。四大交損。何能修道。是以前明二衣以障形。苦上雖外形支立。然則內有飢虛。無由進業。故約內資以明四藥。故劉子云。食足充虛。接氣衣足蓋形。御寒斯言是也。礪云上篇衣為外資。此辨藥為內充。充軀雖衆約體就時。不過有四。故曰四也。即此四藥能療飢疾。故目為藥。作法音納名之為受。若若有法便成助道。若畜疵聖教。多生慳吝。經行人故為不淨。故佛令人作法事。順應儀不生罪。業離前罪垢目之為淨。作淨有軌。故名為法。故曰四藥受淨法也。言時藥者。從且至中。乃至事順法應。

●淨入時字

不生罪者。礪羯磨疏中破此解也。彼云。如背解云。事順應法。不生罪。累名為時者。義通一切。但使無罪。應法皆名為時。此釋者。四藥皆名為時。並應法。故如似時中。無過午後有罪。即名非時。七日過服盡形。無病如斯等類。名曰非時。通反說。故知四藥並有時。非時義也。今正解者。約十二時辨。午前名時。過則非時。如非時戒說也。謂約午前名時。過則非時。毗羅三昧經。佛為慧法菩薩說。食時有四種。且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食。時夜鬼食。時後之二食。多生疾病。其出家人應於前二天食法食之時。故曰時。食過午已後。非二食之時。故曰非時。辨藥但有二者。一者時藥。二非時藥。時藥據體立下之三藥。總是非時。今言四者。於非時中。加非時藥。對他時家之非時。而聽服者。名曰非時。餘之二藥。出於時家。非時規圖。故從受法日限長短。七日是非。短故須立二。逐此離分。得有四藥。然此四名。顯形是長。故須立二。逐此離分。得有四藥。然此四名。時與非時相對名後之兩種。約法受稱有長短故也。言事順法應。不生罪者。立謂藥事如法。無後宿等過。事不違教。名曰事順。事應於法。名為法應也。七日藥。

• 持心作持

者約能就法盡其分齊者。謂此藥有七日之功能。故成實云。服之七日。堅病得消。今約此能。故立七日說淨之法。故曰約能就法也。以七日。是藥體功能之限。故曰盡其分齊也。

涅槃第四云。從今日後。不聽食肉。乃至如子肉。想者。涅槃疏云。昔有夫婦二人。共携一子。同行曠野。儉難。糧盡。父母念言。若不殺子。命不令濟。殺子而食。愛心難忍。為命既重。便共殺子。垂淚而食。不得滋味。比丘受食。亦當如是。夫食肉。斷大慈種者。疏云。大慈是佛。因故。諸少慈。為大之種。又云。殺傷大慈。噉傷少慈。因少得大。故少為大種。又云。果為大慈。因為少慈。因亡則果絕。故諸因為種。能斷佛種。故不聽食三種淨肉。離見聞。疑為三淨也。況非三淨。而故噉耶。謂非四生之肉者。謂非胎卵濕化之肉也。夫肉皆是四生所攝。四生外。更無別肉。既不許食四生肉。當知即是現斷肉義。又復肉非自然生。皆由殺命得。若人不斷肉。真誠劫命賊。

• 楞伽經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略說十種等者。案楞伽

• 若子經

第八卷中有遮食肉品。云。佛告大慧。菩薩我觀衆生。輪迴六道。迭為父母兄弟姊妹六親眷屬。我觀衆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貪肉味。迭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辛。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有諸惡難。刹在佛邊。聞已。悉捨惡心。止不食肉。迭相觀發慈悲之心。悲泣流淚。而白佛言。我從今日。斷食肉。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佛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當發慈心。捨不食肉。況我弟子。行善法者。而當食肉。若有食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若我弟子。聞我所說。猶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三不淨氣。分所生長者。案楞伽云。復次。應觀一切肉。皆依父母濃血。不淨赤白和合。生不淨身。觀肉不淨。不應食。肉復次。應觀諸肉。如人死屍。眼不欲見。不用聞氣。何況可嗅。而着口中。一切諸肉。亦復如是。云何於中有食不食。四衆生聞氣。悉生怖故。若彼經云。復次。食肉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為死為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

● 雜錄

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蛄蟻逐莢不知飽足。我身是因正是其食。不應遙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故名衆生。大怨復次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家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貓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飲酒食肉。猶如羅刹。諍噉死屍等。無有異。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者。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是故若以我爲師者。一切肉不應食也。六凡愚所習。臭穢不淨者。彼經云。復次食肉者。貪心難滿。食不知量。不消化。增益四大。口氣腥臊。腹中多有無量惡虫。多齋癯惡癩疾病。種種不淨。人不喜見。何況未來求身無病香潔等相。如是一切。惹非蘇薤臭穢不淨。此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佛果報七。令呪術不成。成就故者。彼經云。復次世間邪法呪術諸師。若其食肉。呪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爲如是解脫。爲彼痴人食肉者。得八以食肉見形起識。

等者。私云。若食肉者。但見衆生。即起殺心。味著其肉。若逢飛鳥走獸。思以炮厨。謂起意識心也。九諸天所棄多惡夢等者。彼經云。又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食肉之人。常得惡夢。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之謂善力。若獨處空閑。非人伺其便。虎狼師子求欲食其肉。言虎狼聞香者。私云。虎狼聞食肉。人有肉血香氣。便來相害也。如斑足王。經說者。楞伽文中。略指斑足王食肉。緣仍不委具鈔。主傍此言。故的指別經意。欲令人別守其緣。廣如賢愚經第十三卷抄云。

云

故知食肉同居造業者。謂屠爲食者。屠在業難求異果也。言活殺生分者。古人言食肉之人。十方殺命。並皆有分。何以故。如姪一女人。遍緣諸色。境如盜一家財。貪心遍法界。食一衆生。身盡緣含識命。用酒肉爲行解者。指我是大行人。於境無分別。食酒肉者。是大乘行。作此解者。以爲得意。故曰酒肉爲行解。不悟契者。翻是小乘斷酒肉者。是大乘行。今人多。是煩惱。惱故。契強云。無貪此乃心口相違。自招來禍。

● 毘尼

古人云口是千家之墓門。腹是萬家之古冢。闍維之將吏者。謂牛頭阿傍。即獄卒是也。以常在地獄。煮炙罪人。今比丘自煮炙。何異彼也。又解其惡業。既多死作闍維獄卒。故曰也。以其生則爲佛之賊。死則爲鬼之因是也。大祀處。肉者如國家拜南郊等名大祀也。

酒肉慈蔭。莊嚴之屬者。案祇云。比丘若病時。醫言若服。決差。不服。更無方治者。開服。服已。應七日。行隨順法。住一少邊房。不得臥。僧床。牀。不得上。僧大小行處。不得入。僧温室。講堂。食屋。不得受。僧次。差。會。不得入。僧中。食。不得入。禪房中。及說法。布薩。僧中。一切僧集處。不得往。不應遶塔。若塔在露地者。得在下風。遙禮。過七日。已至八日。澡浴。浣衣。動已。得入衆中。不病。噉者。吉。羅。

非時漿者。羯磨疏云。初緣中云。若不醉人。聽非時飲。故知醉者。卽時藥也。今有用諸草木。合釀爲酒。具色香味。如酒不異。但不醉者。佛令屏處飲之。必非酒色香味。若飲醉者。如法治罪。十四種果漿者。案祇云。一

菴羅漿。二拘梨漿。三安石留漿。四頗哆梨漿。五稱挑漿。六婆樓沙漿。七健健壽漿。八芭蕉果漿。九罽師是十劫頗羅漿。十一婆留渠漿。十二甘蔗漿。亦云石蜜漿。十三呵梨陀漿。十四呿婆梨漿。出第三卷并二十四卷。此十四種漿。皆一切藥飲。若變爲酒。若器底殘水。被雨前。亦名淨色香味。一切不勝飲也。若渴磨疏云。此水清淨者。爲淨味。故文雖在漿義通。四藥如衣。須揲。須點。爲壞色。故如食。須水。滴之。爲壞味。故如糞。須人著之。爲壞好。故如是一切。無非壞我方便也。不爾。涅槃強壯。自專服用。何得忘懷也。酒兩已成者。上言苦酒者。醉者也。案母論云。於一時中。諸比丘大得種種果。但人少。果多。食不可盡。殘者不知何用。佛言。聽搗破。取汁。至初夜。得飲。若不至初夜。汁味有異。成苦酢者。不得飲也。何以故。此酒兩已成。故文齊私云。謂作酒味。酒香兩成也。又云。具酒色酒味。故言兩成。未詳。齊云。此人時俗中。喚味曰兩。如見酒氣味。卽言有酒兩也。見喫酒。竟人有酒氣。亦云汝似有酒兩也。四分八種漿。古昔無欲。仙人所飲者。今鈔不具。出案

律中一梨漿二閻浮漿三酸棗漿四甘蔗漿五微菓漿六舍樓伽漿七婆樓師漿八蒲桃漿皆是一切木菓故得作非時漿。謂是施樓婆羅門將施諸比丘。比丘不敢受。佛言若不醉人應飲。若醉人不應飲。上言酸棗者北地多有樹高五六尺其子亦小味酸。非今時乾棗也。言薑果者汝維郭璞曰小木叢生有刺實紫亦可食也。言舍樓伽漿者見論云是優鉢羅拘勿頭花等根春取汁淳清名舍樓伽漿也。前文引見論解謂蓮華根者卽是其義也。言婆樓師者爾云此似菴羅果也。

世人所識當食當藥如食乾飯不令麤現者爾云藥有療病之功故曰當藥復有充軀之用名爲當食而無非時之態不招譏醜故曰不令麤現又云不犯時食之過故言不令麤現和上云謂上五種世人皆識知是非時藥知比丘非時得服然此七日藥亦如飯及乾性能當食復當藥言不令麤現者向若世人不識爲世識阿是名麤現今既世人知是非時藥比丘得服故不應者也。言麤者立有二解一解同上次解

此非時藥相同乾飯比丘今若服可離處服勿令俗見恐彼譏呵故言不令麤現乃至未捨自性者伽論文云問糖漿得七日受不答得飲幾時飲乃至未捨自性也。僧祇加脂一種者按祇云蘇油蜜脂生蘇熟蘇此諸藥清淨無時食氣一時頓受七日服故曰七日藥今鈔文先引祇後引四分者釋疑故爾。古人有言脂是時藥以脂從肉生故也。今故示僧祇文引脂在七日藥中也。醫教服五種脂者案云願律師解云若不加口法非時不得服要加口法得七日服油亦如是要加口法得七日服若不加法是時食攝今諸師不許此義謂諸部有文咸云縱不加法非時亦得服

四百四病者謂一大有百一病四大故有四百四病也。廣如五王經明之雜病用上三藥者有人云雜謂水火風合病也。略無地大之病五分見作石蜜乃至作法應爾者案五分云時有離婆多比丘非時食石蜜阿那律語云莫非時食我見作石蜜時鵝米著中彼卽生疑白佛佛集諸比丘問阿那律汝見作石蜜

時搗米著中。彼何故爾。答云作法應爾。佛言從今聽非時服也。

十誦石蜜不得輒噉。除五種人者。案十誦云。憍薩羅國諸居士道中無水處。以水施并施石蜜六群比丘。遊行到此處。但噉石蜜不飲水。居士言何不飲水。獨噉石蜜。六群報言我嗜石蜜不慧。飲水居士譏嫌之。諸比丘聞白佛。佛言從今五時聽噉石蜜。其五是何。一遠行來。二若病。三食少。四若不得食。五若施小處。是五時聽噉石蜜。從今若不飲水不聽噉石蜜。若噉得吉羅五分。飢渴二時以水和飲者。若准五分飢時聽食。渴時聽以水和飲也。

食上得酪食不盡者。動作生蘇者。濟云若有器盛則得鑽作其蘇。若無器盛即須皮袋盛之。搖作其蘇。搖即是動也。或可只鑽亦得名動也。注云驗知蘇油作法得多。七日者立謂此明雖俱是七日。藥以味別。故名前後得七日。同一味不開重受。由所被無益。故若乞食時多得蘇。貧病比丘乃至對比丘加記者。立謂此是因中彰果之名。非謂食時乞得蘇也。但是食時

得酪耳。食既不盡。故須時中加記。識擬變為蘇。得七日服。若中前不加記。識過中雖變為蘇。不得復噉。即名不淨。如蘇中說者立謂如上。蘇中明記識念。當轉作七日油也。此亦因中彰果。還是乞食時多得麻。食不盡。加記後轉作油。得七日服。夫言油為七日藥者。皆謂生油。謂將生麻押取汁也。今時常用者。妙麻作者。盡屬時食。若事緣不得作。如蘇中說者立謂若不得加記。識同上。蘇中云若過時是名不淨。更不得服用。非時受甘蔗作法不成者。立明非時中不得加記。識法也。若時中受時食。擬轉為非時食。要中前加記。識必強力却掠。辨之者。謂蜜是劫掠蜂所得。若非重病不可進口。故宣云因懷將乳却蜂賊蜜也。僧祇佛受獼猴無蜂蜜者。如前不受食戒引者是也。今引此文證佛唯受無蜂之蜜。故知有蜂者則不受也。濟云蜜房處其蜂常出。房外飛在空中放屎尿。猶如天雨下。若不是多月則不敢出於桶內。大小便。若有人養育。則為掃略其屎。虫則不生。若無人養者。其蜂屎積成。聚久後聚中生虫。頭黑形如木蝎。大如小指甲。

為蜜賊此虫出時專食其蜂蜂王及少蜂皆以被噉
餘蜂走散更不復來此中有蜜名為無蜂之蜜也
若無客病者私云四大違反名客病三毒結使名之
舊病

杏子湯者濟云生則盡形藥熟者是時藥故不許服
熟者也亮云藥法之中現言杏子人聽受作盡形藥
也然南解云此謂生者熟則時攝今詳不然豈結集
家脫却生子今亦有人不許無病不渴飲茶湯等今
案律文千二百比丘一時受石蜜豈可一時俱有病
邪故知聖開已後健病通行如開淨地及粥等本為
因病一聽之後三品通行不如噉飯者私云比丘噉
飯人並知非無人做効但可自損不增他惡若噉如
上諸物迷謂是或能習學引誤將來因開惡道自陷
陷人義可知也實云南山云今有愚夫非時受噉謂
杏子陽乾棗汁果漿含淫藕根米汁乾地黃伏苓末
諸藥酒煎非鹹苦格口者非時噉之並出自心妄惡
聖教不如噉飯未必長惡又如崇云如蜜煎杏仁等
藥亦以名定終身藥服因此相傳食葷習預槐可松

脯等類又云理云如僧祇律時根者惹根藕根蘿蔔
等根於中既無苦須之名故許為藥今詳此等並皆
理擁且煎杏仁意以藥健度中杏仁仁聽受作盡形
藥遂即執云以名是定終身服之計其實理體若不
變可是藥取若體轉變事即不定故涅槃云善男子
若一切法有定性者聖人何故飲甘蔗漿石蜜黑蜜
酒時不飲後為苦酒還復得飲是故當知無有定性
又僧祇第十云得甘蔗食殘煮作漿得夜分受若飲
不盡得煎作石蜜七日受石蜜不盡燒作灰終身受
此甘蔗時食轉成四藥涅槃酒變還復得飲何容杏
仁許依名定又如南山執格口者方名為藥伏苓地
黃並不聽服此違聖意處教教文勸行中道但遮謔
過有益咸開伏苓地黃世咸了若遮服食病苦難除
身既不安道從何進故不然也文中但言不任為食
聽盡形服不言盡形要不任食何成明證故格口其
言太狹也故今詳之凡盡形藥必具四義一身有客
病故律云盡形壽藥無病因緣服者吉羅二者醫方
所要謂藥方中要須時食尚自開食況其餘者故律

云乞食比丘見作石蜜麝尼和之有疑不食佛言作法應爾又如多論第六或以時藥或七日藥以助成終身服無過三者世共了知體性是藥即如伏苓乾地黃等世無不了此體是藥亦無一方不須此藥若不許服恐違聖意且如七日藥緣起云有五種藥世人所識蘇油生蘇蜜石蜜當藥不令麤現彼象當食佛尚開之此唯當藥佛何不許四者離時藥相此唯七日不令麤現況今盡形何容不爾曾聞為人過中已後粉嘗預以爲鑄低沃茶湯以之爲醴以還酢以爲冷洮者此實不如噉飯此卽爲縱無明本非爲治道器故不開也又前所說世共了知體性是藥者若入藥分理在絕言設欲單服亦開無過

次二六味定者立云二謂第二門義也非謂有兩個六味言六味者一苦二酢三甘四辛五鹹六淡欲明一切藥中不過此六味所攝此通辨非時藥也鈔言六味者看下文引了論疏但有四味餘更不出准首疏加鹹味中除監餘鹹味是時食淡味道四味故不別論明了論云五種量者一時量二更量卽四分中非論食也

本本文作

三七日量四一期量藥形五大開量律中但有上四而無第五大開量但攝在盡形藥中

疏云者了論疏也藥有五大種者卽上列五種量也名依更量者了疏云謂晝夜各分五時夜則五時爲五分晝則均分爲五分一日一夜合成十分若受非時一切藥齊七分內名爲更量若過七分則失受也如從平旦受至二更爲更量於此中得飲過此時則不得飲若於日第二分至三更爲更量此是經七更如是漸去輪轉論之日夜十分中恒從一分至七分爲量私云計其道理不得逾經明相不合不失受或可部別何妨得逾濟云得越明相也大開量中有腐爛藥崇師不許是屎尿也西方梵僧率皆護淨焉用此爲藥有人難彼卽引藥健度云若是已腐爛藥墮地者應以器盛水和之漉受然後服若未墮地者以器承之水和漉服之不須受又藥法中有外道來出家聞說四依便退還本云護能自觸已物佛因制受具已乃說四依既言已物明是已身上物也崇解律云謂是已物以腐爛者卽藥祖淨是用竟所弃物

也常報後生新學喫屎可往西塔聽觀崇此執一何可笑也

注云必無准用者空過無人直爾自取而喫故曰無人准用也胡麻同肉法者謂麻是時藥押作油是七日等也燒作灰名盡形者轉改作以開得也若分數俱等力勢相似以藥首標名者謂依方件名爲首也如三建丸還以三建爲藥分之首從首立名上來釋第一體義竟

二置藥處所卽結淨地者先明制意彌云寔由行者報力優劣上根之徒報力資強受持乞食知足修道本不假淨地開於貯畜但中下等輩報力漸劣不堪乞食是以隨報開結淨處離於二內資神長道初緣開病一聽已後三品通行此是聖者誘恤_訓投機故有斯法羯磨疏云言制意者良由在生資報三品殊途故使適化立教非一然則上報堅強風骨雅正投知量投乞便濟形苦林谷是託四海爲寄如斯之徒未假儲畜中人已下形報疎微制令分衛終喪溝壑若不開濟容墜道業如緣中因病致死故開結之初

雖約緣終備三等欲使通濟病苦不限康羸道存爲本斯教興也因困餓死乃至別處等者謂服吐下藥夜飢欲死守待天明至明外乞粥來病者已死佛因開於藍內結淨地言同界別處者謂同一大界邊房靜處結也

此從緣說淨非對穢以明者立謂既結已後無有宿糞之過令諸比丘得清淨食無有罪故故稱淨也此從因緣立名非謂對穢而得名也彌釋名曰准規定局食鄒僧加以羯磨故名爲結既人食有殊無其宿糞食不生罪稱之爲淨從處彰名故名淨地也羯磨疏云具四義故方名爲淨一者由斯貯畜增食長慢名污淨心二者外道俗流生議致謗名污淨信三既同宿糞能生多罪名污淨戒四現結集因來受苦報食噉不淨永離香潔名污淨果

注云厨舍孤立有院內同之者謂雖是孤舍以四面三面有壁卽是攝食只詔此四壁名爲有院也注云非牆得周匝隨共成相者謂不必要四面皆離皆牆但一邊離一邊牆一邊墻一邊棚亦成周匝准羯磨

十者論

疏中立二百五句通是開文。謂約淨法文中有四一
 離牆不周二檀越淨三處分淨四羯磨淨就初有五
 謂垣牆離淨就此五中一个具有三句一半無二
 多無三都無此三並非院相周也垣既有三離牆淨
 欄各三合成十五檀越處分羯磨三種配成十八句
 此是根本單直作十八句約此相配得二百五句且
 將垣中三句謂半有多無都無并檀越處分羯磨是
 六句也單數是六句若二二合得十五句四合得六
 句五合得三句六合得一句總成四十一句垣既四
 十一餘欄等四各四十一五个四十應是二百句一
 五如五又得五句合成二百五句通是開文
 上釋第一離牆不周義竟已下第二正明檀越淨也
 要真非假今多托言自誑自負者此言對古師故來
 也古人言寺是俗造約本處所是他通得名他物淨
 羯磨疏云若違寺是俗造即云他淨一切僧坊俱
 非道有於中盜指望俗推離財物無在隨施成主何
 得仍舊爲檀越淨者檀越施主義也古來三藏言
 離說略具足梵音陀那鉢底譯爲施主陀那是施鉢

底是主亦有釋云檀越者謂由行檀越度貧乏者義
 釋也私云如隋家置二禪定寺此名他物淨至今望
 食樓仍在即日一切屬僧不得仍依舊也瓶沙王施
 僧粥米者案十誦云頻婆娑王請佛及僧與粥田諸
 比丘守穀不肯取以上場不淨故佛言米分應上若
 分不應故取若取得吉羅諸比丘見瓶沙王死謂言
 犯同宿等佛言不犯闍王替處不犯私云言上場者
 謂治五穀之場也謂王捨田與僧作粥王與僧共營
 得稱未分故在場上比丘在場上守或共宿疑成內
 宿佛言未與王分不犯分竟成宿注云准此例餘皆
 犯者謂無施主則成犯也僧祇婆羅門送粥米等者
 立云以決心屬僧故也
 上釋檀越淨義竟下明第三處分淨也不得過初夜
 注云四分經明相者謂祇護食者既約初夜故今處
 分亦在初夜前也過初夜已不得作處分淨也四分
 護宿約明相今新造僧坊未經明相故得處分淨也
 有老宿召來遣作者立謂若無本主但喚聚落中一
 老宿令爲處分亦得若不解法亦得教之

下明白二結法也。謂僧伽藍院相周匝比丘於中有宿義過者。謂云背解大界有宿伽藍中無以界久居生外證。故是以文言不得界內義又不聽界內置食。送外後開結淨。故知有二。內若爾何。故律文僧伽藍內結作淨地。又言邊房靜室結作淨厨。答此界上僧伽藍故。又一師解。藍有宿大界中無以藍有映障。故如祇始時院內作食厨。播汁湯器惡水流出致外證。嫌故知藍中有宿等。又此文言藍內結淨。故若爾所以復言不聽界內宿等者。答此是僧伽藍界也。今師並不同。此二解謂以偏執。故雙是兩釋。以俱有二過。所以爾者。界是久居藍有蔽障。故單界單藍並有二。內互有尙爾。何況俱者。引證可知。者謂今欲引證亦同。前兩師引律文證不得界內宿界內義及伽藍內結淨地。邊房靜處結淨地等也。問所以自然俗界不集成別何故。自然空地無二。內者。內宿。答二內解義就久居證過中制。故自然中無也。法事集僧不約讎制理須詳。遵故一切成別也。隨處結之除去比丘者。謂云律文除去比丘者。非謂除人云聽作淨地。此

是對前領解除去比丘我已竟更問餘人房不放耳。
宜意不爾可知

注云必在作法界上不同處分者。立謂白二結淨地。要於僧大界上結。若處分淨自然地。則得。故曰不同。處分案五分云。有比丘淨地取土於不淨地起。屋比丘持食著中。謂以為淨。佛言本依地為淨。不淨不得食。復有比丘不淨地取土淨地起。屋不敢持食著中。佛言聽食無犯。必依地起。不在架屋者。謂不得結閣上作淨地也。以亦是色法依地起。故若結地。意地淨作閣。閣得攝食。若結閣上則不攝地。以下有僧還是內宿。故一覆別隔者。謂同一大堂下有兩房戶也。通隔別覆者。謂如衆多屋各無別壁。通用四周大隔。通覆通隔者。如一大堂四屬同壁。別覆別隔者。如別別屋也。可知一邊二邊三邊者。謂通其一堂內取一角二角任得也。隔道兩邊者。謂如一屋內取兩邊作中間開行路也。羯磨文中必須明指委曲者。謂問有多淨地得合求一法結多淨。不答一一而結。以其各處別故。不同懺罪罪業雖多。對一行者。故總牒而悔及持。

欲使命故隨能多少義不類此可知

二種不作者立明院相不周淨并檀越淨此二無法可作也若處分羯磨則是有法先示處所懸指結取者羯磨疏云攝僧界法同處結成攝食界法遙結乃就何以知之故文云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故淨地云僧今某處也所以然者僧界衣界攝人同法同處食界不爾攝食障僧若人食同處加法之時相中不便故遙唱結首疏解大況同上文繁不列古師云以食望僧是攝是障者首云此光律師也解云淨地是攝食令僧無罪故言是攝也障食令僧無內宿故言是障私云淨地是攝食故言是攝也是障者謂僧不得在內經明相故云是障言以食望僧者宣云謂僧食兩相望也又云以食望僧是攝是障者謂地唯攝食成淨故云是攝不許僧宿淨地故曰是障注云故須遙結等者首疏問結不失衣得坐標內結攝食界不得者何解云衣法隨身無過離則有慳是以衣界本爲攝衣以屬人故得坐中結食法近則長食遠則無過是以結時爲欲攝食以障僧使人食界別無內

宿過故不得坐中結也礦亦云遙結者表人食有別不同衣界制令同處故在內結也以律文云結某處作淨地明是遙指也若依古師釋亦得在中結判成便引五分遍覽內結者豈出界外遙結耶首問結淨地何不豎標相答僧界是寬又是根本須知壘畔食界是狹根本在他背上起故不須也以僧望僧者宣云謂僧住望淨地也言非攝非障者首疏云淨地不能攝僧故言非攝也又不能障僧免大界內便不犯別衆故言非障和上解同又云以僧望僧非攝非障者淨地僧望大界僧也淨地本非攝僧之界故曰非攝淨地亦不遮僧於中作餘羯磨法故曰非障前句約食辨此句唯約人辨高同此解又云此上二句一向唯於淨地中辨也謂於淨地攝食成淨僧宿成過非於淨地攝僧兼法僧來成過時人多解唐費功力並宜弃之從此已下明唱處所也有緣須解者律無文義準反結即成者然解淨地各依本法若處分結者還處分解判下解若羯磨結還羯磨學解法四難出料簡者因汎明諸部有無礦云祇有處分淨

法。誦但有檀越淨法何以知之。彼因利昌作供。非時。雲起。阿難。白。佛。佛開房內結淨。外道謗言。禿居士。亦有厨。與我無別。佛即令僧坊外作食。烟起。多人。索食。少。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作淨地羯磨。作者。吉羅。又言。瓶沙王死。佛言。世王代處。不名內宿。故知有檀越淨法。五分有處分淨羯磨。淨有他物淨。但有二無。離牆不周淨。文不具足。似有分明。四分具。四淨可知。就四淨中處分及作法。此二局限有彼此之別。事有異食。與人別是。狹他物與不周。此二無分限。成。但不得惡觸自煮。無二內明知是寬。唯壞食具者。私云。所以著唯字者。意欲不失淨地法。但壞食并食具。由在淨地宿。竟後要須翻淨。

俱停廢二年等者。立謂僧村二界。若經荒廢二年。無僧住者。後得作處分淨。祇律十二年。方得此部。則不同也。

大界無人亦犯者。私云。將食向大界中。煮經大界全無一僧。亦成內煮。為其煮是隨處。故宿是逐人。若大界安食。無僧宿。無犯。礪問看。幾何故。不犯。答有二解。

●合本疏
下二之二

一解。同鈔。謂煮約處等。可知。次解。淨人難信。若不關看。檢守。無以濟命。是以開看。不犯。內煮。應避。明相。慢。故犯。內宿。羯磨。疏。問。結淨地。竟不得宿。與不結何異。如何開者。答。未結。通界。犯。結。竟。局。僧住。豈非有益。邪。上來段不同。並釋大門等二置藥處所及結淨地。義。竟。已下。第二。正明護淨之法也。此則通凡聖僧路者。私云。若不護淨。聖僧及持戒凡僧。不來食。是塞也。俗中恒人所耻者。俗云。君子不近庖厨。即其義也。脫經。儉難。因即染汚者。善見律中。儉開宿。觸乞求。易得和。順。儉。文。名。為。因。即。染。汚。或。淨。人。有。倒。仆。難。緣。聽。比。丘。扶持器物。若因此投後。更不捨。亦名。因。即。染。汚。後。若。緣。無。理。須。拱。手。者。此。顯。上。無。儉。難。二。緣。不。開。也。不。信。此。心。須。為。師。匠。者。謂。不。師。於。心。寧。與。心。為。師。匠。也。一。者。緣。淨。二。者。體。淨。三。者。緣。不。淨。四。體。不。淨。者。此。四。句。中。唯。第三。句。須。翻。餘。句。不。須。既。有。四。句。今。即。是。初。本。是。淨。具。遇。緣。染。汚。故。須。翻。淨。今。淨。者。且。口。家。食。殺。遇。緣。觸。宿。今。須。翻。之。須。翻。淨。人。一。人。入。倉。一。人。住。外。外。者。為。淨。人。內。者。為。觸。人。可。得。一。羅。穀。與。他。俗。人。

易之其倉中人更不得觸易竟之者其外邊淨人更不得觸倉中穢。如是展轉相易得淨物來別倉安置。所有舊倉更新上泥雜器皿或火燒或刀割任時云。

諸佛立教通大小乘俱無宿糞如楞伽十誦所述者此引二文釋上大小乘二字大乘即楞伽小乘即十誦十誦斷結淨地先有應解未有不應結結者吉羅案楞伽第九卷偈云若有僧伽藍寺舍烟不斷常作種種食故爲人所作是名不淨食如實修行者不應食是食又云十誦所述者案彼十誦云先白二結淨地已外道譏言禿居士舍倉庫食厨與白衣無別因令僧坊外作食既在露地乞人來多食少不足因復制斷若作者得吉先結者捨之

護淨經云由有宿提等衆付食不淨食乃至蠅蛆中者如護淨經抄云大集日藏分濟龍品中廣明僧食難近等者如大集日藏分抄云五百問知事指拈僧器等者案彼論云昔有一比丘恒知處分當作飯食常手指拈器物言取是用是日日常爾不憊命

小
律
疏
釋

終之後墮餓鬼中有一無著人於夜上廁聞呻喚聲問汝是誰答我是餓鬼問本作何行墮餓鬼中答於此寺中爲僧執事問汝本精進何由墮餓鬼中答持不淨食與衆僧故無著問云何不淨食答衆僧有種種鉢器盛食我以指拈器教取是用是既犯墮經僧三說戒不懺轉增至重由是墮餓鬼中兩手臂臂裂皮破肉搏喉吹噓問何以墮胸答虫噉身痛故問何以噉噉吹噓以口中有虫故問何以呻喚答餓極欲死故問欲食何物答意欲食糞以諸餓鬼推排不得前而不能得無著報言我知奈何鬼言願衆僧見爲呪願無著還向僧說此事衆僧卽爲呪願使得食糞不復呻喚故知大僧不得以手自造飲食若非僧器受得行之與僧無犯

前護惡觸者疏云由觸故惡故名惡觸也注云準此器下殘食令淨人益授等者謂鉢下有餘食令淨人益食本心不捨鉢下之餘後得將來是惡觸過無淨人御乘行船比丘亦得者皆謂淨人小又無識過之處開比丘助若多人處一向不開

比丘取七日油誤捉淨油瓶來者案祇云謂僧伽藍淨厨有種種物蘇油瓶等有淨油有七日油有比丘語比丘言汝取七日油來比丘誤捉淨油來比丘雖遙見知是淨油不得即語恐其驚懼破器物故待來至已問言長老是何等油答言七日油當語置置不得名字得作七日受持若教長老取淨油來比丘誤取七日油來不得即語待來至問言是何等答言淨油當語置置故名七日油私云還得七日受者意明不成觸猶得七日服也言不得名字者慈云不得預語是淨油瓶未至地言是淨油即成觸也

船在水中車駕牛時非器者案祇第十六器受者船在水中非器在岸上者是器若車駕牛時非器無牛時是器注云由有緣開坐若動問成觸者首疏云義言爲有難故開坐不得身動口問成觸若牛繩尾者立謂繩是繫牛繩尾是牛尾或可只是牛繩頭尾也使沙彌擔食度水恐沒溺乃至得負擔之者首疏引十律云有淨雲度水沙彌淨人小佛言使淨人著淨囊上度到彼岸莫手觸食還使淨人投若水急流沙

• 答覆 •

彌爲水所漂比丘捉食觸者無犯至岸莫捉捉得罪也注云謂緣淨也者用上風雨爲緣也

三明通塞者磯有四種一約藥辨通塞二約人辨通塞三約時辨四約處辨通塞也今文同然三藥不加口法圖時藥者謂七日非時盡形若不加口法則有宿養等過同上時藥也若加法竟限未滿無罪若限滿便有諸罪生故言有通有局也若明出失其口法殘宿惡觸非時生焉者立謂明相若出此藥即名殘宿亦名惡觸亦名非時此言非時者是非時藥家之非時也

七日藥作法如已乃至八日且起具罪如後者立謂至八日犯長得墮又有爲非時殘宿惡觸生也如從更明注云准此唯開三罪者立謂此盡形藥開內宿內養自養三罪也上引祇文云有生分者欲明不得墮生義也答七日藥不合同宿必送淨厨中也

有三種人共食宿比丘及僧等者謂比丘是一人至三

人也僧者四人已上也并學悔是三人也明此三人不得與食同宿惡觸等也羯磨疏云共三種人同食

宿不應食。食得吉羅。初共比丘者。謂自與食同宿也。二比丘者。謂一具戒者同宿。則通一切皆被染也。卽如四分律。前食戒云。今日受已。至明日一切沙門。釋子受大戒者。皆不清淨。此通僧也。或可釋疑。故爾如衣不淨。犯起別人謂食同此也。衣有別屬。食味是通。故一切染則通餘也。三共與學悔者。由行違體順相同。故染也。尼中四人者。謂比丘尼及尼僧并學悔尼及式叉尼。此四人宿觸亦互不得食。四分中式叉得與大尼過食。不得同宿者。立明無沙彌俗人處。使式叉過食。然不得與式叉同一室宿。及不得與式叉爲伴。若兩尼一式叉得共行式叉。無罪。若一尼兩式叉。卽不得內宿者。結淨地已。僧坊內共食宿是也者。顯釋名云。比丘與食同處。巡夜名爲內宿。又云。比丘與食若俱。若在淨地。不淨地。約內宿爲四句。一人食俱在不淨地。犯二人食俱在淨地。犯三人在淨地。食在不淨地。亦犯此。三並成宿。四人在不淨地。食在淨地。此一句清淨。以第三亦成宿者。以淨不淨俱界內。故然淨地不攝食在不淨地。不爲淨攝。故亦成宿。

多論直爾宿捉。卽犯吉羅。未待服犯。今所論者。謂成過緣時。若據得罪。並約咽業分齊也。注云。都不言淨地有比丘者。勝云。文旣不言淨地。有宿明知淨地不許有比丘。若以許者。還同有宿過也。結淨地已。僧坊內。煮是者。立謂僧坊內。縱無比丘。亦犯以煮是。逐處故也。比丘自作如上三種人。不應食者。謂比丘自熟名爲自作也。比丘及僧與學悔不淨食也。若他人食共宿。無過者。勝云。除比丘及僧學悔外。望餘流爲他人。也不通他物。不周二淨者。謂他物淨及院相不周淨。此二淨地。無內宿之過也。處分白二及界內俱通者。謂處分淨地與羯磨淨地并大界內。通有內宿罪也。言知有其犯者。立謂上三人中。隨一人共食宿。竟餘人若知有此事。不合食。若不知得食。不犯私云。明上三人知界內有食。與食同宿。是內宿過。若雖與食同宿。心中謂無。都不知者。故應不犯。尼通四人者。三人同大僧足式叉也。對處淨地並塞者。謂在淨地內。看煮不犯也。亦可直道淨地內。定無內煮。故曰並塞。所以著並字者。謂四種淨地。

齊塞故言並也

就人通七衆者。謂在家二衆出家五衆在大界內爲比丘。爇同是內爇也。阿難爲佛溫飯在祇桓門者。引此文證亦不得在界內爇時食也。唯盡形一藥開界內爇。餘三不開。其阿難溫飯鈔指祇文。按祇不見疑是錯。指案十誦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詣佛及僧諸比丘。往訃佛自不去。阿難爲佛迎食。分其飯不熟。阿難思惟。世尊若食此飯。或發冷病。卽持薪火於祇桓門間爇。熟時佛經行見問。言汝作何事。答言飯不大熟。世尊若食恐動冷患。我今更爇佛言善哉。此飯如是更爇。應法從今日食冷聽更爇。若生食聽火淨已得爇。

四惡觸者有多種。一者不受而觸。可知由觸故惡。故言惡觸。亦云由觸得惡名爲惡觸。又云不受而捉。稱爲惡觸。二膩勢相連者。且如比丘食肉。染他僧家食具。又如比丘衣物不淨。用甌盆瓶洗滌。是以巾上衣上具有不受而捉惡觸之罪。將此惡觸之巾。染他僧家淨器。故云膩勢相連也。三任運失受等者。立謂

四藥過限失受卽生惡觸。非時發宿生也。私云。遇緣失前觸。非觸前宿。非宿若時過任運失者。前觸成觸。前宿成宿。爲此故有惡觸等生。更不得復服。注云。四藥不加法中後俱失受者。謂既失受。竟則有任運惡觸生。須知此是惡觸門中明義。注云。若加法三藥各隨限滿失者。謂七日藥過至八日。非時藥經明相出。盡形藥病差。雖不失受。以不合服。故任運惡觸生也。此上任運失受。竟卽有惡觸生也。彌云。若過七日先本觸宿成今觸宿等緣也。謂過七日任運失受。無法可防。望前七日內宿觸是今日宿觸之緣也。崇破任運觸宿之義云。過七日後將限內宿觸爲緣。故使限滿有宿觸罪者。亦可身病得法離衣多時。離宿限滿之後。用前離宿之緣。今得離衣之罪。今限滿之後。不離衣宿。不說有罪。我亦七日之後。不觸不宿。如何有任運之罪也。又若七日之內無宿觸罪。過七日已有宿觸生者。亦可七日之內。既不須受。過七日已應有受法生。卽高云。此雖亦四遇緣失受。淨人觸床等者。且問既明惡觸何乃明失受耶。答此因中辨果也。謂

因此失受比丘後提即是惡觸五決意捨失乃至不受而取得者此謂既作絕心捨更提是惡觸吉即食又得不受提注云謂提比丘鉢已食膩在手不洗而執僧器者立謂如比丘食被觸失受已便更手觸名為惡觸更令淨人過之其惡觸膩氣汚淨人手淨人持此觸手往提僧家之食器等是名而執僧器也注云雖俗兩執不名惡觸者立謂淨人過食與比丘時其手未放比丘受之手提是二提也非惡觸耳注云鉢中故食亦爾者謂上云受他俗人食時僧與俗人共執非惡觸者今若淨人行食時比丘鉢底有餘殘彼淨人行食投鉢中觸前餘者亦非惡觸由比丘手持故

注云淨人觸失如法莫觸者此中若淨人觸失受已去比丘更勿觸此食則是淨但更須受若未受即觸者即是惡觸即須洗手方得受餘淨食以手中有惡觸食故又須淨人若既提此惡觸鉢授與比丘已更不洗手觸僧家食器等通染惡觸也必須洗手方得免觸僧之器具也

中問疑提

更以三句分別一觸而非惡等者磢亦云有三種一惡心觸欲令他得不淨食罪佛言觸者自不淨不觸者淨二持戒誤觸三懈怠觸謂不謹護輒觸是也此上三種前二非觸第三是觸故十誦云一破戒人故觸二持戒誤觸俱淨應食非此二人即是第三持戒懈怠忘心觸是觸也此四分准文義亦應爾上言第一惡人雖觸為遮惱亂善比丘故望他非觸故文言觸者是不淨不觸者淨第二好人誤觸無情過故又非惡觸也是以律文忘不受食便持後憶佛言若見淨人應置地更受第三威觸者以非惡心不同初人復非謹護有其情過又異第二故成觸緣因此作四句分別一惡而非觸謂是初人故觸望他不成者是二觸而非惡謂第二人持戒誤觸是者謂惡心故觸自望者是故懈怠忘者是四俱非者清淨食也今鈔但有三句闕不作第四句可知

四明互覆墮者覆是蔭覆墮是墮落約下文果子樹在淨不淨地果子互有墮落也樹則互有蔭覆等故磢云更互相蔭更互相墮言相蔭者從根以判言相

墮者據果長足墮地等也。皆約淨不淨地反對而明。故曰互也。思之

言謂長足果也。者羯磨疏云。果長足既久。作意欲墮。有貯蓄心。便成內宿。若不作意。則無心蓄。雖長足自墮。不成同宿。注云。上來義約律文。不了者。謂若准律文。但云諸比丘在不淨地種胡荽。甘蔗菜。枝葉蔭覆淨地。比丘不知淨不淨。言不淨。在不淨地種蔭覆淨地。佛言。淨。約律文不言長足未成淨。不淨鈔家義決耳。

五分樹根在淨不淨地。比丘亦在淨不淨地等者。立謂在淨不淨中間地上。以比丘知淨地限齊。故非內宿也。祇云樹在不淨地。果墮淨地。祇云若不淨地。生果蔭覆淨地。果落淨地。若淨地生果。還覆淨地。果落淨地。此二句。隨時取。無過下二句。類之。隨時取之者。既墮淨地。任三日五日。不取不犯。故言隨時也。果落不淨地。應及時內淨厨中者。謂不得經明相前。爲時也。准祇文及時內淨屋中。過初夜。即名不淨鈔家不引者。取當部約明相故。

儉開八事者。礪云。二內自表不受。四個餘食法爲八也。義兼惡觸。謂既開不受。應無惡觸事。雖有八論罪。

唯提吉前三是吉。後五是提。所以不開殘宿者。內宿先淨直宿。故開殘。先不淨食咽咽犯。故使不開酒亦非法。故不開私云。二內者。一內宿。二內表。三自表。四自取。即不受也。并僧俗二食水陸兩果不作餘食法。成八也。言水陸兩果者。謂水生陸生果子也。僧俗二食得便自噉。無犯足過。皆不須作殘食法也。

三提四吉者。礪不許殘宿。上已辨之。義加壞生等者。礪不許此義云。若開壞生。監外作故。謂言於食之外。一切生種皆應得壞。是以不開。

語施主知者。夫以應供本擬盡其一飽。今既時世飢饉。所以佛聽持去。雖然如此。應須報主令知。

下明淨生種法也。注云。以內熟。故除四衆食者。礪亦云。此約是內表。故不合食也。言四衆者。一尼。二式叉。

三沙彌。四沙彌尼也。

水洗連根菜名淨者。謂如芹蓼等。雖水洗。豈即當淨。仍須火淨。此謂蔓菁之屬。洗已生種已萎。故開得也。

案律中云時諸比丘洗連根菜已更作淨佛言不應洗已更作淨此洗即是淨礪解云其菜先火淨已水洗之意謂水能滅火淨應失却故更火淨之佛言不失故云此洗即是淨觀此律文不見斯意但是水洗即當淨也准五分淨根種者謂水洗根菜即是淨根種也引此五分成上洗連根菜成淨義也賓云章中釋云先曾火淨今更水洗恐水滅火比丘生疑者此釋傷功准文中唯言水洗即是淨也謂水中揉之故即成淨即是五分水洗淨也

明了論自加行所作者案了論疏云淨果有四句一自加行所作即此文是也謂自以火淨乃至爪淨也二他加行所作即世俗人爲比丘作淨與比丘食是也三自他加行所作謂比丘與俗人共執作此淨法也四非自他加行所作者如虫傷鳥殘乃至自爛者比丘直得食之是也明若作淨物不出此四義非謂比丘得自作淨然自淨亦有益一如鈔引不煩出也云

熱灰及炭等不成淨者謂是死炭故不得爲淨也注

◆文於作義

云謂火所觸者明上雖開比丘淨物若火觸者名惡觸此不應食餘者得食灰圍穀聚者立謂灰雜火炭故成淨也案祇云謂一切穀麥皆脫皮淨及火淨如拘麟提國作穀聚畏非人偷以灰火邊上作記識即名爲淨也一提一越俱作無犯者謂作皮淨又作火淨作此二淨食此無罪

律文草木七種色是也者青黃赤白黑縹紫爲七也縹返妙釋名云淺青色也手受但防於二所以如下明之者謂防其不受與惡觸也

口受局三除其時藥者明七日非時盡形此三所以加口法者爲延時限得非時中服故加口法若論時藥過中自不合噉何須加口法故云除也亦有口受不通手受者立明對上文來故明也謂此時藥中前亦有須口受者然其口受義亦但是當於手受若用口受則不用手用手則不用口受故曰不通也如邪見人不喜見僧及端正女人邊食火燒馬屋之例皆置地令比丘自取此時應口言受受但得口受若無此緣但手受必局中前餘三藥中前而受亦爾故

● 國修作疑

羯磨中云。手口互塞者是此義也。餘之三藥。手受亦爾者。立謂非時七盡。若中前受之。不加口法。中後亦失。又復若用手受。不須口受。若口受。不須手受。如邪見等。雖緣置地。加口法受。受等同於時藥。故曰也。若加口法。通時非時者。立明非時七日盡形。中前後皆得服也。故言通時非時。然若非時藥。明相出失。受今言通時。通今日中前也。注云。猶是非時別名者。謂十誦喚非時藥名。時分藥七日盡形。乃至必須有病者。有云。十誦中明此時分藥七日盡形。此三要。有病及藥無諸患。得加口法。手口二法。方成。若身不病。藥又不淨。加法不成。非舉宿惡觸者。案十誦文中。自解舉宿義也。言舉殘食宿者。謂比丘今日手自受食。舉至明日名舉殘食宿也。又彼律文中。一切共食宿名爲舉宿也。止食有三者。立明若止不用食者。須舉服示相及舉手等。

七日藥四法同上者。私云。同前非時藥中有四法。一所受藥。二能授人。三所受者。四正加法是也。獨云。古師有解云。油蜜等若加口法。得七日服。若無口法。但

得時服。此非正解。唯改第八非是。餘比丘七日藥者。謂前明藥有八患。加法不成。其第八患。則是手是犯。轉變則不得更加口法。今此七日藥。亦有八患上。七同前。其第八則別非是。餘比丘犯竟殘藥。加法不成。初自無五過者。私云。如下自列之一相續畜二相續畜已等如文。

三曾食他。第七日藥。四相續受五相續犯。也可尋問。此既未過。如何相染者。立明此問意云。若至第八日犯。長竟容可相染。今既得七日何爲。即染耶。答意可見。以藥味通。故僧祇律如此者。謂上明服他。第七日藥。已自身當日。更受別藥。加法不成者。此是祇文也。上言以藥味通。故者。意謂同是油或蜜。故言通也。若食他蜜。已今自受油。應成。又解以藥味通者。謂一人受得此藥。含通一切比丘。以食味是通。今既食他。第七日油。即是食他服滿之藥。更即當日受油。理故不合思之。後解爲正注云。若離時食。不須此言者。謂加記識之意。但爲中含時藥。擬轉變。故須加記識。今既無時藥味。故不用加記識也。

藥無八思如藥中說者謂如上非時藥中明八思等過也。若單者不須者謂單是一味無轉變者不用加記識也。二分體分謂紫苑等者立謂如藥有二十味其中必隨一味立名名爲某丸散從此得名者是藥體也。若其餘相從者曰藥分也。今應須識別其體分也。別來別受者謂體分前後授須前後受若一時授一時受故言總來合受等。

而體是盡形依本名加法者立謂買藥未足但得藥分來未得藥體來者以藥分是時藥耳。今言且加法須牒其盡形藥名道此時藥是彼其丸散盡形藥之分等下自出其加法之文云云。次第受取不得置地者謂放地經須臾失受有惡屬等過生後加法者不得成就也。

七日一藥作口法竟偏心屬已須說淨者云云。其七日藥加法竟即得說淨義亦無妨不是要滿六日始淨故也。至第八日明相出受法及說淨法俱失所以爾者說淨假於二受受法既失枝條焉在又說淨法爲防於長受法在時有長可防受法既失體自無

◆不難下

長焉用淨爲問未至八日無其長罪若至八日受法失時淨法復失何用說爲答若不說淨越第七日至八日時犯長以說淨故越此分齊則無長過故爾問說淨竟藥得服用不答不得服用問若但不得何用淨爲答若不加淨染下長生故必須淨謂若不說即犯長又能染後來淨藥故須說之若爾衣作淨竟應不得用答內外不同故如長衣說淨本爲後著豈得言藥加說淨本意爲服以過限藥雖說淨竟不得服故但是恐染後來淨藥故說淨也。又防現藥之長故須說也。又長藥不說淨不開迦提月迦提本爲衣開之非爲藥等開迦提也。

若據對病題名實亦不通者私云若據二人病殊則一人受已不通餘人今爲將口法加他二通之藥故得分他共食也。加他二通之藥者此是雲律師解也。謂藥味本是通手受又是通故合得與他人食也。謂既手受與藥味通一切比丘得食是汝加法重加此藥豈得味得便有別今雖加口法據本得通他食不文引七日藥與諸比丘食諸比丘既食他第七油竟

更不得自受七日油。故知藥味是通也。但病緣不通耳。上下諸文。每言食味是通者。賓云。一准人情。凡所食噉理。須共人。二准文驗。如一比丘作殘法。竟一切共食。皆不犯足。由此二義。故知通若論鉢衣。必是別屬。如有一人作淨施。竟若與餘人更須作法。故知別屬。上下諸文。數有此義。准此。應知更不復辨。

僧祇但云藥勢相接七日可知者。首疏引祇云。以藥經宿不得服。故曰求覓疲苦。佛問醫師。比丘欲使幾日畜藥得安隱。耶。醫答佛言。藥勢相接七日可知。佛言。從今日後。聽七日畜。如上淨人誤觸七日油中成失者。對古師言。加口法。准祇不失。今不同古。

自無淨人求倩。難得應。自從淨人手受。從此口受等者。立謂向若有淨人。則不用加口法。但令淨人掌之。日日從其受。取今爲無有淨人。故令其加口法。此是生起加法之意也。若作口法。竟一日乃至五日。淨人來觸。乃至應加手口二受等者。彌云。此七日藥。加二受。竟若淨人觸。即便失受。如淨藥已不受。佛言。更受又多論云。說口受已。淨人若觸。更受。故知失問觸。

● 手觸并

既失受。何故口法爲防。失受答口。防任運失。不防遇緣失。淨人觸者。以緣強。故口法不防。又復若遺口法。防遇緣失受者。遇緣失受。通該四藥。口法受之。亦應通時。亦然。時無法。明防任運。又有一義。遇緣無過口法。不防。故使多論中。觸聽更受。既隨聽。服何須口法。以防遇緣。任運時。過有其觸。宿明須口受。預防任運。如時藥手受。防二罪者。立謂向若不手受。一往而食。得不受罪。手惡觸罪。言口受同之者。謂難緣置地受。時口言受。受喚此爲口受。還防不受惡觸二罪。故云。同然也。四藥之中。手受皆能防此二罪。口防二罪。防過中失受者。過午一晌。髮即失受也。今加口法。故不失也。二防過時失受。惡捉者。立謂既過午失受。而捉即有惡觸罪也。七日藥手受。防二罪。同藥中者。同上。非時藥中。一防不受。二防惡觸。昔云。防內宿注云。此無律文。以盡形爲證者。立謂此破古人義。古人云。七日藥若加法。竟共宿無內宿之過。今不同之。不防內宿。雖加口法。須置淨厨中。所以知者。藥健度云。諸比丘如是念盡形壽。藥得界內共宿。內煮自煮。不佛。

言聽盡形壽藥界內共宿內養自養。此則四藥之中唯開盡形言。無內宿其七日藥。不有開文明知七日不開內宿。然又僧祇比丘往淨厨取七日油。誤將淨油來。既七日藥在淨厨中。明和不得同宿。古師不許。既不得同宿。用法何爲。若爾祇文何通。答。祇據不加法油。故置厨中耳。五或有內養者。慈云。若出界內。則有故言。或也因明生罪者。

已下明不淨藥得罪多少也。時藥手受過中生二罪。謂是失受惡觸。若經宿生殘宿惡觸二罪者。此約不服但得二罪。若服者。彌云。應得七罪。三提四吉。謂非時不受殘宿內宿惡觸內養。若是生物有自養。故非時漿手生二罪。同時藥中者。謂同上文。一是過中生二罪。即失受惡觸也。經宿又生殘宿惡觸也。立謂若直爾過中即生一罪。若經宿即生二罪。上言失受惡觸及殘宿惡觸等者。非謂更捉方有此惡觸。但是藥體限滿自生此罪。今縱不觸冥之有此罪生。口生三罪等者。此亦約不服故爾。若過服。彌云。六罪。謂過服非時藥有三提三吉。謂非時不受殘宿內宿惡觸。

內養既是熟藥。無有自養之愆。

八日明相出爲言者。謂此七日藥生罪者。要是八日明相出。方生此罪也。服尼離者。不捨藥吉。雖者立謂。此是不應之吉。服此藥。故通得一個不應罪也。三提二吉者。謂殘宿非時犯捨墮三提惡觸并服不淨藥二吉也。此約生罪。未論服之得罪多少。彌云。七日藥過七日已。旦起服之一咽七罪。三提四吉。謂非時不受殘宿內宿惡觸內養自養。食犯捨墮等吉。各不相假。業一緣異。故一咽七罪。亦有殘而非觸。謂遇緣觸失受者是也。此解與鈔不別。鈔文雖無不受之罪。謂至八日任運失受。非謂能生不受也。此約生罪。未論服之得罪。今若服者。應同彌判。

問云。何不生不受者。立謂此問。意七日藥明相出。既能生三提二吉。何故不生不受罪也。答。藥本是不受等者。答意云。謂藥先有不受。以本加法。故延於時限。加法時限。加法時防其不受。則無不受罪。至八日旦受法。既謝其藥。任運復本不受之位。非是能生不受也。皆謂至八日任運自然失受。若失受已。更不受而。

食則有不受之罪。今既不噉。故無不受。文相易知。細尋自悟。答意云。一切藥等。皆本性是不受。由加口法。時失却。不受法。至八日。朝任還失。受法歸本。不受法。非是能生不受法。也不同。殘宿本體。無殘宿。以有口法。至八日。且即有殘宿。生此。則由加法。故得生殘宿。盡形壽藥。手受同前。

口受亦生六罪者。礪云。盡形壽。無過。既言盡形壽。受法。畢竟不失。若無病緣。但得小罪。更無餘咎。若不作口法者。唯無非時一罪。餘悉同。有勝云。言同前者。上有口法。防六罪。今無口法。手受。既失。還生前六罪。體現常存者。首疏云。對時藥等。雖現。既用。資強。然體現。交盡。多無久畜。聖不制說。無應說之過也。資云。體現常存者。謂堪久時貯畜也。

○鉢器制聽篇十九

上明衣藥受淨。無時不須衣。則蔽體御寒。藥則充虛。緊命。然藥雖備。辨假物。盛持持藥之能。莫過應器。故次藥後。即明此篇。言鉢者是道具之嘉名。器者盛貯之通稱。鉢則制令畜用。違必獲殃。由是恒沙諸佛聖。

標故制令畜。故曰制也。自餘衆具。爲物故。開食以下。品一器未足。資身故許。鍵銘等物。違願兩許。故言聽也。字體作盞。此形聲字也。皿卽鉢之形也。上友伴鉢反。卽盃之聲也。注五行調度等附者。由金木水火土。皆能助道資緣。故又附出也。羯磨疏云。然出家務道。本不謀食。然有待之形。假資方就俗。則儲蓄方丈。無思厭背道。則不雜種食。一鉢知足。然古佛道法。以爲標幟。故制受畜。無宜缺矣。所制隨身者。由出家之人。虛懷爲本。無有住著。有益便停。故制隨身。若任留者。更增餘習。於彼道分。曾無思擇。有人云。累形須藏法式。已彰假食。充虛理。應器故於藥後。次辨鉢器篇也。慙者。詩傳云。殷由象也大也。言繁多者。如房舍器皿。資身養體。所須之物。非一故曰也。隨報聞聽事。資道立者。謂上士高節。能常乞食。三衣掛體。四海爲家。樹下端坐。足堪進道。但中下之流。報力微劣。若制同上。交喪溝壑。縱使勵力前修。而道根後退。故如來大慈。門中聽畜房舍。一切重物。意存爲道。故佛許之。故曰隨報聞聽也。若不爲道。一納之衣。不許服一杯之水。

不可進今既開者爲成道業故曰事資道立立謂開其養生調度資益身器令道得安立故也雖在緣廣被而法據有準者立明雖開畜房舍重物百一諸長此是爲緣也然須據法有得畜者有不可畜者故言有准既混其體貌等者謂既不識或開或制之物相狀如何及鉢量之大小等故下文具列呈露也

鉢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者匡山遠法師云袈裟異朝宗之服鉢孟非廟廟之器又宣云袈裟無領標解脫之衣鉢孟無底表難量之器鉢是恒沙諸佛標誌者濟云誌者記也如見毫誌卽知是人家之陵若見比丘執鉢卽知是佛在世知是佛之弟子佛不出世世無有人解作此鉢故佛初成道受四天王石鉢明是古佛道標每食常用有云鉢之爲義大矣哉處六物以孤標對三衣而適出則佛佛樹下各各受持豈可僧俗衆中人人共有或名應器者立謂是應量之器也亦云應供之器也宣云應供者執之名應器也有云梵音波怛羅今言鉢多羅訛也出要律儀音義云外國呼爲三波羅育又多云應量器者呼量爲

摩那呼器爲頗闍那此非正譯今言應器者謂是應供之器也

上釋制鉢意義竟已下明體如非也佛自作鉢坏以爲後式者案五分云爾時佛在蘇摩羅國自作鉢坏以爲後式令陶師燒乃成鐵鉢其色青好如閻浮樹與諸比丘畜之木石鉢等者智論二十九云復次以細石鉢難得故麤者受膩故不應用佛鉢四天王四頭自然生故餘人無此自然鉢若求作甚難多所妨廢是故不聽又云石有麤細細不受膩故佛自畜所以不聽比丘畜者以其重故佛乳鉢力勝一萬白香象力是故不以爲重慈愍諸比丘故不聽畜問阿難侍從世尊執持應器何不憐愍答佛以威德力故又恭敬尊重佛故不覺重又阿難身力大故論文上智多論云有釋子報力能轉四十里大石阿難罪夷更有一釋子故知阿難力大也有人言更有一釋子是調達以上推山押佛故知調達力亦大也今詳婆娑第三十云佛在世時有三釋種具有鉢羅塞建提力謂阿難陀設摩釋子瞿波釋女瞿波釋女卽是瞿

夷更有釋子。卽是設摩。故知非是調達也。交紵鉢者。謂今時脫空。染作是也。瓷鉢者。今時俗人家所用者。是瓷瓦之鉢也。

已下明色是非義也。僧祇熏鉢作孔雀咽色。鴿色者。案祇二十九云。鉢作鴿色者。謂作鴿鳥色也。總有三種色。一者作孔雀咽色。實云綠光也。二者如毗陵伽鳥色。相傳云不知似何。今詳蓋赤色也。三者如鴿色。謂謂灰青色也。佛言。熏時當作此色。名如法也。搥鉢者。搥謂作坏已不熏。但搥坏令光淨。然後燒之也。如北地搥瓦之類也。覲者。如今鑪匠作物已安火中。上鑲是也。今若錢鉢。火中上鑲非也。字體作鑲。強上聲也。見說文案。凡造劍之類。初從火出。以水染其刃。使剛強名鑲也。又音豎見切。韻今作覲。字未見。

注云俗字有八圭者。六粟曰圭。十圭曰撮。十撮曰抄。十抄曰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又云粟爲圭。六十粟爲撮。六百粟爲抄。千粟爲勺。六萬粟爲合。六十萬粟爲升。六百萬粟爲斗。六千萬粟爲斛。義同。鉢論師種種異說。

升斗本文作

然一義爲正者。案多論第五六鉢者。三種謂上中下者。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半羹。是名上鉢也。下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鉢也。上下兩間是名中鉢。若大於大鉢。小於小鉢。不名爲鉢。鉢他者。律師云。諸師以種種異說。然以一義爲正。謂一鉢他受十五兩飯。秦稱三十兩飯。是天竺粳米。釜飯時人咸共議。計謂上鉢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者半羹。三鉢他飯。可秦升二升一鉢他飯。餘可食物半羹。是一鉢他半也。復得秦斗一斗上鉢。受秦斗三斗。律師云。無餘可食物者。直言上鉢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但留食上空處。令指不觸食。中下鉢亦除餘可食物。但食上留空處。令指不觸食。下鉢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秦斗一斗一斗。餘可食勿半羹。可一斗半。下鉢受秦斗一斗二斗半。言天竺粳米釜飯者。謂是倒鉢飯也。先將來羹取半熟。更上飯炊。名爲釜飯。又云。先半羹已漉取。除汁更著釜中乾炊者是也。無餘可食物者。立謂鉢

中有三鉢他飯一鉢他羹已更無餘可食物則是留
上既空時指不觸著飯也見一肆上等者謂薩婆多
論主律師所見也

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乃至言通減增必准聖教
者意謂律雖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此言通過量通
減量故曰言通減增也今不可依此言而用必須依
三手之量故必准聖教也故羯磨疏云鉢量者有人
言律制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此則何定量之大小也
隨得制受今解不然人食少多自須量斷及論鉢量
須准聖言今時有不食之人或有食一斗者二食之
人則嫌鉢大一食之人則嫌鉢小俱須依量不容臆
說必若過減無任受淨亦知違教故受戒畢

十日一易者謂是元不說淨人有長鉢更互受淨故
得十日一易若有長者准衣還得十日間之然尼畜
長鉢入手則說亦有諸師釋其所以者爲尼已開十
六枚器不開許故耳 歎粥苦熱等者深云向食呼
吸名爲歎也准五分文鉢唯得大小二食不得餘用
故彼文云諸比丘過中用鉢故佛言過中不應用鉢

水多器約

飲聽作飲器用銅鐵瓦作之也

踞坐者立云右腳五指及膝拄地脚根以尻坐脚上
左腳平著地上者是也令津出者私云只是汁出名
爲津液也足令鉢破者謂足使得鉢破也 鉢口外
向者律中爲比丘持鉢口向內倒地鉢緣打著肋骨
折故制向外也

十六枚器云二釜者一大一小也四甕者淨穢上下
用也二瓶者一是房中淨用一以大小便用也四蓋
者兩個覆釜兩個覆瓶也四杓者一甕各用一杓也
四分云尼十六枚器者大釜蓋大甕及多小釜蓋
蓋大甕及勺小釜蓋小甕及勺水瓶瓶蓋及勺也
錯縱器者上千各反鑑也北人呼爲錯南人曰鑑子
也下似綰反圈鑑也謂以繩轉軸裁器具便員者耕
線者私云如墨斗中線似彈物令直也此中諸文皆
依律中衣房草等健度錄出故多少瑣昔有論師見
講皮革健度調排講律者云律中都無深義科文但
言始從刀子柄終乎乳脚雖火術者濟云鑽火調度
通名術琳云火珠是也除草馬者此據比丘若尼反

此此皆爲老病故開今人少壯而乘者不合騎他背上已是不可置鞭打事亦難容今時京中律師亦出即乘驢馬將橫較垂覆驢尾何成護淨在房未能事師出道爲驢扇涼又多不用坐具敷於鞍上然街頭貨驢而驅鞍大有不淨以雜人騎女婦亦以曾驢乃至無程漢亦乘即將袈裟塔上此如何也然蜀地人不多騎驢乍可乘牛而行也故彼俗人賭唱以負者多遣乘驢令諸小兒打破鼓或打破篋破灌逐後喝喚用以相耻

非行來處者立謂是大小便處等是也 刺刀者皮音

廣雅云刺剝也字金邊著皮反說文云大針也

醫家用以破癰也見歷師經音義見白衣下者

地者私云爲俗人見不生善故也琉璃拂者以其滑

故將治眼膜今醫家多用金邊作也灌鼻筒者或竹

作筒以融蘇灌其鼻也烟筒者濟云如燈籠上引烟

出也吹火筒者如蒲心囊頭竹管者是也 毳者細

毛衣也劫貝者樹華衣亦云草華織以爲衣也撈遠力

反應師云編棘爲足之用平土塊山東名撈關中名

磨也私云京中城西晉見也編棘樹子作將樹尾織相著狀似提去聲留樹頭向後以當提齒其陸田穉竟即將此物半牽以石與土壓上使重用平田也

不得執空中杖者立明腹空故曰空中也以腹空有

細虫若捉用傷虫命也若傷虫即犯提直畜提得不

應吉故曰如法治也又解云外道將刀及餘惡物著

中也標者他期反字合竹下作甬說文云大蕭也以木

若瓦爲之短闊於櫛律文作櫛字廣正云櫛末

莫也櫛非此義私云此物全本作空中中央也如泉州

人蠻筒是也 五衆自指亦越者約當衆爲言互指

者大有形名可知

大論供給坐禪法等者案智論第九十一卷云菩薩

供給坐禪者衣服飲食醫藥法禪杖禪繩禪鎖令得

好師好照令得好弟子受作與骨人令觀與禪經令

人爲說禪法如是三十七道法因緣之義云云禪杖

者立謂將一杖長數尺如馬鞭形以綿纏兩頭衆人

正坐時恐爲睡者當一人捉次第巡行見有睡者將

杖頭拄地一頭拄其睡者胸前其人覺已自起行之

待得替竟方得自坐。若未有睡者。且出戶外。小時卽入來伺之。又解用舍羅草作此杖也。案僧祇云。用竹作若草。作長八肘。物罽兩頭。下壓。應行行時。不得覆頭。著革屣。若有睡者。不得卒忽。亦同。不得擔脇。當併邊以杖拄。前三挫復不覺者。若左邊當拄右膝。若右邊當拄左膝。覺已。當取杖而行。喚起前法。禪穩者立云。求搦反用毛作丸。極輕。更如世毛毬。坐時。恐睡用放其頭頂。若覺已。卽落膝上。不使痛也。禪鎮者。用骨可角者。可方一寸許。亦如前用法。若有睡者。放著頂上。頭若正時。則不落。若睡時。頭動。則落膝上。骨人者立。謂畫作人骨。坐時。觀之。如白骨。觀法。觀身亦爾。因得白骨觀。成禪經者。立謂教坐禪法。用經語也。卽止觀及禪祕要經等是也。好師者。立謂教坐禪師匠也。好照者。立謂由有好師。能教得理。解觀照。知如實法。相若有異見。則是外道也。衣服者。立謂坐禪所須衣服。資緣以養身也。若衣服破。則多蚤虱。坐則不安也。佛自執木作具。治寺門者。案十誦云。佛在阿羅毗國。時寺門楣破。佛問阿難。是寺門楣何以破耶。答言。木

師忙憊。不得作佛。卽令求木作具。來阿難取已。佛以自治塔門楣。治已。語諸比丘。從今聽畜一切木作具。隨比丘得治者。應治迦葉數。躡泥泥僧房者。佛在王舍城時。瓶沙王往詣竹園。觀看王問長老。迦葉今何在。比丘答言。今在耆闍崛山上。躡泥王卽往見。問言。大德何故自作答言。大王誰當爲我作王言。我當與作人語。已便還。後時王又到竹園。觀看如前。問覓大迦葉。諸比丘答言。在耆闍崛山上。躡泥王往見。如前問答。王言。我當與作人迦葉答言。大王數作此語。而不見與王時。慚愧問大臣。我先有此語耶。答言。王先有是言。問何時答言。某時。日月卽計先語已來。還五百日時。人捕得五百群賊。送與王。令殺王問賊言。汝能供給善人。不答。能王欲令此五百人供給比丘。恐其偷奪。諸比丘物多。給田宅人民。倍與果食。去竹園不遠。立作淨人聚落。常供給衆僧。私云鈔第三云。守竹園寺五百淨人意。疑指此。又有人云是也。若有俗人能治破房。白二與者。立謂僧作白二羯磨。與俗治此壞房也。私云律中有兩個白二。一則與僧

治房一則與俗人治也要白二和僧方得若不和不得與治。皆題某甲檀越房者謂俗人爲僧於寺內造房者多故題施主之名使知之處也。

治壞房者六年與住作新房者十二年住者此是十誦律文若准祇文稍異案祇云檀尼迦於僧地上作房房成住未久多有上座來依次第與住如是漸更造衆多房盡被僧分便起怨言我辛苦作房不避寒暑作房未成上座已奪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營事比丘作房應與五年住當來僧中互跪乞法僧作白四羯磨與五年住也。應與一時住者立謂一年有三時時有四月今與四月住故曰一時也上來釋十九篇已竟。

●持人尼經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三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三末

○對施興治法篇第二十

先辨來意者前篇明鉢本爲受食對食進噉理須合儀若不立觀斯成苦本故有此文來也言對施者然耕田種殖非出道之儀飯食資緣皆是信心所奉既對茲厚利理須靈情節儉絕於貪染但爲資道不是養怨自量已行應斯法不必若無道一杯一粥尙自難消能除我倒日受百萬聖皆聽許故須對施興起治門故曰也對是能受之人施謂所施之物興者起也治由理也對茲所受立觀治之故曰也濟云對施二字是所興治二字是能謂對所施物起對治也能所通舉故曰也

夫福出淨田者立明剏染幢相奉禁清淨名爲淨田堪受人天四事供養能令施主護反報之福故曰福出淨田意如羅漢名爲應供又五分云爲解脫出家者得受僧次故知今若爲道出家方名爲僧希名利者非福田也宣云今時行者但受福田之資多無解

脫之念疣佛意也但讀頌神議耳濟云佛田最淨羅漢次淨以施佛之福多於羅漢乃至凡僧福漸劣也由佛煩惱盡故得名淨田言道起少欲者立云以少欲之人無爲無事與道相應故曰也如經云少欲之人則有涅槃是也直爾少欲尙應修習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也首疏云何名少欲如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故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聖種之體也謂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未來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捨轉輪聖王易爲福之家等者謂能施之人是爲福之家既求福故唯須多施厚施也今知事人供養大眾唯須盡心反言汝俗家父母豈有如此餅食耶其堂中僧乍須念我家父母萬日豈有如此食耶須生慚愧其知事僧必不得作此言也受施之者唯少唯節者謂所施之人荷彼信心之供知施難消故須節量不得多受長貪結業故大莊嚴論第三云能展手施者此手名嚴勝受者能縮手嚴勝復過彼若人言施與是語便難受者言我足難量復過彼又云無窮第一

●本經

●同下經

●同下經

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多供無厭等者。此明能施之人也。少受限量者。約所施之人也。形參聖服有待之形。假資方立等者。此明形服雖妙。但學聖之儀。然形命猶懸。故假食以資待善。應於法能所無瑕者。字林云。應者當也。謂根法相稱。曰衆立明。若然護持禁戒。不汙受體。名為善應於法也。則令能施所施。不爲施所墮。故曰能所無瑕。此下數句。厭忻並陳。得失雙顯。必於事莫準。使規成何寄者。莫由無也。規者。圓也。若不能持戒。習定。對此施事。則有違失。故曰於事莫準。使令福道兩規。無寄附也。慈有二解。一規者。圓也。矩由方也。謂方圓之法也。若非法受施。則規矩之用。無所寄附也。又解。規者。求也。檀越施食。本擬規求福業。今比丘非法。令他檀越求福也。義無寄也。有力無事者。彌云。以能善者不多。不少。無有增減也。以自支身故曰有力。言無事者。謂無增多少苦事也。私云。希求聖果者。則道緣有力也。又云。得濟形名爲有力。靜思而不貪求者。名為無事。立謂上品依四依行中。下開百一諸長。皆得資足。無苦惱事故。

●同下經

●同下經

曰也。道緣義立者。謂衣食是修道之緣也。行從此生者。由此資緣具故。戒行從此生也。又可戒定慧行方能生也。

縱心則非味起迷者。立謂若縱恣貪心。實非可口之味。亦生迷過也。且如酒是狂藥。飲竟損耗家產。迷荒姦亂。此非良味。爲人貪飲者。良由縱心故也。如菖蒲甚臭。文王羹之。瘡痂極穢。劉邕甘之。呂氏春秋曰。周文王好菖蒲。菖蒲沈約宋書曰。劉邕性嗜菖蒲。南康更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撻。瘡痂常給。邕膳也。約志則美饍生。厭者約由限也。志者心也。若能限截其心。縱對天厨。不廢生於穢想。且如乳是美饍。若作膿血想。則厭心生也。善惡發於中懷者。謂於食生愛生厭。皆由心使也。言中懷者。人心居中。中懷於心。故曰中懷也。昇沈寄方寸等者。謂却釋上句也。方寸亦心也。人心居腹中。只在方寸之間。其色絕赤。故桀紂割賢人心是也。若能修禁戒於食生厭。是善則昇人天。至涅槃道。若毀損於行。廣造衆罪於食生貪。是惡則沈三塗之道也。此上諸句。得失備明。是非貪顯。

也不思時緣者。愛養此身。終歸死去。此名時緣。脫漏深網者。立謂教網也。爲僧既無儉約。違佛教網。名爲漏也。不在法網之中。故曰漏也。

何得於事。容斯穢迹者。事謂四事供養也。迹是心迹也。謂對於衣食等事。故容受如此穢也。意健云。於大小食上。吏亂等是也。羯磨疏解云。由不奉法。心無求道。縱放身口。假食而發也。俗士尙云。食不語寢。不言儼若思。安定詞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道。高俗表如何反之。但九流子俗者。此舉俗以況道也。亦得云。舉下況於上也。九流者。一道流。二儒流。三陰陽流。四法流。五名流。六墨流。七縱橫流。八農流。九雜流。解釋如重輕儀記云。云子俗者。謂百家諸子。惠子老子。劉子孔子。諸俗人也。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等食必須讓。勞必自當。等又書云。噉五穀者。憶耕夫之勛。衣一縷者。念織婦之勞。溺於發足者。立明如欲遠行。必假其足。能遠出若溺於發足。何有所之。今比丘護戒。戒喻惡苦。提之足。方今既破戒。是溺其發足。不然。發故斷惡。終獲道益。

故文云。譬如人毀足。不堪有所出。方墜泥塗者。謂既破戒足。當招三途之報。故曰也。

比丘受用施物。有四種。一盜用。等者。案見論云。一者盜用。二負債用。三親友用。四者主用。云何爲盜用。若比丘無戒。依僧次受施飲食。是也。言負債者。比丘受人飲食衣服。應先作念。是名負債。用若利根。比丘至受食時。口口作念。若鈍根者。未食時先作一念。受衣時利根者。日日作念。房舍臥具。准此。若鈍根者。先作一念。不者。名負債。用言親友用者。七學人受用施物。如子受父物。無異。故曰親友用。言主用者。直入羅漢。受用施物也。七學者。三果四向也。三果可知。四向謂四果之前。未入正位。名爲向也。此七人結習未盡。非真應供。若至羅漢。三界惑盡。方堪應供。故如已物。故論明施清淨受者。不淨如是。四句者。案故論云。說般若波羅蜜經時。他方諸佛。各令菩薩送華來。上釋迦文佛。釋迦受此千葉金色蓮華。又散他方。如恒河沙諸佛。土中佛上。以佛故。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故以供養是。福倍多。何以故。多佛自供養。佛法中有四種。

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清淨二施者不清淨受者清淨三施者清淨受者亦清淨四施者不清淨受者亦不清淨今佛施藥者是爲二俱清淨是福最大也是人即得如實法者有云謂觀五陰四相俱空使獲人空意是羅漢猶有法執賓叙崇云夫人空者聲聞所得法空觀門菩薩位有賢破不許謂聲聞人亦不得法空也

大集云等者案瑜伽二十婆沙百六十六七釋十想中廣明此義謂於食等生厭世不可樂者意顯聖道加行也文也復次食厭想者謂修行者起厭食時觀手中食知從穀等穀復從田中種子種子復從泥土糞穢展轉既從不淨而生誰有智者於中貪著又乞食時晨朝澡漱嚼楊枝時水作尿想楊枝作枯骨想著衣入聚落時衣作濕人皮想腰條作人腸想鉢作餽餽想錫杖作脛骨想於道見礫石作骸骨想至聚落見城避作冢墓想見男女等作骨鏤想乞食得餅作人肚想若得麩作骨鉢想得餅作人齒想餅也得飯作蛆虫想得菜作人髮想得羹臠作下汁想得

●時子說

●經說

●論說

●經說

乳作人腦想得蘇蜜作人脂想得魚及肉作人肉想得飲作人血想得歡喜丸作乾糞想若僧中食得淨婢作死人髮想坐床作骨聚想所得飲食如前廣說問何須於飲食等作不淨想答廣作是思無始生死由於不淨作淨故輪迴五趣今欲達彼趣涅槃樂故若於食等生淨想者增益貪心都礙聖道故須生厭既厭已調滑身心生死諸行何故可欣樂也廣如實可說也

四分事以熱鐵爲衣等者四分第六十卷云佛在拘薩羅國與諸比丘人間遊行道中見大火聚問諸比丘汝能投此火不諸比丘皆言不能佛言寧投此火燒其皮肉筋骨消盡不以捉他利利婆羅門等女人捫摸是破戒覆處作罪內空腐爛外現完淨食人信施以不消故墮三惡道長夜受苦寧以熱戟刺脚不可受信樂男子女人投足作禮寧以熱鐵爲衣燒爾身盡不可受男子女人種種好衣寧吞熱鐵鉤燒爛五藏從下而出不受信心男女飲食寧坐熱鐵床熱鐵房不受信心床座臥具房舍何以故受熱鐵鉤鐵

床鐵房者不以此緣墮三惡道非沙門自稱沙門非梵行等餘如鈔說佛說此語時六十比丘涕血從面孔出。云自故有犯故六十比丘得無漏解脫果聖人進道故六十比丘遠塵離垢者從凡入聖故覆處作罪內空腐爛等者對此廣引佛藏經抄付在說者云云

上釋第二厭治方便義竟已下第三正明觀有教法也毗尼母利根比丘食時口口作念著衣著著作念者檢母論不見此語事出善見論如前已引佛藏云從聚落中乞得食已從聚落而出往至水邊等者如佛藏經抄云云

雖利養等同發有希數者立明一切利養等齊須作觀然衣則是希食既日須進口為數也由此故今約之立觀也不在磐石中生者案成實論明因品中文云一切諸受身業皆因煩惱生又斷煩惱者不復受生故知有身皆因煩惱問曰一切眾生皆以無煩惱生後時乃起如人生時無齒其後乃生答曰不然有煩惱者隨所有相謂啼哭等生時現有故故皆與煩

下三受四

惱共生又現見衆生多生廁等中不生磐石等中當知貪著香味等故於是中生故知由煩惱生問曰地獄等中不應得生以無心貪樂地獄等故答曰衆生以癡力故顛倒心生將命終時遙見地獄謂是華池以貪著故則於中生如經中說若熱渴死者生寒沐地獄中若凍死者生熱地獄中若渴死者生水虫中若貪飲食則生為死屍中蟲皆以食故

求福故施云何棄之者案祇遺落飲食戒中俗人呵護云尊者汝謂此食是無子錢作耶我奪妻子分為福德故布施計一粒當百功乃成何故棄地此壞敗人有何道法

不計於他者濟云謂身心既壯則高人我慢不計數他以爲人數也下食便起噉中膳起癡等者以因三境有起三想以因三想苦想樂想不苦不樂想也以因三受而起三行善行惡行無記行以因三行招於三道意地獄餓鬼畜生也賢云像於三種食願第一而起三想願第二因三想故而起三受願第三因三受故而生三行願第四行此是成實宗心心所法次第而起非一時起

● 佛入經字

又離心外無別心所也多宗不爾心王心所各別有度故也今成實宗離心無別心所意從識後次生於想意從想後次生受等云云羯磨疏云然食有三種謂好惡及中容也因此三境便生三想次生三受後生三行便結集若如美食樂受後起貪行惡食苦受後起瞋行中食捨受後起癡行行趣三道地獄餓鬼畜生也亦可轉釋云對於好食意起好想好想之後即生樂受樂受之後意生貪心對於惡受意起惡想惡想之後意生苦受苦受之後意生瞋心對中當食起於中當想中當想之後意生捨受捨受之後意生癡心必要先起觀三惡不生行業不欺自感善惡故俗諺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誠有由矣言中膳不分心眼者慈云謂不好不惡食起中庸心生癡而不能起貪瞋名為不分心眼也下二可知者慈云無瞋生人中無癡生修羅中以六道中三是善道故四正事良藥觀分二者論疏云一為除故病二不生新病飢是故病若有飢渴則妨修為除此病所以須食言新病者若不知數量飲食過度必致成疾須知

止是故不生新病為除故病者立謂飢渴為故病也不生新病者既得食已不生飢渴四大苦是也又以二事為醫者准論疏云初如油膏車者論疏云如人乘車以油膏敷輻於中不生食著但恐此輻軸焦或溢難轉於輻致有妨故須膏之今養此身亦爾於中不生食著二者如人欲度險難有子已死飢窮得度心念我子已死不噉其肉我命不全不得度此險難遂食子肉於正食時必無貪著我今受食亦爾若作此觀竟方食則不負債於施主又增長功德不爾口口吉羅

為相續壽命者論疏云若不噉壽命則斷為增益壽命令相續故故須受食持世云若不除我倒此是外道不聽受人一杯之水佛藏亦爾者案持世經云佛為持世菩薩說五陰之法是滅虛實令五陰修出世法若人貪著五陰者非我弟子我非其師非隨我出家但是入邪道耳如此之人我尚不聽出家何況受人供養何以故此人是外道從黨當來法欲滅時於我法中出家深著五陰入虛妄邪見於我法中而得

出家袈裟繞咽常樂往來白衣居家知是人與外道無異亦以我法故多爲人所恭敬供養如此之人我不聽受一杯之水佛藏經云佛告舍利弗若有說我人說衆生說假名乃至於少法計得者皆違逆佛與佛共諍皆入邪道非我弟子如是見人我則不聽出家受戒則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於未來世當有比丘爲白衣說法好於言說能通諸經依止語言樂於文飾但悅人意實於名利善巧世事不淨說法但能巧語無有威德破涅槃因不樂禪定晝夜常好談論諍訟臥厚被摩尙無一念隨順禪定何況能得成沙門果樂淺近語於第一義不能懃學如此惡人以利養故稱讚於佛及法與僧但求活命爲財利耳亦多得供養衣服飲食於阿毗曇修多羅中自爲議論或說斷常或說有作或說無作我法爾時多外道法令諸衆生正見心壞我清淨法漸漸滅盡舍利弗我久在生死受諸苦惱所成菩提是諸惡人爾時毀壞

上釋第四作觀方法義竟下明第五隨治雜相法也

卷之十一
次四

傳云凡食不得過三匙爲斷一切惡等者此下諸句是菩提之體以是三聚淨戒故也
又云食知足故苦消滅新苦不生有力無事者准律文應言故苦消滅新苦不生無有增減有力無事令身安樂彌疏解云准舍利弗阿毗曇云若人飢渴能生身心苦受是名故受若食過度卽生身心苦受是名新受若知足而食得免舊飢名斷故受無過分苦名不生新受今律文言故苦新苦者義意應同故受新受也既不多不少故言無有增減有力者謂以自支身也言無事者謂無增減多少苦事也言令身安樂者謂身不壞散得修清淨梵行故也彌疏云必在擊鉢胸前注精觀食心悶沸湧者知叵耐也合眼少時待定方進匙匙預看然後內口何心故內知食嗜者須與吐之眼不欲見何況流寫臭穢難堪此不足食但礙不覺若得惡食得噀心默然後噉之若不行觀羅刹奪去後充飽竟乃憶前觀此業已成徒悔無益必須預覺何事迷耶會在臨食方知分量是何位地也大丈夫不能造大過入於地獄豈爲一口食

而消沒耶。受苦是因。而所爲極弱矣。私云。造大過者。卽調達破僧。與佛競化。是也。世代留名。案雜含云。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身體肥大。舉體流汗。來詣佛所。稽首佛足。氣息長摩。佛問王言。大王身體極肥。盛王言如是。思身肥大。常以此慚耻。卽說偈人當自緊。念每食知節量。是則諸受薄。安消而保命。言安消者。喻伽六十六明四食義。并段食中云。若正消變。便能長養。不正消變。乃爲損減。又云。若受用已。安穩消變。增長喜樂。於消變時。乃名段食。意顯消時。內實根大。卽由消故。有食欲生。聞香味。觸便欲噉食云云。時王聞此偈已。寡人每至食時。爲我誦之。賜金錢十萬。時有年少名毘多羅。應王此命。每至食時。恒說此偈。其王漸至後時。身體臃細。容貌端正。每於樓適合掌敬世尊。三稱南無敬禮世尊。如來至眞等正覺。有王試外道比丘好惡食等者。案雜寶經云。佛在時。有一國王名曰惡生。爲行殘暴。邪見熾盛。佛遣迦旃延往化其迦旃延。是惡生王國婆羅門種。故佛令遣本國化其王也。并化人民。其王於迦旃延人特生憎惡。

見迦旃延卽欲加害。迦旃延白王。我有何過。乃欲見害。時王報言。汝迦旃延人見者不吉。是以須殺。迦旃延白王言。今不吉者。翻在於我不在於王。何以故。王雖見我都無損減。我見於王。王欲見殺。以此推之。言不吉者。正在於我。其王聰明。卽便悟解。放迦旃延。密遣二人尋逐其後。觀其住止。食何飲食。見迦旃延坐於樹下。乞食而食。得之時。與二人有少餘殘。寫著河中。使人報言。具以事說。王於後時。而請迦旃延。與迦旃延人問言。而今此食稱適意。不尊者。答言。食之勢力。便以充足。後與上味細食。復遣人問言。可以適不。答言。食之勢力。便以充足。後王自問尊者。言我所施。食不問細細。皆言元足。此事何謂尊者。答言。夫身口者。譬如於迦旃延。亦燒。糞穢亦燒。身口亦爾。食無麤細。飽足爲限。卽說偈言。此身猶如車。好惡無所擇。香油及臭脂等。同於調利。王聞此語。深起信心。知是大德。便以麤細之食。與婆羅門。婆羅門初得麤食。咸皆忿恚。作色罵詈。後得細食。歡喜讚嘆。王見是已。於迦旃延深生信敬。輕賤外道諸婆羅門。

本經卷

彼族姓子爲義故者同一釋種故曰族姓子也。案中
含經第三十四云。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告諸比丘。
於生活中下極至邊。謂行乞食世間大諱。謂爲秀頭。
手摩鉢行。彼族姓子爲義故受。所以者何。以厭患生
老病愁戚啼哭憂苦懊惱。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學道。
耶。時比丘答曰。我實無如是心。佛言。汝等愚癡。以出
家學道而更伺欲染著。至重持戒極寬懈。忘失念不
修沙門行。猶如以墨澆墨。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渴
除渴。但增其穢。從冥入冥。從闇入闇。汝等持戒極寬
不修沙門行。亦復如是。私云。爲義故受者。爲厭生老
死苦。修出世道。故曰爲義故受也。

本經卷

○頭陀行儀篇第二十一

上明衣食內外供資道緣。備理宜省。緣策勲修行
行中之最。無越頭陀。故此一篇廣明儀則。頭陀天音。
此土義翻應云。抖擻。新譯云。梵言杜多者。此翻抖擻。
亦云洗蕩。謂抖擻煩惱。洗滌煩惱。也不異抖擻之義。
但傳梵者有訛言。案出要律儀音義云。翻爲除糞抖
揀。是若譬言。除塵是正翻也。應師云。舊言頭陀。今云

杜多。皆梵言輕重也。此翻修治。亦云洗汰。又言斗數
亦一義耳。就行雖十二不同。約儀唯四種。分別此中
廣明行之方法。故曰行儀。

報力增上者。謂報力堅強。能行此用。能嚴飾戒品。
故言清潔高超。衆累者。濟云。衆人皆不能行此法。良
由煩惱積累重。故衆人煩累既多。故曰衆累。今有人
能行則超彼衆人也。言竦拔不群等者。謂竦拔由高也。
如高樹出衆樹之表。名拔萃。此是竦拔也。今百千人
中。忽有一人能行此法者。則出衆人之表。豈非高竦
義也。凡所制者。並爲多食等者。私云。律凡所制二百
五十戒之文中。呵汝所爲。非沙門釋子。非隨順
行。所不應爲。其中有少欲知足。頭陀樂學戒者。皆共
呵責。舉過白。佛請戒制等。故曰凡所制爲多食也。又
解律中於衣食制戒多是。跋難陀釋子。於姪中種類
制戒多是。迦留陀夷。於非威儀等。多是六群。皆是爲
貪財色。故聖制戒也。凡開教中先揚此行者。私云。若
欲聽諸比丘。即讚歎十二頭陀。少欲知足等。意欲進
疲怠之人。故言凡開教中先揚等也。又云。如律文中。

凡所開處皆言此是頭陀端嚴法故曰先揚此法也。欲使進彼疲忘之客者。此下二句述成上凡開教中。先揚此行也。又可通說制頭陀意也。言客者謂沙門。是三界寶賓。故稱為客。謂其人非久住三界。當於生死疾得解脫故也。趣禪定城者。若能行頭陀。則集生三昧。故曰也。涅槃云。戒定智慧。以為牆塹。意其義也。策染塵之夫。登尸羅等者。此下二句顯上凡所制者。並為多食句也。言登尸羅之階者。何故依此尸羅為階。案四分律序云。譬如帝釋堂。彫飾衆寶。成七寶為階。陞天人之所行。如是正法堂。七覺意莊嚴。戒為階。陞賢聖之所行。即其義也。

佛意欲令弟子隨道行捨世樂等者。案智論第六十八云。是十二頭陀。佛意欲令弟子隨道行捨世樂。故讚十二頭陀。是佛意。當以頭陀為本。有因緣不得已。而聽餘事。如初轉法輪時。比丘既得道。已白佛言。我當著何等衣。佛言。應著納衣。又受戒法中。制盡形壽著納衣。乞食樹下坐。繫棄棄於古四聖種中。頭陀即是三事也。佛法唯以智慧為本。不以苦為先是法。

新釋道名

皆助道隨道。故諸佛常讚歎。此止私云。有因緣不得已等者。謂出家人。先以頭陀為根本。行脫若身病盛。夏嚴冬等緣。方聽作其餘業耳。

三界六入。一一別論者。諸各有別。別對治三界煩惱。故法華經云。滅三毒。出三界。即其義也。及對治六入煩惱。此亦可知。也不取不捨者。私云。是為中道觀。不修不著也。賓云。聖住意經下卷云。抖擻貪欲。嘆患愚痴。抖擻三界內外六入。我說彼人能說抖擻如是抖擻。若不取不捨不著不著。非不著。我說彼人能說頭陀。謂因抖擻而能證理。不取不捨。既證理已。能依自所證為人宣說。故云。我說彼人能說頭陀。

以造逆故。非我滅者。案十輪經第五卷初云。時金剛藏菩薩。以偈問佛言。毀破禁戒。失頭陀。以造逆故。非我滅。如過去佛之所說。破淨戒者。不入衆。諸有一切沙門事。猶如焦炷。皆棄捨。四方衆僧。資生業。悉不聽取。微少。分若犯四重根本罪。為衆棄捨。如死屍云。何此經說。忍辱於惡比丘。起悲心。遮制一切諸攝罪。復令供養惡比丘。看此文。問意。從前經生。前經云。破戒。

華手經

比丘一切僧事利養皆不預分又不聽國王大臣撻罰何以若斯故致此同上言以造逆故非我滅只喚破戒爲逆由破戒故自滅頭陀非我我令頭陀失故曰非我滅華手經云以迦葉行頭陀佛分座等者如華手經抄云雜舍中佛親命以半座手授僧伽梨易迦葉大衣者如雜舍經抄云云唯除一供養人等者案四分云佛在舍衛國住處多諸比丘尼憂婆塞憂婆夷國王大臣外道沙門婆羅門世尊告諸比丘我欲三月靜坐思惟無使外人入唯除一供養人諸比丘便自立制限若有入者犯波逸提爾時長老和先與波羅國六十比丘盡是十二頭陀者詣舍衛國祇洹精舍問諸比丘如來在何處我欲往見答言世尊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若有入者作提憒和先問言世尊有如是語耶答我等諸比丘自立制限耳和先云我不汝制何以故佛有如是語佛不制者不應制已制者不應違我等悉是阿蘭若乃至持三衣人得隨意問訊世尊卽詣佛所慰問已問言汝不聞餘比丘語耶答聞餘比丘語我與波羅國六十比丘

俱是蘭若持三衣故來問訊世尊佛言善哉善哉汝等真是鍊若乃至持三衣得隨意問訊世尊若復有如汝者亦得隨意問訊世尊善見云世尊何故三月靜坐世尊遍觀衆生於此三月中無得道者是以靜坐諸比丘等不解我意立非時制等多論云佛爲諸天說密法故大論師說云不欲令外道譏謗故以常見佛馳騁諸國謂直棲棲內無實法是故靜坐又欲令將來弟子作軌則故十誦中欲制多畜衣故故我靜坐卽四分云因靜坐讀軟頭陀諸比丘故行因捨衣成積是也別儀云迦葉分衛佛命同床和先節食名眞供養若有因緣聽入塔寺等者案十住毗婆沙第十三云比丘雖受蘭若若有因緣事則入塔寺佛法有通有塞非如外道何者曰因緣答曰一供給病人二爲病求醫藥具三爲病者求看病人四爲病者說法五爲餘比丘說法六聽法教化七爲供養恭敬大德八爲供給聖衆九爲讀誦深經十教他令讀誦深經有如是等諸因來至塔等私云佛法隨機行藏任時故有

通塞若外道法一閉不開不同外道盡形空處者濟云外道一制無開在闍若之中若苦行則終身不許入城若入則諸外道撞之也故立并法師初發西域歸之前彼戒日王欲顯并之德乃語曰朕欲大作論場試師師制然後放師歸東土竟於城中擊論鼓盛集七衆及外道於恒水邊令并登論席四衆作難經於七日變竟不屈初從城中獎與戒日王及戒賢論師同載一船往趣論場道逢一外道於高幢頭立幢上著盤其人立上合掌向日從朝至暗視日不息至夜方下如是終身變欲化之戒賢勸莫往化不可得并往由增誘喻令入佛法出家外道答言我亦知佛法勝我之法然我祖父相承此業終無改期化竟不得

頭陀名通聚落空野者謂十二頭陀中有闍若家間二法要出城邑之外餘十通空聚也唯願律師不許此義謂就處五中闍若一處是位餘家間樹下等四是別若在聚落雖露坐家間等不名頭陀也就食四中乞食一法是位若一搥一坐是別以乞得食制一

搥一坐不作殘食名為頭陀若食僧食縱令一坐一搥等不名頭陀然律無此文但願律師自釋也上釋頭陀總名義竟下明列數明體法也糞掃衣者有云梵言謗數荷腹擔此言糞掃衣也由著法衣有惡易見者慈云若有惡起當觀此衣我今披此衣寧容造惡也故遺教云自見如是若起憍慢當疾滅之周那沙彌等者案寶梁經糞掃衣比丘品云佛語迦葉若有比丘著糞掃衣無所食著能離慢心以知足故諸天龍鬼常樂欲見此比丘也釋梵四天王合掌作亂況餘小天又告迦葉汝見周那沙彌拾不淨臭穢糞掃中物乞食至阿耨達池欲浣濯之爾時有常住諸天皆以遠迎頭面作禮彼諸天等皆樂淨潔而取周那沙彌所不淨糞掃衣而為浣之令無垢穢又取浣汁自以洗身諸天知周那能持於戒入諸禪定有大威德是故奉迎恭敬作禮迦葉汝見須跋梵志著淨潔衣乞食已欲至阿耨達池時常住諸天於池四面面各五里遙遮梵志不令延池恐以不淨食及以殘食汚此大池迦葉雖聞是事於聖法中不勲修

學

善見云三乘聖人皆乞食者。彌云佛自乞食且論有四意。一三世諸佛法爾乞食。二爲充羅資身長道自行。三爲三福利施主及報恩。故四爲聲聞弟子彷彿成規故。

三以觀他意。色心不安者。慈云若作直歲維那常觀他網維及徒衆喜惡。不如法故。自頑色常或變或動。心亦戰恐故也。若無兼味者。喚多有菜蔬爲兼味也。或可食中加常之味。故曰兼味。

道側而行。次第乞食等者。案寶梁經中文極要。至時引出如寶梁經抄云。得食已作念。言此賊食。此自食等者。對此文因引涅槃三十四云。佛言若有比丘。發心乞食。預作是念。我當乞食。願得好者。莫得兼惡。願必多得。莫令少。亦願速得。莫令遲晚。如是比丘。不名於食。得厭離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漸當增長。若有比丘。欲乞食時。先當願言。令諸乞者。悉得飽滿。其施食者。得無量福。我若得食。爲療毒身。修習善法。利益施主。住是願時。所修善法。日夜增長。

不善之法。漸當消滅。若有比丘。能如是修。當知是人。不空食於國中。信施。

七無見頂善根者。如前乞食無盡。因說無見頂報。佛將釋子去迦毗羅城五十里等者。立云西國諸國。合是十五里。是翻譯者過也。何有五十里乞食耶。案智論云。佛成道已。淨飯王令諸釋子出家爲佛弟子。佛便將釋子至舍婆提。所以爾者。以其未離欲。若近親里。恐其破戒。故將至舍婆提。令身子目連等教化之。初夜後夜專精不睡。勤修精進。皆得道果。得道果已。佛將還本國。住迦毗羅婆仙人林中。此林去迦毗羅婆城五十里。是諸釋子先遊戲園。諸釋子在舍婆提時。初夜後夜專精不睡。故以夜爲長。今又從林中來入城乞食。覺道里長。遠佛知其心。爾時有一師子來禮佛。足住在一面。以此上三因緣。故佛意說。偈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告諸比丘。汝未出家時。其心放逸。多睡眠。故不覺夜長。今初夜後夜專精求道。減省睡眠。故覺夜爲長。又此迦羅婆林。汝本駕乘遊。戲不覺爲遠。今著衣持鉢步行。



疲極故覺道長。又此師子毗婆尸佛時爲婆羅門師子見佛說法。來至佛所。是時大衆以聽佛法。故無共語者。意生惡念。發惡罵言。此諸禿輩與畜生何異。不別好人不知言語。以惡口業。故從毗婆尸佛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常墮畜生。此人爾時意應合得道。以愚痴故。自作生死長久。今於我所。心清淨。故當得解脫。大目連乞食爲梵志所圍打骨肉爛等者。如增一阿含抄云。舍利弗先入滅度。爲患重故。者身子滅緣如後明辨。所以先滅度者。三世佛法第一弟子。皆先佛涅槃。以不忍見佛滅。故又如俗中國王欲遊行時。大臣必先往。故今此文明身子先在前。滅者爲初悟入佛法。身子在前。今涅槃亦在前也。以身子一生恒病風。兼患頭痛。故言爲患重。故三界諸天。墮淚如雨者。問既言三界則無色天本無其色。如何得言墮淚。後有經言。無色界天佛邊側立者。答古來解云。無色界天雖無顯色。而有細色。故言墮淚。今解不然。雖可顯細有殊。莫非俱是其色。何名無色天也。唐三藏解云。然無色天報處實無其色。但以生於彼者。

皆是定心相應。故入定之力。變其藏。故爲其色。身龍佛邊側立。或復墮淚云云。

由求小食。中食後食失半日功者。立謂是小食。蓋是中食若作餘食法名爲後食。

一搯食者。私云。一鉢食是也。解脫道論節量食者。集彼論第二卷頭陀品中。明十三頭陀加常節量食。文云云。何節量食。若食飲無度。增身睡重。常生食樂。爲腹無厭。知是過已。見節量功德。我從今日斷不食。悉節量食。謂節量所食。不恣於腹。除貪滅病。斷諸懈怠。善人所行。

廣有對治者。案解脫道論云云。何受糞掃衣。謂斷居士施云。何受三衣。謂斷長衣。過云。何乞食。謂斷他請云。何次第乞。謂斷超越云。何節量食。謂斷於貪恣云。何樹下坐。謂斷屋舍住云。何冢間。謂斷餘勝處云。何常坐。不臥。謂離寢寐云云。下則一一解受居士施有某過。受長衣有某過。受他請有某過。乃至貪恣食屋下住。各有其過云云。

七闍若者。出要律儀音義云。西音阿闍若。伽此言寂。

六三

靜處也。智論名遠離處最近三里乃至難行如第六十八卷中者。如智論抄云。遠祇洹虎吼者。引此文。證僧寺在城外。蘭若也。案十誦云。佛在舍衛國時。有虎狼殺鹿。食已餘長諸比丘見。殘肉持還。時虎飢起。覓殘鹿。遠祇洹吼聲。佛問阿難。虎何故吼。阿難具答。佛言。從今不得取虎殘犯吉羅。何以故。虎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無犯。何以故。師子斷望故。

若僧衣二種。蘭若如前明者。謂集僧通局中。明僧蘭若界也。隨相護衣戒。中明衣界。蘭若也。此明頭陀蘭若及隨四依法者。立明糞掃衣樹下坐等也。今既能樹下坐。當知隨四依法也。

六四

骨有六百六十毛孔。九萬乃至名最空法者。案分別功德論。觀身法者。三十六物。惡露不淨。意得涅槃。何以知之。昔有比丘。蘭若修道。乞食於江水邊。食訖澡鉢。時上流岸邊。家間有斷死女人。風吹頭髮。忽墮鉢中。比丘手執髮。諦視之。詞好心口。獨語若是。馬尾此復太細。若是男子髮。復太濡。細必是女髮。便生欲念。其髮如是。人必妙好。面如桃華。眼如珠鼻。如截筍。

五五

口如含丹。眉如蠅。作是念。已便起。欲心順水尋求。想見顏色。尋求不已。見一女人。狐狼已瞰其半身。形臭爛。其髮猶存。將髮比之。長短相似。向者欲想釋然。自解復重觀之。此人生時。形容嚴好。今者敗壞。令人得見。我向所起想者。但欲貪身。愛欲而生斯念。彼身如是。我復何異。諦計我身。四大合成。福盡緣離。自然解散。觀變心悟。印得道迹。

七不為音聲荆棘所刺者。五謂在樹下坐。樹上多為衆鳥作聲。噪鬧比丘也。樹復有棘刺。刺人今在露地。無此過也。不令他起者。立謂隨得處。即坐。不假他所讓處。

五不隨身欲者。謂臥者或欲伸。或欲縮。或倚臥。此名隨身欲也。今常坐。故離此過也。七易讀誦經者。既坐不臥。欲續經。即便易也。

十誦開練若續星經等者。十誦五十六云。阿蘭若比丘。應知善道。途善知日數。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讀誦星宿經。善知修妬路毗尼。阿毗曇。善知初禪。二三四禪。善知四果等。延聚落比丘。廣說亦同。案五

分云。爾若比丘。不別星宿。諸賊寄宿。語比丘言。我等眠欲曉。語我賊小眠。已問比丘言。早晚耶。比丘言。尙早。如是三問。夜已際曉。猶故言早。逐賊人至。捉賊將去。便嘆言。比丘若語我。早晚眠。不至曉。今被此捉坐。此比丘因此事。曰。佛言。爾若比丘。衆知方相星宿。時節早晚等。相復衆。記日月歲數等云云。

開用火珠者。由其珠能出火。居日出時。將此珠對日。則得火。若是水珠。對月時。出水。此是因緣之法也。

下三之一

○僧像致敬篇第二十二

上辨衣鉢等儀。乃是資道之要。次顯頭陀軌則。以爲勝行之綱。理須敬法重人。庶得光乎至道。此門來意。厥義若斯。又云。始從標宗。終乎頭陀之行。並明衆別之法。法不自立。必有能說之主。復有弘傳之人。法既必藉人弘理。宜加敬於人。故有此篇來也。問云。僧是能敬像。是所敬。致者至也。敬者恭也。然其僧字衆通能所也。文中明僧衆互相恭敬。故知通能所也。今言僧者。取五陰實法假名之僧像。取住持之佛像。卽如剃髮染衣。白四得戒。位通凡聖。明茲僧也。像者似也。

泥龕素畫。住持靈儀。是也。文中廣彰敬讓法。則故云然也。問師弟名位。理應先像。次僧。今題所標。何以先僧後像。解云。夫三寶次第。佛寶在先。法僧次後。謂佛三祇行滿。萬德功圓。捨金輪以出家。坐樹王以成道。此名佛寶。次於仙人鹿野苑中。爲拘隣等五人說四諦法。乃至十二部經。卽是法寶。彼聞法已。悟解實神。聖命善來。獲果得戒。鬚髮自落。法服隨身。此名僧寶。一期化儀。次第然矣。今論教傳。東土僧則居先。以迦竺二士來至。維陽此卽僧爲初也。白馬馱經而尋至。卽法次也。後時來者。方乃圖畫法身。此則佛最後也。以像斯義。故僧居前。又上來金容法身。爲佛寶轉妙法輪。爲法寶。斷結離染。爲僧寶。此猶約事明三寶名。爲別相三寶也。若論理寶。又別則一體之中。具三謂至覺名佛。至理名法。至和名僧也。戒心疏中。辨三寶義。總有四別。一理體。三寶者。如五分法身。爲佛寶。滅理無爲。是法寶。覺聞學無學功德。是僧寶。二化相。三寶者。如釋迦道王。三千爲佛寶。演布諦教。爲法寶。拘隣等五。爲僧寶。三住持。三寶者。形像塔廟。爲佛寶。紙

案所傳爲法寶戒法儀相爲僧寶云言住持三寶者初明佛寶者古人皆言佛塔形像及舍利等名住持佛故報恩經等佛在世時昇忉利天安居說法時憂填王思慕世尊刻壇爲像佛從天下檀像起迎禮拜世尊世尊記言汝於來世廣爲佛事名住持佛新經論師依解深密經言汝化身是如來力所住持故故取化身爲住持佛今詳通上二義並住持攝次法寶者古今同說紙素文字所載三藏名住持法次言僧者薩婆多論僧爲五種一群羊僧二無慚愧僧三別衆僧四清淨僧五第一義僧於中勝義是真實僧自餘四種住持僧攝准十輪經無慚愧僧於我正法雖如死屍猶勝外道能示人天善法之處我終不聽毀辱打罵此出家者三世諸佛慈悲護念據此經中無慚之僧亦有一分名住持僧也四一體三寶者唯約心體義分三相理實無三隨相則分一方以化故照理邊即爲覺義體離名言即爲法義至理無滯和合僧義也真諦三藏云一切衆生有本覺性即是第九阿摩羅識以方便修令此本覺本隱今顯以爲佛

寶即本覺上可軌則義以爲法寶無違諍義爲僧寶唐三藏云三寶之性不離眞如眞如既是覺之實性立之爲佛寶即軌則性無違諍性皆不離如爲法寶寶即涅槃云若然計三寶常住固眞諦此是諸佛最上之誓願又云佛即是法法是僧僧即是常常即虛空虛空即是佛性佛性即是法身此即眞如義又淨名經云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賢聖亦如也明先後次第者初理體三寶者如前次第列其先後若數其本證理方具法寶爲初但理不自顯託行以彰故先五分佛寶居首又一解云理由人顯道假行成釋尊出世方聞三寶還依化相故理無別此三寶同次第耳二明化相者佛先法次僧後以釋迦初證唯佛獨尊非尊不可在初故佛居首也大聖雖現止得動其耳目至於煩惱要假法除次演辭教用緣心惱故法次也教之所及行是所歸雖說無證還同不說故拘隣會正法僧現此即化儀次第不可乖也三住持三寶者僧初法次佛後由道假人弘世途法爾故迦葉初達現僧儀也述五乘

爲善因明三途爲惡果現法儀也斯法遠大非凡小之所開故表畫像於涼臺推其所說現佛儀也四一體三寶者法先僧次佛後由體是心體本來無染妄覆迷倒故與邪正今了法本理實無三隨相用分一方行化故照理邊即是覺義體離名言即是法義至理無滯即和合僧義非法不知故法居首非佛不曉故後說僧居中者體未純淨如雜血乳分有所遺豈喻醍醐故不同佛也明功用者四寶爲言理實爲勝由常住故爲世所歸除三隨設體是有法問心本清淨非世所染一體常住何不爲勝答就理爲言誠如所問語相爲論穢雜非現何得同佛所證心源故涅槃云或有佛性二人俱無明知行果異俱有也若住持三寶末世爲勝理在冥通但爲立德世唯相有假相關通濁世鈍情非相不動約機接俗故說爲勝至下

事俗愛三教五八中須引此義略示

景者爾正云大也仰者立謂欽仰也亦云尊仰也上瞻曰仰下臨曰俯毛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明若時代大大欽仰此佛法佛法則建立不墜也慈云

今補入儀于

景者影也欲如來影像被時應須敬仰故言斯立也俗禮命章立謂俗中尙有禮儀相敬重也謂如此致敬之法先著於俗典之初也如禮記第一卷曲禮曰無不敬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者禮之本也由屈故表情盡儀故曰禮也又禮者理也了合於正理故曰禮也立云至如禮記曲禮屈禮儀禮皆備明卑遠揖讓之法著在禮章中也以禮章中明即廣敬之儀式故云俗禮命章也命者召也亦云告也亦云作也謂此謙恭之法俗禮中命之作章篇也說文云口令曰命故命字口邊作令也遜恪攝儀等者立明卑遜勤攝威儀則是道之宗本故曰始也字林云遜者慎也謙也有云讓也恪者字林云恭也敬也又勸也謂恭而且勸曰恪也言愛者於也及也今言始等者謂上既謙恭是俗禮所明今攝儀則是道宗之始也如律序即云稽首禮諸佛及法比丘僧又諸論中皆先序敬三寶之辭故曰道宗爰始也偏慢無知者上居謙反說文云倨者不遜也慢者傲也謂不恭敬也慚愧二法者辱彰於外曰慚羞結於內曰愧淮涅槃

金瓶梅

金瓶梅

云羞自名慚羞他名愧又云羞天名慚羞人名愧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二妙法擁護世間謂是有慚愧心也若無此二法世間則不知有父母兄弟妻子知識尊長大小當與猪狗牛羊六畜之類而共一等以其世間有二法故便識別父母尊男等也汝諸比丘當如是學比丘聞已歡喜信樂奉持故遺教經云無慚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此時移情淡等者謂時遷流入像末名為時移人漸洗薄無復禮義之味名曰情淡言禮義云亡者謂相敬曰禮相讓曰義又義者儀也行合禮儀故曰禮義今時並無此事故曰云亡眉者楚云高也如人眉最處於高喻生高者名眉舉也毛詩云遐不眉壽傳云眉壽秀眉也又云毫眉也謂老人眉中有毫毛秀出也又云永眉豪眉乃言眉老也乃呼云眉老謂眉壽也私云傳曰者即毛詩傳也謂毛詩注稱於傳也又言壽者年百二十曰壽明如此秀眉高壽在下行也台背鵲眉者老之相貌也指文華為美彥者才兼十人曰豪百人曰英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倍萬曰聖才

德兼美稱為彥也欲明今時小僧能習讀俗書解作五言文章以為英彥也三藏聖教一事不達此即滅法不久也如斯冒罔者冒罔也見毛詩又食也見左傳就中分二如題別者謂僧與像為二也智論佛從忉利天等者案智論云須菩提好行空三昧如佛在忉利天夏安居竟還闍浮提時須菩提於石室中住自思惟佛從忉利天來下我當至佛所耶至佛所耶又念言佛常說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則為見佛中最時佛從天下故在闍浮提中間四鄰眾集諸天見人人亦見天諸天眾會先未曾有須菩提心念今此大會雖復奇特勢不久停磨滅之法皆歸無常因此觀無常悉知諸法空空無有實作此觀時即得道證爾時眾人皆欲先見佛禮敬供養有華色比丘尼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眾人見之皆避坐起去化王到佛所已遂復本身為比丘尼最初禮佛佛即告尼言非汝先禮佛須菩提最初禮我何以故須菩提觀諸法空是為見佛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最非以致敬生身為供養也私云引此文

證令人致禮莫著相也。華色比丘尼者多論第五云。此女顏貌端正。作優鉢羅華色。此人前世久遠劫時。作婆羅門女。父母家人入海採寶。是女在後不能自活。與諸姪女共在一處賣色。自供此色。貌不豐無人來往。常自咎責。何以獨爾。時有辟支佛。一切敬仰。有人言。汝能供養辟支佛者。隨心所欲。世世如願。時彼女人即隨其語。辦美飲食。以優鉢羅華覆上。奉辟支佛。即發願言。令我世世常作女人。端正無双。爲人所敬。無能過此。又願得如沙門所得功德。令我得之。是故今世得作女人。顏貌第一。以有願故。今得漏盡。四分。中明與母同室。云云。五分第四云。華色驚驚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聲生死迷亂。乃至於此。不斷愛欲。出家學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而去。即往祇洹。見諦漏盡。如彼廣說。案分別功德論云。佛於憂填王國說法教化時。三十三天上。爲母摩耶說法。九十日而還。時迦華尼欲獨前見佛。時諸國王不見佛。已九十日。皆有渴仰之情。並來雲集。我爲比丘尼。不宜在此衆中。即化作轉輪王。將從如聖王之法。請小

國王見聖王各自馳散。比丘尼即遂復本形。見佛禮拜。問訊諸王。各來見佛。不見聖王。乃知尼化。作謂尼曰。向者兄誑如此。耶時。尼心念我。先見佛。佛告尼曰。汝自呼敢先見佛。復有先汝見者。乃是羅閱城東山中須菩提。在彼補衣。天語曰。佛來下。已須菩提曰。我爲弟子之法。應當往禮。覆自思惟。佛爲所在。若金色是佛。耶金復何限。佛言。一切諸法。空無所有。若解十二因空。非造非作。即爲見我。正爾遂坐補衣。以是觀之。須菩提爲先見佛也。佛告諸法之主。制了法空。卽是念法。由諸比丘不知大小。乃至三鳥等者。案四分房舍健度云。佛從王舍城與諸比丘詣毗舍離。時六群先佛前往一住處。取得好房。爲和上。同和上。團梨同團梨。爲知識親厚。故取得好房。以目連身子不得房。宿宿外。連上明日佛問身子。昨夜臥起安樂。身子具答。上事佛。卽集諸比丘。汝謂誰應受第一座。第一水第一食。諸比丘各答不同。或言大姓多聞乞食。糞掃衣持律坐禪等。佛言。汝等善聽過去有三親友。豈獨猴鵝都滑反亦云都誤反鳥依一尼拘律樹住。彼作是念。

七今一作家

我等共住不應不與恭敬。今可推年大小次第尊卑。更相恭敬。彌猴鵲鳥共問象言。汝憶事遠近象言。我憶小時此尼拘律樹。我行時觸我臍象與鵲鳥次問彌猴言。汝憶事近遠彌猴答言。我憶小時此樹舉手及頭象語彌猴。汝生年多我象與彌猴共問彌猴。汝憶事近遠答言。我憶雪山王右面有大尼拘律樹。我於彼食果子來此便出。即生此樹。彼作是念。鵲生年多我時。象即以彌猴置頭上。彌猴以鵲置肩。上私云。賴得鳥大而象小。尊而鳥卑。如何。鵲戴可勝也。共遊人間。從村至村。從城至城。而說法言。其有敬長老者。是人能護法。汝等云云。若依十誦結會。古今云爾。時鳥者佛是也。彌猴者舍利弗是也。象者目連是也。所以今引此事者。舉下以況上也。今時若不相恭敬。無尊卑者。准菩薩戒云。是外道兵奴法也。衆師云。鵲反。到爾正云。鵲鳩冠雉。郭璞注云。大如鵲。似鵲。雉鼠脚。無後指。蛟尾爲鳥。鵲反。急群飛出北方沙漠地也。俗名突厥雀。生蒿菜之間也。教化人民等者。謂此三鳥獸說法遊行化人也。山林

人畜見佛無不傾側者。謂過去中行恭敬。故今感非情之物。亦恭敬也。問山林是非情。何然示恭答。山河大地是衆生依報。若業善招淨土。業惡招穢境。以是義。故情然感非情。如佛生滅時地動之相。是情感非情也。又如祥河。恆浪寶樹任枝等。

增一云。無恭敬於佛者。生龍蛇中者。按增一阿含云。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無央數衆圍遶說法。時有長老比丘在衆中。向佛舒脚。睡復有摩耶沙闍年八歲。去佛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既見即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患行 我今謂長老 樂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又問汝等頗見舒脚而睡者乎。此比丘五百世中恒爲龍身。今設命終者。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之心於佛法僧。若有衆生無恭敬心於佛法僧者。身壞命終皆生龍中。

智論云外道是他法故輕佛來至佛所自坐者案智
度論云佛法中諸外道出家及一切白衣來到佛所
坐外道他法輕故白衣如客是故坐一切五衆身心
屬佛是故立若得道諸羅漢如舍利弗須菩提目連
等所作已辦是故聽坐餘雖得三道亦不聽坐大事
未辦結賊未破譬如王臣大有功勳故得坐言三道
已下並不聽坐者謂三果人以德未圓故也無別菩
薩僧者非謂釋迦佛法都無菩薩謂其菩薩皆刺染
入聲聞衆中隱於菩薩之儀從聲聞之像也經云內
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等也

上釋相敬意已下第二正明對緣是非也乃至大地
無涕唾處者佛告迦葉若有比丘非沙門自言我是
沙門非梵行自言我有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涕
唾之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
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於中行道迦葉是破戒
比丘不然必報信施如一毛端如一分毛分爲百分
破戒比丘不然消一分之施況僧坊及招提僧舍經
行之處等耶爾時衆中有諸淨行比丘二百人聞說

是已收淚而言世尊我今當死不欲以不得沙門果
受他信施乃至一食佛言善哉如是慚愧畏於後世
喻如金剛若然精進亦得解脫堅持戒者受信施如
須彌山亦然報此信施之福如千世界所有大海尚
可竭盡而此施主福不可盡又金剛經云若佛子信
心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
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
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宅中鬼復
常掃其腳迹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
不欲見破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等即其義也
初無緣合敬者立謂無病愚因緣及非十種非威儀
緣者須各各相敬大小便不應禮等者深云非謂正
便利時有人來禮豈有斯事耶但是大小便竟未洗
淨不得受他禮不得禮佛應語言我未洗淨云云又
食竟未嗽口例之私言律中無文但應是正大小便
時義亦無妨也
嚼楊枝等者四分律中有三事在屏處大小便嚼楊
枝也既是屏事故不合加禮也攝疏引五分云佛塔

前禮比丘犯墮著一衣時不應禮者慈云五條爲一衣也。有人云但著內襯身衣何妨五條爲一。注云我在僧中者謂在應供僧中也。

一者端正等者以因緣佛見佛形像發歡喜心以此因緣而得端正二好色等者以見佛形像口三自稱號南無如來至眞等正覺以此因緣得好音聲三多財報等者以見如來而作大施散香然燈及餘所施之物以此因緣獲大財寶四生長者家等者以見如來形已心無染著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至心禮佛以此因緣生長者家五命終生天等者以諸佛世尊常法諸有衆生以五事因緣禮如來者便生善處天上是故比丘若男子女人欲禮佛者當方便成此五功德當如是學且禮佛功德雖多要而言之得二種益一者自行二者莊嚴從自行故內長功德莊嚴衆故外生物善。

又當念佛恩者念佛慈悲塵形六道化導衆生歷劫苦行捨身頭目至求菩提教我輩曾無有倦也俱舍十八云菩薩過去專精經七日晝夜忘下一足以妙

● 總釋天

伽陀讚底沙佛名爲精進國滿讚曰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由此讚故釋迦便超彌勒九劫。天地此界者總指天上地中此皆婆界也毗沙門者此謂多聞四天王中北王勝舉彼王處名多聞室即欲界初天也。逝宮者謂梵王宮色界初天也逝是死義外道妄計梵王爲常呼彼處名曰逝宮也天處者無色界無也外道計爲涅槃今言是衆生所居之處也上來即是明此娑婆三千界無也非但此無十方三千亦復更無故曰十方無也以歎佛大丈夫德牛王德沙門德尋地無等德也念佛經戒者以依經戒之教修行識達邪正從微至著從凡入聖皆類此也又念師僧父母恩者師僧生我法身父母育我肉身故須念也言同學恩者謂同學互相率勵然進善業故俗云學無朋友孤陋寡聞此言實也然朋友主相成成之道有切磋之益也又云生之父母也成之朋友也對此須引大莊嚴論明比丘爲屠兒事云云舍利弗辭佛膝行遊佛百匝者如賢愚經抄云云

二正明相者謂上是引文證必須加敬此下正明敬之儀式也敬則至真齊觀者立謂敬泥尊素像如敬至真之佛不異故故言齊觀也攘臂者攘者却也將臂却後也又可將臂上衣向後曰却也如言攘災者亦是却災也遍指聖儀者謂指於像云此匠拙太長短等也

敬人尙自被責者且如拜官長於床上豈不被責也況禮佛耶今京中小寺時有此事盡在床上禮佛曾聞有遊方小師至食堂中上床禮上座老僧老僧即呵責師從何處來頓少法用如何床上禮我答云閣梨大於佛耶閣梨是佛弟子尙於床上禮佛某甲在床禮於閣梨何爽而以見責老師當時結舌不作一言

得代和上禮者如弟子欲遊行謂語云汝若見大德某尊像爲我致禮其和上卽禮弟子云爲我傳禮也其弟子得受師禮以受寄也至彼傳拜今俗家多有此事

大論持世經並爲衆生放碎身如麻米又如芥子者

案智論第五十九云若男子女人自供養舍利若有人分舍利如芥子許與他人令供養其福甚多世尊見此福利衆生故入金剛三昧自碎金剛身作末舍利何以故有人於佛滅後供養舍利乃至如芥子許其福報無邊乃至苦盡又按持世經云釋迦如來勤行精進是故今日得無上菩提難得菩提精進不休至涅槃時猶發精進碎身骨如芥子解散支節何以故憐愍未來諸衆生故起大悲分布舍利乃至如芥子皆與神力我滅度後若有衆生應以舍利度者心得清淨相傳云佛臨涅槃時入金剛三昧自碎身骨肉皮囊其上如沙處囊中經論並無文可尋部執疏抄高云然佛生日經論說亦不同今取一判依二月八日生爲定謂據其處胎十月既是四月八日託胎明是二月八日生正有十月故也然菩薩先兜率以三世佛一生補處菩薩多生其中從彼天上爲諸天子說法發遣諸天下生人間擬後受化菩薩欲下生時先觀五事一觀所化衆生機緣熟未二觀何處國土祖父已來父母眞正三觀此闍浮提地何國最中

●接下
後字

四觀過去宿世誰爲父母因緣五觀何時託胎乃於四月八日盡乘象王降摩耶胎菩薩於胎中三日時說法且起爲色界諸天說法日中爲欲界諸天說法暮爲鬼神說法既滿十月於日出時其母入園遊戲見樹華可愛舉右手攀之菩薩從腋而生地下有七莖蓮華乘菩薩足四方各以七步以手指天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九龍吐水浴菩薩身所以最後身菩薩取日出時生者表爲衆生作其眼目開發大明既生已後仙人占相悲淚而不言父王問曰子不祥耶仙曰吉無不利道德所歸世蒙其益自傷當終不觀佛與故我悲耳至年十九二月八日後明星出時天於窓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卽命車匿徐令被馬車匿驚問今時夜半無有怨敵被馬何爲菩薩報曰有大怨賊生老病死苦也再三索馬乃得馬耳諸天捧馬足踰城而過故曰出家

智論王舍城中十二億家等者案智論第九卷云舍衛城中九億家三億家眼見佛三億家耳聞有佛而眼不見三億家不見不聞佛在舍衛國二十五年而

●此經作通

此衆生不聞不見何況遠者此止其第三卷復云舍婆提城九億家王舍城有十二億家此說也舍婆城卽舍衛也言有訛耳

傳云佛見僧立者立云謂女人相傳此說也無別記傳未爲僧設敬非禮弟子者謂師犯僧殘請二十

出罪並是門徒者亦得致禮以是僧故而得禮也

死屍未葬義准禮之者立謂五百問中雖令禮屍然其約理別脫之戒但隨其形滅戒失不合致禮今許禮者唯通其亡師餘亡比丘以非恩造之德定不許禮也此解有妨以四分明文王衆之塔不得不禮大之塔云云

中含云至俗人家先坐已後禮餘廣如彼恭敬經說者案中合第十卷中有恭敬經明比丘須恭敬事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人云云

目連躬將匠工往天等者謂佛昇忉利三月安居爲母說法時閻浮提渴仰如來不辨然得見便謂目連往天貌世尊形影將下人間供養如來夏竟還下人

◆ 經像記

間此像於三、道、寶、階、中、匝、佛、也、釋、迦、摩、其、像、頂、記、曰、
汝、於、來、世、然、廣、作、佛、事、云、云、案、觀、佛、三、昧、經、云、佛、昇、
初、利、天、時、優、填、王、懸、幕、世、尊、鑄、金、爲、像、聞、佛、當、下、載、
金、像、來、迎、世、尊、爾、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
虛、空、足、下、雨、華、亦、放、光、明、來、迎、世、尊、其、像、合、掌、叉、手、
爲、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時、虛、空、中、
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
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屬、汝、
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

◆ 佛像錄

注云長干瑞像乃至脚踏銘者私云謂是跌銘作此
說也今在京師興善寺此育王女總造七个像今兩
个汎海來至吳中今現在也廣像如冥祥記抄云云
如婦之儀者因說婦夫往蜀道與生取婦來先婦見
之當即問死

◆ 金像記

經像訓世爲諸信首反自輕侮威靈焉在者謂經佛
像金人生信故曰信首今末代去聖時淹聖顏在可
得見今唯有儀像表示世間示有所尊焉此出家反
自不知恭敬如何使俗人而生信也且如俗士不孝

必被人斯今比丘不敬尊儀同不孝故俗士則輕侮
也由違背世出世法者慈云經像是出世所依之境
今若違背燒毀是違世間尊敬之法故曰也

注云近見有賊劫盜瑞像等者立謂是京中興善寺
也中宗孝和皇帝改爲豐國寺殿內先有一立銅像
寺僧嫌醜移向龜北面其像夜行歸於本處明旦僧
見舊處謂是人移惟問徒衆了無移者即更送龜北
至明旦復於本處而見乃覺神異後時有賊夜入欲
盜此銅像忽爾迷悶不知出處至曉僧見問其所來
具答其意其殿後忽被燒時人見像離空而去也

佛右牙帝釋處者如佛牙記說云云立云佛爲四牙
一在帝釋處一在龍宮一在北天竺烏場國一在南
天竺國云云又云在師子國今東禪定寺者即是北
天竺國者也當時宋朝鍾山定林寺釋法獻往西國
得來在江寧在後隋家被南都於仁壽年中移來京
師禪定寺也缺盆骨者濟云謂是頸下胸前兩夾頸
大骨也其骨不露則有相今時人此骨皆高起也案
善見云佛涅槃後二百三十六年佛法流通至師子

意摩下

國中國王敬信欲擬起塔。仍無舍利。有一沙彌名曰修摩。那飛騰虛空。往帝釋處。取舍利。其帝釋處有二舍利。一者右牙。二缺盆骨。沙彌往覓。缺盆骨。右牙留帝釋處。供養帝釋。見沙彌來。問言何因至此。答言。佛右缺盆骨。與我供養帝釋。竟取戶鑰。開七寶塔。取之。授與沙彌。師子國王平治道路。諸事悉備。王自乘象。手捉白傘。覆舍利上。種種供養。于時大地震動。一切人民並集。其舍利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五色玄黃。或時出水。或時出火。如佛在世。神力無異。從空中下。大眾皆見。下王頂上。而便停住。王見是已。喜悅非恒。安置塔中。大地震動。時王有弟。名曰無畏。意與千人俱共出家。國中五百童子。復總出家。乃至有三萬人出家。其王夫人與五百童子。女及五百宮人。俱共出家。緣須不優填王造旃檀像等者。案賢愚經云。優填王是拘睢彌國王。波斯匿王是舍衛國主。其舍衛國者。或云舍婆提。並訛略也。正梵音云室羅婆率。此云聞物國也。瓶沙王亦名頻婆娑羅王。是王舍城國主。阿闍世王。意其子也。梵摩達王。意波

日本書

羅奈國王也。阿闍世王。此云淨飯王。意迦毗羅衛國主也。其優填王造像事。如增一阿含經抄云。云。未若我唐大慈恩寺大帝。爲文德皇后造等身金像。并等身銀像。又弘福寺大帝等身銀像。又福先寺。則天造濮州彌勒像。銀身一丈六尺。此世帝王敬之極也。慈恩金像。直歲偷作銅。據却當時不覺。今雖覺。知不知誰換。又更有衆多小小金像。至過日。以秤秤之。大不生善。雜心云。有舍利名塔。無者名支提者。案僧祇文亦作此說。名支提者。謂佛在日隨處說法。或山間或樹下。或俗人舍。但是曾說法處。皆曰支提。注云。廟者。貌也。者。謂立先人形貌之像。以置其中。故曰廟也。初起偷婆治。故寺受梵。福量者。如增一阿含經抄云。云。又云。六欲初禪。比一梵王功德等者。此約上界。福漸勝也。且如盡闍浮提一切珍寶。及人民聚落。國王福不直。帝釋一草履之價云云。注云。執金剛菩薩者。私云。今門下樓至如來形是也。由執金剛之杵。後時人號金剛耳。用金寶等器盛者。

私云一切凡僧聖僧在生皆不得捉寶死後皆得寶器供養何以故爲舍利弗於本村滅度已村人種種供養白佛用何等器物盛之佛言聽用寶器盛之良以死以戒謝故也香泥作手輪像者立謂香泥塗地爲滿茶羅或作佛手形或作輪形或可作如來手足中之輪像也以華香供養其上

注云中國伽藍門皆東向者此方則尙南彼方則尙東也注云由彼國東北風多故者此明中國厨廁置西南爲東北風多令吹烟塵廁中臭氣從西出不熏僧院佛院也注云神州尙南爲正陽者此震旦國通名神州於其中心意洛陽是神州亦縣也故洛州周公城內有測影臺土圭量又五岳中嵩爲中岳也此土用南爲正陽正陰以陽則主生故尙南方爲勝也

若見鳥獸踐躪毀壞要當塗治掃除等者雜寶藏經云昔有一比丘死時將至會有外道婆羅門見相是比丘知後七日必定命終時此比丘因入僧坊見壁有孔意便團泥而補塞之緣此福故增其壽命得過

七日婆羅門見恠其所以而問之言汝修何福比丘具答云

盛德法師造寺誥者立謂是靈裕法師也後無所壞者有云離市傍府側等難處置寺則久固不壞也而限外無儀式等者慈云如結淨地處所無碑碣等表示若准祇洹圖經凡寺所立之物皆有所表如寺外有池表有定水池外邊有牆表有持戒弟子一一表示故云限外無儀式表相令人知故也祇洹圖中凡立木石土字並有所表者此是唐三藏玄奘法師於西國得祇陀太子與給孤獨長者無爲造寺圖樣來其中大有法式寺內有三十六院院別標名並是梵天工匠所造其蓋中別院佛院塔院僧院各豎表刹或立碑榜云是某院皆立木石等作表謂有所表彰令人無誤知相別也又云表者如上所釋訖也影覆邪術禽獸畏威者案法顯行外國傳云佛昔與九十六種外道論議處起精舍舍高六丈中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精舍俠道相對亦高六丈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佛精舍影則映外道

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能映佛精舍也有婆羅門常遣人守天寺燒香燃灯供養至明且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諸婆羅門志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後於異時婆羅門夜則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遶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現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而入佛道也問若如前解禽獸畏威如何以消解云此句是汎舉平常一切伽藍有如法處鳥雀亦不敢干踐也

注云置家澡浴者謂有無識官人常來僧浴室內浴也

注云文侯敬干木者周末六國時魏國王號文侯時國有賢人姓段名干木隱居不仕文侯往見之殿膝脚痺不敢申王曰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義寡人貴於官干木貴於德不受寡人之財不榮寡人之位寡人脚痺而不敢申于時秦欲伐魏聞有段干木乃不敢加兵於魏以王有德故不可伐也故書云干木在魏秦人罷兵又文選左太仲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故云古者國

有賢人外則不伐也又案同賢記云干木者六國時晉人也姓段字干木少而貧賤鋤刈爲業後遊西河師事子夏養德不言心通六藝魏文侯敬其才德慕欲官之於是嚴駕往造其家干木聞之踰牆逃避文侯執敬其廬然後而還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執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世利而棲大道隱居陋巷聲馳萬里行依於德未有肯以易寡人光于世干木光于德寡人富於財干木富於義蓋聞世不如德財不如義吾敢不尊賢重道也有頃文侯召干木曰子欲官則宰相欲祿則萬鍾可助寡人治國也干木曰既授吾官又責吾禮屈已接人不亦難乎欲治國者政信教行而國自治何用吾也文侯敬納其言更不相通行路歌曰吾君好政干木之敬吾君好忠干木之隆於後秦人興兵欲來攻魏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魏王禮之天下無不聞知有禮之國不可加兵秦伯乃止魏得安寧注云似劉氏重孔明者劉備也意三國時也謂魏主曹丕都鄴今相州是也昔號魏都吳主孫權都江寧昔號吳都劉備都蜀昔號

同高麗亮下

蜀都世號三都鼎足而治蜀有智將姓諸葛名高字孔明爲王所重劉備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魚得水後乃劉備伐魏孔明領兵入魏魏國與蜀戰諸葛高于時爲大將軍善然謀策魏家唯懼孔明不敢前進孔明因致病垂死語諸人曰主弱將強爲彼所難若知我死必建彼我吾死已後可將一帋土置我脚下取鏡照我面言已氣絕後依此計乃將孔明置於營內於幕圍之劉家夜中領兵還退歸蜀彼魏國有善卜者意轉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蜀土照鏡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戰劉備退兵還蜀一月餘日魏人方知尋往看之唯見死人軍兵盡散故得免難者孔明之策也時人言曰死諸葛亮生仲達仲達是魏家之將也姓司馬名仲達亦云死諸葛亮生仲達其孔明有志量時人號爲臥龍甚得劉氏敬重注云唯得大坐鎮之以道者如寶頭盧見國王不起事如律第五十卷出斯緣云云因制大小體度是此文也上釋第二十二僧像致敬篇義竟

下三之三

○訃請設則篇第二十三

同高麗亮下

前篇欲匡時法故須敬法重人致有三寶敬儀制令五衆修奉道美俗寔曰淨田俗有請福折延理須計接脫虧軌度納醜招譏故此一篇備明儀則有召方臨稱爲訃請對時立法目爲設則故曰也立云訃請兩字義含道俗謂俗來延請僧意往訃既聞往訃須有軌儀故曰設則也

夫昏俗多務慧觀難修者立謂俗人煩惑熾然於真如理觀不然曉了故曰昏俗加復治生事務繁雜多途不可令修定慧觀照之解故曰慧觀難修也制管福分等者謂慧照既非其分且修福業使獲報人天且免三塗之苦故言用接等也卽如下文云由俗網繁靜業難繼道門閑預得專勝行放分二途卽其義也而施乃經繁皆多設食等者立明應通四等或以衣服臥具資生所須田園器物等並須惠施而今就繁數者不過設食此門來意正明對食請以立其儀也每於訃請有違教法乃至反招苦趣等者正明比丘對施之時威儀失則不然軌生物濟何然消災拔苦特由進止乖方坐立無准招俗輕侮不然於三

淨境界深起敬心緣此輕淺皆墮地獄故曰反招苦趣

須立維那者出要律儀音義云舊譯曰毗訶邏波羅毗訶羅者寺也波羅者護也謂護寺也舊云梵名羯磨拖那羯磨是事拖那是授謂是事授言中顛倒若迴文者應言授事人也謂於諸事指授於他舊言維那者維持綱紀也那者梵音之略梵漢合說故言維那也又云悅衆本音波邏等者言悅衆還是出要律儀音義云持律者言維那名悅衆聲論云本外國音應言波邏此翻次第次第者更遠知僧事故也

佛令却之爲未來比丘故者立謂未來比丘既不然具修禁戒豈然消茲供養也佛知今日僧尼德薄故預立斯方法以軌將來也

鬼子母食呪願取者案彼論自問云鬼子母食可食不答呪願然後可食作此託人情解難

依梵網經別請物者即盜四方僧物者案梵網經云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已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是盜十方僧物入已也又云若別請

者是外道法七佛皆無別請法若出家菩薩欲作福田而別請者犯輕垢罪仁王經亦呵別請過者案仁王般若經下卷云佛告波斯匿王我滅度後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我弟子不得修道制衆安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座兵奴爲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爲一心親善比丘爲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爾時正法將滅不久復告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乃是任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非外道也十誦善生雖別請五百羅漢等者案十誦文中乃是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皆神通有從窓中入者有從空中來者有從座中自出者佛語阿難不如僧中請一比丘其福勝彼云云今鈔言善生等者十誦文中不見有善生但有鹿子母耳其善生經中自有別緣謂佛教善生長者若供養時深信僧中多有功德平等奉施得無量福是故我鹿子母經中告鹿子母曰雖後別請五百羅漢猶故不名請僧福田若然僧中

●戒律

施一似像極惡比丘。猶得無量福。德果報如飲大海。則飲衆流。唯除惡戒人者。謂僧尼犯四重八重名惡戒人也。諺言諺反說文云。傳言也。謂傳世常言也。案要覽云。晉武帝時。泰山人羊祜字叔子。爲晉大傅。言曰。泰爲德首。慎爲行基。無傳不然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凡欲結交。莫若德義。借念時歸。貸念早償。此雖小事。廉耻之本也。此雖碎小借念時還者。謂借貸他物。念欲早還。若見彼索大成可耻事。雖是小損。辱尤深。今字義亦爾。事雖是小。不可不解者。大損形望也。僧祇道中行念。至某精舍當食。若過餘處。悔過者。謂比丘欲向某伽藍。心念至彼當食。忽然餘處而食者。犯吉故言悔過。謂悔吉之過也。若值彼僧受請。隨去無罪者。謂當時雖念往某寺食。中間有人請僧食。既至彼已。逐彼寺僧次去者。無罪。又解謂中道過餘寺。值其受請之次。隨去無道。准理並得也。

二明往訃法者。其中云上座應在前行。今時維那差數須報上座云。某甲房中某甲若干人。是去者。其上座知已臨去時。喚之集門首。一時雁行而去。勿前後

而去。施主不喜。亦不生善。知之不可具錄。如請賓頭盧法者。如請賓頭盧經抄云云。

不得坐處窄狹排蹙在地等者。此明坐具既少。致有斯過。今爲貧窮俗士。雖請衆僧。床敷鄙陋。全不生善。非但輕賤三寶。亦乃福德減少。此則不如送供於寺。亦使衆僧無惱。故賢愚經中有長老設供養。便作是念佛言。供養之福。隨因受報。若請衆僧。就舍供養。妨廢行道。道路寒暑。來去艱勞。若後受報時。要思慮出行求逐。乃然得之。若就往來。供養後。若受國報。便即自然坐受。

左面比丘右面清信士者。立謂引此文證上文。尼不得與僧同處食也。借如俗人女婦。尙自不出園庭室。對宿德之前端坐。喫食。雖即剃髮爲尼。仍是女位。豈得頓即無識。不避羞耻。更復與僧交語。未足可論。檢諸經論。無有尼等對大僧前同坐而食也。案長含第二云。佛於竹園精舍。詣巴連弗城。既至巴連樹下坐。時有清信士。聞佛與大衆遠來。至此便往禮拜。請佛說法。佛與說法。即受五戒。便請佛設食。自白時到佛。

與大眾詣彼講堂澡洗足已處中而坐時諸比丘在左面坐諸清信士在右面坐又按大愛道比丘尼經云比丘尼若受檀越請食當如法行當如法食有三事一者不得與大僧共會坐而食二者不得與優婆塞共會坐食三者不得食持食用啖年少憂婆塞也比丘尼若於道上見大比丘若沙彌平等視之當直作禮而去不得與相視顏色若觀顏色者心爲不淨不得問訊起居欲至何所若相問訊者必有情能起也

摩訶羅坐不正等者案僧祇云摩訶羅坐不正者應語正坐若不覺者應語言正汝衣復不覺者應語言摩訶羅覆汝形體等也聽上座八尼者謂尼卑摩中制故僧須準之賢愚經蛇金乃至富那奇中說者此二緣各如賢愚經抄云云

經律多有明置比丘者出要律儀音義云明置者持律者云歌誦亦應云贊偈今謂此是鬱鞠國語明翻爲止匿翻爲斷又云明翻爲止匿翻爲息明翻爲止謂止一切惡也匿翻爲斷能斷諸煩惱又云息者息

諸勞務也十誦諸天聞明心喜等者案十誦云有一比丘名跋提能明得第一是比丘聲好白佛言世尊願聽我作聲明佛即聽之佛言明有五利一身體不疲二不忘所憶三心不疲勞四聲音不壞五語言易解復有五利一身不疲極二不忘所憶三心不懈倦四音聲不壞五諸天聞明聲心意歡喜

凡堅褒揚貴族者凡謂凡庸人也堅者小奴子也至如蒼頭堅子皆小奴之通號也貧賤逾鼎食者立謂國家宰相鑪鐘陳鼎之食故曰鼎食如夏時天子殿前有鼎中有九鼎用表九洲各置食於中至大鼎日以火爇之有前熟者意表此洲其年豐熟若齊濟者意天下太平若有前沸者其州即有人作逆其食是三公九卿大夫已上方得其食明今讚賤云人但可隨時呪願豈得同鳴鐘鼎食食家願言也逾者過也此言過言也成實云雖是經法說不應時名綺語者案成實論云若作實語義不正故名爲綺語又雖是實語以非時故亦名綺語又雖實而時以隨順衰憊無利益故亦名綺語又雖言實而時亦有利益以言

無本末義理亦不次名綺語以痴等煩惱散心故語
名爲綺語

若新舍成就估客欲行及以取婦等者案祇云若入
新舍設供者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善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清持戒梵行 修福設飯食 僧口呪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聚落中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 設福者應言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安隱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疾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及以取婦者施會應言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是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 應持戒

● 應持戒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欲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喜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費艱
若復出家者設會呪願應言 持鉢家家乞
值頃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五分佛呪願買人者案五分文佛初成道有五百買
人其中大者有二人一名離謂二名波利奉佛鬘鬘
四天王獻佛石鉢佛受四鉢按之合成一鉢受買人
鬘鬘已便呪願去爾一如鈔引因果經呪願云今所
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捨
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飯食
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身命財聰明智
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
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怖不吉祥事門族之
中若有命過墜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
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
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爾時世尊呪願說已即便受
食西塔每言准此經文先
呪願訖下佛僧二盤
摩訶羅者羯磨疏云此外國語此翻爲殺者能損衆

生法身慧命也有云摩訶羅此翻伽斗也老年出家
 日伽底死怪痴日斗詳末賓云摩訶羅者此翻無知或
 言老年也被七棒打等者如雜寶藏經抄云云淨衣
 踞坐乃至如是能防衆戒者謂既不在床坐離與四
 歲已上比丘同坐之過亦離足食之過故言能防衆
 戒 九累瞋並犯吉羅者以因踞坐九法各犯一吉
 傳云西國僧寺鬼神廟者傳謂歷國傳也晉朝釋法
 猛遊外國記云傳也鬼神廟者鬼子母廟也如歷國
 傳抄云云相承云北地一僧晚頭喫食令童子下食
 童子令出生師答云非是時節何處有衆生來喫不
 須出生童子言或有無慚愧畜生晚頭還食師因收
 志終身而不夜食也伽藍神廟者謂護法善神護僧
 伽藍也餘比丘不出者立謂中國每日僧食之時送
 此三處食竟諸比丘不更出其衆生食也私云近有
 見鬼云僧說云每僧食時無量餓鬼總在階前若堂
 中有持戒僧及名稱大德鬼即敬之不敢入堂若無
 此僧鬼意上階床掣奪五衆飲食若前出生飯已其
 鬼更不來故知今時要須出生鬼在階下若聞堂中

僧觸器聲皆驚走倒仆經無量時間絕故佛制戒
 不得觸器者意在此也今出如指印者謂出生飯如
 指印許大也案智論第三十二云鬼神得人一口食
 而千萬倍出詳末今若出生即得福田無邊無量也爲
 亡人設食等者謂俗人設王虛食若生餓鬼中得其
 祭食若生餘趣不得各受餘趣食也謂各不同故但
 作施心應得福善
 難舍中廣明此事若親族不生入處中等者案雜阿
 含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一梵志來問佛言
 我有親族極所愛念忽然命終我爲彼故信心布施
 彼得受不佛言非一向得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得
 彼地獄衆生食以活其命不得汝所施食若生畜餓
 鬼人中者得彼人中飲食不得汝所施者然餓鬼趣
 中有一處名爲入處餓鬼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
 鬼中者得汝所施之食梵志問若我親族不生入處餓
 鬼中者我所施食誰應食之佛言若有諸餘知識生
 此中者當得食之梵志問白若我復無餘知識生此
 中者誰應食之佛言若無親族及知識生此中其信

中經論

施者自得其福。梵志又問如何自得其福。佛言。謂汝死後生象馬等中。以彼曾施。故亦得受此福。報若生人天道中者。由前行施。坐受其報。是名施者。行施施者。受報不失。梵志聞已。歡喜奉行。濟云。言入處。餓鬼者。謂生中陰名入處也。若生中陰之餓鬼。得入處。若父母六親生餓鬼道。但生入處。餓鬼及到報處之餓鬼。俱得祭食。若生地獄畜生人天等趣。不得祭食。以其報處自有食。故其生六道者。俱有中陰。若生地獄中。中陰頭倒向下等。如新翻俱舍頌云。天首上三橫。地獄頭歸下等云云。乃至施主生六趣中者。此明如上梵志問佛。若無親族。知識生餓鬼中。誰應食之言。汝自後時。隨生六趣中。當受其福也。故知若有福業。隨生六趣。各不失之。今時亦須作其福業也。

半果經。育王施僧半菴羅果者。應師云。菴摩羅是外國之樹名也。此土未翻。羅什云。其果似桃。舊譯云。酢味果者。止得其味。非得樹名也。私云。東都華中。曾見云。亦得其果。食狀似梨。兩頭銳。中央兌。味美也。其育王半果施僧事。亦曾檢半果不果。如育王經說云。

◆起解如下

云五分尼謂處未唱。隨意食口口提者。謂唱隨意食者。是等供之別名耳。此明尼至俗家食處。未唱等供。食者。咽咽得提。舍利弗。食好食。羅云。白佛。佛令唱等供者。案十誦云。舍婆提國有一居士。請僧設食。居士自以水上座。中座多美飲食。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并胡麻滓。合菜羹之。而食。食竟出去。時羅云。作沙彌後。以到佛所。住一面立。諸佛常法。比丘食後如是。勞問飲食飽滿。不羅云。言得者。足不得者。不足。佛問以作是語。是羅云。具說上事。是時羅云。少色。力。佛知故問。汝何以少氣力。羅云。偈言。食胡麻油。得大力。有食蘇者。得淨色。胡麻滓菜。無色。力。佛天中天。自當起五分中羅云。說偈報佛言。食蘇者。有色。食油者。有力。若食滓枯。無色。復無力。佛知故問。羅云。是僧中。誰爲上座。答言。我和上。舍利弗。佛言。比丘。舍利弗。食不淨。食舍利弗。聞佛呵言。食不淨。食。卽吐却。食盡。斷斷一切。謂食常受乞食。佛呵舍利弗。已告諸比丘。從今應以上座。法云。何上座。法若聞。提提聲。若唱時。到聲。

受字義類

疾往食處。若施主與食。不應前食待得遍聞等供聲。乃食。下文說尸利仇多緣。廣不錄。不如大莊嚴論中明者好也。

增一諸王設供。自手行食等者。案增一云。明願婆娑羅請佛及僧。還宮設百味食。手自斟酌。訖佛爲王說法。王甚歡喜。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等。時會聽者皆得道迹。

僧跋者。衆僧飯皆平等者。出要律儀音義云。持律者云。此言等供。或有說者。僧跋自是一種法。等供自是一種法。十誦乃云。等供四分云。等得彌沙塞律云。要須等得。然聽食又云。僧多上座不起。等得食時。佛言。應高聲唱。僧跋。就如。是證應言等供。但求文旨。意解不同。今謂此應是等供。若准尸利仇多疑。試佛事此僧跋之詞。乃是欲令施者等心供養平等心。近於無相。故彼以平等供。此以平等受。受彼我。等心是以故能消除毒害。所以如來呪願言。姪欲嘆患痴。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實法豈非無相心。以等心供養。稱彼等心。然後乃食。彼我清淨。所以無毒。諸佛

十三經之

九經觀市經

受施恒令施主心平等。猶如瓶沙王以竹園施佛。時未受令王更作如是心。施佛及僧。佛然後受。以是義推應是等供。非是等得。異部中以爲等得者。應是持律者意耳。又云。僧跋與等供。此唯應是胡漢語。外國之僧足衆也。跋是大大云。衆皆是平等云。辭今言僧跋云。是等供於俗家。先以水後下食者。此上是賢愚經云。爾若案五分律文。凡是施供處。法言食畢。以水無有食前。以水事也。云云。今時有人。不許食後以水迷矣。洗鉢訖。然後爲俗人說法者。立謂中國每至食家。先以水受。食竟。方爲說法。此方道安法師立儀令在食前說法。讚經呪願等。將爲要便。以爲生善故也。

上釋第八食竟收飲法。訖從此已下。正當第九達嚩法也。施衣名爲達嚩。反。經中或作大。擬梵言訛也。案尊婆須蜜論。亦作檀嚩。此云財施。解云。報施之法。名曰達嚩。導引福地。亦名達嚩。又西域記云。正言達嚩。擊或言厭器。尼以用名。手受他所施。爲其生福。故從云立名也。

乃至一偈其文如者即上所引律文云若爲利故施受食法

此利必當得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律中令說契經者以經契理契機故曰契經也謂契

會中道之理可爲俗人說斯之法也上釋第二十三

計請設則篇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三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四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導俗化方篇第二十四

上篇計請設則對食立儀既荷以事資理須報其法

藥故俯提弱喪引悟迷方使獲益資神和須義立則

彼此齊利得無孤負茲篇來意厥旨若斯言導者引

也謂是化導俗人之方法故曰也有本作道字者謂

以道俗相須故云道也謂是道人凡俗之法也濟云

導是能化俗是所化能所通舉故曰導俗化方篇也

夫道俗相資者此謂俗人求福故以四事供養則是

財施道以化之歸戒令生信樂即是法施也有逾影

響等者逾由過也道俗相假過於影響影假其形響

假其聲也影必應形響必應聲道必假俗俗必藉道

互相資成義不孤立道則待俗食以資身俗則資道

法以鍊神以僧非貯畜之家非俗何由活命俗慕三

歸五戒以作人天之因則非道無以能故曰也雖形

法兩別者立謂俗形則靴衫冠帶道形則剃髮染衣

俗法則是仁義禮智信或五八之戒等道法則戒定

慧品故言形法兩別以形與法曰兩各不相同稱別

而所趣攸同者攸是所也此明道俗形儀雖異若能

勤行不已取其終至趣極皆到涅槃常樂故言趣同

趣者至也即鑒論云服像雖殊妙期不二也是也沙門

者此云息心亦稱寂志道緣須立者明比丘既在世

間欲修道者要須其資緣方能進道故曰道緣須立

也若不假彼外護無附法心者謂俗能四事供給於

僧賴此以得進道此是假義也若關衣服湯藥則不

能修道故言則無附法心也

凡厥施化止在喉心者欲明末代比丘不關教網雖

● 雜化

復當人犯物然情暗律儀說自胸臆曾無典據故曰出喉心也。乃鼻肚傳去聲。云如落華師及古來諸惡僧爲他受五八之戒。元不解受。翻邪三歸。或非指說五八之相。爲得戒時節如此。施化皆是出喉心也。皆是事起非法言成訛謬也。都無詮述者。詮是教也。既說典據則闕能詮之教。能詮之教既闕。所詮之行何從也。

● 戒論

箴誨未聞者。箴由誡也。亦是治也。世醫之後以治人病。今立此教。喻其箴以治惡病也。誨者示也。謂昔來與他受五八戒。不聞成否。是出家人病也。

諸大檀越者。檀越梵音此翻爲施主。聲論云。他那波底都私反。他那翻爲施主。謂施主也。醉旃陀羅者。汎爾旃陀。尙稱殺者。更加醉亂。義不待言。案經音云。旃陀羅。或云旃荼羅。此云嚴熾。謂屠殺者。種類之名也。一云主殺人獄卒也。案西域記云。其人若行時。則搖鈴自懷。或拄破頭竹。若不然者。王即與其罪也。謂五分十二因緣者。私云。五分法身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是深法也。男女之音者。謂隨方立忌諱。

男女隱惡事之言也。然出言對俗士。須知輕重。如晉有僧與一沙彌往。鄭玄家乞食打門。喚鄭玄。遙問是誰。乃答言阿師耳。鄭玄曰。汝自稱師。他誰師。汝即出看之。乃是閹梨。問言閹梨。背後乃是何小僧。答云是我弟子。鄭玄曰。汝弟之子耶。頭盧於卓反。一似阿伯。又應爲衆說。厭患法。遠離法。觀身苦空。無常不淨等者。案毗尼母論文中。明其法師說法之時。應當次第隨順說法。爲厭患法。遠離法。令前人心生歡喜。求於解脫。速得涅槃。若說法比丘。復應常念觀身苦空。無常無我不淨。莫使有絕也。私云。言厭患輪回二十五有生老病死。恩愛別離等八苦也。又厭患此身三十六物不淨臭穢難調難養等也。言遠離法者。謂遠離愛染及喧雜之境。界及遠離惡覺也。按成實論惡覺品云。何謂欲覺者。謂依欲生覺。於五欲中見有利樂是名欲覺。親里覺者。由親里故起諸憶念。欲令親得安隱樂。若念衰憊則生愁憂。若念與親里種同事名親里覺。行者不應憶念此覺。以本出家時已捨親里。今依此覺。則非所宜。若念親里。則唐捨家家屬空。

無字難許

無所成。又與親里和合。則不能增長善法。當念一切衆生。生死輪轉。無非親里。何故偏著。又生死中。爲親里故。憂悲啼哭。淚成大海。今復貪著。則苦無窮。已不死。覺者作如是念。我徐當修道。先當讀誦。修多羅。毗尼。毗曇。雜藏。廣誦外典。多畜弟子。牽引善人。供養四塔。勸化衆生。令大布施。後當修道。名不死。覺行者。不應起如是念。以無死時。不定不可預知。若營餘事中。則命盡不得修道。後將死時。心悔憂惱。更何逮及。等又覺觀。皆須遠離也。

善解一字者。卽是律字也。此之一字。攝一切行得盡。謂能詮量輕重開遮如非之相。故曰善解也。若爲利益衆生。至非法處。聲聞不應爲者。此謂大乘菩薩。內無染濁。行逆化示同衆生。具行十惡。若聲聞人力所未堪。則不可行也。且如蓮花在水。水不能汚。以紙投水。水不染。良難案如意三昧經云。有三人得反常行。姪欲謂佛菩薩羅漢。以此三乘人不染世間。故如佛入波斯匿王母宮中行。欲何以然者。佛觀見此母有緣。又以王自請佛化其母。多欲故。王爲覓種種男與

母王恐母當來墮地獄。故以佛示行。內心無染。不同凡夫等人。其餘地前菩薩。皆不得作要須離境。不得附近。何況凡夫。如經中爲凡夫爲喻。謂身口如金葉。思如水也。境如薪。內有煩惱火。與境薪相應。不能不沸。卽須提那子者是也。今人行欲云。我無染。飲酒食肉云。無貪心。何乃太妄也。

有問。命終徒勞耳者。案長合第三云。爾時阿難閉靜處思惟。此那陀村有十二居士。今者命終。爲生何處。復有五十人命終。復有五百人命終。斯生何處。作是念。已往問世尊。唯願解說。佛告阿難。其十二居士。斷五下分結。命終生天。於彼卽涅槃。不復還。此其五十人命終者。斷除三結。姪怒癡薄。得斯陀含。還來此世。盡於苦本。其五百人命終。斷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必定成道。往來七生。盡於苦際。復告阿難。夫生有死。自世之常。此何足怪。若一人死。亦問我者。豈非擾亂耶。阿難答言。實爾。世尊實是擾亂。

三千云。入他房。一於外彈指等者。案三千威儀云。有五事應相入室。一問訊。二病瘳。往瞻視。三問經。四有

所借五衆人使往呼往有五事一者當於外彈指二入當脫帽三當作禮四當正住人教坐乃坐五不得妄持經入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床問二不得共坐三不解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設解當頭面著地作禮反面向出戶

上言問經是一篇
既文首不得違違

聽說十二部經者新譯經論名十二分教也一契經二應頌三記別四誦誦五自說六因緣亦名緣起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希法十二論議立章門廣解如寶抄第三云一修多羅此曰契經二祇夜謂重頌經也前有長行後更偈三和伽羅那此名授記四伽陀此名孤起偈經五優陀那此云無問自說謂不由諮請如來自說律名句經六尼陀那此名因緣經七阿波那此言譬喻經八伊帝目多伽此云本事經謂說古事如云拘留孫佛法名甘露鼓等律名善道經言甘露鼓者以其說法滋人義如甘露以應機故故言如鼓九闍陀伽此云本生經謂自陳已報十毗佛略此云方廣即大乘也十一阿浮陀達磨此云未曾有十二憂波提舍此云論議經然大小隱顯故

說十二謂方廣部是菩薩藏餘十一部是聲聞藏若大小有無五顯各有九部謂大乘中除因緣譬喻論義也小乘除方廣授記無問自說故各九部大小具義論之各有十二部也然何故大乘有時說九以根利故何故小乘有時說九以教淺故

莫非時說者謂不是合說之時也案涅槃第六云莫非時說者疏云悟時未至名非時說佛昔一時有一俗人極博學多聞明識相我說法爲說四念處則云我先解此法不須更述即爲說四正勤亦云先解即爲說六波羅蜜復言先解如是欲說一切法皆言先解佛止而不復有說其人白佛我欲請佛及僧於舍設食佛與比丘往訖然彼亦有信心手自下食初下餅時佛言我常得此食今不復須次下果子飯食等皆言我常得此食今不須之其人即言食雖常得不應生厭令我何計求於異味今所設者世人常食佛及大眾應日日食即報言若汝說食不許厭煩日日食法亦如是不應生厭我向說法何爲不用豈以解竟即不願聞應數聞已思惟取證云云莫非國說者

疏云處不堪聞名非處說莫不謂說者傳法須人莫不謂說此三待時待法待人說也莫輕心說莫隨處說者輕心則已之主生慢處處令物不棄莫自嘆說莫輕他說自嘆謂美已輕他惡人莫滅佛法莫熾然世法說互相非毀名滅佛法說佛法滅則世法熾然此上依經及疏釋鈔家引文不盡云云

七施不損財一眼施等者案雜寶藏經云一名眼施者常以好眼視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不以惡眼名為眼施捨身受身得清淨眼未來成佛得天眼佛眼是名第一果報二者和顏悅色施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不瞋惡色捨身受身得端正色未來成佛得真金色是名第二果報三名言辭施於父母師長等出於輕語非瞋惡言捨身受身得言語辨了所言說為人信受未來成佛得四辨才四名身施於父母師長等起迎禮拜是名身施捨身受身得端正身長大之身人所敬身未來成佛身如尼拘陀樹無見頂者五名心施雖以上事供養心不和善不名為施若心和善深生供養是名心施捨身受身得明了心

不癡狂心未來成佛得一切種智心六名床座施若見父母師長等為敷床座令坐捨身受身得事實七寶床座未來成佛得師子法座七名房舍施前父母師長等使屋舍之中得行來坐臥即名房舍施捨身受身得自然宮殿舍宅未來成佛得諸禪屋宅知是七施雖不損財物獲大果報

助手於空四方無著者謂喻如凡人舉手向空無有礙著案母論云佛告諸比丘入聚落時不得放逸散亂常應攝心譬如人足陷高山懸巖絕險方寸之處念念生怖更無餘念於六塵境不取其味如蜂採華佛即動手於空告諸比丘此手今空中迴轉無礙無繫縛汝入聚落時心無礙無繫縛亦應如是

佛受老母鼻澀汁者如大智度論抄云云佛受憶耳殘羹等者案十誦文中其人生出耳有金環其貌端正相師占之云兒實有福德其耳環價直幾計諸人平價可直純金一億因名憶耳檢智論緣中但云沙門憶耳以好羹上佛以殘羹與頻婆羅王今鈔佛受憶耳殘羹錯也但以佛殘將與王耳餘部中亦名二

持律

持律

十億耳四分名為守籠那過去世時以一疊敷地使僧蹈過從此九十一劫脚未拄地今生已來脚下生毛以長數寸投佛出家苦行無比所經行處血流于地佛開革履持為其人精苦過分不說無漏佛說彈琴之喻後方得道云云

見功德者歎施戒等者濟云見造功德之人須為贊歎布施持戒之福令彼心悅不退敗也

常在二家生者立明迦葉佛及本師釋迦利家生當來彌勒佛大婆羅門家生等是曰二家也法力二輪等者私云國王有威勢是為力輪道門多軌則名為法輪若不得力輪將護法輪則無由得轉此是稱歎王之辭也應譽實事者謂見外道應隨時歎譽汝能捨兄弟父母繫縛恩愛等也過德而談名之曰譽二明受戒法就中分三者私云即三皈五戒八戒為三也案辨正論云因尸利而說三皈因末伽而說五戒為伽王而說十戒善為長者而說六齋三皈勸令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注云飯者向也戒由止也善者嘉也齊云肅也教其

飯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晚未肅敬容儀

一切衆生怖畏生死四魔故受三皈等者對此因說散脂鬼神事如觀佛三昧經抄云云名一義異者立謂如涅槃云佛常法常僧常此是名一又云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此是義異又云至覺名佛至軌名法至和名僧此是義異濟云直言皈依是名一以皈依之名是一也然皈依通於三寶佛僧故言義異也或時說三為一者立謂一體三寶與別三寶而名是同其義各異若一體中流出三種此則是一中說三也若合三從一體即是說三為是一也如言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此是說一為三如言佛常法常僧常此是說三為一也濟云說三為一是一體三寶說一為三是別相三寶也言說三為一者古師解云佛即是法法即是僧立辨法師不許此說若言三寶之名皆從真如上起真如是一故於一上說三三依一起故曰說三為一豈得言佛即是法法即是僧猶如依地造舍塔豈得言舍即是塔塔即是舍但是所依是一然能依不得是同



本經是

本經是

本經是

本經是

二懺悔法者。立明懺謂已作者令滅也。悔謂斷相續心不復更作也。至無至處者。此是涅槃。第九云。從生死際所作諸惡。悉皆發露。至無至處者。疏問曰。何者是至無至處。答云。涅槃無方名。無至處。又解云。無至名。無始從無始。已來皆盡發露。故曰無至處也。次結云。若私云上來三受。早得戒法。復更三結。示勸持也。下亦例然。唐三藏云。類於白四羯磨。唯作一結。今文三結。古德翻經。迷教耳。南山闍梨行事之時。或時一結。或時三結。二明五戒者。辨正論云。同於外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慙傷不殺曰仁。防害不淫曰義。故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爲五德。不可造次而戡。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用無暫替。故曰五常在。天爲五縛。在地曰五岳。在處曰五方。在人爲五藏。在物爲五行。持之爲五戒。又案。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傾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食地肥而生。食欲因制。姪戒。以姪欲故。共相欺奪。因制殺戒。以未欲故。妄語詭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

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討尋五戒之興。來久矣。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故也。有世間戒。何答者。立明如上。作五逆罪人。汚尼等者。不得與出家。不發無作之戒。體若欲受五戒。應得善律儀。是世間善行也。不得出家。無作戒體。顯問五八等受。是何時發。諸說不同。或云。三飯竟時發。有云。說相竟時發。今定判之。謂三飯竟時則發戒也。多論云。欲受五戒。先受三歸。三歸竟爾時。已得五戒。所以說五戒名者。欲使前人識五戒名字。如受具白四竟爲說四重等例也。勿輕五戒。大有功能。婆沙論云。三災起時。謂中劫之中。有二小災。一乃兵二疫。病三飢饉。初刀兵劫將欲起時。謂衆生壽命漸減。乃至十歲。其身極至一搩一握。人爲非法。噴毒增上。相見便起。猛利害心。如今鴉師見野禽獸。隨所執。皆成刀杖。各逆凶狂。互相殘害。七日七夜死亡。略盡。瞻部州內。纔餘萬人。各起慈心。漸增壽量。爾時名爲刀兵中劫。次疾疫劫。人壽十歲。爲非法。非人吐毒。疾疫流行。遇輒命終。難可救療。都不有醫藥之名。時經七年七

月七日七夜疾疫流行死亡略盡。瞻部州內饑餘萬人各起慈心。漸增壽量。爾時名為疾疫中劫。飢饉劫人極十歲為非法。天龍忿責不降甘雨。由是世間久遭飢饉。或一家中傳籌而食。籌到之日得少麤食。或排故場得少穀粒。多用水煎。分共飲之。或取白骨煎汁而飲。然彼時人為益後人。輟其所食。置於小篋。擬為種子。即瑜伽論云。遇得一粒稻麥粟稗。藏置箱篋。而守護之。如是飢饉經七年七日七夜。飢饉所逼。死亡略盡。瞻部州內饑餘萬人各起慈心。漸增壽量。爾時名為飢饉中劫。若欲治此三災者。若能一晝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生決定不逢刀兵劫。若有能以一呵梨勒果起殷淨心。奉施衆僧。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疾疫劫。若有能以一搏之食起殷淨心。奉施衆僧。於當來世決定不逢飢饉劫。起上言殷淨心者。殷勤清淨之心。又須淨物。夫以布施將不淨衣食施者。後獲果報。悉不清淨。薩婆多若先犯五戒八戒等者。立明此文前三兩行。上文引成論。文有相違上成實中賊住汗尼人得受五戒。今此多論欲似不許云云。

本國經州

本即等四字
疑訂

本一字是利

本果疑同

年三月六者有人云。正月五月九月。此三個月為業鏡照南州之時也。如正月照南州。二月照西州。三月照北鬱單。四月照東州。五月還照南閼。故一年三匝也。月六者。準律中。但言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據白月論之。黑月亦二十三。即二十三。即二十三。日當白月八日也。十四十五日。即二十九日三十日也。頌云。月八日十四十五。黑白月皆然。又譬喻經云。帝釋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伺求人。所造善惡。故於此日。節身而齋也。

智論以六齋日是惡鬼奪人命。日劫初聖人教。一日不食者。如智論抄云。又言劫初聖人等者。私云。劫初時。此六齋日。死病者多。時有一智人。令其此日中後不食。食則鬼得其便。不食鬼無奈。何到後時。佛出世。果令此日持齋。更加八戒。又復今時。一切暴病人。唯須斷食。故目連弟子。病目連上天問。耆婆當如何。治耆婆教。言斷食為本。出多論及報恩經。今時人病不解。此法強勸其食。故病難差。前見日照三藏。若病則不食米粒。人問其故。云吾國法爾待差。當食。

字
本經無日

中含第三十卷善生長者經明俗人行法及禮事六
方者如中含經抄云云又案善生經云有長者子名
善生。白佛言外道六師常說法教化衆生言若能晨
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命之與財何以故東方之土
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爲帝釋之所護助南方屬闍
羅王西方屬婆竭那天北方屬拘毗羅天下方屬火
天上方屬風天有供養者彼皆護助世尊願有如是
六方不耶佛言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
東方卽是檀波羅蜜何以故日始初出者爲出智慧
光明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
彼檀波羅蜜則爲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卽是尸波羅
蜜西方卽是提波羅蜜北方卽是梨耶波羅蜜下方
卽是波羅蜜上方卽是般若波羅蜜有供養如是六方
皆得增長命之與財六方者屬衆生心非如外道六
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唯有菩薩乃能供養耳
多云五戒之中酒戒最重者故涅槃云酒爲不善諸
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衆罪又能作四逆等案多論
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幾是遮戒答四實戒一是

字
亦從下註說
開卷四

遮戒所以同結爲戒者以酒是放逸本能犯四戒如
迦葉佛時優婆塞飲酒故淫他婦盜殺他人間時
答言不作以因酒故一時犯四戒又能造四逆唯不
能破僧又得狂亂報失一切善業以此多緣與性戒
罪同三明戒者所以前五戒能具持者名滿分優婆
塞此以八戒中直言淨行優婆塞者爲八戒是隨佛
出家自妻亦不犯故得淨行之名五戒唯制邪淫自
妻作時無犯故不得淨行名也成論云八戒優婆塞
此是梵音若正從本音譯婆塞迦唐翻善宿是人善
心離破戒故云然也古錄以爲清信士者清是離過
之名信爲入道之本士卽男子之通稱也有師解云
優婆塞者言近住以持五八等戒漸近聖住故曰也
隨學諸佛法名爲布薩者立謂布薩卽淨住也五戒
自妻不斷不名布薩八戒淨行故得名淨住也逮得
薩云若者私云逮及也薩云若者此外國語亦名薩
婆若翻爲一切智也齊云翻爲到彼岸智也佛地論
釋佛義云佛者具一切智智也根本一切種智智也能
自開覺一切有情如睡夢覺本智如蓮花開智從此

流出戒定。雖香以增一阿含八關齋法。廣發大願如。黑樓威心之鼻。三十八卷者。如增一阿含抄云云。言八關齋者。羯磨。疏云。禁閉非逸。靜定身心也。

之疑足

之疑足

之疑足

廣如齋經中者。謂阿含經段。當自稱一經。彼有齋經。是一段經也。善生云。受八戒者。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滅者。案善生經云。除五逆罪。餘罪皆滅。或前教於後受齋。正受便殺。以戒力故。雖復一切不得殺罪。據此以論。成大憊也。由於一期誓心清淨。行同無著。故能割斷業罪也。功總與無漏人等者。案成論云。受八戒人。天王福報亦所不及。如帝釋說。偈佛呵之言。若漏盡人。應說此偈。偈言六齋神。之月奉行於八戒。此人獲福利。則為與我等受齋法。應泥洹果。故漏盡人。應說此偈。私云。帝釋漏未盡。未出三界。受八戒人。非三界業。故非其等。若無漏人。應言與我等也。除非舊莊嚴等者。首疏云。離莊嚴者。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愛心。此意云。若先暗粉莊嚴。來受不洗。除無犯受後若著是犯。由若先莊嚴無極醉姪欲心也。男相成就者。立謂非黃門二根也。以

有大志操故也

聽比丘盡心供養父母。不者得重罪者。謂其罪業重。是逆例也。今時僧尼。深心供養父母。如弟子事師法。啓悟父母者。啓由開也。謂開導說法。利益於二親也。阿難請授愛道戒中等者。明姨母求佛出家。如來不許在祇洹門外。啼哭流淚。阿難為請佛。度之以舉恩。養謂佛生七日。母命終。已姨母乳養。今可度之。以報其恩。佛言。我已報恩。竟若我不出世。彼尚不聞三寶之名。由我出世。今識三寶。復獲初果。是大報恩言。何況得淨信者。即是須陀洹人。得淨信也。

慈童女長者。如雜寶藏抄云云。鸚鵡供養父母者。如雜寶藏抄云云。一生補處功德等者。濟云。盡人天一生。當得成佛。補先佛之處也。如彌勒盡此人。即生天。天中壽盡。生人中。即成其佛。望受記時之生人中。及生兜率。合稱一生也。此一生。補處菩薩。與最後身菩薩。若為差別。解言大別。如彌勒。今時正得稱補處菩薩。後下生大婆羅門家。方名最後身菩薩也。思之。教二人作善。不可得報恩者。案增一阿含云。佛在舍



衛國告諸比丘教二人作善不可得報恩云何爲二
所謂父母也若復有人以父著右肩上以母著左肩
上至千萬歲衣被飲食四事供養卽於肩上放屎尿
猶不能得報恩比丘當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隨時
將護不失時節得見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難報汝
等比丘當供養父母常當孝順不失時節當如是學
私云只道雖復肩擔報恩猶少若教其作善卽名報
恩作此報難故曰不可得也

不得喚俗名者以南吳地多無信數皆喚俗名北人
男女出家已不問有行無行父母兄弟終無召其名
者皆言和上阿闍梨等或言師叔師弟師兄師舅等
同名爲釋種者五分背王舍城中有王名鬱摩第一
夫人唯生一子名曰長生頑薄醜陋衆人所賤第二
夫人有四子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調伏象四名
尼樓聰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念言我子雖長
才不及物而彼四子並有威德當設何方固子基業
業卽便白王王之四子並有威德我子雖長才不及
物承係大業必爲陵奪若王預斥我情乃安王卽呼

●馬子變所
●母子變所

子勅令出國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咸共同去一切
人民良多樂隨從王悉聽之四子奉命而去到雪山
北營建城邑數年之中父母王思之問子何許答言
在雪山北近舍夷林築城營邑人民熾盛地沃野廣
衣食無乏王聞三歎我子有能從此遂號爲釋迦種
釋迦此或言姓俱曇者西方相傳云利帝利種昔被
怨王篡位子逃於外有一仙人收養漸長令利利嗣
續不斷有瞻星者白彼怨王利利星現怨王令人捕
捉將送於是質尖標之上仙人來至勸喻小兒令情
起欲欲令利利後胤不絕小兒受苦情欲不發仙人爲
密雲掩障細雨霑潤令苦暫息復化一女與小兒合
泄精在地仙人遂以牛糞裹精將歸置在甘蔗園中
日炙糞團生一男兒形貌端正其後長大還嗣王位
因此相傳其有讚者卽名曰炙種其有毀者名牛糞
種故諸外道呼佛爲覆曇者毀也覆曇此翻爲牛糞
此日炙種是上代姓言釋迦種是後代姓也不得依
俗始等者此土僧尼先來依俗姓或有從師姓者道
安法師義惟將爲不合人未伏從後時阿含經至果

三三三

云四河歸海無復本名四姓出家同稱釋種四姓者
刹帝利婆羅門薩舍戍達羅也知安非凡類西國記
云是寶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遙作禮及未到此安
已滅度什云追憶事在高僧傳中明也

增一愛道無常佛自共羅云扶床一角者如增一阿
含經抄云云摩訶波闍波提唐言大愛道亦名瞿曇
彌是姨母也淨飯王泥洹佛亦自瞿之等者梵言闍
頭檀此翻淨飯也是佛父王檢增一中無此緣事出
淨飯王般涅槃經至時可檢抄云云

上釋第二生緣奉敬義竟從此已下第三正明士女
入寺方法也豈漏慢所踐者立謂俗人男女體是穢
漏多著我慢懷斯染欲有漏之心又無恭敬唯事侮
慢何須入寺也

祇洹舊法出中國士民者私云祇洹圖中出中國士
民入寺法式注云事似俗闕檢意則殊者深云僧見
俗人端坐不動不與逆逆事似關於俗體若以理審
詳而意在護法故曰檢意則殊立云事似俗闕者此
明俗人至寺見僧不論法相之道理似俗之闕靜然

字本經無
下字○已
下十八字
作補注

多處難者

其實意本論於道故曰則殊也慈云若見出家人之
非以俗情檢之似有少闕失檢其內心懷道故曰檢
意則殊所以然者中間自有形乖而直存道亦有形
雖整頓不妨心緣俗務不可以事驗意則殊也昔僧
取異者私云不順僧教曰背僧檢其過惡名為取異
也謂不敬之人却求其過也然三寶但可恭敬供養
不可惡心相擬棄辨意長者子經一卷云辨意長者
請佛及僧就家設供大衆儼然下食未訖有一乞兒
前歷座乞佛未訖願無敢與者遍無所得便生惡念
長者迷惑用為飯此無慈愍意吾為王者以鐵轡車
轅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嚧訖有一乞兒來入乞句
會座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即生善念善哉長者
乃能供事此等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
及弟子乃至七日言已便去佛食已訖還精舍中佛
告阿難從今已後囉嚧訖下食以此為常西塔每言
准此經文先呪願訖方下佛僧二盤時二乞兒展轉
他國臥於道邊深艸之中彼國王崩無有後繼相師
識記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案行國界顧見

●反展及

草中上有雲蓋諸臣拜謁各各稱臣沐浴香湯著王之服光相儼然導從前後迴專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臥寐不覺車轢頭斷王到國中人民安樂即遣使者往請世尊飯食已訖佛告王曰乃至惡念者王受正位迴車入國轢斷其頭死入地獄爲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當知心有好惡不同受報以之不等低頭看地者注中內合即自觀身名爲觀地也云我此身是佛之地當來有成佛之義也不唾僧地者此下子注亦是內帖也立明今時誦經童子雖未剃染以是欲出家者即名僧地今若可毀此童子即是唾於僧地若呵僧者即成悖逆注云作愛敬樂重因緣者謂敬讚等表心愛敬反顧樂尊重也注云法則與僧清過者立明僧既能依教護持戒行是清過也詳未私云謂俗人入寺莫見僧過不事呵毀之法常以敬僧不見其過惡故曰清過也并調戲言笑說非法事者明今俗士無知多喜調橋於尼說染汚之言若憂婆夷則喜調橋比丘准經教中愛染之心向出家人罪業極重不能具說經中共

●四半展則

僧同床坐半身枯者寶印手經云俗人與僧同床坐者半身枯病又因果經云死作曲轢文殊經云死坐鐵床即其義也多有人情來往非法聚會等者對此廣引大集濟龍品中示之彌善云云書眉假飾等者就染行則戀著書瓶入寺則是歸依之處理宜懲革若見比丘無以染愛之言相涉抑案雜含中目連乞食路逢一大身衆生舉體膿壞臭穢不淨乘雲而行鳥獸隨逐獲而食之啼哭號呼不可解說目連觀見迦葉佛時女人以不淨染心謂一比丘設食比丘心正不顧女人嘆心以水洒比丘身以此緣故入地獄中受無量苦餘罪未畢今得此身由他而辦者謂一切女人勢不自在皆是屬他凡所作事由他聽許方得作之故云由他辦也以在室時由於父母出嫁已由夫老時及夫死後則屬兒子義亦可知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位小而不加敬者對此引智論有富貴長者請僧不取沙彌事如智論抄云云并引賢愚經沙彌持戒自殺身事如賢愚經抄云云

注云下至掃蕪等者。近有朝官崔知悌作中書侍郎。身是三品。兄作中書令。其父兄弟敬信三寶。悌每入寺禮拜。臨去時。皆爲僧衆掃地。及取水洗脚。皆脫紫衫。自手爲之。賁勝躬自如此。何況庸夫而無有敬乎。假使畜妻挾子。乃至莫生見過等者。此時明世唯有此之福田。亦是今日衆生業惡唯盛。此福田僧也。案大集月藏分云。佛告月藏菩薩。若我住世。諸聲聞衆持戒具足。慧具足。定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乃至多聞具足。我之正法。熾然在世。滅後五百年中。諸比丘衆。猶於我法。解脫堅固。後五百年。我之正法。禪定三昧。堅固。後五百年。讀誦多聞。得住堅固。後五百年。於我法中。多造寺塔。得住堅固。後五百年。於我法中。誦言。詔白法。隱沒損滅。堅固了知。清信上從。是以後於我法中。雖復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毀破禁戒。行不如法。假名比丘。如是破戒名字比丘。若有施主。供養及護持。我說是人。猶得無量阿僧祇大福德。聚何以故。猶能饒益多衆生。故譬如真金爲無價寶。若無真金。金銀爲無價寶。乃至若無銅鐵。鉛錫爲無

● 戒律

價寶。如是一切世中佛寶。無價。若無佛寶。緣覺爲無價。乃至無羅漢聖衆。凡夫淨戒。爲無上。若無淨戒。汚戒。爲無上。寶比餘九十五種異道。最爲第一。應受世供。以爲福田。

必有出要之期者。且如彌勒成佛。先度釋迦末法中遺法弟子。故曰可期。同法之儔者。應師云。王逸曰。二人爲匹。四人爲儔。儔亦類也。傳告者。謂宣告俗人之意也。上來釋二十四篇竟。

○主客相待篇第二十五

前篇既因福供。故有比丘之方法。食相須還相利益。使一方儀則。千載不墜。殺不可安。情局處又須觀化。外方舊住新遊。非無主客。事須相待。接遇瞻衣。然釋門雖復虛通。理無遮礙。並由人懷俗見。多關軌模。故此一節。備明楷則。使舊居新至。待遇有方。情無怯懦。也。言主客者。舊住新遊。稱爲主客。還施接故。曰相待也。注云。四儀法附也。沙門釋侶者。羯磨疏云。舊翻爲桑門。音之訛也。涅槃云。沙門那者。是本音也。或云。乏道。或云。貧道也。此皆謙虛自取也。今譯爲息惡者。取

其意也。唐三藏翻爲勤勞也。榮云沙門此云寂志亦云沙門。謙敬之辭也。亦云謙虛之稱也。如經明之道卽其義也。經云沙門那者沙門名之。那名爲道。故名。乏道世言。道卽斯義也。又云息心。達本原故號爲沙門也。

三界之賓者。立明貴客曰賓。謂僧是三界貴賓也。以出家人擬超出三有。非久居三界暫處其中事。同賓客也。故律云破壞窠窟也。解云人天清處在上。喻之如窠三塗沈滯於下。喻之如窟。今出家五衆齊修出離上須人天下除三惡。故曰破壞窠窟也。逆旅之況頗存於此者。左傳曰保於逆旅。杜預曰逆旅客會也。以迎逆行旅之人也。擬其信宿之間。非久居住處也。明今釋子情存出離。雖居三界之中。同如客舍之旅。又復身卽是逆旅也。以身非久固心暫居之氣。絕魂逝弃之空野。故身是客舍也。如王楚志詩云身爲客館舍。神是寄宿客。客去館中空。知是誰家宅。濟云南山閣梨在日。常誦一偈云。如鳥在瓶中。羅縠覆其口。羅穿鳥飛去。空瓶何所有。解云鳥者識也。瓶者身也。

● 中國撰述

羅者命也。人命一斷。神識既去。身何所能不相識。同坐不得眠者。立明旣不相識。恐是賊詐作比丘。未可同眠。恐遭劫害也。必處迨同床者。須坐至曉。

若客伴已去。不得語令知者。語謂將護客心意。留且住。後會有伴。若卽見伴已去。速報令知。似若欲相發遣也。囉累行伴者。應驅主人於向某處。有伴來須知。未四語以習俗者。謂隨方世俗中所忌。姪欲之語也。八當語某事可食者。語云初行齋食。後行細食。或語令知。未來果當看現在。因又解約檀越施是冥因。感入天之報。是顯果以何得知。生善之境。堪爲受施。謂觀儀而起信。故下引五分云。若四儀不如法者。非爲於世而作大明。明知是約儀立宗也。言藉儀形而立宗者。謂藉見儀形得識其因也。阿說身子者。彌云阿說四分名阿濕卑。外部亦云阿鞞比丘。語云。過轉比丘威儀度物是也。宣云威謂容貌。可觀儀謂軌度格物。並由內懷正法。故使器宇超倫。以佛初成道度五人。此爲一人也。爾時阿濕卑到時著衣持

阿含經下

鉢入城乞食顏色和悅諸根寂定衣服齊整行步摩
序不左右顧視不失威儀時身子是外道梵志聰明
利智而爲上首既觀濕卑威儀如是即便往問汝爲
誰師復事誰修覺何法即報言我師大沙門是我所
尊我從彼覺又普羅經答言吾師天中天三界無極
尊相好身丈六神通遊虛空化訛去五陰拔斷十二
根不貪天世位心淨開法門遠去五陰者顯無餘涅
槃謂十二因緣無明爲根故顯斷集智也又問汝師
說何法今可爲我說阿濕卑報曰我今年幼小覺日
又淺近何能宣正真如來廣大義身子言不問廣略
我唯樂聞爲要阿濕卑即說偈言一切諸法本遠曰
因緣空無主以從緣生故空息心謂修證達本原滅盡
智故號曰沙門身上二偈出普羅經便即問佛所在
與先舊知識名拘律陀今名目連并已二百五十弟
子一時請佛出家修道佛即記言此二人於我弟子
中最爲上首智慧無量神通第一案智度論云大目
連舍利弗此二人才智相比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後
作梵志其師名別開耶他日其師寢病舍利弗在頭

卷之三

側立目連在足後立其命將終慙爾而笑二人同心
俱開笑意師言世俗無眼爲愚痴所侵我見金地國
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穢求同一處二人受語欲以
驗之後有金地商人遠來二人驗之果如師語二人
撫然歎曰我等非其人耶謂非受法爲是師隱我耶
謂師二人相與誓曰若先得甘露要必同味餘文案
大集經云身子本名憂波提舍遇見阿濕卑便發喜
心問言汝師說何法答法從緣生憂通達是因緣
滅故即是寂靜世間即苦苦因名集若修八正世間
集滅若無苦集我師說言名爲涅槃我師唯說如是
等法憂波提舍聞已得法眼淨還見拘律陀具爲宣
說即得初果云云案五分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
彼邑有一梵志名曰沙然受學弟子二百五十門徒
之中有二高足一名優波提舍二名拘律陀時頗轉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顏色和悅諸根寂定衣服齊整
視地而行時憂波提舍是也出遊遙見頗轉比丘
威儀庠序歎未曾有侍至使問何所法像衣服反常
寧有師宗可得聞乎頗轉對曰瞿曇沙門是我大師



我等所尊從其受覺問言汝等大師說何等法類轉
報言我年幼稚覺日初淺豈能宣師廣大之義今當
爲汝略說其要我師所說法從緣生亦從緣滅一切
諸法空無有主憂波提舍聞已心意悟解得法眼淨
便共二百五十弟子與詣竹園精舍求欲出家佛遙
見來告諸比丘此二人者於我弟子中爲最上首智
慧無量神通第一彼既與二百五十門徒謂先是同
時前到佛所爲說法布施持戒生天之論阿欲不
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得盡
苦際卽名出家受具足戒今所以引此事來者正明
威儀度物經文具說故曰具列昔經言方冊者後人
傳記以爲軌則又具題在方冊也謂古來未有紙用
方木及竹用爲書也今言筆者是以用竹簡爲書
曰冊以木爲書曰□以帛爲書曰素故梁武會三教
詩云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是其義也慈云亦題
方冊者祇洹圖經也亦云僧法寺誥也未應師云符
策同符命也見左傳以竹書符命也國史記

卷之三

於大事亦書其策又周禮云凡今諸侯則用命之鄭
注
曰謂策
書王命也
依於符王法者有人云如師子獸王臥且取食食竟
歸穴也濟云師子臥者必右脇而臥又背平且求於
食也
祇文云不得作駱駝坐者謂今時人小坐是也應脚
跌而坐若寄坐久寄極者當互舒一脚不得類舒兩
脚也私云寄坐卽半跏坐也極謂疲倦也跏趺坐者
婆沙三十九中多復次釋也今略叙之彼問云諸威
儀中得修善何故但說結跏趺坐有解云如是威儀
生人天等敬信心故謂除威儀不能發起人天龍鬼
阿素洛等敬信之心如跏趺坐威儀者故設威儀生
惡尋伺爲生他善尙應住之況自願生殊勝善品謂
行住身遠離若若倚臥時使增善趣
離結加臥坐無所失名顯善也復次住此威儀
怖魔軍故謂佛昔於菩提樹下結跏趺坐破二魔軍
謂自在天及諸煩惱故今魔衆見此威儀卽便驚恐
多分退散復次此是不共外道法故謂除威儀外道
亦有唯跏趺坐者外道無故問結跏趺坐義何謂耶

支文經文

答是相周圍而坐義。聲論者曰：以兩足跣跏致兩脛如龍盤結，端坐思惟，是故名結跏趺坐。脇尊者言：重脛兩足左右交盤，正觀境界，名結跏趺坐。四分下文大持戒，毘度亦云：結跏趺坐，端身正意，繫念在前。又言：寄極者，謂坐久轉筋爲寄極也。今時京中俗之言：若久立，脚勝疲極，皆言寄極也。又非脚痺知之。注云：各有所立者，此謂尼唯得半跏，坐不得結跏，坐也。僧通兩坐，又尼不得互跪，唯得長跪。由緣起中互跪形露羞耻，故佛不許。僧須互跪，尼僧不用。故言各有所立。又解云：長跪以應白佛事，互跪卽爲請法受法事。故曰各有所立。濟云：若聽法須互跪，若懺悔等須長跪，故曰各有所立也。

若和上闍梨恭敬，故自起。吉羅者，立謂和上等爲別事。自生恭敬，故弟子須坐。若隨和上等起，得吉也。不狗羣臥者，濟云：謂用手屈頭聚一處如狗臥也。當自資本起者，濟云：資心起妄之由，本從何處而起，故曰本起。

髮燥者，立謂睡時當起洗浴，若更睡卽睡，眠心念。

支文經文

頭髮燥，我當起看星月光影，爲分齊者，立謂若睡時欲眠，當望星月念月，若至某處，我當起等也。食人信施不應懈怠等者，對此因說薄拘羅事。案十誦中阿含云：薄拘羅比丘言：我於正法律中出家八十年來，未曾起欲想。又我持糞掃衣來八十年，未曾憶受居士請。又我乞食八十年，未曾憶入比丘尼寺。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又我八十年來，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畜沙彌。又八十年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亦未曾憶服藥。下至如刺梨勒，又我八十年結跏趺坐，不曾倚壁樹，乃至臨終時跏趺入滅，是名薄拘羅。未曾有法上來釋第二十五主客相待篇義竟。

○瞻病送終篇第二十六

上篇道俗之儀，既立，賓主之體復明。但爲漏賈凡形，類同池幻，而被名色之所纏縛，四大合故，假名爲身。若攝護乖，方四大違反，堅動煖濕一大失，所聚苦相，倖力仰於他，得延朝夕。然出家之士，親里成他道服之流，皆率同侶理宜瞻養，得濟形神，必若葉謝緣離。

弊骸須瘞道朋若不管理又卽壞法傷風故此一篇軌訓來葉在患供看故言瞻病死後遷窆稱爲送終能所通舉故曰瞻病送終故云然也濟云瞻是能瞻病是所瞻送是能送終是所送能所通舉故曰瞻病送終也

多諸嬰累者嬰是嬰纏累是擔累如淨名經云仁者是身無常無力爲苦爲惱衆病所集如聚沫等卽其義也六府成病者白虎通曰人有六府一謂大腸二小腸三膀胱四胃五三焦六膽也又云六府有三焦腎之府也從心上名上焦齊心已下名中焦從腰已下爲下焦也欲明四大若不調致使六府卽成其病也始終難一者謂凡情薄淡去取不恒健則取爲親友病則捨同瓦礫故言難一私云健壯爲始病後爲終據前後難得一極心相看故言難一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夫靡不有始鮮克必終親昵者昵又作暱同女果爾正云昵親近也又昵者丞也丞由數也親昵者數相近也鄙俗恒情等者俗亦言有錢朝卽廷無錢定不朝是也濟云出家人相看須存病時

之全經說

之不疑故

則知心之厚薄然人命爲重此時相捨心亦可知所以說命爲重者此振旦國雪山已東是人主地以人爲貴千余不易雪山已西是金主地多重金寶也雪山已南是象主地如崑崙等多調於象以貴重故雪山已北是馬主地如突厥等唯貴於馬此既人爲貴病時好須看也知善未崇惡必相避者慈云善者看病是其善法而不崇重惡謂不看病是而相避此惡法故曰也謂見善而不舉學見惡卽相學也應須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如何反之亦可崇者高也明世入善既未高則樂避惡法謂無道心故多不看病也又言惡必相避者濟云若相喚作惡飲酒非時食等則相共而作故曰惡必相避也汝曹者應師云曹者輩也亦云群也

親自下接者此是舉上況下激動時衆也案僧祇云諸佛常法五日一按行諸比丘房爲五事利益故一我聲聞弟子不著有爲不二者不著世俗戲論不三著不着睡眠妨行道不四者爲看病比丘不五者爲年少比丘新出家見如來威儀起歡喜心故又於一

中唯難

時佛在舍衛國與阿難按行僧坊內到一破房中見一病比丘臥糞穢中不能自起佛問言病耶今日得食不答不得又問昨日得不得乃至答云不得食來已經七日佛問汝有和上闍梨同學不答無又問有比丘比丘不答有以我臭穢比丘房餘處去佛與阿難浣洗已更爲浣衣阿難卽浣佛自灌水乃至爲除糞穢已以金色柔輭手摩比丘額上衆苦悉除隨順而爲說法得法眼淨昔有國王受財立五百長使一切國內有人犯罪者多得錢者卽放無錢如法治之其時有五戒賢者犯於小事將付五百長以律斷之答四十其行杖者見是五戒便卽打地作聲其昔日打撲人故今得此痛報我爲報恩故以手摩頂便得法眼淨也爾時五戒賢者卽我身是也爾時行杖者此病比丘是也我爲是故當知應須看病佛復告諸比丘汝等同梵行人病痛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汝等各各異姓信家非家捨家出家皆同一姓沙門釋子如衆流歸海皆同一味因制看病法也唯除文中佛問病比丘汝曾看他病不答言由我健時不看病法

也唯他病而今病苦故無人看佛贊言汝能發此真實之言佛問諸比丘若有過無過無不實答如五百金剛當以隨佛侍衛若佛三問不如實答者便杵破頭以爲七分情怖故實答也又論云隨順我語等者如下成實論是也以佛姨母手自織疊作一金縷袈裟思佛還宮用以上佛佛語之曰恩愛心施無多功德令僧中施則具三歸隨順我語名供養佛爲解脫故名供養法衆僧受用名供養僧故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者謂三寶爲三師四僧五父六母七病人八也二入爲伴看佛一件過病便捨來者案僧祇云爾時有二比丘共作伴來問訊世尊道中一人遇病一人待經二三日語病者言我欲前去問訊世尊汝差已後來病者報言長老待我答言我以不見世尊來久思慕如渴不容相待便捨來詣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具已上事答佛種種呵責已語言汝等比丘同共出家修於梵行汝等不相看視當看者汝還看病比丘去又祇二十八云行至曠野看同伴比丘不得相捨應當將去代擔衣鉢若

◆文獻

◆其類

不能行買借乘駄不得載犂牛車乘草馬等當載特牛文馬等若病篤無所分別者趣乘無罪若乘不可得者應留看病人汝看病人我到聚落當求乘來迎到聚落中不得遠塔問訊和上阿闍梨應語聚落中諸比丘言曠野中有病比丘共迎去來若言在何處答言其處若言彼處多有虎狼恐當食盡萬無一在雖聞此語亦不得住要當往看若遙見烏鳥不得便還要到其所若已死者應供養尸若活應當將至聚落語舊比丘言長老此是某處病人我於曠野供養已今來聚落語囑比丘言長老此是某處病人我於曠野供養已今來至此次長老看若不看者越毗尼若無比丘語憂婆塞云曠野有病比丘借乘往迎至檀越家安別障處共勸化衣藥食等若客比丘來不得便語汝看病應言善來代擔衣鉢種種供養已應語此病人我已看久汝須看也得大功德諸佛讚歎者案賢愚經云佛說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施遠去者施病瘵者於飢餓時施於食飲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又雜寶藏經云佛告比丘有八

種人應決定施不須生疑父母以佛及佛弟子遠行來人遠去之人病人看病者施此等人獲福無量上釋制看病意竟下明簡人非供養法也賢梁經兩若習禪經廣明獨住患比丘法者案賢梁經云乞食比丘或時有病無有使人不能乞食應當如是調伏其心我獨無侶一身出家法是我伴我應念法今我病苦如世尊說諸比丘應念於法我所聞法應善思惟云云

已身於善法不減如衣法中者立謂二衣總別篇中明亡人物法具出此義私云衣法中者指四分衣變度中明也善見花菓餉人不犯者慈云不犯汚家之罪也

應從善好名聞福德比丘案者立謂不許從邪見惡人求又福德之人多有物故日光所沒處為無常院者此謂日光沒是無常相今以像此故安置其中也還反一二等者謂得差少也今人多無道分顧不思無常出家之人出息不保入息也案智論佛為諸比丘說死想義有一比丘白佛我能修死想佛言汝云

何修答曰我不望過七歲活佛言汝爲放逸復有比丘言我不望過七月活復有言七日有言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又言從且至中有言一食頃佛言亦是放逸有一比丘言我於出氣不望入於入氣不望出佛言是真修死想爲不放逸天台云今出家之人或知解溢胸或精進滅火而不悟無常俗諺云可恰無五媚精進無道心此之謂也

卽事而求專心念法者立謂既觀日光屢沒又見來者雖多還反一二觀此事求其已身活路焉在爲此義故念法心則專故須送彼無常院中也

十誦應隨時到病者所爲說深法是道非道者案十誦文云爲病比丘說法應隨病比丘如是意說若蘭若病應贊蘭若法學修多羅學毗尼若佐助衆事皆隨此案行稱贊之其鈔主約此文加作語言耳就此文中更分爲六六門不同今卽是初
鵲聞四諦者山海經云鵲者旣言鳥也梵外迦案賢愚經第十二云須遠長者敬信佛法爲僧檀越一切所須悉皆供給時諸比丘隨其所須日日往來

說法教誨須達家內有二鵲一名律提二名除律提稟性黠慧能知人語諸比丘往來每先告語家內聞知拂整簪歡喜迎逆是時阿難往到其家見鳥聰慧愛之在心而語之言欲教汝法二鳥歡喜授四諦法令誦習之而說偈言豆佉一三牟提邪二尼樓陀三末伽此四音苦其家門前有樹二鳥聞法喜悅誦習飛向樹上次第上下經由七返誦讀所受四諦妙法其暮宿樹野狸所食緣此善心卽生四天尊者阿難明日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二鵲爲狸所殺生於念心還白佛言須達家內有二鵲弟子昨日教誦四諦其夜命終不審識神生處何所唯願如來垂慈見示佛告阿難緣汝授法喜心受持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天盡其天壽從彼命終生第二忉利天盡其天壽命終之後生第三炎摩天上乃至第四兜率天第五不憍樂天第六化應聲天從彼捨命更生第六化應聲天如是次第至七反生天之壽無有中夭阿難又問六天壽盡當生何處佛言下閻浮提生於人中出家學道成辟支佛一名曇摩二名修曇

○經中作聖
○通釋

摩也有經耳品者。私云大集經中有此品名也。謂一經耳。聞不墮惡道。涅槃經亦云。若有衆生。聞大涅槃。一經於耳。却後命終。不墮惡趣也。

○經中作聖
○通釋

○經中作聖
○通釋

與諸同儕者。卽下所列達婆等諸人。皆是聖人。故曰也。迦葉。闍泥。造五精舍者。案多論第四云。迦葉。凡經營五大精舍。一者耆闍崛山精舍。二者竹林精舍。餘有三精舍。時復治理。論文不出迦葉自治僧坊。自手執作泥塗垣壁。自手平治地。問此大羅漢。結漏已盡。所作已辦。何故方復栖栖。有所經營。作諸福業。答有多義。故一爲報佛恩。故二爲長養佛法。故三爲滅凡劣衆生。作小福業。自貢高。故四爲將來弟子。折憍慢心。故五爲發起將來衆生福業。故然其福業。佛亦修之。非但羅漢。所以知者。如阿那律。是釋種也。初出家時。佛邊聽法。因法暫眠。睡佛說偈言。咄咄胡何。麻蚌螺螭。屋瓦反。蝸音爲木。蟹虫也。蝎虫也。類一經八萬劫。不聞佛名字。謂此等虫。性多睡眠。一墮此趣。動經八萬劫也。今汝多睡。恐將來亦墮其中。那律聞佛此偈。誓盡此形。無間晝夜。更不睡眠。精勤修道。遂便失明。後修天眼於五

○經中作聖
○通釋

百弟子中。天眼第一。後時覺。醫治其肉眼。佛言。此眼決定更不可治。然眼以眠爲食。汝既不眠。餓殺此眼。故不可治。後於異時。數自補衣服。既失明。穿針不過。雖有天眼。以聲聞人入定。則有出定。則無。穿針既不過。念言。誰樂福德。可來與我穿針。佛知彼意。忽現其前。語言。我樂福德。當與汝穿針。據此文證。佛亦修行福業。今人等閑時。亦須作一分心。修行福業。其福德亦是解脫萌芽。故祇夜破薪者。其緣如僧網。篇末記中。引雜寶藏至時就尋。

智論經中云。從生作善。臨終惡念等者。按智論第二十四云。如分別業經中。佛告阿難。行惡人好處。生行善人惡處。生阿難言。是事云何。佛言。惡人今世罪業未熟。宿世善業已熟。以是因緣。今雖爲惡。而生好處。或臨死時。善心心數法生。是因緣。故亦生好處。也行善人生惡處者。今世善業未熟。過去惡業已熟。以是因緣。今雖爲善。爲生惡處。或臨死時。不善心心數法生。是因緣。故亦生惡處。問曰。熟不熟。義可爾。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答曰。是心雖時頃少。

●雜論

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成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為大心以捨身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為健也實自空無者私云望俗諦中似有望真諦而空無實雖有一清淨識心更無外境並是妄見也應為說如此之法若心至真諦處則不取其俗諦故云至微處無水相也濟云野澤之中遠望有於陽燄狀似池水若至邊近看則不見水也

唯識無境唯情妄見者立謂世間萬境及衆生身皆是妄有其實是空但衆生顛倒妄執為有但唯有一識隨生隨死不可滅壞事至成佛既言無境今此大地世界是何解云亦是衆生識心變現而作有所感對緣設唯妄若言境是實者具如水境何以人見是水餓見見水是火天見是一道琉璃魚見是屋宅故知境一見則不同明知境唯是空隨情妄取橫言有境橫言水火等也故無性論云於一姪女端嚴身出家就欲及餓虎臭屍倡艷美飲食三種分別各不同又案智論中明喻如惡狗臨井自吠其影水中無狗

但有其相而生惡心投井而死衆生亦爾四大和合名為身因緣生識和合故動作諸言語凡夫於中妄起人相生愛生瞋起諸惡業墮三惡道故云唯情妄見如面王比丘者立明過去施僧一白氎五百生中常披白氎出胎今身從胎中出有衣隨身後投佛出家聖命善來其衣變為法衣即袈裟也其人生生額上有王字因名面王等也

經云往昔國王為寶所誑等者尋經文不善事出大莊嚴論云云 隨命長短而作者謂隨壽人未死前時節延促於中而示導之故曰而作也打無常磬者立謂為臨終前打之欲令病人尋聲起念今時死竟方復打鐘者謬也

厚葬者葬由藏也以埋藏其屍曰葬也厚謂華厚也如成和上唐三藏萬遍師送葬雖厚乃是國家處分儀仗故耳萬遍乃是公主供給非此所論非哭亡人故制須知

若火燒不得在生艸上安者謂恐壞生故也其西國風法不問道俗盡以火燒唯五日內作孝亦不變服

○諸雜要行篇第二十七

亦不安靈座此方變服等法蓋是周公夫子制儀也
闍維者出要律儀音義證論者云正外國音應言還
維陀此翻爲燒也腹破出錢者立明有一比丘慳貪
積聚故有金錢恐死後俗分以愛惜故即便吞之既
死已後棄其屍於空野尸陀林中爲鳥啄其腹破錢
出有一比丘林村入滅諸天空中散花香供養其屍
爾時復有衆多諸比丘亦以種種花散其尸上云云
如來自暴母床等者如前引增一阿含中事前已
明竟今不須引

○諸雜要行篇第二十七

上來諸篇雖約事科分或約衣藥以立儀或就僧別
而開法猶恐波羅未盡故別生一位總明諸雜緣務
但爲資道之緣乃有無量不可別彰統名爲雜卽如
律中有雜毘度經中亦有雜阿含以像斯義故立今
文也

森然萬境等者立明受戒時發得無作戒體者並經
法界之上情非情境森羅萬像並是發戒之境今則
須一一境上各各護持若脫漏不依則逢深禍也奄

是忽也幽者深也謂忽遭彼深責耳

若由途相攝等者立謂始自標宗終于瞻病有二十
六篇但明大家由來途轍法用也別類統收羅下三
部者私謂下三衆及諸同異等事如下三篇所明也
立謂一往而言謂下三个篇也卽沙彌篇尼衆別行
篇諸部別行篇也此三篇是別類又解云三部者一
是沙彌二是尼家沙彌三是式叉也瑣者小玉屑曰
瑣也玉碎爲屑不堪爲器名爲瑣也今言瑣人亦小
人也

○諸雜要行篇第二十七

○諸雜要行篇第二十七

菩薩晝三夜三等者此舉聖以勸凡晝三謂晨朝後
晡時夜三謂初夜中夜後夜也佛膺食者立謂七月
十六日供也以夏滿時佛與比丘同受歲得夏臘也
其日有人供養佛食名佛膺食比丘雖先捉持無心
自受之後將施僧乃至將此食置易與僧得食皆無
惡觸過也教沙彌使人亦爾者立謂令其料理房
舍作念同之也

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者立謂是偷蘭罪治也
智論一人以佛塔惡故壞得福一人惡心得罪者案

智度論第六十三云。如畫作佛像一人。以像不好故。壞一人。以惡心故。破以心不同。故一人得福。一人得罪。亦如調達出佛身血。祇域亦出佛身血。雖同一名。出由心異。故一人得罪。人阿鼻一劫。一人得福。生天一劫。

若種菓與一剪者。立謂約割。竟最生者。故得剪。竟不生。則不得也。私云。應是喚一握爲一剪也。祇律三十三云。有比丘僧地中種菴羅果。長養成樹。自取不令。他取。諸比丘白。佛言。此種菴羅。有功。聽一年。與若樹大。不欲一年併取者。取者聽年年取一枝。枝遍則止。若種一園樹。應與年若年年取一樹。亦聽。若種蔗。薺。如是比菜。應與一剪。瓜瓠。應與一番。並剪已再生者。可取一剪。其不再生者。若開一剪。衆僧豈有得日。四分僧物。不應賣分入已得偷蘭者。立謂暫礙僧用。故闍若永分永賣得重也。

注云。僧通凡聖。行涉麤細。此言相況也。細行是聖。麤行是凡。僧欲明僧集時。中有聖人不可侮也。就凡僧中行。亦有麤細。此入衆五法。卽律增分五中明也。

一先以慈心者。彌云。謂須以慈物與衆。故曰也。解與鈔解別。宜云。謂重法。尊人可知。如拭屢巾者。彌云。然拭屢巾。雖微。已顯物令淨。入衆之人。亦冥收過。向已推直於人。故曰也。首疏亦同。此釋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者。彌云。謂離憍慢也。若見下座。不應起立者。離詬曲也。憂波離上高座等者。案善見論中。結集三藏時。迦葉作白。問憂波離。憂波離又單白。和僧已。頭面禮僧上高座。取象牙裝。扇一一問毗尼波離。一一答。結集已。放扇從高座下。向諸僧作禮。禮已。復本座。處大阿難上座。結集修多羅藏。亦如前禮。已。手捉象牙裝。扇與迦葉。一一問答。諸經云。私云。今引此文。意明。今比丘亦須如禮也。捉塵尾者。爲牛王比丘。過去劫曾於他田邊行。損稻一莖。經五百世。爲牛償他。今生雖過。聖足猶是牛。每於食後。常作牛。呵以五百生。從牛中來。餘習故爾。其人善能說法。恐人見口中嚼食。不生物。善佛開說法時。將塵尾掩口。經中憍梵波提。是其人也。

打撻椎不得重響者。有云。重響者。使衆不和合。論

家四種次第者。案母論第三云。迦葉惟說曰。夫剃髮法上座應先剃。復有一說。髮長者先剃。復有一義。先洗頭者先剃。復有一義。有事因緣欲行者先剃。是名如法剃髮。

出家人捨五慳者。成論云。五慳者。謂住處慳。家慳。施慳。稱讚慳。法慳也。言住處慳者。獨我住此。不用餘人。二曰家慳者。獨我出入此處。不用餘人。設有餘人。我於中勝。三施慳者。我於此中。獨得布施。勿與餘人。設有餘人。勿令過我。四稱讚慳者。獨稱讚我。勿讚餘人。設讚餘人。亦勿令勝。五法慳者。獨我知十二部經義。又知深義。秘不說也。問此五慳。有何過答。是初住處。等多人共有。是人既捨自家。於共有中。更生慳恡。是繁煩惱。死墮餓鬼。生諸惡處。若慳恡法。後生得盲報。常爲愚痴。善人遠離。又滅佛法。道若於家慳者。以斷白衣爲福。又斷受者。得施由此。故後生此家爲廁中鬼。若施慳者。當乏資生。若稱讚慳者。聞讚餘人。心常擾濁。於百千世。常無淨心。當彼惡名。不得賣下誦呪等者。案五分云。尼自下成就他下者。皆犯波逸提。

羅漢射事不中者。案十誦云。時目連入村乞食。時有居士婦妊身。問目連。爲男爲女。目連云。男復有梵志。來入其舍。居士如前問答。言是女。後果生女。諸比丘。謂目連虛稱。得過人法。應擯驅遣。以事白佛。佛言。目連見前不見後。時兒實是男。後轉爲女。目連隨心所說。無犯。又復一時。時天大旱。目連入定。見却後七日。天當大雨。滿坑滿溢。城邑人聞之。歡喜。皆捨衆務。覆屏蓋。藏各各屈指。捉籌數。日到第七日。尚無雨氣。何況大雨。諸比丘。語目連。汝犯過人法。故作妄語。應擯驅遣。乃至佛言。目連見前不見後。是七日時。實有大雨。阿修羅王。以手接去。置大海中。目連隨心。相不犯。又有一比丘。問目連。言多浮陀河水。從何處來。答言。從阿耨達池中來。比丘問言。阿耨達池。其水甘美。有八功德。今此水沸熱。鹹苦。何有此事。汝故妄語。佛言。目連非妄語。以阿耨達池去此極遠。是水本有八功德。甘美。運歷五十小地獄。上來是故鹹熱。因說則天懷神龍時。天帝問唐三藏男耶女耶。又問道士男耶女耶。解下先答云。卦中是女。然實是女。三藏不可學。

道士答云是女乃反答言是男三藏雖作此答乃知不中雖然三寶力大可爲作福乃出外集京城僧尼令念誦使皇后生男脫特言不中將恐佛法無力其京城僧尼卽與念誦後乃轉胎爲男故英王言語猶作女聲致登極後三藏久王乃勅於慈恩寺立三藏影證曰大遍覺法師也

十誦若經行乃至應盡地作相者案十誦文云經行法者比丘應直經行不遲不疾若不能直當盡地作相隨相直行是名經行法言亦有經行堂闍者立明西國有堂闍常用經行也佛無明闍中以本無言念齊限者立謂佛無有明闍從滅劫佛亦不闍但達施主之心此明俗人施燈時既不云晝夜明時闇時之齊限者應須常明此燈滅則卽得罪也案五百問云問有人續佛光明晝得滅不答不得若滅犯墮雖云佛無明闍施者得福故滅有罪耳據此得罪諸師義釋是長明燈故不許滅據下目連次知日直等似得滅佛燈者是續明燈故得滅之

目連次日直滅燈者案賢愚經云佛在舍衛國國中

不滅燈

有一女人名曰難陀貧窮孤獨乞食自活見諸人民供佛及僧自惟貧賤雖遇福田無有種子感傷自責便行乞食以希微供竟日不休唯得一錢持詣油家買油作燈燭向精舍奉上世尊置於佛前自立誓願我今貧窮用此小燈供養於佛以此功德令我來世得智慧燈除滅一切衆生垢闇作是誓已禮佛而去乃至竟夜諸燈盡滅唯此獨燃是時目連次當直日察天已曉收燈併當見此一燈獨燃明好高目油無損如新然燈心便生念白曰然燈無益時用欲取滅之卽時舉手扇滅其焰如故復以衣扇亦復不損佛見目連欲滅此燈語目連曰今此燈者非汝聲聞所能傾動正使汝往注四大海水以用灌之遊嵐風吹之亦不能滅所以爾者此是廣濟發大心人所施之物佛說是已難陀女人復來詣佛所頭面作禮佛卽授記汝於來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名曰燈光十號具足云云案目連問經及闍王受決經云闍王問者婆言作何供養得功德多著婆教燈燃供養闍王遂用一百斛油然燈供養隨燈之時卽有滅

本論
去
同
因

者有一貧女容作得兩錢即便沽油。油主傷感遂與五錢價。油然燈供養。竟夜不滅。目連次當滅燈。滅貪女燈滅之不得。乃作神通引遊嵐。嵐滅亦不得。其明轉盛。上徹梵天。傍照三千佛。言此是菩薩燈。非汝聲聞力所能滅。准此即似得滅佛燈。諸德義釋是續明燈。故異五百問中長明燈也。

掃地五功德者。一自除心垢者。外穢既遣。內迹方清。執拂卑躬。故曰除穢。慢降情下。意故曰調伏。心具上諸緣。故長功德道。同既積放生善處。

而神用莫進者。下云有人問誦經多於義。不了有人少聞而多解。義味是也。佛法貴如說行。不貴多讀多誦者。故增一阿含云。朱利槃特比丘。誦經第一。世尊教使執掃。復誦此字爲字。何等其人誦得掃字。復忘掃字。若誦得掃字。復忘掃字。經數日誦之。乃得然。此掃復名除垢。朱利槃特復作是念。何者是除。何者是垢。垢者灰土瓦石。除者清淨。復作是念。世尊何故以此教我。我當思惟。此義復念言。我身上亦有塵垢。我自作。何者是除。垢結縛是垢。智慧是除。我今

可以智慧之掃。此結縛思惟五盛陰成敗之色。習色滅等。即得羅漢往詣佛所。自言我已解掃。佛問云。何解之。答言。除者謂之慧。垢者謂之結。佛言。善哉。如汝所說。

由道有根本。行則止。作者立明上勝。變一卷是道根本也。止作二持。是行也。戒本是止持。羯磨是作持。此上三者則攝根本及行。皆盡也。得無罷散者。立謂若識上來佛法根本及止作二行。廣解理。根則不罷道休廢也。雖不依文生見。而以俗方道者。立謂俗中要覽。雖非僧行之法。以見俗士仁義禮智。信俗須進之。以同是離惡故也。言俗五德者。仁義禮智。信惑傷不殺曰仁。防害不淫曰義。故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言曰信。生而知之者上矣。此明天然自悟智解者。是上根人。若學而知之者次也。

若師猶在者。立明和上。既在須年年常學律藏。佛藏五夏已前等者。今引此文。證知非但律中制五夏學律。佛藏經中亦制令知此也。多論顯德有二等者。此是多論問曰。查婆放光顯德。

答中有此言也。至時就尋附口除疑。故得現通聖者。立明爲俗人除疑得現神通也。

非謂福智兩異。道俗別行者。立明非是俗。但得修福。不得修慧。道唯修慧。不得修福。若能雙修。辭美盡善。但恐力所未周。義難兼濟。故且分途。故善生經說在。家菩薩修道難。如陸路牽舟。出家菩薩修道易。如水路乘舟也。必准兩通者。謂俗但修福業也。然出家之人。慧業正修。亦須分修福業。若無福業來報。至聖乞難得。卽智論中。舍利弗有弟子名羅頻。周比丘持戒精進。乞食六日而不得。乃至七日。命在不久。有同學者乞食持與。烏至持去。時舍利弗自目連言。汝大神力守護此食。令彼得之。目連持食往與。始欲向口。變成爲泥。又舍利弗持食與之。而口卽合。不開。佛後持食與之。佛福德力。故令彼食。又舍利弗問經云。羅句踰比丘。分衛不能得食。其人前世執性多慳。見沙門來急閉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純服弊衣。乞食難得。乃至後時。食沙入減。案遺教三昧經云。有羅句踰比

丘。每行分衛。輒空而還。佛知宿行。欲現殃福。佛使衆僧分爲五部。著五部色衣。令其日隨一部乞食。所隨之衆皆乞不得。乃至舍利弗爲其請食。在道遂翻鉢中食。盡因不得。食遂云。我既薄福。何須久住。遂卽食沙飲水而入涅槃。又如分別功德論。明梵摩達比丘事等云。

終日相由而執操。恒別者。立謂俗人以依法得知修福之方。僧從俗利得資形報。此則以法濟彼。彼以食濟此。雖復相由。據福慧各別。

學三佛行者。立云。三世佛也。私云。謂報身應身法身佛也。以由持三聚淨戒。當來感此三身故曰學三佛行也。聞思修慧者。私云。學時是聞聞已。則思惟其義。則卽解義。味則修其行。修之不已。故能生解。名曰修慧也。

雖形事相交者。形卽俗以造像道以修其五分法身。此曰形也。事者。俗以供給四事。僧唯得指授法則曰事也。與道相交而所趣懸隔也。

十誦賊來常繫鐘。乃至石下者。案十誦云。時有賊圍

* 附錄

繞僧坊諸比丘先作備防賊來已卽入房舍閉門下
 檀上樓閣上作大音聲恐怖有二比丘閣中擲石恐
 怖石墮殺賊其兩比丘自謂言我與俱放石不知誰
 不殺賊卽生疑我將無犯重耶佛言無罪放石時應
 唱言石下石下案大莊嚴論云昔有一比丘常被賊
 盜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語
 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嚮中當與汝
 物賊卽內手置於嚮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
 杖閉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打卽便隨
 說云歸依佛復打第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
 言歸依法復打第三下時語言歸依僧賊言歸依僧
 卽作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我命必死
 比丘卽放令去以被打身體痛久而得起卽求出家
 有人問言汝既作賊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
 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本日遇善知識
 以杵打三下唯或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有一
 切智慧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卽絕佛遠見斯事
 故教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歸

* 不屬可

不說四歸者也本處還立者謂本處伽藍壞聽隨近
 安置後若本處成立須還本處道中行有露令年少
 前者以露濕比丘衣故年少前受汚便後來老宿不
 行也

以泥團者濟云將淹虫蝎之上合泥提出外已將杖
 子攪離於泥以泥捉之則不得動也糞子者力了說
 文云窓楯間子也通俗文疏門曰糞今窓楯車楯皆
 是也田中泥亦須水和服者案四分文有比丘醫
 教服之不淨脂鹽得服者立明此約病人得服他過
 限七日藥犯竟殘藥惡觸等藥必知服之得差者開
 服無罪若知必差者亦不聞喫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四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四末

四分律鈔批

○沙彌別行篇第二十八

上來二十八篇總明大僧之法。然其下衆清梵未登。觸事猶迷。何能出要理。資法訓。取則上尊。故此篇備論進否。故有此篇來也。言沙彌者。大約有二。不同一曰形同。二曰法同。約教立行不同。大僧故曰別行也。注云慈濟群生等者。此明在俗年小。未門罪福喜多。殺害今始出家。先須離殺。約此義邊。故曰慈濟衆生也。故十戒之首。先標殺戒。姪妄義希。故列居後。五八之戒。義意同斯。此准初緣爲語。如未曾有。經羅云出家始年九歲。是沙彌之首也。至今西域七月十五日。諸沙彌等。採華供養。羅云也要律儀音云。沙彌者。舊譯曰息慈。亦云淨養。亦云擬淨。命羯磨疏云。沙彌梵音此翻。息慈也有人言。息惡行慈。爲行之始也。有人言。初拔世表多緣慈。慈故息小慈。用懷大哀救拔一切也。彌云沙彌。此云息慈。息謂離過。慈謂修善。就行彰。因故曰息慈。問比丘亦有離過修善。應名沙彌。沙

彌亦有乞士怖魔之義。應與比丘之稱。答如向所問。實通彼此。然沙彌是厭俗之始。就初受稱。故曰沙彌。具戒據受。目故曰比丘也。唐三藏云。沙彌者。梵室羅摩拏洛迦翻。爲勤策男。謂志勵勤人所策。故曰也。室羅摩拏理。迦翻爲勤策。女釋義同上。有云勤是比丘。策是沙彌。以沙彌被比丘策使也。此亦同三藏意。又云勤策者。勤求策使故也。出俗之始者。此謂沙彌初出俗故也。立籍者。立云簿書曰籍。謂一切三藏聖教文字卷軸。皆曰典籍。此之籍者。能詮立理。故曰立籍。標心虛遠者。謂始染立風。出俗未久。然擬修道。近出三界。遠至佛果。菩提故曰也。亦如松栢初萌。已蘊陵雲之氣也。蓋迹相濟者。立明末代僧尼自身非法。妄畜沙彌。但爲供給食其役。無有愍彼生死。提誘訓誨。此是惡義事。亦似同攝養。而心怖供給。蓋言濟他故曰也。世涉多有。各立明。今時世中多有此人故也。信爲道原功德母者。謂有信佛法之心。知是可歸之處。投其出家修萬行功德果報。從信而生。喻之如母。



智
先付疑者

雖復出家無信心者不異外道故疏云凡入佛法要
先有信信義不同略有六種一如手二如筋三如乳
四如財五如根六如力一如手者華嚴經云說信如
手如人有手入寶山中自在取寶有信亦入佛法中
自在取於無漏法寶二如筋者如人用師子筋以為
琴絃音聲一奏一切餘絃皆悉斷滅若人發一念信
心一切煩惱業障悉皆消滅三如乳者有人搗取牛
馬諸乳置之一器若將師子乳一滴投之一切諸乳
皆悉壞變為清水也若人發一念信心一切惡魔及
諸罪障悉皆變為清淨法水四如財者譬如世間財
物皆益衆生色身信心亦爾能長信人慧命也五如
根者譬如樹根能生華果信心亦爾能生菩提華果
六如力者譬如世間壯人能伏剛強信心亦爾能摧
一切惡不善法也智是解脫出世因者謂智慧能破
煩惱如燈破闇以智能斷惑故得出三果無復生死
繫縛是名解脫故曰智是解脫因必先此二者立謂
有信無信爲二也案智論云佛法大海水中信爲能
入智爲能度若人有信心能入佛法也刺著者刺髮

著衣也先明出家本意者即初七門是也
一明出家人緣者濟云出家人緣謂出家人本之緣
也有本作無緣者謬也
是故菩薩捨國財者此明釋迦若不出家必爲轉
輪聖王七寶千子王四天下以見出家功德勝故捨
茲榮貴出家學道也功由菩薩者謂佛捨於國財離
五欲樂爲衆生故出家修道今時五衆做佛成規忘
家人道豈非出家之功德因由菩薩也智度論云佛
成道已度千梵志以爲弟子即優樓頻螺迦葉兄弟
等千人也並久修梵行多在山間顏容憔悴又以少
欲知足著破衣裳外相不美父王因令釋子中有第
二者一人出家增一阿含云父王遣釋種中兄弟二
人者一人出家今四分破僧違諫戒中謂諸釋種豪
族子孫以信堅固從世尊求出家既是信心出家何
關父王逼遣故普曜經云父王科度五百釋子據此
諸文皆由菩薩也就釋種出家中自取提釋子案五
分中是佛堂弟出家已後居閑林樹下夜半唱言樂
樂諸人皆疑跋提思憶舊時官中色欲故稱爲樂佛

欲拂衆人之疑。故問所由。跋提白佛。我昔在家住於七重城。裏之裏。七行象。七行馬。七行車。七行出。四兵團繞。忽聞異聲。心驚毛豎。今在樹下。空靈之地。坦然無憂。是故稱樂。故曉。謂釋子。厥云。跋提。所以高。稱快樂。即其義也。涅槃等並有出家之法者。涅槃云。在家逼迫。猶如牢獄。出家閑曠。猶若虛空等。謂出有爲家人。無爲家也。起七寶塔。不如出家功德者。案出家功德經云。假使有人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所得功德。不如自出家。及放男女奴婢出家。何以故。七寶塔者。貪惡愚人。能破壞故。出家之法。無有毀壞。又如百人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見明。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二人福。雖復無量。猶亦不如令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弘大。何以故。施眼之人。獲一世利。又天眼性。體有敗壞。故出家人。展轉示導。一切衆生。獲無上慧眼。慧眼之性。歷劫無壞。福報人天。樂無盡。畢成佛道。又由出家之法。滅魔眷屬。增益佛種。長養善法。摧滅惡法。是故佛說。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大海。廣於虛空。若有人爲出家人。

作留難。令不得遂者。其罪深重。必入地獄。現得癩病。又出家人。修多羅。爲水洗結。使之垢能滅。生死之苦。爲涅槃之因。以毗尼。爲足踐清戒之地。阿毗曇。爲目視世善惡。恣意遊於八正之路。至涅槃之妙城。是故出家功德。廣矣。雖出家破戒後。得解脫。如蓮華色。尼者。案智論第十三云。於佛法中。出家之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尼得六通羅漢。入貴人舍。常讀出家之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姉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但出家破戒。便墮諸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答言。墮地獄。便墮諸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尼言。我自憶念。本宿命時。作戲女。著種種衣。而說舊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戒。因此死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六通羅漢。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由戒因緣。故得阿羅漢。若但作惡無戒。因緣不得道也。我乃

昔時世世墮地獄。從地獄出爲惡人。惡人死。還入地獄。都無所得。今以此證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勸阿難。與其剃髮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而作比丘。佛言。此人無量劫中。初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因緣。故知出家功德。無量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快樂等也。因說出家偈者。論偈云。孔在雖有色。殷身不如鴝鵒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

一見縛者。案寶積經中。佛告大迦葉。出家之人有二。堅縛。何謂爲二。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一切見中。唯有我見。能斷慧命。如人被縛。隨所縛處。而求解脫。如是隨心所著。應當除滅。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漂沒大水。渴乏而死。沙門多讀誦經。而不能止貪。患癩法水。所漂。以煩惱渴死。墮諸惡道。譬如死人。著金環。路多聞。破戒披服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私云。上言見

縛者。此通五見也。謂我見。邪見。邊見。見取見。戒取見。此五亦名五利使。亦名五利煩惱。謂利根人所行也。若人貪瞋等五鈍使。使如前上言一切見中。唯有我見者。謂五見之中。我見最惡。謂執身有我。妄起分別。壽命士夫。皆由著我也。見身有我。名爲我見。謗無因果。曰邪見也。言邊見者。臣云。續爲常見。滅爲斷見。故曰也。言見取者。母論云。取已所見。爲是他見。爲非名爲見取。言戒取者。執戒爲道。更不進修也。又解如外道烏鵲鹿狗之戒。是爲戒取也。

此戒取見。見取煩惱者。立謂此是戒取之人。亦是見取人。執戒爲道。無肯進趣。趣名爲戒取。取此之見。以爲最勝。名爲見取。濟云。此戒取見者。此是戒取見。取煩惱者。此是見取也。五見之中。此二見也。言戒取見者。謂執取戒爲是。作此見。故曰戒取見也。執諸四見。爲是名爲見取煩惱也。此是欲界繫法。未生色與無色。何況涅槃耶。有人云。此戒見者。謂此戒是有爲有漏。可見之法。持之則取犯之則是捨。但知取其持之。相無定慧力。亦非出世之法。故云人天凡福之也。

若修世禪等者。相云謂四禪及四無色定。即非想非非想定等。皆是三界內業。故曰世禪。如外道四禪八定。皆不能出生死。若別有照用。志求無上道等。即是出世禪也。並是欲有者。多聞講說。持經布施。但是欲界業也。若有世間定慧之力。則是上二界業也。言欲有者。就三有明此是欲。若細分別。有其二十五有也。九想者。案名教云。一死想。二游想。三脹想。四血塗想。五爛壞想。六禽獸噉想。七散想。八白骨猥穢想。九火燒想。廣如師宗記第四。可尋其義。對此而說也。貪著小利。忘失大利者。立謂貪三界之善受利樂事。名為小利。追求無上菩提。是名大利。

一者小乘觀事生滅者。謂小乘人觀五陰十八界。求人求法了不可得。分析五陰皆空。故曰觀事生滅。又解小乘。但得人空。未得法空也。南山羯磨疏中。小乘極處。人法二空。對伐觀析。唯見是塵。謂於身中求我。爪齒六塵四大之所成。故對陰求之。但唯名色也。於此顯無我觀。即人空也。陰上求我。亦不得。是我耶。受想行識是我耶。陰是耶。即陰是耶。離求了不可得。但唯名色一陰是色。四陰是名。此顯求人求法了不可得。約四大是人。約五陰是法。空觀也。是法。今於人上法上。

求我俱空。故曰善惡等性者。相云上言觀事者。謂是人法二空也。情事非情事。謂觀四大五陰山河大地皆悉是空。故滅身以歸無絕智。以論虛滅之事。畢竟是空。將此空處為理。故云無善惡等性也。以就善空。故放曰小乘人也。然此人還緣真如。但所見處淺。未證圓空。未見畢竟之空。但證有漏空。故曰小乘也。問若都不緣真如何。異外道等也。善惡等相者。上來聲聞人觀色為空。與此何異。答此小乘厭無常苦不淨之色。而修其空。此小菩薩達色即是空。不離色外求空。故與前異也。相云依瓔珞經地前三十心為小菩薩也。前小乘觀事生滅等者。但知五陰四大之性是空。未能達得其相。此小菩薩猶分得理空。非但知性是空。然即說色相中了知色本自空。不用滅色求空。即色是空。故曰無我人善惡等相也。但知色相空時。用為至極用。此為理入未了唯識之觀。故名小菩薩。三大菩薩觀事是心意言分別者。相云初地已上菩薩。觀一切情非情事。皆是唯一識心。變現而作本無外境。唯一識心。但意中分別為境。緣照為別。不取外塵為境也。

從願樂位至究竟位者案攝論云有四位一願樂位二見位三修位四究竟位此四位攝十地乃至如來俱緣唯識之觀也謂一切法實唯有識謂有爲無爲有流無流三乘道果如此等法實唯有識何以故一切法以識爲相眞如爲體故也名觀中緣意言分別爲境者案攝論云意言分別者是心覺觀思惟也謂意言分別得如此通達唯識道理唯有意言分別無別有名也菩薩若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邪執若菩薩已了別一切法但是意言分別離此外實無所有也相云此菩薩唯用識心觀用故云觀中也離一識外更無別法作觀之時但緣分別處爲境更不執外塵爲境如山河大地情與非情本來是我識心所變故不執此爲境但用觀心分別之處爲境耳然上三行皆有境智前小乘將一切外塵爲境將觀空性空空處爲智小菩薩亦將外色爲境即能了色是空曰智大菩薩但將意言分別處爲境唯守眞如實理爲智也濟云名觀中緣則不得故言名觀中緣九地已上出入俱將唯識之觀也又釋云意言分別爲

境者新經論中名爲遍計所執謂遍於一切境上妄執爲境故曰遍計約凡所執如此也今此菩薩作唯識觀時但分別內境一識之心更不分別外境可同但意言分別處境由意分別則有外境若分別唯是我一識心變故而謂有前境然前境何曾異我識心今若意言分別不生則更無有外境以攝外境歸自識故若不了心則妄取塵境故也如別行門二十卷中者即是凡聖行法第二十卷中明也七明大小乘相決同異者文中先解小乘三學謂戒定慧次解大乘戒定慧可知不出三學者謂戒定慧也就大乘小乘既各有三學若爲同異若據二乘戒緣身口者立明聲聞緣覺此二乘之戒但制防身口不制單心若犯戒時亦問汝以何心若無心不犯此約期心非是單心也執則障道是世善法者濟云此是戒取也立明若執戒作是不肯進修定慧則是障道但可生人天勝處故曰是世善故毗婆沙中五見之中身見戒學大怨由見神常苦樂不變不畏業果縱情作罪偏從是義說爲戒怨戒取是

定家怨取戒爲道妨修禪定故疑爲慧怨生於疑惑妨正慧故違則障道不免三途者若於受體有違具緣成犯交墮地獄亦是障道故須不取不捨可也定約名色緣修生滅爲理者前文明戒此下明定謂觀五陰以得定也一陰名色以可見觸故四陰曰名謂受想行識但有名而不可見也此是心法故不可見約此名色上作生滅之觀以爲眞理此名爲境緣修生滅爲智言緣修生滅爲理者謂於五陰上作生滅觀緣此生滅以爲理也理謂彼人所見名爲理智也二乘同觀亦無諦緣之別者正明二乘共觀此上五陰名色作生滅之觀更無二別故曰同觀言諦緣等者勝云明無別四諦十二因緣之別修皆與名色爲緣謂智起觀也謂四諦與十二因緣皆不離名色也相云言諦緣者諦是境也緣是智也今二乘人同緣五陰爲境皆修生滅爲智以同觀五陰爲境故曰亦無諦緣之別只道二乘人修行境智無別皆將五陰名色等爲境緣修生滅爲至理是智也當分名爲涅槃謂即觀此五陰之相空無之處剎爲眞理故云

觀無常等相以爲眞如也濟云二乘同觀更無諦緣之別者謂無別有緣覺之定慧也緣覺雖修十二因緣然十二因緣不出四諦以離四諦爲十二因緣故知四諦亦攝十二也無別四諦所觀聲聞之四諦故曰更無諦緣之別聲聞人觀五陰四諦以修人法二空也故佛性論云二乘人約虛妄觀無常等以爲眞如者此卽有餘涅槃也謂二乘既觀五陰虛妄無常等爲理解脫從此灰身滅智證有餘涅槃生化城不進也慧取觀照與定義別體同者此下正解小乘慧學也謂定與慧更無別體修無我人寂然無變稱之爲定從智照約觀用無方智照現前目之爲慧舉喻如鏡鏡體是定能照物像則名爲慧慧名雖殊其體無二故曰義別體同故法華疏云照而常寂曰定寂而常照曰慧又云攝心一境曰定推求諦理名之爲慧若據大乘戒分三品者此下解大乘三學也按攝論中明六度差別六中分三品先明施有三品一法施二財施三無畏施釋曰法施利益他心以由法施故

令他聞慧等善根得生也。財施利益他身也。無畏施通益他身心也。言戒分三品者。一守護戒。二攝善法戒。三攝利衆生戒。釋曰。守護戒是餘二戒依止。若人不離惡攝善利他。則不得成。若人住守護戒。能攝善法戒爲佛法菩提生起依止。若住前二戒。然能引攝利衆生爲成熟衆生依止。餘忍精進等各三不同云云私云。言守護戒者。即攝律儀戒也。律儀一戒不異聲聞者。案攝論云。三聚淨戒是菩薩有也。二乘但有攝律儀戒。無餘二戒。故論文云。二乘但有攝正護戒。即攝律儀戒別名也無餘二戒。何以故。二乘但求滅解脫障。不求滅一切智障。但求自度。不求度他。不能成熟佛法及成熟衆生。是故無攝善法戒及無攝衆生利益戒。又論云。攝善法戒是得佛法生起依止。攝衆生利益戒是成熟衆生依止者。釋曰。攝善法戒先攝聞思修三慧。一切佛法皆從此生起。何以故。以一切法皆不捨智慧故也。攝衆生戒者。所謂四攝法也。四攝之義如常論云初明攝正護戒。是餘二戒依止者。釋曰。若人不離惡而能生善及能利益衆生。無有是處。故正護戒是餘二戒依止。

中內經四

中破經四

非無二三有異者。勝云。菩薩捉寶壞生。不犯聲聞則犯是也。慈云。如菩薩戒。酤酒則重。飲酒則輕。聲聞反之。飲重。酤輕。故曰異也。羯磨云。非無二三遮戒之別。是也。護心之戒。更過恒式者。立謂菩薩不擬動身口。但單心違理。則犯若二乘。但護身口。不制單心。約菩薩起心。即犯過於二乘。恒式故曰更過恒式也。菩薩住於實相者。謂菩薩行於中道。故曰也。人問地持云者。謂地持勸令取有佛藏勸令取空爲此二文。相違古師致問。意欲除疑惑也。答意云。佛亦隨機。故說不定。持地勸取有爲破世人。著空佛藏勸取意爲破世人。著有皆爲破病。何有相違言。寧起身見等者。案持地論云。有二種人。壞滅正法。一者於色等不實法中。計爲實有。謂於世間假名法中。妄想計著。故壞破正法也。二者於色等諸法內。緣分齊毀滅。都無所有。只是破壞正法也。此後人於假名所依悉無所有。假名亦無。假名既無。假名真實亦無。所有真實假名。是二俱謗者。是名都無。如此說者是爲自壞。亦壞世間。是故世尊爲此事說言。寧破身見。不惡取。

空何以故起身見人於所知或不謗一切所知此私云於理白或此人不謗於理不因此見墮於惡道少壞他信亦能建立此人不謗於理眞諦正法不於戒律而生懈慢也惡取空者於所知或又復誹謗一切所知以是緣故墮於惡道亦壞他信又於戒律慢緣實法故破壞佛法也云何名爲惡取空謂於此彼都空是名惡取空何等名善取空若實處見有空處見無於有無之處如實知之是名不顛倒空名爲善取空也佛藏寧起斷滅見者案佛藏經中廣斥著我見人見衆生見等執此見者當墮惡道如此之人不聽受一飲之水也云云又我見之人多墮邪見若斷滅見者多疾得道何以故是易捨故因說過去有佛名曰莊嚴滅度之後五百年中諸弟子衆分爲五部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名跋難陀此五比丘爲大衆師其普事比丘知佛所說眞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多說有我多說有人皆墮邪道其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無有勢力餘四比丘皆計有所得說有我人衆生壽命徒衆熾盛住於邪見捨第一義無有畢竟空法滅佛

正法死後皆墮阿鼻地獄經無量歲并所化者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地獄盡其一劫此世界壞移向他方地獄此世界後成還移生此間地獄經無量世此四惡師及所化人得免地獄生於人中五百世中從生而盲其普事比丘我說此人於過去世諸佛所種善根
不一念起瞋由瞋違生故者立謂瞋是殺家之相故曰違生若一念起瞋障百法明門又經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爲此多義故故菩薩不起瞋濟云由瞋違生者謂地前菩薩要留貪以潤生以貪愛能潤其生如穀子漬水潤則生菩薩亦示假貪愛之水潤生則得應形六道化物若斷貪愛則不然故不斷煩惱也若准大乘及薩婆多等一切煩惱皆能潤生於中貪愛增故說貪愛最能潤生也若爾貪愛潤生地獄中應是愛故生耶答成實論云衆生以痴力故顛倒心生將命終時遙見地獄謂是華池以貪著故則於中生知亦是貪故生也然瞋則不能潤生故曰由瞋違生故以不與生相應故曰違生此約地前菩薩爲

言耳若登地已上永本願力自往十方界變化而生
死尊衆生煩惱已盡則不礙貪愛以潤其生也以本
願力強自能生故曰也若爾得起貪不此下答意可
見前當得起貪據俱生煩惱也此下不許起貪者據
分別煩惱故不得起貪故生此問汝既云寧起貪不
起貪未審得定起貪不引智論答如色界諸天若不
斷欲惡者尚不得生況出聖道而得起貪上言寧起
貪者欲呵起貪之人故且云寧起貪也然實二俱不
可起耳五蓋者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戲五疑
悔此五若能覆蓋人心令善不起故曰蓋也以五蓋
既有貪貪尚不得生天何況菩薩而許起貪也賓云
五蓋者一貪應言貪欲也以貪二瞋恚三睡眠應言
睡眠四掉戲應言掉戲惡作也掉五疑故婆沙四十
八云就求諸欲是貪欲相惜患有情是瞋恚身心沉
沒是惛沈相身心躁動是掉舉相令心昧略是睡眠
相令心變悔是惡作相令心行相猶豫不決是疑相
此由貪欲瞋恚在欲界即通三界惛沈掉舉各
通三界惡作在欲疑通三界此五覆障故名蓋婆沙

云謂障戒定慧慧也俱舍云障五蘊前之四蘊能
障三蘊同前婆沙論說復由疑故能障解脫解脫知
見二蘊不起私云五蓋即五分法身也
菩薩得無分別智一切塵不顯現等如攝大乘論抄
云得無分別智者相云初地菩薩得無分別智濟云
智是分別非無分別以境是無分別故故曰無分別
也以初地證真如之理以真如是智家所證之境真
如體無分別由智能證此理故從境而言名無分別
然智是分別也言一切塵不顯現者濟云塵是境也
謂菩薩得無分別智時更不妄執外諸塵境但唯一
識之所變用既離外塵邪執故曰一切塵不現自無
染濁過失者謂菩薩爲化衆生示行十惡殺生姪盜
等內心無染故曰無染濁也縱有利益有過失不行
者謂外雖有益而內有染則不行也應作四句一內
無染外有益應行二內有染外無益不應行三俱有
不應行四俱無亦不應行案如意三昧經有三人同
反常行化謂佛菩薩羅漢以此三乘人不染世間故
其餘地前菩薩三果已還皆不得行也

不動地者。濟云。八地得無功用。故曰不動地。七地已前。須有行用。進修名爲有功用。八地已去。任運勝進。不假功行。無有加行。故曰不動地。喻如張帆。初張設。著帆料理。調度名爲功用。若張了。任風吹進。不更藉於人功。故曰無功用。八地已上。義同此也。或可淨心地者。慈云。初地菩薩名爲淨心地。

若論定慧者。謂上來明大乘戒竟。已下明大乘定慧。二學也。言小觀相空者。卽小菩薩觀事。坐滅知無我。人善惡等相。得人法二空。謂了色是空也。如經云。色卽是空等是也。聲聞人滅色證空。故與此異也。深觀唯識者。卽大菩薩作唯識觀。觀事是心意言分別。但作一識心之觀。了知一切塵色本無更不緣之。但知唯是我一識心分別造作也。雖見空時。不分別色者。結上小觀相空之菩薩也。此菩薩雖觀其生滅之色。是空然智行猶鈍。但見了外相。卽是空。未知唯識之照。故云不分別色等也。其人了色是空。更不假分別其色。若聲聞人則分別其色。利知唯識不分別空者。此結上深觀唯識大菩薩也。謂此菩薩作唯識之觀。

謂初地已上。智行明利。但作唯識之觀。知一切相皆是意言分別。以了此外塵本無更不分別。此色既不將此外塵爲境。故言不分別空。

但相似道相似善者。立明邪正兩體。難明今時學者。多墮邪見。謂聞說有著常。聞說無著斷離。二邊之心。但觀言似解。故曰相似善也。理須修學。方堪正觀。不以誦語而爲道業。如十住婆沙者。案十住婆沙論中。廣明菩薩行。行從第一至第十四卷。唯明十地諸菩薩修身修心方法。大略而言。謂常樂聞所聞法。聞已能如說行。依法依義。依如說行。隨順義趣。不惑言辭。不失戒定。清淨活命。破憍慢心。求其功德。遠惡知識。親近善友。若在家菩薩。應遠離詬曲。如木在稠林。難可得出。如有佛弟子。雖入佛法。不能得出生死深煩惱林也。

又以三事驗知三道者。立明將下自爲爲他之事。驗其行人。則三乘分齊也。心乖事同者。相云。謂上三人若論其所緣外塵之事。更無不同。觀一切四大五陰山河大地等。故曰事同。謂境是同。然心則別。二乘人

作空解爲極小菩薩知一切是妄有。又不作空解。又未了唯識。若大菩薩但作唯識觀解。故云心乖。則是知別也。比丘越悔者。立明若斷出得越毗尼。罪老母求佛出家等者。如央掘摩羅經抄云云。

善見欲燒寺。聽不白父母者。案見論云。佛制若父母不聽。不得與出家。若有人求欲出家。比丘問言。汝之母聽不。答言不聽。比丘不肯度。其人便言。若不度我者。我當焚燒寺舍。若有如是難事。度出家者。不犯盜度。犯重者。立云。謂令前人故避王課者。犯重者。無此心。但度不勸避課者。得如論中得度者。私云。多論文也。經主不得者。立謂若經主已主督費錢。買得損他錢。故若但抄得。曾未經主。則未用錢。故得度也。經無正文者。立謂此是論文。說許經中無正文。案出家功德經。但云放奴婢出家。得功德廣大。然不明許比丘度。故云無正文。又律亦無文。

僧祇欲新出家者。先說苦事者。羯磨疏云。爲說苦事者。以世網苦辛多。厭求樂初。雖慈許終有退敗。故經論中有現世苦。未來樂者。出家人也。晝夜鞭心。常收

今常本支作

正念不覺妄緣。尋悔訶責三千云。必行坐禪等。三不爾。徒生徒死。卽遺教經云。中夜誦經。以自消息。餘時須依律文。常爾一心念除諸蓋也。

一食者。佛教之中。一食爲本。託緣開二。不是常途。一住者。一坐。踞。臥。一周時方起。自非味重。何以致斯。一眠者。中夜之時。暫爾倚臥。分星月次。尋起緣念。多學者。慧心常運。不許浮散也。名。鼯。鳥。沙彌者。四分律中有比丘將兒出家。入村乞食。若到市肆。見餅飯卽舒手言。與我餅飯。人皆譏嫌。言云。何出家已。故生兒而將自隨。以此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度減十二歲者。爾時阿難有檀越家。非人所燒。死盡。唯有一小兒。在。將至佛所。佛問此何小兒。阿難具說。佛言。何不度令出家。答世尊。先有教。不度。年減十二者。是以不度。更問此小兒。食時能鼯鳥。未能如是者。聽出家。阿難報言。能鼯鳥。卽度之。因此名鼯鳥沙彌。

十四至十九名。應法沙彌者。約年未堪受具。體合只作沙彌。以其年歲應沙彌之法。故曰也。名字沙彌者。此旣年長。理合進具。非沙彌位。但假名沙彌。故曰名。

字也

本伏藏本貨息亦同者。案彼論云。問比丘本俗人時。失父母兄弟。藏物出家。已後家人死。盡比丘還自來。取犯棄者。有所親白衣。可語。使取作福。應半與官所。爾者此物無主。應當屬官。不得全取。

度巧師兒等者。律文有巧師兒來寺中觀看比丘。輒以度衆不知。後父母來於寺問。衆僧咸言不見。後還於寺中得便。言比丘故妄語。因此白佛。佛言。從今欲度人。應白二和。俗使衆同知。若僧不和。可房房報和合知。

辭父母說口說傷言。流轉三界中者。立謂出家者。自說七偈也。

應爲說髮毛爪齒皮者。立謂恐此沙彌過去曾觀此事。來今若聞說。或得悟解。故下文引羅云。事來證也。如羅髮落髮未竟。得羅漢者。案義見論云。度沙彌時。和上應爲說五法。一者髮。二者毛。三爪。四齒。五皮。所以說者。有人前身曾觀此五法。今爲剃髮落地。即發先業。便得羅漢。是故先教五法。然後如剃髮如羅髮。羅

本在一作世

髮落未竟。便成羅漢。如癡熟須人刺。然後得破。亦如蓮華須待日出。而得開敷。此欲出家人亦復如是。因說五陰。便得悟道也。疏云。羅髮是沙彌之初。如九歲出家。西方沙彌。每至夏末。多以香華於空中。奉散羅

眼

以香湯灌頂。讚言者。立謂此偈是剃髮師說也。行者說。傷言。歸依大世尊者。立謂此偈是出家者自說。毀形守志節者。此偈是傍人說也。周羅者。立謂是周羅要留與和上剃之。大哉解脫服無相。福田衣者。立謂此偈和上說也。二人得度沙彌一人不合者。立謂須一和上一闍梨。不得單有羯磨師。仍遮撲和上名爲一人也。捉師衣角出在人前者。和上云。十誦中。明目連將人親往。業遊騰空中。令此人捉袈裟角。今時十誦師爲人受戒。令捉衣者。妄行也。應問遮難。一同僧法者。立謂准與沙彌戒而問遮難。但五逆中。不須問破僧之逆。餘盡須問。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爲和上等者。此三歸與五八戒三歸亦別。若翻邪三歸。則直言

歸依佛法。僧無有立誓。若五戒三歸。則有立誓言盡。壽爲五戒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若八戒立誓。則言歸依佛法。僧爲淨行。憂婆塞。今十戒立誓。言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爲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故知各別不同。故多論云。三歸言下有所加得戒。若三歸言下無所加。有歸無戒也。又母論云。有五種三歸。一翻邪三歸。二五戒三歸。三八戒三歸。四十戒三歸。五具戒三歸。此一佛在時已廢云云。十戒頌曰。殺盜淫妄。酒香舞床。非錢。

高廣大床者。案首疏云。高尺六已上。廣謂方三肘者。不可俱有。卑高亦制。祇云高有二種。一高大名高。卽簡尺六已下。卑者。開用二妙高名。高增一云。大床有八四就寶體說。大一金二銀三象牙四角床。以人情寶。既不同大小。以四種從人說。有大一佛床。二羅漢床。三辟支床。四和上圓梨床。此四人大。不問大小。不得於此八種床上坐也。

胡漢二彰者。謂胡音呼金曰生色。銀曰似色。卽像也。故知生像是胡音。金銀是漢語。文中雙牒。故曰二彰。

羯磨疏引古師云。文列生像者。是世中鐵具。似人畜形者。不許捉也。如律所制。不持樂器。亦是比擬。今不同之。然俗祇中生色金也。似色銀也。似卽像也。銀之異名耳。有人不許胡漢二彰。若金銀既是可翻。但須翻胡爲漢。何須雙彰。經律之中。不有此例。若梵音不可翻者。如涅槃佛陀。薄伽梵等。以名含多義。故從本不可就別翻之。故依梵言也。若水火等。可翻者。卽依此漢語。何處有梵漢兩彰之例也。今詳亦有兩彰。如法華經云。安禪合掌。合掌漢語。安禪梵言也。謂生像是未成金銀。如非牒之例。故曰生像。基法師云。生者金生於土。故曰也。如金字。左右音俱是土字。鈴寶云。生像者。應言生色。字有二種。一者生色。二者可染。且如黃金不可變色。天生然也。白銀等類。其色可變。名爲可染像。卽色義。故云生像。

無適莫故者。有云。既捨親出家。已心行平等。無自的之親。無畜養之疎也。俗儒云。適莫謂厚薄也。案論語第二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儒生解云。適厚莫薄也。言君子之心平等。視天下之人無

厚薄也

應爲說十數者。疏云有三意。須明也。一者斥邪徒二者顯正義。三檢賊住。若識此三意。則可知也。言十數者。卽是十種增數法。門故曰也。祇二十三云。因有賊住。便以十數試驗。是非云何爲十也。一者衆生依仰食者。爲破自賊外道者。羯磨疏云。或以貪風服氣。所藥存生。是邪道也。佛法不爾。身假食資。欲界段食。根塵觸食。卵生多思。食上界識食。或有兼者。如別所陳。宜取濟形道取濟神。故假形食。緣修道行。至論道也。要修離著爲本。不識道元。乃以斷食爲道。何也。二者名色爲破自然外道者。羯磨疏云。外道計一切皆無。其因佛法不爾。內報外報。皆有本。因諸衆生有皆因名色。心不可見。止可名談。初始識支。故轉爲名。假染持識。卽染爲色。故哥羅邏時。澁滑不淨。中含心。故展轉增長。三十八轉。九月便生。託彼胎藏。何得自然也。有人云。於過去無明緣行。以由行故。隨行感業。得今此身。又假父母和合生。此名色之身。何得自然。有云。名色者。業識種子。爲因。曰名。父母精血。體分爲緣。曰

色。此相假藉。故有此身也。何得自然。如犢子生求乳。風輕地重。烏黑刺突。亦因衆生業報。相感由其內報。善惡不同。故感外事。淨穢差別。三桶痒想。爲破梵天等者。古人翻譯未巧。曰痛痒想。今名爲三受也。濟云。古人譯經中。邊本相應。解欲樂受。苦受。捨受。而漢不解三藏之意。將手打漢背。令痛。意顯其苦受。而漢不會。遂翻爲痛也。又以手搔痒。以示其漢欲去樂受。而不相領解。翻爲痒也。言想者。卽捨受也。彼計衆生。嘆悲由彼梵天。梵天是色界初天也。羯磨疏云。言痛痒想者。卽是受之異名。亦云三受。痛者。苦受。痒者。樂受。想者。捨受。此破爲計。梵天因者。以劫初成。梵天創下。因有人物。諸衆生等。便計彼天。以爲父母。以三災起時。梵天教人修羅得生。上界梵天。後方生。彼乃至世界成立。梵天前下生。四三二禪。乃至前下生人間。以衆生前去時。見梵天猶在。至今日下來。復見梵天在。謂言是常。呼爲父母云云。如僧綱六十二見義中說也。此生嘆悲。還由彼天。佛法不爾。廣如下明也。復有一分。外道計大自在天。爲父母。卽是色界頂亦

上聲土

名色究竟天。事此天王。用爲至極。故今西域多立天廟。中安天像。上俗所歸。號大自在。天是我父母也。梵言摩醯首羅。此翻爲大自在。若男聲呼。應言摩訶首羅。摩訶大也。今以女聲呼。故摩醯首羅。二聲輕重。稍別。男女二聲同一。剛也。所以女聲呼者。以外道等計。此天爲父母。母即是女。女有能生之義。故女聲呼之。故曰摩醯首羅。故西域廟中。置茲天像。白銀爲體。面上三目。目精內轉。其光外照。見者失魂。有提婆菩薩。能降外道。故登梯像。面鑿其眼。精云云。佛法不爾。生憎愛者。實由本陰。何干天也。以初一念綠色之心。名之爲識。了達染淨。名之爲想。納達順名之爲受。由三想。故便生三受。由三受。故便生三行。故長淪。無有解脫也。四諦破無因。外道者。彼計一切萬物。不從因生。如草木等。自生。自死。人亦同之。佛法不爾。有因有果。出世亦有因果。世間亦有因果。且舉四諦。如集諦是世間之因。苦諦是世間之果。滅諦是出世之因。滅諦是出世之果。故首疏云。諦雖四位。分爲二種。苦集二諦。世間因果。滅道二諦。出世間因果。羯磨疏云。諸

上聲土

上聲土

衆生等。知苦無諦。不思惟。故終不厭離。諸出聖人。解苦有諦。廣如涅槃盛開釋。私云。問此無因果。外道與自然。外道有何異。答。聲云。前第二計。自然與此。無因外道。有異。自然外道。不執無因。還將自然爲因。則異此。方莊老之執。此方計。自然亦不從因緣生也。有人云。前自然者。計一切法。不爲物造。天然自有也。言無因者。直是撥無因果。義有別相也。五陰破彼神我。以爲宰主者。陰者。古人翻譯未達。其義故言陰。此亦令無義理。若取陰陽之義。須平聲呼。若言覆陰之義。又須加草。今既去聲。未詳何理。故今新譯名爲五蘊。蘊是藏積爲義。積集五種。以成其人。故曰蘊也。昔言中陰等。今不同之。乃言中有本有後。有等云云。羯磨疏云。彼計身中。別有宰主。謂是神我。如麻米等。統御心識。佛法不然。直有五陰。名色和合。名身初陰。是色下。四是名。皆是無我。虛妄爲本。無別神我。即涅槃云。色亦非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我在何處。爲在色中。爲在識中。但有五陰。隨陰計我。則有五種。如是離合次第。求之。覓我無從。便悟妄執。得無我理。分成無漏。

相似聖人

於身中別有神我者。濟云。此是異陰求我。謂五陰之外。別有神我。通用五陰爲窟宅。是我所依之處也。或有外道。卽陰求我。謂將色爲我。受想行識爲窟宅。或將行陰爲我。餘四陰爲窟宅。妻子奴僕等。如是五陰互作等也。云云。

六六入破一識外道者。羯磨疏云。彼計一識遍於六根。如獼猴窺。歷歷六局。無識之人。謂有六猴。其實一人。亦如是。根門乃六一識通行。佛法不爾。識隨根起。內有六識。外有六塵。識相對故。有六入。若是一識耳。應能見。眼應聞。聲私云。然此外道所計。與佛法無多異。然實識本唯一體。無有六。而外道計云。識能透入耳鼻。約此來去。而明故判方。耶。然佛法可識遍一切處。且如人身。雖有六根。識遍身內。舉體皆識。但凡夫無明惑重。六根本有見聞覺知。但約眼門。唯能見色耳。聞等例。然若得六遍互皆能用。今既識遍於身六根之處。俱有於識。但識苟或可窮。不能自見。假眼根之處。以通其見。猶亦身在障中。不見外物。若穿障

作孔得見於外。卽眼耳根處也。明了識也。眼識既爾。餘五例然。猶識遍體。假根能有六用。識體本遍。何有去來透歷之用。故喻獼猴者。非也。濟云。然識體是六。由當處從用不同。故成六也。外道計唯一識。則是邪也。外道或計識大如虚空。或計大如人身。則識遍身內也。或云。指或云。如麻米。或云。如極微。可以能通身者。如旋火作之。似大也。其識在中。實小而來去六根中。故言遍身。外道自執不同。相破云。爾也。今據佛義。識實是六。不得言一。若至佛果。六識互用。此是佛地。不關凡也。

七覺分破彼不修外道者。羯磨疏云。以得五通逆順觀中。八萬劫外。冥然不委。卽謂冥漠。以爲冥諦。涅槃之所任運至窮。終歸果。尅何須修也。謂一切衆生。經八萬劫。自然得脫。如轉縷丸。山頭放之。縷盡丸止。濟云。彼觀唯見八萬劫事。已外不了。卽詔冥冥之處。以爲涅槃。是爲冥諦。若此處是涅槃。任運當至。何須修道也。佛法不爾。要須方便增修。乃尅解脫之果。如七覺支。簡擇正理。方能至詣。何有不修而能入於聖也。

言七覺分者名教云一擇法覺分二精進覺分三除覺分四喜覺分五定覺分六念覺分七捨覺分除惡行善名之爲擇覺心無懈怠名爲精進身心離惡名之爲除覺他得樂名之爲喜於緣不亂目之爲定錄心不散名之爲念施而不倦目之爲捨明茲七種覺爲因故曰覺分也亦可能支其覺故曰覺支言逆觀順觀見八萬劫事者據極利根者言之餘鈍根者或六萬劫四萬劫也

八八正道破邪因外道者彼以持鷄鳥鹿狗等戒計之爲道故曰邪因此迷道諦故也案智論云外道以灰身裸形無耻以觸饌盛屎而食據頭髮刺上倒懸慟自卑冬則入水夏則火炙羯磨疏云彼得者見鷄狗牛鹿今報已盡遠業將起生彼色天不思遠因謂卽報是便効彼畜噉草爲戒乃至修世八禪用爲涅槃邪進邪慧例皆爾也佛法不爾乞食等四爲聖道緣並濟形也正語等八爲聖道因並濟心神觀用籌度深見倒想便得出也私云畜生噉草後得生天謂此噉屎者是生天因不起此畜生過去惡業承背行

善今得生天外道學之故食屎草濟云外道證非想定利根根觀見八萬劫事中根順見六萬劫事鈍根見四萬劫故見猪狗命終生天謂言噉屎是因不起此畜八萬劫前有善業也質云此報鳥鷄牛狗等戒者此由二因生此妄計一以由天眼見有衆生從鳥鷄中卽生天上二由非理尋妄生此計婆沙百一十四云有二外道一名布賴拏憍難迦受持牛戒二名頹制羅栖你迦受持狗戒二人異時俱往佛所種種愛語相慰問已時布刺拏先爲他問此栖你迦受持狗戒修道已滿當生何處世尊告曰汝止莫問復再三諦佛以慈心告言諦聽受持狗戒若無缺犯當生狗中若有缺犯當生地獄聞佛語已悲泣哽咽不能自勝世尊告曰吾先告言止不須問今果懷恨布刺拏白佛言不以彼人當生狗趣故我悲泣然我長夜受持牛戒恐亦當爾唯願大慈爲我實說世尊告前應等皆由不了眞道婆沙又問云何受持牛戒狗戒名無缺犯答一如牛法一如狗法名無缺犯此等妄計並非道諦佛法不爾用八正道以爲因也言八正

者一正見二正業三正思惟四正精進五正命六正念七正定八正慧於理明白名正見身行動作名業於緣審慮故曰思惟策而不住目命緣心不散名為念安住不動名之為定觀達於緣名為慧也今言正者體顯偏邪名之為正以通於理名之為道也有人就因果苦樂作四句一因樂果苦如世中五欲是二因苦果樂如下品人持戒是三因果俱樂謂上品人持戒是四因果俱苦即此外道是自餓苦體是因爲行既邪便招苦果定入地獄又有外道計微塵世性以爲身因也且微塵塵者如順世外道計一切色心等法皆用四大極微爲因能四大中最精靈者然有緣慮即爲心法猶如諸色雖皆是火而燈發光餘則不爾故四大中有能緣慮其義無失若論色法四大爲體其義極成又如勝論外道執有常散極微爲因成器世間此外道出在成劫之始人壽無量歲時也梵名鷄鷄反路迦此云鷄鷄私云鷄鷄鳥也其人晝避聲色云妙欲發動人心故於夜分人間乞食時人因此號爲鷄鷄又名羯拏下此云食米齊此人形貌醜

然則勝

陋頭髮蓬亂人見怖之後遂不乞但於夜分春籬之處穢穢之中洩取米齊吳人曰米糲是也食而存命因此號爲食米齊仙人也又名勝論者梵云吠世色迦此云勝論舊名衛世師是也造六句義論其論勝異故所造之論得名名然論也六句義者如諸宗記章中其外道執地水火風四大極微有常其常住者劫壞之時各各散住劫欲成時兩兩和合生一子微然其子度量等父母二子微復生孫微乃至展轉生麤也相成大地等子微已去即是無常也上釋微塵義竟次言世性者經論中或名勝性或名最勝或名冥性或名冥諦或名自性其是一也此謂數論外道也謂所造從慧數生亦生慧數故名論梵名迦毗羅此翻黃亦此人頭面俱黃赤故因以爲名所造論中廣辨二十五諦然彼仙人恐身滅其法滅便遂往大自在天所請延壽法其天報言頻陀山下有餘甘子初散之時其味酸苦食已飲水甘味如蜜故餘名甘子寬云何阿摩勒也汝食此果可得長生時彼仙人即取食之心猶不決更請要術自在天云變爲一

*不離石

*不離石

石可得久住遂即變之其不可如一床許人在頻陀山下餘甘子林中後至千年之餘有陳那菩薩出現於世廣造諸論破斥彼宗彼宗門人既不能救共往石所以所造論書其石上創書之時有經一宿而釋通頻頻更難有經七日方始解者最後更書不復能解其石流汗發聲震吼自然而破其二十五諦義其如四諦章中造二十五諦義亦如金七十論釋之昔於此外道部中有一衆首至金地國頭戴火盆鐵鏢纏腹聲王論破命僧論義東天竺有僧與此外道論義彼立世界是常此僧難云今必有滅以劫壞時世界滅故證知今滅彼反難云彼必不滅今山等彼王于時朋此外道遂令此僧乘驢受辱彼國之法騎驢而逝者將爲極難後逐王重外道以七十片真金遺之因造金七十論有七十行頌廣叙彼宗以金標之冀揚其德復有世親菩薩出世之時造勝義七十論廣破彼宗教前僧義爾時國王重世親論復令國人廣斥其論於是世親發教論外道屍及證義者以鞭其骨故有法師云世親習舊五支鞭骨影鑿陳那創勒三分吼石夢

*不離石

能是某事也復有外道計自在天以爲因者西方有裸形外道亦名塗莊外道并諸婆羅門共爲此計也彼宗計大自在天有二住處一在雪山北二在南海末刺耶山昔摩竭陀國有兄弟又事自在天同住雪山求見彼天至山忽見一婆羅門云大自在天事汝國釋迦牟尼佛何不禮事兄弟報云我先承習但事天神時婆羅門變爲天形面上三目復現四臂或現八臂告兄弟曰汝可還國菩提樹東造釋迦降魔之像菩提樹南復穿池濟渴乏者彼宗因此計二住處以爲不謬也復有三身一者法身體常周遍量同虛空能生萬物二受用身在色天之上三變化身隨形六道教化衆生也又計梵王能生萬物如提婆菩薩造破外道小乘涅槃論云從那羅延天齊中生大蓮華蓮華之上生梵天祖云梵天即梵天也彼梵天作一切命無物謂造作一切情非情物也從梵天口生婆羅門兩臂中生刹利兩臂中生毗舍兩臂跟生首陀此等妄計其類繁多不能具叙此並不了集因故作計也謂遠於故佛法將四諦破之

九九衆生居破計色無色天計涅槃外道者。獨磨疏云。謂彼計非想及以有頂並心沉沒。離心不覺。謂會大理計。彼天極地窮理涅槃之處。云云。然此外道阿羅漢等。執不用處及非想處。二空爲涅槃。亦計無想天爲涅槃。處佛即相從總破。故說九居並是衆生所止。若取對破。但應言無想天及不用處及非想非非想處。是衆生而居也。佛總判云。此及三界九居。諸天是衆生所止之處。還是無常等。命終還墮二途。賢云。理實外道妄計涅槃。其相衆多。且約妄計二空。定爲滅諦。又外道亦計無想天爲涅槃。以無想天多是外道修世禪生其中。由此邪定。皆生其中。餘衆不生。此天故經云。是愚人生處也。言九居者。一者欲界。總有六天。二者初禪。三者二禪。四者三禪。五者四禪。已上屬色界。有六空處。七識處。八不用處。亦名無九非想非非想處。此四天屬獨磨疏云。夫涅槃者。寂寥虛曠。非復色心。此乃衆生所居。何名絕有之法也。心沉沒處。謂是窮理者。濟云。外道得非想定。滅其六識。離心故言心沉沒處也。佛法之中。滅其六識之心。但名入滅。

△爲證

外道則計爲涅槃。故曰。謂是窮理滅六識。離心然。臨命終時。見中陰之形。則起未證真理。便起念言。無有涅槃。既撥無因果。則墮地獄。十一一切入者。一青二黃三赤四白五地六水七大八風九空十識。破色空外道等者。威云。此外道計色異空。先來修色有之業。於欲界計色界爲涅槃。故言用色破。欲有既欲欲界修色界。得生色界。知果未盡。還厭色有想色爲空。然未得理。空云何爲理。空如經云。色即是空。等此色空。義名爲理。空外道未得此理解之空。但厭色修空。生無色界。謂是涅槃。即如既云外道修六行。攀上勝妙出厭下苦。重顯此爲六行。故曰以空破色有也。彼無色界爲至極。而即破其此計云。一切色青黃赤白地水火風空識等。但是根塵相入。識想分別。實非涅槃也。故涅槃下文云。有無量想。謂十一切入也。以此證知。此十是相耳。又涅槃有十一切處。三昧謂青色三昧黃色三昧等。謂於此十處而得定心。故曰也。以外道亦能學此十種三昧。但除離相。離散色界。結猶有細想。不能出無色界。故

鈔云外道能持禪定。船度欲界海。無色界深廣。不能度也。謂外道未盡行此三昧。故不能出三界也。唯除麤想不盡。如水魚蟄虫似死猶活之。又外道計非想非非想。爲涅槃者。案涅槃經三十六云。須臾陀羅白。佛言。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不淨。觀識是常樂清淨。作是觀已。欲界結盡。獲得色界。次復觀色。色即是無常。如癰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是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結盡。得無色。處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癰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即一切智寂靜清淨。常恒不變。佛即破言。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爲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汝已先能訶責麤想。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訶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爲想。如癰如瘡。如毒如箭。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餘者。解云。此外道厭下苦重。麤攀上勝。妙出至其非想定。三界之頂。無上可攀。故不能出。而於此處。但見八萬劫事。自外冥然寂莫。不知始終。呼此冥冥之處。以爲涅槃。號爲冥諦。涅槃也。佛言。汝所稱涅槃者。猶屬生死。汝雖斷麤想。仍是細想。故語言。汝此非想。非非想。故言非非想。汝師鬱頭藍弗利尚不能斷者。謂其人退受飛狸身。所以墮此身者。先在林中修定。有鳥在樹鳴噪。不能得定。生惡念心。頗爲飛狸。噉此衆鳥。即移向水邊。習定。復聞水中魚動相。亂復起。惡願生。於狢中。由斯願放。於後。福盡。生飛狸中。入水食魚。飛噉飛鳥。此是汝師。尚其如此。況汝弟子。耶。今欲修者。應修八聖道。斷愛水。竭業種。燒苦報。盡行者。清昇名爲解脫也。今言非想非非想者。上二字是外道立。下三字是佛破之言云。此非想。非非想。故曰非非想。智論同此解也。齊云。此意明十个皆是心所計想。運用所成。如得青色三昧。見一切世界。盡青。乃至黃色。赤色。三昧例然。豈非心所成法也。而外道計定計色。爲涅槃。將十一切入處。並是心作。以想破也。故曰。但是運用多少也。言運用多少者。且如作青觀時。紙上作青點。即想此點。漸漸作大想。乃至如壓大屋大。以遍世界。如是純熟。漸以退縮。還歸一點。若熟已去。大小自由。此皆想作。故

以退縮還歸一點。若熟已去。大小自由。此皆想作。故

曰也黃赤等觀例然我見不除還受生死者私云問
涅槃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此文何故云我見不除
還受生死解云此文外道計我是常此計生死之妄
我爲常故非也涅槃云不斷我見此我爲真我故二
文不相違故榮疏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者生死非
得自在故稱爲我體是大明故名爲見能生一切諸
佛目之爲性性者種者爲義斯理不增故曰不斷我
見也

善見若欲試知是比丘當問何法持三衣者案見論
有衆多比丘路中遇賊劫奪衣物裸形而行檢問者
言汝是裸形外道耶答曰我是釋種沙門非外道也
諸比丘聞已疑往問憂波離憂波離即檢問汝既是
沙門幾時受具師僧是誰云何受持三衣問已
方乃知是比丘也

自然遠近者立謂沙彌在六種自然界中作法還須
遠近集沙彌等 昔用比丘今解不然者立謂古
師云其沙彌說淨受衣鉢安居等皆須對大僧作之
今不同之也 若畜長請二施主者立云一是真實

淨主二是展轉淨主也

有人言下衆刺結者立明古師云其律未結沙彌吉
羅者是刺結結非正結沙彌罪也由沙彌未有犯戒
緣起故但預結以防之今言不結是佛正結非刺結
也上釋二十八沙彌篇義竟

會本條
下四之三

○尼衆別行篇第二十九

上來僧法之中非無二法若相同者唯足尼之字若
乘對首法則稱比丘尼若呼前人則云大姊一心念
若乘衆法准四分別云大姊僧聽五分云阿姨聽十
誦云大德尼僧聽准義並通其同戒者前門已具其
有別戒及行事條例者不可統取故今一位但爲女
人暗弱觸事多迷若不曲示規模理行可容可識故
此一篇明尼別法羯磨疏云若論位次合在沙彌前
明但女形別間雜招議故沙彌以大僧後然始辨尼
之法也注云尼者女也者立謂尼是梵音女是唐語
以女通道俗恐濫俗女故仍本彰名故曰尼名也猶
如羯磨是梵音此翻爲業業通善惡故還依本建名
也注云阿摩者母也重尼稱之者羯磨疏云摩是天

本以釋次

本可釋例

六
大

音此云爲母重尼稱者以愛道爲尼之先私云喚大愛道爲阿摩。既是姨母愛道所養以貴重故稱阿摩。乃相從佛喚稱愛道爲阿摩。愛道是尼之首。既得阿摩名。故今尼者同受此號。如趙公在日一切朝宦皆學大帝喚作阿舅。全不呼其號也。趙公即長孫無忌是也。賓云。今尼作法。命云阿姨。僧聽者有人釋云。以愛道尼是佛姨母。故遺勃世尊喚言阿姨。今詳梵音阿梨夷。此云尊者或翻聖者。今言阿夷者。略也。僧祇律中阿梨耶。僧聽即其事也。阿梨夷者。即女聲呼也。阿梨耶者。即男聲呼也。同翻爲尊者。聖者。此是稱歎之辭也。或相召爲阿摩者。亦如前釋也。

細行衆多者。六明尼法略則五百。廣說則八万四千威儀法式。更多於大僧。故曰細行衆多。尼滿十二夏方開度人。違者犯提僧滿十夏。有智慧開達者。犯於吉也。

依止式。又沙彌尼。吉羅者立。謂尼夏歲未滿。受他依止者。犯吉。若得羯磨者。立明尼。雖夏滿十二。欲度人時。還須從衆僧乞法。尼僧白。二許其度。人方始得也。

既得法已。開一年中。但得度一大尼。一六法一沙彌尼。受他一人。依止不得多也。若至來年。更得度人。但當年中。不得多度。故言隔年。又得今時。尼家一時度多尼。受戒非法。僧得罪。據律緣中。因度賊女。故制不得輒度。然賊女。要是死罪者。多爲賊女。十誦賊有二種。一偷他財物。犯於王法。王欲殺之。二偷身犯夫。夫欲殺之。祇云。與此人出家。越與學法。得闍與受具。得其殘也。義須重與法者。立謂更從尼僧乞度人法也。

薩婆多師資傳者。謂師資之傳文如下。引如端正難緣者。案五分中。明此女名半尸迦。先是姪女。於正法中出家。往蘭若住。處僧中。受戒有賊伺候。云云。十誦云。婆羅生女。端正姪好。價直半尸迦國也。今引此文。證知僧不得往尼寺爲尼。受戒也。彼有此難。尙遣使來僧中代受。僧若得往者。何勞遣使。今有往尼寺爲受者。迷之遠矣。故薩婆多師資傳中。祐律師曰。夫大海王。百川自到大師。爲近則宜。群朋如從。故曲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曲禮立制。猶尙如茲。況三寶戒。

●下

德豈可輕忽哉。本以男女異位。高卑殊義。准半戶迦女遇有諸難。不得出寺。故開遣使受戒。夫若戒可往授。何不屈師。此即明文顯證也。自律與帝京而江北未備。多在尼寺。而受具足大僧。自輕托難往授也。賓云。端正難緣。遣使受者。非謂大僧不得往授。必往何失。但由大僧取靜息緣。不肯來計。尼寺故開遣使受也。

●下

問本法人名作何等者。此問意云。其本法尼既異式。又未具足其名字何。下答亦得名比丘尼。言本法人者。有云。要由尼衆作此法。故諸此法爲大僧羯磨之本。故曰本法。若尼不作此法。大僧羯磨亦不成。故也。三。明尼僧結界。

有人不立此法者。謂古師云。尼來僧中。尼全不棄羯磨。又尼不足僧數。何須結界。今不同此義也。然今相承結者。亦無文可據。但鈔家立此法耳。

本法尼且置。自然界外。下二衆同住。無妨者。立明尼來僧中結界時。其本法尼位高。下二衆謂式叉及沙彌尼。其下二衆雖在界內。不成別衆。故言無妨。其本

●傳

法尼出自然界外者。恐同尼共坐不合。聞羯磨若令別處。又是別衆。由本法尼亦名比丘尼故。

又如尼懺僧殘二衆各結。受隨俱同者。立謂尼懺殘時。於大僧界上結界。今時受戒亦須准此結之。以懺殘是隨行中事。今受戒者。受中事故。曰受隨俱同。引此文證明。其此事定須結也。賢聖不共非奪者。立明尼須結界。雖無聖教。然古來西土傳法之傳。即覺明法時。真諦之例。皆是賢聖不言須結。皆須結終不奪其結之道理。亦不明結以爲非法。故曰不共非奪也。

二篇一法覆藏全無等者。立謂尼犯僧殘行懺縱覆藏百日。千夜亦不覆藏。別住法。但半月二衆中行摩那埤耳。所以無別住法者。礪云。尼不得獨故。若與別住。便成罪續。故六夜改僧制限半月者。勵云。爲其女弱。因行難成故也。

尼入僧寺者。僧祇三十九云。應住門屋下。遣淨人女白言。和南北比丘尼。白入願聽。比丘當籌量可不聽入故也。比丘入尼寺。亦爾者。謂反上義。即是也。故五分

僧無緣入尼寺。隨入多少。步步波逸提。若一脚入門。吉羅。上言緣者。謂請喚說法。設會等。是其緣也。若看病作衣。豈曰緣也。

若尼來與欲應受不得。述已道德者。謂尼來請為覓教。誡人等不得受尼之囑也。囑云。尼來僧中求教。誡尼人所囑人。謂非病非遠行。非客比丘。非愚痴等。此四種人不得受囑也。僧祇云。尼囑授應受除五人。不得受尼囑。一上座。二教誡尼人。三誦本。又人應各自說。不應受。謂應言。我是僧中上座。或言。我是教誡尼人。或言。我是半月時誦戒人。四者守尸人。五者病人。此二應自言。我不至僧中。汝可囑餘人。若言。我是乞食頭陀。多聞大德等人。不受者。得越毗尼罪。

若檀越為請比丘來。乃至路有難事等者。立明尼在檀越處安居。要須請僧來依此。僧住方得結夏。其檀越請僧。竟比丘有緣不來。其尼已結夏。竟其僧緣事。竟竟不來。若住更請餘僧來。若不請尼。則不合住。若欲去。路中有難不得去。聽住成安居也。若初安居。竟比丘有緣去尼後。方知等者。立明亦如前在檀越家。

●是有緣有

結夏其僧有事。忽去尼不知。後方知者。開成得住。不須移也。

但欲惑色益壽畜弟子者。按大愛道比丘尼經下卷云。佛語阿難。比丘尼受具戒。當由此比丘僧若衆許可。乃得若一比丘不肯。即不得也。阿難問曰。何故要由此比丘僧。而乃得成女沙門乎。女沙門者。即佛言阿難。所以爾者。女人多欲。能但欲惑色畜弟子。亦不欲學問。但知須臾之事。是故當須由此比丘僧耳。鈔中長有壽字。經文中無也。言欲能惑色者。看上下文意。只是姪欲之態。迷其姪欲事也。立云。女人貪欲既多。樂養門徒。貪其給使。食其送餉。衣食名爲益壽也。尼八重四同僧後四者。此文略不出。最後隨順犯罪比丘。違尼三諫。夷不出此戒也。尼摩觸戒制意者。凡女人之性染愛情深。既受摩觸。適悅處重。又人輕易陵義。無自固成大惡。臨危事險。故方便之內制。以深防。但使受樂。即結夷罪。

腋已下膝已上等者。觸問此腋已下。夷明知腋已上。蘭何後八事戒中捉手。乃至腕蘭已後。即夷者解云。

前就身中辨分齊故言腋已下膝已上夷下捉手者就支中以別分齊故言腋已上夷已下蘭五分云摩觸變際已下膝已上肘已後夷

僧不問境染淨者立謂不問前女有染心無染心也尼身不動隨處得罪者立謂隨輕重境被觸若受樂即犯若輕境蘭重境夷

八事成重制意者。云前戒得境處深染情垢重地制深防一觸成重此戒亦是染心所爲觸境處淺染心微薄要假八事相資過集積增垢情轉著趣重必故須抑制也乃至腕已後是重者若捉手齊腕是蘭捉腕已後夷非此戒攝

四屏處立語行等三事亦爾者謂是第四屏處共立屏處共語六屏處共行也。蘭問下文入閤室入屏障處犯提何意此中得蘭解云下對譏過不待俱染但犯提罪此謂俱染容成大惡故悉犯蘭更問下文入閤室犯提此文開若禮拜若有所施與若悔過等不犯者何答下無所爲事涉譏犯提此有福緣布施求法懺洗之流故全無過也

八捉手不成重者以事是一故要犯八事亦無次第但使滿八皆攬成重下入閤室犯墮由無所爲事等者立謂無受法禮拜悔過等事故墮今言下者指下篇單墮戒中也

覆藏他重罪戒制意者出家尼衆還相禁約使離過行成光顯僧衆今乃知他犯重故相容匿之心致犯滋劇淪陷前人自懷損僧汚辱不少故加深防制重夷罪也作覆藏心者尼覆藏重罪得蘭若獨住無人處不成覆如懺罪中者立謂如殘罪中若犯殘已無人可發露不成覆藏如懺殘中有八種不成覆若對先知不肯發者二俱有過者立謂有張家尼犯重已有一王家尼知張家尼犯重便覆他罪不向人說其後有李家尼亦知前張家尼犯重還即向其王家尼發露者不成由此尼既覆他罪不得受他發露此後二人俱犯重也下即引文如向有犯者懺等皆不成也云云又識人名罪種相須發露者立謂懺犯重人名姓又識其所犯罪名罪種而覆不發者犯重若雖懺前人而不知所犯定是何罪而不識罪名種

又雖知犯罪名種尼不識能犯之尼名字並無覆罪故言反上不合若前人受竟更不須說者應是對一人說即須休也根本無過者立云如一尼知他犯即作覆心而所犯者早自發露竟能覆之人無罪由根本已彰故

◆物屬

言人戒制意者所以不聽言人者有三過故一出家之人應懷四等陳辭舉告損物前人即非益物二者女人之性理無外涉是非種難究不閉進否雖理灼然言不自雪醜累佛法譏損處重三自懷心行郭道根本具斯諸過故所以制五分若謂官言人一往返一殘今四緣成犯如文可知更無餘開緣明為三寶亦在犯限應還直者既不與此榮須還他研榮功夫之直也

◆僧殘

四獨戒者四分合為一戒祇律分為四戒今合明制意凡女人志弱事無獨立人輕易陵容成大惡假伴相授方能離過故制不聽獨也水是難處夜多奸非村是俗男所居曠野及道容有惡緣故並皆制獨犯僧殘

◆人語內

◆合歸全

尼獨行詣村者立謂今時尼獨入家人院中亦犯殘四越界犯者立謂過村界即犯猶未過界蘭獨在後行乃至離伴見聞處即犯者若准祇文獨行者若捨伴下道出界犯殘若道中恒在申手內若離申手外一足過蘭二足過殘若餘人中間過者蘭當求半許若過半而作法者立謂尼受戒時尼師僧少不可令清淨者十人之中五人持戒若過五人等持戒清淨自餘不淨亦得成法也

如此八法尊重乃至盡形不應違者案五分云波闍波提求佛出家佛不許之阿難為三請佛後令行八不可越法乃與出家阿難奉教為說八敬愛道頂受已復白阿難願更為我入白世尊云我已受八法於八法中欲乞一願願聽比丘尼隨大小禮比丘如何百歲尼禮新受戒比丘阿難復為白佛佛告阿難我聽比丘尼隨大小禮比丘者無有是處賓云有二義故不許隨次禮一者女人聞請法大僧表有師徒僧是尊之位尼是極卑之位則請法情殷若許隨次禮此義不成二者男女報殊喜相愛染若大小位

卷之三

大目犍連

卷之三

別狎近難。交若許。依次禮。形交事數。恐有姪亂。故迷防之。以佛不許。以禮今猶交。染是露。如此向若許。依次禮。更甚於此。女人有五礙。不得作天帝釋。六欲天中。第二天王也。魔王六欲天中。第六天王。梵王色界初禪梵王也。轉輪王四天下中人王也。佛三界法王。說入天三界。百億天下法王也。若不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佛之正法住世千年。今聽出家。則減五百年。猶如人家多女人。少男。當知其家衰不久。又告阿難。若女人不於我法出家。受具足戒。我泥洹後。諸憂婆塞及優婆塞。當持四事供養。隨比丘後。白言。大德。憐愍我故。受我供養。若出門見。便當牽臂。言。大德。於我有恩。乞暫過坐。使我獲安。若道路相逢。皆當解髮拂比丘足。布令蹈上。今聽出家。此事殆盡。阿難聞已。悲恨流淚。白佛言。世尊。我先不聞。不知此法。求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若我先知。豈當三請佛告。阿難勿復啼泣。魔蔽汝心。是故爾今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當應隨順我之所制。不得有違。又按毗尼母論云。佛曰。若不度女人出家。有十事利益。一若女不出家者。諸

檀越各各以器盛食。在道側跪授與沙門。二者常與衣服臥具於道中。求沙門受用。三者乘象馬車乘在道側。以五體投地。求沙門蹈上。而過。四者常應路中以髮布地。求沙門蹈上。而過。五者常應恭敬心。請沙門致舍供養。六者見諸沙門。常恭敬心。淨掃地。脫身上衣。布地令坐。七者脫身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常舒髮拂比丘足上。塵九者沙門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於沙門乎。十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減五百年。一得堅固。解脫。二得堅固。解脫。三得堅固。解脫。四得堅固。解脫。五得堅固。解脫。六得堅固。解脫。七得堅固。解脫。八得堅固。解脫。九得堅固。解脫。十得堅固。解脫。中舍人尊師法者。案中舍經第二十八云。愛道求佛出家。三請不許。住立門外。塗跣悲泣。阿難見之。為進白佛。再三為請。請傳八敬。報其愛道。若能行者。許其出家。一者從大僧受戒。二半月請教授。三依大僧處安居。四夏竟。僧中自恣。五不得輒問比丘經律論之義。若聽問。乃得問也。六不得說比丘所犯七尼殘半月。僧中行不慢等。八百歲尼當禮始受戒。比丘等不

得云是犯戒是摩訶羅者案祇中明尼不得罵僧云
爾也又云比丘亦不得罵尼言剃髮老嫗姪易老嫗
摩訶羅老嫗尼不得罵僧云此犯戒此是摩訶羅此
無所知等也若是比丘教誡尼時不得低頭而住應
觀相威儀若見油漆塗頭莊服著上色衣持令光澤
白帶繫腰如是者應呵也比丘教誡尼時應如女想
教誡人當如佛想若對俗人前不得教誡勿令前人
起不善心言沙門今教婦也十誦見大僧不起廢五
分亦爾者案五分中尼見大僧不起禮不請坐波逸
提輒問大僧義者波逸提若有問應先白比丘然後
問比丘尼照鏡波逸提照水吉羅若爲面有瘡者不
犯比丘尼沽酒犯偷蘭遮尼出息亦犯蘭押油賣亦
蘭

注此云學法女者其此女要二年學戒方得與受具
不滿不得若中間犯此六更從初與齊此數爲二年
若犯重同沙彌減損不得與具戒此學法不比臨時
本法若本法行不行俱得受俱是失法之愆其學法
女但是加其交輕法更無別戒體重發故上序中十

門云式又摩那六法是其學宗戒體更不重發即其
義也

四分十八童女二歲學戒又云小年曾嫁年十歲與
六法等者十八童女二歲學戒滿二十得兩年與受
具戒若曾嫁者十歲與二年學戒滿十二受具也問
據律所談皆須學戒今尼學缺違教無疑據何得戒
而相承競授答據五分初緣愛道等受案五分云波
闍波提奉佛八敬名受具戒歡喜奉行即成出家受
具足戒後白阿難此五百釋女今當云何受具足戒
願更爲白阿難即以白佛佛吉即聽波闍波提比丘
尼作和上比丘僧十衆中白四羯磨受具戒又案求
那跋摩爲尼重受盡判得戒不爾要須備學也可知
有胎無胎廣如彼者案十誦云有居士婦名和羅大
富多財田宅種種後以無常因緣財物失盡家人分
散唯一身在先因有身以喪親失財緣故愁憂苦惱
身自消瘦又兒胎縮小便作是念我胎中兒若死爛
又作是念諸富樂人莫過沙門釋子須往尼精舍作
比丘尼既出家已身歡樂故腹漸漸大諸尼訕出謂

犯姪人答言我出家已不作姪事先時有身乃至佛言是尼不犯梵行先白衣時有身從今聽沙彌尼二歲學六法可知身無身等故疏云二歲以練身六法以練神卽其義也

僧祇應學十八法者今鈔中列不盡列十二事竟卽云餘如彼說案僧祇云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尼度十歲十二歲童女與受具足女人軟弱不堪苦事威儀多不具足不知奉事和上阿闍梨不知入衆著衣持鉢之法諸尼舉過白佛佛言從今已後十八童女欲於如來法中受具足者應從僧乞二年學戒此女應從僧乞法作是言阿闍梨耶僧聽我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今從僧乞二年學戒願僧哀愍故與我二年學戒三說尼僧應十衆具滿白四羯磨文如律成就已是名與學戒二歲中應隨順十八事何等十八文中一一列如鈔所引至下文云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後四波羅夷若一一犯者應更受學法十三若十九僧伽婆尸沙已下一切作突吉羅鈔引若至此破五戒何等爲五非時食停食食受金銀及錢飲酒

若香華隨其犯日足學滿私云此下五若破但足日數滿前之後四夷若犯壞其學法應更受學法也鈔云餘如彼說者指此後五也後四波羅夷者謂八夷之中後四夷也前四是根本非今學數犯則滅壞但學後四犯則壞學法從初更學也言三十九僧殘者明祇中尼有十九殘四分但有十七殘也上釋尼衆別行篇訖

○諸部別行篇第三十

上來二十五篇並是一家行事雖復通探諸部然以四分爲宗但爲文缺不周則取外部皆約事義符會者統括相成若異途別據輕重互立者前篇未述故更習此一門廣明異相欲使陶汰心海光益見聞統序衆律諸部曲陳異據故曰別也

博學爲清貧者立謂博由廣也若廣學問則識文義通塞便解會通良以學寡之人則見聞生礙於文善識者只由學富古人云達者無違諍既稱學富故曰濟貧

若四分缺於事法他部自有明文者立謂如持衣加

藥狂顛足數等四分乃缺持衣等事家之法故須十誦明文是也。濟云事與法各別如四分不足數中唯列二十八人餘者不明如狂顛等既闕不明是闕於事也。若持衣加法及解戒場羯磨四分無文是闕於法也不乖二是者立謂取他部之文來入宗者不乖他部文是亦不乖當部義是彼此無非故言二是。要急就緩者立謂如僧祇受日事訖羯磨十誦二十九夜是緩四分約緣限定三法是急。今若捨此從彼則成此義也。又如十誦作單白白二白四得成是緣四指約爲急。又如伽論白衣爲和上等是緩。捨有衆無者立謂四分受戒須和上現前是有十誦有須現前得戒是無不可捨此四分之有求十誦之無又不可捨四分結淨地之法求十誦不結之文指輕重之是非者立謂如僧祇四錢三角犯重四分是輕又如尼度賊如四分犯殘僧祇犯闍今不可捨重就輕指輕從重也不可偏判其是不可言非也。又云是非者如十誦和上不現前爲是四分爲非也。又十誦借衣受戒爲是四分爲非此上之義須依本宗不可指捨

●後編五

也。又一解云指輕重之是非等者謂教雖有輕重不可是非而見即師心取捨也。貽者也。鈔序具顯者立謂如四分判文有限則事不可通行是其文也。自意疑是今判其持犯還約其受體體既四分而受豈得異部明隨等應指此文也。若全未預法則隨入一部爲依持者立謂欲受戒時當任隨一部師僧受也。即隨用何部羯磨而受後隨行中依此部也。順文謹用行之者立謂既隨四分受戒還須滿四分羯磨行事等也。僧祇和上受戒十人之外者立謂羯磨時和上名入法不得在十之數以是所懸不入僧數故也。類同五人自恣者立謂前後德當被差時不入僧數差竟還得在數還衣之時得足數也。若唯通數上解者非者立謂若准律教大意用四僧懺捨墮其義非也。故言上解者非也。五人受懺始終無妨者立謂此更通上文也。謂依祇五人捨懺者好也。若准四分捨懺唯四人僧者義有過也。豈有懺主單白自和謂界中四人爲他捨懺懺主和僧之時身外唯有三人并已成

十誦無和上受戒者立云和不現前爲無非謂全

四今作單白自通四內豈非自和故不可也。准祇五人無自和之過。故曰無妨也。故南山羯磨疏云。須世蓋行多以所爲通入四攝。此是商略。古人四僧捨懺也。又云。和僧受懺。非是自量。謂懺主和白。令僧量可。今身在數。卽是量。義不得也。

十誦無和上受戒者立云和不現前爲無非謂全無也。及下多論言無亦得者。還約不現前也。黃門爲和上者。立謂本受時是難數也。白衣爲和上者。立謂是本來受戒不得人也。受既不得。仍本作名。故曰白衣。非謂今時俗士也。觀今文意。正是長髮僧也。非出家人。亦爾者。立謂未剃髮。今時長髮僧也。亦云是賊詐比丘名爲非出家人也。若此人爲地受戒。約能受人不知十僧之中。又復不知故得也。

十誦男子作女人威儀。如男子受得戒者。案十誦婆波離問佛言。若男子作女人威儀。女人相。女人服。作女形制。已如男子法受戒得戒。不佛言得戒。衆僧得罪。又問。若女人作男子威儀。男子服。作男子形制。已如女人法受戒得戒。不佛言得戒。衆僧得罪。立云實

住疑注

是男子作尼威儀而來云。是僧欲受戒也。本犯戒人者。立謂本是犯邊罪人。受戒不得者。今不堪爲和上。也。本不和合人者。立謂受時界內不和合別衆非法。羯磨不成。受戒不得。此人亦不堪爲和上也。非出家人者。同前解釋。非是剃髮。正是今時白衣和上。謂身著俗服也。

四處展轉與欲者。案十誦云。婆波離問佛。頗有比丘四人界內一時受具戒得。名受戒。耶答有。若四處展轉與欲得。又問。言頗有界內一時四處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謂四處展轉與欲得也。立云。一界內四處受具。一處各有十人。總有四十人。有人持三處三十人。欲住一處。說不犯別衆如是。還互展轉而說欲也。若一比丘一處坐足四處僧數者。案十誦云。婆波離問佛。言頗有一比丘於四住處中間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更問。頗一足數比丘足四住處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若坐若立。得一處一人作羯磨。被四衆者。立謂取木十字安四界中央。羯磨人在中央坐乘也。八

人十二人十五人十八人等者立謂八人者即四界也。一界各有二人四界有八人將四置四界中間各對四界中人作衆多人三語得成也。亦云約二界各有四人一人在中間各成五人僧用此解當前解不當濟云能所合論有八人也。約二界作之一界有三人欲作說戒一界有四人欲作自恣各欠一人今將一人置二界間足三人處成四得說戒足四人處成五得自恣也。言十二人者立謂有四界之中各有三人將一人置四界間足彼處成四各成僧法事濟云約三界作一界有三人欲說戒二界各有四人欲自恣各以一人先三處既有十一人今足一人足十二人足四人處成五足三人處成四也。言十五人者立謂有五處相接各有三人亦用一人置中間以足五處僧得成衆法也。濟云約四界作二界有三人欲說戒二界各有四人欲自恣四處各欠一人四處但先十四人竟今一人足四處成十五人也。言十八人者立謂分爲二段初九人爲一段謂在一界作受戒事次有一段有九人分爲二衆在三界中一界各有

三人總是九人并彼界受戒處成十八人四角四界既有此四衆各不滿數未成法事今將一人安四界中間得足九人處或數成十人也。又足三處三人各成四人故成說戒等法濟云約五界作三界各三人成九人欲作說戒事二界各四人成八人欲作自恣事各欠一人總有十七人竟今一人足五處各得成法故合成十八人也。若欲作受戒事則約三界作之一界有九人欲受戒二界各四人欲自恣各欠一人今將一人足三處則成十八人也。

僧祇加一中間羯磨者立謂彼宗若欲受日自恣等事先作求聽羯磨謂在單白白二之中間故曰也。謂初則作單白未了即變爲羯磨初便云若僧時到僧忍聽後云是事如是持。出今及中自又加白羯磨者立云如今僧常唱白欲立制浴僧說戒等事亦名羯磨也不問聽許不遮者有人云謂上唱白之法亦名羯磨但中間若有僧忍聽乃至誰諸長老忍等故言不問僧聽與不聽故云然也。又解但今時唱白表衆周知本非求僧聽與不聽雖僧不聽白竟即成也。餘三

●何修作

羯磨同四分者謂單白。白二。白四相同無異故曰也。又云中問直白此二羯磨三人等通作者立謂中間卽是求聽羯磨也。直白者卽是加白羯磨謂唱白者是名四二法不須四人僧但二人亦得明了論如此說也。

僧祇不聽與欲人多坐僧少者羯磨云四分與十誦坐上人少說欲者多開之如斷詳中取諸人欲智者屏量等也。十誦中一界四受展轉與欲不同五分少現方成也。轉欲卽失者立謂受他欲已更轉付人卽不成持欲四分得轉付他也。

下篇隨輕重者立明其下篇雖輕重不同皆無重犯未初篇後犯吉難僧祇亦爾者立謂祇同十誦無有重犯義也。便用中間別法者有云應是用中間羯磨與四分不同故云別法也。

同四分而兼夜者私云文中雖牒七夜入法然亦不得第七夜經明相在外此與四分同但牒日夜爲異耳。十誦一夏只得此二法謂要九十日中半在界內也。利昌等者。云卽利車之別名也。案十誦云佛在毗

●諸疑

耶離城時諸利昌爲佛及僧具種種饋贈非時雲起諸飲食在於露地被天雨等諸利昌語阿難言我諸利昌爲佛及僧設食在於露地天雨我當云何阿難言我諸白佛佛告阿難於一房舍應作淨地白二羯磨結已著飲食其舍內煮飯爇作餅等諸外道嫉妬譏嫌言是秀居士舍內作飯食有食厨庫藏與白衣何異諸比丘聞已白佛佛言從今日於僧房外作飯食。既僧坊外作飯食烟火起露地多人見來索飯食。比丘各各分使僧食少以是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作淨地若作犯吉難若先作者應捨言筆者應節云應作篇。說文云判竹爲之以盛穀也。蒼頡篇作圖。員倉也。經文作筆。是竹器名非此義也。一曰小簍亦筍也。人便妄用云不須更結者古人云十誦既制不許結淨地明不須結所有食具並皆望本主卽是檀越物淨畜之故言妄用也。

以疑通是非者立謂若疑時則半是半非也。故疑同想結結如殺人前境是人卽疑爲人爲非人而殺等此名是也。若實非人替處卽起疑爲人爲非人此名

非故言通是非也。四分破僧姪戒受戒不開知疑等者。且舉破僧四句。一非法不疑破非法不疑不疑說。二非法不疑破法疑說。三法疑破非法疑說。四法疑破法疑說。首疏判前三犯逆第四句不犯逆也。姪酒想疑皆制心從境可知。言受戒者爲年未滿受具戒和上犯提衆僧犯吉。其中有四句。一知二謂三疑四不知是四句中不知滿及謂不滿則無犯。若知年未滿疑未滿皆犯。提中交互作句如隨相中辨此則不開疑心疏家問曰。和上疑心應輕。所以犯提答前受戒有情可檢。何不安詳細檢取實。然後受戒。今懷疑慢法而與受具令不得戒。惱他處深。故制與知同罪。性惡罪上無疑。想者立謂彼宗中性戒不開想疑如實是女作男子。黃門想觸同。殘若違戒則開想疑生地生。婢作非生想疑得吉羅也。僧差人永棄山水中也。

白毛臥具好者如前。不好者如後者。謂好者如上。純黑。僞者耶。僧不得著得作地敷。不好者如六年不操不得作地敷。僧得者用也。

過足三返者立謂失三受三則是過知足戒名爲過足。言三返者卽是過限忽切。案衣價戒也。七日藥二用者立謂七日藥與諸比丘食第八日藥與守園人名爲二用。勝云彼論云蘇等有二種用者。比丘有病欲服蘇得三日或四日。病差應卽捨而不捨或七日不捨成尼薩耆。應捨與僧比丘若有病更欲服僧更捨與比丘得蘇須捨與白衣白衣後捨與比丘比丘方得服比丘若無病不復用僧欲用亦須先捨與白衣白衣捨與僧僧方得僧與比丘得服故言二種用也。

不問受法不受法者謂受調達五邪法也。若受五邪法及不受五邪法謂無遮有一住處一上座比丘犯僧殘欲行懺諸人言上座行波利婆沙六夜何況中下座生不信心諸比丘白佛佛言若一心生念從今更不作卽得清淨。二有住處一大德多知識比丘犯殘欲行懺諸人言此大德行如是事何況餘人生不信心乃至佛言同上三有比丘犯殘諸人令行懺此人言我寧反戒是事白佛佛言同上四有比丘病犯

獲令行懺答云我不能行以無力故不能胡隨乃至
佛言同上五有此丘犯殘欲行懺衆不滿二十人欲
至他處懺悔道路遇賊死諸比丘言此比丘不清淨
死或墮惡道是事曰佛佛言一心想念如法懺悔是
人清淨死不墮惡道得生天上六有此丘犯殘衆不
清淨便至他處衆中懺悔遇賊死乃至同前第五段
佛言得生天上云云下注云凡此有六種懺法不可
妄用及有僥倖也唐爲自欺罪亦不除要須廣問明
律匠者方能斷決故十_四律文上來三十篇不同總
釋一都鈔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四末終

唐大極元年夏五月十二日於西京大莊嚴寺略
出義批用臨機不省虛庸顯益抄錄或尋討經論
心緣自閱或聽習之次筆記見聞或執弓請銷或
自生疑過或復詳評羣學隨遠兄爲指南並具撰
實廣通選代自譏螢光之竊助龍燭之輝雖則優

劣有殊冀一掃之添終歸于海者神龍三載夏日
於天竺山門告啓衆求創濟一慮難情昏神惘然
敢不讓人盡吹齊竿情願用旦夕食重經書關豐
談一旦忘盡四方故許海千本寺略復濟之始五
月初終六月書故紀代里之後悔也
新宮山比丘良秀寫之

寶曆三壬申春四月穀旦

河內州交野郡星田邑新宮山愛染律院常住

比丘瑞觀慧藏識之

今目錄新作

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目次

卷第一

初立章料簡

卷第二

次判釋科條

卷第三

釋鈔總序畢別序第一門

卷第四

釋別序第二門畢第十門

卷第五

從標宗篇畢受欲篇

卷第六

從羯磨篇畢結界篇

卷第七

從僧綱篇畢師資篇

卷第八

從說戒篇畢自恣篇

卷第九

從名報篇畢釋相篇六趣音

卷第十

從七衆發戒章畢二不定戒

卷第十一

從三十戒畢九十戒中三十戒

卷第十二

從九十戒中三十一戒畢隨戒篇

卷第十三

從持犯篇首至第六優劣畢

卷第十四

從第七雜料簡門畢持犯篇

卷第十五

從懺六聚篇畢二之篇

卷第十六

從四藥篇畢諸雜要行篇

卷第十七

從沙彌篇畢傳通分

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目次終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一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霄纂

蓋聞事鈔立憲功用寔深是律府之樞關乃行持之
錯縫爰自巨唐貞觀之後製造章記四十餘家而條
貫極繁輪軸兼盛欲遍披討難究源流但景霄夙飲
化緣功承稟訓輒簡諸多正義編集成之庶後學徒
俾其福用云爾

將解一部鈔文大分爲二初且立章料簡略知教之
所歸次乃半釋科條廣辨教之文義兩段就初四又
分四別初明能說教主依大小乘以辨三身二明所
說教藏卽經律論之差別第三結集住持離分部別
第四翻譯時代制作之由四段

今初且能說教主者謂我本師釋迦佛也於中分二
初釋總名次解別名兩文初也具足梵語釋迦牟尼
佛陀耶此翻爲仁寂默覺釋迦兩字是姓此翻能
仁起自尼樓因父王之三歎從德立姓下文廣述也
悉達多是名梵音訛也具足應云薩縛曷刺他悉陀
唐言一切義成謂成就有爲無爲之義故亦可成就

世不一作示

同

三乘聖道故曰義成也牟尼或云文尼是字此云寂
嘿對喧爭以明謂諸有情身中各有根本十惑所謂
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見取邪見戒禁取此十煩惱
體性乖違故稱爲爭且如貪緣順情境起瞋向違情
境生痴謂不了因果慢則高舉爲性疑則猶豫不決
身見執我我所邊見執斷執常邪見撥無因果見取
執劣爲勝戒禁取非因計因此十煩惱在有情身中
觸動善品惱害自他閼業招生常爲喧諍今佛不同
我輩有之後於金剛座上以三十四心並皆斷盡故
云寂嘿又於三十四心中前三十三心未沾此號至
第三十四心方得此名故俱舍論云無學身語業卽
意三牟尼云佛陀者號也號有十種今且論一卽
於十中當其第九覺悟圓明號也此翻爲覺故攝論
云覺謂覺察覺察煩惱影如睡夢覺覺謂覺悟所知
彰如蓮華開又覺具三義一自覺覺心簡凡夫凡夫
未能自覺故二覺他謂覺他異二乘二乘但能自覺
是覺心既不自覺他卽未覺他三覺滿色心俱泯對善
惡次等薩雖覺色覺心然色心未能雙泯唯佛三義

足故猶彰於覺也。故多論云：覺了一切法相，故復次一切衆生，長浪三界，道眼既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故名佛也。上來解總名竟

次別名者，謂佛有三身法報化別，故今且依小乘辨者，即分三也。云云。初言五分法身者，五者舉數分者，分段法者，執持身者，體依聚也，以五分之法蘊積在於無學身中，故云五分也。一戒蘊，防非止惡曰戒，故婆沙云：無學身語律儀及以正命名爲戒蘊。謂無學身業爲正業，無學口業爲正語，無學乞求爲正命，離四邪五邪等八支聖道中，此三名戒蘊，即道俱無表戒，謂無漏淨慧與同時思現行有防發之功能，故名戒也。二定蘊，息慮外緣名定，故婆沙云：無願三摩地爲定蘊。即三解脫中有無願解脫，此依八地無漏定上發生，即於定位作無願行，相對治前境名無願三摩地。鉢即是定，故取爲定蘊。此亦無漏慧與同時思現行有防發之功能也。三慧蘊，觀達有無名慧也，故婆沙云：正見正智名慧蘊。推求名見，決斷名智，見智雖殊，體皆是別境中無漏慧，故取爲慧蘊也。四解脫

蘊，累盡清淨，不帶有無名爲解脫。故婆沙云：盡智無生智相應勝解名解脫。蘊即遠大地中勝解，此之勝解能即持四真諦境如苦。我已集，我已斷，滅我已證，道我已修，於無學位中，即持得自在，故名爲解脫也。問解脫與勝解何別？答：因中即境強名勝解，果中斷煩惱名解脫。准此因果有異也。五解脫，知見蘊，謂於自他解脫並皆顯了名解脫。知見，故婆沙云：盡無生智相應現前名解脫。知見蘊，即約金剛心後解脫道中慧作是解。我已知，苦不復更知，我已斷，集不復更斷，我已證，滅不復更證。我已修道，不復更修，此之二智總名解脫。知見，問解脫與勝解知見何別？答：勝解有異，解脫起勝解緣，四諦解脫知見緣涅槃也。已上五分之法蘊，積在身復有普熏之義，亦號五分法身香也。上解五分法身竟

第二報身者，果起酬因曰報也。身，如前謂酬昔因，故招今果，感觸之相好，紫磨金軀，住世方八十廣演三乘教法，釋此不同，略以六門分別。初明三阿僧祇所逢佛，二明六波羅蜜修習圓滿時，分三於百劫

三下星

十一星十

修妙相因四生處人中成佛意五最後身出家修有
漏道斷惑六菩提樹下修無漏觀斷惑六段今初也
具足梵語阿僧企耶劫洛波此翻爲無數時分今略
云阿僧祇翻爲無數問既云無數何故言三答俱舍
云此謂劫名非是不知數量也又問未審積何數量
爲一無數劫答進婆沙論云時中極少莫越利那極
長卽阿僧祇謂一百二十剎那爲恒利那六十恒利
那爲閼鞞三十閼鞞爲一須臾三十須臾爲一晝夜
三十晝夜爲一月十二月爲年積此年至八萬四千
歲後經百年減一季如是減到十歲已又百年增一
季還到八萬四千歲此名一增減如是二十增減名
一住劫住既二十劫成壞空各二十共成八十劫如
是八十劫始爲一大劫從此至一十一十爲百十百
爲千十千爲萬十萬爲洛又十洛又爲一度洛又十
度洛又爲一俱毗十俱毗爲一末陀十末陀爲阿庾
多十阿庾多爲一大阿庾多十大阿庾多爲一益那
庾乃至第五十二數名阿僧祇此云無數如是至三
故曰無數劫也所逢佛者謂明三僧祇劫中未審值

遇多少佛故俱舍頌曰於三無數劫各供養七萬又
如次供養五六七千佛所言各供養七萬者第一二
三各是七萬又如次供養五六七千佛如第一劫供
養七萬佛又供養五千第二劫中供養七萬了又供
養七千第三劫中供養七萬了又供養七千若計數
者三七成二十一萬又五六七千復成一萬八千并
上都二十二萬八千佛也此亦且約小乘宗旨以言
若據大乘四依供養二十六恒河沙佛如涅槃經說
六度亂修是地前爲初依供養五恒河沙佛初地至
七地爲第二依供養六恒河沙佛八九二地爲第三
依供養七恒河沙佛十地等覺已去爲第四依供養
八恒河沙佛又准金剛經云我於燃燈佛所得值八
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無空過者問三
祇劫內所逢諸佛供養數量已知然未審其間佛名
何答佛數既多不可具述今依論文但舉初後故俱
舍頌曰三無數劫滿逆次逢勝觀燃燈寶髻佛初釋
迦牟尼謂總舉三劫滿時最後佛故云三無數劫滿
逆次者顯非順也如第三無數劫供養七萬七千佛



最劫末時佛名勝觀第二無數劫供養七萬六千佛
最劫末時佛名燃燈第一無數劫供養七萬五千佛
最劫末時佛名寶髻也初釋迦牟尼者謂第一劫初
所逢佛名釋迦牟尼即古釋迦佛也謂菩薩因中曾
作蜜師之子遇此釋迦如來遂發善心要期弘願願
我當來成佛一似如今世尊是以現在所度有情等
皆同往聖云上來明三僧祇劫
所逢佛已竟也

第二明六波羅蜜修習圓滿時分者故俱舍云但由
悲普施披析身無忿懣歎底沙佛次無上菩提已上
頌文

且第一布施波羅蜜者謂佛因中常以金銀等外財

惠施又復捨頭目髓腦等內財如求偈捨身悲心飼

虎等故婆沙云若時菩薩但以悲心能施一切身命

乃至都無少慈著之心非謂怖求勝生差別齊此

名布施波羅蜜多修習圓滿時分第二時戒忍辱者

謂菩薩因中曾為仙人獨處山間修道時世有王名

為哥利新云羯利唐言鬪爭時王與嬪妃等入山遊

戲王少有疲倦暫時憩息時諸女等遂乃前行偶到

仙人止住之處仙人廣與說法彼貪聞法遂乃忘歸

王後覺時令推覓故既知彼等在仙者齋中王生忿

怒之心謂是仙人誘引我之眷屬即以利刀割截仙

者支節分散作斯事與乃却還宮到中行逢忽觀天

地黑闇走石飛沙前進不得王自念言此必是仙人

所為宜令懺悔乃迴到彼求哀悔過忽聞空中告曰

大王當知我是求大菩提之人王惟割截我身我都

菩薩

菩薩

無一念怨恨王又自言誰當信汝此語仙人告王曰
王若不信我言聽立誓願我若有心嫌恨我之故體
永不完全我必無怨恨之心願此故身平復如本言
訖其身仍舊此名持戒忍辱二波羅蜜多以無瞋忿
之心又不思其加報也故婆沙云若時菩薩彼解支
節乃至無少許雖未離欲貪然心無忿懣齊此名持
戒忍辱二波羅蜜多修習圓滿時分第三精進者婆
沙云若時菩薩勇猛精進時底沙如來有二弟子一
名釋迦二名慈氏謂此二弟子中慈氏理合先成佛
但為釋迦是悲增菩薩樂修利他行所化機先熟慈
氏是智增菩薩樂修自利行所化機未熟彼佛思惟
釋迦雖成佛合在後爭奈所化境已熟不可抑遏令

向後耶慈氏雖成佛合在先然所化境未熟縱成道
何益今寧可迴又就多人不可迴就一也遂設方
便告釋迦菩薩曰吾欲入山汝亦應去爾時菩薩奉
命乃持彼佛尼師壇安肩上升隨而往時佛既到山
中忽然示現遂隱其身於吠瑠瑠寶龜之中入定跏
趺而坐入火界三昧其釋迦菩薩忽失本師處處求
覓並皆不得後忽見在寶龜之中入定威光熾盛更
異於常遂翹足經七日七夜起無怠之淨心以妙伽
陀讚彼佛曰舊云天上天下無如佛等新俱舍頌云
天地此界多間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
門尋地山林邊無等解云天地者天上地下此界者
此三千也北方毗沙門宮此云多聞室以信敬名聞
滿彼十方故逝宮即大梵王宮外道執彼為常佛為
破之為逝宮故也天處即諸天處非但逝宮等無
似佛十方世界亦無似佛也有智慧相好莊嚴名為
丈夫行步端祥有大力故號曰牛王息惡義邊名沙
門也尋山林邊無等佛齊等世論中問曰近佛菩薩
名句巧妙何故七日七夜但念一偈答思願勝故若

今起疑

今起疑
今起疑

假名句恐心不專故故唯一偈也爾時菩薩說此偈
已願起九劫先成佛道齊此名為精進波羅蜜多修
習圓滿時分第四位婆沙云若時菩薩處金剛座住
金剛喻定齊此名為定慧二波羅蜜多修習圓滿時
分此六波羅蜜四位修成俱舍云六波羅蜜多於
是四位一二又一二如是修圓滿又准諸經中明此
六波羅蜜為對治六相違障故一多貪令修布施二
毀禁令持戒三多貪瞋令忍辱四懈怠令精進五多
思令禪定六愚痴令修智慧故六立也又此六種所
以先後次第何耶答准大乘論六由於前前引發後
後及由後後持淨前前前後後後細易難修習次
第如是廣解如是或有廣述大乘六度章
第三百劫修妙相因者謂上三祇劫滿六度修圖正
覺將登須惡妙相若斯之義故次明之所言百劫者
一解云是難難劫三云是水火劫也謂菩薩三僧祇
祇劫修行圓滿足據理須與經於百劫修妙相因但
為前來難足證歎底沙如來七日精勤超於九劫今
但九十一劫相好即顯也此亦且據小乘以言若准



大乘說超四十劫也。布髮掩泥超八劫。緣起中。四翹足。佛超九劫。如俱舍論中述。薩埵王子捨身超十一劫。如緣起中述。雪山求半偈超十二劫。如俱舍論中述。已上通大小乘都計四十劫也。問。大乘說超四十劫。未審更用幾劫。修妙相。因答有解云。若但約俱舍超九劫。即須九十一劫修成。若通諸教文。既四十劫。超今但要六十劫修相也。今謂不然。縱所說超四十劫者。亦須與經九十一劫修妙相也。所以爾者。翹足讚佛九劫。大小二乘同許。是百劫內超餘之苦行三十一劫。大乘之中。元約僧祇劫中。超水火劫。不合將他三祇劫外百劫內數。以共增添。此據慈恩基法師解思之問。其妙相相狀云。何答俱舍云。佛思之所。成各百福莊嚴。飾所言百福者。百人善思。號為百福。即身三口四意三十業道也。今於身三口四。且約熟友說者。便是五也。唯如自行不殺思。不但自行。兼勸他人。合行不殺名勸導思。見他不殺。發隨喜心。名隨喜思。見他不殺。發言讚歎。名讚歎思。將此四種。迴向菩提。名迴向思。一業道上。既具五思。十業道上。合成五十也。如修眉間白

毫一相之時。先起五十思。淨治身器。次起一思。引彼妙相。後起五十思。用以莊嚴。實而言之。百一思也。一相既爾。餘例可知。喻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水溉灌。又經言。諸佛身金色。百福相莊嚴。爾時菩薩。既修相。已次入修道。位名為住定。菩薩捨六劣事。號得六勝事。號為六等至也。一捨諸惡趣。常生人天善趣。若未修相。或生不善趣等云云。二捨下劣家。常生貴族家。若未修相。或生下賤家。今修相。已常生刹利婆羅門家。三捨不具根。常得具足根。若未得修相。前或六根有缺。今修相。已決定不缺也。四捨非男身。常得男身。未修相。前或作女根及二根等。今修相。已決定常得男根。五捨忘失念。常得自性念。未修相。前所作之事。容多忘失。今修相。已決定無忘。六捨諸退屈。常得堅固。決定未修相。前凡修善事。容退屈。故今修相。已決定堅固。前四離四惡後二得二功德也。故俱舍云。從修妙相。業菩薩得定。名生善趣。貴家具男念堅固。此顯文反收前義。由茲六種之定。故得真實住定之名。若未修相。好與定相違。故不得名為住定。菩薩問相。是何義。菩薩所

●藏經

修答曰相標熾義祥瑞義問何故佛身須得相好答
欲與無上菩提作所依器殊勝功德決定依止殊勝
之身故須三十二相具足圓滿也上來第
三門竟

第四生處人中成佛意者謂菩薩既修相已應須示
現人天成等正覺故有門來婆沙云爾時菩薩當賢
劫初人壽二萬歲時號曰護明菩薩於波羅奈國鹿
野苑中得迦葉如來受于記荷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乃生觀史陀天爲一生補處
菩薩也彼天具壽四千歲將人間四百年爲彼天一
晝夜計此州五十七億八萬歲在彼天說法教化後

於賢劫中當第九減劫人壽百歲時從彼天下降現
白象瑞相降生中印土境迦維衛國迦毗羅城淨飯
王宮記寶於摩耶夫人胎即當此土周朝第四主招

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夜既記胎已亦同我輩凡
夫十月滿足而生即當此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
月八日於嵐毗園內無憂樹下右脇而生生已梵釋

雨香九龍吐水沐浴身地湧七莖蓮華乘足以表
七覺支花而於四方各行七步爲除外道自尊必墮

●樂賦

●藏經

惡道覺手現相指於天地以表獨尊父王愛之群臣
皆敬卽爲太子以爾東宮游四門悟老病死後觀沙
門儀相忻仰情濃卽當此昭王四十二季太子時季

十遂於二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往伽耶山中精勤
苦行誓求佛道已上正門
本意竟次下問答除妨問補處菩

薩何故於欲界六天之中進生觀史陀天不生上二
菩薩下三天答婆沙云若上若下俱亦生疑然生彼

天不違法相所言若上若下上謂樂變化及他化自
在也下謂夜摩切利及四天王天也言俱亦生疑者

謂若上生二天者人生疑云菩薩何不向下三天中
生若生下三天者人又疑云菩薩何不生上二天耶

如是上下並未免人生疑然生觀史陀天且不違諸
佛常法以過去諸佛常法爲補處尊皆生觀史陀天

也又說彼天是小千界天趣之中猶如臍法以正處
中故又上天根鍾下三天放逸雖觀史陀天離二過

失故又說彼天名爲知足晝夜時中知欲樂足故又
若生樂變化具壽一萬六千歲他化自在天具壽八

千歲若待此天壽盡時下生人間衆生根熟之時已

●菩薩藏經

●藏經

過無人教化。却墮三途。若生下三天。天壽盡時。下降人間。衆生根機未熟。空出無益。唯觀史陀。天天壽盡時。下生人中。衆生根機正熟。厭苦心切。生死苦樂。是已知。故具上多義。是以唯生觀史陀天。又問。何故不生色無色界。答。無色無形。不得說法。色界雖有形。而貪着禪味。不利益衆生。故不生上二界。問。何故菩薩唯從天沒。不從人來。婆沙云。於諸趣中。天趣勝。故又從天而來。人所重。故從天而來。有神變。故從人趣來。無如是事。是以菩薩從天而來。若爾。何不使向天中成道。而來人間。答。婆沙云。隨諸佛常法。故謂過去。宛伽沙數諸佛。世尊皆於人中而成。正覺現在亦然。又復次。天身非無上。菩提所依止。器人趣根性猛利。多分堪受如來教法。又乃人趣有二事。故有佛出世。一有厭離心。二有猛利心。諸天雖有猛利心。而無厭離心。謂樂着樂故。三途雖有厭離心。且無猛利心。唯人趣有茲二事。所以有佛出世也。問。人趣有西洲。何故菩薩但生南洲。答。以南洲人覺慈利。故餘洲不爾。問。人通四生。化生趣勝。何故菩薩唯受胎生。答。以俱舍

中由字未詳

中由字未詳

云見受胎生。有大利。益故。一爲引導諸大釋種親屬。相因令入正法。二欲引諸類。令知菩薩是輪王種。因得捨邪而歸正法。三爲令所化者。生增上心。彼既是人能成大事。我曹亦爾。何不爲之。因發正勤。專修正法。若不爾者。族性難知。四爲遮疑。誘恐疑幻。化爲天爲鬼。又外道謗曰。過百劫後。當有大幻出現。世間故受胎生。息諸疑謗。或可爲留身界。故受胎生。令無量人及諸異類。一興供養。千返生天。及證解脫。若受生無外種。故身纔殞逝。無復遺餘。如滅燈光。卽無所見也。上來第四門竟

第五最後身出家修有漏道。斷惑者。俱舍云。王宮所生住最後有。又經云。我生胎分盡名。最末後身云云。有漏道者。簡無漏也。爾惑者。謂伏斷下八地惑也。爾菩薩年登十九。當此周昭王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夜。踰城出家。入伽耶山。苦行林中。而修佛道。淨居天子。奉刀落髮。授與法衣。父王既知。深當不悅。遂召內族三人。一阿濕婆。二摩訶。三跋提。甘。跋。又召外族二人。一憍陳那。二十力迦葉。並是佛兩王告此

●經疏文

●疏字疑釋

●諸疑釋下

五人言我子捨家修道處在深山今汝曹常相隨逐
五人衛命不敢拒違乃入山中侍奉太子云云與彼
五人同諸外道日煖麻麥以近身命於是五人自商
議曰道爲樂證爲由苦證內族三人曰我久處深山
宮恒受快樂若道由樂證故知快樂用爲眞道不須
執苦也此依基法師解若准後代製記諸家相承云
內族執樂外族執苦者悞也謂此五人見解自有參
差所計不同致生乖謬爾時外族二人既執樂是道
見太子曰煖麻麥計爲非道遂捨而去往鹿苑中是
時太子初往阿藍伽藍處習無所有處定次往鬱頭
子藍處學非非相處定以有漏道斷下八地見修二
惑既是凡夫不分理事但一時合斷也夫有漏道斷
惑者作六行事觀也六者數也行諸行相事謂麤淺
觀謂觀察即忻上淨妙離厭下苦麤郭又忻厭時每
一品下有一無間一解脫諸無間道緣下地諸有漏
法作麤苦郭三行相也麤者不寂靜故苦者非妙美
故郭者非出離故諸解脫道緣上地諸有漏法作淨
妙離三行相也淨者以寂靜故妙者以美妙故離者

是出離故作此行相時必須上下相對如厭下界作
麤行相時解脫道忻上界即作淨行相時忻上界須
作妙行相若厭下作障行相時欣上界須作離行相
劣不可雜亂如是忻上厭下次第證梯斷下八地煩
惱乃至非非想處唯有頂一地有漏力劣不能斷故
是以論云有頂唯無漏不通有漏至此地時以無上
地可欣故下地可厭也上來第五門已竟
第六菩提樹下修無漏觀斷惑者謂上明菩薩雖以
世道斷下八地煩惱猶是凡夫未免輪迴豈能證聖
故須第六起無漏觀也所言菩提樹下者西域記云
中印土境摩竭陀國王舍城西二百餘里有畢鉢羅
樹一切諸佛皆於此處證大菩提故曰菩提樹也無
漏觀者簡有漏也斷惑者永斷一切煩惱也婆沙論
云爾時菩薩苦行已滿形貌憔悴恐同自餓外道招
彼謗詞欲驗苦非眞遂受乳糜表非餓故准大莊嚴
經說淨居天子報牧牛家姊妹二人一名難陀二名
跋難曰悉達太子將欲成道汝何不熟香蜜乳糜而
供養之時女聞之心生歡喜遂熟香乳煮糜以其金



鉢盛之。躬將往詣菩薩之所。隨而獻之。菩薩受已。持往尼連河。側軟艸處。結跏趺坐。思惟過去諸佛受食常法。淨衣裙坐而食也。餘如彼說。云云。爾時內族三人。從前執苦爲道。今見菩薩受乳糜食。心生退屈。自相謂曰。此乃失意猖狂。非真正道。遂捨太子去也。還至鹿林。見外族二人。共談太子之失。乃相契約。悉達今既取道虧志。後必此來。若見彼我五人。並不要迎奉也。爾時菩薩。廣因既修。大果必祈。遂往尼連河中。洗浴。感得寶樹。低枝菩薩。覺枝上岸。地乃傾搖。時淨居天子。指亦菩薩成道之處。此去不遠。有一寶座。金剛所成。周百餘步。上窮地際。下及金輪世界。初成與天地俱起。賢劫千佛。皆登此座。成道菩薩。往彼又及思惟過去諸佛成道法。爾淨香亦今何處。得時有吉祥長者。施香茹草。有處說淨居諸天。應菩薩念。化作寶草人。從菩薩前過。菩薩就彼求乞。彼以淨茹躬送。上於菩薩。既受草已。敷安坐下。以三十四心成等正覺。先斷見惑。有十六心。八忍。八智。次起修道。十八心。九無間。九解脫。通前三十四心也。且見惑十六者。心

據諸現觀中說。若約見位。但十五心。八忍。七智。至第十六剎那。屬修道。故今且辨見道諸現觀中。一十六心。斷惑行者。俱舍頌云。世第一無間。卽緣欲界。苦生無漏法。忍次往法智。謂從加行第四善根位。離同類因者。謂世第一善根是有漏。若有漏。同類因。能感有漏等流果。今既入無漏諦理。故須離前有漏剎那也。作等無間緣者。謂心法四緣生。色法二緣起也。等謂齊等。間謂間隔。謂前六識等。無間緣通三世。前念無漏心心所齊等。與後念心心所爲緣。若前念爲過去後念爲未來。中間爲現在。前念不滅。現在不起。現在不滅。未來不生。如是三世更無間隔。但離有漏。因入於見道。故云世第一。卽緣欲界苦者。謂起能緣緣於欲界苦聖諦境。有無漏法生。名苦法忍。所以頌云。生無漏法。忍言苦法忍。苦法。卽苦諦家法。三苦五苦等。是忍。謂忍許。謂無始時來被身見等諸煩惱蓋覆。此四真諦理。不了是苦。妄計爲樂。今既修行功成。引得見道無漏智起。現前許斷此苦。計下十个煩惱。此第一剎那心名無間。忍次生。法智者。謂從法忍後。還緣欲苦。遂斷煩惱故。

◆ 漢語

證下真如之理。此第二科辨心名解脫道證釋滅故也。次緣上界有無。

類智第四利辨心證又却觀欲界集諦有無漏法

次觀上界集諦。有無漏法。生名集類忍。

却觀欲界滅諦有無漏法生名滅法忍。第九下辨心。

有無漏法名滅法忍此第十一乘那故次一利那名滅

法忍斷此諸下煩惱。次一乘別名道法智。其如理故。

理無不盡。三。美之。時證第三果也。已

論理。則「不謂口耕」七。同書。卷三。第一。六。小。問。何在。

下。不。能。自。立。一。人。三。品。前。三。身。各。結。言。願。

二三果不能爲障。所以眞證第三果故。又須知此十

忍中四个法。忍亦無惑可斷。以凡位時。曾起世道以

此四類忍據理通斷八地煩惱今剋體說唯斷非非

八忍斷惑也。上行明見道斷次辨修惑十八心者。准隨

又斷非非想處一地修惑有二貪癡慢將此二惑分

一無間一解脫。先起下下品心。斷無始時來上上品。

時無如時才下下品惑至無間道時當第十七此

四易向之。一乘辨角。服道。思。思。智。杜。思。證。佛。果。也。

一四九 方何無恙 示州七日 十一 九 廿家二十 願

●立居士

即當此立周穆王卽位二年二月八日矣爾時地神報空神空神報天神須臾三界悉知如來成道世尊是時遂觀三界衆苦所逼難可久住便擬涅槃爾時梵王下謂佛轉法輪而說偈曰摩竭維摩穢穢而佛從中生願開甘露門爲衆生說法如來嘿然許之遂觀一切有情何者根熟可度遂作念言我昔曾於鬱頭藍子處學非想處定彼既於我有恩可先往度也淨居天子空中報云彼命終經來于七日如來歎之薄福不遇又念曰阿藍迦薩我曾於彼學無有處定今可往度之空天報曰死經五日佛又深歎也又乃思惟內族外族五人昔曾侍於我今可往度之遂從覺樹而起趣鹿苑中威儀寂靜神光晃耀毫含玉彩身瑩金也安祥前進彼五人遙見佛已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淹久都無果證心思屢及故尋我曹宜共嘿然不須迎奉如來漸近威光所逼五人不覺趨迎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痴人自立其制不能堅守還自破之五人問云悉達何處成道佛答云我於菩提樹下金剛座上成等正覺已得甘露法

●立居士

●經來廣制

●下支作

味爲度汝故是以此來五人心中心猶未生信遂經一夏調根先爲陳如三轉四諦十二行轉言三轉者謂三周轉也一示相轉云此是苦三界逼迫爲果義邊名之爲苦三苦五苦八苦直至諸天快樂五衰相現亦是壞苦此是集招生死因名之爲集此是滅煩惱盡處所證涅槃名滅此是道聖智之因名道此轉入見第二勸修轉者語云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此轉時陳如入修第三引證轉者語云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此轉時陳如入無學如是三周所轉故云三轉四諦也言十二行轉者十二者數也每一轉時皆具四法卽眼智明覺故婆沙云於見道中法忍名眼法智名智類忍爲明類智爲覺女一可觀見明眼決斷名智照了爲明警策名覺又復苦下自有三轉示相勸修引證卽是十二餘集滅道亦爾理實言之三十八行今約數同且標十二非謂三轉四諦都唯十二也輪者若准有宗所計唯此四諦教法便是真輪今依經部四諦非真輪但是家方便

●下支作

◆毘摩作教
下同

◆毘摩作教

今取八支聖道是真法輪也。言八聖道者。正語正業。正命正見正思惟正念正勤正定。爲八也。問何故將此八支聖道爲輪。答從喻立也。世間車輪具設輻輳三有摧轉義。初最裏軸爲次。外十八條。湊輪上者。名輻。最外邊輪轉者。輳六片。能收十八輻。每片管三條。三六十八。若無輳收。輻無由成。輪設有所依義。輻有能依義。輳有收攝義。此三是全方能轉。戰今此八支聖道亦復如然。語業命三爲收。是所依尸羅不淸淨三昧不現。前萬行皆依止戒。故見思勤念是慧爲輻。即能依謂依戒生。故正定爲輳。輳有收攝義。能採亂婦真也。此八支聖道。陳如身中本有。猶似大衆說。真如以不從外來。但被煩惱覆。不顯現。故今既蒙如來宣四諦法。聞法已後。自能起智。摧輻身中煩惱。設得聖果。名轉法輪。輪有三義。一圓滿義。具設輻輳三。二不定義。從見道轉至修道。從修道轉至無學道。自得此已。轉爲他。安布聖道於他身中。此依經部也若准有部所計法輪。唯局見道。彼云寧知法輪。唯局見道。答陳如等見道生時。地空天神唱云。如來已轉

◆名經百○
聖德作善

法輪既云已轉。明知唯約見道。經部不然。三蓋皆通於他相續見道生時。已至轉初。故三摧輻義如轉輪拒轍。輪能摧之。聖道名已轉也。三摧輻義如轉輪拒轍。輪能摧之。聖道在懷能摧煩惱等云云。轉者動也。顯也。運也。起也。基法師云。動宣言教顯揚妙理。運聖道於前聲起。真智於言後。圓摧障惱。名轉法輪。若依大乘辨論。自性輪說。爾時世尊既爲陳如轉四諦法已。乃問陳如解未陳如最初答解。於是地神亦證陳如已解。是以名曰解。解陳如最初悟道莫越此也。是時陳如既證果已。求佛出家。佛以金口親名云。蓋來比丘。於我法中。快修梵行。速盡苦原。於此言下。感戒在身。鬚髮自落。袈裟體猶如五夏比丘。無別具僧儀。乃辭佛入城乞食。餘之四人。其時由在四善根位。次爲阿濕卑摩訶男。二人說布施天福樂等事。二人即證初果。後爲婆提婆敷。二人說法證初果。善來告已。各得戒品在身。成其僧相。人城乞食。今銘此五人爲五俱輪轉者。倫也。謂約五人倫次得道。故或俱隣以鄰者親也。五人皆是王親。故爾時如來既轉正法輪已。地神報空。神空神報天神。乃至梵宮悉知如來法輪已轉。故

● 篇釋

上來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是佛寶之初鹿苑輪四諦是法寶之首度五比丘僧寶之始於是化相三寶已周圓即當周第五主穆王卽位二年八月八日轉法輪矣上來第六門竟前來有六收科云云是第二辨報身竟

第三化身者化謂變化轉換本質名變無而教有有已還無曰化唯此兩洲王官所生三十四心成道是實身十方諸立示形說法至於六趣或小皆變化故問今律藏三身之中是何身說答是報身說也

上來有三云云總是依小乘宗辨三身竟從此依大乘略辨者若依唯識百法等多以十二門分別如彼唐明今此非宗但要知同異粗分三別一釋名二出體三說法不說法三門初也言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者清淨法身是唐言毗盧舍那是梵語清淨者不爲二影所染也法身者法謂執持義執謂執則令物生解卽法身是所緣之境令根本智生證之解持謂任持不捨自體卽當體能持凝然不動是寂靜義身者體依積聚義用無垢真如爲體是體義與塵沙萬

● 義聚

● 義土

● 義字註釋

德及報化二身爲依止故依義具常樂我淨及名句文是聚義雖非體積聚還有義積聚也言毗盧遮那是梵語此云遍一切寂遍謂周遍簡異有爲諸法自相非如地水火風等各附本體不名爲遍寂謂寂靜簡異有爲諸法共相非如生住異滅其相煩喧法身雖則昔周常住湛然寂靜佛者覺也如前廣釋云云約釋分別身是無垢真如爲體法是毗生物解之用今言法身無用後體攝用歸體法卽身持樂二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圓滿報身是唐言盧舍那是梵語圓者遍也於一切法已遍脩習故爲簡二業之人未遍修也滿者足也已修足故爲簡菩薩雖則遍修未足故報者酬因之稱也一自受報卽酬三無數劫自利利他萬德俱圓二障永盡有妙淨云遍出世間住止其中現大法樂恒自受用也身者亦是體依義義以實無漏五蘊爲體是體義以不共塵沙功德爲依止是義依義既具五蘊是體聚義約釋分別自受用報卽身或自受用報之身通持案依主二釋二他受用者應十地菩薩故名他爲彼說法斷疑名爲受用也

多苦疑者

本經釋義

金剛子經

十三上以脫
觀字

身如前解既以化五蘊爲體是體聚義約釋分別他受即身持業言盧舍那是梵語此云光明遍照遍照有二若自受用身上起根本智時內照眞理名內遍照若後得智起三種化身并十重他受用身名外遍照也三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者千百億化身是唐言釋迦牟尼是梵語言百千億者舉數也即所化之境也佛即能化之身應物之權本無今有身者亦體依聚義也以化五蘊中實五塵爲體義與實加二乘爲依止故依義假相好實五塵是聚義問前他受用身以化五蘊爲體今化身亦以化五蘊爲體若爲取則答三義別故一蘊細別化身顯他受用身細二居立別他受用身居純淨土爲登地菩薩現大神通示樂相說法若化身居穢土爲化二乘異生等示有妻奴苦樂之事三所變別他受用第七識平等性智上變若化身前五識成所作智上變由茲三義有異也然變化身有三種一大化身身長千丈示化身釋迦身長丈六當來慈氏身長千尺三隨類即不定如瞿師長者一尺以發心五百婆羅門見灰身而起信

之後一作經
○問作隨

無邊身菩薩窮上界有餘諸小位之凡夫觀丈六而無盡等已上三種雖別並化身新取約釋分別云處化即身持業釋釋迦牟尼是梵語如前廣解云云三明三身說法不說法者有兩宗不同初依龍軍無性三身但不說彼云佛身無爲不墮三邊非蘊界處所攝又云久離戲論曾不說法從今問者是佛利他本願緣力衆生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聚集之時假名佛說又涅槃經云我於金剛座上乃至鶴林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又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又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二依護法光宗三身俱說法且法身說法者取生解義邊名說法謂根本智證眞如時作不生不滅之解即名身說法其間心所便爲聽衆又如四知證涅槃理時能令三智所管心所會解之時六十心所如同聽衆約此道理即法身說法也若自受用身對諸佛說法他受用身對十地菩薩說十波羅蜜法若論化身者大化身爲四加行菩薩說大乘法若小化身說三乘法隨類化身說隨根法故契經中世尊

● 學字篇

入身手林中取少樹葉問迦葉云手中葉多林中多
迦葉云手中葉少林中葉多佛言我已說法如手中
葉未說之法如林中葉等又經云尋念過去佛所行
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雖應說三乘問今此律藏三
身之中何身所說答小化身說大小二乘宗計雖別
然皆取王宮丈六之身為說律藏教主也上來有二
初依小乘二依大乘兩文總是第一能說教主竟
第二所說教藏者謂上既有能說之人降世不可徒
然必有所說教主故次辨也於中分二初通舉三藏
二就教別釋兩文今初又分爲二初辨三藏名體二
明三藏次第初中又分二初釋名二出體初分二初
釋三種別名二辨藏之通號兩文今初且釋名者原
佛出世時物隨機說八萬餘法門對煩惱之障染總
撮大趣莫越三名卽毗尼等是初言毗尼者或云毗
奈耶云毗那耶並梵音不定此總番之爲律戒疏云
律者法也詮量輕重處判是非持犯皎然必無疑蓋
故二筆義凡言決斷非筆不定筆卽法家之象也云
云三分義似於陰陽分其律呂等今順違持犯亦然

● 古一作于

廣如疏述第二素咀覽舊云修多羅或云修妬露此
翻爲線線者貫串探持義如線貫華使不散失今以
佛聖教貫所詮理攝持不散亦復如然若舊翻爲經
經者經甲也如經緯之經此亦取貫攝義也或可逕
路之遙能示人要道等又是常義舌古共尊百王不
易曰常又雜心論五義解經卽湧泉等如常可委云
云若素咀覽是新語此翻契經語謂契合卽能詮教
契可詮理合有情機故名爲契貫串攝持所應知義
目之爲逕也第三阿毗達磨者舊云毗曇此云無比
法謂慧中勝故更無有法勝此於法故云比法今新
云阿毗達磨此云對法對有二義一者對向謂無漏
慧對向涅槃二者對觀謂無漏慧對觀四諦前言觀
向以因對果因卽淨慧果是涅槃後言對觀以心對
境心謂淨慧境卽四諦具茲二故目之曰對也軌持
義故名之爲法軌謂軌則令物生解如色法可軌可
則能生質礙之解受想等例之也云云二能持自性
故如色法以變礙爲性能持此性故名爲法餘亦例
之然法有二種一勝義法二法相法勝義法者諸卽

金剛經疏

涅槃是善是常故名爲勝有實體故名義勝義卽法
持業二法相法通四聖諦相者性也望自體說卽名
爲性望他緣邊名之曰相此四諦法是法相故名法
相法法相卽法持業更有六種對卽自性等廣如
別說問既翻對法今何標論答隨方之號也梵云奢
薩哩羅此云論梵語摩哩理迦此云本母母謂能生
妙慧妙慧依論而生故摩哩理迦義稱爲論也斯之
對法論藏差別不同依俱舍論有於二種一勝義二
世俗言勝義對法者無漏名勝實體稱義有深遠殊
勝義故名勝義也卽無漏淨慧是勝義對法離縛名
淨簡擇名慧更顯淨慧眷屬卽慧相應心及受想等
諸心所法乃至道共無表此等是慧眷屬如是淨慧
及眷屬通攝五蘊名勝義對法言世俗者一則諸慧
二則諸論言諸慧者卽有漏四慧也一生得慧生更
得故二聞慧三思慧四修慧如常解也言諸論者六
足論也一集異門足論二法蘊足論三施設足論三
是佛在日誦四品類足論五界身足論六發智論三
大阿羅漢造此之慧論是有漏法其理蘊淺易可
解顯淺所造

金剛經疏
下下
○下
○下

金剛經疏

知故名爲世俗前無漏淨慧依此論諸諸慧而得也
對法既爾餘之兩藏亦然謂無定能契實理是勝勝
義契經有漏定及諸經教是世俗經無漏律儀實
調伏藏名勝義毗尼諸律教并有漏尸羅是世俗毗
尼也已上總解三次總釋藏號梵云比擲迦悉吒迦
此翻藏也謂取包攝持業義故猶如庫櫃等能包含
攝持及所依故又攝論云何緣名藏猶能攝持一切
所應如義不令散失尊對三藏攝持上來右二收科
云云

第二出體者上既釋名以召體故次辨也於中例上
釋名亦分爲二一勝義二世俗初勝義出體者分三
初勝義毗尼剋性而論從苦忍初心已去齊金剛喻
定已來便有七支無漏色爲體八聖道中諸業命三
所標五蘊中色蘊收十二處中法處攝十八界中法
界收若兼眷屬一聚善心心所同時相應亦通五蘊
十二處中通法意十八界中意識界收也二勝義契
經剋性是無漏定卽心所中通大地中三摩地爲體
五蘊中行蘊收十二入中法入攝十八界中法界收

●附註四

若并眷屬大同前說三勝義阿毗達磨剋性以無漏慧爲體卽心所法通大地中慧唯是行蘊法處法界攝若兼眷屬與前無別已上轉義第二世俗出體於中分二初約能詮二就所詮初中能詮之體小乘二十部不同搜其大綱莫越六般執計今於六內除五如別所明今且依婆沙正義有兩師所說一語業師以聲爲體二名句師以名句文爲體故婆沙問云如是佛教以何爲體爲是語業爲是名句答應作是說有以語業爲體語卽聲也論文既着有以二字明知未便歸取二名句師難彼語業師云若爾復說名句文長行偈頌次第行列乃至次第連合當云何通語業師答云後文爲顯佛之作用名句師不許此說所以爾者聲是無說無可譯表如何爲體須假名句義理方顯問上二師何者爲正答今按順正理論宗兩師並取故正理抄云今詳二釋各有旨歸諸論皆有兩師未聞決判若望以詮求旨非名句文無以表彰若望以教合機非聲無以表彰若望以教合機非聲無以可聽兩天傳法本有兩師具乃互虧少則不足

●附註四

●附註四

所以爾者聲爲業體名句是用體用雙存教體方備如或問一詮表不虞是以以此中總以聲名文句四法爲體上辨能詮次辨所詮理顯有三云云一別解脫戒有兩宗不同有部表表俱以色爲體若經部作戒色心爲體無作非心爲體若靜慮戒以色爲體也二有漏定三摩地爲體三有漏慧以四慧爲體已上總當解三藏名體已竟

第二辨三藏次第分二初正明次第二釋所以初中有三云云初約常途辨者先經次律後論所以爾者有因義故一依說以明次第者謂部成道後便往鹿施爲陳那宣四諦法此則契經爲初既開法已善來召命鬘髮自落納戒在身順處中行卽毗尼爲第二既越起行已廣爲分別五蘊無我是阿毗達磨最居後也二約化辨次第者婆沙云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是契經已種善根者令成就卽毗尼已成就令得解脫是阿毗達磨也三據結集辨次第者准教有兩說四分律善見論如別所明今且依大乘出經知論當初屈內先經集素恒覽藏也四約根本辨次

●經註

●例註

●毗尼下註

●出下註
●實字○此字

第者經是本故先明戒從此生慧方起故具茲四義
是以契經藏最在初也第二舉律以明者先經後論
亦具四義一約法住者毗尼是佛法壽命毗尼藏經
佛法方住是以律最在初也二約起行者凡是起行
之源戒最為首依教起行律藏初故經云戒者行
根而首集衆善法等三據制者毗尼藏勝例之
餘二無能故在後也又律云毀毗尼提毀餘二犯吉
四約所被內衆是以先明餘二不然故在後也第三
就勝劣以辨次第者謂先論次經後律謂阿毗達磨
詮於慧學種智之原定能澄心因慧而起戒伏身口
由定能防勝劣既殊故在初也上來有三云云惣當
是第一明三藏次第
見已
次辨三藏所以於中分二初正明所以二問答分別
兩文初也諸佛出皆說三藏而不增減者於此此中
便分三別謂對所化生信起行見法不同故立三也
謂未入法者引令入法不令於彼種法中起猶豫故
為對治此立契經藏已入法者勸發二邊謂在家人
貪愛欲樂外道徒自苦形二邊乖中不能起聖為離

●士陸亡

●為等四字

●五疑立

●不上二有

二邊故立毗奈耶藏道跡既現諸見永士即除那人
六十二見為除二見為除二見立阿毗達磨藏故攝
論云復由何緣建立三藏為對疑惑心立契經藏為
對治二邊五毗尼為對自見取執立阿毗達磨已上
所云
次問答分別問如此三藏有差別答婆沙云或
有差別或無差別且無差別者謂佛觀機演教教乃
極多若以三藏收之不盡也故彼論云諸佛出世皆
說三藏等無差別所以然者謂一切法從一切智海
之所生故從一覺他之所流出十力四無畏攝故同
從大悲起故以斯文證故無差別也次有差別者隨
義雖三有四不同一能詮名有差別謂素咀覽等三
名不同二所詮有差別謂素咀覽詮增上心學毗奈
耶詮增上戒學阿毗達磨詮增上慧學也三所顯有
差別素咀覽中顯次第求故謂此品無間宣說彼品
彼品無間宣說此品等毗尼中緣起所顯謂佛於何
緣起制立學處等阿毗達磨中性相所顯謂求諸法
真實相故四等流有差別素咀覽依力等流毗尼依
大悲等流阿毗達磨依無畏等流也問准此三藏能

詮所詮既異。卽三藏互不相攝。今諸律中雜詮定慧。豈非餘二藏故耶。又經中中一雜詮戒慧。論中中一雜詮戒定。如何前言有差別耶。答約宗所詮。唯局於戒定慧三種相從。故明婆沙云。從增勝說毗尼詮戒。增勝縱明定慧劣而非勝。經論二藏例此。可知又問。既云三攝義皆盡。云何諸文說有雜藏。故分別功德論云。或佛說或弟子說。或非人說。或諸天贊頌。或說宿世因緣文。義非一說兼理事故。曰雜藏。又付祇云。或辟支佛說。或阿羅漢說。自說本行因緣。是名雜藏。斯之雜藏。未審三藏攝不。若言卽屬三藏。所攝卽不合更有雜藏之名。若言藏此雜不。屬前之三藏。何以前言三藏義皆盡。答局約所詮。不得名藏理實。三藏不攝雜藏。若也通說。何得不收。但爲理事兼明。得彰爲雜據實。以說不離三藏。又問。既不離三藏。未審何藏收答。故婆沙云。種種雜說。名素咀覽。又律云。四含并雜藏。是素咀覽。攝言四含者。長含增一中阿含。雜阿含。故云四含也。雜藏者。雜餘經等名爲雜藏。故攝入三中。但明三藏而已。或更汎論。依諸經論。亦說三

今來攝

藏一聲聞二菩薩。又分別功德經說有四藏。一素咀覽二毗奈耶三阿毗達磨四雜藏。又成論有五藏。四種如前。又加菩薩藏。又雜集論有六藏。就前聲聞菩薩二藏中。各經律論戒六也。又胎藏經有八藏。亦就聲聞菩薩藏中。有經律論更各添雜藏戒八也。又普曜經有九藏。謂於三藏之中。各有經律論也。已上通約諸教。或多或少。多究竟而論。並不出三藏。但開合有異耳。上來有二云云。惣當通舉三藏已竟。第二就教別釋者。謂前來通舉。蓋一期佛法。今於上三之中。除却餘二。唯就律教別釋。於此文中文分二別。初明藏攝二辨。乘收兩文。統初又分二。初明律本與由二約藏所攝。初律本與由者。謂佛成道已後。十二年。前未說深因。唯談略教。十二年後。方與廣教。言略教者。戒經云。善護於口言等一偈是也。言廣教者。四分律云。爾時世尊在俱蘇摩國毗蘭若處。時舍利弗於靜處作念。何佛等正覺修梵行法得久住。何佛等正覺修梵行法不久住。作是念已。從靜處起。整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而白如來。靜處所思之事。乃

外疑不

至願爲開示佛告舍利弗毗婆尸式棄拘留孫迦葉此四佛法得久住毗婆尸拘那含此二佛法不久住舍利白言何故佛言此二佛外爲弟子談廣教但說略教彼佛在世法乃留行涅槃已後種種過起疾滅正法喻如種種好華散置案上風吹便散以無線貫串上之四佛反此可知舍利尋請如來便爲諸比丘制於廣教佛言且止我自知時謂諸比丘未獲利養名聞未生漏過若得利養名稱卽有漏過既生漏過方爲結戒爾時世尊在毗舍離國須提那子歸本村與故二行不淨行時有行頭陀樂學戒知慚愧者白佛佛集諸比丘已種種呵責何故最初犯等云云乃立十句義制第一戒次檀尼迦盜王材木又制第二戒乃至隨犯隨制滿足毗尼喻如衣全未納藥待病施漏過畢輿篇聚方著輕重因茲而定位持犯藉此已成科故有大藏毗尼教文興起也上明律本次約藏所攝者藏有三別如上已明更不重述今此所宗是毗奈那藏攝次辨乘收者乘有三乘今且通明次辨收攝初中先解三種別名次釋乘之總號初言聲

聞者聲謂音聲聞謂聽聞卽所化有情發識聽受由聞佛教信受奉行出離三有卽世尊初轉四諦法時陳如等於四諦聲下便證勝果此謂因聲悟道故號聲聞此約初緣立名若對今時但依聲教修行證四沙門果亦號聲聞也二緣覺者梵云辟支迦此云緣覺緣謂所緣卽所觀之境謂十二因緣覺卽能觀之智此人能體緣悟道故曰緣覺今存略梵但言辟支此有二種一者獨覺辟支出無佛世但見世間草木春生夏長秋彫冬落自然悟道不假於教故瑜伽論云常樂寂靜不欲雜居但修加行滿足無佛自悟故名獨覺或名麟角謂如麟一角無二並生依喻彰也今若呼爲獨覺卽覺悟之覺若呼麟角卽頭角之角也二者部行辟支有多部黨或三十五十一時出現出有佛世聞佛說十二因緣修行證得緣覺果三菩提者具足梵云菩提薩埵菩提云覺薩埵云有情故攝論云菩提是所緣境卽所求果薩埵是能求人其人廣發誓願求大菩提故曰菩提薩埵約釋分別菩提之薩埵依主又云菩提是所求果薩埵是所化有



● 疑人

● 教下疑有

● 何疑有

情謂起大智故上求菩提起大悲故下化有情若如此說即全不聞修行人事但是全取他名有財若約釋也行位大乘五十二位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初地至十地并等妙二覺皆名菩薩若小乘三祇劫滿百劫修妙相名住定菩薩得前佛授記生觀史陀天名補處菩薩從天下降於人間未成佛前名最後身菩薩也若約形相身嚴瓔珞頭戴花冠等上釋三種大解乘之通號多解一講毘疏云乘者教也謂三種之教又青龍疏云性也三性之人又涅槃疏云乘者運載之義也運種之也至三種果故若論大小唯有二別一大乘二小乘收前三乘皆盡今之律藏三乘之內聲聞乘收二乘之中小乘此且通大說若唯約尼教以論之四分則論即分通大乘等上來辨乘收竟前二云云竟所說教藏已竟總當

第三結集任持離分部別者謂上廣辨三藏名義等皆約世尊在日金口宣揚既示滅提何掩歸圓寂未委已後何人結集詮上具業得對今時復是何人弘持嗣續又因何事乖謬紛然五部二部之殊至于二

● 對疑到

十部別前未既委故次明之就此之中便分三段初結集三藏二五師任持三離分部別初中結集三藏者結謂撰結撰佛遺言集謂聚集謂隨事類各聚一處故云結集於中分二初明結集意二正明結集初明意者謂如來成道已後住世四十九年所度有情皆已度訖遂受魔王所誦入般涅槃即當此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入滅春秋七十有九哀不世間眼滅不善增長聖凡嗟歎愚惑餘言迦葉思念當何報恩應須結集如來法眼總有三意一為令正法久住故二為止惡比丘自度得脫三為息外如烟之謗所以興於結集上略明也

二正明結集於中分二初明結集時處二明結集軌儀兩文今初又分為二初明時二明處初言時者准付法藏傳云世尊化緣將畢欲入涅槃受持正法委付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為衆生故勤行苦行一心專求無上菩提如我昔願今已滿足涅槃時對此深妙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廣宣流布莫令斷絕迦葉答云善哉受持正法唯願如來不以爲

中住疑在下

慮於是迦葉卽辭如來膝行百匝往祇園堀山賓鉢
羅窟經行禪寂宣揚妙法度諸衆生佛後垂涅槃時
放大光明大地振動迦葉念言將知如來欲入涅槃
故現斯相卽入三昧天眼見如來在尼連河邊羅
林間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慘然不悅乃將徒衆來至
佛所欲詣佛所行經道中逢一外道名憂波柯手持
一枝天華中含云天花者曼陀花也今多云蓮花蓋是錯悞歌舞而行迦葉
問云汝從何來彼云從狗尸那城來又問汝見吾師
世尊在否答滅度已經七日人天供養欲擬闍維我
所持花從彼而得迦葉聞之不悅時諸比丘皆大啼
泣淚流如雨律云時跋難陀惡釋子在衆中語諸比
丘言長老且止莫大啼泣我於摩訶羅邊已得解脫
彼人在日戒法嚴峻禁制我等不得自由今既涅槃
並皆自在此自慶之詞也復有外道謗言聖量沙門
在日教法如火今旣入滅教法如煙薪盡火滅煥能
幾時迦葉聞之倍生不悅遂諸徒衆共往狗尸那城
雙林間遷棺三逆稽首作禮是時如來於金棺後現
雙足輪意令履踐如來所行之跡爾時迦葉爾以千

中住疑

中住疑

里白鮮萬片兜羅香木酥油闍維供養收其碎身舍
利入斛四斗國王大臣各自收之我今宜應結集教
法作是念已乃告衆曰我先在道行時逢外道及惡
比丘餘言自慶等彼既懷於異術今此可共論法毗
尼勿令外道致餘言也卽涅槃後七日而與結集此
且據四分五百羅漢結集之文或更通諸教文卽所
說不定恐繁不述也上來正明結集時竟次明時處者准育王
經云尊者將諸徒衆往見闍王而白王言我今擬集
如來法眼唯願大王爲我檀越王言願尊者及諸比
丘終身受我四事供養爾時尊者初往大竹林中欲
與結集後嫌妨闍却往賓鉢羅窟結集若准四分結
集文中當於何處論法毗尼飲食無乏後云准王舍
城房舍衆具可得無乏爾時大迦葉便作單白律云
大德僧聽此處比丘爲俗所差若僧時到僧忍聽僧
今往王舍城論法毗尼白如是同上引育王經在賓
鉢羅窟結集下又引四分律在王舍城何故相違答
城是總號窟是別名律據總以論經據別以說亦不
相違也故西域記云摩竭陀國正中古先王所都之

處地多泉濕。出勝上香茆。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運北關山門。東西長而南北狹。外城周一百五十里。內城周四十里。餘羯尼迦樹處。成林花。曼開榮。四時不絕。山成北門。更行一里。除至迦蘭陀竹林。林中有大石室。卽迦葉結集處也。引此證前不相違。集時處已竟。結集處竟上來二教。

科云。迦葉結集時處已竟。

次解結集軌儀者。西域記云。爾時迦葉卽往須彌山頂。鑄銅於槌。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而說偈言。佛諸弟子。若念於佛恩。當報佛恩。莫入涅槃。當得吉羅罪也。時釋提。傳迦葉語。遍三千界。諸得神通。并未得者。並皆雲集。猶是四方輪流。萬里星馳。莫賢必萃。督聖成集。諸來大眾。皆隨教住。集王舍城中。此時迦葉告大眾曰。如來入滅。世界虛空。當集法藏。用報恩也。旣將集法。務從寂靜。豈得群居。不成勝業。乃以三法簡之。第一簡去凡夫。唯留聖學。聖衆由多。第二於聖衆中。簡去有學。三果四向。唯留無學。無學尙多。第三度簡。須是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內關三藏。外達五明。如此之流。方堪集會。其

成此處

食一作舍

今謂四字

時還留五百人。阿難且在數內。又淮南山戒壇經說。迦葉臨欲結集。先於戒壇上集。僧白四羯磨。罰寶頭。處次又罰阿難七顯。有七吉。今懺悔之言。七事者。一不食請佛度女人。二爲佛作僧伽梨足。躡而縫。三不請佛住世。四不與佛水。五不問雜碎戒。六如來三請。汝作供養人。不肯作。七不遮女人。淚令汚佛足。阿難言此七非我故。作今且分疎。第一請佛度女人者。謂姨母於佛有恩。又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故又女人亦有得果之分。故二足躡佛衣者。其時無人佐助。我故三不請佛住者。魔蔽我心。故四不與水者。謂有五百乘車。又大龍從恒河中。度撓水濁。故恐損如來所。以不與。五不問雜碎戒者。將涅槃。我心憂悶。故六不肯作供養者。謂供養者。謂供養人。難作有名利。故恐涉譏嫌也。七不遮女人。淚令汚佛足者。女人心軟。發狂泣淚。而禮手汚佛足。非我不能遮。故如我意中。於此七事。並不見犯。合依大德。語不散拒。違悉皆懺悔也。又准智論云。迦葉定觀於大眾。誰未漏盡。唯見阿難。由居學地。迦葉語彼。汝可出去。汝未盡結。不應住。

此若得漏盡然後入來既出已爾時迦葉將諸徒
 衆住賓鉢羅窟阿難深生慚耻自作念言我二十五
 年侍佛左右不曾受若此耻非我懈怠不耻果證我
 緣侍佛故留殘結不取無學遂乃精勤斷殘結少有
 疲倦欲以亞臥頭未至枕廓然大悟如日破闇三明
 六通具八解脫今准大乘論說阿難此時起上品心
 頓斷三界俱生惑也之付法藏傳云阿難得道已飛
 至賓鉢羅窟在門外立而說偈言多聞辨才給侍正
 覺羅阿難今在門外說偈已良久未開又再說偈
 曰多聞具辨才給侍世尊者已捨諸重擔今在門外
 立迦葉窟內聞已說偈答曰汝若盡衆苦并捨煩惱
 擔宜應現神力令衆咸證知爾時阿難即運神通從
 石窟中入若准唐三藏別傳云從戶鑰中入入已遍
 禮僧足已隨次而坐滿五百人善見云時大迦葉問
 諸大眾今當先結集何藏諸羅漢咸皆答言先結集
 毗尼謂毗尼是佛法壽命毗尼藏住故法方住故須
 先結又淮南山西明住法圖贊云當初窟內立三高
 座一迦葉問二波離阿難答三抄上貝葉准四分下

文云時大迦葉先秉單白和僧然後令波離結集律
 藏見論云波離亦秉單白已整衣向大德僧作禮已
 登座坐已取象扇執之迦葉問第一戒何處制如是
 乃至調部增一毗尼波離問一一而答便抄上貝
 葉已放扇下座向大德比丘作禮却復本位今時說
法通此
 軌又四分云迦葉次秉單白和僧已令阿難結集餘
 之兩藏阿難亦秉單白竟禮僧已登座取象扇執之
 迦葉問增一世界成敗乃至法花維摩等集
 爲一修多藏次問諸論等集爲一阿毗達磨藏若依
 宗輪論疏并長耳三藏傳所說與上不同恐繁不錄
 也又准唐三藏別傳云王舍城西二十里大竹林中
 一千無學結集者即是當初三遍簡退者共在竹林
 中自相謂曰佛之日同一師學佛纔入滅箇弃我
 曾彼既結集教文我豈不可拱手亦須撰集報深恩
 莫不凡聖同會結集教文次第詳論以成五藏一素
 坦覽二毗奈耶三阿毗達磨四雜藏五禁呪藏凡聖
 同集故名大眾若窟內五百羅漢結集三藏是上座
 部西天二部至今俱盛上座結集軌錄竟上來二收
科云云惣是第一段結集三

卷已

第二五師任持者來意如常云云於此五便分爲
五一迦葉二阿難三末田地四商那和修五優波鞠
多五段今初言迦葉者梵音略也具足應云摩訶迦
葉彼此謂爲大飲光進俱舍云大者具二義一種性
大婆羅門種二富大其家巨富更其過彼也飲光亦
具二義一從祖立名二從已彰號初從祖者謂成劫
之初有一仙人在山修道經無量時不喫飲食身眞
金色吞飲衆光今尊者是被苗襲也二從已立名者
准付法藏傳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滅之
後四部弟子咸生悲戀各起塔供養時代既久形像
金色多分割落時有一貧女遊行乞得一顆金珠見
像而壞欲薄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請
令修造金師聞福生歡喜心遂作治之用補像面因
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爲夫婦世世之中身眞金色恒
受快樂常修梵行從是已來九十一劫身眞金色生
人天中快樂無極最後在生第七梵天時中印土摩
竭陀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陀過去修福聰明多智

十經疏

金瓶字大序

十經疏

十經疏

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田宅牛羊奴婢車乘金翠有千
具恐與萍沙王齊又除一具有六十篇金粟每篇有
二百三十斛金氎披下者猶直百千兩金以釘釘之
入地七尺氎不穿破如本不異以福德力財富如是
且無子息於其舍側有一福神樹夫婦遂往祈請祭
祀求乞有子兩年無應嘆怨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
事若後無驗必當燒剪神樹愁怖乃告四王王又爲
轉告帝釋帝釋遍觀閻浮提人無堪彼子轉告梵王
如斯之事梵王以天眼觀見一梵王天子將欲命終
歡往生梵彼天王告曰婆羅門法多惡邪見我今不
敢爲其作子梵王語彼曰此婆羅門有大威德南剎
部州之人薄福無堪爲彼子也汝必須生彼吾相擁
護終不令汝生邪見也梵天曰爾敬承聖旨不敢違
越於是梵王語帝釋知帝釋具向樹神說如斯事樹
神歡喜便往其家語婆羅門汝更莫復起恨於我却
後七日當滿願願至七日外婦覺有身滿足十月生
一男兒觀自端正身眞金色光明赫奕四十里相師
占曰此兒宿福深厚必當出家父母聞之惡慶憂惱

● 雜錄

● 取捨

夫婦相語曰。當設何計斷絕其意。復自思。惟世所就者。唯有美色。當為其端。正好女用斷其意。至年十五。欲為娶妻。彼既知之。深生不悅。語父母曰。我志淨。不須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遂設方計。白父母曰。若世有女。身紫金色。還如我者。我須之。父母即置筵。曾廣召諸親婆羅門等。遍行求娉。諸婆羅門共設方計。鑄金神像。正奇異。舉行聚落。高聲唱告。若有女子得見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娉時。必獲好夫。身金色者。諸女聞之。並奔出舍。唯有一女。身體金色。端正殊特。即是因中貧女之身。以昔勝緣。感此身體。志樂清淨。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其女既至。金色光明。照奪朗練。婆羅門即為娉之。既至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染心。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之。毀除一房。令其同舍。安置一床。夫語婦曰。我若睡時。汝則經行。汝若睡時。我便行道。後時妻臥。垂手床前。毒地入室。取擊其手。其夫見已。將衣裹手。舉安床上。妻便睡覺。而責夫曰。云何丈夫。無其志操。竊舉我臂。夫指床前毒地之事。妻始悟也。夫婦二人各自厭世。遂求

● 乃疑及
● 疑疑

出家。父母聽許。便作沙門。清真守素。無為無欲。在於空閑。勤修苦行。於是迦葉作是誓言。世界所有。咸阿羅漢者。我悉歸依。作是語已。出家威儀。所有諸戒。悉皆具足。此口誓上法得成世尊即為說法。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其妻金色女。後時禮見如來。亦成聖果。又迦葉常共如來對坐。說法未來成佛。號曰光明法華經中。佛為受記。佛欲涅槃之時。所有教法。悉付迦葉。佛涅槃後。結集三藏。竟遂入願智三昧。觀無闕少。乃將徒眾往謝闍王。闍王告尊者曰。如來入滅。我不獲見。尊者已後。若入涅槃。願垂相告。迦曰。善哉。遂於王舍城廣宣流布。化度有情。大作佛事。化緣將畢。乃自思。惟今我年邁。身為老朽。誰樂是身。我今涅槃。時至。便詣阿難。所作是言。長老當知。昔佛世尊。以法付我。我今年邁。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將付汝。汝可精勤守護。又恐阿難後無付法處。乃記之曰。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商那和修。汝可度之。付彼法眼。阿難言。爾迦葉。遂遍禮如來。舍利乃塔。又如闍王。飛到大海邊。伽羅龍宮。禮敬佛牙。又如壯士。屈申臂頃。至忉利天。供養佛

髮從彼天下還至王城阿難恒相隨逐未曾捨離恐
涅槃不見復後於一朝迦葉語阿難曰汝先入城乞
食我亦當往阿難奉教先往迦葉念云闍王與我有
要遂乃辭王至門下守門人云王今正睡若驚王睡
國法非輕不敢啓白也迦葉語守門人曰王若睡覺
爲白王言迦葉欲入涅槃時來辭王不見爾時尊者
著佛聖衣持自己鉢乞食食已入鷄足山梵語屈吒
盤陀唐言鷄足謂其山有三峯如仰鷄足尊者入中
結跏趺坐三誓願一願我身并及衣鉢久住不壞直
至慈氏下生大作佛事二願此山三峯合一掩蔽我
身三願阿難共闍王若來其山自開令彼得入去後
還合發願既了三峯合一掩蔽尊者大地振動天
感應爾時闍王於睡中夢見梁折表佛法梁棟折也
王便驚寤遍體汗流深生怖懼守門人云迦葉涅槃
適來辭王不見王問語已因絕良久乃蘇遂到阿難
所悲號涕泣乃共阿難同赴鷄足王既到山其山開
闍王與阿難入中見迦葉跏趺而坐全身不散又見
天華覆身王禮拜已畢登號哭種種供養却還本國

中隱隱顯

中隱隱顯

山合如初西域記云其山在摩竭陀國多論云迦葉
非直入滅但入滅盡定定力任持於身待慈氏下降
若准婆沙餘師云留骨環或身依俱舍宗直入滅也
但以願力持身耳今詳教旨前文既發誓願後入寂
定不妨應是定願二力所共住持待慈氏下生從此
山過見於迦葉說少欲結集滅法藏時諸弟子念其
迦葉卓爾若是釋迦如來身量如何彌勒言迦葉僧
伽梨是釋迦佛姨母織成金縷袈裟今付於我今度
四部遺法弟子彌勒即就彼取之爾時迦葉既付衣
已踊身空中作十八變悉除慢心佛言說法並成聖
果迦葉其時化分段身示相火焚入無餘依界見者
莫不成生悲變也上來第一師竟

第二阿難此云慶喜智論云佛成道夜生爾時阿王
見佛滅道心憎嫉來燒惱之皆被佛神用變化不如
遂來王曰悉達作夜於金剛座上已死大王聞之憂
愁不已須臾與阿難退淨居天空中報曰悉達太子於金
剛座上成等正覺大王聞之頓生喜悅慶慰無已又
王弟白飯同於此朝奉白王曰臣於昨夜生一男兒

● 苦痛難堪

王曰貴弟子我心歡喜今日大吉所生之子歷字
阿難或名歡喜謂其人世世修於忍辱復生身
端正父王歡喜因此立字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
 阿難汝名歡喜依不定實又增一經云阿難有四希
 有一嘿然至大眾中人見歡喜二若有所說聞者歡
 喜三者四衆之人興敬仰心觀之無厭四若有所說
 聽亦無厭以是因緣號爲歡喜也後年漸長大隨佛
 出家而爲侍者其人聰慧多聞第一總持法藏誦八
 萬四千及諸羅漢所說悉能受持無忘失故更有乞
 食緣起數數聞之忍繁不叙佛涅槃後結集之時戒
 壇經云迦葉作三千八百問一一答之與佛無異又
 付法藏傳云受迦葉付囑已禮謝受法竟往見闍王
 闍王告阿難曰長老及迦葉入滅我皆不親長老已
 後入若夷頗垂相告阿難答云爾於是宣揚妙法化
 度有情爲世間凡二十年後於一日林中見一比丘
 聞彼念法句曰若人生百年不見水老鰥不如生一
 日而親得見之
搜玄云不見水溺者非也今准住
 法阿難是鰥字即水中老白鰥也思
 之阿難聞之不悅喟然歎曰世間眼滅何其速哉違

● 百疑不

● 已上疑故
 闍王

● 永疑示

● 白疑受

返聖言無有智慧乃語彼曰汝所念者非佛說也不
 可修行又准付法藏傳云阿難復告彼曰有二惡人
 名爲謗法一雖多聞而生邪見二不解深義顛倒妄
 說有此二法爲自毀傷不能令他離三惡道汝今當
 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年百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此比丘乃依而誦後向本師說本師言
 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也汝今仍舊
 但念前偈阿難後聞林中比丘還念前偈乃問因由
 彼答阿難本師之語阿難已乃自思念彼輕我耶遂
 入三昧推承聖德未見更有一人能迴彼比丘本師
 之意便作是念異哉無常甚大雄猛邪見熾盛不蓋
 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法念今此比丘我爲說法反
 納邪言世間衆苦難可久住我於今日宜速涅槃又
 准育王經說阿難先往商那和修處告之曰佛以法
 付迦葉迦葉付我我欲涅槃今將付汝汝可守護又
 恐和修已後無人白法遂告彼云世尊昔遊摩突羅
 國說彼國中有長者子名優波鞠多於禪法中最高
 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可以度之付於法藏和修

● 經疏

● 經字義

● 經字義

言爾又付法藏傳云阿難欲入涅槃自念國王與我有要遂往辭王守門人云王今正睡不敢驚覺阿難曰若覺時爲報曰阿難人般涅槃特來辭王不見時王於睡中夢見傘蓋柄折而爾不墜遂乃驚覺守門人具陳上事王聞已悶絕良久乃蘇而自歎曰如來入滅之後上足弟子迦葉有大名稱以補佛處又乃入滅法漸衰弱次有阿難總持法藏瞻仰尊重猶如日月今又涅槃更何恃怙蓋法漸盡諸惡熾盛卽問守門人云阿難今在何處宗輪疏云時有國神白王言阿難已往毗舍離國入滅王遂嚴駕四兵往恒河側見阿難乘船在恒河中流王稽首白言三界明燈已棄我去今相憑仗勿入涅槃縱入涅槃願歸我國時毗舍離城復有天神報王阿難在恒河中流而欲涅槃王復嚴駕四兵往恒河側復請阿難向我國中入般阿難切利諸天又請歸於帝釋宮入城滅娑伽羅龍王又請歸龍宮入滅既四處皆請不可偏向一處遂入恒河中流而取滅度是時大地振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觀斯相已乃自思惟如來出世我

● 經上經疏

● 經字義

● 經下經疏

● 經疏

等貪著禪味不求解脫迦葉人滅我又不如今阿難入滅曹若更不求解脫無有是處遂相勸勵請求度脫既乃一時飛空到阿難所囑請求哀出家阿難默許之卽化恒河水爲金地爲仙人說法准付藏傳云阿難爲彼如應說法變自落威羅漢不言感戒若依育王經阿難乘羯磨爲受戒單白時得初果白二得二果白三得三果白四時得第四果既得果已悉欲涅槃最後一人名末田地阿難獨不許入涅槃令持法藏往罽賓國流通教化彼答云爾阿難卽躡身虛空作十八變入畜迅三昧分身作四分一分與初利天一分與大海婆伽羅龍王一分與毗舍離王一分與阿闍世王四處各起塔供養上來第二節竟第三末田地或云末田地迦亦云金他卽是前來五百仙人中最末後者受阿難付法也傳記云其時阿難告彼曰昔佛遊烏長那國降惡神迴旋彼國龍池上過迴顧語我云我涅槃後有末田地伽於此池上建立伽藍大作佛事爾時末田地聞佛懸記心生歡喜遂往地印土罽賓國難云迦濕彌羅國初往彼國並

●四處何

●離莊

無人民唯有一大龍池。西域記云其池周通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末田到彼。初往大山頂上。宴坐作大神變。振動龍池。龍王深信。化作人。作鬚髮皓首。容色慈悲。尊者亦知是龍。而為說法。等後感法味。思報其恩。遂問末田。欲須何事。末田答曰。我唯要一住持之處。龍王又問。未委住持。要幾多地。末田曰。唯怖須一坐具地。龍王言。多即不可。一坐具地。阿難大德見我。此池否。是我所居住處。爾時龍王遂以業通之力。縮此池水。與末田地。龍王漸縮水。末田新展坐具。如是縮一千里。坐具未遍。直到七千里。縮水離盡。坐具未周。自龍念言。我實許他一坐具地。豈得返悔。於是龍王皆上岸。龍王返來。就末田乞地。末田遂於西北角。留一小池。周一百里。與彼居止。龍王又告尊者言。今雖且施池法。滅還收也。爾時末田既得地。已遂運神力。造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粥。鬻賤人。供僧使從。如是廣興化等。導流行教法。其末田之化緣。既畢。終於此國。不別付法。諸商那在世。故尊者滅已。諸多賤人。自立君長。隣國鄙其賤種。不與交通。梵云

●四處何

●五難

乞粟多。此云置得。亦云賤人。國唐三藏真觀中。往彼見水多陸地少。將知教法衰劣。不久也。問阿難。先付法與和修。後付末田地。今何以末田却在。前答准育王經。和修在第三末田居。第四今緣取和修。傳法與鞠多。故抽末田居第三也。若據行化文。同時亦無先後。以末田在滅度。不別傳法。故也。上來第三師竟
第四商那和修者。謂也。若正梵音。商諾迦。縛糞。此翻草衣。或云胎衣。謂此尊者。往昔曾為商人。逢一辟支迦佛。身著草衣。商人遂將一端白氎。奉施。以是因緣。感五百生。中衣與俱。生冬為狐。夏為綿。糞最後出家。變成法服。受阿難付囑。已遂乃廣宣流布。化度有情。為世間眼。後時化緣將畢。遂付法與鞠多。而告彼曰。昔佛世尊。以法付迦葉。迦葉付五師。阿難阿難。以法付我。我欲涅槃。世間舉眼。今將付汝。汝可精勤守護。又恐鞠多已後。無人付法。遂告云。摩倫羅國。有人常生名綿。微柯汝。可度之。以法付彼。鞠多云。爾商那既付法。已遂入山中。不久入滅。一萬八千羅漢弟子。收其舍利。起塔供養。上來第四師竟

◆十五經

第五優波鞠多。或云烏波堀多。此云近護謂親近守護法藏故。其時商那和修雖受阿難付囑令度鞠多。此時但百鞠多之父未有優波鞠多之身。遂願往摩突羅國訪其父。初將百人十五人往。次將三十二人往。乃至最後單已而往長者。惟問之曰。尊者初來從弟。飽多。今何單已更無給侍和修。答云。僧家以義淡也。所以多少有無不定。長者言。我若後時有子。必相舍與尊者。言爾不經歲。除果生一子名阿失波鞠多。時和修知已。遂往求乞長者云。我始有子。要紹家業。不可捨之後。更有時必能相奉。後經歲。除又生一子。名為難陀鞠多。和修又往教化長者云。家有二子。一紹內一紹外。王處其中。後更有時必定捨之後。又產一子。即優波鞠多。智慧聰明。頗貞端正。和修觀前二子。非其法器。亦不苦求。此之一子。具成法器。遂往求乞長者。此云此子聰利。內外雙紹。前之二子。容可捨之。若此一子。決定不可。和修知根機未熟。亦懇求後時。鞠多年漸長大。遂令市肆之內。經求和修。遂往漸漸化導。遂問鞠多云。汝在此何為。鞠多云。云我經

◆光緒
◆下
◆不字

◆百
◆白
◆子
◆一
◆上
◆段
◆下
◆字

◆光緒

紀和修問曰。汝淨心不淨心。多云。我不解之。請為分別。修云。若利他損己。名曰淨心。若損他益己。即名不淨心。多云。我經求覓利本。實益身。皆是損他。有何淨也。修曰。從今日後。自調練心。立兩類石子。一黑白。若損他時。下一白。若損己時。下一白。子多依此教。初唯黑。次半白。後純白。修知根熟。乃為說法。言下便證。初果。後於城中見女人犯王法。被斷支體。因往看之作無常觀。成又證第三果。遂自求出家。不由父母。修為剃髮。受戒。白四竟時。證羅漢果。教化有情。度人無數。醍醐山有一石室。高一丈六。縱廣亦爾。此法付法。若准唐三藏別傳云。高二十餘尺。釋迦方誌云。高二丈廣二丈三尺。或有說云。長十八尺。廣十二尺。所辨數量各不定也。發願凡所度人。若夫妻二人。捨家入道。俱證羅漢。當下一籌。籌長四寸。安其室內。此室壽滿我卽涅槃。若一得不得。并前三果。四向及童男童女。出家證羅漢。並不在數。如斯立願。遂得石室。壽盈時。人號為先無相好。佛鞠多念曰。未委如來在日化度。與今何殊。時有一老比丘尼。是波斯匿王姊名蓮華。

定上疑處
入字

下疑處

下疑處

色年百二十歲在醍醐山間。唯有此尼見佛在時化度之事。當往問尼。遂先令人報尼。尼入定觀之。鞠多此來所爲何事。乃見欲問佛化之事。從定出已。卽滿鉢盛油。安門扇後。尊者雖是漢。漢若不定。觀察散心。不知遂卽推門。不覺傾油。數滴尼問。訊請坐已。問云。佛在日教化有情。何似我之今日。尼曰。大德曾聞佛在之日。有六群比丘。不多云。此人最暴。何足爲言。尼曰。修雖難。暴佛在之日。數入此房。不傾油一滴。明知今日無學。成儀不及。佛在日。羅暴之輩。鞠多聞言。深生慙恥。尼安慰何用。感傷世尊。初日入滅。二日不如。三日已後。轉復卑劣。況乎今日。百有餘年。去聖時遙。何足爲鞠多。於後度弟子名。緇微何。亦名提。羯磨。言下。證羅漢果。多將入滅。遂往告云。佛以法付迦葉。迦葉付阿難。阿難付吾師。和修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付汝。汝當守護。彼答言。鞠多。却後七日。爾身虛空。作大神變。入般涅槃。以室需用爲問。維人天悲泣。收其舍利。起塔供養。已上師竟

上來始從迦葉終至鞠多。名登五師。通傳三藏。更無

州註明

替廢一百。年內如水傳器。若准西明圖贊。更有一十九師。并上郡二十四。其第二十四師。比丘往罽賓國。國王不敬。遂損師子之命。因絕付法也。卽當一千五百中。今但州前五師者。據未分部略明。從第五師後。分宗卽成異見。故不叙也。上來第二明五師任持已竟

第三橫論五師離分部別者。謂佛在同對機設教。本是一文涅槃。已後波離結集。名八十誦。與佛在時無別。但以鞠多末化。僧壞異見。悟解不同。各爲楷則。人以情競。法逐時移。遂分散文。以爲多別。毗尼母云。一百年後。分爲五部。二百年後。分十二部。文殊問經有二十部。二舍利弗問經二十部。謂窟內外室重添經集時根本也。今總會之。莫過三別。初明分五部。二明分二部。三明分二十部。故注戒本及羯磨序云。經分夢氎之殊。律有折金之明。喻初則五部。二部之殊。中則五百十八之異。所言經分夢氎者。卽闍王夢見白髭從天降下。分爲五段。王憂問佛。佛言。非闍王事。此是我涅槃後。諸弟子分毗尼爲五部也。二卽吉栗枳王十夢經也。故婆沙云。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

名為迦葉其佛父王名吉栗枳此云乾利已其王夜

得十夢謂是不祥且集群臣共占十夢言十夢者俱

舍頌云大象一及井二麁三樹檀四妙園林五小象

六二欄猴七八廣淫衣九關靜十是時無有一人能

以王解王遂詣等同佛具述上緣佛言非關於王此

是未來百歲之時釋迦牟尼佛出化於世涅槃已後

諸弟子所作事也一夢見大象被關在一室更無門

戶唯有一窓其象方便將身於牖內出其尾被礙却

不得出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捨家出家如象方

便將身於牖中出出家之後却被名利所拘如尾出

不得也二夢渴人并一口井其中有水具八功德此

中遂渴人是渴人終不飲之人問其故答云水是好

水其井不堪所以不堪所以不飲言此表釋迦遺法

弟子將其教法與道俗說令不信受人問其故答云

法是好法說人惡弱我不聽也三夢見一人將真珠

博一升鉢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將佛教法為道

俗說而博衣食故四夢一人將栴檀香木博於瓦木

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將佛真淨之教博外道典

● 杉子未詳

● 雙龍其長

● 雙子未詳

籍也五夢一園林華果茂盛而被杉風忽然壞盡佛

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廣滅如來正法園林六夢諸

小象驅逐大象頌令出群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

結構惡黨齊棄有德比丘七夢一欄猴身塗炭穢衝

突衆人衆人見來悉皆迴避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

子自無戒德以諸惡事誘賢賢毀良良見之悉皆迴

避八夢一欄猴身無威德衆共狀捧以海水灌頂立

之爲王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結構惡黨舉破之

人以爲僭背九夢一張白氈堅而又廣有二十人各

執少分割挽氈終不破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分

佛教法爲二十部雖分多別然皆佛法終不破壞十

夢多人共聚而相殘害死亡者多佛言此表釋迦遺

法弟子各有門徒所執不同牙相鬪諍善法滅已前

云夢氈者當斷第九也言杖金者謂百戰之後雖分

五部乃至四百年初分二十部若分於金杖而作

五段二十段故雖無杖相段皆是眞金也初則五

部二部之殊者五部謂曇無德等二部即上座大天

也。有云二部五部中則十八五之異者謂於二十

水漿上疑脫
臨字

經六部者一疊無德部經云我涅槃後有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書寫讀誦顛倒解義顛倒說法以倒說故覆陰法藏人名曇摩鞠多此云法密亦云法藏言倒說者取化銀次第又說無第從法立名即四分皆先屈後日又欲說有名倒也律也二薩婆多者經云雖復讀誦書寫外典受有三世及以內外破壞外道善能論義說一切性悉得受戒凡所問難悉能答對是故名爲婆帝婆言受有三世皆有實量即名一切有說一切性者從法立名卽十誦律也三彌沙塞者經云不作相地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彌沙塞地水火風空識此之六界皆是空故云不作地水等此云不着有無從法立名卽五分律也四迦葉遺部者經云說無有我及以受者轉諸煩惱由如死屍是故名爲迦葉遺或名迦葉毗也爾外道執有實我受用塵境名爲受者今此師說無有我并及塵境即應也人所執非也轉者捨也捨煩惱如死屍故此舉譬顯此觀乃重空觀也云云也從法立名卽解脫律也五婆羅富羅部者經云皆說有我

中世經注

痴之與此云。彼子古有外道樂牛而生。已上杖條部主是彼部。律本未列未知法名云云。五部竟六根本摩訶僧祇者。經云廣博通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爲摩訶僧祇。此云大衆。已上次勸結云善男子如是五部雖異而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云云。問經文列六部何故結勸但云五部。首疏云總別有六僧祇是總。以此部衆僧行解虛通不生偏執。遍照五見以通行。故明知前五。是別各壞異見。從彼流出。若僧祇是根本。部人皆奉信。後五是別恐人不信。故偏勸之。故下別字中鈔自注解云。僧祇是根本。除是五部。此正依大集分別也。又問僧祇既是根本。卷軸今多因何但四十卷。耶答五師摺拾情見之文。各爲一見。除外事法攢聚一處不多。故但四十卷也。雖爾且是根本。故譬如一樹傍出五枝。中間雖小。猶名身也。四面縱大。亦號枝條。又此四十卷僧祇無歸應序。證知是根本。又鈔主釋云。僧祇是根本。大衆所得。非是百載五家生也。斯爲正義。或依狹言。將此四十卷僧祇爲大部者。非也。廣如別破云云。次依佛本行集僧及僧祇後譯私記。但有五部。彼云如來滅後

中世經注

一百年滿第五祖師鞠多之後。五人於上座部中一時頓起。但分五部。除四如前第五婆盧富羅是祇律。今如何分答。非敢苟分大集。明異若今婆盧經不應言遍覽五部。已上疏文。今但依大集分別以爲正。已上分五部竟。

次明分二部者。即大衆上座也。問夫論分部理合從少至多。今何從多却少。耶答前雖分五部。似多猶是聖人理和同。是上座一宗之內。今即對大天凡衆人法處。三一時分。故致有二焉。若前但有五部。亦名未顯上座之號。至二部時。始有上座部也。問何因緣故分其二部。答由其摩訶提婆此云大天。未出家時。造其三逆出家。已後又造五緣。有此乖張。故分二也。今依宗輪論疏略述緣起。昔末土羅國有一商主。娶少妻室生一男子。頗容端正。字曰大天。不經多時。其父廣將財物經營他國。因緣阻礙。經久不還。於是大天年漸長大。遂染其母。後聞父還。心生怖懼。與母設計。遂斃其父。既造一無間業。已事漸彰。露住止不安。乃將其母展轉逃隱。至波吒釐城。到彼又忽遇見本所

●金瓶梅
同

●我上座
●○○

供養無學志氣又恐事影遂設方計然無學既造
第二無間業已轉懷憂怖後復見母共餘人有通心
生嗔忿云我為此故造二重罪流移他國踰踰不安
今復我更共他人如此猖獗何堪容忍於是方便復
煞其母既造第三無間業已由不斷善根深生憂悔
即自思惟作何方計命滅此罪我曾傳聞沙門釋子
有滅罪法遂詣鷄園於其門外見一苾芻徐步經行
誦伽陀曰若人造重罪修善以滅除彼能照世間如
日出雲翳時大天開已歡喜踊躍知歸佛教必當滅
罪乃往一苾芻處本是窟外僧投彼出家不邪檢問
遂便與度受戒之後還名大天聰明未久之間便能
誦持三藏文義辭清切善能說法波吒釐城無不
歸仰時無憂王聞已數請入宮供養請令說法乃誑
王曰我是羅漢入王宮多見嬪妃夜出僧坊夢遺不
淨而令弟子洗所汚衣弟子白言我國羅漢諸漏已
盡師何更有斯事大天答云天魔所為非我故作汝
不應恠然則漏失略有二也一者煩惱漏失二者不
淨漏失若煩惱漏失羅漢已無若不淨漏失羅漢由

●金瓶梅
●○

●金瓶梅
●○

●金瓶梅
●○

有且如佛在日諸羅漢等煩惱雖盡豈無使痢涕唾
耶又諸天魔當於佛法中而生憎嫉見修善者便生
壞之縱阿羅漢亦為彼嫉同如此說有何過答漏失
實有二種若煩惱漏失即是五部下煩惱貪愛等不
淨漏失與便痢一般今大天夢失不淨正見煩惱弟
子本意問之反將不淨漏失而答斯成誑惑
也又彼大天欲命弟子歡喜附近矯方計次第授四
沙門果後時弟子看諸聖教說云羅漢應自知如何
我等都不自知大天告曰然所洪亦有無知汝不應
恠然諸無知略有二種一染汚無知二淨不染汗無
知若染汗無知羅漢即無不淨染汗無知羅漢猶有
是以汝輩不自證知同如此說有何過答然則無知
實有二種染汗無知即四諦不煩惱也不淨染汗無
知以劣慧為體未成佛前據理皆有然今弟子所問
之者正是染汗無知反將不淨無知而答斯謂誑也
結第後時弟子於四諦中有懷疑惑遂白師言我聞
羅漢已斷煩惱疑由分別入見即除如何我等於四
諦中甚懷疑惑大天告曰定有二種一睡眠疑二處



●非字疑難

疑若隨眠疑羅漢實無處非疑羅漢由有也同如
此說有何過答然疑實有二若於四諦中不了知苦
集等是隨眠疑言不稱理名非處稱理名非處於此
二處不了名之爲疑今弟子意正問隨眠疑却反將
處非處疑而答斯成誑也又結後諸弟子因披讀
聖教說阿羅漢應自證知如我等由師語不自覺
悟大天告曰然有羅漢亦由他悟不自證知汝豈不
見經中說舍利弗目連等佛若未授記當來作佛等
彼且不自知由記證後方自知也汝今不應於此窮
詰問此說何過答弟子正問無漏聖法都不自知今
却反將他身上功能行解而答斯爲誑妄又結第四
然彼大天雖造諸惡而且不斷善根於中夜時忽自
思惟我未出家時曾造三逆本授佛法貴在滅除今
出家後又造妄緣違於教網不知死後何處報憂
惶所逼數唱苦哉時近弟子聞之派生驚凍晨起問
訊云師夜來安樂否大天云吾甚安也弟子白師云
昨夜何故數唱於苦大天告曰我呼聖道汝不應恠
謂苦聖諦若不殷勤喚召終不升起猶如孩子不號

●非字疑難

●段疑改下

●段疑改下

●段疑改下

母終不抱也問此說何過答凡言證聖諦須自修行
持戒修慧人於加行漸觀諦理乃至見修斷惑證滅
方見諦故今此大天煩惱具足都未斷除豈可稱苦
便得聖道生起斯成誑妄又結第五後時大天將斯
之習見成頌曰除所誘無知猶預他令人聖道不起
假聲呼此是如來眞淨教又結後時大天將斯
座慈獨多皆滅度半月念戒次當大天遂將自撰偈
詞安七滅靜之後時彼座下無多問修靜慮者聞
此偈詞無不驚怖遂即呵止咄哉愚人寧作是說此
於三藏會所未聞或即對之翻彼頌曰前三句如上
云云段最後句云此非佛教於是竟夜鬧靜紛然
乃至終朝朋黨轉盛時王聞已亦自生疑尋白大天
就是非我今當據何朋大天告王曰教有明文若欲
殄靜依多人語此辭用報文中三種行若和上
老宿在非法朋中即耳語行若非法人多即須作和上
之法今既非法人多合作亂起去今令彼多人行亂
豈非亂爾時無憂王令僧兩朋別住行譏於是聖衆
朋中耆宿雖多僧數稍少大天朋內耆年雖少人數
猶多執非法語既多王遂從多依大天語呵伏餘衆

事訖還宮爾時鵝園諍由未息後隨異見使分二部
 一上座鵝沙云是園內五百結集二大天謂大天者取迦葉上座立部名其時雖分二部亦
 且同在鵝園時諸聖衆欲捨鵝園趨於他國時無憂
 王聞已遂生嗔然載以破般赴宛伽河擬溺諸聖衆
 聖衆竊知還相告報此是命難宜各運通攝未得通
 亦令自在如廁王凌空西地而去至迦濕彌羅國
 棲山隱谷王聞已生慙恨遣人召之令歸本國諸
 聖衆確不從命也後於彼國廣造五百所伽藍種種
 供養王勅大天段經不復如本而不離鵝寺其大天
 後遇一相師云此釋子却後七日必當命終弟子告
 師師云我知分矣遂令遍告王臣過七日後入般涅
 槃聞者悲戀過七日外果遂命終士庶備辦香油柴
 薪欲共開維供養以火隨至隨滅又遇此相者到
 來語諸人曰此不勝消此香油之類宜用糞穢之物
 灑之乃知其語當時炎熾焚燒並帶暴風隨起飄散
 無餘分部之由因茲叙述西天二部至今俱盛上明分

已竟

◆ 第三分

第三分二十部者謂就前二部中分也大衆部中曲
 分九部上座部內分十一部又於二十中皆含五部
 名或偏執等不定今欲分之先觀成頌曰佛滅百年
 餘其部云一百二部本初破謂上座大衆經侵四百
 分二十部終大衆部二百年間上座三百年初於中
 初大衆大衆初分二部中四破從成八大衆部前後四度初
 後各三宗初後各分四度為部如是二三皆唯一
 第二度第三度皆謂本部成九八枝條合成九也
 但分出一部故云謂本部成九八枝條合成九也
 從二百年謂一百上座時分七謂後部從
 三四部分謂從第三子部中分餘單五六宗謂
 三教子部額分四部外前後六遍謂本末成十一上座
 每遍但分出一部故云餘單也謂本末成十一上座
 根本其餘枝條名末初分破已各擅一方行已上略
 都十一如下云云初分破已各擅一方行已上略
 竟又宗輪疏云如是傳聞佛傳伽梵般涅槃後百有
 餘年即其部云一百去聖時淹如日久沒謂在日如
 無聞不備既入般涅槃摩竭陀國拘蘇摩城王號無
 如日隱西山故云也摩竭陀國拘蘇摩城王號無
 憂緣機刺部感一白蓋化合人神亦有作是時佛法
 大衆初破謂佛滅後一百年中王號無憂力敵鐵輪
 雖無輪現感一白蓋常在於空以表王之治化德也

當此之時最初分部問何故大眾先分答基法師云
 大眾部中凡多聖少上座部內凡少聖多所以二中
 大眾先破也論云至二百年初大眾部初破流出三
 部一說部此部主說一切法皆無實體但有假名
 有能證假名於能證不無兩一二說出世部此部主說
 證實體既承本有故忘此名二說出世部世間有漏
 法皆從顛倒起則有實證故云說出世部也三鷄胤部
 世法非顛起則有實證故云說出世部也二鷄胤部
 經門姓也梵語鷄胤此云鷄胤上顯是仙人染鷄
 而生部主是彼諸鷄胤弘論不傳經律也前顯云初後
 各三宗此是次二百年中從大眾部中復出一部名
 多聞部此部主實闡三藏深密佛言從德立稱又
 仙人在山若行常披樹皮衣天神放衣出家已後得佛
 所說深法起持不妄乃於雪山入定不覺佛入涅槃從
 定而出已是二百年見大眾部中唯私說法此師次
 乃部出係在日深法中有同處因乘解故分也次
 二百年中從大眾部中分出一部名假部此部主
 出世法皆假次二百年滿有一外道捨邪歸正亦
 實教三名也字大天於大眾部中出家名聞精進住制多山與彼
 部師重詳五事因有乖謬分出三部一制多山部此
 部師重此山多有難路磨部二西山住部在制多
 主先住此部便以爲部名也三北山住部北山在制多
 三北山住部北山已上是後三宗如是四破成九部
 初分三宗後分三宗三三兩宗成并根本九也上分
 大眾

已其上述部聖多凡小二百年內和合一味至三
 百年初有小乖謬分爲二部一說一切有部謂部主
 無漏世出世現未來三世皆有實證至二上座
 部師毛角亦是實有此傍義前十箇宗二上座
 部師名雪山部謂有部起時多私論嚴伏上座
 部師名雪山部座劣弱移入雪山輕無是根本不
 可言分今且移入雪山次三二百年從一切有
 義用分故是以爲二也部分出一部名犢子部此云犢主姓也上右有仙樂
 名次三百三十年後從犢子部中分出四部一法上
 部即部主名也有法可二賢胃部賢胃賢和賢者
 超衆法之上故也三正量部謂經刊定名量無疑顯名正部四
 林山部謂經刊定名量無疑顯名正部四
 中流出一部名法藏部或云法蜜謂經生含容正法
 言我懷探叔氏爲師謂日連也探拾也波者衆言也上
 古有仙拾衆言而得道目連是箇意也此傍義前四
 分宗因有人云四分從五分中流出也謂前法藏部是
 四分元從化地部來以化地部是五分律故今詳斯
 解未究根中前化地部但是個統五分之宗非是五分
 律法藏部亦然名同義別四分一律始終不分可以思之
 也次三百年末從一切有部分出一部名飲光部或
 名海藏謂飲光是迦葉波姓上古有身具金色部主
 德以彰名故也此次四百年初從一切有部分出一
 部名經量部亦云說轉部謂主依經爲量自言我以
 佛執前解脫律宗最喜爲師今小乘中經義

此字上疑脫

此字下疑有

是此也。言說轉者。部主說一種子。現在相續轉至如是。後此成。新宗四分。依此。假名。許百種子義也。如是。上座七破。或八破。本末別說。成十一也。今四分律五部之內。疊無德部。所收二部之中。上座部攝二十部。內與法藏部名同。即非二十中律也。又准續高僧傳。云。上座大衆。初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僧祇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此方。獲其一。自餘群部。多是西七賢聖。贊述行事。其中聚類。自有區分。辨指。不可備述。上來收科云云。
總是分部竟

第四部。總時代製作之由者。謂前之三段。多約以明未審。教傳此方。初是何人。翻其餘字。譯彼梵音。初以弘揚。是誰爲首。製撰義疏。起自何時。造鈔。與由復爲何事。如斯。道聖全未論量。故作此門。略中解判。於中分二。初明翻譯年代。次辨製作之由。兩段初也。若據通論。自漢永平十一年。佛法東傳。騰蘭初譯四十二章經。佛本行經。十地經等。直至巨唐乾寧二載。乙卯。凡經八百五十四年。中間編纂。翻傳。教二百九十餘。或是西土賢聖。傳至此。或是土高人往。彼求

中道疑源

請所譯教文五千四十餘卷。不可具叙。今且據四分。一律以明翻譯者。若據飾宗及搜玄並云。四分有兩譯。廣引傳記。蓋是不究根源。覽即知非。不勞具錄。云。如今依正解。准高僧傳并諸經目錄。但云。覺明三藏。後秦弘始十二年。歲在丁未。即當東晉義熙五年。時有佛陀耶舍。此云覺明。是罽賓國人。婆羅門種也。來到長安。先誦曇無德律。校尉姚爽。聞秦謂誦梵本。秦主姚興。親迎。別立新省。於逍遙園內。四事供養。悉皆不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善說。善毗婆沙。時人號爲赤髯論主。口誦梵本。到於秦地。與陳明沙門。竺佛念對譯。秦言沙門道含。筆授至弘始十五年壬戌。畢軸三十五卷。後分成六十卷。秦主賜絹萬疋。悉皆不受。道含佛念各千疋。其三藏資具滿三間屋。並不關心。秦主乃爲貨之。於城南造寺一所。即今華嚴寺。後辭還西國。至罽賓國。附得虛空藏經一卷。與涼明諸僧。後不知所終。文只如此。並無兩譯之說。從姚秦弘始歲至今。乾寧二年乙卯。凡四百八十八年矣。
次製之由者。謂律本雖已翻譯。全未流行。時有元



中書監

魏法聰律師本講僧祇後自考身中得戒本因四分
遂罷唱祇祇弘四分手披講解未有文疏後因北
齊道覆律師即聰之門人隨聰隨記乃纂疏分律卷四
疏之乃至隋末唐初近十八家其間卷軸多小不定
莫非並依律文次第消釋也云云問前代既有疏抄
不小南山何故更製鈔文莫是政手異端強生穿鑿
否答但爲古來疏抄文繁隱略未可逗機致使今師
斐然起意資臨機打用行事無疑卷約行分篇隨類
聚言過二十餘萬隨檢依行廣在下文總序中述時
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六日起手入十年正月一
日改貞觀元年處即終南山豐德窟舍苾芻爾若也
再修時處者大宗貞觀八年甲午歲何中府隰州益
詞谷因游鹿跡暫道幽殿極寂寂觀前述作審定
文辭遂乃重修并出注戒本綱磨跡等今所講解者
是後修之本也從貞觀八載至今乾寧二年乙卯凡
二百六十二年矣上來辨製作之由竟上來二叔科
云云惣當三章科簡玄義竟開平
五年辛未凡二
百七十四年矣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一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二釋鈔題目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霄纂

第二判釋科條廣辨教之文義於中分二初略辨科
分二依文廣解初中大凡一切聖教大科有三謂序
正流通諸餘小科皆從此出若據西域親光菩薩造
佛地論解佛地經已科三分若論此土從後漢佛法
初來未有科要因素秦王請講楞伽經義諸德促平甲
解判王乃問言朕聞佛教幽微至理玄奧適觀所講
科目全無者何諸德遵問各鄙耻龍顏時東晉道安
法師遙聞此言憤悱心口遂科一切教文總爲三段
卽序正流通也其時雖卽懸科未有憑准後因佛地
論流至此方彼論之中果有斯說故彼云於此經中
總有三分一者教起因緣分卽序二聖教所說分正
宗三依教奉行分卽流通語別意同故知安法師冥狀
聖旨故背龍疏歎云妙理潛通慧心懸合彌天之講
豈虛言哉所言教起因緣分者謂明教起及教起處
說教因由卽是教起所因緣二正顯聖教所說法
門品類差別名聖教所說分三者顯彼時衆聞法獲

益歡喜奉行名依教奉行分自後凡是教文皆依此判也。已上略述今則正明科判者先科律本後科鈔科判因由文就律本中初聖科後凡科且聖科者謂部主分宗時科有四大段即大僧戒本爲初分尼律下爲第二分安居毘度下爲第三分房舍毘度下爲第四分。且此四分所宗律本以科分若約大藏二約凡判者謂毗尼佛在日及結集時所非承也安法師科也。先科律文後科鈔文且律本者初從稽首乃至知時已來爲序分二從世尊在毗舍離一爲正宗三從五百結集下至末文爲流通分所言序分者顯宗由致發起之端稱爲序分也。正宗者正明犯不犯輕重等相被時之益救流通者法傳季世流而不塞。故科律文○次科鈔文者右今章記所判不同若准後堂順正等記以總別兩序爲序分標宗已下二十九篇爲正宗諸部別行一篇爲勸學流通其理不然廣如別破或依搜玄將三十篇爲正宗即無流通今依顯正科爲三段前二與玄同第三將後批文爲付囑流通分此准法華慈恩玄贊亦將後批文爲流通也故彼云基以諱遊之際途次博陵道俗課靈命講

斯曲等足爲高例云云問此後批如何得流通答夫流通有二一者勸學流通隱在諸篇之中不別科出促隨明行事之處策勵後人令其習學如下文方幸敬而行之或云違法毗尼富如是學又云不知鏡不思之等此皆勸學之意也二付囑流通者述其製作時處因由令後人披覽時代顯然今此流通乃當付囑也問總序自題云序此則有過十問既不題序名阿得亦科爲序答前是別題通收兩序故皆得名序分。不同顯問律教唯被具戒是其正修沙彌既非具正解所位何故沙彌篇在正宗中攝答有說一者如來所制皆通五衆戒下文皆結三衆罪又沙彌得聞吉羅之名二者此篇廣明大僧攝受方法是以亦得在正宗中攝也問道俗一篇所明既非內衆如何得入正宗答若望所化境非正宗然僧爲能化之人故得入正宗攝故下文云幸細覽而告傳等云云問諸部別行篇既與四分全別如何得在正宗所收答雖不同於四分乃是部正宗彼此雖殊行事正宗是一或有他宗事起請我四分律師處判須善他宗故下文云

博學爲濟貧。此言誠驗等。又別序第三門中不得顯將已所學者。判他持犯。又輕重儀云。約之受體紛諍。自銷今既判三十篇齊號。正宗須分兩意。前二十九篇是四分律師行。四分之事。正宗第三十篇是四分律師行他部之事。正宗實主二途。條然分曉也。問夫講解者。先合釋於名題。然後科判。今題名未解。何故直爾分科答科之。由著前著述文勢。若著述是通題。下自注云。并序此通一部之文。便須先釋題。後科判。今緣此鈔是別題。准收二序。故先分科。後向序中。始釋題目。又於正宗之首。更有名題。故此先科。然後解。

釋上來略辨科分
因便問答分別

次依文廣解。卽分爲三云。云就序中分二。初釋序之通題。二依序別釋前二。初正釋所撰之法。題二京地下。辨能作人之名號。前二初正釋法。題二注。簡異初法。題有十一字。分二。初解四分律三字。舉本宗之都目。次解刪繁下八字。標今作者之別名。今且解都目三字者。以三問料簡。初總別相對。與料簡二離開別釋。三結歸六釋。初門總別料簡者。四分二字是別五

部中之一名也。律之一字是總。五部之都目如是。兩名不可闕一。若無四分別名。難以顯其通科。故初開標四分。開卷識宗。便知是四分家之律。非餘五分十誦等。若闕律之總號。無以收其別名。故後標律字。若促云四分。卽四分之名。隨轉不定。爲四分。分經論紀傳等。令向下標其律字。卽簡非餘也。又若據次第先後。律合居先。佛在之時。便有四分。理合居後。百戰方興。今遇四分在先。唯爲簡異他部也。上來略別二離開別分二初解四分二字次解律之一字初言四分者梵語折埤理或云只埤理此云四者分四者數也分者段也因也因部主支離大藏毗尼以爲四段故云四分卽大僧戒本二十卷爲初分尼律下十五卷爲第二分安居下一十四卷爲第三分房舍下一十一卷爲第四分問此之四分名目起自何時答有兩解一正釋二辨非正釋者遠自如來金口懸記近因部主分宗且遠自如來金口者准大集經聲聞品佛告憍婆如我滅度後有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書寫讀誦顛倒解義顛倒說法以倒說故覆隱法藏

名疊摩鞠多已上此是佛在日懸記已後合有此律
經文流行於世佛既滅後迦葉結集五聖任持如水傳器
過百年末第五師鞠多傳法之日正當育王化世大
集商量佛法因有乖諍遂分大藏毗尼爲五典其中
一部名疊摩鞠多遠想如來懸記之言乃執四分之
號部主自言我欲說無先說有欲談有先即是顛倒
解義況我復號疊摩鞠多名字既同我所執法合明
四分遂即四度傳文盡所詮相念出四段之文應彼
四分之說已上略次叙非者按南海寄歸內法傳義
靜三藏作如是說四分之名因梵筴立號謂梵筴有
四每筴翻出一分四筴翻成四分彼却難前解云若
言因前立名者其理不然且波離大羅漢當初結集
尙八十度昇座誦終不可疊無德四度傳文念終律
藏今依發正記破云縱使梵筴有四每筴翻云一分
因得四分之名若爾四分之律無來起自此方未審
在西土之時一千年中以何標目次聲破者謂此律
文元無梵筴至此其時覺明三藏促口誦筴文秦主
恐誦文訛誤遂將羗於羊籍藥五萬餘言以誡之二

日念終執文覆之不遺一字秦主深信方許翻初當
既梵筴到於此方何故解云因筴立號前言差者
是西羌人誦經前符堅爲龍驤將軍後都長安爲彼
後秦其部類多是羌人故云籍也藥方即易知云云
適難云波離尙八十度誦疊無德豈四度念終者初
結集時文句散落故難致八十度分部時已詮上文
畢竟易故所以四度誦也故智論云摩倫羅國毗尼
有八十部屬寶毗尼促取要用者作十部言八十部
者彼自解云八十誦也十部者謂十誦也至於五分
亦然引此證之故知因筴立名全成靈委上末四分
次釋律之一字分二初翻名次釋義且翻名者戒疏
云據其能所都有三名一梵語毗奈耶毗那耶轉泥
迦並翻爲律即能詮教也二梵語尸羅此翻爲戒謂
所詮行也三梵語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所感果
也因教起行行不徒然必有感果故解脫絕縛最在
其終戒疏又問既有三名何故前標律秤答律則據
教能生行解五衆依茲奉持德故名爲戒因戒對
業或斯亡故名解脫是則果兩行皆由教生故先舉
教用攝斯二或可三皆一化始終不可具須故具標



卷之三

律今云四分律不云四分戒解脫也問毗尼翻律爲
正翻義翻耶答乃是義翻非正譯故諸家相承引唐
三藏譯經有翻者有不翻者且不翻有五一生善故
不翻如佛陀云覺菩提薩埵此云道有情等今皆存
梵名意在生善故二秘密不翻如陀羅尼等總持之
教若依梵語諷念加持卽有威微若翻此土之言全
無靈驗故三含多義故不翻如薄伽梵一名具舍六
義一自在不永繫屬二熾盛三端嚴相
具足所種生死故四名稱遍有大方故五吉祥一切時中皆吉利
莊嚴故莊嚴故六尊貴出世間所今若翻一便失餘五故存梵
名四顧古不翻如阿耨菩提從漢至唐例皆不譯五
無故不翻如閻浮樹影透月中生子八斛登大此間
既無不可翻也除茲已外並皆翻譯就翻譯中復有
二種一正翻二義翻若東西兩土俱有促呼喚不同
卽將此言用翻彼語梵如梵語茶利迦此云白蓮
華又如梵語斫掘此翻爲眼等皆號正翻也若有一
物西土卽有此土全無然有一類之物微似彼物卽
將此者用譯彼言如梵云尼拘律陀樹此樹西土其

●積字疑難

●形通別類

●添疑表

形絕大能陰五百乘車其子如油麻四分之一此間
雖無其樹然柳樹稍積似故以翻之又如三衣翻臥
具等並是云云今此毗尼翻彼律蓋是義翻以佛在
西土出興說此毗尼之典此方本無佛化世故無正
翻然後彼佛說毗尼詮五犯聚禁約五衆不許有違
此方俗詮於五形亦爲制御萬民令無全起過義類
相似防非又同故將此土律名翻彼毗尼之號古來
更有多般慮煩不叙上翻次釋義者分三初律二戒
三解脫令初釋律義如下文律者法也詮量輕重犯
不犯法並律所明卽律詮也又戒疏云律者法也從
教立名斷割輕重開遮持犯非法不定故俗有九添
法居其一故世付法皆約形科道與俗違形名乃異
至於處斷並依常法已上謂道俗居處刑法相親各
各不同然其有犯之徒處形法斷須依常法又律者
筆也此律字旁從聿聿者取筆聲亦訓於筆也如
此方本是秦篆恬所造說文中用以文也楚時謂之
聿吳時謂之律燕時謂之弗秦時謂之筆令律害訓
筆者取割裁量之義也戒疏云處効胡德反唐約云
推勸罪人之真

中律三字

斤疑竹

也決正非平不定筆不定筆即法家之衆也又律者分也如律呂之分氣又俗中有三種律一者陰律二應律三格律後一如下自明今且明上二者謂十二月中隻爲律屬陽偶爲呂屬陰正月姑洗太簇三月姑洗蘇曲反五月蕤賓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十一月黃姑此六名二月夾鍾四月仲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呂十月應鍾十二月大呂此六名即陰陽呂之二應律者月令云用斤爲律管其管各有寸數恐繁不引云云即用音加鼓音花灰音灰實之於管十二月中氣至灰動應於節候軌尅不改故云應律故戒疏云陰陽雖無形假以律管虛灰用節候藉此分之令內教亦然順體分成二持違體分成二犯非律不明亦同律呂之氣也戒疏又問律以法訓施造有儀與餘兩藏復有何別答不同也餘藏明理之在靈通隨達一門皆符道觀五百身因無非正說商那定現鞠多不測其涯意在去滯何局文言律則不爾輕重開遮措擷不定亂常敗績功樂也必據科治由此而言法義彌顯已上疏文准斯意道律教偏有裁斷措定之功餘二無功能故

偏訓法也疏又云律雖義約形斷全乖科據有方呂斥相似故且當譯見意便上已上疏文言呂斥相似者約五種治罰階降不殊重者重治輕者輕罰即無別也疏又云律者法也始終有儀於佛教可成此義故篇聚之設三世同遵乃適化殊性戒常定律則不爾代有沿革古用肉形形者戒也一毀其肉終身永定不可復也准斯意者如俗格律有其新舊準或有於格品故也舊五刑者是秦相公孫鞅於兩封爲商君所制也一墨謂以刀鑿額作賊字後以墨染使青也二刺魚鱗截鼻也三劓男女不以禮交者男則去勢分女則填宮也四劓謂耳也五則則足也其過最重蓋隨前犯准上治定後漢相蕭何尅爲鄧何信製新五形以定三千金科玉條代於古法一笞刃之者反者小杖曰笞笞耻也如蒲鞭等耻此有五等三十四十五笞令青色以像東方甲乙木屬青二杖者大笞曰杖杖者長木也亦五等六十七十八杖令見面其色赤以像南方丙丁火屬赤三徒者奴也苦處驅使夜即禁白日徒有日暮之功其色白以像西方庚辛金

屬白四流者散也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似水之東流

更無西返其色黑以像北方壬癸水屬黑五死者盡

也二等一核人死魂魄歸於上天骨肉下埋於土以

像中方戊巳土屬黃巳新舊五刑雖別莫不背爲控

制萬民不令起過懼於刑罰也西土法王之律亦復

如然常作堤防令非不起故已上釋律義竟

二釋戒義者戒疏云戒警也警策三業遠離緣非明

其因也又戒者禁也以善禁惡等云云三釋解脫義

者已離障染永出塵勞業惑期云故云解脫解脫不

同有二種一因時解脫二果時解脫言因時解脫者

對境防惡暫伏過非望不起染邊得解脫二果時解

脫亦有二一別解脫二究竟解脫言別解脫者人天

果是若約人天果未免輪迴未令得彰解脫今且望

不入三途中得名解脫也二究竟解脫者因謂或淨

定慧發生故經云或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又或疏

云道或名解脫事戒名別解脫又云或部有二初則

業非二則煩或淨部業或待智云分望斷除故名解

脫後智除或乃稱究竟上解脫義竟

上來正辨能詮律義因便明所詮戒及解脫義總是

翻釋義竟上來有二收科云云第三結歸唯釋者問

何故有此問來答上之所明四分是四段之文律是

儀從四段文下而出於中體用能依所依勝劣異同

無想蓋故須簡異是以須明也又西天凡是文字有

兩字已上有體用者皆須約釋簡之時或雖有兩字

且無體用不可一例也就此文便分爲二初汎明

二結歸所屬初中梵語沙吒多此云煞三摩娑此云

釋六謂舉數先離後合釋者解釋已上次別列者頌

曰持業依主并有財隣近相違及帶數初持業者寶

法師云持謂任持業謂業用體能持用故如云眼根

是清淨四大所造之色是體根者有增上發識之能

名用此眼即根又如藏識識即是體藏即含藏是用

先用後體攝用歸體此藏即識所以不云識藏者恐

濫前諸識不能含藏故上且約單持業更有同依持業謂約

多用同一體故如言分段生死身生與死是二同依

一體又如變化身身是體變化是用於此身上有能

轉換本質并無而歛有之用故變化即身亦有四用

同依一體如云變易生死身變麤身為細色易短命
為長年無漏力初資日生勢分將盡時名死此之四
用俱依一身也二依主釋者依謂惡依主謂主寶
法師云能依所依俱於中有二一依主二依士若舉
勝顯劣名依主如云眼識眼謂眼根是所依勝識謂
了別是能依即劣今云眼之識也主或舉劣顯勝如
云擇滅無為本是有為因此擇所證故今云擇滅之
無為是依士釋又云例令依三有財者謂對無立名
財謂世間財寶有故曰有財寶法師云能有所有俱
於中有二一全有財如呼護法神為金剛金剛本是
杵號梵語跋折羅此云金剛狀有三陵如喬麥子能
摧萬物取此杵名以彰神號又如菩提薩埵上求菩
提下化薩埵故離此聖人體外有彼菩提薩埵也二
分有財者如云金神或云富兒半月於人名故四隣
近者寶法師云豎隣橫並俱以多法相近一處促舉
一近者立名如云四念住謂觀身受心法時雖是慧
力簡擇又須假念力明記今慧隣近於念故云念住
也五相違者寶法師云諸法名等殊如云持犯上作

大小等云云六帶數者寶法師云謂諸法名等數如
云一乘二諦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七覺八正道九有
情居十遍一切處等上來汎次結所屬者問今四分
律之三字於上只釋中具幾釋答若依諸記具二釋
一帶數持業二帶數依主今准承稟云具三釋一帶
數謂律是法法上有四分之數豈非帶數有云若
字即成帶數二持業謂四分是四段能證證之文以
聲聞句文為體即是體律是律儀即所證之行有斷
割持犯摺摺輕重之功用今四分之體能持此用攝
體歸用四分即律三依主律是能依四分是所依四
段能證文是色唯有漏即劣所證律儀通漏無即勝
今舉上劣四分顯下之勝律即四分之律依士釋不
依主已上三門總是釋初三字都目竟
二刪繁下八字標今作者之別名之此對昔來未曾
有也釋此八字分五初釋刪繁二字二辨補闕二字
三明行事二字四辨鈔之一字五解序之一字今且
釋刪繁二字者刪者聲類云定也廣雅云削也三蒼
云除也仲尼刪詩定禮今師刪定或律此之刪字冊

旁刀乃會意字也。如俗中通明文字有六一像形像物之形如日月等字。二會意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等三形。或左形右聲。或如補闕律等字。四指事如上下字等。五假借如長乞樂^{皆去聲呼}。六轉注如老可。匡孝等。今刪字上六中是會意字也。良以古來無紙。凡綴文章皆書簡牘。以熟韋編之。故夫子讀易韋編三絕。卽其意也。故刪字堅之。四盡表於簡牘橫之兩盡。以像熟韋古來刀筆當者留之。不當以刀削去。故刪字安刀。卽除段之良也。後漢蔡倫造紙以替簡牘之文。亦今者從冊安刀。猶是會古之意也。長也。蓋也。惡也。敏下安系^{音竟}。亦會意也。字上略訓釋。今廣解者東吳所立非正。不叙西明新規。有其四種。唯據當宗以說一繁廣繁如律中僧尼二部戒本緣起六百餘條。廣明國土犯有人呵責等事。皆是當初一期制戒。□^{翻譯依其本有六錄在文中。至于末代所准要知其持犯故於釋相篇中唯明滿足戒本尺持犯兩相其餘閑後皆悉不明。故下文云貴在得其本詮。誠難覈其條緒等。又如長衣戒得不得章都有八門各有}

轉降十章四十六句。甚爲繁廣。今鈔侶云。一日得衣二日不得。乃至十一日通皆不犯。唯有一行來鈔文攝得數行律文也。又如滅諍事律。自一健度。今鈔但云七滅諍中罪亦滅。言但爲竟於四諍。彼此未知。乃至徒勞宣釋。終未窮盡。故略不述。等律文既繁。古人章疏亦廣。今於此中一時刪削。故下文云常恨前代諸師所留遺記等二繁長。繁者此全非今所要名長。如律明善來等四受。並是往前之事。鈔中皆略不明。唯存羯磨一途。當世盛行之法。更有破僧和僧等事。悉是剽長之文。象章疏解律繁辭。亦同刪削。三繁蓋繁者是非相混。曰蓋如律結界法中。東方有山。稱山等是一期出法之語。今若立標相。須知限齊。又須委標相及體三種分齊。分明方可加法。不同一席之法。聊知空礙兩分等。又古人見律有知淨之言。蓋引向打鐘上用。又古見律結界云各一拘盧舍字。便執自然界體。定方七十三步。集僧一夏。唯開三度受日等。皆是蕪穢。蓋於眞宗純金。雜於砂礫。今並刪之。故下文云蓋述必剪用成通意等四繁。惡繁此非律有促

從蓋中流出如古人見律文治罰弟子斷食奪衣日中五等做此遂行鞭杖以作訓治委引僞經三百福罰及真經三字之喻或立非法制限罰錢及米伏地吹灰有過之徒罰令除草等悉爲謬惡惡並刪之故下文云今故刪其繁惡等除此四繁之外其餘要當皆列文中如下諸篇所引律云四分文云等並是釋

案二字竟

二辨補闕者補謂齊補左形右聲也闕者謂欠闕闕少上形下聲謂全約佗部三藏之文以說謂上既於四分刪除四繁餘有的當之文其文絕少對教行事實未周旋故引佗部流類之文鴻稱未足故云補闕於中有二若事法全無名闕分無名缺今舉全無之闕以攝分無之缺下諸部別行篇云若四分缺於事法等即舉分無之缺攝金全無之闕也今依西明大要有二謂文補及義補也展開即成五補經律論記傳并義補也若處中唯三三合爲一補記傳爲義補爲三今此且明三補初三藏補就三中從親至疎且引佗部律流類相似者如下所引僧祇十誦五分等

若律部無文即大小乘經有者須引如下引華嚴涅槃楞伽思益阿含遺教目連善生等或經中無文論中有者亦須引用即下引瑜伽唯識智證論莊嚴成實婆沙明了多新等是已上三藏若三中有闕記傳有文流類相當亦須引用如下引高僧名僧僧史錄凡聖行集布薩軌儀法苑珠林師資傳等爲第二文作玄記附古人章疏意文補者非也已上諸文有則可引或時有事復是現世惡行三藏記傳之中全無說處不可無文便止今師以義決通如下第五門中四句以爲唯的若文義俱闕舉一例諸等知上未解闕補二字已竟

三明行事二字者行者左

反

右

左右足

還進之貌今促取流行義也事者一云人法事也二

云衆自共三行之事也於三中自有人法事三故

謂上既已刪補鈔體周圓究竟理之由但爲流行

律文三行之事故云行事即鈔文之用也

四辨鈔之一字此有二種若從手作但訓略即文約

義豐今從金者便具三義略義如前准下文云固令

撮略正文包括諸意也二久固義如世真金促革不

敗百練不變久埋不生又如世中於國有功之臣賜以鐵券以表其人子孫孫榮不絕此鈔亦爾永用無其廢時也三利用義如金有濟貧之用此鈔亦然對事施行濟機斯是故下文云庶令臨機有用卽事卽行等是

五解序之一字考功記云舒也舒展一部文之大意又毛詩云述一部之由致廣雅云大明一部文之次第又禮云東序西序郭璞云注序別內外卽東西牆謂之序此牆居中門內客欲入時先於此處整嚴冠排地儀禮後方入見尊主故詔此牆爲序今於卷首置序意在披尋者不失文中之意故故序也又序者緒也卽頭緒如答然頭曰緒今此在一部文之首故又序者叙也叙一部之文由致發起之端名序也

三字都目八字別名
忽是正釋法題竟

次注文簡異云作者無標名顯別有兩釋此一一簡上法題欲釋此文應先問我起今師依於所學撰四分律鈔卽得何要標那補之名所以注文答云作者云云意道於所學自宗古制作鈔疏蓋多故云作者

今下註釋

非無今標刪補之名簡異古來未曾有也故云標名顯別中卷注云著述者名立多名立名標異下卷云注撰非少立名標顯三卷之昔注語雖殊義意無別兼新處解卽三卷之昔第二解云簡異名題是相部疏讀述之語也此鈔初時著述並不顯制作者名後有一本流到相疏主得之實惜用爲的當促不委誰人所造至貞觀年中鈔主四出求異行到相疏主相見因叙問律宗之事乃云近收得本一行事鈔甚被時機卽未審何人制作南山云餘之所作疏主驚異遂請題名鈔主乃於三卷首皆書京兆崇義寺等云云疏主遂於法題之下名題之上中間空處背淫八字讀美之詞三卷之初並如是也上之兩釋各是一途今據稟承決取初解縱高本無作者名亦未可爲良證思之

次辨能作人號名言京兆至述者初略明次廣解初中京兆者天子所部之處也崇義寺乃僧坊之別名沙門者出家人之通稱釋者能人之性族某甲者鈔之別法名撰卽撰古遺文述謂述而不作

次廣解分六初言京兆者京者大也兆者城也又積數之多十億曰兆十兆曰京數之名也今云京兆者乃天子所都之地也亦云京師師者衆也白虎通云千里之色四方千里如是衆名不出天子所都大衆所聚之處史記云漢祖都於長安人民衆多秦地廣遠乃立三部以輔京師名扶風即鳳翔在長右遂翊安城西也即同在長安城東中京兆安者地名也今云府字題中何無答史記云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開元十一年改并州爲太原府鈔夫是武德年中制故不合有府字也

二崇義寺者鈔主本住且日夏寺隋朝收觀爲立壇改寺爲道場故鈔主神州記自序云余本住日夏道場比是煬帝取長于瑞像及育王舍利入京造此寺安置舍利鈔主初在此寺依慧顧和尚出家至唐初武德七年高祖廢之僧徒散亂配餘寺鈔主與師儔七人同歸崇義寺此寺在左衛長壽坊又准西京塔寺記云此寺本隋朝延壽公子設宅唐武德二年高祖賜與桂陽公主駙馬趙慈景爲宅趙景已後公主

捨宅爲寺以妻爲夫造恩深義重勅名崇義鈔主七年配住九年入終南製作今取本係名寺以標名故云崇義也寺者梵云僧伽摩藍略云言伽藍此翻衆園五衆所居之園也義云精舍新梵云毗訶羅此云遊止或云遊履處也今云寺者乃此方之號也寺者司也司由嗣讀不絕之義寺下安寸即士人方寸之理也如國家九司名九寺一太常主禮樂二光祿主三衛尉主器械四宗正主皇室五太僕主馬六大理主天下七鴻臚主外國八司農主食九太府主貨後漢騰騰蘭到此既是外國之僧且今在鴻臚寺安下後於墜門外別造僧坊取駱經白馬名從鴻臚司分出故云白馬寺即漢地寺之祖也故今僧尼住處皆名爲寺

三辨沙門二字者亦云桑門皆存略也具合沙門那比云息心故瑞應經云三等介號擾六趣號昏息心達本原故號爲沙彌門或云息惡能息生空智所息是煩惱故論云福積聚捨諸非此世他世智無惱一切生死除滅故說得此者名沙門釋曰生空理智名

爲福德此之理智非少時之間極速三生遲卽六十

劫彼名積聚現捨者棄背義論非卽根隨煩惱也此

世者卽分段生死身他世者變易生死身也一切生

死除滅者且約分段中一切未論變易證得此名

沙門者結示也。上略釋名問未審沙門以何爲性果

體是何果位差別復有幾種答俱舍頌淨道沙門性

有爲無爲果此有八十九解脫道及滅釋曰諸無漏

道生空理智離染煩惱名爲淨道此之淨道是沙門

之體性懷此道者名曰沙門有爲無爲果者謂有爲

無爲是沙門果體有爲卽解脫無爲卽擇滅此有八

十九解脫道及滅者斯約斷惑品位以列數也此有

八十九解脫道是有爲果復有八十九品所證擇滅

是無爲果謂斷見惑有八無間。卽八八解脫斷

九地修惑有八十一無間道八十一解脫道見修合

說有八十九又無間道唯沙門性解脫道亦性亦果

息惡義邊是沙門性與無間道爲等流果邊是沙門

果一擇滅唯是無爲沙門果體謂無道是沙門性擇

滅是彼證名沙門果離繫士用果。外主士若准斯解

理實證聖號曰沙門今唐凡位煩惱俱全未合標沙

門字然其約因中談果故亦得也又古來更有通相

通凡今此是通相沙門也

四辨釋釋一字具足合云釋迦出家人性族也今存

略故但釋標字問上言沙門下復諫釋豈不重耶答

爲簡略故亦有出家人性是沙門非釋種故以性簡

之唯大乘基法師以四句料簡一是沙門非釋謂西

域外道是律云沙門施食時等二是釋非沙門卽西

域諸釋種是三亦沙門亦釋卽今出家者是四俱非

卽俗流是又仙教傳此之後過秦晉之前皆稱俗姓

或依師姓如生法師本姓魏出家後隨師姓竺法護

本姓支木竺法師乃依師姓等從東晉安大師方可

收轍也安云我曾無尊釋氏皆合與釋姓命之後增

一阿含經西來果然契合故彼云四河歸海無復本

名四姓出家咸稱釋氏又四分說戒律度云猶如四

河悉歸於海如是目連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咸稱釋

子此皆今從佛姓也我今僧尼既尊釋氏須知得性

無由若不委之如孫不識祖名似子不知諱此亦道

● 邪子惡則

● 項嚴四

● 天一作無

俗同耻此約此方南朝四姓未張頌陸北朝四姓季
鄭崔盧更有許多或因處或因封爵等得姓廣開元
定諸錄中慮繁不引也今准西土四姓亦殊故西域
記云夫種族殊異有四流焉一刹那帝利即王種
世君臨仁恕為志二婆羅門此云淨志守道堅
白其操三吠舍此云商賈賢遷有無逐利遠近四首
陀或云戌達此云農夫肆力疇勸勞稼穡斯之四
姓清濁殊途婚娶不通飛伏異路除之三姓如別所
論今但叙刹帝利性者以釋迦姓從其流出是故此
姓最為高貴故俱舍論云劫初如色天後漸增食味
猶情貯賊起雇之令守田釋論曰劫初時此南剎部
洲人民皆如色界諸天缺形色端嚴身帶光明騰空
自在飲食喜樂長命久住如是類地味便生甘美
其香郁馥時有一人稟性耽味遂取食之諸人効彼
竟皆取食此名劫初段食既食其故身遂堅重光明隱沒黑
闇便生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耽味地味便隱沒
從茲便有地餅而生饑就食之地餅又隱遂有林騰
林騰又隱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竟取食前三是細

段食遍入支體如油沃沙但有垢汗第四麤故殘穢
在身意欲獨除便分二道因茲便有男女根生由二
根殊形相亦別宿習力故便相瞻視因此遂生非理
作意欲貪鬼魅惑亂身心失意猖狂行非梵行人中
此時爾時諸人遂取香稻初無貯積後有一人稟性
懶惰長去取香稻貯擬後食餘人効之漸多停貯由
斯稻生我所心多收無厭後隨收處不復再出遂共
分田慮防遠盡各自與功耕犁種植於已田分生護
惜心於他田分有懷侵奪劫盜起於此時為欲遮妨共取
詳議會置□內一有德人各以所收六分之一雇令
防護封為田主由斯故立刹帝利名大衆欽□恩流
率土故復名為大三末多此云共許自後諸王此王
為首後時有王貪恡財寶不能均給國土人民貧有
乏者多行賊盜王為禁止行輕重罰殺害之業後有起自此時
罪人心怖形隱藏其罪勸窮取實異想發言此時
其大三末多王子孫相承有十九轉輪王最後名
大須彌王此王子孫相承有一十七萬三千二百八
十四小轉輪王其中衆散王不知數也最後名魚王

●同字異義

此王子孫相承一百四十二輩散王最後名大菲草王其王無子乃將國位委付大臣西國之法繼於二種二者仙種此王念曰我既無子乍令王種斷不令佛種絕遂入山修道時有侍者從王到山欲求所學要恐吉後有人侵陵乃以竹籠盛之掛於樹上有獵者視之見籠謂某兒王顧見王頭白在中謂鶴遂擲瓠窰射箭中王心命從茲頻射時有二滯血隨地生二莖甘蔗日炙則開左生同童男右生童女男名善生女名善賢善舊大臣乃立善生爲王善賢爲妃却治國位西土不晉善生王有子名鬱摩王五分云嚴異姓也有二夫人第一夫人有一子名曰長生頑愚醜陋人皆惡之第二夫人有四子一名照目二名聽目三名調伏象四名尼樓此四子聰明神武有大威德其夫人竊作是念我子雖長大不及物承繼大業必爲陵奪彼之四子並有威德國祚所歸必種彼子當設何計固子基業遂初以情求次理感於後一時王至夫人處夫人白王我有除愛等云云願王殯黜我情乃安王曰四子孝友於國無憾云何殯棄夫人情求

●名字異類

既不遂以次理感有作感字呼即夫人曰我今除愛或感也亦得實兼家國非爲此子彼之四子悉皆神武民各懷歸王萬歲之後皆欲爲君誰肯爲臣必互相殄滅大國所歸願爲他國今從之勿思一子微言若元戒有餘歡如不見從今當盡矣王曰汝言是也我自知時後於一日勅四子曰汝得罪於吾不忍汝死今可出國尅已圖生慎勿窺窺難繼後悔四子自知無咎遂結束行裝與所生母同生姊妹善舊大臣咸願隨從王悉聽之於是出城北門而去路徑險阻度婆香河至雪山北近念舍夷林乃見其地東西遐迤南北廣長衆鳥名云地多全壤遂止息其中即於此處築營城邑歸者如雲從者如市不久之間營爲大國立最能人小尼樓爲王三兄爲臣佐元追念問諸大臣有知者奏王具陳上事王召彼子歸宮四子確不從命父王遂遣三歎曰我子釋迦我子釋迦因立釋姓此四子樓有子名爲馬頭羅馬頭羅有子名名尼休羅尼休羅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有一子名悉達白飯王有二子一名阿難

●尼羅城

二名調達斛飯王有二子一名摩訶男二名阿那律
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名跋提二名婆敷悉達有子名
羅云從尼樓王至佛身得此姓來凡經六代今之僧
尼是羅云同學尼管樓王第七代孫也已上解釋
字已竟
五解名諱者講經相承有經不釋若依俗禮諱之然
亦有開處臨文不諱詩書不諱廟中不諱等若准內
教過去諸佛名字勸人稱念今須効之鈔主法名道
宣也道者法也宣者遍也顯揚弘演遍示有情也大
師三生持律第一生在齊朝法名僧護住越洲剡縣
石城山隱樂寺其山石壁峭峻高數十丈中有似佛
焰光之形每於經行常聞天樂異香之瑞遂發願造
十丈彌勒以擬當來千尺之身使凡厥有緣並賴同
登三會建武年中起手僅至一年方成向獲過疾而
終春秋一百二十臨終誓曰本不期一生願第二生
必就至梁天監六年有台洲始豐縣令今改爲
陸咸
罷邑版京路經剡溪止宿夜夢見三梵僧語云建安
殿下感恩未報若能修聖石城聖像成就口獲痊差
陸令歸京並忘此事後經歲年有一僧來宅寄宿因

●體說云

話云剡後所囑何不施行陸令既戀前夢此僧去後
思審方乃語之此僧正是夢處中見第三之者即以
事啓建安王以事聞奏勅下修之詔僧祐律師專任
修像也天監十二年興功過十五年畢坐軀高五丈
立形十丈改爲石城寺也僧祐律師即第二生身份
姓俞氏其先祖彭城下邳人也又因官唐於建業
祐年七歲因入建初寺不肯還家至年長大欲爲婦
娶遂即迴避投鐘山定林寺法達和尚求受具戒學
精律部祐爲姓巧麗國內凡有修飾皆蒙勅委王持
梁天監十七年終於本寺廣如僧傳中云云第三生
即今身也生隋朝俗始錢氏諸記中皆云湖州長城
人行狀表云准錢氏譜說祖父即長城人大師在
京兆生也彼云曾祖是陳朝駙馬都尉祖爲陳留太
守父名士申有作由字即吏部尚書陳被隋所收其
錢申此時與陳後主一時收獲入長安陳王後遭隋
賊軍却免傷害過隋開皇十六年方產大師大師即
申二息之長據此所說即大師母性姚氏夢見有月
質懷又夢梵僧語云仁者所懷即梁朝僧祐律師宜

綴出家大弘佛教。凡在胎十二月。隋開皇十六年丙辰四月八日誕生。紹生之日。使異常重。十歲遍覽群書。十二善閑文藻。十五喟然歎曰。世間榮祿難可常保。於是弃竹馬臥。童觀歸心於釋門。事日嚴寺慧願法師。十六念經。兩旬之間。念花經部一十七落。至大業十一年。年滿二十。天降鵲恩。依首和尚受具。頂戴寶函。還塔行道。感舍利降。函方崇法事。受具已後。依首律師。聽習律藏。一遍入神俗。便欲歸山。宴寂。被受業師呵曰。夫適遐自爾。因徵知章。修捨有期。功□須滿。不宜去。律抑令更聽。其間僧事。自代爲之。依位披尋。滿二十遍。時值隋唐交禪。講歸權停。武德四年。方還再聽。首大師令命覆講。自知文句缺然。未是心證。遂不取受。辭不獲已。乃覆文。至武德九年。過唐高祖沙汰僧尼。遂遁跡終南。製此事鈔。貞觀八年。顯於洲。益詞谷。重修并製。磨戒心兩疏。莫不龍天。師教奉獻。香花或繙素諸詞。皆蒙預記。三衣准布。緇襪不常坐。一食始終無改行。□促涉蚤虱。任遊德。望既高。名振天竺。故得賓頭。羅漢。諸話周施。長眉梵。

◆不疑五

僧蹟述增壇事。唐朝三藏翻譯衆經。卽命大師親同典教。而著述法門文記。凡二百三十餘卷。並行於代。至高宗乾封二年。仲春月。冥感天人。與師言論云。今歲當遷神生。彌勒宮并留香一罌云。是棘林香。天衆常燒者。言說而去。至十月三日。設無遮大會。午時道俗咸聞天樂異香。於是嚴容而化。春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初定於檀谷。至三年。勅問所。右時有豐德寺寺主僧正倫具事。奏聞。請依西國法。茶毗得舍利立塔三所。一在豐德寺。一在安豐坊。一在靈感寺。咸通四年。并安豐坊舍利入靈感寺。同起一塔。雖年代遷移。而遺風不墜。去咸通十五年。諸宗皇帝。思諸下。追曩日之嘉猷。謚名澄照。記平生之德行。塔號淨光。澄照彰律鏡不昏。淨光顯戒殊不耀。教宗興盛。良在於茲。上解名詩二字已竟

六解撰述二字者。諸釋蓋多。今存正解撰者。錄也。卽撰云。遺文屬於布置。二序三十篇。行事次第。國文等述者。屬在引用。三藏教文。非師心自說。如夫子述而不作。但述古事。今此亦然。但述古來文章及諸聖教。

●天華文

等問述與作何別答眞諦云如佛經是作菩薩造論直述佛意但得稱述若爾何故前來注云作者非無答菩薩造論解釋佛語次比成於論文亦得稱作今古疏鈔撰錄聖教次比成文例此何妨亦得稱作問何故撰述及標答若述而不撰謂鈔無才若撰而不述卽類師心無於稽古故仲尼云太夫則史太賢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准此意云著述若絕文筆卽同史體飾說事意若太質又成朴野不堪披尋今則半質半文彬彬不史君子之風是以撰述質標關一不可上辨能作人名號竟上來收科云云總釋序通題已竟

●神入經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二

●天華文

吳越眞身寺傳律沙門 靖安照遠丁巳歲重終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四月二十八日於湖洲資聖寺聽過比丘道故記

●中甲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三 釋鈔總序畢別序第一門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雲集

第二依文別收卽分兩序也大科恐繁不引云云夫兩序者准諸聖教或具不具且如多論佛涅槃後造發智論二序全無又阿毗曇心論但有發起無證信又雜心論唯有證信無發起今四分律二序俱全鈔既宗四分二序亦具然則安布與律不同若約總別以說卽同謂律文五字偈爲總序從爾時世尊在俱蘇摩國下爲別序今鈔亦然前明總序後明十門各別也若就證信發教起說鈔與律則異律雖先明總序總序却名證謂部主分宗之時先歸教三寶證之令信後明別序別序却名發起今鈔不然先明總序名爲發起後十門別序名爲證信所以有此不同者謂部主將弘律本意令久遠流行必先證之而令信也然後方甲發起今師製鈔先辨發起之由恐行事有妨後作十門證信爲有由致云云從此依文叙諸小科不具列云云初言夫至像者法喻總歎也問古今製作雖弘聖教



中書院

恐有魔事。皆先歸依三寶。請求加護。欲令其教久承流行。如唯識云。稱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又俱舍云。敬禮如是如理師等。又百法疏云。夢惟至理。查冥又慈恩疏云。蓋聞至覺。權實等皆是歸敬之詞。今鈔何不歸依。而直致戒德。答多解。初云。夫歸敬有二。一冥二顯。今鈔欲著述時。已冥心歸敬了。不更顯歸敬也。次搜玄云。鈔宗四分律律本之中云。稱首禮諸佛等。既安歸敬。是以鈔文承律文。更不重述。或有釋云。但隨著述人懷有無總得已。上並非今依順正說云。夫歸依者。三業為體。如隨禮是身業。歸依佛有天眼能見。發言讚歎是口業。佛有天耳遙聞意。中歸依佛有他心遙知。今既入文。歎戒乃是口業。歸命法身。法身自食三寶。廣引下。事證對講明之。此解次銷文。夫者兩解。一云發端之語。如云。竊聞恭聞等。例云。二云蘊深旨曰。夫謂此戒德難思。是深旨也。今欲仰歎。故稱曰。夫世單言戒者。簡於定慧。乃是遮詮。合言戒德難思。即是持體。德復是表詮。今此戒字。儒釋兩解。初儒解者。周易云。以此齋戒。韓康伯注云。洗心曰齋。

同前通釋下

防患曰。戒齋者。齊也。齊整身心。令不放恣。如國家欲差官察祭祀。天神地祇。先七日致齋三日。不行輟杖。清潔身心。以祭神祇。用希福祐。今釋教不過中食為齋。取一分清身之義。故曰。洗心曰齋也。戒謂警也。警察五常。恭之在心。恐患身故。恒須防擬。故口防患云。戒此謂儒道立身之本也。次依內教解者。諸釋蓋多。莫先禁義之中。但取善禁惡。令不起過。名為善戒。又於善戒中有定散差別。今此乃是有漏散善。非定善無漏也。故下文云。依因此戒。德有定慧等德者。亦兩解。初依老子音義云。德者得也。謂有所得。又字統云。內德於已。外德於人。常無所失。此則內有德。可以聞已。外有德。可以五人。如願同有德。故居四科之首等。云云。次內依教者。德謂功德。且戒因名。德是果。稱一有漏德人。天果是故。戒經云。明人能護戒等。二無漏德。即菩提涅槃。故戒經云。戒淨有智慧等。云云。斯之二德之果。皆藉戒因而生。故是戒家之德。約釋分別戒之德。主難思者。難者不易之談。思謂思量。測度謂此戒之勝。得非口所宣。非心測度。超不思議之境。故

卷三十一

曰難思。故下文云。下爲六道福田。上作三田。種乃至功德不可思議。豈准言論盡。今顯斯相。略分四稱。故俱舍頌云。離犯戒及遮名戒。各有二非犯戒。因壞依治滅靜等。故曰。謂身口四諸不善色。是名性罪。故言犯戒。言遮罪者。非時食等。離犯及遮。俱說名戒也。爲有二。此遮性。二爲有表無表也。上且云。大明四德。一非犯戒。壞即離犯難思。二不爲犯戒。因壞即食等煩惱。即離煩惱難思。三依治者。四念住等。對持前犯彼因。故即對治難思。四滅淨者。回向菩提。非勝生。故即涅槃難思也。又頌中言淨者。謂具上四德。戒名清淨。與此相違。名不淨也。頌中等字者。有師說。故知戒淨。由具五因。一根本淨。離惡根本。二眷屬淨。離方便。三非尋害離惡也。四念揀受念三寶也。五迴向寂滅求涅槃也。上且依俱舍明之。戒依扶主記。冠超衆像者。冠者慧地超者過越也。衆者諸也。像者物像也。上經次廣解者。周禮云。未在前曰冠。平在前曰冠者。去禮記云。男子二十四冠之父母爲立名。而召諸朋友爲作字。以彰德。又莊因云。冠圓以像天。天能覆於萬物。

十卷疏

十卷疏

冠持髮以爲首飾。自後不改其制也。又儀服記云。冠者。蟬冠。古來皆戴之。謂蟬虫飲吸於露而體清。今戴此冠。表男子有清恒之得。後制讓頭用髮冠。上唐朝高祖賜巾子。用替其冠。迄今不改。更有武士冠。學冠等。又易云。冠雖賤而不可以處下。雖賤實不可以居上。此既最尊。高超過諸服之上。故曰冠超衆像。上云。次下法合別腕之戒。最爲高貴。猶若於冠爲萬善之因。基一切定慧。從茲立故。所以超也。古云。嚴色身之儀服。冠最居首。飾法身之功德。戒最爲先。二種相當。故將譬。云云言爲至唱者。舉迅事別歎也。鈔文都有四段。一軌導五業。方運載三寶功德。定慧四住持息。唱初言五乘之軌導者。此唯歎所詮行也。爲由作也。五者數也。智論云。一人二天三聲聞四緣覺五菩薩也。乘者涅槃。運疏云。運載義。運障令盡。運理令顯。運行令滿。運心令圓之者。助語之詞也。軌謂軌則。導謂引導。左傳云。引物令通。曰導。以表此戒能作五乘軌則。導引故曰爲云云。上來略消。今更廣辨。如一類有情受戒之後。

嚴潔護持從始至終不令毀犯爲求當來生於人中後必依願卽此戒能爲人乘之軌導又有一類衆生亦持此戒願生諸天亦隨其意卽能爲天乘之軌導復有一類衆生堅持此戒不犯觀四諦理伏斷煩惱證四沙門果卽此戒能爲聲聞之軌導復有一類人堅持不犯觀十二緣證辟支迦果此戒卽爲緣覺乘之軌導復有人堅持此戒無犯修六波羅蜜誓求涅槃之果此戒卽能爲菩薩乘之軌導上之五種果報皆以別解脫戒爲因方能運轉行人到於前所故曰爲五乘導也。已上舉譬尼所受別脫戒以喻但爲持戒能爲五乘之因卽此別脫若依諸家記中使持五八乃至三乘淨別之配句五乘果上却成較同不爲難當也。寔三寶之舟航者運載三寶得也寔由寔也三寶如下明舟航者字說云單船曰舟雙船曰航又單渡水曰航不渡水曰舟舟是體航是用今鈔文體雙彰也又周易云剡木曰舟剡木曰機內空曰剡外削曰剡置舟機有濟凡之用此是喻況今法合者謂今僧尼剃髮染衣受持禁戒入僧之位卽住持僧寶又能書寫十二分教卽住持法寶又能建立形像塔廟卽

● 能字疑刪

是住持佛寶豈非住持三寶之舟航又地持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由持戒所感卽是佛寶既成佛已演四諦教卽是法寶度五比丘卽是僧寶此則戒爲化相三寶之舟航又智論云先持淨戒後證五分法身是佛寶又得擇滅無爲是法寶復得無學功德是僧寶此則戒爲理體三寶之舟航已上三種三寶雖殊皆用戒能運載故曰寔云云古今相承以義門料簡略四別一釋名二差別三辨體四所以先後初釋名中復先辨三種別名次釋寶之通局初中梵語佛陀卽此翻爲覺謂覺察覺悟也又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等云云今但云佛存其略梵以生善也二梵語達摩耶此翻爲法法有二義一軌生物解如言無常則令人生無常之解故二住持自性謂能持色二十等當體故三梵語僧伽耶此翻爲衆約體四人同六和義次辨寶之通號者寶性論云眞寶世希有明淨及勢力能莊嚴世間寂勝不變等所言希有者世寶貧窮且無三寶福薄不遇故經云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二明淨義世寶體無瑕垢三寶絕離諸漏三

●釋字疑難

威勢義世寶除貧去毒三寶六通難思四莊嚴義世寶能莊嚴色身三寶能莊嚴法身五最勝義世寶諸物中勝三寶得無過上六不變義世寶鍊磨不鍊變三寶八法不傾謂利譽稱榮四顯也已上六義雖殊莫不同訓珍美約釋分別即帶數第二差別者准諸經論總有六種小乘三種大乘三種者一理體三寶戒疏云五分法身為佛寶滅理無為是法寶聲聞學無學功德為僧寶二化相三寶者釋迦道王三千界為佛寶演四諦教為法寶度五比丘為僧寶三住持者形像塔廟為佛寶謂泥合紙素竹帛有漏卷軸為法寶謂亦軸受持禁戒剃髮染衣為僧寶次大乘三種者同一體三寶並於真如建立真如身上有覺義為佛寶真如身上有軌持義為法寶真如上有和合義為僧寶故涅槃云若能覺三寶常住同真性此則佛是佛最上之誓願二真實三寶者唯佛二空真如無漏法為真寶故謂取法身并自受用報身為佛寶下取無漏本質教為法寶十地菩薩為僧寶成中無真寶三寶今二別相三寶者三身如來為佛寶依諸經論叙錄之

●釋字疑難

大乘教理行果為法寶地前地上為僧寶三辨體者例上分二別明小乘者理三寶並為五分法身為體二化相者佛寶有兩宗初薩婆多唯取佛身中無漏法為體即心所法也通大地有十受想思觸欲念慧作意勝解三摩地大善十地信不放逸輕安捨慙愧無貪無瞋不害動及同時心王生住異滅無表已上諸法具五蘊性次經部宗無漏法如前并取佛色身通漏無漏也法寶以本後二智為體或可以聲名句文僧寶用五蘊為體三住持三僧寶並以真如為體故唐三藏云三寶之體不離真如二真實三寶類前差別中可解莫非俱是無漏法也三列相者佛寶中法身以無垢真如為體自受用報身以無漏智慧為體他化二身以化五蘊為體二法寶以教理行果為體三僧寶以出家真行人五蘊為體已上大乘四所已先後者目明所以不多不少正立三寶者何答有三義故一則三世諸佛常法須三三對部三寶以立而翻彼故是以經言歸依佛更不歸依大自在天故云云三約喻立三如世間人有四大病欲治此病先

中有一般說
律部

律之所屬一
律部

求醫人。次須良藥。後須治病之人。要具此三方得除。愈今一切有情煩惱之病。亦復如是。故智論云。佛如醫王。法如良藥。僧如看病之人。要具此三。卽有情煩惱病也。多則無用。少則不足。今五三種正處其中。所並已。次先後者。若論一體。亦無先後。隨所總得。今總義分三種。先後初約勝劣者。佛是能覺之人。爲方有所覺之法。隨覺修學。名爲僧。故律受戒法文云。如來成道號佛。佛演四諦名法。後度五比丘名僧。化儀次第不可乖矣。二約師資明者。法寂居先。故涅槃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卽法先也。次佛後。僧先者。三約信已明者。僧寂居先。如舍利弗見阿難比丘。容心寂靜。乃生善心。次爲說法。後當見佛。故戒疏云。所以僧初佛後者。道假人弘。世途法爾。故迦絺初達。現僧儀相。述五乘爲善。因明三途爲惡果。現法儀也。斯法遠大。非凡小之所開。故表畫像於涼臺。推其所說。現佛儀也。上來有四云云。意欲明三寶華也。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者。此明行勝也。依謂依憑。教謂律教。亦云約建建立。修謂進修。定則經之所詮。

慧論之詮旨。功謂功能。莫由無等者。覺等意顯出家。僧尼依憑律教。建立修行。則功高定慧。故云莫等。問何故不等。答據勝劣。以說定能證心。慧能斷惑。寂爲殊勝。故俱舍云。若離擇法定。無爲能滅諸惑。勝方便。准此卽戒不如慧。今言莫等。且約始入佛法。依法修行三學之中。戒居其首。斷惑證理。由戒慧如縛而生。故戒經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又尸羅清淨三昧現前。又成實云。戒如捉賊。定慧如殺賊。戒且不如今元由須戒。捉此中持弘律教。故偏歎尸羅。欲使行人遵崇此教。上言依教卽舉律。能證下言定慧。事二所詮。蓋是影略之意。不同諸家。通觀律云。住持佛群。籍於意息。唱者此明教勝也。衆法住持於群籍也。謂住持由行此行教。證行既住持中。強經文自然殊勝。前則舉教顯教下所詮。今則舉行顯證行之教。二處互舉。能所自分也。教鈔文住謂久住也。持謂任持久住。任持世尊教法。故曰住持佛法也。群籍息唱者。群者衆也。籍謂典籍。經論既多。故云群籍。息者休也。唱者說也。律久住持。一唱佛法於像季之中。

伽藍置設訓導俗四僧竭磨治罰擯輕重七非萬
二千年真規不墜此皆假律所施行餘二於此之時
且須休說故云於茲息唱雙科

次約法就時辨其興替上既歎所詮戒得顯能詮文
優強未翻此文弘演是以約斯教法而就於時用辨
其興隆兼明替換生制作之遠意故就中分二開科
云云言自至典者此文二意一爲戒有勝德故佛偏
弘二又須知教典即是佛之親說也自大師在世者
自由從也大者簡小也三界中尊德無過上故論中
具四義一者因大誓度群生二果大證大菩提三所
證理大真如廓周沙界四能證智大圓鏡等四智三
界二果受名之曰師在者住也世者間也俗云世世
代子繼父爲一代三十年爲世內教云世爲謂世間
殺那無常非久固義名世住其中故名世間世間有
一以極微爲體可遷流破壞故云世住中故間也二
有情世間以五蘊爲體亦可遷流名世住其中故名
世間也釋名今更略明行相者且器世間成住壞空輪
環不盡成了卽住住了又壞壞訖復空如是經二十

一字讀解

後等六字
經行

劫共成八十劫也有多種如別處明今此所論是增
減劫謂此世間被三災所壞火災欲界并初禪水壞
二禪風壞三禪若四禪不爲災壞餘二災如別所明
今日說火壞欲界初禪者委何時壞耶且如今是住
劫二十中當第九滅劫人壽百歲時牟尼出現入滅
已後百年滅一年如是滅至十歲有一小三災起卽
刀兵疾疫飢饉損害衆生從十歲後却入增劫百年
一增一年劫章云子年倍父增阿含如是增至八萬
四千歲卽當第九滅劫又滅到八萬歲時慈氏出世
又滅又增至第十五滅劫時九十五佛相次而出如
是至第二十劫唯增不滅此增八萬四千歲時住劫
已滿於此之中須以三句料簡初一劫唯減不增後
一劫唯不增後一劫唯增不減中間十八劫一增一
減今時世界將壞壞法有二初一十九劫壞有情次
一劫壞非情於有情中先壞下三趣後壞人天就下
三中先壞地獄故論云壞從獄不生謂此世界將壞
之時阿鼻等獄更無新生有情便當壞劫始也若受
罪業滿之者轉趣二禪若受業未圓并新受業者且



移向他方世界。獄內也。此先受阿鼻地獄。次受上

七熱地獄。又入寒地獄。有情

也。次壞修羅餓鬼。生等。皆生人中。次又壞人。天於

人四洲。先壞南洲。欲壞之時。有百億飛行夜叉。巡空

唱云。此劫將時。有百億人聞此聲心。怖初有一

人無師法。爾坐得禪定。從定起。出已。唱言。定喜樂甚

靜。餘皆効之。坐得初禪。定從此命終。皆初禪也。東西

洲亦爾。北洲先生欲天。此後壞六欲天。其中天子

皆生初禪。欲界有情。次壞初禪。初禪有一有情無師。爾

坐得二禪。定從定起。已唱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餘

皆効之。從定出。已唱言。定生喜樂樂靜。餘皆効之。從

定出。已命終。皆生二禪也。已上且壞大災。從欲界壞

至色界初禪。以說若論水壞二禪。風壞三禪。一切有

情皆生四禪。四禪不為三災所壞。故佛說四禪名不

動。地險密室燈。廣如已上從地獄有情壞至初禪有

情如是。凡經一十九劫。名壞有情世間也。次一劫壞

器者。謂雖壞有情。無人空。有止住處。所如同空宅

一般。今欲壞此之時。日加四倍之位。河池之內。乾枯

草木。燃壞。次有二三日出。諸江河等。悉皆枯竭。竭大海

● 末經本

水三分減一。又四五日出。海衆頓竭。最後六七日。現

一切山石皆融。大海須彌一時火起。如燃薪木。無有

遺餘。婆沙論師有兩解。一云。於此世界成時。有七日

輪持雙山下。且放一出。照燈世間。令至劫壞。時更放

餘六出。二云。唯此一日。倍常七日之誦。江海乾竭。衆

山洞然。洲諸三輪悉皆焚蕪。所以論云。壞從獄不生

至器都盡。問一等是壞。何故有情用十九劫。非情但

要一劫。答。論云。有情是別業難轉。故多非情。是共業

易轉。故少。已上火災二十劫。次經二十劫。上下猶如

黑。此空二劫。辨二十劫。初一劫成器世間。次十九劫

成有情世間。初一劫成。器世間者。故俱舍云。成劫從

風起。謂從二禪下有微風起。經下初禪。舊時梵王住

處。建立梵王宮殿。并梵輔衆天等。此成初禪。又微風

至欲界。置空居四天。住處次有猛風。盤旋至欲界下

本著風輪。處結成風輪。爲世界底。其輪四面量合六

千界。上下百六十億由旬。形盤緣仰。周旁布持水不

散。其輪堅硬。縱使諸健那神。執金剛杵。擊之亦無損

也。風輪既成。第二禪有光音天。布金藏雲。其雲密如

金銀等五字
一本無

減字

金銀等五字

山字

云金既布雲遍三千界乃降其雨滴灑如車軸住風
輪上而成水輪厚十一億二萬由旬又於此水輪數
內取三億二萬由旬如享乳一盤凝爲金輪除八億
由旬是水輪既金輪已光音天又布雨向金輪上以
爲海水有情衆咸感巧風鼓擊成妙高山以四密處
成故云東白銀四牛類區南瑠璃北黃金於山頂
也出水八萬由旬入水亦爾也
置三十三天宮殿又於半腹四層級間置四天王
居處又於妙高山外置七重金山一持雙山雙山通故云
二若持軸山山有諸峰形如車輪三擔木山山有六樹形如擔木四善見
山山松秀異五馬耳山形如六象鼻山有神形如
見者生喜又此七山之內各有香
神其山似鼓七魚鰐山形如又此七山之內各有香
海又於七金山外置大鐵圍山遠之鐵圍山有鹹海
於鹹海中置四大洲人趣居處有情衆感土石而成
一南剎部因樹立名二西瞿陀尼此樹牛貨後處以牛爲貨三東弗婆
提此樹勝勝身四北鬱單越此樹勝勝身已上成人
趣四洲竟又於大海邊置修羅餓鬼傍生居處又於
南洲地下安置炎魔王宮并二八地獄住處如是一
劫成器世間雖有處門未有情喻似今時造宅雖成

無人居住如此經一增一減劫也上明器世次一十
九劫成有情世間者論云爾時二禪有一天子願後
業放生向初禪作大梵王雖爲梵王而無眷屬但獨
住故經云一增一減遂生念曰無有一人與我同分
梵王繼作念上界之中有諸天子願後報業來生初
禪爲其眷屬即梵輔梵衆王曰我始生念汝便生來
是我之子彼亦云我因梵王念故得來此是我之父
又漸生六欲四洲漸漸多故或人中造業之者生修
羅鬼於趣畜生後有一有情造無間業墮地獄當知
爾時成劫已滿故論云成從風起至地獄初生已上
十劫成二種世間竟也成後又住後又壞竟復空如似轉輪終
無窮盡今則正當住劫來明第九減中牟尼出興世
間爲化有情故曰大師在世也有於此八相成道偏
全不當文意知之
弘斯典者偏謂偏頗不平也弘爲揚也斯此典謂教
典謂佛在日偏頗弘揚此律教典具五義故所以偏
弘一金口親說二同界盡集三准半月四須法界五
准具戒得聞經論反之故偏弘矣收解云云
二約時辨典贊中開科云云言愛替者此及反意道

上明佛在之日偏自弘持既受請涅槃金河息唱未

知後更須誰人弘宣教文疏之末代故有四依菩薩

繼跡猶典故有此段也爰者爾雅云于也今借訓及

及者於四依蓋取相接之義也四者數也依者依止

謂有三種四依能與世人作於遇止住故言三種者

一人二行三法初人四依者准涅槃經云善男子有

四種人能護正法建立正法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為

世間依止安樂何等為四有人出家具煩惱性奉持

禁戒威儀具足能為他人分別宣說八大人覺為初

依准此是外凡位也八大人覺即二十故斯須二果

為第二依阿那含果為第三依阿羅漢果為第四依

問四依菩薩為約大乘約小乘若是小乘不能弘持

若是大乘何故上來將小乘四果等配屬答夫降世

弘揚摧邪顯正必是大權菩薩傳演流通若實聲聞

不能攝化文雖舉四果且等相為言如迦葉阿難當

成佛位故經云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若將大乘

行位配之即地前三十心為初依登地至七地為第

二依八九二地為第三依十地已去為第四依

辨人

行字屬刪

四依竟不同諸家所釋雖異又不同二行四依行者

夫四依出世須行四依正行故次辨行四依故律云

三乘行者通所資用一者糞掃衣以蔽二長乞食故

以無三樹下坐以形四腐棄以治此亦且約制論然

各有開通不類提婆所立也三法四依者准歸敬儀

云始終初賢終乎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

承理無邪倒故立法依顯成指定一依法不依人

性涅槃之法不依義不依語謂依覺了之義不依

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智性滅四依了義經不依不

了義經謂無上大乘之典是了義已上三種四依雖

別皆是一人所行必具此三万堪弘教今二十四員

菩薩一一是之相續傳燈明明不絕故曰爰及四依

遺風無替者遺餘也風教也無者對有彰名替者癘

問所以將風訓教者答如世風有美靡草之能也故

歸書云風者是陰陽之器相擊相而成又云因虎嘯

而有東風謂之谷風春風也谷者養南風謂之凱風

夏風也凱者長也西風謂之涼風秋風也涼者薄也

北風謂之風冬風也者終也所以此四方風各異者

●五疑立○
五字疑

●三疑二

東卽噓氣初生南卽鼓萬物而成西則金點熟物北卽陰氣涼別萬物凋枯四時既殊是以春生夏長秋凋冬落世間風由爾教亦如斯能令行人五五五分法身初生次長述華結果不夫於時皆從教而生故謂佛在日其風廣扇涅槃之後四依菩薩圖續典縱分五部等殊亦名未名爲訛替以有四依爲住持與佛在時更無差別故云遺風無替也教料云云

二像末住持訛替中分三初通明時移教替二所以下別明此土傳持有失言逮于至事者此段文通西土像末之時教法訛替偏說此方故移在三失之前與顯正逮由及也于由於也像似也季者末謂通明佛法總有三時一正法時有一千年正者聖也具有教理行果四法卽眞如之體凡聖所依從茲流出十二分教皆有所詮之行依教修行必獲果證與佛在日不別故云正法也二像法時亦有一千年但有上三少有果證似像擇正故云像法也三末法有一萬年去聖時遙衆生無智有教典不肯修行望於正像將爲漸末但有上二全無行果故云末法又於第二

●最上疑說

像法一千年中前五百猶有果證後五百年但有上三今鈔制作去佛滅後已一千五百七十四年卽像中之末故云像季也古來多約末法以釋者非也時轉澆訛者時謂時代轉謂移轉像不如正時像末不如像初故云時轉者澆者薄也訛者謬蓋也如世有物不方不圓又無稜角曰訛今人弘法不如正及像初故云訛也爭鋒唇舌之間者爭者競也鋒者刃也說文云刀端謂世有三端辨士舌端文士筆端武士刀端上之三端甚利如鋒刀筆二鋒但損生身若論舌鋒生法二身俱損謂出言害物故如鋒也劉子云口含鋒刃動則傷人今此爭鋒是舌鋒也又所之事淺近故云唇舌之間也鼓論不形之事者鼓謂鼓動論謂量鼓動論量皆非典據形者成也凡是論量皆是胸臆所談不成典據上且又解形者身形謂毗尼軌事是比丘身之所行名爲形事今非法自立條制無其典章不是比丘身所行事故曰不形之事故下文凡厥化止出應於彼正教都無詮述事起非法言成訛謠等此搜玄解亦非正此于文約一五百年後西土不依教

相但自憑虛大小二乘牙相非斥之例云

二別明此云傳持有失開科云云言所以至而已者

所以兩字上詞謂上明西土像季闕四依菩薩典

隆繼嗣方當記替之時若約此方聞之久矣故標所

以字也震者國名嶺者山號楚云震且或云真丹旃丹

指那指難皆音輕重此總翻為漢地若依婆沙論

立二音一云指那此云開物國謂此國多出異物為諸國之所聞也或作天呼

者或云武即讚歎之詞二云指難此云邊鄙國即毀

皆之詞也又西域記云摩訶指那此云大漢國今言

震者是略梵也古記皆云震是東震以西國望此為

震宮且謂朝且以日初出照於東隅其如丹亦云其

丹等此非故也蓋為震聲與此方震宮音同既翻未

名不合就梵音釋義也嶺者葱嶺以嶺多葱故所以

嶺國雙標者為簡隘也葱嶺已東六精胡國佛曾行

有法流通今此所傳皆嶺西土境佛法從彼而來過

此嶺故簡非六精胡國法也傳教者傳謂流傳教謂

教法後漢第二明帝即位永平五年感夢金人緣起

卷中也此來七季發使十季即騰闢入洛陽十一年四十

造寺十四覺誠佛法其時釋教大行出家之甚衆故

云傳教也九代聞之者九者數也代謂帝代若約此

方帝代從開闢之後三皇五帝直至閼秦前漢自此

以已前佛法未行此土並皆不論但從後漢明帝已

後至今九代也一後漢凡一百一十五年二魏凡一百一十五年

五主共三西晉司馬代都洛陽四主共五十二年

四十五年魏前趙後有五子漢江南於地

齊蕭代都梁七主共六梁蕭代都梁四主七陳

共三十三年八隋楊代三主文帝帝長安次揚帝

十八九巨唐李代今一十九梁從武得初至

九代之中亦有不定南取陳元數北取周為數即後

周宇文覺等四大受元魏位魏即枯厥代後陳梁位

今此九代必須數陳謂周與陳同時南北有別然周

起陳二年既陳起在先即合數之不取周也有周為

未究其夫九正繞不過五法一五行相生如漢火魏

土晉金宋水齊木梁火已上陳後歸隋隋是大德王

土土不生大隋後周禪是木木生火周受元魏位魏

是火火能生木故唐受隋禪位唐是土德王去火生

土故二傳國王晉此秦始皇取藍田譬方四寸小
缺一角蛟螭爲細上有盤龍隱鳳求相李斯小篆兩
面各有八字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上面盤
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傳漢漢傳魏晉宋齊
平梁爲侯景作亂竊之於極震寺爲僧承收得承已
後付弟子並曰智遂獻陳陳傳于唐也三三相禪呼去
位與也讓也如唐受隋禪位等四居中土如洛陽九
洲之中五童謠如晉時云五馬浮渡江小者化成龍
又唐時云密帝作唐唐得皆是也又於此五中亦未
必總具或四三二皆降茲已外更有旁統不收如曹
魏時有南吳西蜀西晉有前趙後蜀前梁東晉時有
後趙前秦後秦後涼等諸國同時不承甲子並名霸
主廣如別說此不繁云也拔萃出類者拔萃者是拔
謂過拔萃病辭者聚集也穴草叢生曰萃中有一莖
迥出於上故云拔萃出類者人也出者超也類者流
類人羣曰類衆人之中一人智德過於衆者故云出
類此中人草對論也智述而已者情智法述也此段
明漢地九代之中古人不依律文但准典俗行持任

於情智法術皆是臆見憑虛如有過犯之徒爵外及
米鋤于收刈苦使周年並是師心行斯法術故云智
也更有釋云術者神術謂大智閑閑小智艱艱大智
若道小智若術如古來有吞針噉鐵上釘樹登刀梯
皆是一期約化若將此藝軌事化人即夢此淮南
言欲至評之者都有六句上五是別下一句是通解
釋之時將欲之一字遍向五句之首又將者之一字
通遍着五句之下又將可得詳而評之一句各向五
句下結之云云初言欲明楊顯行儀者可得詳而評
之欲者希須也明者顯也彰也楊者弘也行謂衆自
共三世行也儀者儀軌也意道若欲顯彰楊其三行
軌儀範者須是明律閑相者即可得詳而評文柄
之顯上來拔萃智術之人不在中論說可得者是明
評者論也下四句皆二欲匡攝像教者匡者正也
謂反顯智術不可得攝持像是法教謂詮意道像法將末之時須人匡正
攝持若是精明律相者即可得詳而評之若智術之
流即不可得在此中之數也三欲垂範範訓未學垂
者從上覆下之貌也故經變二十去垂布等尊由

常也。毗尼常典千佛傳範者法也。毗尼之法是其諸佛所常法故。訓者誨也。從言作川。卽言如大川有國濟義後進之徒。名爲末學。意道今欲將其教法下訓末流者。須明閑教。相卽可得。詳而評之。若如上來智術之徒。在評論之限。四欲紐既絕之玄綱者。紐續也。既已也。絕者斷也。玄者妙也。綱網也。毗尼是玄妙之綱。今已斷絕像末之隆。誰更續之。若明解者可得詳而評之。若上智達之流。不在此言限也。五欲樹已顛之大表者。樹立也。顛者墜也。倒也。大表是喻也。如世津浦山川。峻徑樹立表利者。欲令陸行人見表知有橋道等。水行見表知有是浦。濟駐泊處所等。今詔此律以爲大表。意顯能示五業之正路。修行之者。望表不迷。今像末時。其表已倒。未審誰人再樹立之。若明解卽可評之。拔萃之流。不在詳審之限。已上五句。一皆是及顯憑之類。不可云。

言豈非至矣。豈可也。非不也。憑者不依教也。易以形聲者。形者身也。聲者教也。不論量足。別是以形不辨七非之相。是易以聲軌事。難爲爲露。露者矣者軌則。

事者事相。難爲非易也。露潔者在天日。露在地日。泉源謂露。從天降。可不清潔。爾軌範毗尼事。相以六十法。簡人於羯磨。緣本則骨初三後五。二四中間頭尾一言不許增略。如是軌事如彼露珠之清。實不易也。故戰國策云。如世人蠱鬼魅者。易爲巧。合上鈔文。憑應易。寫大馬難爲工。合上鈔文。註。

次明晉宋已後七代之犯軌。有失開科。云云。言然至蓋者。此文約東晉後秦雜律本來。古德聽習不精。致愚教有失。施未論章疏也。然則二字。聯上生下之詞。然是也。前修者一釋云。南山已前。依律進修諸古德也。此解恐稍通漫也。今但取北齊末製疏一類。古德名前修也。控於律者。此類古人確執律文。不許加減。指事披文。而用之者。謂指前事披讀律文。如作看病。人賞勞。羯磨不同。前三衣六物具報。皆牒六物之詞。在文信於實錄者。古師道此羯磨法。是文金口親言。固非謠。傳到此土。於正翻但依文誦之。信爲實錄。不可增略也。而寄緣者。今行非也。寄托也。緣卽所爲之緣。二三中間是也。良多也。依文謹誦曰。繁被事不。

成爲蓋上且盡此釋語

第二段言加以至多者謂僧迦也者由也由前托執自是一重之非今復有添臆說故云加以也學者習學非由不也稍爲精通博者廣博故輕重儀云博通諸部精練是非於當部不能精於他宗不能博即古人矣並開二緣能也臆謂音臆古德不精不博凡論說二事斷割是非並是師心不開典據雖則未製疏抄依律用錯引不少欲故云尤多也如律云三衣須受持若疑應捨已更受有而不受吉羅應合加法詞句之文但翻譯家欠少古德不體此意便云不隨身宿即名受持何勞詞句並不用也又一夏唯許三度受日不得重受又云自然界體定方等例皆成臆說云言類至集者明取文類非也此文大意前來古人不解引用他部唯執四分一文此雖解用外宗又乃引文下類亦成非也取謂採取類者流類寡少也薄也討謂尋論謂量也即採取事法之文緩急重輕與我四分並非流類也舉事釋者如古人見四分無持衣文遂引僧祇文補之以僧祇是通夜護

衣與四分明相流類寬急不等故羯磨疏云有人用僧祇受衣此迷教也彼律通夜此護明相緩急不等何得妄行今用十誦持衣可爲相類上生常異計斯集者謂受戒後於佛法中名眞生也常者上下安力訓恒也如俗云六尺爲尋日常即習俗生常不思沿革異計者文外之意日計與文差爲異斯者此也集者聚也其人一生已來雖未著述鈔疏行及至被事之時常習異計之談不解取同計之說故云斯集

集第二辨所詮輕重有失言致全至別者致令兩字蹀上之詞由上來不曉能詮之文是以於所詮決判有失故云致令也別也折如持也重罪輕罪曰戾輕翻成重重翻爲輕故云倍分也戾戾是罪輕重是事名有倍分初約罪者如盜僧物合犯夷夷重古師云得闍此判重如盜無主物佛物但得闍及盜畜物合結吉古來並判重此判輕爲次約事者如亡五衆物中古人見律不許看五大色衣乃判其耕等入重黃白入輕如下二衣篇白色佛制不善扁判布

●清廷書

納入輕例於黃清赤等亦應分也。古判入重即約又輕入重之失也。古人見律判輕重長五肘黃三肘相同三衣者入輕遂判被亦入輕攝以同三衣量故今云被是重物不可例之必在重攝以不合畜故。古判入輕即時引是罪之與事輕重一倍而分故曰輕重入輕之失也。安悉等並是僧維持法網也同異區別者但由古得於教不明所以於衆網維持之中將異作同作異一倍區分差別也今舉事解如蘭若處有僧坊僧坊蓋牆既屬但可准聚落依院相集僧古人亦依五里集。此即訂同作異之失也。又古人結受戒小界外一邊留相遂引僧祇捨衣小界彼亦立相今云此迷教矣僧祇不爲留難但衆多難集佛令往界外作小界捨之元無界場之法爲諸小界猶如四分界場法中亦呼爲小界立相耶許留一面相者則網呵今人即並無外相。蓋祇立立相者此釋異作同之失也。已上推搜立所教釋甚爲雅當。若繼宗記臨前段及釋也如第一段托執律文非中學舉實勢一事東寺解稱緣而驟是同西寺依文謹誦不取加減是異第二段臆非中舉持衣事東寺僧

當部無持衣文見即解取他十誦來補受持三衣得成是同西寺不解引文直爾手持而已落非名異第三段取文不類中東寺解取十誦同計持衣與四分相類持衣得成是同西寺比丘不解取文輒引僧祇異計流類不等落非中名異但稱教爲同不稱教邊即是區別名異如云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隣牆有異即思義也。已上雖有此解其理不然今應曰難此段鈔意唯辨所詮決斷行事有乖若還將前之三段文及釋之類是能證有已說了何假重明可謂能所不分昏迷後學決不取也立記難云前三既證之友與適來所詮決斷有失舉事解釋似有相益如何分之若前則用文被事有失故約能證後則行事違文故約所說以未有教而無行未有行而無教教行雖則相修體所條然自別也。若明得此意則所分益爲顯明矣。第二廣學云非彰是六言自至歟者自從也非不息意道自非此人若不是此爭能洞曉。統能宗反。由通也總也教是能詮意即所旨也。煥典者總說如諸律中將魚肉爲正意接小機況此魚肉復是化權非實四

●集証與下

生之內此明。淫繫楞伽經文皆令廢除意。遮未來惡比丘殺害有情之命。故不許食如下文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水陸空行有命者怨。此意亦次別有者。只於律文中自有典廢如四分許。謂聲念戒責在生善以。南洲音聲為佛事。此意。五分不許歌詠。但直音念之。恐此緣着聲塵起。就染故。此意亦。又四分開淨地為救命難。是典十誦為恐。識嫌故。廢如是典之與廢各有旨。分明若非統教意。廢典之人爭能曉會。已上准教前所。若准繼宗云。此段既是結文。不可別說。事意還須向前三段文中。以釋但稱教即名典。不稱教處。即廢例前可知。云云。今恐不然。此文本說三藏教中。於一事上典之與廢。有何意旨。若廣見之者。可以洞明。寡學之人。焉能尋究。據上所釋。却將古人行持落非之處。以辨廢典者。殊乖文旨也。考諸說之虛實者。若謂窮者也。研覈之意。教文不少。名為諸其中不了。為虛謂翻譯家傳來失聖意。故若文義屬備審的無疑名實。實即文中具引依用。虛即不可准行。自非廣學之人。爭能考其虛實。據玄所教繼宗亦

據上來以辨。謂古人憑虛也。實者托執律文并取文不類落在非中。若望教文是。且正翻實錄故名實也。此全元。孰能關重疑者。執字有二。若單作但。謂離若不。安火訓成也。今鈔單作也。准有四句。第一關重疑關者。開也。重者於一事上二意不決。故號重疑。立云能詮教上重重生疑。所詮輕上重重疑。且能詮也者。如四分關道行集僧之多。論文中即有有彼云。比丘遊行時。隨所住處。縱廣有拘盧舍界。而不辨拘盧舍云。大小諸部中各有其文了。論云一鼓聲聞十誦云。六一日步各有其量。何故或大或小不同。此非於一事上致此二疑。今若關之。乃云大小難離。殊約用有別了。論關若集僧事。用極遠。不過一鼓聲聞。更遠難集。十誦約事。輕少不勞。遠集促六百步。即據教相應。今師云。多論解十誦文。必取六百步為物。虛舍量也。更舉實勞。獨磨說亦通。虛繁不叙。上的虛。大對所詮辨者。如已五衆有多代力。筆為重。攝為在輕。敗於一事上有此輕重。疑情不決也。今若關者。今師云。若本為利貯音。即在重收。若斷在輕。即成也。若本畜

●區區

抄屬聖教記錄等合在輕取若斷入重又成非也。已
 正解曰：若繼宗記一解云：謂能詮教文不了是一重
 疑。次所詮行事不了須是一重疑。有此二疑，故曰重
 疑。又解或可是上托執律文寬學，應說取文文類有
 此三疑，故曰重疑。更有多釋，皆非意，並不也。第二遺
 累者，遺除也。通總也。累罪也。謂古來於能詮詮生疑
 又於所詮行事上重生疑，唯律於一事上皆結不文，
 無知此罪遍通法界境上，名為通累。若非統教意，癡
 與考諸說虛實之人，即不能遣此通累。解者通而際
 之不解通而結也。三括部執者，括者搜也。檢也。部謂
 諸部執謂計若搜檢與四分同者，如十誦文持之
 父流類相應。若不同者，即如僧祇通夜護衣之例。若
 明解之搜檢，即委若別異同，非是此人無由辨別也。
 四詮行相者，歟詮謂能之文行，即所詮之行。若欲向
 能詮教典曉明兼辨所詮行事大意者，亦須是前二
 種之人。若非此人，必不可也。者歟兩字，送句人詞云

第三製造章疏，非

開秘

言常恨至本者，僕在長時

不已。故云常恨也。前代者，即元魏已後至隋朝已來
 章疏諸師者，覆律師雲輝影等，古德不少也。雖已住
 制作文卷，在世流行，名所留遺，記遺者餘也。諸師是
 能遣人章疏，是所遺之者。美云：章疏通乎為記，亦名
代新疏，應云：開四分律，我
等有人不諱，止論文疏等者，此明所根之事也。止
者只也。論量謂量也。文者倚飾詞業。疏者誇多卷軸
也。立者廢立。五受立十受等。又如安居八十一百二
十種皆是也。問答者，廣典賓主問答多，重如古疏中
問二不定戒，誰有誰無。答云：有僧尼無。新章
如此，閑
繁問答，便有數重不濟機宜。徒盈卷軸，要抄者皆云
所述，並是要妙的當之抄。此蓋是古德各自誇陳之
意也。更有釋云：古來章疏多將句法勅為偈頌，撮要
省略，後學難明，故立抄也。恐未及
前解也。至於等者，至於兩
字，指此及彼也。顯明也行用也。即當今時要也。事謂
三行之行事，方曰法也。執者則來者後來。隱學此文
道者，將此顯行律宗三行之事，以追後來學根機者
下句斥云：百無一本，舉多況少也。若據疏抄從首疏
也。前但有一十四本，今云百本中無一本者，且約大

董之言文家屬對如云西土有千部論師此方有百本疏主之例云云

第二別明失之相中

開科

言時至義集者有二解一

云約九代中有修撰編曆者在義加門中故此釋今

依第二釋但是鈔主同時制作諸師也與章疏並皆

相見即簡前代古人但都疏文不見能遺一人故所

以標有兩字也銳利也聰也懷者情懷也文在義

集者正行文隱也如相部疏集僧行事之文隱在房

戒義門之下又如受欲結界事亦隱在說戒義門之

中忽有事難爲尋討太穩故也言或復多列游辭等

者行文繁失也或顯不定之談列者行列游者浮游

字今從水即浮游之辭准周易中不善之所述曰游

辭字凡在聲說所稱即玉言詞若淺簡即云文詞總

合從言而作司也今鈔從受新者曹娥碑文有用此

辭字按會稽內典云古有孝女名曹娥上虞人也父

爲巫祝能歌漢元嘉二年五月五日溺江而卒不

獲其屍娥其時年十二乃向江邊號泣七日七夜而

聲不絕遂投江而死經三日後娥乃抱父屍而俱出

岸旁衆人悲感收葬時縣宰度尙爲立碑於江上蔡

邑閱之來看此碑值夜乃以手摸之便知文章華麗

明日命筆書八字於碑上讀之云黃絹幼婦外孫

白此是謎其後有一人性揚名修修是魏王曹主

簿共題俱至江南共看碑上八字曹操不諫其語乃

曰揚脩卿會不修云會也操又告云卿是具說待我

思之行經三十里便悟却修曰卿先修云所言黃絹

者色絲傍絲即絕字幻婦者少女也女邊作少妙字外

孫者是女之子也從女作子即好字畫白者是受辛

之處即辭字意讀碑文是絕辭妙好也操聞之大異

告云卿說實如係意所以文中用茲辭字若爾古來

文疏莫應是絕好妙辭不答既游辭即反顯非其絕妙

故逗機未足者羯磨疏云依本綴疏廣列游辭至於

行事未見其婦撫事懷人實勞相如斯之類何足逗

機章言或至事者文略失也單題者謂依律直爾單

書一百三十四番羯磨也成相莫宜者謂不辨集僧

緣成之相并七非緣兆成敗個骨等相莫者不也宣

者語也如此相狀並皆不說相部疏若依此古文行

同此非

用之時即不能辨得受說當今現行之事也故曰優文用也

不辨

言雖至悉者結上三失也隱繁略三日並言詞章句

碎瑣碎雜亂未可於中枝尋檢括也問雖然碎亂亦

可細意搜求何得行他爲失鈔正釋云所以下是也

若非積年習學久置功勞者元因得知非精通博練

者難領會學意即如自首窮一經業積年已老方究

體也云云又此結文但據結前三段如上所釋有人

將此通結前文所留遺記者全乖意也前已自結云

百無一本等不可重結思之收科云云

言余主優劣者重審前非也此文大意欲依今製作

再觀覽古來章疏若堪濟世行持亦不更典者述只

爲逗機不可是以更製鈔文改科爲重審前非也余

者我也我約字說人下安未自謙意也耳後芳音曰

聽心取妙義爲探此二關時日暇也週視日顧斜瞻

曰有音難去呼之今多古來章疏不少故曰群篇也

通者總也非由不也屬者當也意指也今師云所不

當佛意二又不當我意且佛本觀機演教除病爲先

如愚根樂三故談蘊處界義等我意欲令出處處者

自行速成法乘施行無其滯結古來章疏即非要當

闕在隨機違佛在本懷又乖我意故曰通非屬意也

下句正明所以云俱懷優劣俱皆也盡也優強也劣

弱也如前代止論文疏等是優百無一本是劣又近

代銳壞行事似優文在義集爲劣或多列游辭似優

逗機未足爲劣或單題漏磨是優成相莫宜爲劣以

此因故生制述之心也繼宗記云優長也短古人章

堪行事今師意云若一本之中始終俱長即可法用亦

不更造此鈔召爲於中有短有長始終不等前數百無

一一本兩無一本始終諸長故曰言斐然作命直

筆具錄者先舉本宗也斐然者分別文章之良也儒

書云夫子在魯魯人不敬遂過衛衛人惡之乃削

跡又過宋宋惡之代樹後遊陳至彼又絕根如是踰

跽七十餘國在陳既被絕根却思歸魯無由得去遂假

托事端也故言云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矣別言歸歟者謂歸去也吾我也

黨者鄉黨也小子者呼諸弟子也意道魯國有小子

作文草不當集取大道我今擬移彼裁刺之此則夫

子分別弟子文章良也。今師之意前來再審古人章抄無要當行持云。所以願明群篇不當其意自然癡我製作之心。此則今師分別古人文章也。謂云心憤故若爾不合作此文。作命者作者作口起也。命者意字體蓋不完理也。也。謂因分別古來文章即起章故又釋作命者謂無人命作斐然便即作命也。如相疏斐令爲諸主新章是正校書爲主也。又如賈侍郎請圖摩座主製俱舍略疏等此莫非皆中裏全人起請不今鈔不然俱是斐然作命也。直筆具舒者一解云於當律之中除却四繁之外唯存的當云文具足舒張安布二十九篇之內也。又釋不事亂文名爲直筆。謂又言醫理不顯事宗故此不論故云直筆也。

次補闕中立記科兩對初澄言苞至說者即律經也。謂依四分行事未圓須引外部文補也。苞者苞羅與四分有殊故云異部。誠由實也。正翻實錄的當之文雖是外宗然其行事流類且與四分後急輕重相似者即引用也。如下引十誦僧祇五分等是括衆經隨說者括檢也。衆諸也。大小乘經不一隨此大小乘經中凡有說戒律處與四分相應亦乃則用如下引華嚴涅槃楞伽善生阿含遺教並等是也。及西土賢聖所遺者及者連帶之詞也。有作無遺意。釋者非也。西土者五天之通號也。賢聖者儒書云應五百年間氣曰賢。應一千正氣曰聖。聖即君賢即臣。今內教者賢謂賢和聖者正也。大小二乘各有賢聖且小乘俱舍去賢加行七位俗修名賢見道已去四向四果八人真修爲聖也。若大乘地前菩薩爲三賢登地至十地爲十聖也。所遺者謂上諸大小乘賢聖所著述論文是也不引婆沙成實智度唯識等云云。此方先德文記者此方方即九州之統也。先德者從漢至唐編素不同也。又紀即不是古人章疏但不正解經律者總芳爲紀錄也。如下所引普照安二大師出家布薩儀道整正禪師凡聖行集梁武帝出要律儀等云云。已上四段都引一百七十本教文皆補闕攝也。問如五百問論并真諦疏是何補中收答是第三論補中攝若爾五百問法并及真諦疏並此方造何得在論補西土賢聖所遺中收答能造之人是西土故如卑摩羅叉三

藏是西域人已證初果。到於此土。答慧觀法師五百條問集爲兩卷。又且諦三藏是優禪國人已證三果。到此造疏。羅明了論。雖著述之教在於此方。今但約能道之人是西國。故所以在第三西土賢聖遺中收也。上之四句於五補中已收。四補於三補中收。二補於二補中。但明文補其義補別序。方明此中本出鈔體。須有正文可憑。必三藏等俱無。今師以義決。故此未出也。思之次結上文。那補意言。搜至意者。此文大意謂上所說用教多少不同。第一段云。斐然作命。直筆具舒。意顯二十九篇之內。具立四那下之四句。明諸篇中引用補闕。如是先那後補。鈔體已闕。今須結上二文。共成一意也。搜駁搜即謂搜求。駁者班駁也。古記云。駁者除也不取。引用今鈔文明。此駁字者說乃除之若爾。應合用此制。今鈔文明。此駁字者說云。六駁獸也。形如馬頭。有一角。食虎狗身。有六般色。故從上立名。今師意顯搜求檢括三藏不一例。次比取文若義勢相當。即班駁而取衆。向下到文自見云云。同異者。諸解蓋多。今先由正釋。謂於諸部文中。搜於班駁所取事法。與四分流類。明當者爲同也。即如

下篇之內四分。但言三衣應持。且無加法詞句。今十誦持衣文。來與四分相當。同護明相。故此例甚多。不能遍舉。如此總名搜駁。同入二十九篇中行用也。次搜駁異者。有二類也。一者雖與四分殊異。然且見解須長。不可抑之。亦須引用。即如下篇之內。四分判澡。祝不論大小。大一向入重。若准十誦。便分斗量。若過量減量。即在重收。若應重者。堪付道。故官從輕。攝今師取此。全准他文。雖異本宗。然且見解長。故又如四分判被單入重。若准五分。凡在單毀衣者。總入輕收。今師云。被單雖是從彼。可准他部單毀入輕。此豈不而四分有殊。然且是長見。故亦依例。用其例類多不能遍舉。此是搜駁異。亦入二十九中也。二者與四分全異。又非長見。不可准行。但是他宗自所執計。今師云。雖與我本宗有異。然亦要廣旨。襟博學濟貧。不可委遂。引安諸部篇內。以被外宗所貴上之所引。或異或同。欲取之時。不便盡心。書安鈔內。一一老嚴研駁。故云云。長見必錄者。謂於同中見解長處。必錄。安二十九篇之中。如下十誦持衣文。若非長。即不叙錄。即如

僧祇通衣之說也。又異中長見亦必錄安二十九篇之中。如十誦應量淨地。願入輕五分被單。亦在輕攝等例。若一向全異。又非長見者。雖不入二十九篇之內。亦錄安第三十篇中。向下對文。一一分別也。問未審如此搜駁。同異錄安三十篇中。如是安排。意為何事。鈔自釋曰。以輔博知以者用也。輔謂輔弼博者廣也。謂用輔弼後來行事之者。依於本宗兼明他部廣博。委知無於疑滯。故曰上結補。蓋述必剪用成通意者。結繁也。蓋訛謚也。如律東方有山。稱山等四繁之說。恐謚後來是以鈔不錄之。故云必剪總成四分一宗行事通問。意故曰用成必剪。此段鈔文古今諸記并詳論俱依此釋。即並曉了。皆是虛廣。今文生疑滯也。思之。已上雖中正義足可依承。今因便叙諸家所解。不無雜亂。然要通知所貴。取捨有憑。足非條別一宗。繼記有兩釋。初云搜駁同者。謂是四分本宗也。異者。謂多部也。謂先向本宗之內。搜研研覈。今時要用事法。見解長處。必抄錄安三十篇。為行事本宗。若闕少之時。即任引他部流類相似文說。而成補闕。以補助此鈔廣博而知也。蓋述必剪用成

通意者。此雙上同異也。同即那繁累。即補闕。今引用云。時本宗中蓋述必剪。若宗不足。引用他部。時但取流類相應之者。若不相應。即不取。亦是蓋必剪。而成通同行事矣。已上今詳此釋有二失。一則不合將蓋述必剪兩句。雙結刪補鈔意。唯結刪繁耳。若論補闕鈔從搜駁同異。至直以輔博知已自結竟。此蓋不體鈔文賓主。結合文勢也。二者不合於補闕結文中。將搜駁同約四分本宗說。若約本宗。除却四繁。留其要當事法。為行事體骨。前文已釋了。即斐然作命直筆具舒是也。不可於補闕中更結刪繁。豈非混亂。已上第一釋第二釋分此段為三節。初從搜駁同異。至以輔博知已來。結補闕也。二蓋述必剪一句。結刪繁二用成通意一句。都結刪補。今詳此科文。一科結補闕即可爾。第三都結刪補者。殊無理也。鈔意將蓋述必剪用成通意。唯結刪繁不合。輒分出刪繁一句。結文重結補之意。又於釋義之內。連於鈔文。廣在彼中。虛繁不述。已上略叙第二解。近又一家釋云。他部律文。同中長見必錄。在前二十九篇之中。補四分行事異中長見

亦錄在三十篇中。雖非四分本宗。且是他部行事。已上肥。今恐不然。若言異中長見錄安第三十篇中。即前二十九篇中。豈無異中長若言無者。如應法淨瓶及臥單置判入輕。此全准他部處量。既與四分輕重不同。因何得入二十九篇。以被四分律師行事。此釋未可依也。云云。若准主記。將二十六篇由逾相攝爲同。別類統收三篇爲異。又將同異合爲諸雜一篇。已上今破云。鈔文本爲明所取事法。據體內以言。若向三十篇中。如此判。全約外面以說。即眇同河漢矣。云云。次辨鈔用中分二。初正用次四。兼用初正中。玄記對初繁文指略對言。或至問者一繁。顯事用者。或者不定之詞也。繁文者多也。廣也。如受戒法中三處引遮難相第一節文。依律先釋相白。答彼此無疑。二教授師出衆同時。依於儀式。或又列一遍。三引入衆戒師對衆。又依文列一遍。此皆是繁文。又如盜戒別衆食戒等。各有多紙釋。此亦是繁文。如此文爲顯。今時事用如受戒大事爲世良田。若帶難及遮。即空無所獲。故須廣引。方委無由。又盜戒非今損財。難已防遏。

玄記依律

亦須一一委細而論。餘可解。已上雖繁爲顯行事之大用。即不同古人多列游辭。逗機未足之繁也。二或略指以類相從。類者例也。相從者如雲從龍等。各有其類。如集僧篇。但明兩界僧來處分齊。不辨此二界元由。指在下文結界中說。此是將前指後。乃至結界篇中。但明結界之事。不知欲結時如何集。劫指云約處有四種不同。定量分六相差別。如集僧中。此乃相將後指前也。如離衣戒。但明十五種自然護衣。並不說作法界分齊。指云若論作法。下卷明然之。乃將前指後也。乃至二衣篇中。但明作法成衣界。又不說然自如隨相中。即將後指前也。又只向當篇之內。亦有如羯磨篇。辨七非義。但東百八十四法爲八位。每一法上皆有七非初就。但心念法上。辨七非至下七法。但解三單。非其三雙。八位一合。例前可委。不在重述也。又如僧法羯磨文中。但約說戒單白及受戒白四具解四文。餘則例爾。其例他多三或文斷而以義連者。古今多釋初搜立云三藏教中。令無事法名文斷。今師義決爲義連。二衣順正記。但據當部律中。雖有

足疑是

事法其文不續爲文斷今約義攢聚一處爲義連且如律本受戒法處三段之文皆但論難事並不說諸遮此則問遮文斷及至教授乃戒師正法時但問諸遮不可明難事此則問難文斷今師准上律本三重之義律云先問難事疏云先問即將十三難向十六遮前教授師屏處問時及戒師對衆問時皆須先問十三難後問十六遮故下文云今就義准着向遮之前等此是上卷文中卷者如懺捨墮法在律文三十戒條中懺僧殘法在人毘度中是文斷今師約六聚次第文義以連乃作懺六聚一篇也下卷者如三衣在律文衣法中漉水帛在大僧戒本九十中坐具亦在九十中是斷今師約制教次第作二衣篇先明制衣三衣六物等是義連也三淮顯正但取八今法付以釋也如足數篇下有別衆法文足數者須足人四僧數別衆乃不足僧數足文斷然因足數方論別衆即是義連不可別立一篇但帶附此篇之末名附法也餘七例之云云上叙三家所釋義意各殊然今諸講人互取不定或但取後解或約依後立今意通三

同上疑義一字

同上疑義

此下疑義一字

取釋所歸莫不俱成一義若壞取捨即偏執隔細而詳之各有理也四或徵詞而假來問者謂凡欲釋通義理准論有六問二答三徵四釋五難六通故下問有答徵下釋難下有通徵因問起爲顯行事周圍不同古來止論問答如受欲篇後問云與欲已事訖不來化別否問不犯以情和倒僧而不將欲緣爲羯磨事文云若事休應往不往如法治不云法不成就次徵云若爾受日出界事休法謝者答受日文中陳事故前緣後法謝受欲法不陳事故緣謝法成也此是此徵詞前問詞而起也但又如持犯篇中歷位分別問止時不可學九句後問云如殺盜等人非人想有主無主想律結無罪亦有判化者多何答或緣罪境人非人故便結心犯或緣非罪境主無主故然彼迷心不結正罪莫非緣罪故有無不同又不同前此問更此事法俱議故是可學有不識皆制罪也上是因徵云若爾後緣法中亦有相轉如不處處分想及疑亦是不犯重何爲制罪已上各此如徵同前問詞而起者顯義理幽玄皆是闕疑情免生滯結故已上正明

●顯印

●映下顯映

四用第二結前四言如是至出如是始終交映者如者法之詞是者是即可之義始者初也終末也交者互也映照也或將終映或將始映終隱顯互出者前隱後顯或後隱前顯與始終交映亦同蓋文家顯對耳繁文顯事用中始終交映者如受戒法中解遮相處釋非畜難中云此上二難若依本形是人皆識恐變形而來故須問云脫有高達俗士來此受戒問云汝非畜生否者忽聞此言一可惟應方便轉問如下所陳此即將終映始亦是前隱而後顯也至下正問中方出方便問詞云汝非諸龍畜等能變為人來受戒否要由前釋方解後問此即將始映終亦是後隱釋詞而前顯也結初次略指相從中始終交映者如集僧篇中但明來處遠近不論界起之由遂指下云如結界中說此即將始映終亦是前隱後顯也至結界法中但明界之來意結之元本若集僧遠近却指在集僧中此即將終映始也又是後隱而前顯也此例第二用竟次文斷義連中始終交映者且約八今法附以結如受戒篇中但明受戒事不辨隨中六念及捨

●現鈔作見
●顯下顯映

戒法即將始映終前隱後顯也至法附中但明隨六念不明受體但明捨戒之義不明初受之法即將終映始後隱前顯餘皆例前第二用竟次微詞假來問中始終交映等者問詞中但申問意不顯微詞即將映終前隱後顯至微中但顯微詞不言因問而起即將終映始後隱前顯也結第四五問文已竟也言并至雜法者謂此約前四正用之外更加此四句故曰兼并舉例如三藏亦有顯證正證又僧俗所為皆有正顯等云云現行羯磨者謂下諸篇文中要秉羯磨處即寫羯磨文安其鈔內如結界篇寫結羯磨安文內僧網篇寫七九羯磨安文中受戒篇寫受戒羯磨說戒篇寫說戒羯磨安居篇寫安居日羯磨自恣篇寫自恣羯磨安文內也中下二已上皆是今時當用之者即書向文中便可依行若諸諫二房結集等不當今現行者必不錄問羯磨本是律宗合明之事何名兼并答謂文中已有第五羯磨篇且述一百八十四番成敗如非之相諸篇不合更明今重向諸篇書出羯磨平文不辨緣成之相為接初機現可行用

所以却成兼并用也。諸務是非者有解多引諸部別行篇者。理當不立記約諸雜要行篇十問安設皆爲僧尼要行故知更作一篇兼并用也。此解或有約諸篇對辨古今處名諸務也。今釋爲是古解即非云云。廣述亦自是一導俗正儀者即道俗化方篇道者之意。引俗純事爲六塵所得於理全乖。今與受五八戒及教其入寺軌儀去是非之心不見。僧過等是佛正教名曰正儀。此雖非五衆所行。然假僧尼爲能化之人。一一明開方能化引所化之境。故下文云幸細覽而得傳告等是并用也。出家雜法者即沙彌篇發心離煩惱火宅名爲出家。廣引度人經等明出家儀或名爲雜法。若欲度人出家須以七門明出家本意。次置道場諸師剃髮受十戒六念五德十數之儀。此亦須衆一一明開乃可化度。故須兼濟也。已上尺四次結并見。言並至焉者通收上四曰並也。皆俱也。盡也。攬者束也。總束前四用爲此四分鈔宗分一見問攬并本意爲何。鈔答云用濟新學之費功焉。謂忽有事生可准行用免更向文討尋徒費功也。

●一知則片
二字

從此第三釋繁略之過分四云云。初言然同至義已者。此文大意恐後有人斥非云。題中那繁鈔又不許古來疏多游辭及自著述又更繁多豈不相違恐有斯言故預分疎道理也。然其我繫其大節者然者經奪之詞同者和同擊者揚也。節解也大謂簡小爲義。即知音唱和之詞如已妬彈絃漢女繫節又如百樂彈琴唯鍾子期善知音韻後子期身亡牙遂罷於琴。謂無知音唱和也。鈔主意云與我情和同之者即唱和云。此鈔三十篇文堪行用甚被時機終無汎濫閑詞始終並皆如法也。蓋此是擊大節。釋宗記中舉相律非來例異說則斥其文繁者情見不同名爲異說良不可也。非斥嫌此鈔文太成繁廣如遮難小事三處出文盜戒離衣等各是數俗此非知音故相非斥猶如陽春白雪之歌和者甚稀若也。娼下理之詞和者數萬良猶曲高而和寡上非斥者亦復如然蓋不委其由而非節擊也。文繁誰所樂之下示不欲繁意也。鈔意實不樂繁蓋爲要今行事周足故云事不獲已獲者得也已者止也。說謂未了不得止住不類古來繁也言

第...篇開闢次

何至諱者二字是微意道有何事不獲已須繁耶若略下四句釋也前二句釋事不獲已不得略所以後之二句釋不樂繁所以略者約略也減省也梗概即粗魯之言意道若約略減少粗魯而書即被今時人行事未足如受戒大事盜戒難明等故必廣也必橫下明不樂繁之意也橫去傍求也評者論量平去二音意道如受戒法橫論五受之文四受非今所要今既錄此繁詞即乖於撮略之義便成所諱也

次開省約三文言今至三卷者標今異昔也前者謀也又思也度音比度有鈔中作圖畫從音解云筆畫曰圖足量曰度此非釋也但依上解畫謀比度也取中著去即中當也於同文同義之中不多少也廣處雖廣亦不絕廣略雖略各亦不令略或作中呼字解亦通繼宗記中不許此釋後云鈔文以顯事用不廣不略今之繁中即中略如受戒通並一兼省日得次等已意謂不然却成別序第問問竟

要約凡明事或教中多處有文今但取一本的當之文於中又更削除餘文字釋急備卒者一殺新本

學急知謂作入法流未明得廣律事相且依此鈔學知足得准永行用二備舊人之卒要謂先日雖曾學知多時或可廢忘忽有事起不可更廣檢律之文但將此鈔展開便可行事也勒成三卷者勒者束也爲三緣束爲三軸此但明所爲之意未說分三卷所以意問古來卷多少也繼宗記云一卷束成上中下卒要成上下卷共二報新學急知成中卷備破道行者此釋非之蓋也

言若思至後者此段文有科爲對事諫詞若第十內中即對教諫陳今云別序中諫詞即可爾若將此鈔主自諫者恐無理也此但恐新學未瞻前謀指事恐廣陳於後此顯若者如也思呼者神思也瞻者瞻瞻也時事者即今時所行因緣不急之事也如毗尼珍四諍事又十三章內判重事又非之事如是等事律本廣明今師意恐初學之人情思未能周瞻故云若云固有關於行詮者固者實也闕者欠少也實有關於能詮文并所詮行即顯下篇文中不錄若汝即是隨時所行事鈔不明之莫逗機不足否答略標括題以廣檢後意道若有茲欠少處鈔且略標待後別制

戒本羯磨兩疏及輕重儀廣述也。如羯磨篇中辦法分齊後便合明其七。非遂指云義鈔意如學人令文顯而易見。故不事義章。一一分對進。否此略猶略必欲通明須看義鈔。於是後也又如二衣篇中判輕重物科中。但約現畜多者。且作七內餘者。指云。且如判證重中。亦須類知而解也。即指在輕重儀說。又如隨相中略標二百五十戒。辨成持犯之相。若緣起及諸義等。即指在戒疏中明之。但是下文中指如戒疏義鈔等總之。此云意也。已上正解竟。或依繼宗更有一釋。謂約新學之規。今法事中。且先學鈔中三行急要之事。待稍確會解已後。更須廣說諸文。故云廣攬於後。今恐不然。此文本向制作文書上。次詳後錄。所釋全約習學之人。身上明以殊卒文勢也。次釋分卷。所以言然至位者。標也。謂上制作鈔文。救急備卒。勒成三卷。未委據何理。不二否耶。鈔釋云。然一部之文。義張三位。張展也。約證案行義。故展成上卷位。約證自行義。故展成中卷位。約證共行義。故展成下卷位也。即顯約義分成三文。非是就師心紙黑說。言上卷至起者。正列三卷位也。攝者。取攝也。衆

中學要案
者字未詳

中學上疑說
自

者四人已上。僧法務者。事務謂大欲秉法。先須有能秉僧。以戒為體。以和為義。依體起用。即須集僧。簡衆與欲。乃至恣之事。如是軌義。皆是上卷文中。辨也。中卷專於戒體者。導仰也。承也。出家僧尼。須護本受。體知持識。犯有過。懺除。皆是導於戒體中。卷明也。下卷隨機要行者。謂隨前機宜。上中下別。上行唯三衣一鉢。中則百一資持。下類之徒。長衣重物。乃至諸部一文。皆是隨機之事。具在下卷明也。言並如文具委想。無案亂者。結也。諸多衆自共行曰。並也。如是三卷中。悉周備故。學門者。亂曰。案即蚤口初出之絲。未條理者。為案絲也。今此三卷文中。所明三行之義。二有緒條理。分明後。學依行想。計必雜亂。故曰想無案亂。次立篇目。意言。但至名首者。此文大意。謂前雖約分文。然於三行文中。事境由多。文雜更須五篇目收之。則討尋者。易顯。故有此文也。都有四句。上二句辨難。下二句正約。類分篇目。初言。但境事寔者。但者。偏局之詞。境者。即所對事也。即情非情等。其類甚衆。故曰寔繁。良難科擬者。良者。實也。科合比擬也。意通三行



● 目錄

事境既繁。今欲作篇名分科。比擬極不易故。上意次取類分判。今取物類相從。以標名首者。物者謂諸事法也。類者流類也。可便相從。聚於一處。如世之物類。亦爾。故易云。水從濕。火從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必如要攬十篇。亦以物類相從。標名首。彼曰。同聲相召。同氣相求。物以群分。亦以類聚。幸立篇而命旨。應聚類以從篇。故如鈔文。以類分篇者。准正易文。傍憑要攬。如欲作標篇目。謂比丘所宗。莫過淨戒。戒有多別。不可盡頌。但作一標宗篇。標名首。亦自取攝一切戒也。又如集僧篇。如打相鋪。疑座席四處六相。自然作法。總是集僧。今但以集僧篇。以標名首。乃至自恣亦爾。其中下兩卷四篇十四篇類此可委恐繁不具問。依但上文作約行。分成三軸。已自分明。何要逐卷更立題目。不用得否。答不得舉。例如俗中。切韻雖有四聲。然只平聲意中。自有多平聲字。除三亦然。猶難披檢。今更傾別立韻頭。則易為尋檢。今鈔亦爾。雖義分成上中下三別。然於其內事法尤多。今立篇名。臨機易委。意在效矣。

● 目錄

● 目錄

次生起十門意。言至於至詮此文意。謂上約物類相從。以標名目。即二三卷文內。更立三十篇。以收之。即許五篇。即合平列於此。然三十篇內。有十條大意。名曰十門。別序別序。述十種大綱。未曾生起。且南山著述文。同鈎鑠。結引萬端。義若連環。始終不斷。必須於此生起下文。若也。孤然。即文勢有絕勢。所以未列篇名。且作一段。生後之文意也。至於統其大綱。此文多釋一云。至字。屬此序於字偏。屬三十篇也。今恐不為生起十門之由。若將於字偏。屬三十篇也。然此本三十篇。却成生起三十篇意也。次准繼宗。記初解云。至於統其大綱。是結前總序也。謂上總序至極者。明得善述大綱。次下恐條流未委。即生起十門也。法上生下意。釋即合言上也。統其大綱。今依表云。此文全是二篇。既之至於恐承文意。殊無理。今依表云。此文全是生下別序意。不說結前也。至於兩字。以彼及此。至屬此於屬。彼此屬總序。彼屬別序。統由通也。綱謂綱宗。是喻三十篇事法。如綱十條。大意似綱。且夫教典必有所為。合有三種五種等。如此十條大綱。前來未說。若便作諸篇。對文行事。未免生疑。故曰。恐條流未委。既恐未委。便須條流。若欲條如何。即得下句云。更

以十門等云云更重也以由用也十門卽下別序
例類例括者檢方由始也鏡由明也曉會也遠詮卽
三十篇也謂以十門類例檢括始明得三十篇又行
事大意問此有四名爲異答有二說初云大綱十門
此二屬別序條流遠詮二種屬三十篇謂三十篇是
三十條流謂所條流也遠詮卽三十篇中行持事法
故云二解云四名雖殊皆目別序也二釋俱通上來
隨情任得
釋科云云次列三十篇名目出當部二十變度及諸
部文等但平列篇未要約行分別思之古來多於別
序之前列篇
目者全非文旨故
合於此列云云上來總序竟

從此第二十門別序陳綱要分二開科不
及其列今當第一
門分二初標二釋言第至意者此門來意謂明三種
五種教興三種者一如來在日慈心與教二涅槃後
對餘言之說立結集教興三百年將末對五師異執
有分宗教興若未興起者諸門無以從生所以先序
教興引下九門故在初也次釋名者第者居也如王
侯之第宅曰居一者數之始也序者述也教者能詮
興者起也意謂意旨謂三種之教興起乃至五種皆

有所因近則因事而興遠則爲求泥曰今此門序述
斯意旨故云第一
序教興意問前總序後生起云更以十門例
括今此但云意何無門字耶答有二解一云據理合
云序教興意門夫門者通物爲義凡所遊履非門不
通今之十條皆履其門此不言者蓋存略也二云或
是影略互舉前約能詮教故立門名今約教下所詮
但標其意意亦不離門也

釋中言大至授者夫字如常說至人者至極也人者
仁也依字而解二人同處能忍名人又能慈育於物
名人今准內教釋是六趣中一數也如來理實非人
非天但約在人中成道且呼爲人也興世者興起也
謂從法身不動之地宿悲願力爲地前菩薩及二乘
異生而起化用王宮現生故云興也世者若依俗解
卽代也孔安國注尙書云子繼父爲一代約字解三
十云爲一世今准內教釋俱舍云世者世間一器世
間卽山河大地二有情世間一切有情是卽刹那無
常非久固義名世住其中故名世間又涅槃經遠疏云
世者時也問者中也所化有情不出時中今佛出興

●施字疑

世間爲化有情世間故云至人云云益物有方者益者利益物即所化之機方由法也即三乘教法又方者方便也如來說法方便多方便故經云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等已上或云方者方所謂佛出世有於方處三界之中唯欲界六趣中唯人趣四洲中淮南洲於南洲唯中印土以其處有金剛座等今詳此釋與文似違下之句既云依所隨機設教即不合是方處也未取施謂施設教謂教法隨逐所化之機大小根性不同施設三乘教法咸皆獲益故經云爲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爲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爲求菩薩者說六波羅蜜此即隨三乘根性不同施設三乘教法已上通明如來出世一期說法教化有情理無虛授若局就律教明者謂隨六群十七群等根機施設八十誦毗尼法藥凡欲說法逗機須離三過一議機不議法過謂雖解觀機不知所授法藥如世醫人善開脉候不識藥性三議法不識機過但閑教法不解觀機如識藥人不閑脉候三機法俱不識過可知今佛

●從疑後

●從疑二字

●所字疑

說法離茲三過知其根性多種不同如大醫王善療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其所見聞無不蒙益此唯佛方能爲之若小聖之從容有虛授如涅槃經說舍利弗畜二弟子一鍛金子令修不淨觀二浣衣子令作數息觀修行經久都無果證後時佛爲改之便速證果故知佛所說法深遠根機即無虛授故云云次引證言論至尼者證上無虛受也論者一云是十住婆沙龍樹造羅什譯二云是毗婆沙論僧伽難提造今恐二論各有其文故不定標名目也今且依十住論釋故云佛於四無量心中以大慈心曲授秘授秘方賜諸內衆如修多羅依力等流故說毗尼依大慈等流故說阿毗達磨依無畏等流故說餘二如別所明今且約毗尼依大慈等流者論云謂佛具四無量心卽慈悲喜捨也慈謂慈善悲謂悲愍喜謂喜悅捨謂平等此四並以慈爲體所以名無量者瑜伽論云此四無量於諸有情爲所緣故境既無邊心緣彼起故名無量又俱舍云能引無量禪福感無量果問四爲佛獨有二乘亦有故顯揚論云二乘所得但名

● 增補

無量不親能拔苦與樂唯佛所得名大慈大悲等即簡二乘也。所以名大者俱舍云一資糧大福德智慧所成辨故。二行相大能於三苦境作行相故。三緣境大三界有情爲所緣境。四平等大普利樂有情。五上品大更無餘慈能齊此故。二乘交之故不名大也。慈有三種一緣衆生慈願與其樂。二法緣慈諸生見父母妻子親屬以見一切法所緣故。三無緣慈謂於如來不住法相及衆生想非如二乘緣法起縛名不住法相非如外道衆生起結名不住衆生相是無緣慈。今云依大慈門者三種之中即當第一緣衆生慈也。又論中通明三藏今但略引一節偏證毗尼說在慈心不論別義言故律云等者引四分律增一文也。彼云時在跋闍國池水邊告諸比丘汝謂我爲衣服飲食醫藥床敷臥具而說法耶諸比丘言我等不敢作如是意佛言汝以何心而爲說法諸比丘言世尊慈念衆生故而爲說法佛言汝等若實有如是心我所覺悟證知之法四念四勤神足根力覺道應勤修覺諸記之中皆云引此文亦爲轉證前來大慈心中而

● 增補
上之
下之

與律藏此即引律文今更一釋前引論藏爲證律教說在慈門後引律文欲明內衆之心知佛慈而興此教此教即律文旨其理較然思之次辨結集教與言二至戒者此文來意謂佛在日隨機說法益物爲懷既受請入般涅槃未審教文何得流傳今日故有此文若准結集通含三藏今鈔所宗唯局律藏也。知言二爲對外道無法自居者謂見解乖真名外冥心空閑曰道即西土諸外道五師三計等無法者約外道謗壽之說即沙門法律如煙自居者約惡比丘自慶得脫欲作便作等廣如立譚中今亦略叙准四分下文云如來入滅七日迦葉不知偶將徒衆欲禮觀佛行經中路逢一外道執持天華而來迦遂問彼云汝從何來答從拘尸那城來入又問佛在等云云又跋難陀自慶云云又外道謗法如煙等上居下居之慶迦葉之偈加不悅乃將徒衆往到拘尸冠殮如來闍維既畢乃告衆人說上無法自居之事如來舍利自有王臣長者樂福者爲之非干我事我曹宜應結集法藏報佛深恩莫令外人以致餘

言之謗等此乃結集之由也。或有非解顯佛法人尊

道高者鈔雖一句今分爲六一顯佛尊者凡結一戒

諸羅漢等雖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不敢自裁選而

相問爲是佛制爲非佛制又爲誰制在何處制等一

一指定方可錄上貝葉若有一人不許須再詳論爲

佛二顯法尊者迦葉秉一番單白差往王城諸聖

衆雖具通明皆不敢違越三顯人尊者迦葉欲擬集

法阿難雖則多聞然且未證無學被遺貶顯爲四

顯佛道高者煩惱所知二障俱盡積功累德證大菩

提若不因結集無由知委五顯法道高者戒定慧三

法一切賢聖無不因此而生依此三法修行方獲聖

道不因結集如何得知六顯人高者凡出家人皆以

禁戒爲性戒德在身位高人天下爲六道福田上則

三乘因種不因結集無由委知今爲息前二謗顯佛

法人尊道高而與結集也故制斯戒者斯此也戒律

也今不言律即隱能證但顯所證謂八十誦大毗尼

佛在之時隨事而制但波羅記憶不忘未詮具文今

涅槃後五百聖人同共次比輕重持犯聚於一處僧

◆異于經論

尼二部戒本二十健度上於貝葉今指此律之所詮

故云斯戒若具足應合云故制斯戒律不同顯正將

七事名制

次結成上意言觀至術者觀者察也攬也下律即第

四分五百結集文也鈔主即能觀人下律是所觀教

凡者諸也並懷異術者並懷兩字屬五百羅漢之心

懷不取諸家異術兩字屬彼外道及惡比丘自慶如

煙之術當初迦葉聞斯異術遂與結集之心今師觀

覽下久五百聖人情懷莫非並爲對上二謗之詞而

變異教矣故五百結集文云我今可共論法毗尼勿

令外道以致餘言讎嫌沙門聖德法律如烟上文是今

鈔引文迴互名言意在易解也上申正搜立記云迦

葉結集竟有富那羅比丘將五百徒衆到白迦葉言

我聞已結集法藏當時不預斯會今欲聞之迦葉遂

命波離重爲念彼云諸皆忍可唯其八事佛已曾聞

今不合制我親記持至今不忘然富那羅但見前開

不聞後制名爲異術因茲迦葉立制云若佛先所不

制不應制等以其異術故立斯制證須結集已上今

依京本破云。此文本爲證結集教典。若約不忍可八事爲異術者。結集後事也。全成顛倒。證義不成也。三分宗教典。言三至別者。異宗者。謂前明佛在日慈心與教涅槃後結集教典。百載之內。五聖任持百載之餘。因有乖謬。五部律盛宗計各殊。五分十誦等文。故云異宗也。宗則有其多別者。顯正云。藥本初云。宗則有其十八後段爲多別意。唯五部也。言且至准者。且者約略之詞。就五部內四部已到此方除婆羅富羅律本未至。又於四內解脫律。但有戒本。餘三有廣律文。就五部中。僧祇是根本。遍順五見不生偏執。又須除之。又於二部之中。五分當世少見。行若論盛行。不越十誦。今將此部對我四以辨優劣。意在歸宗也。薩婆多者。舉部主之名字也。戒本繁略者。謂十誦著三衣內衣。戒各有六條。不得太高。太下。象鼻多難參差。複微等。其文太便。唯一戒。但云不得立大小。至於塔廟形儀。理須虔敬。彼宗全無塔戒也。並是太略。此是一劣。指體未圓者。淮南記云。指謂意指。即教體也。以聲名句文爲體。前文戒本既有繁

略。即是教體未得周圓也。已上申搜立記約戒體未圓。以彼二戒俱以色爲體。廣如或有約果體未圓。以薩婆以多宗是執計小乘極位。但證阿羅漢故。已上解能無破也。又此三段之劣。番於四分。亦有二段。若將戒本繁略自作段釋者。便成四段。至下將四分翻時。卽全成剋長矣。思之。接俗指定於時數者。接引也。誘也。俗謂在家二衆。塵囂滯事之者。措者准也。決定也。如爲俗人受五戒。須盡形八戒。唯一日夜清足而受。縱有緣礙。雖開齊後。至明晨卽謝。此並是措定時也。又五八之戒。俱須具受。卽指定數。彼云。以佛制定。故又五戒感人身。故若爾。何故經中有一分二分乃至滿分優婆塞耶。答曰。此約此隨中。或持一分二分等。不論受時。若有人於彼宗求受一二等戒。不開則於接俗走之。是二御法例。通於無準者。御謂秉御法。卽羯磨將所秉法例。同能秉僧也。謂彼意道如能秉僧。結界說戒。但要四人。今集僧或有百千萬人。唯多無過若減四人。卽不得也。今法亦爾。本秉單白。今作白二本。作白四。乃至剋十番。唯多卽善減。卽不許又

開黃門爲和尚和尚或在千人數外等此三劣也

二述讀當部之優言今至約者翻前三劣成三優也

疊無德是部主之名舉人收法也人法有序者此正

翻前句御法例通於無准且人有序者四人五人十

人二十人更加一人二人三人皆能辦事並須清淨

乃至百千人說戒等犯者不許聽戒故瞻波中一一

簡擇等又於受戒時和尚在十人內不類彼將破戒

人爲師又在十人之外此皆有又單白白二白四等

皆不許增減故文云如白作白如羯磨法作羯磨又

下鈔云羯磨亦漏是非而乖違號爲非法又心念不

許作對首對首不得作心此皆法有序也軌用多方

者軌儀用解多般方法如能兼備七種隨事用時各

有區別是人軌用多方所秉法八般但心念至白四

所辦事各別是法軌用多方此段共翻前文第三劣

爲一提誘唯存生善者提謂提誘謂接唯者專也存

在也誘接俗人意在生善不可限局如有求受一分

二分或盡形或一年半季五月三月或一日半日皆

隨他心並聽受也故經云半分滿分等皆約受得故

如薄俱羅受持一不煞戒感五不死果故知隨其多

少皆得利益此段翻前第二劣爲二立教意居顯約

者教謂能詮也意即意旨也顯者多也四分敬塔制

於多戒謂佛塔聖境理合導仰一興供養千返生天

故有二十六條戒不同彼宗全無即太成疎略也約

者要即少也如四分著衣小事但言齊整著內衣以

齊整之言通收諸戒不同彼宗列十二條極成繁也

此翻前第一劣爲三故戒疏云四部之文無越斯律

名不虛稱見重於今也

次別明當部教興者結上也謂通明一大律藏三種

教興下句生三局辨四分一律教興之意謂前文中

明佛隨機說法難誦該三藏及至引論但明律藏說

在慈門也又於結集教興之中云故制斯戒亦是偏

明律藏又於第三分宗教興中唯明各律部亦是偏

明律藏又將四分一律對十誦辨優劣意在歸宗唯

明四分一律是提當宗以辨若准古記之中相承云

永通明即約三藏教興下云當宗即律藏八十誦也

此非問若言當宗唯約四分者何以向下開制例中

金心下屬

○
同字疑誤

○
同字疑誤

引五分律文又下云五部異執豈不然耶此豈非通明五部教與答不然若引五分但爲證於當部隨方教與非說五分教與又引五部異執者但卽成機悟不同之例亦非通說五部教與今鈔意歸宗唯明四分一律教文與也

言夫不孤起者謂教不獨要因緣感如舍利弗唯先請制廣教佛但許之未肯便制謂未有起過之人也起必因人者後有須提那檀尼迦六群十七群等相次而起漏洩因茲制戒防過也人既不同同等者六群十七群等起過既各不同立教亦有多別喻似病多故藥衆便有一人犯多戒謂毘難陀迦留陀夷或多人犯一戒謂助破僧違誅是或一人犯一戒卽須提那是或多人犯多戒六群十七群等是因茲遂有僧尼二部戒本安忍二十檀尼等廣教與焉言故攝下釋成多義也謂攝受誘進弘揚濟拔軌儀用解其數非一故曰實多今未說諸餘且舉制戒一事釋者皆先有能犯過人次俗阿僧呵白佛佛問彼取其自言的實已乃阿汝非沙門非釋種子何故最初犯

○
同字疑誤

○
同字疑誤

乃以十句義爲語比丘結戒又須心境相當方犯若心不當境界不稱心亦不犯因茲便有通別二解種闕緣更有初制重制又對五衆犯有輕重所對之機既多佛所立戒亦廣也二明今略不多中初言實至緒者通標實得本詮也謂若據教與所爲本意爲人今但約教本詮爲人之意卽得如律通性開制機報事法之本各詮緩急之義今但要如此本詮大意於制戒緣由國主犯人親厚等並是枝條頭緒不用一一研覈考窮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忘言之喻故曰誠難覈其條緒也言所以至過者驗教與所爲也所以兩字蹀上而生謂上明起過之人既多對機設教非少窮其本詮之意開之與制皆是爲人如檢閱八事爲存色身豐時還制爲益法身成就並是爲人又如斷草無緣則制止俗免誘僧之過僧復免違制之愆若野火燒寺則開意攝護於住處亦是爲人也顯持犯諒者云亮者信也信持一戒能招生十利近得人天之果遠證三乘并令人厭犯忻持意在無過信知犯一一戒爲因如目連問罪經因六欲天歲數

於地獄受報。今其厭怖不造惡。因亦意在無無過也。或有解云。諒者相也。卽一部文中顯持犯兩相人。離犯成持。若此。曉知亦可求其與意。此解言今東至也。不通者標也。今者指法之談。束者收束束略也。一律藏者四分律也。以由用也。例者類例也。謂對機所說能證之教文相雖多。下所詮意旨不過於五也。用茲五例。往律藏中徵求教與之意可得是一見也。

二別釋中言一以遮性往分者。謂一部律中僧尼二部戒本三十卷文對境制戒雖多。不離遮性二種。凡對有情境上制者名性。對非情境上制者名遮。今以此例往律藏中分別遮性。以一性字例收一切遮明其與意釋中言性惡至起者。且釋性遮二字性遮惡者體性是惡。故十惡業道不由佛制而有。佛未出時輪王化世之日。以將十善化人不令作此十惡。若作有違得業道罪。此通化教佛成道後日。諸比丘起過於此十中重策前七名戒。僧尼若犯更加違制之罪。此通制教。故戒疏云。如十不善體是違理。無論大聖制若作違行。感惡果故言性惡是故如來制戒防

約又智論云。十善十惡名爲舊戒。亦云主戒五篇七聚名爲客戒。亦云新戒。今僧尼於此前七若犯得兩重罪一業道道二違制。設依舊聚。機除違制之懺。猶有業道之罪。後三意業小乘不制。以佛慈悲接外凡夫恐舉心動念皆成犯戒也。遮戒因過便起者。解遮名也。此戒佛未出世時及初成道後未制戒。昨並無此戒。曰俗流外道見草木等春生夏長。執有命根沙門行慈不合斷命。有此謗僧。故招當來惡果。佛爲遮彼人情。制令不斷草木掘地等。若作有違。但有一重違制之罪。欲云因過云云。

言然至急急者。釋性戒例也。文中許得作爲文緩。開中更有一重制限名急。如作前事時狂亂無心。許作無罪。是文緩。若一念心了知是比丘。卽犯是義急。怨逼之緣。許與境合是文緩。三時須無深心是義急。怨逼之緣。或有記中將違戒通別二緣於此釋者。恐乖文勢也。言謂至逸者。釋成緩急義也。隨諸重戒者。指二百五十中所有性戒名爲重戒也。非謂初四戒並有開文者。謂戒戒之下皆有通開別開如顛犯心亂痛惱

所攝是通開怨逼及睡眠無所覺知是別如盜戒開作無主想煞戒開作杭木想忘語開作非聖法想及戲笑錯悞等戒戒各有別開例此委知云文雖是開者縱也謂律中雖有開文然於開作事時心與教不相應不免放逸故云開實結犯設使成順教無違實當不易故云縱成持也持之寔難下舉戒條釋云如姪則三時無樂者如初戒怨逼已身雖許與境合應須三時中無一念深樂方開也毀些慈投者舉罵戒也毀罵也些呵也初罵曰始罵了曰終如文中開慈心毀些弟子不犯者約有慈濟人之心念改惡從善內懷慈育外現威嚴方名不犯也既是等者釋成難持也相也謂初戒三時不能制染樂心是根本貪毀些始終無慈救心是根本嗔謂諸有情無始時來慣習已遇境相應發言緣呵必先嗔恨故下文云火內發先自焚身如此貪嗔對境之時何能楚心令無逸也如毗尼母云凡夫著水益薪足火全釜不沸若無是處也身如釜煩惱如火外境如薪今若能滅煩惱火去外境薪即心水不沸也言故至也者結也

如律云下至草葉不盜又云過死不犯證知護持須急也所以偏舉此二戒者謂此二戒別約三時以明但舉斯二收諸性戒俱盡矣

言遮至失者辨遮戒例也此遮開制以性不同性戒開迷忘制明白遮戒迷忘本分是開兼開明白又性戒制定遮戒開制不定云云一往制止者一往謂已前也謂俗人計草木有根見比丘斫伐謂有損命之致此譏呵一往且制若壞生者結提也有益便開者謂若有野火燒寺等緣開斷草斫伐護守任處是昔制今開也開後若譏毀過與無緣依前又制即昔開今制也後忽更有緣事又更重開即昔制今開如是重重重制云云言豈非下釋成也豈可也非不也存在也觀其開制不定者可不是佛為存教化俗人分無謗僧之言陷墜枉坑之過枉坑即地獄也草木實無命彼言有命謗云損生名枉因此墮地獄名曰枉坑也故攝論云由誹謗正法無底枉坑故次一段故大慈設教意唯檢失者專也謂佛施設其教意專檢校俗人謗僧之罪大故

言故毗尼至也者引證也論第七云犯罪有三一緣須提那等二制謂用犯也三重制初唯制人後目林中與畜生行非重制云乃至共畜生皆犯是急若餘厭戒心生欲捨戒還家後若重來許其七返名緩又三處各有緩急一緣中最初未制戒前作者不犯二制者最初作人不犯三重制中若強力逼迫緣不受樂不受犯皆名緩反上是急也今尋之等者尋此緩急二儀通望一切戒皆有緩急也如盜戒作無相親友想不犯是緩若心境相當下至草葉不盜是急煞戒作杭木想不犯緩若明白了知初識是人殺心皆犯是急忘忌語戒向同意比丘說或戲笑等不是緩若爲名利自稱得聖者犯是急也遮中若有野火燒寺緣許斷草掘地等可知云云

二開制例中言二以至也者謂同約遮性已明然佛立教對機更有開遮兩則今更以此例往律藏中徵求教興之意問：遮性例中云隨諸重戒並有闕文是開也開實結犯是制也又云遮戒一性制止是制有益便開既前科已明今何重述答前約性緩急以

辨開制今據教文非但佛在世開制亦通未來皆有開制與前別也教則通於二世者謂現在及未來也約斯二世開制卽是本詮謂佛在日同是一事又同時此處則制或彼處開此處制名現在世教也或同一處今季制或明季開後季制此名未來教也故知律中開制之教不唯西國及諸方不准佛在世時柔通末代今以此例往律中徵求教興意也

言故文至也者引五百結文集明未來世教也又當第四分故曰下文彼云迦葉結集竟有長老富那羅共五百比丘至王舍城迦葉所白云我聞大德與諸羅漢集法毗尼我亦欲開時迦葉遂令波離登座爲彼重念富那比丘言若前後諸事皆悉可唯除事我親從佛憶持不忘儉開八事悉皆得食迦葉告曰誠如所說以設費時人民相食佛慈愍暫開後豐熟時又却制或長老唯見前開不開後制富那羅曰：是一切智人何得制已更開開已還制迦葉云只緣佛是一切智人故制已更開開已還制今文中是迦葉答詞今引其文證佛在日立教不唯現在比丘至於

像末已來亦同開制故曰未來教也此是上下豎說
名時毗尼教於此時中亦有方毗尼教謂今奉此處
豐制八事明奉彼若豐還制此若儉還開名方毗尼
教也四分雖有文非巧勝故引五分證之

言如五分至也者明現在此教也此但引五分證成
方毗尼教非謂說五分教與故舊如字也准五分二
十六卷食健度文云雖我所制等者五分律疏云雖
我所制手搗食若至餘方不生善則不應用也今云
手搗食是西土風俗如然不由佛制不可依也更有
解約大端小端等分別亦不用也今且舉三時分房
以釋謂佛理平等無有主客三時分房本是佛制若
此土依王法永係名額住持不依三時分即不應制
雖非我所制者如用匙筋著襪等本非佛制今順此
方須行故云不得不行此謂如斯乃約時無別處所不
同傍去橫論名方毗尼教亦名現在世教也此言現
在者但通約現在論亦不局佛在日也謂通萬二千
年中同一日一時皆名現在次會通彼此
言二教相融互兼彼此者方毗尼時毗尼爲二非謂

四分五分也相融者謂相和融會也今時中有方
中有時也且時中有方者諸解雖多不無雜亂今依
鏡云如儉開八事本是豎說爲時毗尼今將橫論隨
方開制如同是今日西土典卽制八事東土儉便開
八事東西不同豈非時中有方二方中有時反上可
解隨舉一事餘皆例之

言三以至同者第三例也上雖知開制之教被於未
來世然於所被之機報有男女差別對其設教亦有
多般前既未明故次當辨也釋名者爾因曰報男報
優強女報劣弱男卽志性堅強女卽稟性婉順所以
強弱不定也教亦重上君聽者謂佛隨機說教女報
弱故能證之教卽重如捨戒不許重來夏中有緣但
開受七日十六牧器須說畜等僧報強故清淨捨戒
開七返重來夏中有緣皆開三種受日十六牧器大
須說淨等教意卽開聽也文中重字或平聲呼亦通
僧卽約重重開聽以強故尼不許重重以弱故正解
重上申顯正集中約僧報強故制四重尼弱故制八重又
上根人果報強中下根人卽報強意恐不然若約僧

尼制戒是約制說與此文不相應。若約上中下根以解。又是機悟不同。科中意也。不就制深防限分者。立云如摩觸戒。尼深防中制與夷異。以順煩惱重故。既受觸身。恐成大惡。僧但得殘限分中制。以大夫綱。強未必成大惡。故尼八事亦深防中制。僧或提吉限分中制也。或有釋約飲用虫水并打搏戒。為深防限分者。非也。約行山世不同者。立云此約所行之行也。山謂山間。蘭若世則聚落城。湟僧許居蘭。若有六夜離衣及不作日限離衣及過量不乞造方殘等。尼不許居蘭。若無前諸戒。設有違。但得蘭吉。猶其報有不

同故已上正

若准繼宗記云。上根之人。居蘭若。佛為設塚間樹下。頭陀等。下根居聚落。佛說造房舍等。已上

記。乍觀所爾細觀文勢。却落第二制教輕重門。第七文。

約行彰異。喧靜科中。非此段文意也。

四以機悟為先者。標機悟為本詮也。謂前難以男女強弱例往收。然於律中。約所被機根。有利樂鈍。對其立教。亦有不同。前所未明。故次辨也。機者。根機。悟者。悟入也。為先者。佛先觀機。後方稱機說法。故教門輕

重致隔者。由前所被之機多別。故能詮之教亦輕重多般。如律中問。是事有輕重差別。且就實身具中。便有六別。故戒疏云。如上士面王比丘。胎衣隨身及將入法。誓不服餘衣。如來隨機教門制一也。二者堪耐寒苦。大聖量機。故制三衣。三者雖制畜三手足。猶露如來量機。故開百一記。識受持也。第四心用非利待時待處。須煙須如。方能進業。故開畜長隨施而受也。五者要假重物安身進道。故開被褥。不令淨施。六須衆實。方字方遂。心安。佛開受用一宿得道。已上於此六中。前重後輕。只向資身具上。既有六般。豈非輕重致隔。佛先觀機。而制教。或有機聞說重。則厭離心。生悟入道門。佛為說重。或有機聞說輕。則生厭佛。則為說輕。由機有殊。故教多別也。五部異。執等者。引證即成上義也。然是也。意道佛涅槃後百歲之餘。分成異部。亦是根機悟解不同。如曇無德部。師執結淨地歌聲。念戒五錢。成重護明相三品受日等。彌沙塞部。師執直變。念戒薩婆多。師執癭淨地八十小錢。成重等。皆由機悟不同。以此證前四分機悟亦別。非

謂通明五部教興也

百五至失者謂前雖四例以辨教興然於律中有羯磨法并所被事是比丘之棄前既未說故此明焉言事者即所被事也法者能被之法今以事對法并於通局也法唯楷式者如單白三句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十四字羯磨五句大德僧聽誰諸長老忍若默然不忍者說等三十一字如是十四字並須指定缺剝不成若乖又意指即中間所被之事亦不成也事通情性者即二四三中間所被之事通情非情并一合事懺治舉受口等是情事二房結諸界等是非情事離衣杖等是合事隨境制得失者但隨前境應教如法如沙彌無遮難結界唱相標限明二房無妨難衣重人病等爲如法名反得上名失也或記三性之緣者就有情事中更約三性分別如受戒懺罪受日等是善性治舉呵諫等是不善性癡狂羯磨是無記性也或隨世譏而起者起如學家羯磨目比丘往學家受施令他竭盡招世譏嫌乃作羯磨遮令不往此法因世人譏嫌而起也遮不至白衣家

法然今明此一例者下文云頭尾一言不得增減故衣教兼法披事方成准此以爲大綱也

言且略引等者結前五例也且者未盡之詞東五略例名諸條簿知者粗魯之意方者所也詣至也且約大途引斯五例教興之意亦得簿知總撮包舉即爲求善提也^{上申正}或有記中釋云且將此五向律藏中收教興意然於五中皆有輕重此由未明至等二所方作七例辨釋今且約五例明之故簿知方諸也今意不然若作此解似生下第二輕重門意念拋却三種五種興意爲求泥日之門去而不取言總撮至矣者謂上明三種五種教興未審興此教文究竟佈求何事故立此門通明興意總者通也撮略也包者包羅舉者起也覽上三種五種教興名爲總撮莫由無也非由不也極濟也接引也凡即凡夫庸常也今包羅舉起教興之意皆爲極濟接誘凡夫庸常之流令依教進修斷惑證理是本意也泥日泥洹涅槃梵皆是梵語此云不去不來不生不滅也新云波利泥轉喃此云圓寂圓者周遍義簡異有爲諸法自相

非如地水火風各附本體寂寂者寂靜簡異有爲法共相非如生住異滅雖遍不寂對此作四料簡一圓而不寂即細四相二寂而不圓即前五無爲三亦圓亦寂即此涅槃四非圓非寂即因位色心今鈔存舊語但云泥曰也釋此不同三門分別一列數釋名二出體三辨得人初列數有四一自性清淨二有餘依三無餘依四無住處釋名者一自性清淨涅槃自性者本體義也清淨者不染義也謂此涅槃本性已來二障不染一切有皆有一雲之性如雲中月無諸染汚故云清淨有圓常寂靜之用名爲涅槃攝用歸體自性清淨即涅槃持業釋二有餘依涅槃有即對無立名餘依即二乘無學五蘊身是謂無始已來被煩惱障於餘殘所依今二乘無學能依煩惱雖無所依之身且在於此身上證得涅槃故名有餘依涅槃有即餘涅槃有是體體上有所餘之用有餘依即涅槃持業釋有餘依之涅槃依士釋問無色界第四果人無色身何名有餘依答雖無色身而有四蘊在亦得名有餘更有三餘八依等廣如論述三無餘依涅槃者

無者對有彰名謂無學人化火焚身已後無此五蘊餘依向此餘殘依滅盡顯得了涅槃故號無餘依無餘即依持業釋無餘之依依士釋四無住處涅槃謂善提證法空理時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凡夫無智樂住涅槃善提證法空理時有大智故簡異凡夫不住生死有悲故簡異二乘不住涅槃由悲二利悲智兩樂無其定止故名無住處涅槃無住處即涅槃持業釋上例數二出體者初自性清淨涅槃眞如爲體六眞如中即實相眞如也有十義解眞如非此求遮廣在論說也二有餘涅槃用出煩惱障眞如爲體故論云謂即眞如出煩惱障問前三果人所證眞如亦出煩惱障應名有餘依涅槃否答出盡故彼所依身不號餘依問苦依身在餘依未滅何故證得涅槃答苦依身雖在而煩惱並無所證眞如得名涅槃故論云雖有微苦未滅而彰永寂故號涅槃也第三無餘依涅槃用出生死苦眞如爲體故論云謂即眞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無衆苦永寂故名涅槃第四無住處涅槃用出所知障眞如爲體謂因證法空

眞如故令根本智斷障不住生死後得智起悲利生
不住涅槃故論云謂即眞如所知障大悲般若之
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盡未來際用而常寂
竟三辨得人者意道凡聖之中爲復盡具爲有不具
者故論云一切有情皆有初二乘無學容有前三
唯我如來可言具四言一切有情皆有初一者謂一
切三乘五性見道前見道後前三果人皆但有自性
清淨涅槃二乘無學容有前三者容有是不定義就
此便分二類一定性二不定性定性者有前三除無
住處不定性有二自性及有餘依也同定性之人身
智既在云何證得無餘依耶答證有餘依也體無差
別俱是一生空眞如故若爾此二涅槃既同一體云
何簡異答體雖是一約顯有殊望出煩惱障即號
有餘望出生死苦顯即名無餘問不定性證有餘依
時亦得無餘依何得不具三答若定性後時化大梵
身決定斷得故其不定性雖證得無餘涅槃而迴心
入變易不化火故所以不顯但具二也聲聞既爾緣
覺例之可知次約大乘者地前頓悟菩薩但初一若

漸悟者有學迴心加有餘依若登地已上頓悟有三
際無餘依漸悟者若有學迴心有二加有餘依若無
學迴心有二加無住處也唯我如來可言具四者當
體是自性清淨得自受用心是有餘依捨變易生死
得無餘依斷所知障得無住處同云何善逝得有餘
依涅槃此問意道若佛位得有餘依涅槃涅槃可如
來得有分段苦依身也答有兩說一約變化身解二
約實報身解初約化身者論云雖無實依而示現有
不同二乘有苦依身苦身若說佛位實分段身有
餘依理實即無若約示現邊說何如亦有示同二乘
苦諦之身斷煩惱障證有餘依涅槃故次約實報身
辨者論云或苦依盡說有餘依非苦依在說有餘依
謂解脫道時捨有漏五蘊變易苦依得無漏五蘊實
報樂依故經云捨無常色獲得常也受想行識亦復
如是即餘樂依名有餘依涅槃也更有多義廣在論
文若也繁云恐非急要今鈔意者上諸與意雖即三
五不同無只爲行人心懷此果即是救起之新意也
次下引證言故文至故者是律增三文也彼云佛語

諸比丘增戒學增心學增慧學此三學得須陀洹
斯陀含阿羅漢是故當學爾時阿難在波羅奈城鷄
園中有孔雀冠波羅門至阿難所問瞿沙門何故爲
諸比丘制增戒學阿難答曰爲調入食欲嗔恚癡癡
令盡故制增戒學又問云何爲學答爲求須陀洹等
四果故今鈔中迴改律文詞句也問斷惑由慧云何
言戒答能爲遠因故先須戒爲首定慧方生故論云
戒防塵非定除細亂慧剪性結慧不孤起必依於定
定生有原功由淨戒從本立謂言戒能調也鈔文之
中有四果字雖是引證然屬小乘次漸修行必略不
明却成疎脫廣如義圖寄在臨文別抄解釋云云
言下諸門中至焉者玄云諸門者指下九門也所述
制意者卽所叙述制於九門之意也止隨前事者謂
隨輕重等九條之事更不重述涅槃之果令後進修
之人尋下九條皆知不離爲求泥曰是其意此解不取
今依顯正云指三十篇門本意在此應先難曰此門
明下諸篇興意爲盡未若盡不得名大綱若總盡何
故下篇更別有來意可引鈔答下諸門中寺云諸

◆ 增入品目

門者三十篇也謂下篇雜明來意但各叙本篇之意
不通明一切教興如標宗但述標宗來意集僧但述
集僧來故曰止隨前事今此一門通明一切興教令
後學人尋此一門之條知下諸篇教興之本皆在此
門之內卽本也上來第一門竟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四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四 釋別序第二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闕紫清涼大師景雲集

上之卷

第二門分二初標名釋言第至意者標門名也先辨

來意上以遮性五例辨其教與夫教不孤然必有輕重故前文云教不孤起必因人人既不同教亦非一機有於多種寧無輕重者乎今若不明憑何處判故次辨也釋名者第者居也二者增數制謂所制教謂能詮輕者輕微重謂重即此四分所制之教句於輕重意謂意旨故云第二云

釋中之輕重至難者裁裁量斷謂所制教文文中輕重難以裁斷量斷割所以然者唯似五篇昇降前後輕又於一事之上或制教意輕而罪重或制教意重而罪輕或俱重俱輕不定且如性戒禁人得夷最重非人得闍漸輕畜生得提最輕遮中姦房得殘即重斷草掘地得提漸輕此皆是佛在日應病施張今以凡情不易裁量斷割故云難也言何至方者兩字微也謂上已歎輕重之教難以裁量然且未述難之道理欲釋下文故先難微起故言何者原彼能

施之教原本也又心怒於總日原彼者宗記云此方

望西土謂佛在日制教在於西國也夷可將人望教以釋彼此亦得人爲此教爲彼也能施之教者施謂施設若據理佛能爲設教人教却是所施今云能施者但對所教之機說也云云教主窮機之人者教主是佛佛在人中或道後得智中能見一切根機者悉其故曰窮機云云推此又此所爲之人者又重也推者尋也所爲即六群十群等是也人惟應藥之器者立云推者想也想於六群等緣起之人並是應如來教藥之器或可惟字惜訓是亦得云云所以藥病相扣所以兩字蹀上而生由前教主窮達物機故無虛受之損藥即教病即機相者相當扣謂扣擊如洪鐘之待扣義類相當隨彼病緣者差別也利聞無方者謂利益聞及方由此也更無比故如前六群等類從制已後奉於教藥不敢有違利聞之門不可比喻故經云應病與藥令得服行乃至見聞無不蒙益此段鈔文都有六句上二句原教窮機下四句推機應教言豈可至也者結歸難斷意也謂上重輕之意皆是

不
同
七
字

不
同
七
字

中經授

中經授
二字中經授
二字

大聖在日觀機授法或重輕佛智所宜豈可以凡夫情懷言論測度得知當初所制之教故云豈可云云言雖至成者雖然兩字縱奪之詞若縱之則重輕教旨難知若奪之亦有得知之理問據何教有得知之理鈔自釋云重覆數共遠標實被於來襲重再也數者研覈又實也遠謂遠謂遠證標者表也毗尼之教軌範僧尼萬二千年咸皆有分鈔主披覽研覈尋求文意故云重覆等云云上依文又宗云標者示也意道此之律教不局佛在且期之間實亦有心標示此教至于今日也實被裔者被由及也來者後來裔者苗裔又云衣襟下垂訓裔也又云子孫相繼曰苗裔今師既乃推求文意即知此教被及未來所以亦有得知制教重輕之道理若爾便謂引教證之可引鈔答云在文自顯何假證成知制教重輕之道理若爾便謂引教證之故律序云時世飢饉乞求難得目連縱運通往北洲取自然粳米佛呵云汝有神通可爾諸神通足又復如何目連曰我以神力接之令往佛言汝若在世可然未來比丘自無神通又無他接招

中經授

世譏嫌便云不如佛在世時比丘等云云又律文列十利最末後云令正法久住等此皆是在當部律文中自顯所勞更引別教證成也二依位證明中言今至七者謂上再覆覆數前文通被末代今日僧尼既皆有分亦可序述裁量又云今序斯大略大以簡小為義略謂網格之談不越七般輕重收之皆盡也一與厭漸願者此有兩種一約受捨以明與心受中漸願但受五戒十戒名漸一切皆受為類又厭心捨中有漸有願捨具戒作沙彌是漸捨具戒為白衣為願次就持犯四行約起心明者與心成二持厭心成兩犯入眾惡皆斷諸善咸修名二持心願少分斷惡修善是二持心漸眾惡皆作諸善悉止名二犯心願少分作惡止善名二犯心漸漸即教意輕願即教意重一切與厭漸願皆在此明上依復云所若依繼宗記中將制戒以辨據喜犯者為與希作者為厭罪重處名願罪輕處名漸等廣釋如彼云云今詳此說却成第二結正業文意與此稍乖也二結正業科者謂僧尼各有五篇名為正業簡於因業前前後後輕

●古疑古

●清疑

如殺人結夷正業殺非人結闍五業此闍雖非開五篇數且是根本罪也殺畜結提正業又如一女境上自有五種輕重正業科如與其行姪結夷正業摩觸結殘正業同行同坐結提正業闍若難處受食結提舍尼正業共作務非儀滅結吉羅正業皆前重後輕也三報果不同者謂過去脩因感過去因名為報果約男女報既不同為僧為尼亦有差別立教致有輕重如僧報強故但一部中受戒微罪捨戒後許七返重來夏中有緣開三法受日教意即輕尼報弱故須二部僧中受戒微罪捨戒後不許重來夏中有緣但開清七日教意即重又如僧漏失得殘意教重尼得提教意輕僧摩觸得殘教意輕尼得提教意重云云四攝趣優劣者約所對境明輕重也如人趣優殺盜皆夷教意即重也非人次劣殺盜皆闍教意次輕畜趣最劣殺提盜舌教意最輕也五起情虛實者此對所為之機情之虛實也實即輕虛即重如自知得聖是實許向同意比丘說不犯若向未受具人得提教意即輕若實無所得自稱得過人法誑他是心虛故

●結疑

●新疑

●新疑

結夷教意重又調達五邪三寶心虛故違諫得殘即重利此比丘說欲不障道以心實故違諫結提即輕故六開制互立者此所為之據起四迷與不迷立教亦有輕重如境想五句初句心境相當結五篇根本即重下四句心不當境境不稱心但結方便教意即輕就後四句中且約殺戒說如人非人疑想二句是潮境非人疑想是開心後二句非人人想疑非人是開境人想是制心一切境想句皆如此例云云及如壞生戒無淨人時得自淨菓是開即不制有淨人即不許是制不開又如離衣戒從外婦會衣入界不得聽捨衣是開輕無制重入界得即不許遙捨是制重無開輕一切開制互立者遽互而立也開輕中無制重云云中無開輕等是互立也七約行彰異者前六皆約一事對教以明今所被機所為之行有異辨輕重也如誼靜一儀者氣事解也誼謂聚落靜即闍若如上行居闍若許六夜離衣教意即輕中下之流居聚落聚落無難一宿離衣即犯教意即重又如上行入制在塚間樹下三衣一益教意亦重中下根久許

金字經

住房舍畜百一諸長開結淨厨等教意即輕若對犯以明上行人罪輕中下人違教罪重已上七例須有輕重意知之第三結云凡此諸例凡者不一牒上七例懷者情懷即佛情懷之中本制教有輕重者莫越斯七也據斷之宗體者宗謂宗主體謂綱骨今師既披尋律藏知此教被於未來遂作七例指之得知佛制之本懷今時處量依此以爲宗主恐係流未委特立此開門爲大綱也

第三門初標次釋初言第言至意者先辨來意謂上明輕重兩意爲四分處判之宗然須識宗歸宗判處故以辨也釋名者對謂能對之人即處判之主事即所對隨行之事衆自共能所雙彰故云對事也將記之中皆對前七例輕重之約教者有兩釋搜玄約當宗之事此釋恐成局也律教宗記中約五部不同之教今意取前解爲正所以爾者前來第一門中云唯就當宗以辨又第二門七例亦但據當宗此門雖通辨五部辨不同究理尋文亦據四分律教受隨相類縱明外部亦是傍兼故知唯局本宗處量斷割思之

釋中言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者自從也幾近也後漢永平十年丁卯至唐武德九年已經五百五十九年近於六百此以甲子排之有處說云五百六十年六百載者唐虞曰載唐是陶唐堯氏虞是有虞舜氏又時之終皆載於簡冊故又釋十數之終曰載則顯數有始終也又周時曰年年者禾下千千犯也謂禾犯於一熟故夏時歲歲者星名也故儒書云東方甲乙木歲星十一月一度轉南方丙丁火或星六十日一轉西方庚辛金太白星三十日一轉北方辰星不轉中央戊己土鎮星三年一轉謂夏時取其歲星周天一匝氣候改節故云歲也高時日記祀者取其祭祀時候一啟子孫追其先祖以爲祭祀之節今文中云載者隨言取便亦無別理也言諸師至說者此明四分律流行時古德迷宗判處之失也故羯磨疏云自金河已後名教互張然諸講士偏競不倫各尚季宗動懷量僧祇大興闢內十誦江表流行雖有沙門曇諦念得四分羯磨本來律本來至江表闢內康四分羯磨各用僧祇十誦以爲隨行非准宗骨類

●名號各下
●化驗

倒亦乃緣急隨情使受隨相乖名為穿鑿名謂已判為是化斥為非故云判是非也。競封同異者。競者爭競封者執也。競執依四分羯磨得戒是同名執小誦或僧祇以為隨行是異其數頗多故云不可稱說言其至趣者出異執之所以也。謂前來判割是非競封同異為於何取可引鈔文通云良由已下云云。

良者多也。實也由謂因由尋謂討尋宗謂宗途旨謂意旨立云不識五部之意旨致使隨行行事昏闇乖受體依四分得戒隨中依僧祇通衣護衣不許轉敬受事訖日出界四錢三角成重或依十誦撥淨地八小錢成重受七夜并三十九夜受戒時和尚破戒或不現前黃門為和尚云云在十人之外並得或依五分直聲念戒等總是昏於本趣也。有解云不識成

多論是十誦家宗旨教行事昏於本趣者非也
言故至實者勸季師承也由前昏闇不依宗途今須明開方識本趣故須兩字。羅上生下學謂習學師謂師承故儒書說古有並遇字學真好學常言三餘之意冬是歲餘夜是日餘雨是政餘此之三途可以為

●星曜日生
二字

●凡疑無

學又易星而知之者。上矣學而知之者次矣。又云玉不琢而成器人不學而不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如項託七歲為孔子之師。曾興洙四三學士以師夫子等云云必約經遠者謂非一時半日鄉音約二而日須積日追功所以儒有三冬佛開五夏如漢時有東方朔字曼倩三冬而學學通萬卷之書五音六律陰陽異術悉皆周備佛教之內五夏依師如南山大師聽首疏二十遍五部律教及諸經論凡不精通方能執持律典佩帶真正之文既如本異宗計不同依宗行事方無滯礙阿也讚嫌也豈可也淪沒也小笑曰嚙形言曰責免遭阿毀譏嫌亦不倫沒於嚙笑責及之地也。
言今判至隨者正辨依宗判處也還約其受體者須依本受以明隨行也言體既四分而受等者謂且此約此土僧尼於曹魏之時因疊誦三藏念出四分羯磨納戒在身隨行之中只合依承四分不合以十誦僧祇五分判四分宗之持犯故曰豈得明隨。此且約一面說
若更通釋如依十誦得戒亦須自依十誦以判隨行

若依祇五亦然但名歸宗途莫令混亂仰得云云

言猶恐至痴者猶向也謂前約事通說須依本受明

隨猶恐後來學者未能曉明故更再垂指示也言大

綱者即處判之大意也謂輒將下正示分齊也輒者

專擅也古人以僧祇十誦爲已所學者判他四分受

體持犯蓋是曹魏之時僧尼雖依曇諦念出四分羯

磨得戒未有廣律本流行至東晉時後秦弘始六年

弗多羅初翻十誦盛行江表至十二年方譯四分律

其時全未有人流傳至東晉熙年中又翻僧祇

□關內古德皆學十誦僧祇爲已所學者依僧祇判

四錢三角結重許其通夜護衣斥夏中受事說日出

界或依十誦七夜三十九夜斷盜約八十文元魏以

前例皆如是後因法聰律師忽考戒體元興知從四

分得戒方改前迷如歸本趣南山或恐今時猶有類

所以重更示也云云脫離慙失其唯不學愚癡者脫

者忽也權遣也慙罪也意云儻有如斯錯判皆由於

教未明不曉本異二宗緩急是非意旨所遭罪失皆

是不學無知等問或有學十誦者判他四分銅器入

輕望損常住義深莫不犯重不答有兩解一云不犯

重謂無偏偏心判與設在律教爲惡但得不學無知

枝條罪也支條也二云犯根本說更加不學無知今

詳二解之中初釋爲勝後義違錄不取

言今至觀者結成通格也標今異普通者總也格正

也於此一部文中立二般定格前二十九篇四分律

師行四分事之定格第三十篇四分律師行他部事

之定格較由明也寶云車後橫木名較較正也准者

准則均平又准的也通明五部學人以此判處一門

共成明則須依本受明隨以判持犯也一披者顯不

再展此門即顯顯披此一門之條知下諸篇行事

本異宗別如裘之毛此門如裘之領領者解也散也

然是也大觀者由門也易有觀對大明之象此一

門之條見下諸篇行事大意如懸明鏡在於高臺似

登高山望見萬物無不分曉也寶又釋云觀者按觀

如道流住處曰觀亦取發昇著望之義如彼述之云

云

第四門之二初釋釋言第五意者標也謂前門已

中國經書

明處判須依本受爲宗。今或本受宗中文義未周。須准用於他部。然其引用取捨有准。憑故立此門以爲軌範。故以辨也。問前既斥古迷宗判處。將異部明隨今此。立此門以爲軌範。故以辨也。復用外宗與昔何別。答不然。前是棄本從末。當律自有不依此。先准當宗。足爲處判。若宗中欠少。方引他宗。亦取義勢相闕。緩急相類者。以爲補益。故也。釋名者。諸者不一也。部者頗也。除四分外。五分十祇并大小乘。隨經隨論。記傳。凡有說律之處。與律相應。皆合在諸字中。收部類均等。通引用也。

釋中言。統至文者。統由通也。通明一大毗尼教藏。佛在自對機所制。雖未詮上文。墨且是一藏毗尼。佛滅後。阿集之時。證上具文。亦是大教藏之教。結集已後。百載之中。五聖任持。與上不異。故云本實一文也。言但至立者。但者專局之詞也。悟者悟入也。根機既殊。悟入亦別。不同也。諸計即五師。借計因。拘多下有五弟子。情見不同。所以分或五部也。岳立者。山嶽也。約字釋山下安獄。管攝鬼神之所。有一百二十川原。

●部類

峻巖峭峻者。封爲獄也。卽此方有五嶽。東嶽泰山在兗州。南嶽衡山在衡州。西嶽華山在華州。北嶽恒山在恒州。中嶽嵩山在洛州。寶云。有人難云。五岳在此方。五師分部在西土。彼無五嶽。何故言岳立耶。今云不然。分部雖在彼制。鈔且在此土。時舉此方五嶽。類彼西國五師。或可。五數是齊。故舉爲喻。謂彼五師。頓起各競。情見不同。如此方五山爭高競。故云云。

言所以至典者。釋成別之所以也。樂欲者。卽五師受樂。情須之心也。成立已宗者。成五師自己之宗也。問既隨樂欲成立。已宗未審。向何處取文鈔。答云。競釋大衆之文等云云。競者爭也。採拾也。覽也。摩訶僧祇此云大衆。卽八十誦約法爲名。非謂大衆。用集一家之典者。如薩婆多於大藏內。取情見之文。用集爲十誦一家之典。餘皆此例。云云。未要。

言故至顯者。結成互缺也。故有者。因由義也。由於前來各隨情見。採取律文。分爲五宗。故有四般。闕少是以著故有二字也。言輕重異勢者。謂所行事是一五

● 論作律

● 衣經依

● 同律作用

部互有重輕如四分發尼淨戒得提是重五分犯吉
是輕四分盜五錢得夷即重十誦犯蘭爲輕十誦疑
人邊得夷即重四分但蘭是輕輕重不同便是異勢
故無別理也持犯分途者四分先說淨初後作三衣
不須捨淨成持十誦不捨淨得吉成犯又四分戒戒
下文皆結下三衆罪成犯五分不結成持故曰持
無遞出者四分有多敬塔戒十誦無十誦有可分別
聚落界四分無五分有輕三師提及水外四分無遞
互而出故曰穢與互顯者四分與歌聲念戒五分穢
四分與結淨地十誦穢互顯即遞出但語別耳正解
但據後錄五部對以辨除僧
祇是根本部不同始記所釋
二別中立本會取諸文和言今立至不同謂由前准
未分之時同是一大藏毗尼百戒將末既隨分出致
令事法不全今依四分行持不周須引他宗補闕猶
如未分之前無同一體也四分爲本者准下第十門
中云疊無德部四分律鈔所宗即以此律爲本或本
內有事無事等引他部故云不可不用不同古來局
執也

● 以經次

二引用爲憑言故至知者畢論總標也所言善見者
謂五百羅漢共造斯論解四分律善能分別令義易
見故云善見夫論文西域有二別一釋論二宗論
若釋即依一本教文從始至末以第解釋龍樹菩薩
造大智度六百卷般若經又如天親造般若論解金
剛經等若宗論即不解釋但依一本聖教爲宗宗有
繁處即刪除有欠處即引諸教文補益如大莊嚴論
并瑜伽論是也今茲善見本是釋論後改作宗論鈔
依此論規模似彼西土宗論也彼論之中謂諸羅漢
本擬造論次第釋四分文至經戒早是六卷若終一
部必慮文繁所以商量改爲宗論故彼云法師曰律
本已具我當分別解說法師曰於戒本中於句義中
於難問中若欲知者有四分毗尼諸大德有神通者
抄出令人知已上文今略解之言法師者謂律師也五
百羅漢解法之人號法師也曰者論詞也律本已具
者意道四分律已自具足不用更造釋論一一解也
我當分別解說者今擬改爲宗論也所言有神通者
一解云三明六通二解云有神智心通也言抄出令

本經說

本經說

本經說

人知者謂衆議抄取一本宗論令人學知也。二依論別釋四法言一本至也者先叙本論文爾語集衆問曰何謂爲法四也答曰一本二隨本三法師語四意用是謂四也。人問何謂本答一切律藏又問何謂爲隨本答四大處也。又問何謂爲法師語答曰集衆五百羅漢時仙先說本五百羅漢廣分別流通是法師語又問何謂意用答曰置本置隨本置法師語以意方便度用度以修多羅廣說度以阿毗曇廣說以毗尼廣說是名意用。已上鈔中引文意存省約隨標便解也。言一切律藏者卽四分律二十健度其文不少故云一切非謂通八十誦律爲一切也。二隨本准論是四大處。句然釋此四大處不同准論卽在初戒中。明今約義遍通諸戒今且於性戒中對非戒辨餘戒例之斯之四句前二句是戒本通緣句後二是戒本別緣句。第一第三是犯第二第四是不犯句。第一佛告諸比丘我說不淨性戒體而不制。犯位故於淨雖有開文有一念心憶。不入是名不淨今作事時是比丘以便入。第二佛告諸

本經下經說

比丘我說不淨上同而不制。然此隨入淨是名淨作前無一念知是比丘。第三佛告比丘我說聽淨而不制初戒過怨遍緣許。然此隨入不淨三時中一念生染與境舍名不制也。然此隨入不淨樂心卽名不淨。於淨不入於汝輩不淨生染樂心入開。第四告諸比丘我說聽淨而不制上同。然此隨入淨於汝輩淨前作事時無染樂心入於。二句別緣卽異如盜戒作無主想親厚想殺戒作枕木想等是別緣也。遮戒亦同於上如斷草野火燒寺等是別緣。酒戒藥治不差。鬻酒開飲是別緣。若初咽得差再咽卽違開文是於淨不入犯提是名不淨。若未差許再咽是隨入淨不犯是名淨。遍諸戒皆爾。今文存略但標隨本二句不別句也。三法師語者卽五百羅漢之言。今文中言云卽論主也。一句鈔主指上諸羅漢是造論之主。故四以意度用三藏者文亦存略但通云三藏如前廣引論可矣。已上依論三藏解意用言先至法者據論又重釋第四意用也。故彼論云此義云何莫輒取文而行應先觀根本觀句義一一分別共相度量後觀法師語若文句等者



●加說如

而取若說不等者莫取是名自意用已上今鈔但略引云先觀根本即是次及句義即曰大後觀法師語即五百羅謂度量三藏所說與此文義相應可用不漢之言相應即止故云莫取注文廣明律師法者彼論第六云律師有三法然後成就一於戒本誦誦通利二堅持不離三從師次第受持不令忘失具茲三法是名律師言正文如此者結示正文也謂指見論正文故以合鈔做彼論文四法上雖依論所辨如然未委鈔家四法何者是也今須略名謂南山欲制疏文解四分律慈心口相詢若著述疏文便須次第一具釋其文繁廣與古何殊今改爲鈔文但宗他四分也一本者謂四分一律是造鈔所宗之本也二隨本者謂律中釋諸戒句義處有犯中將四禁爲三法師語者謂今師有置兩序及三十篇次第辨解釋律文明行事處知五百羅漢分別流通也繼宗將首說或高四本爲法師語也意用者謂以意句三藏中採取相應之文補此一宗之闕令行事用足免有滯疑之處也次明取是非科

云云

●添一作或
二字

言然至惑者謂欲辨取文大意先歛取捨意難然字立記訓是也行者行用藏者藏置故論語云用之卽行是取捨之卽藏是置謂於文中要者引來鈔內是行不要置而不論是藏此云不易故云實難此約刪取捨非易者謂於四分本宗若不足取他部文補闕又更是難如四分無持衣文祇十皆有未知取何捨何卽是故云非易此據補且述其大證以程無惑者且者未盡之談也述者敘述其者助語之詞大者綱格之談詮者所詮之意且說取之取大綱意也以者用也程示也惑者疑惑也用示學人免生疑惑也言謂此至求者此宗卽無德宗文義俱圓者如中國十人邊地五人受戒是文圖皆須清淨和合是義圓約受曰戒事更無缺少當部受戒撻度自己足何須更向他部之內尋求十誦和上在十人之外并白衣爲和上和上不見前等又如羯磨單白白二白四三法綱骨緣地自足是文圖作白如白作羯磨如羯磨增減不成是義圖約所被事無缺卽當部自己周足何假求於他部十誦無准之文又如受日事隨

◆但據此

◆而明解附

◆徒疑後

緣長短三品受之是文圓不得差互是義圓約受日之事無缺即當部受日法中自己周足何假更求外部十誦三十九夜及僧祇事訖之文等已上並是不取文之大座言餘有至一部者此段正辨取文大全也餘有者餘外也除前文義但圓之外更有四句須取他文言四句者一律文不了二事在癡前三有義無文有事今初句云律文不了者如四分自恣法中明五德處只言差受自恣人不言數是一又癡廢文中但云僧差比丘某甲不標二人是二下文引十誦並令差二人作法方爲決了又如當部安居法中明夏中有船上人斫材人放牛人押油人請比丘安居佛言聽之證不言先作住意是一又夏中分作雨明移去佛言聽去全不言信樂并衣食豐足處等是二下文引五分云諸依如上人先謂作住意得依安居若中間移徙聽隨信樂衣食豐足處去方爲決了又如隨相中與未受人同誦戒律中但云諸天仙人所說同誦皆犯全不說云爲佛印可者是三下文引祇律若餘人所說得佛印可者同誦即犯方成決了諸例顯有恐不具錄

◆夫疑還疑

第二句事在癡前者如律部皆許魚肉爲正食若准夫等經並癡斷之彼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水陸空行有命者怨故不令食肉此是能癡之教癡前律文第三句有義無文者謂四分捨戒法中云夫捨戒者皆須解知若對顛狂啞癡具二睡眠等人皆不成捨此是有而瞻波不足數文中只列二十八人已外並無啞癡等不足之文即然鈔下文引十誦睡眠啞癡等人並不足攝補我四分闕少故第四句無文有事者謂四分中但有結界之事無六相集僧違近之文下引六本教文補於四分行事六本者可分別依十無難爾若依雜寶藏有疑依者見論難行言又至取者又者重也謂此改向前四句取文中重述也雖於四分欠闕許引他文然於所引部類之中應須簡擇相應之文方引不相應者亦不引之故云又所引部義勢相關者表云如十誦持衣護明相與四分同護明相關又如十誦啞癡之人不足數與四分對彼捨戒不得義勢相關又毗尼母論許轉欲至於七返與四分許轉欲亦義勢相關可引將來補闕故云可用

證必緩急重輕者謂四分無文外宗雖有然與四分義勢不相關亦不得輒取也今將前緩急重輕分爲四段解判第一段緩者如十祇並有持衣之文十誦與四分同護明相是義勢相關即如來可用證成若僧祇通夜護衣即大緩故不取也餘皆二急者如藥法中辨處分淨四分雖有許處分之文且無僧住之近制限祇五二律各有限約之文五分云若僧住曾經明相即處分不成此與四分義勢相關可用證成若准僧祇云僧住不許過初夜即太急故不取餘皆三急者如藥法中辨處分淨四分雖有許處分之文且無僧住之近制限祇五二律各有限約之文五分云若僧住曾經明相即處分不成此與四分義勢相關可用證成若准僧祇云僧住不許過初夜即太急故不取此例三重者四分但云三衣不加法受持得吉羅而無離宿得罪文然多見二論各有其文多云俱有缺衣壞威儀吉羅之罪即與四分義勢相關可用證成若依見論離未加法三衣宿亦犯提此太重故不取餘皆四輕者如盜戒中四分不辨盜六界罪之輕重了論十誦各有斯文了論盜六界並結夷重即與四分燒埋壞色之義勢相關可用證成若十誦律俱得偷闌此太輕故不取諸皆言是非條別准論不取者覆云謂前緩急重輕若望彼宗即自爲是若對我四分義

◆是等三字

勢不等即名爲非與此既乃不同執計條然亦別准善見論云與文句不等者不取也若准搜玄義約勢功等可引用爲是非者全無理也思之三引證言故至之者律第四分增四文也彼文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廣大說一若比丘作如是語長老我於某村某城親從佛聞受持此是法是毗尼是佛所說若聞彼說不應讚歎亦不應呵應審定文句已應檢校尋究修多羅毗尼檢校法律若不相應違背於法應語彼云汝所說者非佛所說或是長老不審得佛語不須復誦亦莫教諸比丘今應棄捨若聞彼說與教相應語云長老所說是所說是佛所說審得佛語自讀誦并教諸比丘勿令忌失此是初二從僧中上座聞三從知法毗尼摩夷衆多比丘聞四從知法一比丘聞亦如是將斯四法驗人邪正知是非所說事多故云廣說廣說經四但約四種人邊聞以立名也引此文意證前依論引受相應不相應也言十誦墨印等者意道非唯四分有文十誦亦同斯說故云義亦同之彼云文云何故佛說四墨印答欲說真實法相故未來比丘當了知知

是佛說非佛說等前四廣說就能說人邊得名後四
墨印約所說教文立稱古來多作墨字故十誦云
若言我從佛聞乃至一比丘聞未應讚毀應向三藏
聖教中印定既云三藏聖教是能詮書於墨印
須用教印之義同於四說也

言若此至沒者結成有益也若如也以用也若如前
依善見用文之意義勢相應方取者此則能取之心
照所取數境所取數境又照能取之心故云心境相
照也心謂鈔主善取之心境謂三藏教中與四分相
應之事法也舉動施爲皆令見論規模法則規模也
猷法也繁略取中者如四分無集僧來處之文鈔遂
廣引六本教文來補雖繁亦中又如四分關持衣文
俱引十誦一文雖略亦中故云繁略取衷理何晦沒者理謂
義理晦者闕也沒者沉也論也心境既各虛然義理
終無闕晦故俗中所計月缺也盈而復缺謂之月月
初爲朔朔者生也蘇也月生謂之望望前望後月末
謂之晦晦由闕也意順上所引文必無闕昧言若至
教者此改文意恐有人疑忘前既不許古人引他部

文今師著述又還引外部莫相違否故作此文適局
見之偏執也

若不等者鏡明也覽採也隅者角也謂若不明闕採
覽他部但依四分一文乃是愚滯一角之小見如下
六師中初師不別也涉事等者涉謂關涉若不取他
文涉持衣事集僧等事不周以四分中無文說故也
按文文無可據者按勘也如有衣不加受法結界之
時不集僧將此勘按教文文無准據也遂師心臆見
者臆謂智臆即淺見也凡所說事不憑教文信已情
懷名爲臆見故各競是非者繼宗記云一師作得三
衣但手持而已直云不用加法一師云何不離衣即
是受持亦不假手持之也手持者謂已爲是將不手
持者爲非不手持者謂已爲是將手持者爲非故曰各競
非是互指爲迷者手持者指不手持人爲迷不手持人
指手持者爲迷也此釋可以依承若准搜立將僧祇
通夜護衣之人對全不加法者以解乖文意也誠由
無教者誠實也宗記云謂指上之二師互指爲迷通
相非斥者實由無教文爲據若解依必教能引用十

誦之文亦不手持及不離宿之說也

諸記中皆云實目四分律教之

中無說處教令互執者此非解也

言若至事者此改文謂四分文中或有一事律文雖有限約且無對處行事之文今引他部文來限約元依四分若向依他部文即還成他部之事又准律中或有一事雖有限約而無對事之文今若取他部文來他部中無此限約亦須於所引文中加此四分限約云云今指事釋表云如集僧篇中引十誦律可分別聚落隨聚落界是僧界補於四分行事下注文云齊行來處即十誦下文於聚落外加十三步齊此十三步分齊內人由制令集今若依四分聚落界只約院相內以爲限約院牆外邊縱有比丘不集無過鈔主雖引十誦可分別集僧之文限約無依我四分但盡院相內集若依他文院相外十三步分齊內有人更須集之即還用他部文以成他部事也又如離衣戒中引他宗四種自然護衣界補於四分欠少若在彼宗但齊界體防護以部外衣界無勢分故今依四分須加勢分故下文云即以此量十五自然通

今而更補

著今若引彼文來不加十三步勢分即是還用他部文以成他部事也

言或至用者云云此改文與前段不同前約四分有其限分而無對事之文遂引他部然雖引用須解離時順四分宗而加減今此文者四分但有其事若至行事之際律且而文不唯無文亦無其義三十一於他部文中二處並有其文俱堪行事不可取一捨一今須總引將來任於後人簡擇行用也言二律者謂離四分外別明二律不得將四分對他宗爲二也如受戒篇中明受衣鉢時四分不明時節若准他部有二種教文各有說處初准五分令教授師受前爲受後方進具若准僧祇令羯磨師受後爲受既言二如鳥翼制必相隨恐有闕衣理須爲受是則二律具明今鈔一時引來任其行用故下文云若依諸部此處即爲受衣鉢或在衆中戒師爲受四分無文亦隨兩存上之說字顯或二經之內文義雙明者如僧祇經明治罰惡比丘處四分但明七九法不言許王臣罰然於經中說皆不定初准十論不許王臣治罰故

●已歷七下

下文云若比丘內外有善相識聞廣博生信處多如牛黃石香等喻不聽王臣治罰次准涅槃大集許治謂愚闇自纏是非不曉開於道俗三門者即許治之故鈔下文雙引將來隨意採用也或二論文義雙明者如二衣篇補治浣染處四分但云三衣破應令早補而不出破相之大小若准善見云長邊一揅手廣邊八指內穿不失餘處夷如指爪大即失有續縷者不失若依多論但緣不斷即不失即二論雙明今鈔並引安文中意顯若緣斷即准多論若中間破即准見論分齊也或一律一論之內文義雙明如二衣篇說藥鉢主四分不云須請不須請若准多論須請故文云應求多聞人等若死若至他國更求清淨者若准五分於五衆中但隨意與之觀斯文勢似當時漫標不要須定請豈非文義雙明今總引來臨機酌度故下文云若德望高遠不可附反依五分用若可召請者必前請之此是隨意採用也或二律一論之內文義雙明如二衣篇辨淨施主存已處四分無文若准僧祇齊三由旬內如存已若准五分知在世在

道即不失多論云若死至他國更求清淨者作今鈔雙引安文中任後人隨時而用也次結成非謬言然至也者此段又意上來雖已辨取文規模與四分義勢相關即取之若緩急重輕不等者即准論不取具已委明然更有一種之由未曾申述謂凡引外部皆先披尋三藏教文親自覆陳書安鈔內非謂從人傳得深簡之詞恐有此疑故重叙說然者是也引用三藏聖教親自手披目閱謂鈔主欲著述先著三藏藏經有說云七遍都引用一百七十餘本教文並皆一一刊定文句等問縱是傳聞復有何爽鈔答云恐傳聞謬真故恐疑也從人傳聞疑有汎濫混眞正故即兼據眞宗之例問此文云引用聖教親自披閱與下第十門中云每所引用先加覆檢何別答此據引文補闕以明下就本宗刪繁以說不同後兩段實主不分也又問此門中云傳聞謬眞是去謬意與第十門去謬傳眞意復有別答此簡不是從人傳聞之謬非下辨藏教爲文之謬其理全別也二約人執法宗計差別言又至焉者謂從元魏朝初

與四分至今於中有引用他文或有不引用者故於此辨通局又自古諸師其數雖多若見解異同莫過六意也

言一至極者列六師也第一最局注文如持衣等例者謂四分無持衣受藥之文蓋是欠少此師見律無文便云若比丘作得已衣但頂戴手持既成不必有其詞句等云云二當部缺文等者此師見四分云若疑應捨已更受即知欠闕持文即解取十誦加法之文補於四分行事也繼宗記云然此師於四分無文有專解取他部相當文來望初師即稍通若四分有義無文即未解取他部文來補闕又似狹局或有釋云此師雖解引文未解取外部義也此釋甚非若論其義非闕此門之意也第三師并注文等者此師見四分有義無文善解取他部文來補闕望前第二又通也第四師并注文者此師取文又大過分背宗取異故第五通取五藏等者師師凡是小乘教文與律相應處皆引用也言五藏者一長阿含譬云開抑情途所說記長遠故又善見云集衆法之最長故曰長舍也二增一阿

不明
字原本

含一上增一加於法數故三中阿含祇云阿難誦法句之中故四雜阿含文句義等雜而說所以皆名阿含者譬序云梵語阿含此翻法誦謂此言爲萬善之凝府總持之園苑衆法之所歸樹如巨海百川皆會故以立名也五雜藏者分別功德論云或非人說或佛弟子或諸天說或說宿世因緣三無數劫等所生之義之非一故云雜藏注文如長舍等者准四分律文因跋難陀度外道出家受戒已後却歸本道又更重來佛言此人內外俱破故不許度若但破外來投內者即先四月試之觀其所以察其所由若心專正方許度也後准長舍中說佛度裸形迦葉諸比丘亦准前四月試之迦葉云我今任經四歲試之心終不退佛言我曾有言乖觀其人耳後度須跋難陀之時佛言阿難我涅槃後若有外道出家勿更四月試之若小稽留也恐生本見故所以律無不試之文此第五師引彼長舍補於行事第六師終窮等者此師最通也注文約僧坊無烟者楞伽經云若有僧伽藍舍烟火不斷作種種食是名不淨食如實修行人不應食

此食又云酒肉蔥蒜薤之屬悉不啻之五辛者慈
慈是也三落葱即山四大蒜五興渠者有多釋若准
菩薩戒疏云興渠是梵語此翻芸薹或云阿魏菜或
有解云即老考子也更有解云葉似葦根似蒜人又
云根似馬鞭葉如馬蹄云京芥或云此土無但存梵
語耳諸說不定未可的指也八淨賤者謂出宅園林
種植根栽貯畜殺帛畜諸僮僕養繫畜生錢寶重物
像今飾床及諸重物涅槃經中名八毒蛇十餘處文
悉皆禁斷

言此等至差者謂上六師執見雖異皆是真正之言
無非佛意但申見解通局故有六種不同初師唯局
後師唯通中間四師相望通局搜玄云初師但執四
分爲局二師取外引用爲通二師取父未足爲局三
師廣引爲通三師但須宗明義爲局四師異宗撥已
爲通四師雖取異宗太過又未兼經部爲局五師兼
取五藏通五師雖取五藏術是小乘經教爲局六師
終窮宅極爲通通局不同故云兩見不同諸家參初
反差側居已上六師通局所執不同見解既有短長

六師字疑刪

蓋是不齊之良也

言此至也者宗師長見也意存第三第六者文云第
三師用解律文意足第六師兼取大乘意足此二最
長故鈔存也餘亦參取者除外也降此第三第六之
外更有四師或機要時宜相當亦參雜而分取也得
失者寶記云第二第五是得第一第四是失第二得
中有取不取如中下根須得持衣加藥之文即取若
上根面王不畜餘衣亦不要加法文即不取第五得
中有取不取若外道捨邪歸正定不須四月試試之
若恐心未專亦須四月觀之即不取也第一是失有
取不取如今一類比丘須得受持衣法即不取若似
上根不要即乃分取第四是失有取不取若中上機
須得淨厨安食開殺之時須歌詠聲念戒不取若上
根人但長乞食不要淨厨或盛夏嚴冬戒文尙乃略
之豈更歌聲吟詠亦須分取也機主記中辨此一辨
申正隨機者謂隨上中下等機及外道之根機也知
機宜者非也今文通釋四師中得取
失不取隨機取不隨機不取知時取不知時不取也

上來收科云
第四門已竟

第五門分二初標言第五文義決通意者來意謂前雖用他部相應之文補此四分闕少或有一事復是今時要用三藏聖教文義俱無不可拱手而沐故須約義補闕故次辨也次釋名者文者謂能詮之教文義者今師之義決者擇也無差名通意者意指此中文之與義主句不同依若諸家對此即有四句若文闕將文決文若義闕將義決義有文無義將義決決文若有義無文將文決義或依繼宗記對此但立兩句一有文無義即將義決文二若有義無文即將義決義若下文文義俱闕但是舉例決通不得言將文決義若下文文義俱闕但是舉例決通不得言將文決義若就理有而成事即名就理決通不得言將文決義詳茲二說各是一途究理尋源並無妨礙門第所解道理極明且不要論只如初釋於四句中將文決文將文決義既還用文莫謫他第四門意不答曰不然此中雖云用文蓋是相似之文類例以義意而用即義補中收且非正當之文何得不謫凡欲約義決擇先須引聖教之文若不引文如何取義故須據文中

●門下未詳

●決字疑解

●知字疑解

●夜九疑解

之義顯非應見之談進退評量相同明鏡思之上取用也

釋中言夫至文者理本絕名者初總釋次別釋且總者謂性空理上本絕名言離四句絕百非不可以智知不知可以識識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故曰理本絕名也今爲顯斯至極之理假立等涅槃真如之號以表宗之極處故云立名次約律說者謂真如理上本無淨戒之名故曰理本絕名若不立名無由顯其戒德爲令識相防護改惡從善故向眞理之上假建立此淨戒之名爲比丘萬行之所歸宗途極處故云立名隨事顯者謂行無別號隨事顯名如制止姪盜等事制作衣鉢等事聽作房衣等事如此事既多名亦非一皆隨善惡境事而顯故對此事而有斯文也二生起決通之由初標言然至周者考者窮才再三思審也斯律者即是上來名隨夷顯之律也言謂能詮言教事即所對之事周者定也大聖降生本爲說法化度有情被及前事只是夏中受日事上便有五種事並周短緣七日次半月更三夜九及事訖之

文又如羯磨有心念對首中間直白二白四以此推之教文本來已自周備也云云言但爲至缺者欲釋此文應先問曰教文既自周備皆是佛之所宣何故今日事法却有疎遺更有用今師義決可引鈔答但爲等云云季是周朝之號代者世世子繼父爲一代故涉遼者說文云遠視白也以今望佛在世曰名綿遠故聲者音聲彩者光彩靡者無也追者及也意道從佛滅後至今季代綿遠不假如來三十二相之光彩不聞說法之音聲追攀無及也法爲呼時移者爲被也移者遷移法彼時所遷移日漸一日如龜多問尼之例其時百歲尚然何免至今去聖時已更遙所以事多殘缺也已上二分部見殊加以等者加者重也於前非上更增此重故云加以拈去撫也拾探也不次取文故五師者曇無等云云由其百載之後五師情見各殊乃於大藏毗尼拈據探拾與已見解相應者自作一部或樂八十錢成重或樂五錢結重不許云四錢三角或廢淨地直聲念戒等因茲教法又見陵夷此二三重由至立者翻譯失旨也於

前非上更加此一故云重由也翻謂翻彼梵書以就唐之餘字譯者譯彼梵語以就此土秦言據斯翻譯各殊故或有解云譯者轉也謂轉域外之語與此乖違故云失旨如善見云摩夷者譯爲二部波羅提木又即將梵語翻梵語又摩夷是論波羅提木又是戒家所感之果也妄生構立者謂翻時不體彼意但以自已情懷構置豎立如裂波翻爲臥具略取其相失其指也又如提漚三昧等若准諸經論中引彌天安法師述翻譯有五失三不易恐繁又非急要廣在吉記中叙述此不具錄也已上三重言至蓋又者抄寫蓋傳也於前三失之上更加此一故云又爲也執筆抄文上於昏素故云抄寫文字差殊爲錯全行全句脫名漏有未翻時錯即梵本錯或正翻時錯如唐三藏譯婆沙論了付光法師講覺文不次遂白三藏知尋檢梵文果欠一葉不翻或翻了錯即今抄寫時也今將錯誤莫越三般一字同聲異錯如說戒中對同犯者發露即當呼懺悔古云即當懺悔又如相平相去樂字通三呼行字通四音度去聲差字

音義通

音義通

通四音等皆是字同聲異也。二字異聲同錯如訃請字與奔赴字別而聲同云云又如著著羅字與巾帽字同音也。三體別義殊錯如三衣中引律明大衣量至十九條云若復遇是亦應著律文錯書不字等云云相承傳蓋者一本傳虛萬人宗蓋寫馬成馬魚成魯涅槃爲七大等並是茲茲例也。

言所以至多者結成者所以兩字讀上而生由上來遺斯四種殘缺教文不同所以至於急要行持之時當部不說披檢諸教又乃無文遂致紛紜使學者情懷思慮非一故曰良多由茲生起決通之意也。約古師思慮良多等云云言今至見者標今異昔也總者對別立名會謂和會之者語詞以由用也者大見簡偏局之小執也今師以義決擇令行事俱通與大毗尼不引也。

言若文至謗者此段鈔文正辨以義決通之樞要前來諸文且是生起決通之由向後諸文又是成時決通之理若正明綱轄是此一科也今且略科配鈔文初從文義俱闕直至而成事已來是舉例就理決通

音義通

若諸家即云將文決文將義決義收鈔文兩句也。次從或在文雖具乃至以理爲正故也此即有文無義將義決文從義雖必立直至以息餘謗是有義無文將義決義。諸家即云將初言若文義俱闕則可舉一以例諸者今意且准宗記舉例決通也欲委此文大意諸有一事四分并外部等文義俱無今便將他部中別事類則引來決擇今行事無變次舉事釋者如律文中羯磨法文但制五夏令誦不論正將法被前事時爲須聞誦爲復執文讀之亦得三藏教中文義俱闕古來行事見教無文多將羯磨之文對衆白讀令舉一例諸者遂舉戒本須念文義以例羯磨亦須聞念不許明讀故下文鈔自問世有白羯磨非法成不答曰不成是定雖無明決可以義求然羯磨戒本作法相似戒本既令誦持羯磨豈得白讀故四分僧祇半月無人念戒應差向他處誦竟還本處說之不得重說乃至一人說一篇已更一人說又若不能者但說法誦經而已准此而言即戒本不許讀也今師又俗中學呪術讀文被事皆不成就但以法貴專審令皆文誦等又

佛法中誦呪者加寺遂成未聞讀呪而能附事令舉
 斯例羯磨正被事之時必定須或有云舉成本一文
諸此非又如夏中或有閏月爲要依爲不用三藏之
 中文義俱闕令舉他部受雨衣爲例故顯有閏必定
 須依也諸並在此例不或就理有而成事者就理決
 通也此文大意亦有三五條事蓋是當今行用當宗
 他部文義俱無今師遂約道理決擇令通免生疑滯
 故若爾前句云文義俱闕此句既居當宗他部俱無
 亦成義俱闕若爲取別答文義俱闕稍同理例決通
 全異前將別事以例成此據道理合有全是今師義
 加也如下不足數中明醉人不解人露他隔障等理
 下合足數然於三藏文義並無所以爾者以佛制出
 家僧尼不得飲酒故無醉人又制從受戒後便須習
 學故無不解人等今時或淨戒之人暫服藥酒及學
 未知之類露地或有障隔爲堪足否是今師義並不
 足也故下文自語不解顛倒異言不解之人是不足
 攝等斯皆就理決也有鈔本中刺有前字即成前文
義俱闕事謂於三藏文義俱無
 但就道理合有與前文義俱闕不殊故指同前故言
 曰而成前事表云前本中無不合添足未爲推當言

△云於作言

或在文雖具者在文雖具是有文於義有闕是無義
 便以義定之卽足將義來決文也次舉事釋如無主
 房戒但云長佛十二搩手內廣七搩手而不論長短
 尺寸然於僧祇佛一搩手長二尺四寸明了論同之
 五分云二尺善見云中人三搩手爲佛一搩手多論
 凡人一肘半等皆是在文雖具而不知依何定量既
 倍揅手同之約義但取五分二尺也雖定尺數然尺
 復有五種不同如用何者又成於義有闕今以義約
 律中鉢量取姬周斗今此尺量亦合取姬周應法度
 尺爲定此卽是將義決文也故論云者卽善見論理
 謂道理如上來約佛倍人之道理揅手合依五分二
 尺卽是以理爲正也更舉結界中大界量釋亦得恐
 不言義雖必立等者如律中重受日義必立既列諸
 多緣事皆聽受日又且約父母信樂不信樂自有四
 重等卽是重義然且無正許重重受日之文古人見
 律無文便立夏但開三法不許重重受故今師遂統
 開五分五百問論明了論文許有重受五分云若有
 諸若無請一切聽受七日既云一切明知許重又五

百問云先謂七日出界行後行不須更受滿七日已乃復重受又引明了論文七日有難隨意行善解三種九品類等方息得古人之謗問上言統開諸部爲是文爲是義答呼爲文亦得呼爲義亦得又問若呼爲義其理可然若名爲文莫成第四用諸部文意否答不然第四門中約正當之文今上所引立五分了論等且非重受分明之文但向他文中取重重之義所以不濫若諸記中將此句爲將文決義理亦不失今依宗記直取文下之義便科爲將義決義亦善也

之思

言然文至境者然是已誠實也廢除也立取也謂上四句決通難爲廢除古義立取今文廢古自讀獨磨立今須念等廢古逢見教文即用立今五分二尺爲況廢古一夏二度受日立今重重關受如此廢立實難也白非者約義訓不是曉會持犯根原名深明律相解制聽之本意是善達開遮若不是上二類者故云不然也如讀獨磨結界不成得不舉無之罪是累於自心於此與人受戒辨事等並不得是無益於他

境乃至如夏中但許三度謂日不明教相亦結不學無知是累於自心不心不能辨他生善滅惡等緣是因無益於他境也

言故律至釋者引證也當部律第六十卷增十二爭

論文也彼云佛告諸比丘長老所說文義俱同文異

義同文同義異文義俱異皆云莫共關爭若善者不

諍不善者使爭

解者不爭不解者爭善則於解

初文義俱同者豎義者云僧尼二部戒本各有五篇

是文同俱防七非是義同論義者云男女二別既分

二種當知文義俱不相應因生爭論若善者應云文

義雖同僧尼形報有別又患不可共說涉人疑嫌故

須別立戒本也文同義異者律當第三句鈔取語順

故迴作第二句也立義異者云如減季戒數胎閏受

戒健度中亦開胎閏是文同戒本中開和上提健度

中弟子得戒是義異論義者云文既是同義云何異

因茲起爭三文異義同者律當第二句立義者云飲

用雖水制二戒是異文俱爲護命是義同論義者云

文既是異義云何同因茲起爭四文義俱異者立義

者云如紡績言人等戒及教誡日暮等戒僧尼位別兩戒各異論義者云僧亦合有紡績等戒尼亦合有日暮等戒何得不通若善者云僧雖紡績且不喜爲尼是正功所以偏制尼雖誠教遇時不生譏謗故不制也具舒進止者在律文舒張進止今鈔引安文內但爲證前決通意雖不更勞於番墨叙述解釋起盡之文也今將鈔文類律四句一文義俱同者如小三界與戒場並制結解是文同小三界翻結成解戒場例此亦合如然是義同今師引小三界翻結成解文決戒場翻結成解實當不易二文同義異者如護復護衣總制明相是文同護衣防缺衣之過護夏防損命招機是義異今引護衣文決護夏事若非深達卽不可知三文異義同者如房量鉢量是文異既取姬周斗量房亦合取姬周尺量將此異文決通義同若非善達造次難知四文義俱異者如尼受戒及懺僧殘受隨文異受戒獲益懺罪除慳是義異隨中懺罪既須各結界決其初受之時亦須各結受隨既等何不結之洞達方知當途難曉同者須進異則須

●此字原本不明

止在於下文此恐繁詞不勞叙釋也

言然至跡者然字是卽定之詞決此也判斷也謂上四句各有是非非則除之是則依用如此取捨須是明閑五部律文意旨兼通大小隨律之經如前第四門後六師乃可究此決通之教也跡者老子云詩書禮樂春秋六經乃先王之陳音陣跡也跡今密取彼意以教爲理跡尋理等云云

言故至律者證也一本起也者卽起過人處等二結戒者對緣初制也三隨結者有二一跋闍心異隨結跋闍子念言須提那子樂佛法其戒卽肥作事故犯我今不樂佛法戒羸作事應不犯佛隨結云戒羸不自悔亦犯二林間境隨結者比丘念言人境勝故應犯畜生劣故應不犯遂於林中共畜行非佛隨結云乃至共畜生皆犯隨結故云隨結三一二戒戒皆有於中隨結有無不定言并至也者義解者謂律中諫滿足戒本解云若比丘者八種比丘等是毗尼者七毗尼五百七百結集能定是非生善滅惡故增一者卽律增文從一至二十二等皆一一而增

故開遮者。開謂開聽。遮謂制止也。經重者。成果爲重。在因爲輕也。如五大色者。釋開遮也。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更有五上染。東碧南紫西縹秋治天青北黃之色也。綠中紅。如此之色。並不許著。是遮青黑木蘭三名爲非色。許著名淨。卽開。籌度思。量本是前三事。未卽義解毗尼等依而用之。

言明了至說者。亦同上十誦也。一緣起等。因飢餓等。二人卽須提那三立戒。卽制戒。四分別立戒。卽義解。是五決判。是非者。明三處行非輕重等。相於此五相。精通各解律者。心無怖畏。不復着他顏色也。文略同上者。前二如律本起第三如律結戒。第四第五與十誦隨結。似有不同。故云文略同上。廣如了論中自說。故云廣彼說也。上來收科云云第五門已竟

第六門分初標言。第至意者。先明來意。謂前五門辨能詮之教已圓。然未審其教文所詮何等。故次辨也。釋名者。教卽能詮。教下旨趣爲所詮也。

釋中言詮至犯者。初約所宗律本詮釋。謂教之文。文雖浩博。卽一部律文也。浩者大也。博者遮廣也。六十

卷二十。檀度實爲廣大也。若據所詮大意。不離持犯。謂二部戒本。廣明持二十。檀度。廣明作持。翻二持成。兩犯。故云止明持犯。次爲鈔文。釋者謂三十篇若通而明之。順此一部行事。卽成持違。卽成犯。若別明者。篇聚釋。相方軌三篇。廣明持犯。餘二十七篇。廣明作持。翻持成犯。趣者意趣不越四。若據古來。但爲約律文。釋不向鈔中明者。非也。或有人但約鈔。明不許向律本上釋意。道本鈔於內明三十篇大綱。若就律文上解之。似涉他。古人將持犯爲所詮。故今意不然。凡論一事。皆先案所宗。究理搜文。莫過持犯。蓋是宗中順違之行。猶似下文云。律宗其唯持犯。不可所以持犯爲宗。何不忍蓋所詮。耶細而詳之。殊無理也。請依前文雙申二解。方周備。故思之。

言然至外者。然是也。境通內外者。內謂內心。外謂外事。問境者。細約心得名。今此內心。如何得爲境。耶答。搜玄記中有兩解。一約內心相緣。亦得爲境。謂納法在身名爲戒。體依教防護。起不放逸心。有無貪等三善行。心後起對此不放逸心。此三善行。心得爲境。若

違教起放逸心。使有貪等三毒心。後起對此放逸心。即此三毒心得名境也。放逸不放逸。爲能起三毒三善爲所起。能所相因得名爲境。今詳此解。恐與今依大乘相。蓋不取。第二釋約他人內心爲我犯境。准下持犯篇中。自有約心爲境。如觀許等想染心衣食。此即他人。心望自己爲境。如知池善觀滅爭。今更發起得提善觀之心。即爲我心之境。又知他物已許僧迴入。已得提取彼許僧。總即爲我所對之境。又尼受染心衣食。知彼染心與我衣食取得殘取。彼染心爲此之境。已上且釋境通內。若境通外者。即煞盜等事。衣鉢等事。是外境也。鈔文既標境通內外。解釋之時。理須分開。先明內境。後明外境。更有維南及近代繼宗等記。並約行人自己心爲內者。但釋得能持犯心。既不以內心爲境。即違鈔文甚矣。今多依茲解。迷意云云。次則明成業處。所言內至違者。欲釋此文。應先難起上來。既云境通內外。未審內以何心。外以何事爲境。耶。可引鈔釋云。內謂行心之結業。外謂情事之順違。鈔文至此。自釋內外字。正明成業處。也。行心者。簡識想受三心也。前三無記不能成業流。

至第四行心。方能遷流。造作結成二持兩犯之業果者。宗分通大乘成業極速。須四剎那。謂心王外別無心所。思心王若起定不同時。如初剎那。誠是心王。但了總相二起。想取像三起。受約此三體。是無記未能結業。直對第四行。方成其業。不同有宗心王外別有心所起。必同時也。前文將他人內心爲內境至此。釋我心得犯業。言外謂情事之順違者。情事通取情事果不得雷同。非情事及情非合事於此三事。順三行心。違三毒行心。成持反之成犯。如掘地懷生造房等事。於此事上。順教成持。違則或犯也。言但令至也者。但謂專但教謂能詮行。即所詮循者。諸家訓解絕多。今准說文。訓從也。謂教與行相從所行之處。將教驗之。如鏡照面。行既約復。須將教驗行。故曰相脩也。始終者。且據一期始終說。初受時。日始四捨爲終。於中專精不犯。卽爲持也。或對隨中一一戒說。如殺戒前境。是人作杭木想。名姑斷命時。亦作杭木想爲終。於中更不轉想。既是迷忘不結前犯。卽爲持也。餘此言若生至也者。例此。辨犯相也。生來者。初獲戒時。從白四教法化生也。便

起心不學。非謂從胎出已名生。故律序云。從佛戒所生。爾乃爲眞生。猶如鷲磨。摩如來所記。謂鷲磨。羅此言指。豎本是外道。受邪師教。令殺千人。取指爲髮。得羅漢果。已損九百九十九人。唯少一人。遂擬害母。佛觀根熟。往至其前。彼使欲害佛。彼云。住大沙門。淨飯王太子。我是鷲磨。摩今當稅一指。佛告云。汝癡人。自不住。我常住。彼問已。便覺悟。求佛出家。波斯匿王。尋討擬殺至佛處。竟佛言。鷲磨。摩羅生來未曾造罪。王曰。此人殺害極多。何言未曾犯罪。佛言。入我法中。未曾犯。故引此文。證前受戒了爲生來也。於法無聞者。既生來止心不學。於持犯輕重之法。無因會解也。義兼福罰者。十誦云。波離問佛。爲善心犯不善心犯。無記心犯。佛言。亦有善心犯。如新受戒人。塔上除草。是准此善心。義兼福罰。爲淨塔得福。是善懷生得提。是罰更有修造惡義。兼福罰求利販賣。是惡得財造。像是善善心得少分福。不免違教得罪。是罰善惡心。爲因福與罰是果。更有多釋。非正不錄也。今欲科罰等者。但驗前所爲之事。與佛制相應。便犯。不問事情虛實者。事

●後修作並

即所作之事。人謂能作之人。情懷虛之與實。並犯淨塔善心爲實。亦犯販賣惡心爲虛。故犯。有約知有罪。非解也。此通名持犯者。結也以一行心對一律藏。所攝諸戒等。戒行相。循行心與犯教相應。成犯與持教相應。成持。今可迴文。應言此名通持犯。謂通說一切戒上心境。持犯盡是方軌篇之大綱也。言若結至果者。別明也。謂結五篇根本正罪。窮究諸治罰。初篇不肯懺悔。須作滅殞治。若肯懺悔。作學悔治。僧殘有覆。先治覆奪三十五事等。束其方便。如初戒未至根本。時有一吉二贖。即成就根本。若至果位。既搖因成就果。即隨順根本。義不同他部。因成果已。更有本時方便。言便至蓋者。示處判之方也。量者。審量據謂憑據數者。研駁謂審量所犯之罪。憑據所作之事。研駁取其實情。如盜戒。審於盜罪。憑據盜事。研駁其人。爲復如起心爲已進步。爲動物離本處。未爲作恣心。取爲作親厚。想爲作無主。想等如是一一窮彼犯人實情。方可治罰。使不違於理教。即法事理之教也。又須審量犯者之情。若放心違教。季與不學人俱結五篇

中觀修作地

根本是判重得於理教若學生不可學迷作前事便准境想開之此亦得於理教。皎照者分明兒也如上從初起心吉乃至無主想取如此斷割分明可見如日着物分曉故云皎照。穢草亂於良田曰蕪濁水混於清流曰濫。若不明輕重如良田爲穢草荒穢水流不分今於教明閑免有斯過。此別明持犯者亦可迴文應言此名別持犯對五篇一一別明如非盜殺等不隨相篇唯此以爲大綱。上末第六門竟

第七門分二初標言第七至意者先明來意謂前五門辨能詮文第六門又辨所詮持犯已知然其引用教文雖多不越化制二教行之宗體分齊混然對所被機有何通局故次辨也釋名者通物曰道以心通達三乘菩提心即是道約修行去立名即出家五衆也俗者一曰風俗謂隨時改轉不恒故二曰聖俗滯事迷理故三曰愚俗爲六塵所拘故或可事務煩囑喻似於愚即在家二衆也舊梵云優婆塞此翻爲清信男優婆夷此云清信女新梵云鄔婆塞迦鄔婆翻爲近案迦云事案是男聲即翻近事男謂五人等戒

堪能親近承事苾芻大阿羅漢若云鄔婆斯迦斯是女聲即翻近事女亦受戒品業行清淨堪承事大苾芻尼阿羅漢故七部者俗二道五部類也通局者化教通制教局意即門下所詮之旨故曰也云

釋中言顯理至二者總標諸教也若總相說者爲顯菩提顯涅槃真理之教故云顯理也追機不少故曰多途所以俱舍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等若別相說者爲人天機顯五戒十善之理爲聲聞機顯四諦理爲緣覺機顯十二因緣之理爲菩薩機顯三聚淨戒之理此顯理教雖則衆多若以情意求之不越化行取之並盡故云大分二也七衆通者取佛出現化儀名爲化教局內衆者偏據所行三行目爲行教故

言一謂至述者通於道俗者標所被機也但汎明因果下約教辨也但者偏局之詞汎者一云不冠定之談也二解訓廣也如儒書云汎愛衆君子運廣愛之心今取後解即廣明因果邪正而行業不可得知勝

因生人天惡業墜三途等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切善法爲因能獲天人三業等果一切煩惱惡業因即招三途惡業果識達邪正者四諦之法爲正二十五諦爲邪正見爲正六十二見爲邪四依爲正五邪爲邪八支聖道爲正撥無因果爲邪擇滅涅槃爲正冥諦涅槃爲邪母緣爲宗爲正自然爲宗爲邪篇聚之戒爲正鵠狗等戒爲邪意欲令人識知了達棄耶從正也科其行業等者科分也卽分別所行之行分別所作之業如淫名居士入諸淫舍示欲之過等又如無厭足王治國以殺害化人善財生疑執彼善財手示以宮殿百千光明云我得如幻三昧至於虫蟻尙無殺心況於人也又如婆須密多女示色化等云云只似此土齊梁之時有志公杯渡社願之輩皆逆化於時應跡同凡難爲測度雖非化教所明且舉茲爲例故顯其來報等者謂報通善惡如經中記諸弟子當來作佛等是善報若明惡報卽經云殺生之羅墜於地獄餓鬼畜生受諸苦報等如此善惡二種果報分明曉了易見故云明了易述也

言二至德者辨制教功用也毗尼事相非行不成教能詮之故云行教亦云制教以教禁制令斷惡修善故唯局於內衆者明所被機也定其取捨者初出家時身無遮難可以受戒爲取反上不得爲捨又隨行中二持之行須依爲取兩犯之行須離爲捨若犯僧殘已下可救名取犯四重罪永棄爲捨又治罰中七法名取九法權棄名捨立其綱致者綱喻也如綱如網舉綱目整今立五篇七聚之綱舉二百五十戒綱目也顯於持犯者戒戒之下有通別二緣緣具戒持又狂亂等緣不犯等決於疑滯者於言教不了名疑於事雖不通爲滯既與廣教持犯自分輕重等文無不顯達卽免生疑滯也又如條部文波離以疑事一問佛佛爲割決疑情令無壅也又如戒後下皆有境想四句五句之文皆爲決於疑滯也指事曲宣者謂隨指一事委曲宣說如初戒造他境有一人非人畜生就人中有男子黃門二種非畜亦爾成云每境非處有二成十又人中有童女婦女二形三種非畜亦爾每境非處有三成二十兼前十二成四十九對九每境非處有三成七也

覺境睡眠新死少境四境以論成一百五十六句又配累隔等四句成六百二十四句若怨逼等緣配六染樂句成三千七百四十四句如此一戒指事一披即知不在並是邪餘戒例爾再展故云又無重攬之義也結罪明斷者如欲作前事時初起斯業心結遠方便欲取境時名次方便臨成根本時結近方便若對果位結根本更起慶快心又結後心吉隨其作時皆制與罪如此結罪分明斷割故云結罪明斷也事有再科慙者且如大僧二百五十戒中若向七文性戒有違於制罪上更有業道都成二重之過故云再科也非謂約枝條不學無知罪以說也言然至矣者縱奪之詞二教即化制也脩者說文云行也環者圓也謂二教中皆有姦盜殺妄教文環圓次第不無相蓋如化教經論本詮定慧於中亦有明其戒學律藏本詮於戒其中亦有明定慧處罪二教循環相蓋今如何簡得令無有蓋耶可引鈔通云舉宗以判理自彰矣此文兩解初依順正記云經論化教之中雖明戒律似有蓋於行教然正詮定慧爲宗經說律等文亦是兼助故又律文行教之中雖明定

慧似蓋他化教然律證正以戒爲宗縱有定慧之文亦是兼助今中舉二教正宗取傳傍證理自彰矣已犯意謂不然此文以標鈔下句自釋若於標中約正詮傍理以解乍着道理頗至分明然下句鈔文却成無用故取也今依搜玄釋之欲解下文應先問曰上言舉宗似判其理自彰未委舉宗如何甄別可別鈔釋云謂內心違順託理爲宗等云云鈔文自釋何勞預解謂化教初心爲體以理爲宗行教以身口七支爲體以事爲宗若內心所發善惡未動身口便結其犯即准化教而斷以理爲宗理即真如寂靜之理理是心本若起三毒於理有乖便結其犯即依化教也言外用施爲等者謂若動身口有所運爲造作前事即准行教以判以事爲宗謂小乘不制意地發心未犯待作七非方結其罪即准行教此言違順者須即貪違是瞋貪瞋總發便於理有違若違順俱無方順於理體若違理違非成犯順理修善成持即理自彰矣斯爲足義言然至罪者約二教辨罪單也意道不准約宗以判

二教不同然其結罪亦各差別若違化教只有業道一罪是單違行教者更加違制之憾是重平言故至明者證也彼經明二人同造一罪輕重如何乃至佛言受戒重不受者輕即業上加制便重單有案罪即輕善生經文彼自廣明今此但引他文為證上來出家之人業道之上更增違制不論餘義也

言所以至別者立門意也所以兩字蓋是微詞更由重也分者判也此文古今有多解初依搜玄云此微為顯前善生經文謂前引經文受戒者罪重不受者罪輕彼文已自廣明何用今師於此更重分判故云所以更分者今云不然南山本為分判二教結罪不同故引他經文為證不可謂此經文以舉微意次准繼宗記云此為微二十篇意云其不可也向下三十篇對文自引他制二教有何所以於此更分今云搜此以明其二准法寶云據前諸門以釋謂前已辨能詮教周圓向下諸篇但依二教行事即得何用於此更分判耶已上諸方講人皆依此釋余十五季中亦同斯述近詳文勢其義極乖此段鈔意本為重徵前大若約諸門已乘能詮教已闕者且前

諸門但是律文制教並未治叙化教之文鈔既未彰何得此中云所以更分故知不爾今有新理故略明之但據此門以興微意謂前又略辨二教中於制教科內云事有業科之憾即業罪上更加違制罪反顯化教但有業道無制可違豈非度分根了適又於重單文中云然犯化教但受業道違行教者重增聖制豈不是重分判耶只於此文二教兩度明罪有無莫不文太繁不恐後人疑慮故作段微之故云所以更分者即引鈔釋云恐迷二教二宗二體差別不知化教以心為體以理為宗令犯化教罪不肯依大乘事機及大小理機又恐不知行教以身口七支為體以事為宗犯行教者有違制之憾不肯依小乘事機便云我是大乘不開小教等恐有慈迷故立一門獨簡辨其二途差別若出家人是五眾者犯身口七非性戒先依行教機除違制五篇然後依大乘事機等求除業道之罪故下文云篇聚依教自滅業道任自靜思若犯遮戒但機違制之憾便成清淨如下篇中俱具明通局疑恐迷惑故立此門也上來叙科云第七門已竟也

第八門分二初標言第至意者先明來意謂上准明二教宗體行業不同然於道中僧尼有別相對行事有異有同前既未明故此當辨釋名者僧存略梵尼是女聲男女位殊故云二部部者類也若同戒同制事法一種曰通或輕重不同有無事缺等爲塞意即所證之旨也

釋中言然至詳用者並明通意也同戒者謂初篇四戒二篇七戒三十中十八戒九十中六十九戒一百衆學七戒爭等云云同制者集僧與欲結戒持衣加藥等並僧同制也卽情非情等事法卽心念對首衆法一百八十四等如此事法相狀並同相字或平若聲呼爲得爾何故下篇准明大僧行事不別出尼之儀式鈔答云行用儀式等云云遮遯施爲謂之行用人法如非謂之儀式同僧法者謂除尼衆篇外除二十九篇故曰諸門繼宗記云除尼及沙彌篇外言若至相者如尼以僧及俗男爲境犯相僧以俗女及尼爲境犯相在二衆戒本目明若隱難知者如隨相篇具辨如尼姪處有三以七毒歷之得二十一等

二辨塞意初標云余有約位之戒者謂准尼家不同之戒故下文云今簡取唯別者共爲此科等云云言謂至異者列也三種不同一輕重不同如摩觸戒僧犯殘經尼犯夷重漏失戒僧犯殘重尼犯輕二有無互缺有僧尼無或尼有僧無故云互缺僧有輟教日暮議教等戒於尼卽無尼有言人四獨紡績等戒於僧卽無三犯同緣異者如僧尼畜長鉢不說淨皆提是犯同尼但一宿成犯僧開十日是緣異僧尼與外道食皆提是犯同尼與女外道食不犯是緣異已上解躬又云與年未滿人受具二衆並犯提是犯同僧卽以十七群爲緣尼因十八童女是緣異也此解言而至中者簡取盛行難知緣下別立篇同一當世盛行而種相易知或雖種相難知當世不因行者皆止而不釋也及別行衆行等法者別行卽七法自行卽相攝及八敬等法衆行卽受說安恣并懺僧殘須來僧中等皆於尼別行篇具述云云言此但至疏者結略指歸也謂分若干戒僧有尼無若干戒是僧宗類等言由未顯來證者顯明也來證有兩釋一搜玄云謂

制戒之由能犯人名字犯罪處所僧制呵等如是緣起並未嘗彰顯此未成解今依宗記云來詮者即來由意旨前未宣釋即有何由致僧尼互有不同何以犯同其緣復異如此未由意致鈔未論之指有首疏敘述也疏自問云大僧蓄鉢何故開十日尼唯一宿答尼制有伴有人對首故僧即反之若爾何以長衣尼鬱開十日答尼雖有伴容有同活共財之義既俱是財主說淨不成須別待人故開十日鉢唯一口必無共義是以隨得便須說淨此犯同緣又僧是上衆故有教尼尼是下衆受僧之教又僧無伴便招嫌疑有二不定尼制有伴涉嫌疑故無不定餘並例此有無互缺之衆又尼受觸得重爲其煩惱垢重既受觸身必作大惡僧若觸境無陵逼過不假染防故犯殘也此輕重不同之來如此來由意旨鈔指疏述也上衆收釋云云第八門已竟第九門分二初標言第至意者先明來意上雖明僧尼行事異同然於二部之下有餘三衆雖則未圓具戒且是內衆所收戒戒下文皆結其犯未委所行三行與僧有何同異前既未明故此辨也釋名下三衆

者一沙彌二沙彌尼三式叉尼隨行者即隨中之行共有爲同各別爲異意即意旨釋中言二衆至十者沙彌是古梵語此云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群生故也初入佛法多存俗情故須息惡行慈也若准新梵云嗟囉摩摩路迦此云勸策男嗟囉摩摩里迦此云勸策女謂此二衆初入佛法須假大僧大尼勸人之所策勵故今鈔文存舊梵語故稱沙彌也同大僧無作者謂能領心相所發業體一同大僧具發七支無表以非色非心爲體准大小毘度中沙彌得戒具列七支則所發業體同僧也或依俱舍及善生經但發四支身三口一也故彼經云十戒無義語兩舌惡口是義不然我今受持淨口業故俱得七支又智論云佛法貴如實語故以不妄爲先自餘通攝不待言及准此亦許發七支故又經心云並須息緣情非情發故下文云十戒三衆情與非情同大僧發今列十者以非具位且就力分故唯說十雖但說十餘須分學由如大僧但說四重之例又此十戒即爲具體故報恩經云由如樹葉春夏青秋黃冬白

隨持異故樹葉即不異而始終是一葉故戒亦同然
隨時有異也十戒者姪盜殺妄五不飲酒六不華鬘
香塗身七不歌儺倡伎故往觀聽八不坐高廣大床
九不非時食十不捉錢寶言就至末者辨行同位別
也塵沙惡境皆能防護顯無作之體不別即行同也
居第五篇者皆結吉羅名居第五篇就位在諸末者
戒戒之下皆結云比丘比丘尼波羅夷式又摩那沙
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爲犯下篇皆如此並在其末
位列

言自外至明者行法不同者行謂五德法即十數破
外道等并別堂說戒持衣說淨自稱沙彌名等法此
與大僧尼全別故曰不同也取捨有異者若供養三
寶得開摘花壞生名取反此不得是捨大僧尼無此
事故云有異又釋若犯姪盜殺妄滅殯不許受具名
捨不同大僧尼儼竟却得入衆若犯餘吉羅得受具
名取也各就別篇者僧沙彌尼沙彌尼沙彌與僧沙
彌同處亦如沙彌篇若異處如尼衆篇末具辨也
二式又法中言式至發者梵語式又摩那此翻爲學

法女且約童女出家年至十八曾受沙彌尼戒爲彼
集僧令對尼僧乞學法尼僧遙以羯磨被之後召入
衆爲說六法名字一不得受染心男子摩觸防大二
不盜人四錢防大三不斷畜生命防大四不小妄語
防大五五不得飲酒六不得非時食防大五是性戒體更
不重發者破古也古云六法女於十戒上別發六條
戒以由羯磨受故又於六法有犯故今師云不然只
於前十戒之內重策前六令彼習學戒體更不重發
也今以轉根義證知兩戒可發如僧受戒時得比丘
戒成就亦現行懸發得尼戒但成就就不現行若轉根
爲尼便是比丘尼不須更受尼戒尼轉根爲僧亦爾
示今沙彌受戒時發得沙彌戒成就亦現行懸發得
沙彌尼戒但成就就不現行若轉根爲女人當體便是
沙彌尼不須更受沙彌尼戒也若式又尼轉根爲男子
但號僧沙彌且不呼爲僧式又明知不別發戒也若
玄記古人受六法時更發得式及無表體今師云但是
舊來沙彌十戒非新納式又體故云戒體更不重
發也進新所釋其理過分古言自餘至顯者隨戒起
行名爲隨行同諸三衆者一同比丘二同比丘尼三

同沙彌尼已上或依諸記中大尼爲一沙彌爲二沙

彌尼爲三者非也既受六法時戒體更不重發即自

已當體便是沙彌尼何須更列故知無理

言必有不同等者謂得與大尼授食自從沙彌尼俗

人受食不得與沙彌尼過三夜不得與大尼過三夜

等如下篇說之九門竟

第十門分二初標言第至意者先明來意請前五門

辨能詮教第六明所詮旨七八九之三門明二教通

局并所被之機意足然未審所引教文爲是正翻實

錄爲是人造僞經又鈔之一字因何而與前既未明

故次辨也釋名者宗記云鈔者兩字鈔字屬此所於

能作之主引用正文卽下所用引三藏題目等去蓋

者卽下引僞經名目是傳眞者皆是要當之文科酌

者科分也酌度也意卽門下之旨也釋中初標章云

初明引用正經卽第一判次明世中僞說

明鈔與本意卽第三傳

釋中言僧祇律者先引律部後引餘二從親至疎又

於律中先引祇文以是根本故此律是釋法顯後中

天竺國王天王寺將來晉義熙十四年於揚州道場寺

譯四十卷成文若准諸記中對此廣引大集經文又

也若引經分節如玄鑒中自明若言僧祇是大天律者卽蓮鈔文反成疏廣如別疏之也

部此云法藏等四分律鈔所宗故後秦姚興弘始十

二年覺明三藏於逍遙園中翻譯六十卷薩婆多部

此云一切者卽十誦律晉弗若多羅於後弘始六年

譯未畢而終後有西國流支與羅什共譯畢五十七

卷成部未及刪定廬山遠大師致書與秦主請出江

表流行後有卑摩羅叉三藏於壽州名閼寺又譯善

誦律四卷添前六十一卷彌沙塞部此云不著有西

觀五分律也釋法顯從師子國將來宗景平元年佛

陀什於揚州龍光寺釋卷三十迦葉遺部卽解說但

有戒本一卷後魏興和二年般若流支於建鄴譯其

廣律文梵策雖到未曾翻也婆羅富羅部者全無律

本到此今依大集經文合有此部故更有異說廣次

別論名毗尼母論八卷正云失譯方善見論十八卷

別云前齊武帝永平六年外國祇跋陀羅與此俱濟

依譯廣州竹摩得伽論十卷宋元嘉十二年僧伽跋

摩於廣陵平等寺譯薩婆多論九卷失譯從論主立
名并傳五卷名開西江東師資傳梁僧祐撰毗奈耶
律十卷亦名論或號戒因緣經秦耶舍與竺佛念翻
譯明了論一卷陳朝真諦譯自出疏四卷五百問法
兩卷後秦卑摩羅叉答慧觀法師五百問事也云云
出要律儀二十卷梁武帝纂出律中要事以律教開
王得聞故言餘衆部者謂二部九部十一部十八部
二十部等也

言并至律者列餘二藏也雖已列論名是釋律論或
宗律論如此方疏鈔無別故入律部攝之今此言二
論者但是執計宗途之論非解律者故別標出云云
名隨經律者謂隨經論中有解律處故如涅槃中禁
斷魚肉八不淨物等又增一經中阿難擊撻提等並
是也據理合云隨律經隨律論等今言隨經律取語
屬故

並具入正鍵者指上所引大乘經論等皆在三寶錄
中隨非偽造也費長房者漢時亦有同姓名者但解
陰陽術數不閑佛法今此是後同時名僧遇武帝毀

二教乃依例服儒後至隋文帝登位不更披剃遂於
開皇年中撰三寶錄一十五卷計三百八紙題云代
歷三寶錄今續有開元錄二十卷智昇法師於玄宗
朝撰叙五千四十八卷至德宗朝更有貞元錄四十
卷收三藏教文五千四百餘卷今鈔不舉者以當時
未有也

次列諸師名目情見不同故言異執法聰律師元魏
朝人本是僧祇學者因老戒本體元從四分而得遂
息唱僧祇瓶弘四分手披講解未制章疏也道覆律
師北齊人聰講出疏六卷釋四分文章疏文光律師
北齊定州人姓楊氏年十二隨父至中岳遇見佛陀
蜜三藏即與受三歸見其目有神光乃度爲沙彌執
卷攬文由若昔習凡聽經論一遍入神時人號爲聖
沙彌年滿受具依覆聽律覆雖有疏但科律本未有
義章先遂別著疏文十軸解判多事文筆乃披出業
師呵之吾本度汝意在修證如何祇誣事世語乎後
收疏但作四卷一百二十帙故云二度出疏也理隱
樂三師者並北齊人也洪理抄二卷曇隱抄四卷道

樂抄四卷云。遵統師者洪遵僧統也。相州人也。學承暉後年纔十。隔開闡律宗。四遠望風。堂盈于計。齊主以其德望高遠。宗授爲斷事沙門。後制疏八卷。大業四年。終京興善寺。春秋七十有九。淵律師者。洪淵學承遵。後有未詳卷數也。雲暉願三師者。並光之門人也。道雲兼是光學士。依承製疏九卷。抄一卷。道暉略雲所制。別爲疏七卷。法願隨并州大興國寺製疏十卷。是非抄二卷。洪勝二師者。道洪相州人。學承雲後。法勝皆出抄未詳多少也。首律師者。鈔主受戒和尙。兼承稟姓皇甫氏。安定人。玄晏先生之後。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和上出家。受具之時。於佛塔前。諸祈願證。感得佛降摩頂。身心安恭。方知感戒。初聽洪律師講七百從侶。莫後超論。唐初詔入京。勅住東禪定寺。貞觀八年。勅置弘福寺。今製疏二十卷。五部區分抄二十卷。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終禪律師者。法願也。即相疏主。姓學氏。本趙郡人。因官遂住相州。出家於日光寺。依雲裕律師受具。依洪學律。唐武德六年。製疏十卷。附往京崇福寺西塔院。與道誠律

師講。因號西塔疏等云。貞觀九年十月。終於日光寺。春秋六十有七。基律師者。未詳氏族。并所述卷軸也。言已外。下結餘未盡之者。曇瑗者。陳朝金陵人也。初講十誦。後學四分也。僧祐者。鈔主第二生也。梁朝人。姓俞氏。住金陵鍾山定林寺。初學十誦。後學四分。著述不少。天監七年。終靈祐者。隋朝相州演空寺。姓趙氏。定人。年登七歲。便欲出家。父母不許。喟然嘆曰。七歲不得出家。一生壞矣。年至十五。喪火畢。辭母往趙郡。應學寺。寶禪師處。求受度。受具已後。學通律藏。製疏五卷。至後周武帝時。隨例服儒。隋文帝時。却仍繼位。大業元年。終演空寺。具錄不已下等者。約處明之江表。即東西兩浙。開內。即同業等州。長安城也。江南。即號州。洛州。緇青等。是蜀部。即神錦部。類數州。叙南三川等云云。一如義鈔者。指略也。即集義鈔。亦是鈔主製三卷。成軸未容傳寫。被海東僧擅將去。後重造。翻磨疏贊。處具如彼述云云。

次明世中僞經者。人造不真。曰僞。以非實錄故也。若依搜玄作四句。分別一僞經。二失譯。三疑僞。四正譯。

今云此一句是偽經既非如是等人造經論總五百
失疑何身更立句法云云四十餘卷者舉都數也非謂現定鈔中有如許卷代
代漸出等者顯非一時頓起故多附世情者謂多分
帶附今時隨方世俗之情全不開於聖旨故隋朝久
已焚除者於長房錄不收者集向尙書者前一時焚
燬也愚竊猶自蓋用者蓋是其時收捨不盡者猶有
無知之輩蓋引用之也問因何得知是偽經答夫言
翻譯皆有時氏及三藏同譯人從衆執筆迴文及置
大使并本判官譯訖開奏勅許流行方入目錄所載
便知是僞也且述與律相應者謂前來鈔文中所列
題目與律相蓋恐人疑誤錯引用之故偏於文中順
列若不與律相應之僞經既無人引用故去不列也
三明鈔與本意者諸記皆問云前發記序已并作鈔
之意竟今何更明答前但通明制作一部文之大意
謂攬前修疏抄不濟時宜遂發情懷而興著述然未
委此一部之文名之曰鈔鈔之一字因何而興又據
何文裁量聖旨故次辨已

釋中言天主也者總略明也固者實也令者使也謂

中說鈔序

實依佛語使我艾除衆也抄纂要詞撮略正文直顯
其義此即謂包括評意者包者合也雖也覽也括者
攝也檢也若於當部不足即包覽取攝要當之成文
斯三軸行事同足此即謂准上所明鈔者且是略義
也
言餘至論者諫詞也余我也智謂情智也螢者書云
腐草化為螢也耀者照耀謂佛之智喻如日光無幽
不燭菩薩智如月光聲聞智如星光凡夫智如螢光
自身照尚不周豈能燭物鈔主意云我既是凡夫便
同螢耀此即謂量實陳庸者量謂器量心遊理外曰
疎也庸常也下小人之稱故輕陵也侮慢也戲法也
言教也豈敢將螢燭之智陳庸之量裁割當部聖言
包羅三藏教法舉動施爲便成輕陵侮弄涉於謗
故曰動成戲論諸家皆引智論中四謗之義夫一切
法不可定執言無是損減若定執言有是增益謗亦
無相違謗非有無戲論謗鈔主意道我今智淺量微
刪略聖言動成謗法故略舉後一戲論謗名也佛所
說法離於四謗說有非增益如言圓成萬德是有故

說無非損滅如說遍計我人是無故亦無非相違如說乳中酪性遇緣攪得卽有不遇緣說無非有非無不成戲論如說煩惱於佛身中非有於凡夫身內非無又涅槃於佛已證故非無凡夫不得故非有今師著述彼此亦離四謗當部繁處刪除非損滅當部無文取他部補闕非增益凡所引用皆是義執相關非相違緩急重輕不取非戲論也

言雖然至本者結歸宗本引用有憑雖然者縱奪之詞地意道智淺識微淺不合裁量聖教恐成戲論且縱也然其習學皆有所承今刪剪聖言不名戲論奪也所承者謂鈔主稟承大疏主習學茲律二十來遍固非道聽途說無其師授也承必知本者此四分無從大毗尼藏中來原其律中許不具說文句卽是刪繁本意不名戲論也言每所至證者正明刪繁意也每所引用者謂二十九篇凡所引用本宗之教先加覆檢者於四分律本親自披尋覆其虛實如欲制受戒篇先覆檢受戒律段戒律本例此於一事之廢立意多者謂隨對所行事健度之內多有廢典今且

約受戒法中具明便有五受十受廢立之意餘篇例此說之

云諸師所存情見繁廣者古人皆依律制疏次第解

釋律文既繁章疏亦廣今並刪略者今師制受戒篇

唯論羯磨一受餘四皆略不明一事既然諸篇例此

同問若於當部刪除繁處但略取要當之文或依此

行事未周何成追機之益鈔答云止存文證此句正

生下補闕之意也只如羯磨受戒但依四分行事未

周卽須廣引諸部教之證成令行事周足已上依經宗記解通

不平謂此本但略彼大意云云前之妙得其原可爲承前不同搜玄引三師之義等

言及教至顯者辨教通除論指別所明也如明戒體

通成多二論鈔准依成宗出體多論不是崇承卽名

餘論又如四果四諦十二因緣等通俱舍婆沙論亦

名餘論理相難知者如多宗以色爲體六門分別四

果修證小乘五位十二因緣起須明三世因果如斯

等義若非通明教相難可究窮必若於此廣明恐新

學之人未學並指如義鈔後別著兩疏彼置章門以

辨也問前總序後段中云若思不瞻於時事固有闕

於行詮則略標指趣以廣於後謂許後別爲撰文卽

羯磨等今此又云教通餘論乃至指如義抄兩處文勢如何會通有人云前約總以論後據別以說者未成解也今云前序中但約當宗事相如羯磨七非十三章門處量輕重等例雖是事相恐新學神思未周故於鈔中略明若廣說卽如疏并輕重儀說今此約外部論中法相道理難知通解者方究其文新學之人何能曉了故指如義鈔今羯磨疏文廣辨兩處文勢似同理事自他殊異思之

大明補闕意言而抄至意者謂前刪除當部繁文之外但依四分行事未周不可拱手而休須引他文補闕然其引用不盡盡起之又但取的當之言迴改文詞令人易會兼又與四分相應雖少而引故云但取文義堪來入宗等其外闕文則不全取故云非鈔者之意如標宗中引地持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感此但爲證成戒德故略引證若子細而明彼中無爲何事而有斯文又爲對治何等設時何人獲益此卽是不盡之文也又如集中云阿難昇講堂擊犍搥此是如來信鼓等引此文者但爲證成比丘亦許

打鐘若委細論未審其時有何法事而昇講堂擊犍搥等非鈔意下篇凡引外部文處皆爲證事並同前解云云言故至之者引律證也准律說戒法中諸比丘因節會受請欲爲他說法裁量文句不敢自尊以事白佛佛許不具說文句等又准母論亦有斯文彼云諸比丘問佛云若說法時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欲示此義復有疑心若次第說文恐生疲厭欲抄撰要言妙詞直說不知如何佛言皆得以斯文證並是佛聽故也

言庶至福者明鈔之所爲也庶者說文云冀也冀訓望也臨機者臨前生善滅惡等機披文便明不要諸請訪問他人也卽事卽行者卽對前集僧簡衆等事便可施行不疑彼事成不成之罪福此卽利用義也言猶至矣者遮詮不急之文也謂述此一部之文繁處須繁爲是當今要用略處須略蓋當世不行猶恐後人見鈔略處不知非急不明便添闕詞以安文內如善來之例等卽致此鈔之文非所要也眞宗無礙者此鈔堪爲濟世行事號曰眞宗若加不急之詞如

野草混於良田名蕪穢也行者致迷者行持修行去

之者生迷云若是疏又不見解律文若是鈔又不合

有閑繁之說由茲疑惑也鳥鼠之喻等者佛藏經中

本喻破戒比丘蝙蝠身有翅口有齒能飛騰解入穴

有人捕鳥時便入穴便云是鼠口有齒故有捉鼠便

飛空去是鳥有翅故非鼠又非鳥不似一物故破戒

之人形貌同僧行業如俗猶同鳥鼠故本文雖爾今

但喻鈔非開惡比丘故茲此也存在也隨彼加添之

曰便成鳥鼠之喻也

上釋十門義也

次都結言此至論者通收前來十門故曰十條總束

諸門者三十篇爲諸門也十門是能收束三十篇是

所收束例科分折者類例也分別也辨折也十門是

能分折十門是所分折三十篇中不越此十條大意

皆盡也若攬收不盡等者諸記相承皆謂此十門爲

大綱篇篇皆具十意如網諸篇行事如網目若於十

門收不盡者非其大綱在下諸篇自述即諸篇首皆

總意既隨篇各別非此所明故云自下別論也

古今皆依

此諸自或依湖州仲平座言科此兩句生起三行之

是一途

一前字疑刪

意謂上兩句結上十門明攬收下三十篇大意將盡

然於十條中攬收一部鈔文雖證三行未盡未約三

行判文故此兩句生起

今意存新解妙得其原思之

第二事三行判宗初言夫宅主位者今師制作文同

鈎鐫結引萬端義等聯連始終不絕十門既畢生下

正示行事之文故有此段又總序後約行分文今

據所證時卷判行能所條別

更有要問總序後辨衆解不疑

行爲先今此將自行在先何故不定答前約能證義

以分謂能秉法僧欲行持佛法先須集僧問衆等故

衆行居初今約行證行以分須自行精潔方堪秉御

故自行居首二處所列各有意也夫者如常說宅者

居也身者形也佛者覺也海是喻也世海治渺深廣

大小衆生共居佛海覺池深廣大小賢聖同供止住

故漬味流者漬嗽也味者滋味法者十二分教解脫

之法能就生物辭故經云法喜禪悅食解脫味爲樂

等形則僧伍者形者身形則者居也次者入也僧衆

也伍者行伍也上言宅伽海

是佛實也

漬味法流

是法實也

則僧伍

是僧實也

緣受具後便具三寶之義今身所行之

行列上亦三故曰行唯三位也。意顯此三行
准三寶義立

遵仰正戒者。謂篇聚及機篇。議達持犯。即隨相及方軌。體謂戒體。相謂犯不犯。相具在四篇。故云具矣。自行既成者。結前外德彰用者。生後衆行。謂前明戒既清淨。復議持犯。即自行已成。德相外彰。堪秉持教法。辨於衆務。須依上卷十二篇。廣衆行為綱。爲領。即四現前如網之綱。如裘之領。乃逕整一切衆務也。自他兩德成相多途者。一解云。如下二衣四藥中持衣加藥。是對首法。或要受持衣藥。須得他人來成於我。謂前人既是淨行。足得我對首之數。是他有德。故云他德。又他要持衣等。須我成他。我行既淨。堪足他對首之數。故名自德。二解云。他來成我。自行名自德。我往成他。自行名他德。今云衣藥可爾。如頭陀及諸行。不假他成。既聞彼此相成之義。如何辨自他兩德。已上兩釋。俱非不取。今依玄記正解。上句是躡前下句是生後也。謂中卷是自德。上卷是他德。此躡前大文也生後共行云。成相多途。意道上中兩行說事未盡。更須得共行以辨。故曰多途。如持衣如藥。說淨攝衣攝

◆釋字疑

食十二頭陀受三歸五八戒等。並是前二行中說未盡處。此中明之。在文端直如裘之毛。如網之目。攬之自顯。通收三行方爲盡矣。

言此至委者。結三收以文無文不委。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雖多。但將此三行收之。皆盡。三卷既明三行義。即三卷通明萬行義亦盡也。

言然至疑者。然則兩字含進退兩意也。謂約三行分成三卷。若令三行不離。即難故更明也。事類相投。難量擬者。事謂謂衆自共三行之事也。類者流類投者。尋若將衆行流類投寄上卷。自行流類投寄中卷。共行流類投寄下卷。此難更甚於前。故曰更難量擬。量者斟量擬者。比擬問如何是難分之相。答若單分三行。配於三卷。即亦不難。今蓋爲三卷諸篇之中。各有參雜。致不易也。且如上卷本是衆行。唯四人已上之法號。爲衆行。今標宗中辨法體行相。四門受戒中有六念等法。即是自行義。又羯磨中明對首。即共行義。心念法又是自行義。豈非衆行中亦有自共二行相雜。又中卷中本是自行。其間明造房乞白二反違

諫曰四等是衆行義對首懺吉作餘食法捨請白入衆聚落等是共行義豈非中卷自行中亦有衆共二行相雜又下卷本是共行其間結衣食界是衆行義心念持衣說淨十二頭陀五觀等是自行義豈非下卷共行中亦有衆自二行相雜今若科分斟酌量此擬實當不易故曰更當量擬前惣序後明立諸目雖言此約將卷判行極難也若長至碎者應先問云若每卷之中皆有三行相混雜者處判誠難今但約三卷收三行通途解釋得不可引鈔答云若長途等云云意道若通途辨於行事者隨於一行之中卒難尋檢故云寄於討論更問若爾但向三卷文中凡有衆自共二行處逐行延科出得不鈔答云必隨相等云云意道若存篇題不以三行分判隨有衆自共處據名科出者即每卷之中三行却成雜亂故云過在繁碎更向上言長途而已恐披檢者難欲隨相曲分復成繁碎兩種既並非如何即是

言今至依者鈔答通也結上所分之意用簡上非二之等宜約略者謂隨前事宜前十二篇隨明衆務之

事宜應判此上卷一十二篇文爲衆行中之四篇隨明戒體持犯之相宜應判此中卷四篇爲自行下之一十四篇隨明機要之務宜應判此下卷十四篇爲共行故云隨通結指歸者謂通結前上卷十二篇指歸衆行其間雖有自共兩行隨增勝說衆行既多且判歸衆行通結中卷四篇指歸自行其間縱有衆共二行亦從多而判且指歸自行通結下卷十四篇指歸共行其間縱有衆自二行亦從多判且指歸共行故云通結指使舉領提綱等者古以毛爲要毛附於領舉領則毛端古以綱持綱提綱則目整今以上卷衆行爲綱爲領中卷內凡有明衆行處如毛如目又中卷自行爲綱上下二卷內凡有明於自行處如毛如目又下卷共行爲綱爲上中二卷內凡有明共行處如毛如目今但舉上卷衆行之綱領中下二卷所有衆行之文毛目自然端整皆屬上卷衆行攝也餘二卷例此說成繁亂載舒載覽等者載者終也舒者展也攬者披攬也謂四時事終可以載於簡冊或可十億日觀大數之終意令後人從卷始迄于卷終舒展披攬故

若依毛詩說者則舒攪隨有前事隨檢依行也上科

云云惣當十門別序已竟

四分律南山行事鈔記卷第二

●傳入地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四

吳越天長寺大德闡紫志貞

丁巳歲記

吳越國真身寺傳律沙門 靖安照遠丁巳歲記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五

從釋宗肇受欲篇

吳越國長講律壇賜紫清涼大師景曹纂

●會本疏卷上之三

今當第二正宗文中分三初上卷一十二篇名衆行二中卷四篇名自行三下卷十四篇名共行今當第一文中又分三別初標識上卷之通題二標列所撰之篇目三牒篇釋三文今初通號者言四分至卷上都十二字若望中下二卷此卽却是別題今且據總收上卷一十二篇文名通題也又釋上之十一字三卷共用卽名爲通但上中下三字不同名爲別也

所云四分乃離中之別科律者五部之總名總別雙彰故云四分別者削也繁者多也失夷紊亂勦截駢柯去蓋傳眞義豐言行補者益也闕者少也博採眞實摭拾義珠運發黷光溥裨未足行者現行事謂事相稼略樞要故彰抄名卷者卷舒爲義從前向後曰舒從後向前爲卷此據帛墨爲言上對下中立號故總題云四分云云

次標列篇目言標宗至附者謂題此卷十二篇中事法是衆所攝隨機要於何事依而行之此行僧衆所行故彰衆行三牒篇釋中文分爲四初有四篇明能秉僧二羯磨一篇明所秉法三結界一篇明秉法處僧綱上六篇明所爲事四段就初又分爲二初有一篇標戒爲宗以辨僧體次下三篇約集是非以明僧用今當初文云標宗等者先來意者謂佛法初興戒最先說三學相因以戒爲本斷惡次第戒提定縛慧殺五分法身戒亦居首今撰事鈔統收三行以戒爲宗是故此篇最居其首次釋名者標若舉也總舉一部鈔文所尊宗者主也戒是諸行之主故下文云發

●元結之

越萬行戒爲宗主。因明諸師立宗不同。一願師以止作爲宗。相違之失。二暉師云。顯德者。既標具宗。卽須題德。非德無以立宗。德謂從果彰名。以能持戒萬德從主。若非此宗。無以顯斯德也。篇者。戒疏云。字從竹。作乃是。簡名自漢已前。本無其。帛。例用竹木兼之。執素而用圖錄。後漢蔡倫造。帛用易。簡素古。書簡。帛可有一章。以熱韋編反。之號爲一篇。故宣尼讀書。韋編三絕。第者。居也。如王侯之宅曰第。此篇居初。故云第一。注文云。言初出宗體者。謂廣明法體行相之義。正顯其宗言。後引文成德者。謂廣引化制二文。證成戒德。乃至顯德也。從此開釋不及繁列

云夫至限者。法喻雙舉。盡貫三科。卽法喻合也。夫字一是發語之端。二乃下蘊深旨。律者。法也。詮量輕重。犯不犯。法海者。喻也。利潤無比。如世間海。旁通無際。曰冲豎難究底。曰深津潤通達。物類俱沿。其數既多。故云萬象。萬者。一數之極。故華嚴十定品云。四大海水。悉能潛闊。四天下中山林萬象。而令春生夏長。吐花法實。而不失時。律海具爾。橫遍諸界。爲冲豎等虛。

●依子未詳

空曰。深。有解脫味。謂之津。遍十方界。謂元通。能令五分法身。初生。次長。吐五乘之果。皆不失時。問。既言津。通萬象。卽是包含無外。莫應宿死屍否。鈔答云。雖包含無外。而不宿死屍。謂世海雖復寬廣。無所不容。然不宿死屍於內。今之律海。亦爾。雖然至廣至深。而不容於犯重戒者。故云不宿死屍。故律序云。譬如有死屍大海。不容受爲疾風所飄。棄之於岸上。譬如有死屍者。此釋自行絕也。大海不容受者。釋衆法絕也。爲疾風所飄者。作法除棄也。棄之於岸上者。穢不在淨也。其次合云。諸作惡行者。譬如彼死屍。此兩句合前初句。又云。衆所不客。受合前偈文下之三句。後云。以是當持戒。此句勸持。騰岳波雲。而潮不過限者。騰者。奔起之貌也。岳者。山岳也。謂伍之浪小者。如山大者。如岳浪激。白氣紛飛。如雲號波。雲晝夜二時之潮。不過限。律海具爾。制戒緣起。爲騰五篇七聚。峻峻高低。小者提吉。如山大者夷殘。似岳故云騰岳。然五篇七聚之上。要起止作二時白業。喻若波雲。諸弟子於制不敢有違。喻晝夜二時潮。不過限。不過限者。鈔引五

本律字

七律字

分說戒法文條有八不思議法文詞稍顯當部但云不失潮法不及五分之文今將鈔中六句取彼八句謂世海有八般之德律海有八事初云律海沖深取彼第一德謂世海漸新入津海如來漸制新學二律通萬德取彼第七德彼云世海大身衆生居其中律海四果四向等止住三雖包含無外收彼第四五六八日德彼云百川來會無復本名律海難姓出家皆稱釋氏二世海不失潮二律海不遠戒三世海不宿死屍三律海有犯不容四世海四河共敗而沒本名四律海四姓出家咸稱釋氏五世海無增無減五律海入無餘涅槃是無增減六世海出種種珍寶六律津海出種種法寶卽三十七道品也七世海大身衆生居七律海四果四向同住八世海同一鹹味八律海同一解味

本律字

本律一作水

本律一作水

本律一作水

本律一作水

請禁身不造三邪之惡事禁口不作四過之惡法身口既淨無容更得過非生焉沐心等者謂由戒淨三昧現前故云沐心道水洗身曰浴洗手曰澣洗足曰洗洗頭曰沐身最居上謂之頭心既主之尊喻如頭故云沐心水能滌垢由戒淨故無生智起妄垢皆除喻智如水也者之一字牒上沐心道水之人也心能離念則能出要自然不染六塵之境也故能得益於時者明現世之益也淨持禁戒嘉聲外逸能生物善秉法被時千載不墜也此明身口之益跡超羣者智所照處名為跡以無生智起普照萬境五欲不能拘六塵不能染此跡自然超越此明心益良由非法無以旣其義者良善也謂善由戒法清禁身口四儀自然承潔非此戒不敢先住持千歲之義非道無以顯其德者非無生智道不能顯跡超羣之德故知此德由戒淨而生已

云而澣末至趣者澣薄末下也淺議之徒膚者諸記中有兩解一云作膚字呼唐下安肉用無皮上曰膚膚內爲皮二解云作腐字呼餘時反但謂常卽腐也

中道師作述

之見今觀文意上既言淺識即是見解不深之人不合更作皮膚字解文似重也思之雖名參繙服者謂黑色之衣名繙服也雖名字參雜在繙裳之中而不委教文中事也學非輕違者學謂習學非由不也經歷也繙遠也所學之事不積功夫但心一期而已既非廣見何精明此上二句明學不專志也行不依律何善之有者此之二句明所行之行非也謂戒是萬行之基三乘因種今所行既不依律即萬善從何而有故云何善之有也情既疎野寧究真要者情爲情懷上既學行俱永即情懷之中於教則疎於行則野故溫室經著域自傷歎因云雖得生世爲人疎野義淨法師解云心游理外曰疎形落俗中曰野引此意者覆於上文將心游理外一句覆複上學非輕違將形落俗一句覆上句不依律等封懷守株走他通望者今釋云上聞陰下句法封者執也問也懷即情懷也守株是喻韓子云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軍株折頸而死因獲之後乃釋耕守株是爲宋人笑時語曰守株待兔愚之甚矣上既舉喻法合云何鈔自

中道師作述

中道師作述

解云走絕通望謂情意之中於教疎於行野更不求趨修行道果通達大望如待兔釋耕不殊但爭利名進道無日也玄云身無學解如樹無枝喻同枝枕無異恐違文旨局之心首而言無詣者局執也所執之事皆是師心曰局之心首所出之言言不關典無其實錄故云而言無詣詣實也意雖論道不異於俗著情意之中雖論量三乘之道而所行不異於俗俗則就染五塵利名所繫今具如是豈得異耶與世同流事乖真趣者上句反釋上文不異於俗之道理則與俗同於流類下句結歸則與真詮意趣有於乘別故曰事乖真趣也玄記將非法僧制釋上句與七九之諸有乖釋下句者似涉能詮衆行也思之云研習至解之者此段四句上二句舉學下二句況不學研習積季猶迷闇托者舉學窮者習學也積於歲季長時用心於教文中也猶迷闇托者不明之良也只如講古德依四分宗中研窮習學經歷多時至於著疏疏章猶迷教旨錯悞引用處斷重輕不少全無托附下句云況談世論熟能體之況前來不學之人終日談

於世間言論孰能體會之宗助語之詞諸家記中云如上述識之人設使精研習學於歲季猶迷事相如闇中托物或著不著況談疎野庸常之言談爭能體之此解非也

云是至存者是以客致濫委以亂法司者客至也致舉也謂若客受致舉上來庸常之人濫委付以爲僧首者下句云以亂法司法司者即伽藍寺字之異名也如俗九司今借號以爲法司若令此人爲方之主寺院之中混亂無其軌範也玄云司者主也主者聚也三藏之人聚在一處令此淺見之人主持則有亂也此解似有繁研肆意縱奪專行暴尅者肆者故也縱情取捨而異與奪於已親有罪亦怒爲縱於已陳者無過加罰曰奪儒書云不教而殺曰暴又論語云尅代怨欲不行焉可謂人矣即專行暴事欲勝於人也上非俗節所許者舉俗也書云罪宜惟輕功宜唯重又尚書云不以親而不賞賞彼有功俗節既然上之暴尅何得許也何有道儀得存者此句況道也道則無生智等道四爲懷儀則三千威儀利物爲本身

代疑使

疑疑

生疑主下

與疑與下
降疑降

心既行縱奪尅暴儀之與道何得存焉云致至耶者此段明人虧正法示所損境也致令二字驟上而生想入法流號爲新學困者弊也盤石者大石也周易中有困卦兌下坎六爻辭云困于盤石石者不受物也若卜得此卦者即陰陽閉塞不通之象也今非法衆生抑遏後學亦然進則踐於堯梨退則困於盤石令他學解不通五分法身豈更生長亦是閉塞之象故云困於盤石也律要絕於羈縻者此句明斷法也在身曰羈縻絆也在口曰羈縻今從革者皮今二持持行是律之要止持如羈結束比丘身口七支不至作犯之境作持如鞅收束比丘三行不至止犯之境今非法衆生不與施行此律要二持豈非斷絕也於時正法玄綱等者於非法衆主抑遏之時如來正法玄妙綱宗寧不煩覆墜失故

云故知至乎者雙結典替無也故知兩字印可之詞典替替皆在於人儒書亦云人能知道等深崇護法復何患者深心崇重守護教法復何患也今准書中患字訓憂也借此何患二字向下句結之應云何

應佛日不再。何患法輪不再。轉謂佛智如日。昔時已羅。今僧尼護戒。使定慧發生。豈非再羅。八支聖道。具較輻輳。三名眞法輪。佛在之日。已轉。今僧尼戒淨。起智斷惑。豈非再轉。若是深崇護法之人。何憂佛日及與法輪不再轉耶。

云。今略至託者。顯略指也。謂約能詮教下所詮之戒。以之爲宗。夫出家五衆。就其行教。以戒爲宗。故戒疏云。律列戒爲行事正宗。欲知宗義。宗是主義。專義法體。行相顯宗家之受隨。非受隨無以顯戒。故下則畢法體。行相以顯之。非戒無以收於受隨。故法體行相之前。皆標戒字。故知戒是行事之正宗。若於受前名爲戒法。領納在心。名戒體。依體起用。名戒行。行成外彰。名戒相。今於立宗之故。略指宗體行相也。問。指此四種所爲。於何鈔答云。令後進者。興建有託。謂令後來依四分律修進之人。知戒爲行事之宗。聽於往日。自受戒時。實納得法否。若定納法。卽有體。順體卽有行。可修可離。既離二犯。修二持。美德外彰。卽秉法住。持有於託。附若也。反之則全無託也。

● 隨轉作竟

云。夫至滯者。夫戒以隨器爲功者。夫戒者。三个字。且舉宗明不受之法。以由用也。隨逐也。器者。根器也。功者。功所能也。但隨逐受人根器上中下。別似水入器。隨器方圓淺深。戒亦如是。故多論云。隨以上中下得三品律儀。立云。上品根器。容受如來菩薩戒。中品根器。容受聲聞緣覺戒。下品根器。容受人天之戒。此解稍疎也。行者似願納爲趨者。行者二字。舉起能領納之人也。似者。用也。想像在懷曰領。得法在身曰納。心向於戒曰趨也。而能善淨身心者。隨禮陳詞乞法是善。身緣於法界境上。遍斷惡修善是善。心無輕適重難是淨。身專志攝慮是淨。心故云善淨身心也。稱緣而受者。人僧界法成就衣鉢具全。稱於此增上之緣。方納具戒。故也。方剋相應之道者。方則也。剋獲也因緣契合。則獲相應。卽戒與器相應。領納與戒相應。善身善心與戒相應。衣鉢人界與教相應。當此之時。卽應得戒。若情無遠趣之等者。情是受納之心。趣向也。遠者。遍法界境。悉是戒境。於是境上。不作斷惡修善之心。求菩提涅槃之趣。又只擬有受無持。既無此遠

●釋疑

●釋疑

遠趣向之心。卽不得戒問。爲從初發壇之時。乃至白四羯磨之時。情中無遠趣。便不納戒。爲復幾時。鈔答云。差之毫微也。毫是毛中最細微。是塵中最小。但使受戒之人。差之如毫毛之眴息。便不得戒。或有釋云。受人身有遮難。結界不如法。秉羯磨落非如毫微。許卽受不得。初解徒染法流等者。空也。染者。習也。法三行之法流者。類也。空染習在三法行人之流類也。將何以爲道之淨器者。謂無漏淨道所依。須假其器。有戒則三乘菩提無漏之道。爲所依。若無戒。卽不依也。故婆沙云。功德所依名器也。爲世良田等者。謂身須福戒德。方堪爲世良田。今既戒體本無。卽爲田之義。安得存在。

是爲凡欲清身行。徒尊者。夫欲入淨身三行之人。徒侶遠。遠稀求三德涅槃。因常之果者。抄文牒勸云。無宜妄造。謂須專心。不宜妄造。取前事也。必須專志攝慮者。念念相續。領納戒心。名爲專志。無其間斷。攀緣故云。攝慮心。既契會於法。法亦隨心。名爲契入。由前專志攝慮。無其間隔。戒法納心。豈有於滯。或有解云。

●釋疑

戒非塵大色。又非緣慮心。既非色非心。無有礙。故云契入無滯云。故經云等者。引證也。涅槃第六云。無作非色非心。是無形而能遍在色心中。十二入中。法入攝六識之中。意識得故。可證持證。誠上文有戒可得。故云斯文明矣。

云何至相者。二字是徵。上既略指宗之受隨。爲興建之本。乃知戒從緣得。以戒爲宗。未知所受名何。又既不屬色心。如何爲興建之本。將欲釋之。且先徵起。故云何者。但戒相多途者。如成論有七善儀。只於有漏本支之中。自有五八十具。二百五十尼。三百三十八。乃至八萬四千之相狀。故云多途。非唯一軌。徒結反轍也。千車萬轍。故立云。軌者。跡義。萬車同轍。是一義。今戒不爾。有於多種也。心有分限。取之不同者。上中下品分限。各別。故云不同。住境彰名。乃有無量者。任從也。境卽所緣。非情二種境者。上至如來下至微纖。有令境者。大如須彌山。小如微塵。其數非一。故云無量。今若向此境上彰名。卽不可。且據樞要等者。責云。門扇兩頭之也。故維健度云。戶樞不轉。以皮裹之。

●目下疑說

●目下疑說

●目下疑說

若依玄記是門白也。白是門之要。故雖廣大極能管轄。開閉自在。戒亦如然。盡虛空遍法界。雖廣多。但以四種收之。無盡矣。將一法字收一切法。乃至將一相字收一切相等。前二是受後二為隨受。雖殊莫先四種也。

●如律作修

釋釋之中有四。今初云戒法者。釋名也。云語至此者。語法而談不局。凡聖者。謂言義而說。故云語法。又此戒不簡凡夫及與聖人。故云不局。凡聖。故下文云三乘聖人要戒。戒印此約聖人。又云佛為五淨眾生。制於禁戒。此即凡夫。謂佛大慈心中。與此毗尼。凡聖受者。通有故也。直明此法者。要約而說。故曰直明。簡異不廣。說受前八法九法七限。我門之類。恐有繁總也。如能軌成出離之道者。軌生物解。謂成三善。提出謂出於三界。離謂離於二部。故經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要令受者信知有此者。謂要令受者發深信心。知有茲玄妙之戒法。能出離三有。證五分法身之理也。

●目下疑說

云雖至法者。應先問云。既言凡聖道有。若在凡夫身

●目下疑說

●目下疑說

中名為何法。為約已成立名為約未成立名。可引抄答云。雖復凡聖通有此法。等云。雖字縱奪之詞也。謂凡聖二類皆有此法。如前又云。不局凡聖。今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為聖法。如香婆摩等三乘聖人。受得此法。便證聖果。等偏彰聖法之名也。或有別解。恐非文意。不取。

云但至也者。反彼生死者。問常聞生死為此。涅槃為彼。今何故云。反彼生死。答。心體離念。本無生死。但由對境纏附。生死過。與今善淨身心。於彼境上。作斷惡修善之意。反於往星。死過心。故云彼也。仰阿僧徒者。仰義者。則次也。僧謂徒侶。建志要期者。與心修善。即是建志。誓受佛戒。自度度他。即要期也。高栖累外者。超三界之上。故曰高栖。出二障之表。名為累外。必須長養者。師須早訓。示其發心。不待臨時。故云預長養也。使隨人成就者。隨能受人。要期上品之心。即納得上品之戒。必定成就也。玄云。據行人隨求何乘之戒。而剋獲也。此釋稍疎。乃可。極聖法在懷者。納體也。聖行居體者。起行也。故得名為隨法之行者。隨隨斯

新羅學次

戒法之心而起其行故云隨法行也外難云此科鈔文但爲明戒法既云柄法在懷是體習行居體是行莫不雜亂否答此懸說向後受時之事令人信知此法方可納體起行未便柄之及起用等亦是因中說果也

與遠疑異

云二明戒體者牒名也云若至體者通論者通律之論卽成實論也所發業體者約作無作以辨業體以發身口業故戒疏云成就業辨卽作無作此卽約其身口業爲能發體所發第三羯磨竟時發得此無作業體非一蘊色非四蘊等云今至法者今就正顯直陳律領之心相者簡不地上來論文所發之業體但正顯能受之人納體之心陳斯相狀也問此何不據業體以說但陳能領之心耶答就戒定於宗明行事體要有所得方可與達住持故約行人領納之心乃知有戒若但明業體業體從何而生須先有領納心方有其體准下文云知身身心懷佩聖法等卽斯意也

以已要期施造方便者斷惡修善求戒之心名曰要

期壇場乞戒卽是施造方便善淨心器者善心淨心善身淨身卽是身器也惻思明慧冥會前法者惻謂惻度思謂思量明慧卽善慧也謂惻度思量塵沙二諦境上本來無惡良由有情心有惡念今既思惟性空惡從何起良由妄起當此之時知境無惡妄念無生如是思惟發生明慧境既無惡惡心不生當此之時冥然與會也云以此至體者以此要期之心者牒上斷惡心也以用也由此要期斷惡求戒之心是要期之心與彼妙法相應者牒上塵沙二諦等法謂體無善惡心能發彼無善惡體能發善心隔凡成聖名爲妙法如前契會故曰相應此殷鈔文是重牒前語也於彼法上有緣起之義者謂此戒是依他起性因緣生法只如羯磨受者祈心立誓等是因緣人僧界法衣鉢等是增上緣二緣和合至白四竟乃得發生名爲緣起領納在心名爲戒體者將受戒人能領納心相狀爲戒體不是業思之

云三言戒行者牒名也云既至行者既受得此戒業之在心也緣起前來體也必須廣修方便者正明起

本願經

行也。修習也。方便即不淨慈悲少欲等觀行也。檢察身口威儀之行。者身口七支。應相既檢察。四儀之行亦然也。高慕前聖者。望上而學也。謂前聖之人與我同爲凡夫。彼能修行成於聖道。我曹亦爾。何不爲之。因發正心。專修正業等。備書亦云。見賢思齊。意亦同。此持心後起。義順於前者。持是受後防誰之心。故云後起。今起此持心。正與初受之時相順。故云義順於前也。故云戒行者。結也。次引證云。故至矣者。涅槃第十六文也。雖非觸對者。謂無作戒。不是色。不可觸對。不顯眼根所對之色。無作不是心。不可觸對。不同識等。能領之心。若修方便起對治行。令此戒體便得清淨。故云戒行。以此證之。驗知有行。故云文成驗矣。云四明戒相者。牒名也。科文但作一段。似有欠少。今准前三段皆有牒標也。云威儀至相者。威儀行成者。謂牒舉上文威儀戒行已成就。故勸則稱法。美德尤顯者。舉動施爲。稱於軌則。美德外彰。相狀清淨。生於物善。故云戒相。問行與相何別。答行據內心相約外狀。故分二也。問此中法體行相與中矣。隨相。隨法體。

本願經
二

行相若爲取別。答此戒法即據成就出離之道。彼約體通出離之道。此戒體直陳能領之心。彼說所發之業體戒行上下並同之。若論戒相此約威儀無顯之相。彼據二百五十具期闕二持兩犯之相狀。云此至盡者。此之四條者。指前文法體行相前二受後二隨如是。受隨皆宗於戒也。並出道者之本依者。四種爲道也。謂此戒能引生三乘之道。即歸爲戒本。以此四法爲道所依。成果之宗極也。諸佛如來得菩提涅槃成無漏果。皆宗於戒其極處。故經云如過去諸佛現在諸世尊。皆共尊敬戒也。於標故標於鈔表者。戒既有此勝能。是故標舉於三十篇之首。故云鈔表也。問標於鈔表有何意也。下文答云。令寄心有在。寄託也。世尼之人心託於戒。知戒是有在我身中。懷戴戒印。故云懷佩聖法也。下爲六道福田者。謂既佩戒印。方有爲田之義。所言六道者。智論云。三善天人修羅三惡地獄餓鬼畜生也。問今或云五趣者。何答。攝却修羅一趣也。寶云。准俱舍論。修羅本非師子。種攝歸畜趣。若依瑜伽云。是實多羅。天苗。襲天。趣攝也。

●第十一有

又唯伽經云修羅居住七金山間合是鬼趣攝諸教解說不定隨依一種攝之但成五也上則三乘因種者佛緣覺聲聞三也自餘紹隆等者除三乘六道之外曰餘也紹隆與隆佛之種子如三十七品之例皆因戒生如種生互不別興建法幢即住持佛法高顯如幢功德不可思議者功勳德能非心所思非言所議也豈唯言論能盡者豈可也可將世之言語論量說此功勳德能而盡矣云直至諸者直引聖說者簡不錄根緒之文持法高士者持戒之人名為持法也高者清高也士者約字釋十下安一即會意字也是一是數之始十是小數之終始終如一號之為士論語亦云有始有卒其唯聖人乎今法具然初受日始隨行為終受隨如一故云高士詳而鏡諸者詳察鏡明謂不一也竟令對境詳察洞明一一作斷惡修善之意故

云就至業者就中分二者就此篇中大科兩段初明順戒等者遠約四沙門果名為辨比丘事近約說恣受懺等為比丘事如此辨事皆先戒淨也二違戒等

●平聲子

者苦業即三途惡報皆由不持戒故所致固顯戒能辨事即顯戒家勝德既違戒招於苦業何名顯德答只為有戒在身違體犯非有戒可破便招惡果若無戒體持犯不成亦是顯戒之德又雖破戒一期招於惡果反士亦賴戒餘解脫也云但至略者但諸經論歎戒文多者謂欲引三藏教文顯戒之德謂大小二乘經論贊述戒處極多隨部具舒亦難盡者謂若隨他經論部秩凡有贊戒處便引來鈔中者相亦難盡相謂狀至於三兩卷文列亦不足今通括一化所說正文者謂始從成道終手鶴林為一化也所說八萬法藏攝略而說不過經律論三名為正文也且引數條餘便存略者且者顯未盡之詞也引用也謂諸經論中贊戒之文不少今約略引用不具書之如大小乘經中略引三五本教二論之中亦略引三五本教諸不一具引之故云存略問下亦引諸律文顯成戒德此何不說但云經論耶答律即屬經所攝因不在疑

云初至門者初中分二者就順戒科中分二也前約

卷一百一十一

化教者經論二文讀戒德也。後就制文者謂是律本及依律論等顯戒之德也。云初又分四於化教中又分四種。即二經二論也。云一至經者標也。云如至示者。順正云此是兩卷成文者。上卷說諸釋種鬪戰之事。下卷明佛涅槃之事。今此引者是下卷文也。謂佛化緣既畢。遂受魔王所請。入滅諸比丘涕泣爾時阿難問佛云。如來在。且切人皆以佛爲師。世尊既入涅槃。我等諸人誰爲師主。佛答云。若能奉持波羅提木叉。卽與我在世無異。於是道教等經亦固斯示者。道教法律經更等取諸經文。並同此前來指示也。云能至也者。發趣萬行戒爲宗主者。發生趣向也。萬行卽一切定慧功德。依戒而生。乙宗主也。故經云等者。善生經也。若欲生天等者。等取三乘無漏果也。護戒足者。義淨三藏云。梵本合言。跡謂梵云樹情。此翻爲足。若云阿符陀翻爲跡。謂前佛學此戒得聖後人尋前跡亦得果也。又如大地能生成萬物者。謂世間大地能生長萬物及成就結實。今此戒地亦爾。能生三十七道品。成就五分法身。故經云等者。道教經文。

四子經

四子經

引證可委。又云依因此戒得有定慧者。謂尸羅清淨三昧現前。則定慧成就。又經云等者。亦是道教經也行根者。住持萬行。喻如根也。彼經云戒是菩薩道初根本地名爲戒。如是戒者亦名初地平等地慈地悲地。佛跡等廣而如彼說。卽喻如地能生成住持者。總結也是生長義。成是成就義。住持是久住任持義也。

云二乘論者標標云如至。應者如成實云者。彼論序云。佛滅後八百九十年。闍維小乘學者所宗。鳩摩羅陀上足弟子。訶梨跋摩之所造。二十卷成文。羅什譯也。文理雙標。以教爲成。以理爲實。此論釋小乘分題大乘道品。標觀者由於三十七法成菩提道也。品者類也。道之品類。故云依此道賢聖躋攀。舉升喻如樓觀。所云三十七者。三四二五單七隻八一四念處觀身不淨。乃至觀法無我。此在外凡位。增至無學二四正勤。謂二善二惡。從加行。攝位至無學三四神足。謂欲勤心觀四也。欲卽欲定。勤謂精進。心謂念定。觀謂慧定。定果名神。所生尊持名足。神是用足是體。神卽

●五下
●不
●力

●不
●力

足攝用歸體持業釋也此從頂位生至無學已上名三四
 二五者一五根信進念定慧婆沙云能生善故名根
 如樹生根不別此從忍位生至無學二五力者轉前
 信等五根即名五不可屈伏之義爲力若行人至此
 位時不更退屈故信既如此餘四亦然此從世第一
 位生不無學也已上名單七者謂七覺支也七者數
 也謂念擇法精進喜輕安捨覺支者由此心必至
 大覺故亦云七菩提分菩提是梵語此翻爲覺分者
 分齊由此七種必至菩提故號七菩提分也若據有
 部在修道位增今准經部在見道攝也言隻八者八
 聖道也八者舉數語業命此三戒見思勤念此四
 是慧正定屬定所以銘此八爲聖道者何聖者正也
 謂對外道而修故立八支聖道若據有宗見道位增
 今准經部修道攝也故云道品樓觀也以戒爲柱者
 如世間起造須假其柱方成立得舍屋今戒亦爾喻
 之如柱故禪定心城以戒爲廓者禪定屬內心故喻
 如城戒爲身口屬於相故喻如廓也入善人衆要佩
 戒印者善人即三乘賢聖賢聖不一名之爲衆印信

●欲
●治

●欲
●治

●欲
●治

也若欲入此善人衆中要須帶佩戒之印信是故已
 下結勸可知
 解脫道論等者彼論第一有戒品種種讚美忍辱引
 文成繁須者如彼則令人持心勇勵不羸羸是毀破
 之義也
 云毗婆至器者一尸羅二行三守信四器此毗婆論
 標且讀文過未可預解也云尸至故者重勝超前標
 中尸羅二字也此中九義一冷二夢三習四定五池
 六瓔珞七鏡八威勢九頭義九段之文都是一科也
 尸羅言冷音謂冷然清涼之良也若言冷即對熱立
 號無破戒熱者具含因果中能燒熱心持戒則身心
 清冷及三惡道熱者果也持戒則得人天之報冷然
 清涼也亦名善夢尊者謂持戒則諸天衛護常得善
 夢夢見佛菩薩羅漢聖人共相言論也亦名爲習等
 者謂能習戒法納在身中亦名爲定等者持戒不喧
 噪妄思覺故心常注一境之性也亦名爲地等者謂
 世間池能與世人洗浴澡身上垢今戒池即三乘聖
 人所欲故云群聖所浴也彼論引佛說偈云法泉戒



●清字未詳

水池清淨無瑕穢聖浴身不濕必到於彼岸外難曰
聖人無煩惱何故要於戒耶答雖無煩惱而心恒遊
履於戒也故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或名璆
珞老少中季服常好者如世間璆珞三種人若服飾
之並皆如法今此戒璆珞亦爾賢聖服之皆好聖人
爲老凡夫爲少七方便爲中也亦名如鏡等者世間
鏡若明淨能鑒向象分別止今戒鏡亦爾彼論云戒
鏡若明淨無我之像於中顯現謂尸羅清淨三昧現
前又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定則空寂慧則無
生空寂無生誰云有亦象於戒鏡中現也又名威儀
等者謂尸羅有大威德勢佛在日凡是有者威力皆
是尸羅之力也餘如斷龍等者引教中事證成大智
論云昔迦濕彌羅國有一毒龍名無怯懼爲性暴惡
多有損害有毗訶羅聚落數被此龍燒燬時有五
百羅漢共議入定欲遣此龍盡其神力亦不能遣有
一客羅漢名婆伽陀從外而至舊住人具述上緣彼
遂往龍所彈指已語云賢面遠去龍聞其聲便出遠
處時諸羅漢恠問之云汝遣此龍是惡定力答云我

同乙疑是下

●本字疑誤

非定力亦非神通但護尸羅故有此力守護輕戒如
防重禁故使惡龍驚怖而去此乙威勢義也又戒名
爲頭者若准彼論法喻並是鈔文但頭法隱喻今先
說喻者如人有頭具六根故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
舌嘗味身覺觸意緣法次法合者今行人有戒頭亦
爾能見四眞諦色如眼能聞未曾有聲如耳能嗅覺
意華香如鼻能嘗三菩提味如舌能覺禪定解脫等
觸如身能知三世等法如意抄文但舉初後故著乃
至之詞也等取受想行識四陰并十二入十八界五
停心總別相念過現未來三世諸法總在等字中水
收也云能至也者彼論云若人能守護戒故名守信
也謂佛語守護淨戒此句重牒釋前標中守信也至
涅槃故言行者彼云如有足行至餘方有戒足者能
行至涅槃城故此句意牒釋前標中行字功德所依
名器者萬善功德皆依於戒乙所依住處名爲器也
此亦重牒解前標中器字也
云尊者至涅槃者重釋尸羅也羅沙者人名也彼論
云五十二師外有尊者所解最長有五百人之師若

同
●從廣義下

准薩婆多師資傳云從迦葉至達磨多羅有五十二人其罪沙尊者即一數少異傳云大師名瞿沙博綜強識善能說法以感衆心時一集會五百人各付一器然後說法衆會感悟涕淚交流以器成淚併安一處有一王子兩目生盲尊者立誓云我若必當成無上道利益盲冥無慧眼者今以此淚洗此人眼眼即當開既以淚洗兩眼乃開於乙四輩無不崇重也云三大乘經者標也云華嚴至身者謂舊譯華嚴三復次文也初後次云教化衆生發菩提心令佛寶不斷起求開示甚深諸妙法藏令法寂不斷此表具足受持威儀教法令僧寂不斷此引此句二復次贊嘆一切大願令佛寶不斷此引此句分別解說十二因緣令法寶不斷此理行六和敬令僧寶不斷此引此句三復次云下佛種子於衆生田中生正覺芽令佛寶不斷此化護持法藏不惜身命令法寶不斷此引此句善御大衆心無憂悔令僧寶不斷此引此句所以三復次中但抽取僧寶於文中餘二不錄者鈔意云但使僧寶不墜餘二自然又住故知由於僧也此並三世

同
●從廣義下

●從廣義下

佛所說正龍具足行六和敬即不違此教三寶不斷也
大集云者彼經第十九卷護法品作如是說爾時有十方世界諸大菩薩從他方來論道說義諸菩薩白言諸如來爲五滓衆生制於禁戒唯願如來爲法久住後制禁戒所謂身口意戒不得更畜一切惡物等所言五滓衆生此娑婆名爲五濁濁即滓穢義也劫初之時衆生煩惱輕諸見少壽長遠身端嚴考慈教信名淨劫末反之號之爲濁也劫濁滅劫時小三灾起論云刀兵疫疫飢饉經云持一不殺戒不逢刀兵施一丸藥不逢疫疫施一搏食不逢飢饉二見濁邪見增上法說非法破壞正見三煩惱濁三毒熾盛造業及造惡見等四衆生濁五陰和合假名衆生皆思忘義不敬三寶不行十善廣造五逆五命濁劫多盜殺滅至十歲短身形小命亦如然或胎內終或出胎後少天中天之類以乙因緣號爲五滓也如餘佛土等者即如諸佛土也解者非也佛言且止我自知時後方制也

淨持戒名勝士

薩遮尼健子云等者。彼經云。時有薩遮尼健子遊行諸國教化衆生。次至鬱閼延城。爾時有國王名曰嚴熾。其王敬重從其受學。其人廣爲人說法。次爲說沙門瞿曇多種功德。王問。如此法身從何而得。尼健答云。此戒爲始。大王當知。以戒淨故。不斷三寶。種以戒淨。故功德無量。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王聞乙語。發菩提心也。

云月燈至士者。雖有色族及多聞者。色謂端正顏色。族謂高門大姓。多聞即善四圍陀妙五明論等。若無戒智。猶禽獸者。經云。譬如屍屍。著金環珞。多聞破戒。亦復如是。猶如異類不別也。雖處卑下。少聞見者。反前文也。或是卑即貧窮鄙陋。且能持戒。下句結云。從淨持戒名勝士。

涅槃云等者。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被煩惱蓋覆不顯。今若欲見此性。先除煩惱。欲除煩惱。且須持戒。煩惱盡處自然見也。若見此惱。即名證大涅槃也。若持是經而毀淨戒者。謂毀破此戒。下句云。是魔眷屬。非佛子也。佛亦不許受持此經。以違佛空持無益故。

華嚴偈言等者。此中所引明戒是菩薩根本。勤以持之。佛歎當來之益也。以戒淨故。當得菩提也。重引之者。以今望前後三次僧寶之文。是重引也。令誦心首者。勸常記持。故云誦也。心是主身之尊。最爲上首。勸令記憶。常在於心。故云心首也。

云四大乘論者。標也。云智論至畏者。若求大利者。佛果善提名大利。求此果者。先持淨戒也。此標初義。一切諸德之根者。此標第二義。出家之要。第三義也。如惜重寶善法住處已來。且釋第二根義也。謂世寶人皆愛惜。今護戒亦爾。如護身命者。一切有情皆惜。壽命今令護戒。准此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者。不善皆依戒住。是其根義也。又如無足欲行。乃至空無所得。已來釋前第三要義。無足不可。故知以足爲要。無翅欲飛者。衆鳥昇空。須假於翅翼。無翅不可飛舉。故知翅爲要也。無船欲度者。夫過江海到彼岸者。須假船而載渡。若無船即不可渡也。故知船爲要妙。下句法合云。若無戒者。欲求好果。亦不可得。謂無戒足乃至無戒渡。是不可得也。若棄此戒等者。棄謂棄捨也。雖

山居苦行由如外道自餓之徒。但名邪行。空無所獲。故雖貧賤。乃至末文。此釋前標中利義。所願皆得者。謂人天三乘。隨心所願。剋獲有此利也。風刀解身者。俱舍云。人身有百處異支節。名末摩。此云死節。欲死之時。三大解身。火大解時。火燒筋節。令心躁悶。不久命終。水大解時。先令筋爛。不久命終。風大解時。令筋碎壞。不覺不知。問地大何不解身。答俱舍云。以象外三災外有水火風。內還水火風。既外無地界。災故內無地界。患此准人間。有若天中死時。但有五衰一衣染垢汗二頭上華萎三腋出汗四嘔氣入身五不樂本座。此五若現。必死。今持戒之人。臨終之時。風刀解身。縱令筋脉斷絕。心無怖畏。論中解曰。或見好相。自知持戒清淨。故無怖心。由是持戒得斯利也。

言地持至說者三十二相者。今依般若經。列足善平輪相指纖足相。圓手足軟。鵝王足。跌端鹿王峯。藏身滿足上。隨生一毛。右旋及金色。常光。膚細滑。七處身洪直。上身肩膊圓。摩膝師子頤。四十齒齊密。鮮最上味舌長。目紺清。廣相烏瑟尼白毫。梵音相。

解此偈文恐繁不叙

但為引證。又自持戒堅固。又不令他犯戒。得初足下平滿相。如奮底。乃至不兩舌。得四十齒相。問相是何義。答婆沙云。標熾義殊勝義。祥瑞義也。問輪王相好與佛何別。答俱舍頌云。相不正顯明。故與佛非等。謂不正不顯不明也。謂上來所列三十二相。雖殊直是持戒為因。更無差別。故云無差別。因等若不持戒。即如文中所說云。云十住等者。彼第十四有二品初。寶戒品云。略寶尸羅少分。尸羅是梵行之本。尸羅是功德寶。寶又是功德住處。能越生死海等。次戒報品云。菩薩能淨持尸羅。得離垢地。第二當作轉輪王十善化人。七寶自恣。得如是報。廣如彼說云。

第二制教中分兩者。制即律教也。律本為一依律論為二也。云先明律本者。標也。云僧祇至五利者。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玄云。既秉持識達聖教。不假問他。或有釋云。謂自不有疑悔。設有不決。便咨問他。此不及前五游化等者。十方佛法教理無別。若不明教主處。多怖若順教而行者。心怖無恐。是為寫信已下結也。

攝與前殊也

云四分至等者雖有五句約義分三初一自行次三
匡衆之行二若行成便能秉法被時千載不墜是故
末後興建正法行也一戒品牢固者謂念智捨三令
戒清淨不被緣壞故曰牢固也二善勝諸怨者立云
持與破二義相違如怨今內心清淨超於彼也三於
衆中決斷無畏者既瑕累處衆斷量理無懼憚也四
有疑悔能開解者曉了持犯能決人疑情五善持毗
尼等者任持戒律令法不廢名爲久住又得十利如
攝取於僧者但略舉初一也一攝取於僧二令僧歡
喜三令僧安樂四未信者令信五已信令增長六難
調七慚愧令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
令正法久住云十至亦爾者彼律三十七問云過
去佛法幾時住世佛答云隨清淨比丘說戒法不壞
名法住世也現在未來佛亦作是說故云三世亦爾
也云二依律論者標也問前已引小乘論了何故
此又明之答前是一味小乘執計之論此中是依律
本或宗於四分如善見等是或解釋十誦如多論等
是或釋二十部中律即明了解正量部等總屬制教

云明了至於彼者本音毗奈耶此言毗尼者此略言
毗尼也一能種種勝利者鈔文自解云引生世出世
善也引生有二一能引生四萬二千功德正法二能
引生不悔之心乃至解脫智論云若得人天果爲世
善若得三乘果爲出世善二能教等者疏解云能遮
身口不令起惡卽是能教義不爲或濁不染故云身
口清淨不爲見濁所染故名直清淨故名向善道正
直故向涅槃三能滅罪者疏解云有二種滅方便二
滅正罪謂得擇滅涅槃由戒能遮諸罪障故云滅方
便由鄭不生故得罪滅此二俱尊稱爲毗尼四能引
等者疏云能引在家人出家引未離欲令得梵住從
聖得有餘涅槃後轉勝故名引勝義乃至到梵住者
論中說住有八一境界住謂如來依十六大國二依
止住謂住祇桓僧伽藍三四儀住謂行住坐臥四不
捨壽住謂八十年前住五分法身五天住謂佛常遊
四禪大梵住謂修四無量定開梵天道七聖住住三
三昧卽空無相無願爲三三昧也八住無所住謂住

●但疑判
●八字一〇
●作如法
●不實

無餘依戒而般涅槃。鈔闕前五故著乃至之詞也。五勝人等者。勝謂殊勝。人是佛次獨覺聲聞。皆行其中者。即戒也。若凡夫解行者。亦號勝人。若非勝人。何能持戒。今既持之。非勝何。

謂薩婆多等者。一切衆生由戒而有者。人天等之果。皆由持戒而有。故此但約善道爲一切也。故記云。破戒人三惡趣。亦由戒而有者。屬違戒科中。爲也。思之。功德於彼者。指經論二文爲彼。經是定慧是論。即定慧無此功能。故除上下文可知云云。

云善至也者。五人持律者。據住持僧寶說也。大集經云。林一村五法師。集四方僧。是名衆僧。如法住大功德。海若無量人破戒。但使五人清淨。秉法住持。則令法滅也。四乃至二十人出罪者。初從一人懺悔說。至餘罪。故云乃至身既清淨。秉法住持。則令法久住不滅也。住世五千年者。彼論第十八有。二五年初五千金。前一千金得三達。智次一千。得第四果。無三達也。次一千。得第三果。無第四果。次一千。得第二果。第三。次一千。得初果。無二果。此是前後五千金。

五千年學不得道果。萬歲經盡滅沒。但剃髮染衣耳。若准佛法住世得果。是前五千金。若論但有佛法住世無果證。是後五千金。今抄所引。列是後五千金也。

五百等者。據理合云。佛若在世。以佛爲師等。今闕此言。故言乃至也。若持五戒。即見法身者。持戒即戒淨。因戒生定。慧即得見。故持五戒。即見法身。若護法下。喻雙明也。謂離法無佛。離水無虫。若護法即護佛。護水即是護虫。飲水便是殺虫。破戒即是損佛。故云飲水殺虫之喻也。緣起如下文說。

云薩婆多至也者。初據結集時說。石室內五百羅漢。異口同音。皆云。先集毗尼。毗尼是佛法根本。故契經不擇時處等者。反釋上秘義也。不必須半月說。故不擇時。不要在法界。故不擇處。菩薩聲聞天仙等說。但佛印可。便名爲經。故不擇人。律則不爾者。反上文也。云云。分別功德論者。彼云。二部僧尼說二百五十戒。事非外官俗人所行。非沙彌士女聞見也。又引大莊嚴論者。轉釋上文。不令俗人見聞之義。謂惡癡劣薄。不堪守護。持於此戒也。云云。三乘聖人有智。故勝敬。

重戒得二菩薩下愚之輩。擬而又劣。輕戒故墮三惡道也。若准大莊嚴論。是大乘論合在前。化教中。明今但約文勢於後。故在此引古來不體妄非鈔文。

云二違戒至明。約二教難明者。化制爲二也。非如前科大乘小乘及制教經論各有科目次第。而條別今雖還引化制二文。或前或後。文勢相從處。卽引更不作科目次第。故云難明也。

云十誦至亂者。小得心已。便謂已聖者。但解五停心觀。總別相念等名爲小得心已。由止也。便謂四果之人與我不別。故云已聖。二白衣生天等者。羯磨疏云。俗人無法在身。但專信故得生天也。出家有法爲世福田。乃反毀犯。妄受信施。開諸過門。令多有情習効。故入惡道。三有人捨世間業等者。如吉栗枳王經云。王夢大象在一室中。其象方便將身於窓牖中出。得其尾却疑出不得。佛言。此表釋迦遺法弟子捨家出家貪名。遂利破於佛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者。如經云。經云。王夢彌猴身無威德。衆生以四大海水灌頂立之。爲王。此表釋迦遺法弟子立破戒比丘爲僧。

首共相佐助。卽此意也。乃至羅漢亦被打罵者。云云律文在打字也。

不自修身戒心慧等者。與涅槃弟子二十九卷同。今取意解經云。若比丘不觀身無常不淨名不修身。若不觀戒戒是一切善法梯橙。名不修戒。若不觀心慧。不修慧也。二畜沙彌三與他依止。此二種約師不教。調致此沙彌及新受戒者。造作惡業。故不知三相者。還他淨人。握地不作淨語。云知是看是。直言爲我。握地卽不淨語也。斷草亦爾。澆水者。古疑反澆灌之時。不作澆淨。今但作澆。餘文易知。

云四分至正法者。持法者修多羅師持律者毗奈耶師持摩夷者阿毗達摩師摩夷者蓋音訛也。應云摩但理迦。此云本母阿毗達磨之異也。謂不教出家五衆及在家人等。便命約無人結續是法滅也。云十誦至故者。彼三十四云。諸比丘。癡學毗尼。便讀誦經論世尊阿實。遂對面誦雜持毗尼。最爲勝妙。第一諸比丘。作是念。佛讚毗尼。我何不學。戒時有上座。

長老却從彼薩摩律也

引雜合經云長老上座中年者總東爲四位初夏至九夏名少年十夏至十九夏名中年二十夏至四十九夏名上座從五十夏已上名爲耆年長老謂初不樂戒初見樂戒者不歎美非謂一向不學後還習學我不讚嘆者下自微釋云何以故餘人同其見長復受苦故謂律中先制五夏專於律法令既受後不受樂違佛制得吉如四王天劫數長遠墮地獄受不饒益苦也前段文中約一向癡學卽云呵責移段據初不學移仍舊學但云不讚歎與前爲異思之

云中含至相者准下畜寶戒引涅槃經云我諸弟子無人供給爲護正法便卽聽畜令付寫信檀越今云不聽者約不持戒者說也摩耶經等者彼云八百歲後諸比丘樂好衣服縱遠嬉戲九百歲後奴比丘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後不樂不淨觀一千一百歲後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後作非梵行生男爲比丘生女爲比丘尼抄闕此句千三百歲後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後好樂殺生貪寶三寶物上且今師製鈔

唐初武德九年已經千四百餘若前後諸過皆已見之其中袈裟白未曾目覩鈔主意謂西天有事反問彼梵僧又云佛涅槃後未曾見有白之事古今諸記所釋有殊初解云謂不持戒不染法味名爲變白今破云經文既約事變不合於法上也解立記准大集經云王大施諸比丘已問比丘法王言師等在此住我等當養活爲我說法我當志心聽諸比丘嘿然無有說者王再諸亦然無有說者王曰諸比丘不知法耶語之袈裟變白染色不復現皆從床墮落宛轉在地今破云此雖約事變白有教爲憑然摩耶經約佛滅後一千三百歲說上來所引大集猶是佛在之時似於遠也順正記云今時僧尼不依法而染但作淺黃葱之色約略變於白色耳今破云既染作淺色卽與經文不受染色義全乖今依法寶申於正解唯付囑儀亦云佛付法儀龍朔二年有那提三藏將至京與鈔主同翻譯六卷成文後文云佛欲涅槃之時勅文殊菩薩將佛僧伽梨住須彌山頂起塔供養又勅帝釋諸天雨花散於衣上又勅風神王吹去萎花夏

雨新者。又勸觀音普賢菩薩。於閻浮提。取萎花起塔。時會生。疑時有小舍利。弗問佛言。我涅槃後。千三百季。袈裟變白。今賴預前。攘之直至法盡。亦不變白也。欺爲定。義問鈔。何不。明答鈔。是武德年。製付。囑儀。是龍朔季。在後也。又問。感通傳。何不。叙答。傳是顯度。季。製亦在後。故云云。

云智論。平持戒者。此是論第十五卷文。寶云。彼論皆引喻合法。今多將喻。向上致有破句之失。謂細尋抄意。如塚者。死屍居處也。破戒人。身中法身。慧命已死。故枯樹者。謂無枝葉花菓。破戒人。萬善花菓。不生。空有堂堂六尺之體。由如枯樹。不別也。羅刹者。食人。身肉。惡心。轉燒破戒人。害法。身惡心。不息。由如羅刹也。大病者。謂鼻穢。人不。將近破戒。有二犯。鼻清淨。聖人不。鼻親近。毒地者。害人身肉。破戒能害法身也。雖復等者。着法衣行非法。必感穢業。纏身。體非法受用。食人飲食。心感洋銅器。又破戒。既不消他衣食等物。受施如賊。死後必入地獄也。如是以下。誠勸易知。云問至中者。論十五卷中。因釋般若義。有斯問也。罪

不可得等者。若人捨惡行善。是爲持戒。云何言罪。不可得耶。答中有三意。初理觀難稱。二若肉下舉。喻顯非三。今誦下疏。出箇。論云。非謂邪見。麤心。言不可得。行空三昧者。心與理冥。性相寂。即罪福俱無。故勝鬘云。我心既心罪福無主。可言罪。不可得。與牛羊無異者。牛羊有眼。但見於相。不見無相。今人無慧眼。但肉眼見者。准見色異於空。不見色空。不異。故與牛羊無異也。玄云。彼但云。肉眼所見。名爲非見。無牛羊等。語誦下鈔。簡蓋也。疏出者。疏疎也。疎決疎通。爲義也。

云四分至道者。謂身戒淨。即同說戒。羯磨二種。僧住。編破一戒。棄在衆外。豈非自害。凡破一戒。爲俗阿僧。實舉陳佛。又種種呵罵。故云。智者所呵。四悔不持戒之。恨自破戒也。

云十誦至畏者。彼第二十八增五文也。抄合二五爲十法。彼離問佛。有幾法令法滅。沒佛言。有五何等爲五。一有比丘。至正受。二又不能令他解了。三不能令至威儀。四有說法者。不能如法教。闍爭相言。鈔闕此。

上卷本
上之四

句故云乃至五不樂阿蘭若處鈔改作法字也又不隨法教已下是次五文也一鈔闕下羊隨非法教二不隨忍法鈔闕此句三不敬上座無有威儀抄無有字足者字解云不敬即無威儀非謂上座無威儀也亦可深防恐不敬無威儀上座四上座不以法教授上座說法時愁慳令後生不得受學修多毗尼阿毗曇鈔闕修多羅及阿毗曇意在毗尼也五上座命修已後比丘放逸集於非法失諸善法是名滅法反此不滅也佳作文頌已下此是別文非闕五數今爲鈔除第二以此充五謂末代好樂世法如此非出家者所行是隨不思法三乘聖法出家所行今不肯修學是不隨思法律總相明鈔指事說也

○集僧篇

分二初標名二釋云集至二者先來意次釋名初中前篇標戒爲宗旨於法體行相既知身佩聖法興建有依必秉法住持須憑作法作法之要須集僧僧有遠近不同故次辨其通局二釋名初云集僧者集謂能集即作相等七種僧是所集即盡界而聚等

今法經

今法經通下

若據多論有五種僧一群羊僧愚癡者二無慚僧破戒者三別衆僧不同者四清淨僧持戒者五第一義諦僧聖人也又見論有四一者有慚持戒者二無慚破戒者三群羊愚癡者四真實聖人也又十論經四種僧此通凡聖繩素不同聖乃至四果四向素謂在家證果亦號第一義諦僧今言集者法寶云五種四種皆集將來後篇方簡玄記中有兩解一義與上同二解云五中但集後二四中准集初後者今且依上解次解通局者寶云可分別尼聚落集是通不可分別六十三步是局蘭若無難五里集是通有難七盤陀量集爲局道行六百步是通水界酒及處是局此自然辨有戒場大界四處集是滅無戒場大界二處通局也

集是局三小界不立相直指坐處此准局此約界法或有釋云自然作法體界分齊內有人集來並是滅分齊外不要來並無別衆過爲局任情若約僧說者四人是僧體秉得三羯磨爲通隨事不同爲局只如四人但作結說等法事是通邊方受戒等不得又是局五人邊方受戒是通被中國不得爲局十人能辨中

國受戒是通懺僧殘不得又局二十人懺罪等並得一向爲通前中狂望有滅有局篇者章品嘉號第者不亂之詞二者增加之數故總標云云

第二依篇釋中諸小科不更列也。初云僧至位者僧者以和爲義者。此句亦爲破古人云梵語僧伽翻爲和合衆約體四人辨結說等事法。故云和合衆也。今云衆字有蓋如三人亦名衆未能辨羯磨等法應不名衆。若云四人辨說戒等云名和合者卽一二三人元無六和之用有二重之過。是以鈔文直言僧者以和合爲義。但標僧字是存略梵便取得三人二人一人總號爲僧。但言以和爲義卽一人亦須具六和。豈獨四人方名和合。今此和合但是僧家義用。故云以和爲義也。六和者戒見利身口意可知。對此略辨僧體羯磨疏云約律准論所成實意攬指成舉。攬陰成人人假爲體。今還以四人陰本爲體。又云僧寶之體要假法成。永法則百千非用等。若不齊集相有乖離者。於六和中後三不和也。卽人非攝四儀皆則是乖隱沒隔障等是離。以人不集乘法不成被事亦非。

●持疑待

●難疑准

具三非也。云故至通局者開二章也。

云四至打者。准律卅四說戒法中文也。羯磨疏云。所以先敷座後打提掇者。由聲告卽集床座未施停待。猶惶非成。將務制定座。良在茲焉。此則總明集僧之軌度也。五分等者。彼二十二云。布薩時不肯集。癡坐禪行道。以事白佛。佛言。應唱時至。若打提掇等。不知。雖應打佛言。令沙彌守園人打初客沙彌打不知。處失時節。佛言。使舊住沙彌淨人打。便多佛言。應打三通。三通如下說。不知何本作之。除漆臺樹數人手不堪爲之餘。木銅鑼瓦鳴者。聽作寶云。文中是瓦字。檢彼律文云。餘瓦木銅鑼鳴者。聽作卽瓦字。在上分抄迴互在下也。有錯書凡字者。非也。二時者。大小二食時也。

云十誦至也者。此是提舍尼戒中比丘在闍若處逆食女人也。引此證俗人得作相也。增一阿含等者。彼云。夏竟以欲受歲令阿難擊提掇集僧。阿難往講堂手執提掇作如是說。我今擊此如來信鼓。諸弟子盡皆齊集。卽詔此鐘聲召集爲信也。動物之心名鼓。

其疑異

其疑異

引此文亦爲證前比丘得作也。云十誦至也者此文有二意。初正明二聲論下轉釋維那義引文本意。令立維那唱至時及打搥槌也。洒掃塗治者謂西土食當處多立土埵一卽於上坐一卽安食其坐時謂裙坐垂足踏著地不得懸亦如此土繩床上坐垂脚平踏地相似。面前一土埵號爲食按敷淨莠草然後安食於上如是淨衣穢坐防於惡觸。然其土埵之類仍須修飾塗治等此方雖卽無土埵又不穢坐亦有床橙薦席之徒。准合洒掃修治令如法也。淨菓菜者准彼又云無人交淨菓菜無人看苦酒中虫飲食時無人行水衆亂語時無人彈指以事白佛。佛令立維那也。或云羯磨檀那梵音不定若云維那准智論云翻爲守護若云羯磨檀那此云授事又准十誦三十四云白二法差之今但白衆口差也。聲論翻爲次第者謂五明論之一數也。所言五明者一內明謂諸佛語言顯示正因果相二因明因謂立論者言明謂敵論者智三聲明善解一切語言音聲等四醫方明善窮病根知病來處五工巧明善閑一切工巧好藝等

○身疑四分
今疑今下

今卽是第三聲明也。餘文可解。云若至鐘者若准文中七種集法者引四分集僧法也。量影者以一尺木日中取影爲則。破竹作聲者謂將一丈許竹破開一頭全一頭手執全處搖之作烟者如今時軍家烽火相無別吹貝者說文云海介殼吹之可發聲卽今亦號蠶也。打鼓打搥下文釋之。若唱諸大德布薩時到者本非四分七種之數謂七中有打地一相似涉濫非故鈔除之。乃將此唱令替之。還成七也。羯磨疏云召僧七相不離色聲量影望烟是色餘五是聲又此七相皆約僧衆大家預皆遍知有此契約方爲集法也。亦不言比丘爲之者謂上諸部經律並云比丘亦得作如增一阿難提等十誦令維那打等此界不言比丘爲之令師意顯取於諸教比丘得作羯磨疏云如律令舊住淨人下位打者此召僧法制非具道所爲必無二人方聽兼助舉彼證此足知鈔文前舉諸部後准當律臨時詳用抄引出要律儀翻搥槌名者健字有聲無字令借此字以巨寒反提者本地音經中亦號健維那地相近

錯書爲槌字。皆是抄寫錯漏。故餘如文也。

云上至投者結上生下文也。云凡至中者然後准文鳴鐘具如集僧法中者指軌度圖經明也。准大唐區宗記云後周武帝段二教後集僧道中簡取有名行者於內置通道觀安之鑄鐘一口在觀懸掛每至下朝之後集僧道論優劣後周帝崩隨文帝登位移舊長安於龍首原置斷長安城東西兩市一百二十坊遂以一坊置寺寺名興善一坊置觀觀號玄都以通道賜鐘與玄都觀被興善寺僧普廣請歸興善後因淨人不解打鐘致有擊因請大師製此圖軌彼云念三寶存五衆各八輩以四十下乘之三道卽百二十下爲節今則量時約衆最少二十七下爲量八節各三成二十四更加三下總集三乘中則四十多則百二十具列三法今此指彼故云集僧法中也。云雖至用之者雖人並爲之多無指式者謂打法人皆作之多分無措摸准式大有科要多少節解之注者科分也要約也多少節解者打數不定也彼云集比丘打四下集沙彌打三下優婆塞二下集淨人打

下同

● 三浦 洋

○
□
□
量

一下但時所同癡者今行事打法多不依經本故云同癡雖易而難者一解云癡上經文雖易立今打法是難二解云謂經中集大僧打四下乃至一下雖易然界中廣闊難聞且依初解今減立一法總成大准者標今異昔也減立一法謂立百二十下爲其一法總成大綱准式此乃生起下文三下三十長打四十級掙四十都百二十下之由漸也不同諸記中說思之謂約僧多少等者釋上大准之義也界中百千萬人爲多下至三五人爲極少也就事緩急約對前事有緩急故量時用之者配量時節早晚或有緣難等而用之且如僧多難集卽多打人少易集卽少打或雖人多日時欲過及事緣稍急亦少日時由早又無難緣等亦多打一切臨事看時酌度而行用之然大綱不出一百礙下爲□其間近促卽有約僧多少緩急量時或四十八十等不定也云尋常至也者此段明三下也尋常者大小食等生掙之始者初舉杵擬鐘虛指十下似聞十二下已去漸稀漸大直至三十七下待此聲絕加一下集聲聞

◆加集作加

聲絕又如一下集緣聲絕又加一下集菩薩銘此
三捷爲三下也。佛在時但有此三下故五分云打
三通等一下爲一通也。

◆日四聲

◆又下聲

云後至者明長打也。他請者曰。則賦託王請也。緣
起如下文。此但略舉未要廣說之。其生起長打之初
亦同三下者。此有八十下。初四十下生起如初。三下
時不時不別也。中間四捷聲盡。方打者。至第十八下
聲絕。打一下救地獄苦。又一下救餓鬼。又一下救畜
生。又一下救修羅。謂諸此十九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此
之四捷爲長打也。若准三千威儀經集比丘四下。比
丘若來餘衆皆集。不妨救苦。又是集僧兩用通得如
是。漸漸聲捷漸小。乃至微末者。從第二十三下
之後漸微。居致稠也。密也。漸小即聲小也。乃至微末
謂從三十下向後直至第四十下。似聞不聞名微末
也。方復生捷同前三下者。此段明後四十下也。初亦
如打三下時至三十五聲絕。又一下三十六又二十三
十七也。聲絕又打一下三十八已上三捷。前三下
時三乘人也。三十九四十此二下連打。號曰息捷。

◆日四聲
字文上聲與同

◆集聲

參按者前後二段是五分中間曰捷是經文。文居中
名爲參按律但通明集法。說打數不同古師共五斯
義可以依而行之。從始發聲乃至微等是今師義。設
亦有請衆盡此鐘樣於臺闌上。故云鐘所也。
云然至息者。謂約今時打鐘之人。建心標爲覺感重
意等焚香禮拜其鐘臺上。合有形像等讀文便是無
義可解。云故至云云者。前文文後因他語。卽是王
之所謂也。准傳傳佛涅槃後六百年中。玄記中。瞿
賦託王與安息國王戰。獲勝殺彼九百億人。最後殺
兩賢信人。其罪除重一人。臨殺時稱南無佛一人。稱
南無二字之時被殺。未知歸向何者。爲佛菩薩聲聞
等既已被殺。只當去。半人既殺。此二罪重。時有屬鳴
尊者而感於王。恐入惡道。乃化爲地獄王。生怖懼。遂
與說法。懺悔惡業。其罪得減。時王又嚴駕四兵。討三
海軍。討二海了。淮北海未討。王所乘馬屈足不行。王
語屬曰。若更得北海。我永不乘汝也。王尋患疣。諸人
惡汗之。坐王頭上。因此命終於大海中。作千頭魚。銀
輪在空。隨所隨生。須臾頭通於海近海。有一伽藍。維

◆海晏

那打鐘應海鈺輪暫住王遂遣信白令爲我長打因
此鈺輪自滅王得脫苦已上依傳淮南南千頭魚者
魚身在水中人面在水非謂千個魚頭今時所說及
壁諸皆作魚頭故知錯也又文中云遣信者遣何人
爲信卷傳中不言傳信之人今卽未知何人與白羅
漢或有云遣商人有云託夢之類者蓋是意沉而談
終未開典思之此並因緣相召自然之理不妄者凡
業有定不定受苦有止不止若作業定諸佛威神亦
不能救若不定業不遇緣卽受苦遇緣便不受今
此是過去善爲因打鐘人發願爲緣故得聲傳共滅
自然感應道理不已由無也有說打鐘人願心爲
因鐘爲緣雖有救苦之心若不假他鐘聲爲增之上
緣且不得又雖打鐘若不標志又無感應如此因緣
二彼相召方能救苦此解亦有理也余親承下引事
證也續高僧傳云西京東禪定寺今莊嚴寺是時有
智興律師俗姓宋氏洛陽人也依首律師學隋大業
五年仲冬月次當維那常自打鐘有同寺僧法名三
果有俗兄隨從煬帝南達江都中路已沒初無凶告

◆度賢

後通夢語妻曰從駕達於彭城不達病死生於地獄
被於五苦辛酸巨言誰知吾者賴得今日初蒙禪定
寺智興律師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
脫今生示處思報其恩具絹十疋奉上并陳吾意妻
驚覺說夢之由初無信者尋又得夢至於師巫咸同
前說更經旬餘凶書奄至恰與夢同遂率與之而與
自陳無德並於大衆大衆咸問何緣感此典師答曰
余見付法藏傳勵賦吒王鈺輪停事增一阿含聲鐘
功德敬導此微苦力行之每至登樓寒風切骨露手
握杆肉烈血凝致敬虔誠勵意無怠初則願諸賢聖
同入道場後乃願諸惡趣俱時離苦不意微誠遂能
達感衆伏其言以貞觀六年三月卒莊嚴寺春秋四
十有五

云世至捨者簡盛也又有三意初標知淨之語二不
通俗僧共爲之事三勸捨之四分云打鐘捷阿含經
云擊捷捷智論云揭銅捷捷啟云打擊捷等謂俗人
與僧同得作者不用作淨語故云不滅於俗及與自
爲若俗得作僧不得作者則要知淨語故羯磨疏云

●以証據

●更証據

今有人云知鐘者云是淨打鐘者是不淨夫知淨自不能爲令他作之故言知淨鐘則不爾自他通用何得避之早廢捨者疏云知鐘之語雖非巨害知法之人可以爲忌故勸早捨也已上集僧軌度已竟
云二至局者來處通局者通標所集之僧行來處所有通有局通是廣義寬義局是狹義進義也初明處之分齊者謂約自然作法處所分覺自然如可分別盡城牆爲分齊不可分別六十二步爲分齊乃至水界水洒及處十三步是分齊作法界如有戒場大界四處爲分齊乃至三小界指坐處爲分齊也二用之通局者約僧說也四人僧辦得一切羯磨是通隨前事時區分五十二等及一人乃至二十爲局也又分齊與通局不別下文用僧中云二明用僧分齊故知一般但製作家迴互名言似異耳
云初至說者彼云結界原始本欲秉法乃至總意如此是來意又未制作法以前說通自然是制後因難集便隨境攝約四處有四不同定量分六相差別是開也已上自然開制若論作法或作大法地勢不勝

●中法證據

是制如來曲順物情聽隨處結是開此是作法開制也如此開制不同前指下說云今至別者謂今此中直明自然作法二種之數作法有幾種自然有幾等云若作法界三別者一有場大界二無場大界三三小界爲小別也云有至集者有戒場大界四處各集不相妨礙者亦據餘法事若大界內作說恣不論內外通須集來故羯磨疏云若作其餘羯磨則隨界分局人卽如今抄文四處各得行事若無場大戒二度如文中可知故疏云若論無場大界二處別集以界之內外咸有制約可從集故除前戒場及空地也小界等者疏云以界局在身今坐外無法隨人集結故無外也若許有界別納呵人今於此三位中說通局者若作說恣法內外總須集是通或作諸餘羯磨隨界自攝爲局上依說解也問說恣二法場上有僧須來餘法何不要集答羯磨疏云此二攝取僧法住居行淨之人故制界之內外並通集故羯磨餘法所被多途無局於時多緣別務若制通集還復於勞雖有前開終無後益所以文中同說戒也戒場中亦有兩集依

制是局或有難等。開於上說戒爲通。若論小界無通。准局疏云。無制箇人雖有不集。

次辨自然云。若至用者。此段鈔有四節。初總標二謂下別列三。皆不爲下釋名。四當律下指用他部。皆不爲物造者。夫有戒之類。皆假人物造作。如成此之四界。不用人力施爲。方有隨人所居。卽有分局。謂隨比丘所到處。任運有界。起如月盈隨月也。各有分局。比丘若在可分別。卽依可分別爲局。乃至水界水洒及處十三步爲分局等。故號自然之界也。鈔文旣云隨人所居。但約一比丘。隨此六相之中所居。便隨此界有自然分局。不同順正須約四人。方有自然界者。非之甚矣。問此四種自然四分。有爲依他宗答文如鈔。可分別依十誦。不可分別依僧祇。乃至水界依五分等云云。

初聚落中有二者。四中居首日初也。村住曰聚。隣里落可分別。爲一不可分別。二獨勝疏云。一則院相可分別。二僧在無易委不可分。亦二以村聚散落無有恒墻。二僧雜闌往返難究。今以四句分別。一人可分。

●此集二字
最顯

別處不可分別。二處可分別。人不可分別。三俱可分。四俱不可分。上四句中。准第三句。依聚落院相集。餘三句皆依六十三步集。亦有錯解者。知之。

云可至衆者。若可分別者。謂四句中第三句也。人處二俱可分別。又須從前未有作法界處。方准此集。此集也。如漢明之時。騰蘭初到。造白馬寺。及南朝僧會來時。吳主與造建初寺等。此二皆得名爲人處。二俱可分別也。引十誦等者。彼二十二云。諸比丘於無僧坊聚落中。初作僧坊。未結界。爾時界應幾許。問佛言。隨聚落界。是僧坊界也。不論僧坊周與不周。但依周運。落集以聚落相強。故注文等者。此指十誦四十七增文也。波離問佛。聚落中初造僧坊。齊幾許作界。佛言。隨聚齊行來。已上謂十誦有兩節之文。前白文所引。卽二十二卷。今注文指下文者。卽四十七卷文也。言行事處者。謂聚落城牆外邊行路來往處所也。此制分齊者。彼云。謂箭射所及。鷄飛及處。慚愧人大小行處。制此處以爲集僧分齊。可有十三步已來也。若僧坊結界集僧之時。此聚落外分齊內有人。仍須

盡集四分聚落界取院相者。當部聚落界。但齊院相。內故律。若城墻畔。若園林池樹石垣牆神祀舍等。鈔意云。四分既約院相。內今若集僧。但依十誦第一節二十二文。隨聚落界。即僧坊界。此內不許別衆。則義勢相關。若依第二節四十七文。集他院相。外分齊。內僧者。即與當律限約不等。恐人迷此。故注簡。蓋也。若爾。既云四分無文。何有依院相之說。答四分雖有聚落界。相別爲餘事。不爲集僧。無亦是無文也。已上正解。竟若准玄記中。作勢分解。文中。有分齊之言。錯認以爲勢分。便云。彼四十七云。鴉飛所及處。等古人評云。應有百步。即聚落體外。更有百步。勢分。勢分內。有人須集。鈔意云。四分僧界。無勢分。衣界。有勢分。寶云。彼律兩節。律兩節之文。雖殊。然俱是界體。無勢分之說。前據院相。內體下。據院相。外分齊。內亦是界體。今但簡不取外體。准依院相。內體集人。抄既不云。勢分。何得妄釋。況乃外部僧衣二界。並無勢分。何言十誦下文。僧界有勢分耶。無理恩之。

云問至僧者。問意者。謂蘭若處。僧坊院相。不周。即依

蘭若五里集僧。爲定不在疑情。今或僧坊牆院四畔。並周迴。爲復還依五里。爲約僧坊集人。云答至人者。此文意。道准十誦云。隨聚落。即僧坊界。今若蘭若處。僧坊周迴。即同聚落。不別。文中云。分者。不要依五里集。只此僧坊。便同可分別。聚落後堂記中。蘭若中僧坊。不論周與不周。皆須依五里集。猶如聚落中有僧坊。不問周不周。皆依聚落集者。今破云。聚落中僧坊。雖有院相。以聚落強能攝劣。故所以須依聚落集。今蘭若處。僧坊相周。蘭若相便。被攝。却不可更五里也。

云故至界者。文有兩意。初引蘭若文。反顯二故。知下即成村義。引十誦五十三文。彼云。若比丘。無聚落阿蘭若處。始起僧坊。未結界。是中齊。幾名爲界。佛言。一拘盧舍。既言無聚。若蘭若。始欲作僧坊。故知未有院相。由是蘭若空。適欲句此。起僧坊。先結戒也。明知先有僧坊院相。纔周。即同村界。不是蘭若。

云律至僧二意。初辨四相不殊。二結歸蘭若。若准此律。盜戒中。釋村界。四相一周。迺垣牆二周。迺柵籬三

籬牆不周。四四周有屋。至下離衣戒中解僧伽藍四相。指同前盜戒中說。既將藍指村相。當知二界不別。引此文證。但使蘭若四相。周匝便同。村相須依四相而集。或蘭若相。環亦依五里。集人自得無知之罪。必院相不周。乃依五里云云。

云若至立者。此明不可分別聚落。集僧分齊也。若聚落有僧不可者。知此標人不可分別也。僧祇中若城邑聚落。界分不可知者。此標處不可分別也。即是前第四但句用五肘弓等者。准祇第八明菴婆羅樹界也。爾時佛在舍衛國有婆羅門問佛。我欲種樹。如何令其根莖端直。枝葉婆娑。佛答彼云。用五肘弓七弓種一樹。時彼既去。尋即波離來問佛。不可分別處。集僧分齊。佛便將前種樹方法。以七樹六間答之。因號菴婆羅樹界也。云七樹六間。一間有七弓一弓五肘八尺五肘九尺七弓爲一間。一間卽六十三步六尺爲步。以計之。便得十步半。六間卽六十三步也。云不同前解下破古執也。古人七樹有七間。今云如衣界八樹卽有七間。便有六間。何處有七間。卽剩十步半界。

●增註

也。古云樹根兩頭各有半間。勢分今破云。僧界既不可有勢分。何得妄加。古又云圓圍種樹。兩頭相就便成一間。今破云。縱使圓圍而轉。亦非六十三步。如善見云。圍三經一。若圍有七十三步半者。經過只有二十四步半也。故羯磨疏云。斯非界受穿鑿大甚。何處有樹。卽以樹量律約世情。假以相顯如上所說。立今破昔廣在疏文。故云知義抄廢立也。

云二明蘭若具足。梵云阿蘭若。亦云鍊若。阿之言無蘭若云事。卽閑靜無事處。云統至明者。統也。通也。多種者。此律有六種。如鈔列名數也。頭陀者。極小近三里能遠益善。二寄衣者。謂不作日限。六夜寄衣。三盜戒者。文云蘭若靜處盜物卽盜戒。蘭若四僧界者。卽大界五里。集僧五衣界者。卽下蘭若。設衣八樹七間六難事者。卽提舍尼中適遠恐怖畏難。卽蘭若受食戒也。且明僧界者。六中抽取僧界。蘭若此中明之餘。下隨明者。頭陀如下卷說之。寄衣如中卷三十中說盜戒亦如中卷隨相中衣界如中卷三十中明難事亦如中卷隨相。故云餘下隨明也。

云闕至定者。闕若一界諸部不定也。多言僧界。盡一拘盧舍者。十律二十二云。諸比丘於空野處。初作僧坊。未結界。爾時齊幾爲界。佛言。云一拘盧舍。是中不得別作布薩。羯磨。僧祇亦云。一拘盧舍。俱舍了論。雜寶藏並云。一拘盧舍。若爾既諸文中。皆云一拘盧舍。元來是定何故。前言諸部不定。耶答。辨量不定也。故羯磨疏云。諸部皆云一拘盧舍。不定大小。如僧祇云。二千弓。弓長五肘。十誦云。五百弓。弓長四肘。此乃祇文太遠。十誦大近。俱舍二里半。亦近了。論疏一鼓聲。聞者疏云。鼓亦大小不定。不可爲准。引雜寶藏五里。不近不遠。方成行事。集僧方齊也可知。

云若至八寸者。有惡比丘。作別衆留難也。大界內作法。不得以事白。佛言。於無村阿練若處。結小界受。但使前人未入界。七盤陀界。陀應同意者。疾疾結之。初結之時。卽准見論。如鈔所引也。盤陀者。大德云。西天量之通稱也。一盤陀二十八肘。七盤陀二七十四百四十肘。更有七八成五十六肘。并前百四十豈非九十六肘。肘各尺八。總有五十八步四尺八寸者。一

肘尺八十肘。成三步百肘三十步九十肘二十七步六肘。又成十尺八寸。卽是五十八步四尺八寸也。云三道行至舍者。大德云。行界有行法住作法二種。分齊各殊。今抄所列者。且約住作法也。多云比丘遊行時。隨所住處等。明知據住作法。集僧分齊。彼論第七云。縱廣拘盧舍界。在此界中。不得別衆食。及別作羯磨。亦不明大小者。論中但云拘盧舍界。不定量之大小也。此論中但云拘盧舍界。不定量之大小也。此論已下。今師和會。多論解釋。十誦律文。律中云。拘盧舍者。長五百弓。弓長七尺二寸。如是以步率之。便有六百步也。若至布薩時。住作法者。結界大小。一切隨時。自著若初集僧之時。縱廣六百步內。有人須集問四分道。行時開別衆食。今文中云。何不許別衆食耶。答。准彼正行之時。疲乏之時。是有緣諸教。同開若暫住。雖在道中。亦非正緣。故不開。今言不得別食者。約暫住時說也。思之。玄云。若行來困乏。俱開今約集僧分齊。邊放制。已上依鈔消文。據住作法。竟次於文外。懸辨行作法者。准僧祇二十八云。道行界若比丘共

商人行至說戒日有恐怖難商人不能待得即須行誦戒羯磨先籌量齊幾許得誦戒竟隨指山石通結取此乃標寬界狹依標集人欲結界時道中申手相及處坐已唱相乘法結成即起行誦戒亦須相及申手內誦竟准前坐已解之此是一勝之法聊知空礙兩分身耳

云四至者大德云於中亦有住作法及行作法今鈔所明亦且據住作法也准五分十八云佛告諸比丘一切湖池一切海皆不得結作法界若有水界中行以衆中有力人水洒及處爲自然界有解約中客有力之人不健不羸洒水即十三步稍定若隨衆中取最有力人即不定引善見論者准彼十七云一切江河不得結作法界若擲水若擲砂已外若有比丘不妨也取水常流處深淺皆得作自然潮水不得以乍溢故若在船上若崩岸有大樹根在水中不得置簪水內有樹根應斫去若不斫去與陸地界相連若水中有大石或浮木總是水界攝已上謂離地者此約離陸地不是離水底地羯磨疏云開云上水中石木

及錠等既與底地連何故判得答舉例云如比丘安居應熱衣服岸入水浴明相出失衣此比丘脚豈不著地由是水與陸地異故失衣今引此例故知鈔文離陸地也律論二文並言水中不許結作法界復云有薩婆僧大教僧祇云地弱不勝不知如何答羯磨疏云唯五百問論得結無疑此律論不許者以水虛浮體相難議今則約岸分標義亦可得如僧祇有洲五處標結兩邊水內取三由旬恐持欲度標出界故又如四分江河而結即爲明證故五百問云水中住船得結等今若擬住船作法者依文中梵下碗石令船一定次即四面准文集僧後乃傍船緣唱相結之縱船內有白衣等且令上岸或不肯上即但齊有比丘處唱之反顯有白衣處是界外也不得傍岸唱相結法思之已上鈔據住作法標狹界寬依戒集人因便明之結法相自也未知行作法如何准僧祇文通結取界即標寬界狹依標集也若准此義就上六相盡有依標集僧故羯磨疏云六種自然相中結者標狹相寬盡依自然集若標寬相狹盡依標集云

已上問准莫成七相否。答寶云六相各別互不相通。依標立法。一旦通六相。六相是本。依標是末。標未歸相。本標依相起。故不成。七如此分明。如今由有未知者。諸細思之。

云今更總論二界之體者。上明三種作法。四種自然。一一別釋。已知今總更明作法。自然之體。故云今更云云。云答三至隅者。謂有場大界。無場大界。三小界。爲三也。隨處結之。不定體之方圓也。云若至不定者。總舉自然體不定也。若分別聚落。相爲自然體。隨彼所在。不定方圓。不可分別自然之體。四面四維。若有別界。尖邪不定。若無別界。此界定圓。若論爾若無難五里之內。若有別界。尖邪不定。有難亦然。道行界者。遇水或樹。則不定。水界近岸亦爾。故云若論自然。則有不定云。若至圓者。謂一切依聚落處。所故不定也。

云若可分別人解不同者。立云都有三種。一約身四面。定量不同。二約乘法廣狹不同。三約自然界體方圓不同。有師云。身四面各取六十三步。有師云。四面

各取三十一步半。此約身面不同也。二者有師言。一面各取六十三步。兩衆百二十六步。有師云。各取三十一步半。兩衆都六十三步。此約乘法廣狹。解判不同也。三者有師云。定方有云。不定方圓。故云人解不同。今觀文勢。似不相應。下兩段中。各自有標起。今若於此總說至後消文。便成繁雜。今言不可分別人解不同者。進據當科。約身面定量。以說不同。諸思之。云問至耶者。此約集僧取最外邊人身面。向外而問也。云答至相者。謂比丘身四面。向外各取六十三步。未論量作法之時。節故彼文云。已下引證異衆相見。彼此相望。只六十三步。故云七樹之間。而不犯則不。論界相者。若約自然界。相身一面。准有三十一步半。今言六十三步者。且約二衆相望。倍說也。第二云問至狹者。此問意道上。且通約二衆相望。以明今約二衆各作法。各自然之量。云何廣狹。云答諸說不同者。有說六十三步。餘僧在外。不妨有說六十三步。爲我界。勢分彼衆。亦有六十三步。須在我界外。都百二十六步。又乘法時。即有此自然不乘法時。

不合有故云不同云云今至也者今師云從此處比丘身數取三十一步半從彼處比丘身亦數三十一步半通就彼此二衆都計六十三步注文者破古也古云秉法則有不秉時無今云既號自然不同秉法不秉法常有一定故故僧祇引證可知云今至事者異界自然明彼衆自然亦三十一步半在此衆三十一步半外即無錯涉兩字相望共有六十三步若減則有錯涉過也云今至界者且如東西兩面二衆作法東西二處取最外邊僧相去都有六十三步西僧三十一步半限分自然是東僧限分是西僧深防若除却深防冠體取實西邊各有六十三步半引多論證一邊只有三十一步半身南身北曰縱身東身西曰廣既六十三步約身一面只得三十一步半也

第三云問至耶者此正問界體方圓云答至然者古師云文中云方一拘盧舍明知界體定方也今解不然者略斥其非也云若定者雙釋今是古非也雖有餘無教可准者斥他古師若云方六十三步者若

角頭量即不常口有六十三步故俱舍云方五邪七圍三直一謂若有物界方五寸邪量即有七寸也圍若三寸頭闊一寸引此證破古師若云方六十三步從角頭量則有餘剩也今言已下鈔自申正解也別界者水界或作法大界今自然逼著他界即災邪不定也

云故至也者證古迷名之失也汝古人執教文云方一拘盧舍便望解云自然界體界方今師引彼律文爲古解判云十許方一拘盧舍者舉起律文也次即解判云謂約身面所向之方非謂界形界方也次引弟子隨師之文者准十誦律弟子爲師持三衣在道行前後師遠明相出恐失衣白佛佛問相去多少令量之得四十九尋佛言齊爾許處不失衣過是則失衣多論解云縱廣亦得四十九尋不失衣過是則失衣多論解云縱假廣二亦得四十九二得不失衣此是弟子身面所向之方雖言其方可亦不得四維行耶即言界形界方也云五分至廢證方須廢也合角量取者意道界形雖三由旬令向角頭邪量取三

由旬者卽非尼方之義也。大德云。論文是令字。蓋本中亦爾。今錯書合字也。

云二明用僧分齊者。前開章時卽云用之通局。今牒畢時便云分齊明知分齊通局也。抄下自辨分齊四種七種不勞更述。云此宗四種論僧者。此疊無德宗四種論量僧之分齊。謂四五十二十也。唯瞻波健度云四人僧者。除自恣受人大戒出罪。除一切如法羯磨應作是中五僧者。在中國除受人大戒出罪。餘一切法應作是中十人僧者。除出罪一切如法羯磨應作是中二十人者。一切羯磨應作是中二十人者。一切羯磨應作況復過二十^{已上}律文云汎至別鈔者汎字一訓廣一訓不委細之稱。今取第二說也。羯磨疏云有人云但取四人爲體。三人已下不名爲僧。故文云大眾者四人若過若今師意一二三人總號爲僧。明知古來汎爾論僧義猶未盡也。狂亂者顛狂由心無記謂狂人亂心人病壞心人各有三種常憶常來爲一人不憶不來爲二人互憶忘及來不來爲三人也。睡眠者昏重曰睡。攝心離覺曰眠。所爲之人者如

受人懺罪。律名入法爲僧所量也。迦及能所者。諸記中皆云如自恣五德及教授師爲差時是所秉約他正秉法時爲能秉也。若依鏡水大德云能自是所自是所據二人說不合於一人身上辨能所也。相有乖越者以威儀中有差互故如隱沒離見聞等。並收在此故云不入僧數也。通而辨僧則有七種者。由前故人汎明未盡今師更通而辨之則有七種故羯磨疏之若互約別衆兩法互有塞非俱盡辨應不名僧然則不爾當分辨號知法者何得不名秉法之僧古人迷名謂僧異數今翻爲衆止是僧收四人已上其量不窮故約衆名總攝僧體則有七種始從一人乃至二十對心念法立一人僧對首立二人僧對展轉立衆多人僧四於三法立四人僧如說戒等五者五人僧如自恣等六者十人僧如受戒七者二十人僧於僧殘罪也各有成敗等者如上七人應體者爲成不應者爲敗故疏云如心念者以自唱爲體若對首告淨卽以前證者爲體或能所俱體如說戒等法云初至也者祇二十四云四人羯磨布薩一切四人

得作若自恣恣地受戒一切尼薩者五人得作是五人羯磨也。當宗律文四人僧中但言除自恣受大戒出僧殘罪且不說除尼薩者即是不了故引僧祇爲明決也。鈔上下鈔文易知不解也。云前至別者謂上四人本是僧體兼一百三十四番名爲實辦一切羯磨隨事三別者羯磨疏云自恣治罪舉證須五人中國多僧善心浮雜故制十人二篇悔治位緣方濟故加二十也。云又至故者此約成僧體以明一向須淨若穢不成僧故云云。

云若至二別者說戒爲一受戒爲二就此二中則有進否如下自述。云爲至也者今引文云犯者不得聞戒說戒及向犯者懺悔是說戒度文也。羯磨疏云有犯不得說戒者戒法體淨擬勅將犯今自沉溺何能拯救有犯不得聞者疏云說序之時文言懺悔淨者嘿然今心停罪端然應淨欺誑聖賢甚自負責不得向犯者懺悔者以罪惡思除引證對自心前既有瑕無由遺累犯者不得受他解罪者懺名上起前證染汚何能生他後斷之本。云若至中者犯戒和上

但令不知等者謂衆人不知無有三根但令相淨便堪應法問犯戒和上未審犯何戒耶律文但言犯戒若據今師下之文意至於吉罪亦不得或引犯戒四句約受人知不知等下文廣說餘文易解不子細釋也。

○足數篇第三

大分爲二初標名二釋初中云足至三者先明來意前篇鳴鐘作相召集僧徒僧有遠近不同次乃辨於通局然則僧通眞僞染淨混而難分若不以法蘭之秉務無由成遂故次辨也釋名者緣體相應名爲足數事順無乖說名僧相篇者章段之號第者居也三者僧數故總題云足數云云。

依篇釋中大分二別初總意次開章不更一分別云云云上至法者結上生下也上已明其來集結上謂七相召集等而用僧須知應法者生下也鈔文解不勞廣叙云託至上與者說無三根之事外章在衆之時相形如法不自言陳等雖體冥然非僧約此不知之邊儀形相順却得足數即第三門中人也必於

緣等者謂作法時。睡定隱沒。雖見聞等儀相乖違。號爲差脫。也不妨清淨者。戒體如法。雖則體相既非。順却不足數。故云入非僧攝也。卽初門中。人是以此二途等者。淨穢二種途路合足。不合足。故須料揀。使是非兩異。取捨自分者。淨僧若相順得足數。爲是。若於緣差脫。如隱沒等不足數。卽非。又體穢之人。不言無三根。衆人不知相形。又順得足數。爲是。必有三根外顯。縱在僧中。形相無乖。亦不足數。卽非也。如此是非。便成兩異。是卽名取非。乃名捨三途中。並有取捨卽自分焉。

云就中至不足者。就中者一解云。此正篇之中。立記云。就二途之中。今取初解。好例四者。類例合有四門。也有作列字錯也。初體是應法於事。有違者。謂清淨應比丘之法。然作法之時。相儀乖角。故於事有違。如是當宗外部。都計會。便有三十餘人。下文當更結數也。二體境俱非。假緣亦不足數者。如尼等。本不是僧。十三難無戒。三舉二滅。體壞號爲體非。又自言及三根外。都有人委知名爲境非。假作如法之相。向衆中

坐無乖違等。亦不足數也。如是之類。有二十二人。更兼外宗一人。都二十三人。亦如下列三體。非僧用於緣成足。此據前來之人。體雖不是僧。用待人未知。將謂清淨。又作法時。儀相無乖。成於足數。四約緣有礙。不妙成法。少不足。故謂身有法被治。或可犯罪。正行法。等名爲有礙。足別法事。一切總得名不妨成法。若當法之中。卽不足數。故云少分不足。如此之類。當部他宗。都十一人。如下廣料簡也。

云初至一足者。牒章也。云四分至六人者。若准四分。瞻波不足數。法中都有二十八人。不足數。是文圓義足。故頌云。餘舉滅難爲神隱。離別場餘。謂餘之四衆。比丘尼式。又沙彌沙彌尼也。舉者三舉也。滅謂二滅也。難謂十三難也。神謂神足。在空隱。謂隱沒。離見聞處。別謂別住。場謂戒場。豈非二十八人。若爾。既有二十八人。文義具全。何得此中云六人。文圖義足。答就二十八人中。神得此之六人。一向體淨之者。但相中有乖。故不足。已外二十二人。或本不是僧體。或壞體等。流類於似。既無淨體。此門不似寄在第二門中。

列出也已上四分六人且標列名數未得解釋知之云餘至成者欲解此文應先問曰前來據四分不足法中淨戒都有二十八人今師袖得體淨六人來此第一門中出更有二十二入即寄在第二門明二十二且置而不論今於此門依四分所列體淨六人文圖義足僧數者爲復只有此六人不足除此六外更有淨體之人不足鈔答云餘者非無此義餘者外也者之一字助語詞也非由不也無者對有彰名此義者即不足義也簡異無不足之文意六人之外更有體淨之人亦不足數但有義且無文何故得知下引捨戒法中頗狂啞聖亦是體淨然闢根識無記等對他捨戒不成元來不足我對首之數若得足數捨戒合成豈非有義然嚙波中無此諸人不足之文即是無文今師引他部分明之文來證成如是類人定是不足故鈔云今取他部明文證成即生起用諸部文意也如此消抄不違文旨有解云二十八人外曰餘亦是一途又有云六人外更有二十二入爲餘者非甚也

云十誦至中者准十誦五十四云波離問佛若衆睡眠積一比丘得名價否答詞如抄引也問既云十二種人何故但列十一答彼律有白衣一人此中未出寄在第二門中何以得將白衣一人充此數耶答准羯磨疏通列十誦不定數有十五人四位列人初列三獲藏人二列睡等四人三列啞聖具二等三人四列後之五人後文云十四樹上十五白衣證知不謬問何得此標而後列答此門本明淨僧白衣是本受戒不得人既非僧應合在下科流類相似今此標者且顯是彼宗都數故其餘人等下文一一釋之唯有樹上比丘易知下不更說今略辨也所言樹上者寶云須約衆中樹若於衆外樹明知不足問樹上不足則知未審有別衆否答羯磨疏云若樹在界內枝蔭界外比丘在枝上是別非足以從根斷故若枝連界外地比丘地比丘在外枝上即非別也若樹在界外枝蔭界內比丘在界內枝上亦非別從根斷故若枝連界內比丘在上亦成別衆云義加至攝者義加辭人者夫乘法足數非所言教

須會解是非。今此極醉之人口中出言。自不能解緣。本與骨前後顛倒。異於聖言。前人何得明委。故云前人。不練今師。據十誦。亂語人不足數。道理義加此之。一人也不解之人。是不足攝者。大德云。辨不學人也。謂初學之者。未能洞達。是非名爲不解。今師准伽論。癡鈍之人。不足數。道理加此一人。亦合不足。玄記釋此二人。分爲兩段。初明醉人不足之相。二前人下別。辨不解之人不足者。妄科抄文。義勢斷也。思之次都計數者。四分六人。十誦十一人。伽論三人。僧祇九人。義加二人。下解釋中。更加露地。隔障一人。總來三十一人。在此初門攝。玄記次露地。隔障一人。但三十一也。

云就至拆者。標也。就不足數中。相狀隱密。難知者。隨前標列。中次第一。一解判分析也。云初至用者。所爲羯磨者。卽僧爲於他。僧是能爲。彼是所爲也。以此人是乞法之者。正釋也。謂就僧乞羯磨法。等爲僧所量。不入僧限者。僧量他前人。合與法等。自身不入僧之正數。故若將等者。謂若將此乞法之人。足四人數者。

今日師作人

卽僧不滿四。以所賺人。卽乞法者。不入僧用也。次微難云。若至故者。若爾二字。領前旨也。意道若所爲人。不得足數者。今領解云。若爾也。

向下正難云。四日受日。四僧不列。亦應得成。謂律文於四人法中。但除三事。謂受戒自恣出罪。既不列除。受日明知爾時。將受日所爲之人。足前三人。成四人。道理應得。可引鈔答云。一人所爲三非僧。故不能秉。法謂一人是所爲。賺彼此丘名字。入羯磨時。卽任運不足。已外三人。非僧。何能秉。御得聖法耶。今夏難曰。上言一人所爲三非僧。故秉法。不得必定能所須五者。何故得律文不列除。受日鈔答云。文不列者。事同五人。並是所爲。故四人僧者。直取能秉意。道律文但據能秉四人。列除三事。自恣受戒出罪。其受日事同五人。非正五人。僧作玄云。事同五人。與自恣事相似。不論乞法不乞法。並是所爲。故此解自是一途也。又難云。說戒四人。戒師在內。結界四人。唱明比丘在內。何故得足數耶。答文如鈔可解。

云初至故者。神足在空等者。母論第六云。若比丘用

神通力在空中住欲受戒者師及衆僧在地若師在空受戒者反衆僧在地乃至師弟皆在空中不得受戒何以如此下句釋云空中無分齊等謂不可結界故又准彼文但離地四指取人指即四寸便與陸地別也。隱沒等者謂入井窰說文云地室也在界內是別衆極中有乖是不足也離見聞者標也。

僧祇中謂同覆處離見聞者即舍屋之下上面有覆總是同覆處在此處作法不得離見聞即不足也其相如室宿中說者准下隨相中與女同宿戒辨室相有四種一四周有障上有覆謂如今房堂等是二前敵無壁謂如長廊下或聽屋處是三離覆而不通謂四面並周通上亦通覆但開中央即如今時明堂等是四離覆遍而有開處謂少開明孔等是。寶云室相四種指在下文今但據上面通覆遍即成同覆處在下作法即不得離見縱在申手外無過玄記云室相若成在室內作法不得離見聞若室相不成須在申手內者此非解也此謂已下料簡但約此坐之人展轉離見聞不取說戒師等見聞也如義抄者疏問爲

俱離互離答俱離則不足謂不見比坐人而不聞比坐常語聲故若互則無過也。

別住者標也昔云等者古師解別住義也今破云一界不集來但是別衆取不名別住也今謂下鈔主據作法之時三人在大界體上一人坐自然界以大界內雖他自然地上自然地上比丘即成界外不足數故此更約作法處相近說也問既知彼之比丘身坐自然是其外界何不呼召人來法界之中鈔答云非謂眼見在外界等云云此約前人法界後來不委知分齊謂言同是一界但此比丘坐在自然不論知與不知冥然作法不熟故云不足。

戒場上者標也由前已下釋也謂前來三人在界內一人坐自然既是界外即不定數我今戒場在大界內既非界外其戒場後是作法地非其自然今或作法處近他戒場將此場上一人是我大界上三人之數得否鈔云此二界下釋不得也二界者大界爲一戒場爲二也同在自然等者後堂云一人在戒場上是中間自然內也三人在大界上是中間自然外雖

則戒場在大界內。由中隔自然成。其兩相亦是別界。攝如何成足固不可也。玄記云。戒場外一重自然大界外自然所包。故云同在自然非正也。此中但論戒場及大界隔中間自然不同一相。是別界。故何用論他大界自然今取初解。

云睡眠至說者。睡眠者神昏四睡。目食曰睡。亦云離覺曰眠。離此重輕別也。亂語者。說文云。亂者擾也。以事擾舌。

名亂語也。憤悶者。多思謂之憤。反古對。闕入定者。謂若

入有心定。別有靜慮所持。若入無心滅心。所心至於忍哩。不同僧和。雖在衆中不可爲足也。由無心同果

乘法故者。總釋上三種之人不足之理。可知十誦已

下引證也。律中因六群證他受戒事。佛問彼彼云。並不知。遂立制云。不得睡定。莫餘思覺等。准此。僧數多

等者。謂若作法處。僧多如十人受戒。是正數。今有十

五人等於中。或有一二人睡定等。亦許成就法事。但

正數周足。即得若作受戒和上。必定不得睡定。以是得戒根本。故不開也。縱在房內等者。因便說無別衆之過。寧記云。睡醉無知失比丘用。猶如狂等。先用亦

本內律作中

本內律作中

爾開無別衆。餘同羯磨法中說者。寶云。准疏云。始終睡醉。即無別衆。中間若覺。亦成別衆也。玄記亦列疏。彼云。見聞又絕。不名別衆。即將足別作四句等。一段此

似不更有古今妄解鈔文。恐繁不錄。云。啞至事者。相應。一啞二嚙三等者。具二也。羯磨疏云。此等三人。根壞

簡可知

云。狂至三者。狂等三人者。一狂人。二亂心人。三病壞

心人。由心無記等者。釋不足之理也。既不憶身。非善非惡。無記也。若准律中等者。謂十誦。但有狂人不足

數文。且無輕重。其類今師却依四分捨戒法中。明三

品故云。若准律中云。云問。好人亦常憶常來。此何故名。狂答。好人若知緣事。不說。即不來。此狂不論說與

不說。至半月。即到。來不知增減等。不憶。不來。者。此一

向重。不憶半月。說戒等。一向不來也。互憶忘及。來不來者。或時輕。或時重。不定。前半月憶。後半月忘。忘時

重。憶時輕。故云互憶忘也。及來不來者。有時憶。即來。有時憶。且不來。若妄時不來。即無過。今憶而不來。即

成別衆故須以法隔之。若得法隔乃至病差未解法者亦通皆不足也。痛惱心亂例同狂三者明後二人也。皆有此三品之相。若一向輕如狂中常憶常來一向重如狂中不憶不來或輕或重如狂中互憶忘及來不來人例前易委故指同狂也。問此三人如何簡異。江西記云身口心俱狂即狂人收心狂身口不狂即亂心人攝身心狂而口不狂即病壞心人攝也。云重至乖者重病等者謂其病重不察是非心既昏沉無情緣法故不足也。邊地等者梵漢語異不領解也。必後相知二通相足癡鈍等者謂不知能詮之名言不解所詮之奧義不識二持之相則未了是不識二犯之相則未了非如此之人則非處重斷割之匠也。必言解等重料簡也。謂於白三十番中但解受戒白四一番故云齊文而已。便足受戒僧數若餘番未解即不足餘法事數也。此且一解云齊其法事人界之文不解其餘律藏名齊文而已。又約無人方開他足數此解稍疎。問此癡鈍與義加不解人何別。答疏云此人雖各各而不知根鈍難明律制盡形依

止前義加者但准不學或學未知名爲不解故有別也。

與欲等者送心達增名心同身在房中號身乖羯磨疏云堂中作法遂收欲者以入現數故名非足。

云隔至內者贊云此有五人抄言謂同覆處而別隔等者此解覆處隔障一人也。且如三間堂內以物障隔三人在兩間內一人在彼一間內即成不足。或言露地等者此義加一人也。今師准前祇中覆處隔障既乃不足。或時路地作法有障隔豈可成足。雖申手內有障亦不足也。玄記中不曉此義加一人但解爲反釋上文也。

半覆中間下列餘二人也。謂半僧等下釋上半覆中間障半在階下釋半路或復無障下解半覆申手不及也。並非同住下通結也。露地下釋露地申手不及是第五人也。此言相顯者兩說一云相呼謂露地申手不及相良顯現易知露地無覆攝僧義弱故須申手相及不同覆處二解云相呼顯故作是說爲反顯於露處故二釋各有理。今日存初解餘文可知云二由具二非假緣不足者一體非本無戒故或非

丁卯作多

僧體或壞僧體二境非三根外彰故云由具二非也。假饒在衆儀相如法之緣亦不足數也。云四至種者。准律文若爲比丘作羯磨以比丘尼足數乃至若爲比丘作羯磨以應滅殞人足數並不成也。鈔文存略故問於十三難中破僧一難爲受前破僧爲受教破僧若云受前破者既未受具如何破僧。准文中須是大比丘故若受後破者但得逆爾初受時既納得體成清淨人身在僧中儀相無乖理合數具足數何成難收。答正破僧時理是受後但得逆罪戒體如法。今但據再受不得便成難收既無戒體何成僧用故不足也。古記不鍊。輒妄叙云律中有十二難破僧之者體是清淨有何不足此未知文意也。思之云問至足者問意可解。云答解了途者古來製作十五六師解此文莫過三說一師云此二十二人尼等非僧體十三難人無體三舉二滅體壞律文但手列此二十二人云不足數亦不說自言及與知不知等明知約體冥然不足也。相部釋此解二師云此二十二人不約體論唯據用辨於用中須具二種方

成不足一須自言我是如上等人也。如衆中有不淨比丘佛令聽與自言治等二又須人知如律云聽以肉知他惡法等具斯二種方成不足。若衆中雖有人知彼未自言或彼雖自言無人知委由成僧用也。東塔快此解三師云於上二中但隨其一即不足也。或自言不假人知或三根外顯爲人所知即不假自言。准律中有說自言處即不更說人知有說知處即不更明自言故知不要二種兼具有斯三解故曰多途。玄記三義中云今至等者鈔云於前三師中扶第二師一師義也。云云今至等者鈔云於前三師中扶第二解也。而東塔疏同計此等二字指二十二人體既非僧者僧者體非也。若僧同知者境非也。反上成足如與欲中者引彼失欲文義來證之。如與欲中自言即失欲不自言失例此自言即不足不自言得足外難曰前門中所列三十二人如神隱別住等縱僧不知冥然不足此何故知即不足不知成足可引鈔答云不同前門知不知等意道前是體淨相儀有違今是體穢須自言說後方不足故不持戒和上四句等者此受戒體度未文也。阿難問起此事若和上十三難

●第十卷

有一一事第授弟子具足戒第一句從不持戒和上受戒約有疑問。佛汝知和上犯戒不弟子云不知佛言得名受具足戒第二句雖知和上犯戒不知不應從此人受佛言亦得戒第三句亦知和上犯戒亦知不合從如是人受不知從此人受不得戒佛言亦得戒第四句亦知雖受不得戒佛言如此具知不得戒也例於前來知不知得足不足亦是如也所以文中及十誦等者文中即四分失欲文也一一難下皆云我是十三難人等不成持欲又十誦三十云犯重罪人賊住邊罪一一若先有是過作法不成反上成也引上諸文爲證前一人須自言二須人知方爲不足羯磨疏云人雖體非相有僧用各不相知理開成足云昔至故者文有四意初叙古解二破三徵四釋非也昔人以體不合等者謂准五分中和上若在十人數內不名受具僧祇十誦亦然今准此例故將在十人之外也此非正解者破也謂四分制十人僧和上在內故知前來非正義也何者二字徵起古人之非下遂釋云若不知犯則不得輒用他部等今師云若

明自心中知前人有犯縱在十外亦落非中即羯磨文中不許牒故若先不知即在十人之內亦得何故輒將他安於十外進退皆成妨礙云十誦加一白衣亦不入數者謂是初門引彼律十二人中的一數也前門簡退寄在此門今欲解判之故且標起云上至義者此明古師通辨境蓋先釋二十二人次釋白衣一人上明僧相形同出家者指前來二十二人並是大僧儀相身形與出家人同等相有蓋故得共法事者相良與善好比丘相蓋雖則體非衆人不知他犯又乃威儀齊整是以得同法事足於前數如着俗服等者此釋前來十誦白衣一人也古師云此雖是淨戒比丘然着俗人之衣相形分明了衆人皆謂是俗即無同法之義不足數也云十誦白衣至衆者前來古人辨二十二人境蓋成足道理極成若言白衣是淨戒比丘着白衣服不足數者此非解也既不可准故更釋之十誦白衣謂本受戒不得者今師解也約他登壇之時不解發心沈緣諸善或可師僧秉法落非冥然不納戒體還如不受一般故取

本來之號。詔爲白衣也。亦有受後難緣等者。反破古師所立之義也。謂有此丘受戒之後。戒體清淨。然有難緣。暫改形服。亦須集他不來成別。故羯磨疏云。有人言。先雖具戒。有緣須著俗服者。亦不足數。以無威儀。故今不同之。不以滅儀定俗體。狀內具戒。見財法應。僧外虧道。相爲有緣。難如五大色。不令受持。爲難服用。豈不同乘可以例也。餘文如鈔。

云三至中者。謂上三舉人也。羯磨疏云。既本無信。故作重治。并在衆外。義無聞法。信行俱壞。律簡此色。同於犯重治法。如衆網中。既有法在身。故不定也。滅殞者。羯磨疏云。爲非既重。加覆既染。心故作法。治出海岸也。應滅殞等者。有三意。初舉來未加法。羯磨疏云。根本已壞。去僧彌遠。將欲殞。遣逢難且散。二若雖下三二人爲別。三或下衆內一人知也。並者。結三種之位也。今觀文意。前釋約舉來僧中。以釋卽局後二約別人知。以釋卽通。雖通局有殊。然俱名應滅殞也。云第三至用者。體雖非僧者。三根未彰。又未自言。托緣成用者。據四儀無有違逆得成足也。云卽至事

●同於作阿

●同於作阿

者。此約體非境。如三根未顯。又不自陳。故足數相中無違者。無隱沒等狀。相便得辨事。云故至等者。引證可解。云十誦至就者。賊詐者。玄云。十誦二十一云。舍衛中有一居士。妻子亡。紋家計貧。虛自念沙門安樂。遂剃落。成俗相。故諸比丘問。幾夏。皆不知。又再被詰問。遂自言。我於賊住。諸比丘。白佛。佛言。若未自言。已前得足數。自言已後。一切不足。本白衣時。破戒十誦三十七云。若先言我破戒。後作法。亦不成。先作羯磨。後自言。亦得成就。云薩至說者。如文易知。云自至類者。顯自言之相也。玄云。上文爲有並安。若言此出自言之相。故問此之自言。爲告當衆。卽不足爲五中隨告。一衆便不足答。講者。相承有兩解。一云。唯告當衆舉例。猶如發露。亦須對同衆。又據前文云。而別人內知。又衆內一人知。卽不足等。二云。五中隨告。卽不足也。不類發露。准前文云。不持戒。和上四句。但受人不知。卽得知。卽不成。可以爲例。任情思之。云四至事者。牒草也。云四分至呵者。解義如僧綱中說之。問此上四人爲一切羯磨。皆得足數。爲除其

本法答除其本法今文中一切之言亦據本法外說也。立云此四對此羯磨體是不足故知不謬有釋云一切羯磨并本法總得足數但爲奪三十五事不得阿秉法人故云少分不足此犯稍輕却無自停之差此非問若爾四分贖波不足數二十八人中何不見列此四人答既足得諸羯磨數故不列也問此四人足得覆等羯磨否答不得以俱是被治故對此引羯磨疏四句一得滿不得呵卽此中四人也有人云既得備數要件證法或末法落非不敢言呵何用足數答但約不得高聲呵止若軟語諸陳有何不可思之二不得滿得呵人疏云謂受戒者問既云受戒卽是沙彌若先不解羯磨則要如何言呵若曾誦持識於剛骨豈非盜法成賊住攝謂爲答之一解云約聰明沙彌第二番羯磨落非說初白及第一番卽未解呵止二云據比丘先清淨捨戒去今復重來以說或約增減人說亦得二解各有理或有解云謂據所爲人如受日捨微自非不足然得呵舉雖云疏中既言約受戒者說卽爲受日等非受戒人良不可也大德約尋常

受戒沙彌壇內秉法時見師僧威儀不整或眠睡之類喚召令覺便名爲呵非呵羯磨也未敢依之三得滿得呵人謂清淨等之者身參衆務常法故第四句不得滿不得呵都有六十三人四分三十二人十誦十五人伽中三人祇文九人五分背面人義加三人講時亦不在繁點名字也外難此卽所列十一人其中呵責等四便初句得滿不得呵覆等七人乃入第四門不得滿不得呵中攝一等同在此門何故安排不定大德云據前犯過人輕重有別故不定也知之云覆至事者立云義准通前合十一人並不足此呵責等羯磨治罪同故餘不繁錄對此更結都數此門十一人第二門二十三人第一門三十二人已上六十六人不足數也上來釋足數正篇竟

二則衆法附云次至不者先明來意立云足別二僧互有交涉對簡卽易故附而明釋名者注文是也同一界住相中有乖等者初通明同一界者謂攝僧大界也相中有乖者謂作法時不來也次局解一界者僧中也相中有乖者儀相不如法也被事不成故云

別衆問此中別衆與下隨相中別衆何異有人云此約法被約食此設全成眼淨取笑於人也。大德云能所有異別衆食戒約能別成衆所別不論多少此中據所別成衆能別不論多少請思之問未審別衆罪五篇中是何篇罪答有解云偷蘭或云吉羅俱未有教據若准隨相不與浴輒起者是提其文猶狹今此別衆文從律瞻波中來通衆中界內後通三業不順類例結提又別衆食戒亦是結情過邊提也諸記中並不評量今故繁述甚爲要矣初中兩字牒舉別衆之相第一段文也

云四分至集者謂約三業辨也應來者簡不應來即十三難等若清淨同住合來者今便不來是身不集身既不來不能證正羯磨是口不集心不忍可是心不集二應與欲不與欲來者清淨有緣合傳欲名身心不集身不來是身不集不送心來是心不集難曰縱有緣傳欲身亦不來何故此言身不集也耶答若傳欲來身在房中無過無不送心身在院中有別衆過故云身不集也更難既不傳欲口亦不集此何不

●欲上難成與字

●理應應下

●字疑者

言答設若傳欲口在院中不能正證羯磨故不論口縱在院中不與欲來口家亦無別衆之過何要論量上依搜玄正解竟或有釋云口屬心管心既不忍口不自由如火禁子之例忍不及前儀思之三得呵人阿等者簡前呵責等四不得呵今是清淨等者之心不同法口發言呵名心口不集

云及至也者順相和合也一應來者來三業俱集即今起堂是二應與欲者欲來是心口集送心達僧是心集口說付他是口集難曰前來違相中第二段不與欲來是身心不集不言口今順相和合即是反前句何故却有口集答前段不言口者是證正羯磨之口身既不來口無集義故不別論此言口集自是傳詞向之口業非關他證正之口思之現前不呵者是身口集身來在僧口又不呵等又云舍利弗等者此是十五哩中初句如下自明謂見衆僧如法羯磨謂是非法而心不忍且不呵之亦名和合如法

云又至人者六群者多論云二難逾二跋難陀三迦留陀夷四闍陀五馬宿六滿室至說戒處衆僧坐彼

● 舊約作

便立此四儀有乖是別衆非法也五分皆說戒坐臥等者立云背坐背臥二人云等也大德云此但論背面縱使坐臥俱是背攝不合妄分兩人若約坐臥四儀有乖下引祇文自顯也僧祇十二種人者四儀各言成十二也易知云別至數者謂約別衆淨僧對前不足遞互交羅錯涉合作四句今且分二若不到僧中名別衆若到僧中儀相有乖名不足數故云且也云然至別者寶云約寬狹料簡也若約體論不足通淨穢別衆唯淨境若約處明別衆通衆內外故寬足數唯在衆中不足通內外也四句如別者羯磨疏云上雖通別名含是非但爲緣差蓋通淨行故以法簡不宜混雜就分兩對初四句者一是別非足十六人一應來不來二不與欲來第一門中隱沒離見聞隔障等五第四門中僧殘行法七人是足非別一人即善比丘身參衆侶德行昭彰故兼兩位三亦別亦是六人得呵人呵并背坐及四儀乖越人四非足非別三十九人第一門中十誦十一人伽論三人義加三人成十六人并第二門中二十三人難曰於中不

● 新約作

解人睡人醉人狂人爲有戒體爲無體若云無體即是十三難攝戒是白衣若云有戒體不足可爾何故不別答有人解云在衆中故不別以不解及睡醉故不能證法不足此非解也鏡水大德云准戒壇經作業成敗門中南山自釋云夫秉法者非但一僧獨誦並須通衆其解有不解者非足非別以略昧冥知和忍之緣熟識同別之相故非二攝不集無咎此且人非三睡眠醉狂者寧記云睡醉無知失比丘用例於狂等失用亦爾准此例前不解之二更將不足對別衆作四句一是不足非別衆如所爲作羯磨人二是別衆非不足數同上第三句六人三亦別衆亦不足同上初句十六人四非別非不足三人神足在空別住戒場上並異界收也云若論至也者必無解法亦開索之者立云開說恣二法一切羯磨不得別亦無過者作法之時不集來無別衆過中間人者上不及大僧下不同十戒沙彌故云中間也云二解或不者立云約所別之僧又約能求法僧成

別不成別故云或不更助一解上雖約四儀三業以辨是非然於五篇所犯重輕或知不知等未曾委鍊故次辨也云若至開者別犯下四篇是別衆攝者謂過相輕微故別犯初篇縱三根未顯衆人謂言清淨亦無別衆謂過相重故無任同住冥然不別也文云已下證前來體壞不障法事在別衆義此有法喻本文云界內實無比丘橫起有想以實無故羯磨得成既有淨想即合喚來由心不欲與彼同法犯不應吉故引喻法合者如前犯重體壞如無比丘約人不知今有淨比丘想即合召來由心不同得不應吉鈔文云縱門淨想亦成法事前正想謂是不知今既已知隨意別也

十三難者邊尼賊破等十三人也尼等四人者大尼式叉沙彌沙彌尼也有將學悔爲數者不然也前來中間人已說了不可重述三舉謂不見等三狂謂狂人亂心人病壞心人啞嚙闇識也或本非是僧者結釋十三難人也或中途被罰者釋三舉人也形差者謂尼等四人也三人則男女形差沙彌則大僧法差

病報者釋狂等三人也緣礙開之者釋啞嚙二人也或有將緣礙字混結前來諸人者非也云凡至中者凡者諸也此等二字指前來流類人也未論足別者謂前來廣說足不足等皆據足四人僧數以論未知對首作法之時足得我別人之法已不前未論量此門方辨故云未論足別也難曰此是別衆法附何故重說足數之法答因便相從故明由如足法中因便亦說別衆之義故前文云縱在房中理亦開成亦是因便也

若對首作法前境蓋眞者謂二人面對作法是對首也所對之人名爲前境蓋眞者體法緣礙名蓋體若應法名眞例取僧中者若此等人足得四人已上僧法即得足對首若衆中三根外形不任用故不足僧法今來是我別人對首亦不得故云例取僧中難曰對首是兩人法何用論足別答約他本是衆法爲界無人故開對首今雖有此等人不堪足數不共作法無別衆故又但對首持衣說淨等雖有此等人亦不堪對首不共彼作但自作對首心念亦無別衆之過

更有不正義慮繁不叙

云今至順者多有別相者別衆相狀也更顯明之者更重也顯彰明也威儀相同已下開兩章也

云言至祇者僧祇行作法事等者據相中有乖也五分病人背者謂面不看秉法人故是別衆此但論背不論四儀知之四分六群不坐亦是儀相乖也如律別衆中說如行時食者既捨威儀便犯足也僧相同穢者此約食祇據法法食雖殊四儀不異故是同也云二至列者二心虛實者玄云順爲實心違是虛心准此但釋得虛實心未說得二字出處諸家解云虛爲一實爲二故云二心虛實恐未當文旨今作淮南記云前來開兩章門鈔云取威相同是一章不用心順爲一障初段中釋云言威儀者據理合云初言威儀者製作稍少不著初字今言二心虛實二字即牒章心違成虛心順爲實不得見文中二字便言之心也餘文可解

云若至中者此段文大意約說戒時維那秉白者理合在靜招邊鋪坐具胡跪答云說戒羯磨其戒師

未得便秉單白且待維那歸本床上坐說方作法若便作白彼在僧中行此卽成別衆也若便在碁邊坐或今時直依本位答法卽不在此限也廢立如義抄者至下第五篇中十緣之內亦更說之廣辨如羯磨疏述

云就至說者此段鈔文大意謂前廣說相儀不順如秉法人坐餘並須坐人一同卽成別衆此且據多分爲言然於坐僧之中作法之時亦有立者儀相雖乖不成別衆問是何人耶鈔遂釋云除被治人以外是所爲羯磨者不足僧數謂今日衆僧特爲彼人作法彼既不足僧數雖然不坐亦無別衆消文上且雖則如是更須料簡其所爲之人須具二法者方聽伊立無別衆邊一是所爲二不足數如提婆達多之類邪衆爲僧所治又不足數更有犯重滅殞者三舉人惡罵哩殞二人已上一任坐立不障法事無別衆過若論阿實等四有戒體卽須坐作若立不成謂彼足得一切羯磨故不得一向雷同多有迷此一節便云凡是一切治罰皆許立者全成猛浪也餘有所爲坐乞如法

者九法人順情爲解。必須三乞不爾不成。又須同僧坐。不爾別衆懺夷殘等。並是順情。亦須坐乞。尼懺殘亦三乞。長跪作之。老病離衣二房等。例一一類。知而通解也。文義明說者。立云。律明入衆乞法。須且五胡跪合掌等。是云。乘至得者。此文大意。前來明乘法人。定須坐。餘有開不開。已知未審。乘法又立作羯磨。餘人却坐。成別衆。不鈔文釋云。除二種人。一威儀師者。此是僧差。不得輒坐。必立乘法。即成。若坐不就也。二開立說戒者。謂衆大聲小初。雖制坐。有緣開立。亦無別衆。自餘一切。皆須坐乘者。餘者外也。自此二法之外。諸羯磨法。如結界自恣等。必須坐。作行臥不成。注文云。必有餘緣。行臥亦得者。立云。王賊難緣。亦開行作法。故祇律二十八云。諸比丘。白佛立作羯磨。磨得不佛言。得行住坐臥。作布薩也。且消更須料簡初約能乘人次約僧衆只與如買客行今日是布薩日商人不住恐有賊盜比丘即遙指山石依標而結行念戒作單曰。此是僧緣行作法。亦得。或有碩德之人。明閑教相。尋常被事。是他乘法。今衆人欲得彼人乘此聖

●會本疏卷上之一五

法。今有疾患。久坐不得。若如是者。則一人臥。是無過。餘人即坐。此是緣礙。臥乘亦得。次約衆僧以說者作法之時。僧中有一人二人乃至多有病。若尋常法事。即許與。欲此約大界。傳欲不開。必須赴集。必若文坐。其病增劇。未審如何。初依立解云。病人重不能坐。則隨病者臥。乘法人并一切僧。總須一例臥。若但病人臥。諸人坐。即成別衆也。此釋非也。今依法寶云。病人但任情而臥。乘法者及餘僧。不病即坐。此是有緣開病者。臥餘人無緣不得。然須面者。佛象及乘法人。若背面即不得。故五分律云。病人背說戒。坐臥佛言非法。今既不背。有緣開臥。道理酌然不同。諸家謬傳文義。思之更都計別。衆人數應來不來。人應與欲與不欲。人現前得。何人僧祇四儀十二人五分背面人。已上十六人爲定。立記分五分背面爲二人。更并六群。不坐都十八人者。非也。已上簡衆竟。

○受欲篇第四

分文爲二云云。云。受欲至四者。先辨來意。前明體緣。非足數之所收。既曰淨僧義。須盡集。忽有緣礙。制令

達心則機教有憑彼我齊益若斯之義故次明之釋
 名受以領納爲名欲以情須爲義彼納此須故云受
 欲應法爲是不應法爲非在三之下故云第四
 釋中云夫至辨者總意也夫字如常解事者立云三
 釋病患之事外來非心所惻故云不意也法出恒情
 者說戒自恣等是法僧衆恒常之務由佛制故所以
 半月常說佛法久住不滅又如自恣舉罪七支清淨
 不孤獨故每季一度至時常作故云常情也故對情
 而順其心者謂對前來說恣恒情之法我身既有緣
 不得赴集遂送心達僧表無違背是順心也心順於
 法無失者既有正緣傳欲表無乖違免有別衆之過
 堂頭法事成就故云於法無失故名欲也然則情事
 相反者一解云應先難起既許順情傳欲得何用此
 篇可引鈔云然則已下云云意云說恣常情須集不
 意之事忽生求來不得是相反也據此清文今更一
意由未盡
 釋情者謂是說恣常情及諸羯磨之法也謂是我
 意三寶病患之事也約法及事互有是非故云相反
 如今日堂頭所作之法是說恣等如法之法房中身

上之事又實是正緣此則與欲得成事法相稱何要
 更述此篇之鈔今緣堂頭法事雖則是說恣常情房
 內因緣且不是三寶病患之如法之緣務與欲不成
 得罪此是事反於法也或可有時房中之事却是正
 緣堂頭羯磨却是正緣堂頭羯磨却是非法則不合
 與欲此是法反於事如是法與之事互有是非故云
 相反也故立法以檢之者故者因由義也由於前來
 有此相反須立法則以檢括也檢則有事必明者搜
 檢諸律有受欲之明文必定明之若明故對門而辨
 者謂不可一處長途而解下遂立緣法二門對之明
 也云初明其緣後明欲法者准曰諸篇開科皆云就
 中分五或云分三等今此亦合云就中分二何故直
 爾分科答大德云製作不定臨時變通謂前總意中
 云若明故對門而辨即當去就中字也此中承上來
 語勢使云初明其緣等云云
 云初至非者列科可知云初至欲者辨制意也凡
 者諸也諸多羯磨之法事必須身心俱集者皆令赴
 堂也設若有緣等者謂忽有三寶等事緣求來不遂

佛若不開他透心達僧表無違背故云不開心集也。機教莫同者。機是有緣。比丘教乃如來所立之教。教不被機。機不稱教。故云莫同也。以太急故。援濟之義。何在。故聽傳口心者。寶云可迴文取義云。故聽口傳心。應僧前事也。方能彼此俱辨者。方由則也。彼即僧。僧事得成。無別衆失。此是私已。私已又緣。又能勾當。兩處成就。豈非俱辨緣。此故開與欲也。

云釋至背者。釋名者。前言欲之一字。已是其名。今但要知他名下之義也。凡言欲者。多以怖須爲義者。凡者。諸也。不但傳詞。獨得名欲。諸所愛樂。總名欲也。多以怖須爲義者。諸律經論中。多處文說。並云欲與怖須爲義。若據梵語。伊車^上翻之爲欲。怖求。怖望。字從心。作即訓求也。故俱舍云。欲者。怖求所作事業。唯識云云。何爲欲。於所樂境界。爲性。等欲。明僧作法事已下。鈔自釋也。謂堂頭作法。我心決定。擬往。願開。羯磨說戒。今有不意之事。忽生。與心相違。是以口自傳心。怖求之事。令衆委知。無其違逆。故云欲也。云故至法者。引律論二文轉證。前來多以怖須爲義可知。

云辨至說也者。辨體者。前既釋名。名以召體。未知欲法如何爲體。故次明也。若據羯磨疏中。體有多種。約法。相約事。初約法出體者。杜性以欲之一法爲體。此欲是心所。家法即遍大地中。受想思觸欲等。即此欲之一法爲體也。次約相者。色聲爲體。隨體合掌是善。色陳詞是善聲。所稟云。若據傳付他。了亦是非色。非心爲體。謂有得得。遍持在彼心識之上。若爾與無表戒何別。答有二不同。一此雖是非色。非心。體屬能詮體。攝二此雖雖非色。心得遍持。忽遇強緣。非得來實。冥然便失。若無表戒。是所詮體。一得不失。是以別也。三約事辨體。即此鈔文自述欲之所須有二。者謂有兩種事體。一衆事。二別事。初衆事者。抄云。自有僧私同類。乃至若叛有罪。羯磨疏云。如說恣等期至。必說說必在僧。若不界內。檢校推竟。僧便有罪。必私外避。出界亦犯。是知僧私同類也。上且一自有單僧等者。明別事體也。單僧即是當時一期秉法被事之僧也。如受戒下鈔舉事顯也。僧須我和。我不必須者。意云。彼辨事之僧。十人五人。須得我和。赴堂傳欲。我自己。

不必須下句釋云。佛不正制。謂說恣常法。佛制一切同遵。不論內外一人不來。皆制與罪。若論受機。罪此是爲別人作法。佛且當初不制我。亦須赴堂。既不正制。不去無過。是知彼則須我。我不必須。

云二。至故者。玄云。先須識制。故說戒度中結作法。僧界文云。不得受欲。此律明文。不聽受欲。故云。唯除結界。雖非已下。釋上抄文。餘並開之。問律文但說戒。自恣二法。卽有開欲之文。餘羯磨並無開文。何以今言餘並開之。雖非已下。答也。律中雖無明文。開餘一切羯磨。云並得與欲。而六群稱事與欲。中佛言。自今已去。但言如法僧事。准此如法之言。義似密開。卽知一切羯磨皆是如法。合與欲。以非制故者。律中則制除結界一法。不得與欲已外。其餘一切羯磨則無制不得與欲之處。故知餘並開也。

云三。定緣是非者。標也。如法緣爲是不如法爲非。云若至成者。若有犯戒事。非法緣者。犯戒卽非法也。而與欲者。謂詐現清淨。強送心也。由事非故。不合不成者。賢云。今可變通文勢。釋之。應云。由事非故。不合傳。

准抄作事

欲雖強傳。故傳亦不成也。若准至顯者。謂轉欲文中。有三寶緣。不與欲起。去戒中有塔事。寺看病事。緣說恣二健度。中准有病緣也。故說戒法文說戒時。有異比丘白佛云。有病比丘。不來佛言。自今後令持欲來。已上都有六事。是緣律文正列也。而六群作衣說欲者。准與欲後。悔戒云。時六群常爲徒黨。相隨恐僧。勸僧擬治。彼未有方便。後於一時。見彼作衣。遂呼彼來。彼云。我作衣不得來。僧云。但令人持欲來。爲作衣。故彼遂令一人持五人欲來。問僧中說。僧卽作羯磨。准此比丘羯磨得成。律中雖不正制作衣得說欲。而當時衆僧而受行之。若准此文。亦是以非制也。今若作妄准此。關欲僧祇等者。彼律說戒不來者。闕若爲有衣鉢王。賊禁閉守房之緣。是開欲也。並如用顯者。一解云。如彼祇文外部別顯。有此因緣。二解云。如義抄中別顯。此緣之相。云比丘至。怠者比者。近也。慢者輕侮也。斯由此也。法是說戒之法。不思來業者。不自思量。當來惡業。妄行聖法。虛妄行此欲法。實知無病。口自稱病。自知不淨。口言我淨。心不慚。須口言樂欲。令

他傳此妄言對僧而說全成誑語也。隨僧多少三波。遂提者約境結罪也不病爲一不淨爲二不欲爲三。白于可委所傳之人知而爲告一一三罪者對首之。人名所傳知隨不知一人邊准上三罪准此同情。妄語誑僧也。問能所二人結罪分齊如何。答並約僧。中正說時結若所傳之人不知但結房內比丘之過。若同情妄知卽一時結也。有人云房內比丘纔傳詞。與彼說便結者非解也。惡業已下鈔文誠勸也。至犯引達大師製疏被邪律師所惑不識也

二欲法中云三至不者列科也。云就至法者向與欲法中又分二也。前明與法者謂屏處對首傳欲之中時法則二明說法者受他欲人對僧陳說之時法則也。云初中者與法中也。云四至正者准四分三十四說戒法聚文中但云與汝欲或云我說欲或云爲我說欲若現身相若廣說若現不身相又口不說者反口四也。律文但有此五種四略一廣雖號廣言又無文句故云四分文不具足也。義設云者義是今師之義設謂施設也。文詞如鈔若准疏中分爲四句一

大德一心念告前憶持二我某甲自稱已名三如法等。陳僧中所爲事四欲等者正陳本心也。問前來云義設未審約何義耶。答轉欲文中云與欲清淨後不許稱事中又云如法僧事兩處之文斷絕今師以義連持既云如法僧事卽約僧中與欲清淨卽據自己一說便止者簡非三說也。

云准至如是說者僧祇部中三說成就一說不待此是外宗之事不可承用今約四分等者當部所有一說成法者並無結略之文凡有三說成法者廣盡一遍了於下注云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今傳欲法既無廣文又無結略故知一說爲定。羯磨疏云律無結數三一之言一說便止云准至部者如白二羯磨及說淨等羯磨疏云一說直成更無結略今欲亦爾不須結等者古來行多取祇文三說爲准者是外宗事今勸令捨也。云同至本者此同意云爾時傳欲詞中但云如法僧事與欲且如法僧事屬他堂頭既自已私房有三寶病患等緣何以不牒云比丘某甲佛事或病患因緣等解云稱者人語謂梁武帝出要律

儀明欲詞中卽有私已之緣不足承用也不稱正本者律文中且不見有隱私已之事文中稱字若上句必平聲呼下句平去二呼俱得若作稱去字解卽云不稱於律文正教顯上人語爲非若平聲呼卽云今時不稱却依律文正本也云問至等者說不稱欲法成不着意云本來傳欲只爲有緣今不隱此私已正緣未知欲法得成就不答成也者楷定得成就也上且直答未審約何道理得成鈔下釋云由羯磨中不隱此說欲之緣謂諸他對衆說欲之時爲欲羯磨非謂單白白二等爲羯磨也謂前人對衆傳時但云如法僧事不隱彼私緣入此詞中卽反顯屏處對首之時詞中不要隱入問何以知欲羯磨中不隱三寶等事抄引律文若不記姓名等例成也謂律中一人受多人欲若不記姓送心違僧未勞陳說如忌名字但述多衆也然此兩重問答義似不異尋文全別前之一問設若不稱事緣法成就不若准疏中但合爲一抄開爲兩重問也云問至教如者鈔中所引欲應清淨羯磨應說戒者是依古若准羯磨疏今師解

云欲則表心無二清淨則表行無瑕若說時雙隱者古來行事者云欲應羯磨堂頭若不說戒但作諸法事傳詞中單云與欲不要著清淨二字若說戒時卽雙隱也今師云欲則表心不異清淨表行無各清淨卽得應羯磨不淨亦不得若如是則不論說戒及尋常一切法事並須云與欲清淨也由文正制等者玄云准四分初緣時集與欲清淨非時集但與欲僧祇亦然後時因諸比丘有諍起不和合停說戒後因靜息和合雖不是半月隨靜滅之日非時僧說戒諸比丘亦依舊制但云與欲礙說戒事以此白佛佛言自今已後無論時與非時並須雙隱故云由文正制也不同僧祇等者謂將祇文望我四分四分第二制文是能廢祇是所廢也問若爾何故鈔下諸篇多處出文但云不來者與欲或云說欲已耶答製作家嫌略此文既廣說了學者已知至下文中雖不雙隱卽合准此廣文爲定如此分明今時更有妄執之者不准自悞賢語後來者也云如法至障者非法不須欲者謂堂頭僧事是非法我已身房內是如法據理

○不字
○別經

合傳情。但爲僧家事務成。非我卽不要與欲非法緣。如聚網中者和僧媒嫁淨人。用常住物立非法制。枷禁罰錢米之類。總是非法也。問堂頭作法。或是說戒。自恣。或受懺等。不定。今欲詞中何以不陳堂頭所爲之緣。通而言之云。如法僧事。莫不漫鈔文釋云。此但言如法。則令僧諸法事。皆通作無障意云。但如法僧事。與欲一切。願欲羯磨。皆是如法與欲並成。若唯牒今日堂頭所爲之緣。卽不通諸僧事。却成狹局。故不可也。又如僧祇云。若作非法制。應不呵令止者。當說如法欲了。起去。既云如法僧事。我與欲。今日所作。不是如法。我心不同。卽不與欲。免有同和之過。古人云。既許淨事者。如自恣與欲。豈非稱事耶。答前不許稱事者。謂約羯磨所爲之事。今自恣是說忘行恣。僧舉衆固非僧家之事也。

云上至說者。謂受得他欲了。比擬付堂。今自或別有不意之事。忽生。我身猶須覓人傳詞。豈能更爲他說。欲今我自身并前人欲一時更付他說也。四分文中雖許轉欲。不得齊發。反文中不說鈔引母論得列七。

反故彼論七相應法者。受他欲與已轉與一人如是。至七皆成清淨。欲不同祇文轉欲便失部別不同也。其詞向如鈔云。

云問至不者。此且總問與欲成不之相也。云四至俱用者。四分但有病人說欲法者。簡異無說欲之廣文也。而文有具缺者。一廣爲具四略爲缺也。所以有此具缺者。何鈔釋云。良以病有輕重。故也。輕則用廣重則用略。文云。若云我說欲一。若言與我說欲二。若言爲我說欲三。若現身相四。若廣說欲五。前四唯重病人指上四略也。後廣說健病俱用者。指第五略說也。健謂健人病謂輕病。且須廣說未勞用於略法。故云健病俱用也。云五分至略文者。斷事中者。彼律呼羯磨爲斷事也。故彼不欲起者。戒云。若有緣須說欲了者。若不說。轍者犯提文。詞曰。對一人云。長老一心念今僧斷事。我某甲比丘。如法僧事與欲。今鈔引此證。不轉人要須廣說四分。云健人廣說且不出廣文。今引彼祇文。與此四分廣義不異。故者相似。又無略文者。今釋云。謂彼對人廣陳但一說成就。又無

結略之文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等語。惟此是無結略之云。此指至者近代行事或有緣者。三寶正緣也。囑信受欲者云見某甲比丘爲向說淨與僧中說欲有記中作授字解。令人傳信便當。去與欲陳詞也。授訓與事及語沙彌者。謂使沙彌傳語。人人爲向僧中說欲。不能自到彼也。或有非緣等者。破戒緣也。縱陳詞如法上。乃不成。況直爾云爲我說欲。二俱非也。量恐不盡。却結上來。並皆不就。有解云。量字錯合作此。良字此卽量度義也。不得妄說知之。四分病中等者。舉病況不病也。律中輕病人上須口說重病方聽相。今既不病用病者。法誠難定。指誠實也。實難定其成不指的也。

云問至者若爲依者若如也。爲何也。意云病人現身相如何。依承知五分下釋也。問別之相。搖頭向前是同。卽表情無違逆。若搖頭兩畔卽心乖不同。表不與欲雖強爲傳不免別衆而取欲人須如此知之。云二至對法者。謂約受他欲人堂頭正傳詞之時。法則也。云應至令說者。律云諸比丘受一人與欲清淨

已疑不受二人欲清淨佛言聽受四人欲乃至多人隨能記者一時合說。然今傳欲比丘或爲一人乃至多人傳詞之時。總標人名字竟卽云如法僧事各與欲清淨。或不要著各字。亦得有人不達本意。便云各如法僧事。此是未會之徒也。云若至出者。外難曰。前文欲詞中不稱今日私已之事。若稱但是人語。不可依之。今此改文舉病患及僧事之緣。豈稱事何以相違。答爲簡自他。且是一期出法。非謂正傳時稱此事也。云若至罪者。引此改文意。設前來健人自來僧中說欲。定得成就。但不受者得罪。謂既有正緣卽合爲受。今不爲彼傳說得不應吉也。文相易會。云問至何者。此問意。今時受他欲了來僧中踴躍者。云不來者說欲未審於何處。陳此詞句爲復佛前爲當本位爲各各說爲一時說。云答至說者。第一句隨人多少並須來僧前或佛前一時禮已。同聲而說也。第二句或隨人多少直來僧前說已。胡跪各說各說竟。一時歸本位也。第三句卽約在床但踴躍隨人多少。一時令說。第四句卽下本床前一禮已。踴躍隨

夏臘次第各各說也。古今有茲四種行事差殊未知取何爲無。

云據至是者。據文並成者。今師且大約斷適來四種行事總得成也。問既云據文並成不知據何教文耶。下句釋云。准我與衆多欲文及故不說皆成。謂律中不記姓名。乃說相與。不記相與。但云衆多。上乃得成。惑故不說受他十人五人之欲事。記得姓名。今不一標舉。但云衆多。比丘亦判得成。豈況適來一一稱於名字。已上縱之。且言得成也。若更奪之。亦有不成之理。鈔云。若取義意者。今師以意推尋。前來文下之義也。下句釋云。律中開成。由有忘悞。或復得罪意。云前來文中不記姓名。說相與之例。與欲成者。窮他文意。無是據。迷忘心邊。而判得成。若故心不一。一標名字。說但云衆多。雖云得成。由有違教之罪。故云復得罪也。故有成文者。却結上來也。必無正緣等者。謂今明白心中。既無前來迷忘不記名字之緣。不可當同通用行事也。約准外宗。一一說是者。今師決判其理可知。云五分至證者。不引此文意。爲證前來須

各各說不得一時。第一節引五分爲我稱名字說等。次引祇文不得趣爾與欲爲惡。他不解傳臨時詞句。不分曉。卽須須量也。其受欲人又須自斟酌意。恐臨時呼喚名字不眞。怯衆。衆累及前人有過也。以此推之。不可暗記。云義至顯者。今師以義評量。莫非恣僧不知來與不來。有於疑想。是以一一標名。僧卽具委無疑。免有乖別。如此教意。意亦可見也。四分更相檢按者。亦爲知集不集。不集須召喚之。此言顯者。彌由大也。顯由明也。此言大明無其闇晦也。已上消文了。□□立記中。對此因便論量。傳欲亦有背別。如今時食堂內三行五行排床。但前床說欲人背後床說欲人。後人說不成。卽是背別也。大德破云。今時行事皆是依本坐位次第床前說之。爭免前後相背。若云別衆者。元須一一來於僧前。卽違鈔文下座座說也。今依法寶釋。但正傳欲之時。莫背戒師及羯磨人。卽得若背不成。是別衆。攝故羯磨疏四句中。初句聞而不見。引五分律背於作法者。而雖說不成。終爲別衆。斯爲定義。若約前後床說者。今時總無說

欲處也。思之。問今說戒時有人傳欲了。或竟別有法事。如夏中有人受半月一月日法。或有人受戒。懺墮等類。乘法人再和僧。索欲答法人如何答之。有一解云。但言此無說欲及清淨者。今恐此說未穩。適來說戒時。既有欲說者。今又云無似違理也。有人救前解云。前將欲來應說戒。今自爲別事。不可重取他欲。所以但云無說欲及清淨者。今意不然。一欲應諸羯磨。故欲詞中云。如法僧事。准此如法之言。一切僧家事。務俱是如法。何局說戒。若云前欲只被說戒。即欲詞中無須。勝他僧家所爲之事。應云說戒如法。僧事與欲清淨。理既不會。但依前文。答云說欲及清淨已。若說戒時。總無人說。即云此無也。准前抄文。自釋云。此但言如法。前令僧諸法事。皆通作無障文。甚分明。何得迷也。問且如本來專心赴堂聽戒。至維那秉向之時。有急疾事來。住不得。一切僧總集在堂內。界中別更無人若直爾便去。又犯別衆爲復僧中更求人對首。傳欲爲喚人出堂外。傳詞鏡水大德云。但呵維那秉向。且住某甲有緣要說欲。付僧但住來。佛前禮拜。

已對佛說欲了。便出。若無佛像。僧前禮或本床前說。亦得不須更對人。已是僧中也。問如誦戒時。誦序及單白已。竟今誦至戒牒。或有事要者爲直爾者爲傳欲了者。若有人評云。但直者有人云。不得者須待竟兩說俱。非若云直者者。羯磨雖竟。所被之事未竟。如何得者。若云待竟既有急。誰何能待之。故不爾也。大德云。設有此緣。且白戒師念戒。暫住。上有緣礙起者。亦來僧佛前。或本床前一禮。訖說欲了出者。乃至七佛戒經有緣。總須說也。問如此說有何據。今准當宗外部斷事之時。羯磨雖竟。所爲之事未訖。不與欲。輒者以惱僧故。亦結情過。迦提也。或有解云。恐說戒了別有法事。是以傳欲了知。若不說欲。妨礙後法。此非解也。已上諸問答。雖繁。蓋是今時行事急處。章記不曾見說講者。又不論量。或至此時。莫知趣向。既迷教旨。豈究是非。今此手盡。至時依用學人審思。欲中。

云二明失法者。寶云。謂受他欲已在心識之上。雖非心非色。有得得連持。今遇強緣。便被非得來替。故俱

舍云得謂獲成就非得此相違云謂至中者約處總標也。病磨疏云初中明失即三處謂受已中道及至僧中^{疏文}是。玄云鈔開中道疏無病人之所鏡水大德云疏文三處並足。文云受已即發足處便是病人所也。却是鈔開中道今將疏家中道來添鈔文令三處周足。^{上且定}失誤處。略解者謂受欲已者即簡未受得不可言失。遇緣便失者雖領受得在心若有送意不遇別緣亦不失反上成失也不簡病人之所者謂發足處約他房院門域爲分齊也。又文中且舉病人爲出法。但有緣傳欲未出彼門總是發足處也。中道者離病人所未入堂門限已前總是中道也。僧中者謂講食堂內也。又須約鳴鐘了已。有四人僧集先在彼坐方號僧中。若全未有人或三二人等未可呼爲僧中。若露地約尋內也已上覆露二處既有四人等已上並集既到僧所不可更出。即失欲法更有諸緣雖在堂內亦同失也。^{上正}解也。若准會釋記云雖有四人已上白千人集須約和僧了。即號僧中。若未和僧但名中道。今難云若取和僧了名爲僧中者下離見聞

四句失欲豈非和僧前耶。又如向下僧中有外道衆等亦失。豈可和僧後更有外道之徒。此解不應理也。云今統明失法者。資云對此却計會四分他宗失欲人數也。統田通也。通辨失法之人未審有於多少。四分二十七人并義加一人僧祇十人五人八人十誦三人却計三十九人失欲也。云四分有二十七種者。先標當部人數問鈔標二十人科中云二十八人何得相違。答抄據律文失欲法中現列數者。標數科約義加隱沒一人至下釋時方出。今且依文標舉二十七人也。此隱沒雖不在失欲中且是不足法中所攝不離四分是以科家云四分二十八人今將此二十八人分爲三類。初有十八人體壞流類三處自言失次有七人約處約時中隔俗情失後有三人異衆流類運通隱離失法實云若准律文先列第二節人故文云若受欲比丘往病人所受欲已便命過神足在空及離見聞處不成與欲應與餘者欲今抄者主取流類多者先明故迴互律文次第也。前後約類以明中則就難以辨後三大高

太下太旁又此二十七人。寶云失欲並通三處無不通者。若據搜玄初十八人三處俱通中七後三通三及二不定未爲盡理。今且略知待下隨文點出云云。云受至中者辨十八人三處自言失欲相也。此上諸人由口自陳說前人方知。卽非借用若不自陳持欲得成者如足數中者謂此上列人。喻波法中不自言其相同。顧卽得定數自言人知卽不足也。今此亦然可以列解。云五分至僧所者初引五分證上來自失不自言不失易知。次引十誦取清淨欲人者取清淨應說戒取欲應羯磨。故云取清淨欲人也。始取時等者此文似難銷釋。今依法寶迴文解釋。欲釋此文先分開說初約未說詞時自言不成與欲大據受得了自言失欲。且解初文應讀鈔云始取時自言白衣沙彌非比丘乃至十三人。准皆名清淨欲不成始取時者謂初向病人處取欲也。前人並未陳詞句。此比丘便自言我是如上等人。此則一向不更更對伊傳說詞句也。皆名清淨欲不成者可迴文云不成清淨欲也。解初了次解第二文應讀鈔云若取竟自言我是

白衣乃至十三人。皆名不到僧所。若取竟者謂初不自言前人不知具儀傳詞與他了。彼卽自陳我是如上等人。既非借用當時便失。故云不到僧所也。玄記中大意雖同鈔文不便更不叙錄也。已上失欲俱通三處易委。

次釋第二段七人云又至出者又重也。亦是當律不出數名。但言又有七人也。於中餘處行明相出其相離。稍鈔文自解餘五易知。文中不釋今須細論。命過者此約受欲人會過非誦病人此通三處。玄記謂往病人所受得欲了未出院門自乃命過。此是發足處失也。或受訖出彼房限外未到堂中於中並名中道。若命過卽是中道失也。僧中卽須分別若未說什僧命過卽是僧中失。若說了命過不失謂欲法已是僧持故也。罷道者古云捨戒也。今師云思惟擬婦俗有此心故。既隔俗情欲法失也。羯磨疏云受欲已言還俗尋悔本心亦許不失。但由中隔俗情無心持欲故也。上疏此通三處皆據有還俗心說。玄亦若入外道衆者羯磨疏云僧寺之內外道所處也。上疏謂西天寺

中別有外通止住處。謂所見解法乖故。比丘傳欲了。若往彼中。是以失欲。立記但局中道。即有外道住舍。比丘入中。失欲病所僧中不道。正不令云俱通三處。只如初傳欲了。未出房時。或有外道入來。比丘纔與彼相喚。言議即失。此豈非發足處失耶。中道可知。僧中者。據未知僧前初集之後。或堂中有四人等坐。說外道偶入堂來。傳欲比丘與彼言語。即是僧中失也。問爲復外道成衆。即失爲一人。亦失答鈔文。雖云外道衆未必成僧。但一人即失。有云須是四個外道者。非也。問雖見不與語言。失不答若但專注欲注。不與彼語言。亦不失也。別部衆者。羯磨疏云。調達部黨五法爲宗。是別部也。又如五十祇等。亦是別部。也有製記家不許將五十祇等爲別部。謂佛在日制教不許入別部。此時未有餘部。不可妄述。但取調達部爲定也。然不無此理。今師意云。佛在日即據邪部門。言今白季分宗後。所執不同。亦成別部。故疏云。律中同界各說兩得成。就以此而明。故知執法有別。云不相礙。今四分律中。傳欲入他宗。徒豈非失也。通三處可准上。

文說。立但局中戒場上者。謂入異界故也。立但局中所傳中。今但通三處。如病人房院。都門內。是戒場。從病人處取欲了。未出大門。限便入場上。是發足處也。中道可知。僧中亦約作法處。近戒場說也。云餘至外者。謂出大界等者。今師正解也。昔解已下。叙非也。古云。受欲了便須住。往堂頭不得更往諸院。即失欲也。相疏快同此說。至今行事如此。此非解者。今師斥古失也。自恣明文等者。引證不別也。謂律中兩處出文。說戒法中呼爲餘處。行自恣法中。改餘處行爲出界外。故知餘處即是出界。出界即餘處。行猶似毗尼與律二名。不並可以例已。古師若言兩處別者。說戒法中有餘處。行更合有出界外了。更合有餘處行也。立局中今俱通三處。如藍寬界。狹處病人院。半是法界。半是自然受欲了。未出門。便隨着自然。即是出界外。此云界外。但約作法界外。未必要須出寺門。便是界外。知之。今時多有此事。或有師僧房院。本來並是大界內。或可已後新買得俗人地。通入寺內。起廚屋及作菜地之類。雖同一寺。且是作法界外。如

此例解中道可委僧中亦約作法處近他自然以說
請細思之

云明至也者此約時遇失也

玄但約今云通三處謂中道

病所纏受欲了未出門明相便出是發足處行至中
道明相出約伽藍廣闊設僧中可知云問至事也
者問意羯磨竟所爲事未竟得經明相不答不得疏
云僧祇畏明相出滅衆各作四分恐明相出現開略
戒若但局羯磨時節羯磨既了何勞開略文義可知
云四至處者此列後改三人也神足爲一隱沒爲二
離見開處爲三神足在空者母論云空中無分齊不
可知限約故失玄記但通三處隱沒者今師義加一
人也謂失欲法中但有二十七人無隱没人瞻波不
足法中有此一人不足僧數今師意云隱沒既不足
數今受欲了隱沒豈非失欲耶羯磨疏云入地也或
井窖地室中等俱通三處受欲了未出房便隱沒此
發足處也行至中途隱沒即中道也若至僧中更離
見聞者羯磨疏云離見聞中三處俱有初在房中若
受欲已必作送意雖離與者見聞不失不作送意互

則不失俱離即失

是上

此且據病人發足處說也鏡

水大德云如往病人所本來標心專與他送受得欲
了忽起作不送意此時未失遂離病者所離迴顧眼
看由見且不聞尋常語此離聞處亦未失更進步
迴顧不見病人即是離見處見聞既俱此時方失次
約中道中若論中道離伴見聞若無佛離生念處見
聞即失疏文之玄記引疏道理未盡但有望伴不說起
心致招外難諸尋記文方委鏡水大德云上雖引疏
文更須細解學人方曉疏云離伴見聞者如受他欲
人行到中路忽起不送之心亦未失共一比丘相並
行喚此同行比丘同伴自既作不送意便先行不待
後伴纔離聞處亦未失又迴顧不見名爲離見方可
失也准曰有伴可爾無伴如何疏云若無同伴離生
念處說見聞也謂獨行之時到於中道作不送心纔
起心時未失進行數步准酌適來起不送心處常語
此處不聞故云離聞又迴顧不見前來起心處名曰
離見此時失欲也此中道離見聞義甚准叙說時人
多不明之謂思請思若僧中約僧所對即遠坐離見

聞

云問至耶者可知。云答至定者略翻二問也。云故至緣者引律立理。令作轉輪者。准律說戒法。三十四有三節。文初云衆大聲小聽立說戒。第二節云由不聞應敗高座。極令嚴潔。坐上說之。第三節云猶不聞應作轉輪。座平立手及在上坐。說此謂座如人平立手向上高上高也。律第三節即令坐上今鈔主意若更不問。准前開立亦得。所云轉輪高座者。多解第一古師云。是座下有輪。脚令人推輪。其座即轉來者。自在大眾同聞。未審令人推輪。有講相疏人解云。令比丘推既聽立說戒。不犯別衆令開比丘推於衆中亦無別衆。今准曰戒師立說戒。是佛曲開推輪比丘何文開許。又若推座來者。巡衆而轉。元來大眾同聞同見何得云而不聞。故知非也。講新章家云。不要令比丘推但輪脚處繫繩。從他聽戒人次第坐地牽之。此釋更非於前也。今南山云。轉輪者意云坐此座上轉於法輪。八支聖道能得涅槃。如世輪也。如玄譚四果中說廣了此更不叙也。此見而不聞者。大眾雖

見戒師面全不聞聲。此則聞而不見者。釋上多人集時前後而坐。不可一一聞戒師之語。但聞念戒聲也。離此二人則名失欲者。謂離見聞聲二人。即俱離失也。必互離乃至緣者。謂前文一向答云俱離。即失互則不定。俱失已知。互失不定。其理未委。此文辨之。故云據隔障等緣。是互失也。法寶引羯磨疏四句以辨一聞而不見。僧祇中有隔障人不聞覆露五分雲霧中。又背戒師作法者。面二見而不聞。例出失是三亦聞亦見空中有互與欲非法。四不見不聞。覆處遠坐是。

云前言離見聞失者。正指指前第三離見聞人也。通望比丘坐展轉離者。謂不同適來約作法者見聞羯磨疏云。皆望同坐展轉。但取相近。即非失也。如五分等者。引他部例前也。謂雖同一堂以離比丘坐見聞不成也。已上明四分失欲都二。

第二引他部二十一人便分爲四。如科云云。云僧至說者五種者。玄云一覆處隔障二露地隔障三半覆半露中間隔四半覆半露申手不及五露地申手

不及並失欲也。云五至欲者。此文兩意。先辨失相。次辨不失斷事者。羯磨之異名也。兼法斷量而事彼。斷事戒云。傳欲來人未說付僧持欲在身理合安坐。待說付僧。今未說付有緣却出。名為到出。出已更受。入中又出。不論多少。隨幾過出。若在屋下。齊門限量。露地一尋外。失也。若房小等者。引此文證在寺內。雖在簷下。連中不失。故羯磨疏云。簷下連中。雖不了語。皆為法來。並成就也。更有非解。不叙又有七人等者。此上七人。四分無文。今取五分證明行事也。尼中三人。體不是僧。沙彌一人。不參眾侶。當法狂等三人。不記憶身。並非持欲之士。

云僧至宗者。一界外與欲疏云。能所俱非。二時欲出界者。立云。前言餘處行。即待暫出界却還。此中出界外約承者是別疏云。受者非令他成。別三自身出界者。疏云。與者自非僧法成就。四嘿然出者。疏云。如病人與欲了。聞僧中有好名聞大德來說法。毗尼自身又來坐久疲倦。又者不重說欲意。道我先與欲了。此愚教失欲本送心。今身到僧前緣。即謝故須後說五

持欲至僧等者。疏云。若暴風雨賊急火起。驚者名震。眾失問至僧說。竟欲是誰持。答古云。傳者自持。若爾自說而者。復是誰持。少道理。甚今云。若未說是自持說了。是僧持。何以知之。有一人住者。不失故知。僧持也。復有解云。夫壞眾失堂內有四人住。却來即不要。再取欲。若一人不得者。此釋據義違文。又未知僧持之理思之餘文。易知云云。云十至人者。殘中覆竟。本日竟六夜竟三也。正行此法。奪三十五來。不許智。能故。云上至欲者。知而故違。反自受罪者。謂受說不成。今知而故說得。妄語提。豈非自受也。已上當宗外。部都四十九人失欲法竟。

云三至者。者。隱章也。云文至不到者。文有三意。初開成二。若故不說得罪。三結示處。所初文。准說戒。離度中。先出不成與欲。當更與餘者。欲若至中。道若至僧中。亦如是。受清淨欲。若睡若入定。若忘若不故作。如是成與清淨欲。羯磨疏云。四分睡忘無罪者。先作傳意。不覺想轉。故開文云。不故作也。若故不說得吉。且是開緣中。明理合得成。羯磨疏云。既達僧中。理是

開限文中說不說但獲小罪義應得成在開緣中故並謂者明在僧中若睡定若中道則名不到云四至故者文有三節初快來二付就病所三病多出界初快來者鈔引律云若病重者應快將藥來羯磨疏云表和達僧也二答慮增動者等疏云以法濟也謂前雖令快舉來八僧中或因此增劇致死僧猶有過僧遂往詣病人之處圍遶作法賞勸極濟於彼也三若病者多乃至別衆者羯磨疏云濟緣既爽時不可乖故聽出作疏又云僧出外以事攝也欲使僧別兩行互相資成也上疏准此意云前文將法往濟一人可爾或十處五處病人既多僧衆又少相連不及不可就此處病人不就彼病所故云濟緣既爽半月既到申延不得必須說戒故云時不可乖僧但出界外作法律開許以無方更得別衆者大德云文中語似難會云既有上來二緣在界作法不免別衆今只有出界外作法免茲別衆除此之外別更無方便避得別衆之失也外雖曰適來文中約重病者准前文中重病入即用四略之法若更重即不

足不別今制令出界何故相違答理實此中是重病攝夫重病者多種昇降須分三品一能動身現相或口中略說云爲我與欲等二口不能言身不能動而心中分曉三者心亦不能覺知但有未捨執持此即極重若准疏中四句料簡中明病人不足不別即據極重病者論量若此文出界避之即約第二品人以說謂此人身口既不能動即取欲之人焉能辨得他同別之相故須出界作也何以知耶故疏云良以病有多種前說者輕重相對語今者是重不說爲別疏上文若爾既不能只說現相何得更有別衆答羯磨疏云氣力虛微故不能說神道不昧是別衆故上疏若准此判前四句中重病入非二攝者直是極重將死之位唯有煥息即非二攝若前來雖云重病入之神通不昧心中了了分明但氣力虛說若此之徒由有別衆故須出界也此文委細至甚若不如此解拈大難分疎今時皆是叙記配文終恐心中不曉更有忘說者極多學者除察云若至不成者玄云謂律中路有惡獸不得至僧使

從外來羯磨疏云此作非心隔但爲事遮也法寶問云此中出界外與前來餘處行何別答前來餘處行謂無緣輒出界失欲此中有難緣曲開從界外來不失欲也有比丘無想者謂實有故所以不成此別衆故不開也

云問至不者此問意者道傳欲本爲私已有緣正勾當之時是有緣不來不犯今既事了堂頭說戒未終不來莫不別衆不云答至就者不將欲緣爲羯磨事者謂傳欲羯磨詞中但云如法僧事與欲且不牒房內正緣入法今緣雖謝不來無過又云等者引證也如法治者違教吉也不云法不成就者羯磨疏云以心應僧相非罪背如狂比丘得法在體病止法存不住無別

云若至謝者若爾二字領解前旨也若傳欲事體法謝不來赴集不成別衆若如是者故云若爾下遂舉受心事來難只如夏中爲三獲受日出界事了法謝不歸本界亦不合破夏何故下又不歸破夏云答至成者謂欲不牒房中之緣應堂頭法事私緣雖謝僧

中欲法已成

中欲法已成不來不犯受日元牒已身所爲之事入羯磨法所爲既謝必須反來在外不歸是以破夏有法無法既別不可例同此是徵詞假典來問也已上釋第四篇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五

吳越國天長寺長講律臨壇崇福普濟戒光大德賜紫志貞寫此記故記焉丁巳歲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六從羯磨篇畢結界篇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 纂

○第五羯磨篇

大分爲二初牒名二釋初云羯磨至五者先辨來意已上四篇明能秉之僧既彰所秉之法未練然於羯磨非相離分剛骨混然緣本相蓋若不細辨何得委知故製此篇以呈無或心釋文名者通辨二字亦是旁破古非古人云單白白四卽名羯磨對首心念別

人所乘不名羯磨。今云始從心念終乎白四俱名羯磨。此中總收一百八十四法。如非之相。故云通辨也。羯磨二字翻譯解判如下。自述或有本中有相字。即相狀也。篇者章品。第五者次前之數也。注文云。明了論疏翻方為業者。謂真諦疏中正翻為業。即是業聚相應。各處業聚者。即羯磨法聚也。所作是業等者。即約羯磨所辨前事。故名為業。亦可義翻為所作。反解上來業也。猶似盡人以盡為業。則以筆墨五彩填治。方可成就於本業。今此亦然。須得人僧界等離非。就如所作成就。方可成於僧家所作之業。故將所作解其業用。問既云羯磨翻為業者。此何不言業篇。耶。答業字有蓋。故存梵名。謂世間作業。不出四種。一士二農三工四商。謂有官官者。曰士耕犁鋤耨者。曰農巧藝者。曰工典販者。曰商。已上四種。皆云為業。今標業名。即蓋上諸云俗業。鏡水亦可恐生俗疑。將謂沙門由有業也。即蓋他三途惡業。故存梵語。亦生善也。百論等者。准此論中一向呼為事也。若約義求翻為辨事者。此由是古人解也。何以得知。故羯磨疏云。

自古至今翻為辨事。今師承上語勢下遂解云。施造送法。必有成濟之功。焉謂此羯磨疏能辨生善滅惡之事。施設造作。必有成就達濟之功能也。釋中總意云。僧至聞者。僧為秉御之人。此句屬人也。觀其文勢。亦似結前意也。秉法制御也。所統其准。羯磨者。屬法也。似生起下文之意。統由通也。其准二字。偏局之譚。方能枝群。述之重累者。方由則也。拔者。濟拔也。群述。即一切有情之類也。皆善作惡名為述也。重累者。重字立記。平呼謂業道上更加違制之罪累。故云重累法。寶上聲呼。謂初篇四重無間之禁。此羯磨法能拔。故羯磨疏云。滅惡之大。勿過懺重。若不洗過。生報便招。由茲羯磨拔濟也。二解出界分之深根者。界者。三界分者。分齊欲色無色煩惱輕重多少不同。名為界分。皆由三毒為本。□曰深根。今出家之人。受戒之後。依戒修行。翻三毒成三善。離於界繫。皆由羯磨之力。故云出界云云。德寔無涯。者謂羯磨有出生死之德。寔由實也。此德遍於法界。故曰無涯。一者困時無涯。等虛空遍法界。情非二境。皆發得戒。四智。

菩薩法身成就一一之相與虛空等二果時無涯放
同太虛共佛齊位也。威難與大者如國王之威最大
放赦能除現世之憾無間之業佛不能救羯磨微除
能令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阿鼻地獄苦報欲然
清淨如是威故難與大也

而世尊栖光等者既由已也。栖息也。如鳥暮宿於林
日栖栖半從木木上能欲明如來晦跡雙林息身智
之光將二千載故云既久也。謂佛雖滅遺法尚在可
得而聞故涅槃經云如來於雙樹間入大寂定衆不
見故唯有三藏教法遠流末葉猶可得聞也。云但至
焉者上二句標身心非下兩句辨行失但爲二字偏
局之詞。陶者患也。染習也。俗風者名利五塵之景也。
情流鄙薄者情懷也。流浪也。鄙薄也。所力受也薄淡也。
謂身喜陶染名利俗風懷情之中於佛法多愛淡薄
也。言成瓦礫者碎石曰礫發言無准不生貴重教法
之心。險同瓦礫妄參眞淨之文者作白如白曰眞不
容七非石淨今以瓦礫之言妄求眞淨之教也行乃
塵庸者塵染庸常與俗同業虛沾在二之故者古記

• 七字句

云君父師爲三也。云和上戒師教授師爲三也。已
上二說初釋太疎次釋太局今依法寶約三寶爲三
上既云行乃塵庸虛沾在三寶之中占他一僧寶之
數也。致使羯磨之教無辦事之功。此事自然不成故
在納非之科目。並由人法等者人不學戒律是人無
宗不依三行於束身口七支是人無轄不依羯磨綱
骨是法無宗顛倒增減文句乘之是法轄人之與法
得失不分事之成不混同一致故同歸焉

云故律云乃至學者引文證也。文有一初證非二勸
學初文四分五十七云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諦聽若
比丘說相似文句違法毗尼此比丘令多人不得利
益作諸苦業以滅正法若比丘隨順文句勿令增減
違法毗尼。當如是學。諸比丘聞歡喜受持。上律多
見人破句讀文失於義味今重標舉鈔云若作羯磨
此都不如白法作白句一不如羯磨法作羯磨二句違
法毗尼者有人云須知此段其二毗尼作白不如白
作羯磨不如羯磨此違毗尼漸漸令戒毀壞以滅正
法此是違法毗尼也。當如是學者結勸也

● 事類

云雖至非法者欲釋此文先且准起云前足數法中
僧通真僞者本分成法僞者體非但約相淨不知
亦得成法今法莫不例人通於真僞已不鈔答云雖
復等是也亦由似也似□一字便是非法不論知與
不知冥然被事不就鏡水大德云不但脫□一字即
成蓋非或呼喚不真亦名非法也如剛骨中初句聽
字本合去聲呼是此舉耳勅聽即耳識家所得次句
聽字理合乎呼謂聽許所作之事即意識所得今若
呼召乖違亦成非法思之

云今至式者今欲冠剪浮言立云今欲冠定剛骨之
教剪截增減浮言法寶云不爾謂古人每於一番羯
磨皆辨七非是浮言也發揚聖教者謂今師隨順文
句如白作白即是發揚聖教統辨進不者統由通也
通辨一百八十四番羯磨由漸總具十門故云統辨
具十爲進不具十爲不總識科分者約四現前說也
謂法事人界將一人法字收一切法將一事字攝一
切事將一今人字攝一切人將一今界字攝一切界
故云總識科分也後有事條案文准式者立云若約

● 緣起作明

法下豎則三橫則人就緣約相一百八十四並名爲
法人界事倒然如是事條則是後有及七非并一一
驟羯磨而解皆按律文故云准式已上鏡水大德不
許此解謂本來立篇意却向律文上說今不相當今
云後有事條者南山既刪剪古人浮蓋之言冠定律
文直淨剛骨先列十緣次明四現前并曲解羯磨後
作三法科簡記已後或有所被事條起來但按此一
篇鈔文以爲大途準繩法式須估抄文釋義不開他
律文之事舉例由如受戒篇總意云至機依准相似
可以思之

開章中云就至磨者列科但讀文過未勞解說也
云初至門者謂於具緣門中故云初中統明羯磨由
漸者通明一百八十四法想有由漸有人除心念對
首外說通明者非也且分十門者舉數也
云一法至定者古來無此緣何以得知故羯磨疏云
諸家皆略此緣律制稱量豈專壇立法不孤起成必
在緣故前標舉思擇是非故一構量前事如秤稱雜
物斗量五穀之類斯皆是審定之義今此亦然也問

所爲之事未審有幾種耶。鈔文答云事則有三種。卽人法事也。人謂受戒懺罪者。羯磨疏云然雖所受法應是法取。但此法起時依人。故從能受者立號。法謂說戒自恣者。羯磨疏云然說念等非淨不預理。在爲人僧別通行。遵教法故。專在法也。事謂地衣等者。羯磨疏云地卽結界淨地等衣。卽受功德衣結攝衣界。雖人法事三種不同。皆是稱量前事。或具或單。乍離乍合者。諸記解判取意不同。繁而不緣。今依搜玄正解。或者不定之譚。謂人法事三。一序皆作名。或具三中但作一名。單乍者忽也。若准羯磨疏云時離時合。准就懺罪中解同篇合懺名時。合別懺名時。離且具中乍離者。三中各作一也。乍合者。三中各作多也。單中乍離者。一中只作一乍合者。一中自作多。如結界是事於此事中結多。種界是必先早陳是非。須定者欲作上來諸事。早須陳情。要思擇審定故也。准此今時凡有一種事緣起來。先須早送。離不得。臨時恐連一者。屬於輕急教法。二又臨事多違。今師時立一緣意。於此也知之。

云二約處乃至事者。唯結界一法者。據理合有七種。結界皆於自然處起。何故文中但言一法耶。發云界雖有七。莫非俱是一類。自然地上結作之者。故云一法。所言七法者。人法二同。法食二同。食同法別。戒場三小界成七也。此七總是一種流類也。餘之羯磨等者。除此七外。曰餘。並須作法界上秉宜。自然弱故不合。

云三至等者。方軌法則也。敷座謂鋪陳床蓐打相卽作鳴鐘等量僧多少。觀時制度。明打頓不定之徒。並如第二篇已說了。

云四至者。劣進止者。如衆法說戒。四人爲進。三人爲止。乃至出罪二十人爲進。十人爲止。簡德優劣者。如教授尼具十德爲優。多此爲劣。如差懺謝白衣具八德是優。多此爲劣。自恣及舉罪。須具五德爲優。不具爲劣等。

云至五說者。文有二初和衆之儀。二示知同列之相。初文詞句如鈔中云云。此是告約之詞。然其上座但依位坐。如此陳告有人行事。或因說戒前別有受日。

等事便從本位起立陳詞者不知教相也須知等者此衆中上座和僧了衆僧嘿然卽作前事若有呵舉卽不得作此是別衆現前得呵人呵人非所攝如前別衆法附中明明

云六至說者文亦二意初約沙彌聞鐘一時隨僧集衆法人遣時依次出若念戒至明人能護戒卽依前集衆也餘有已下約大僧說既許預於法席然須六十法簡言如是數篇說也云七至列者究緣是非者謂窮究前緣三寶等正緣爲是非法破戒等緣爲非也成不者遇緣不說得戒有誰不往僧所不論僧中知與不知並皆不得爲不並如第四篇說也云八至令者陳本意者謂元其所爲之事也作乞詞者是本意也如今受戒有其乞詞等者取餘三皆本意也二違心立治等者如呵責毘度中與呵責等羯磨違前心故則無乞詞作舉者僧中總人言某甲比丘犯罪作憶念者謂某處某時共某人作某罪等令他追憶往事故名憶念識知者要須知法智人識正其罪證據前人令彼心中不緣別犯狂等無心不能

領法舉至僧中爲作證正三僧羯立法等者卽結界唱相卽是陳意四常等者半月誦戒誦白卽是陳意已上四種初乞二舉三豎標曰告令並陳本意也就四中前二爲別後二爲僧云九至之者羯磨疏云大衆詳集言必有由和告之情義須顯也云十至也者必雙牒事法者然布薩誡說戒唯是羯磨所被事也羯磨是法磨須答云設戒羯磨然答有通別玄記對此引羯磨疏云或一事多得法爲別如受戒等三白一羯磨各問答或多事一答爲通如捨墮也或多事別若爲別如犯多墮各懺者或是一事一答爲通如受戒一也約人衆多約法有四清足一答終盡夜分並得成就或累事總答如一席上欲作多法應卽答云稱衣羯磨攝食羯磨雖一時答後歷別作理亦無妨自餘行事一答作一可以准知云上來至法者總被一切作羯磨者指上所列十緣總通也通被一切羯磨所言一切者乞云約僧法一百三十四法卽具此十緣爲一切也若依江西通取對首心念都一百八十四法以說今取此將爲正或

具九緣等者如結界無與欲受日差造無乞詞但俱九也如是例准可知廣如別法者指羯磨疏云一百八十四法皆須具十邇來文中或具九緣猶半依古義也今依天台所稟若依今師總具十者如結界雖無欲詞或至此時秉法者亦須同云結解不許傳欲僧盡標盡界集不將此替之亦成十也又受日雖無乞詞上座或因說戒前待戒師索欲了且約勒令住遂告彼云某甲請日何不起來此亦當去乞詞豈非成十餘例准也外難僧法羯磨具十不疑只如心念對首如何得具答亦得具十今且畢發露一法一座上發露諸罪事可不二須知處所通一切處三須知法則觀時進不四須集僧唯一人作五須知和合身口意和六須知能衆不對餘衆我自足七須知情須發露之事八陳本意九心問十答發露既爾餘並類同乃至對首何爲不具並如疏中故云廣如別法不同立記指羯磨疏彼以五門料簡一相攝二有無三先後四成壞五廢立不應道理知之云二至壞者所言立法之局者總論四種通局也謂

●釋疑下

法事界人也初約法者寶云如衆法無人時許對首心念名通有人時不得名局二約事者寶云如呵責須作呵責是通不許互作名局此情二房無妨難二處是通者有不聽名局此非人病衣重許離是通互缺不聽是局此情非立云人病衣重必兩具情非情爲通自餘不得合明即事局云不三約界者寶云作法界秉得心念對首僧法是通於上重結大界及戒場不得是局自然界唯作心念對首及結大界戒場是通自餘不得是局立記云作法界通秉三法是界通自然唯秉對首心念是界局准此但各攝一四約人者四人辨一切羯磨是通就事用人不同都有七種差別是局也初明相攝分齊者謂將適來法事人界四名通取一切故云相攝分齊至解釋中更分爲二先說相捧次說分齊初就法上說者夫言法有種種堅則有三心念對首衆法橫則有八但心念衆法心念俱對首衆法對首單白白二白四就緣約相一百八十四法至多今總攝歸一今法字之下故云相捧也分齊者心念非對首對首非

衆法但心念非對首心念非衆法心念但對首非衆法對首非單白云云非白二非白四就緣約相一百八十四一互不相通故云分齊也二就事者凡有事多種豎則有三情非情情非合事橫則有八但心念事對首心念事衆法心念事但對首事衆法對首事單白事白二事白四事就緣約相一百八十四事至多今總捧歸一个事字之下故云相捧也分齊者各不相通爲分齊也三約人者人有多種豎則有二一別二僧橫則有三一人僧二衆多人僧三僧僧就事別明則有七種始從一人終至二十總捧歸一个人字之下故名相攝分齊者一人非二人二人非三人等乃至二十人各不相通號爲分齊四就界者界有多種豎則有二一自然二作法橫則有七自然中有四聚落園若道行水界作法中有三人大界戒場三小界就緣約相則有十三作法有七戒一場二人法二同三法食二同四法同食別五受戒小界六說戒小界七自恣小界自然有六一可分別聚落二不可分別三無難關若四有難五道行六水界今據

● 竟疑

總攝歸一个界字之下故名相攝也分齊者各不相通如前例解已上釋相捧分齊也竟二別舉成壞者謂法不孤起終須四緣隨義明非不過七種成壞如下廣述此未繁叙

次開科云就至解者標列也云第至位者若展開則多今大約分三位故云且也云三名者標也謂心念對首衆法據理合列製作慮繁故略標不列也云心念者欲釋其義且標名目釋中云事至事者事微小者釋但心念也謂六念機輕吉是也或界無人等者相從通解衆法及對首二種心念也如說念本是衆法今無僧唯獨已亦須心如持衣說淨本是對首今無人可對亦開心念也令自行成等者謂令比丘自己之行成就免有違教罪如生故云無犯戒也發心等者且先難起上來既云心念應是內心生念不在口言今時或有口陳莫不違於教不可引鈔答云云竟云發在內心明記前境仍須口自傳於內傳令耳聽聞非謂全不法言但意生念名心念也云毗尼至不成者證上文也說不分明尚乃作法

不成豈況一向不說

云言至也者解對首也。謂非心念之緣者。不是心念微小之事。緣得二人相對作法。即釋但對首義也。及界無僧並令對首者。謂相從釋衆法對首也。如說。念本是僧法。今只有二人。亦須作法。即成衆法對首。此通二三人者。二人無衆法對首。三人是衆法展轉對首。或至四人。或者小定也。諸多法事。四人即成。僧若自恣。由是展轉對首。一人五德。三人非僧。如下說者。明人中說也。或有指自恣篇中說。謂各共面對等者。釋對首之得名也。先難云。何名對首。可引文釋也。兩人名各同作一法名者。要須對面表背不成故也。若據古來解云。二人合掌相對。故云對首。若爾。應合作手足之字也。思之。云衆至法者。解衆法可委云。上至八種。上句結前。下句生後。謂心念有三對首。有二衆法。有三可解。若准羯磨疏。於對首法中。更開小衆。即云人謂憍闍等。

云言至念者。但心念者。標也。准得自證有人亦成者。釋名也。數列學者。舉事列數名目也。羯磨疏云。事既

恒須數則。勞擾故開獨秉。不假他成。上疏。因有人問。五觀既是心念法。得入此別人羯磨數。不准兩費。座主云。亦得入心念。羯磨攝大德云。非也。夫羯磨須自耳聞。如六念者。等說。不明了。由成非法。今五觀。但是一期觀行方法。如利根人喫食口口作念。著衣著者作念。豈要口中陳詞耳聽。開等此。但呼爲心念。觀行之法。實非羯磨之數。云二至也者。拘釋名中。應先問四。既稱心念。何得復言對首。抄云。謂本是對首也。故羯磨疏云。本唯對首。未開心念。從本爲名。故云對首。心念且列已下。顯數也。如文。云三至衣者。初釋名中。亦應問。起既稱心念。何復言衆法。抄云。謂本是已下釋也。羯磨疏云。雖是付衆通濟。別人忍。蓋除法還須依宗。故云。法心念畢。事。中外部受得。施者十誦二十八云。有一比丘春白。一處住。多得現前僧分。應分物作是念。得僧可分物。我今一人非僧。是衣物。應云。何受佛言。有此因緣。應心生口言。是衣物僧所得。應分今。歸我。我護我受。用如是作念。是名羯磨。除此丘來不得。與若不如是說。不應受苦。得吉應。

其餘比丘分若二比丘作展轉分乃至三四入亦爾
 及亡人衣者。僧祇第三云有受寄比丘隨道行見異
 比丘從前程來便問云汝何處來彼云某處來彼又
 問識某比丘不彼云識又問平安不彼云已死此衣
 物屬現前者若受寄比丘知法當作念言何為與是
 比丘遂哩捨異比丘去離見聞處即心念受受已是
 比丘作念故得越毗尼即有四并前十四種也
 云二至首者標列可知云初至爾者界謂作法自
 然皆無別處故羯磨疏云事局中下不勞僧衆苦情
 引證便成作業總依諸部有二十九者受三十捨三
 祇盡受捨十坐具受捨准見於不合淨一百一受捨十
 捨謂捨戒依止盛藥衣施安加受之淨淨四受盡受七日十安
 居乃至自發露重四捨行白行十白僧殘諸行五白
 入聚落尼白入僧寺祇尼教授作殘食法四問鈔標
 二十九據列數有二十三十一或有二十八何不定
 耶答云云各有意政若二十八者謂約二部同相者
 說便除尼白入僧等寺尼請教授餘食法故二十八
 若二十九者除尼白入僧寺及教授若三十者即合

白僧殘諸行法及白行行法為一故三十也若三十
 一者更加二尼名為溢位二衆通論成三十一上標
 二十九且據僧言下列三十一者約尼合辨問白僧
 殘諸行法與白行行法何別答相同時別也餘不繁
 述更有記中和會前來二十九三十一者謂除安加
 坐具受捨即二十九并此即三十一恐少道理云
 二至中者羯磨疏云本是僧衆別人非分道在兼濟
 故通於對有則對多無則對少衆法對首合有此一
 今鈔此處無至後明三三人中須向邊人是斯義也
 已上三十五加捨墮三十六通前心念十四成五十
 也
 云次至三者羯磨疏云就衆法中離成三相者若據
 和白處齊事得遂義則不分但以僧情難一事分
 大小隨務裁法故開三品云一至四者單白中事
 輕小者如捨墮諸白出功德衣及行鉢等或常所行
 者說恣是也嚴制者如闍陀身口二綺懺僧用舊持
 新等白僧嚴制違犯提也又斷事還不誦戒毗尼者
 出總是嚴制也一說告僧便成法事者事既非重不

勞再告。只要一白也。次釋白二中。由事參涉者。參雜也。涉謂開涉。謂參雜。單白開涉。羯磨疏云。若非常務。情和稍難。如受日差遣處分結界。故須一白。牒事陳情。一羯磨。量其可不等。彼釋白四中。事通大小者。寶云。如受懺治。舉諸諫等。利大諫習。近諫勸習。近等則小。情容乖訛。外謬也。受懺是順情呵諫。是違情。約事說。若約僧受戒。是大事。可責通大小。或有許不許。等是僧情乖舛。故須白四。恒記約一羯磨。所被事中。自含大小。如受戒一事。十三難是小事。障戒不生。十六遮是小事。不障戒事。既含大小。故須一白告僧。三法良。可故白四也。此解甚非。不勞斥破。

云。若至法者。略言如此者。玄引羯磨疏云。僧法羯磨。略有一百三十四者。總舉也。非謂捧盡也。更張由有者。羯磨疏云。有人細尋。更加十法。又出僧尼互不同法。及同事者。歷數爲二百六十一。若隨相。法互同事。境不可收盡也。或有云。分兩衣分結。闍尼蒲闍尼等。羯磨未敢仰也。若通前二者。心念對首二也。三種心念。都有十四。二種對首。并加小衆。微隨一有三十。

六都五十并前一百三十四。豈非一百八十四法。

問答除妨中云。問至一者。問意者。謂大約常聞有百一羯磨。何以得知。准伽論云。波離問佛。有幾種羯磨。佛言有百一。又問有幾單白。幾白二。幾白四。佛答云。單白有二十四。白二有三十四。白四有三十七。都計百一。適來列數。僧法便有一百三十四。何得明違答中。此乃總標。非定如數者。謂今古相傳。云百一羯磨者。此是大剛之數。未必但有百一舉例。如百一供身具。豈可便有一百一个耶。亦是總名之數也。亦可引用。十誦彼則定有百一者。進退重釋也。若依他宗。卽如前來波離問佛。佛一一答之。則指定於數。實有百一。變顯當宗。僧往且有一百二十四。更若展張。由更有在。亦未必一定於此等云云。

云上至義抄者。上明攝法分齊者。觀文勢似結而也。卽須明非相者。理合於此。依解文中。廣辨七非之相。今抄何不見敘述。下句釋云。鈔意爲始學人等。今師爲接初學之機。本圖文顯披尋易會。故不事義章。一一分判對辨。進不若欲通要。委明已後。別撰義抄。

於彼中細說如今義抄雖無羯磨疏轉處彼文廣叙進不之相今略引少許明之且舉白四一法通約事約人約界說者對事唯有情對人須成僧對界須作法就作法中三小界唯受戒小界是白四餘二不通如是事人界三一一分對是即爲進非即名不若欲如是通知請披尋義抄中云曉今鈔慮煩新學且略不明

云今至二者直論是非者謂不依羯磨疏內將法對事人界一一分對故曰直論是非也謂上三法者心念對首衆法也雖則八種者即但心念乃至白四也具明別相者具是一別一別明於相狀竟一事差互等者如但心念法只要自說戒非是對首心念乃至白二非白四等若交互而作於八條之內隨一條交雜即是非法被事不成今文中言不應八條約總相說也細尋此門上下橫括者此門者持法分齊一門也門中列一百八十四羯磨法也上下者法環在初爲上次事次人界爲下橫括者將事人界三橫列搜羅也今且舉心念法中六念一法說者法在初爲

上次列人界界於下橫列搜之即將事橫搜通於三種於三種中日月衣鉢是非情事夏數受緣是情非情合事念身康羸唯是情事將人橫搜羅云唯是一人獨康便名心念將界橫搜作法自然並無別衆此一疏既爾餘皆例然也庶無差貳者玉篇云庶頭也切韻中訓翼也差者差別貳者爾雅云疑也鈔文所列羯磨疏繁略雖殊大途意云不別頭後人細尋此門免生疑惑故云庶無差貳也

云問至羯磨者問意云前一百八十四法通呼爲羯磨者若百三十四僧法可爾且心念對首何故亦名羯磨耶答中四分三語及白衣說法中言是羯磨者准受戒律度中佛初成道八年前三歸度人舍利弗問佛三歸是羯磨不佛答是受是善作羯磨也白衣說法者准說戒律度中爲俗人說法受五八戒波羅門佛言是名善受是名羯磨

次約事中云二就事明者標也上既辨羯磨之法法不孤起必有所爲之事客有蓋非故此明之識知此謬云謂至不成者言謂羯磨所被不重明者此且簡

定所明也。謂前辨法科中心念對首僧法都列一百八十四。且法不孤起。必有所被之事。事亦合有一百八十四。適來並含在法中了。此更不重舉明之也。卽辨非者。此句正明非相也。

所被通情非情者。如受懺是情。結說界等是非情。並令是實者。約前所被之事。境一一如法也。片無錯涉者。片似也。錯涉卽交互也。已上事法。既如法皆得成。遂若一緣有差等者。卽隨前境謬。錯涉事之與法皆不就也。

次徵起云。何者等。適來既云一緣有差。悉不成就。未妄如何。名爲一緣。有差欲解下文。故先徵起。何者是也。云如至法者。云云。此人健度中客。呵文也。彼云。汝曹善聽。若比丘犯二僧殘。二俱覆藏。雖作覆心。未經明相憶。一罪不憶。一罪彼比丘俱從僧乞覆藏。羯磨僧遂與彼二罪覆藏。彼行覆時爲客三藏。聞知已呵言。汝憶者與覆善不憶者不成。應與摩那。垂衆僧不善教。無事與法得吉。卽無病設藥非也。有約二比丘。犯殘一比丘。憶一比丘。不云如贖至例之者。准贖波度波。憶以解者未詳也。

卷之三

離白佛應作呵責。乃作殘出。如是展轉。乃至如草覆地。是如法。不佛言不應爾。卽成三百六非也。謂將十八法各爲頭歷之。各得十七句。所云十八句者。一呵責。二僧上三。殘出四。遮不至白衣家五。不見舉六。不徵舉七。惡邪不捨舉八。覆藏九。六夜十。本日治十一。出罪十二。現前毗尼十三。憶念毗十四。不礙毗尼十五。自然治十六。多不見相十七。不見罪相十八。如草覆地。今將第一呵責爲頭歷諸句一遍。卽成十七。如是互爲頭各得十七。都成三百六句。總是非相可知。且約一事等者。抄文且舉呵責一事爲首。已外乃至七毗尼例言也。云如實至自言者。此依滅靜度實犯。自言不犯。約六案作四十二句。一句爲頭得六。且第一云實犯夷。自言犯殘。一實犯夷。自言犯闍。二實犯夷。自言犯提。三實犯夷。自言犯提舍尼。四實犯夷。自言犯惡作。五實犯夷。自言犯惡說。六第二將實犯殘爲頭。遍歷亦六第三實犯闍爲頭。亦六第四將實犯提爲頭。亦六第五將提舍爲頭。亦六第六將惡作爲頭。亦六第七將惡說爲頭。亦六總成四十二

句非也。實不犯自言犯者。約七聚互作四十九句。且第一云。寔不犯波羅夷。自言我犯夷。一實犯夷。自言犯殘二實犯夷。自言犯蘭三實犯夷。自言犯提四實犯夷。自言犯提舍尼五實犯夷。自言犯惡作六實犯夷。自言犯惡說七第二不犯實爲頭殘自言我犯夷。亦七第三實不犯蘭爲頭。亦七第四實不犯提爲頭。亦七第五實不犯提舍尼爲頭。亦七第六實不犯惡作爲頭。亦七第七實不犯惡說爲頭。亦七總成四十九句非也。若據律文先作三十九句。後作四十二句。今順鈔不依律次第。先列四十二次。列四十九句也。並名非法者。總結也。若實言實方爲相稱者。明如法也。此中含兩如法。反前兩非法。四十二四十九句也。而彼自言等者。臣者伏也。所爲平。即所作事也。所作是夷。還伏犯夷等。汎者浮漫不真之自實犯夷。便云殘等。不名自言也。只要略消文。立記其廣引律慮繁不述。

云非至具者。二房妨難者。有主無主。房要無妨。准作處分羯磨得成。若互有俱。有難與處分羯磨皆不成。

也。雖衣杖必兩具者。人是情。衣杖是非。情要人病。衣重作法得成。名兩具。衣輕有病。衣重無病。加法不得。又人老病。開杖爲兩具。若雖老不病。或雖病不老。亦不成。云此至矣者。結勸也。上之所述。總是律本誠實之文。臨行事之時。不得暗昧葬蘭也。

云次約人云三至人者。上文所辨事法。皆如然。須假人秉法。辨事人若有闕事。法無成。故次辨之。共成濟也。一有三人者。僧爲二三人爲兩。後一人爲三。云初至不得辨僧也。僧中有四者。謂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也。如前說者。集僧篇中。開僧分齊科中。明此宗四種論僧等是也。唯秉羯磨者。闕心念等法。界中有入並須集者。文言界中不但作法。俱收自然。隨二界限約內。有人總集。或一人不來。即名別衆。如是數說者。第三簡衆篇。後別衆法。附科中說也。但得御衆法者。但字偏局。我御者秉御也。衆僧法也。除此外對心念不假。曰人今若四人作六念及持衣等。却成非法。故云決定不得。

云三至改法者。辨二三人也。具立二法者。衆法對首。

但對首二也。兩界無僧盡集作之者釋上衆法對首也。本是衆法只爲無僧對首而作。今若自然作法二界有僧不召他來一向私□二人共作卽不得有別衆也。若二界並無僧卽聽對首文言兩界無盡集者據總相說也。或在自然集僧若無僧卽對首或在作法且盡法界召集若無卽開對首客有不定人多述意也。若數滿四卽改法者謂本是衆法如說戒等今既成僧卽僧法釋然自恣雖滿四亦成展轉對首未成僧法五人已上方得白若自恣也云若至之者若作對首之法者解但對首也。兩人各作不相礙者謂兩比丘各自面對而作不集界內衆僧無別衆過不障法事必有邊人有須問者約問邊以科簡也。三十捨懺須問邊入者羯磨疏云捨懺至四法通僧別捨財還衣僧中作法正悔本罪須問邊三故須問也。九十單墮但對卽得者疏云罪非僧除故不問也。亦有通須問者重釋簡也。古記云三十九十一時料簡總問邊人故着通字。正玄記云重釋三十約邊有人須問卽顯無人不要問此文重於有人中約處相須須

同必若成別不須問。上說文鏡水大德破云此懺捨墮之法本是衆法今只爲僧數不足方開對首。今若有邊人在覆處障外露地尋外既在界中不集他來自是別衆何問與不問。今准法寶重明九十謂適來且一往而言九十單墮但對卽得是不要問。今或可邊人在露地尋內覆處障內亦須問之故云亦有通須問者鈔下遂釋云謂同覆處尋內等是也。必在外有障不通問者必在外謂露地尋外也有障者覆處有隔也。此二處邊人卽不在問也。此解妙盡其原思之若心念一向非分等者此簡一向問不論障內外及尋內外也。必有隨緣作者隨心念念事緣作之云至同別者一人心念獨在界中者此謂但心念也。若衆法心念首心念並界無人者謂此二根本一是衆法一是對首今只獨自故開心念說戒便成衆法心念今既獨已開心念持衣等卽是對首心念並須自然作法二界內更無人方成此情法若有一人非法別衆者界內成僧今便心念說戒不集他來成別或界內更有一人不召他來對首亦獨自作成別

衆故所秉如前法中者衆法有四對首有七如前法中列之若但心念不論同別者但得自作故不論覆處露地尋內曰同覆處障外露地尋外爲別者並不同如此論量也

次約界中云四約界者標名也上來人法事三雖備要由界生故次明之以程非相釋中云四至三種者四種自然者聚落闕若適行水界羯磨法中等者謂於此四中約羯磨一百三十四番之中唯得秉結界白二法是僧家執御也已外等者但對首并但心念爲二法也及一二三人衆中雜法者古今解者取意皆非今依玄記云此法本來合是衆僧秉故曰衆中也事通心念對首衆多人及衆秉之名爲雜法收其其法不通非雜法也只如說恣受僧得施及亡人衣羯磨疏中更加捨懺始從一人或至二三故知不離開一人心念開二人對首開衆多人展轉對首四人自恣未是僧法皆須盡集云二至五位者作法攝僧者自然地顯秉法未盡必須作法僧界故次明之亦通二人者僧爲一別爲二法通二者心念對

首衆法

云就至位者向此作法界中分爲五个階位又於五中略分三別一小界二戒場三大界云一至也者准事受戒小界者惡比丘作別衆留難也緣起總知結界篇叙此未可述之二因難自恣亦爾三數人說戒謂數知現集之人數如下文云爾許比丘集等此小已下釋上開結之義也但作一法者一席法也一者但爲現在不通未來二但據暫時不通久遠故云一席也後必閑豫謂非難緣之時不許之云已下證上一席非久固也云四至等者四戒場者標名也釋友義如後篇中本爲等者略叙開結之緣起也除說戒者未戒場本爲非時集說戒既是時集何得開之玄云必有難緣亦開於上說戒除自恣者自恣本是安居處戒場不許人住既非安居之處何得於中自恣玄云有難准上開之除乞食捨懺者此乞鉢行懺罰令用舊持新奪好鉢入僧厨捨一惡者僧中展轉取最下者與之令持今戒場既無僧厨故不許也除分亡人物六人輕物利通十方大界同集今許於

楊今避容自分豈非是盜除受日者受日本約安居處戒場既不許安居故不可於上受日持解界者本於大界體內解之今戒場隔尺入自然不可遙解除結衣界者本爲棒衣屬人故須結之戒場本不是僧居如何妄結衣界又解衣界依大界起今戒場隔尺入自然故不合也除淨地者淨地本防宿糞場既無僧有何宿糞何得輒結又淨地依大界起上既不許結之有何解法除受功德衣者本爲夏勞受衣場非坐夏之處又非守衣之所故須除也

云五大界者此空標名不解釋謂前來已釋了故前文云亦通二人法通三種此不異前不可更說此正義有人疑云鈔但標不釋莫是恐誤却一段釋文又不又有人引下科簡一段之釋大界者俱未曉鈔意也云就中至知者就中二字就前作法界中開則爲五合則爲三是也通塞者如三種小界但作得受戒說恣爲通已外不得是塞戒場但許受懺是通適來到出十種之法不得是塞大界一切法事總作得是通重結大界及戒場三小界不得是塞適相可知者隨前

所列之相不難故可知也

大段第二成壞門云二至壞者寶云前來約法事人界四種歷別已明今於此中重對法上橫八以辨成壞之相是卽名成非卽名壞也云法至解者法不孤起者謂上心念對首衆法不孤然自起終須四緣者謂法事人界四也既有所兼法必有所被事須假能兼人又憑作法自然之界關一不可也隨義明非不過七種者謂約人法事三綺互成七卽三單三雙一合爲七也此中七非從律文中來今若要通明須先辨律文云羯磨疏引瞻波法七非之義分爲四門一列數二釋名三辨體四總別今於此四中下二如疏明之且列數釋名字者先列數一非法非毗尼羯磨二非法別處三非法和合四如法別衆五法相似別衆六法相似和合七呵不止非列數次釋名云非法非毗尼羯磨者疏解曰作無軌則不稱教理名爲非法不能生善滅惡名非毗尼被事云時亦得名羯磨此一中具三非人法事總非也一人舉一人乃至僧舉僧是人非一白衆多白一羯磨衆多羯磨

是法非有病無藥無病施不相當是事非也。二非法別衆者。謂本爲此事作白。乃爲彼事作羯磨。此約作法差互名非法也。同一界住應求者。不來應與欲不與欲來現前得呵人呵是別衆也。此具二非人法俱也。三非法和合者。非法義如前釋和合者。應來者來應與欲者與欲未現前人不呵。此但有非法非一種也。四如法別衆者。應作單白。今作單白。本作白。二今作白。二本作白。四今作白。別衆者。應來人不來應與欲人不與欲。此但有人非一種。五法相似別衆者。先作羯磨後作白。卽約作法時顛倒故名相似別衆。如前說此具人非法非二種也。六法相似和合者。相似如前解和合應來者來等亦如前。此但有法非一也。七呵不止者。應呵者心同故呵。康法者不止便成非也。此但具法非一也。不同心乖故現前人呵。卽是人非故思之外難曰。前來鈔云。法不孤起終須四緣。所謂法事人界今辨。非中何不見說着界。非答隱在事非中也。或可令有界非略故不說。又難四於上三非中人法二非多事非絕少者。何答非起約情故在

人也。秉法在人。多生僞蓋。故人法多倍於事故。上兩重開答並是。據理七非之相令依律。如是次第明之。鈔主且依善見論文。始從但心念終乎白四心辨。非相然其根緒不出適來所述也。先就但心念等就橫八中且明。但心念法具辨七非之相。此正依見論第十七說戒法中作之。乃至白四八位。一一位中皆俱七也。云初至之者。謂以此法對人作者。謂輕吉羅罪。只要實心自滅。今對首悔成人非捧也。口不言了者。要假口說令自耳聞。今不如是。法不稱教者。前後錯亂顛倒等類。是法非也。重吉羅責心悔者。解事非也。寶云重吉本體是對首家事。不是但心念事。今將對首事作心念事。秉實心治他重罪事。不得是事非也。六念等事。一一妄瞞等者。如初念大月爲小月。白月爲黑月。一日爲二日。乃至第六念無病云有病等。並是妄瞞。一皆得違教之吉也。四人法非不妨事。如者。重吉對首輕吉實心是事如也。二非可知。五者人事非不妨法如者。口說了明是法如也。餘二非可知。六事法非不妨人是者。謂自作心念等。是除二非易知七

具三非者如前總具也。餘則例解者。此上且約輕吉六念以明。自餘說戒發露等例解。

云二至可知者。數同於上者。指前但心念七非之數也。隨事對法。謂前約法辨對首心念中有七種。即安居持衣說淨等事。作對首心念之法。故云隨事對法。各有別相者。謂此於七中一一各具非法也。且舉安居者。且者未盡之詞。對首心念都有七不可總舉來辨。非今抽取安居一法具明七非之相。餘六例此可解。界中有人別衆而作者。解上人非也。謂本是但對首法。只爲無人方開心念。今既有清淨比丘不召他來一向自作是別衆捧也。自不依他者。謂夏中不依第五律師犯提亦人非也。口說錯脫文非明了等者。解上法非也。謂陳詞錯誤脫漏之類也。時非夏限者。解上事非也。四月十六日是夏初一日。今十五日由屬春分結夏不成。處有難緣等者。謂虎狼師子惡獸令難或有黃門姪女等。梵難佛制不許在此安居。今既故違。即不依佛制也。四非已下等鈔指略也。即三雙一合類取前文可知。

云三至四之者。界內別衆者。解人非也。證戒根本是衆法無人之時。方開心念。今既有人獨自如作是別衆捧。自犯六聚者。諸有犯不得說戒。今自犯即不合說不陳三說者。解法非也。謂心念說戒雖不秉單白理。台口陳三說。今僧十五日說戒。某某甲清淨三說。今不陳此。或有漏忘者。雖陳詞而脫漏說戒清淨等字。衆具有闕者。解事非也。舍羅燈火等是衆具。今闕此故非正法者。未至半月或雖是半月晨起不待客等四非已下等者。易知。

云四至知者。但對首者。唯對二人作也。其例蓋多。今舉一事如持衣等是也。所對之人犯戒非法者。解人非也。前對首者。破戒不足。我別法之數也。或雖是清淨戒一坐一立。相中有乖故云非法。有呵者。呵謂心乖故。呵呵成別。求是人非。捧陳受非正者。解法非也。謂十五條三長一短。今云兩長一短。陳說詞句不當。此衣故云非正。或呵不止者。謂前人見錯遂發言呵。呵而不止。成法非也。上來有呵者。呵即約心乖故。呵是人非。今呵不止。即法非。捧五大色衣及以上染等。

者解事非也。青黃赤白黑是五大色也。眞緋正紫碧綠等是上染也。四邪五邪敗博是不淨也。四非已下如前解也。

云五至例者。衆法對首者。根本是僧。求法今無僧故。開對其例。蓋多且舉自念一種。四人求法第五受欲者。解人非也。謂界有五人合成。衆法今一人與欲四人作展轉對首。或非淨戒知而同法者。前是被戒人。明白知委。即不合與同法。若不知。即無過。互不相陳等者。解法非也。對首自念理合。更互陳詞。如四人作法。一人別說云。三大德一心念。今日衆僧自念我某甲。清淨三說。今不如互陳說。不問了者。或雖陳詞。詞句不了。律云不得竊語自念等。時非夏末等者。解事非也。謂佛令安居。竟自念。今夏末竟而作是事。非也。衆難不具者。若有惡比丘來。即知彼十四日來。十三日自念。十五日來。十四日自念。雖非夏末。即許反上。不許四非已下等者。易知。

曰六至可解者。舉白所被乃有多種。今文中且舉捨障一法。解非餘例。准也。而各不同者。謂約前所被不

七教記

同若論其非不異界內別衆者。謂或在大界中有人不集戒場上。即不爾。非清淨者。懺主必須根本俗人已來不犯五戒。乃至出家後不犯重禁。方受彼懺。今反上成人非也。輕重同法。等者。解法非也。如懺長衣。應量結提是重。不應量者。准論結吉是輕。今同捨合懺也。持犯不分者。釋七輕重義也。應量過限結提。據律文是犯滅。雖過限多論結吉。律並不犯。却得成持。今若相合懺之。則不分持犯二別也。妄陳言說者。犯長云離衣等例。財非合捨者。解事非也。獨磨疏云。衣財散落染淨不分。通將入捨以事非也。疏文是法。又解非由不也。如蠶綿但自斬壞不合捨也。有過不陳者。隨犯長離衣。敗賣取非親尼衣。過限之類。理合一一陳之。今並不說。界非作法者。然此捨墮。理通二界。今且舉白所被。必是俗法成。就須是法界自然不合也。衣物不集者。謂臨行法時。取捨院中衣物。不盡。不一時聚集。列於僧中。妄輒托人者。或捨衣了歸房中。忽見本物。恐有相染。便云此捨與某甲等。亦不得也。下文云已作。應已前生後乃恐染而捨。此非淨

施佛判不成等四非已下等者可知

云七至知者白二中者謂有諸多白二鈔約結界一
法辨也不盡標盡相等者解人非也。據謂自然界小
作法標遠故須盡標集也。相謂者作法標。標自然相
遠故盡相集。界內別業者四處六相自然界內有人
不來得呵人呵人者心乖故呵也。唱相不明等者解
法非也。謂唱相比丘心中不明得彼標相分齊或唱
不着等作法暗托者唱相既不明。雖兼法結結冥
然不就亦無善法生起。由彼不明無所托附故云暗
托。玄云如暗中心呵不止者謂知法人恐法不成心同
故呵彼不止住是法非也。標相八鉢等者解事非也。
唱相之所據名曰標。羯摩所據處曰相。作法之地處
曰鉢。今不識此之三分齊。故是混亂也。不知彼此二
界錯涉者不知大界內相爲此戒場。外相爲彼中
間不留自然之地。故云不知彼此也。既無自然隔之
二界自成錯涉也。重結交互者前人已結後人不知
更於上再結。故成重結。兩界相銜名爲交互。遙結之
類者在戒場上坐遙唱大界內外相兼法結也。下句

都結上非故云並不成就。除非例知者三雙一合例
解也

云八至前者白四所被有衆多。今承受戒一種弁也。
受者遮難者。以人非也有解云沙彌爲受者身上有
輕遮重難故受不得。今難云若約沙彌有難等却屬
事非所標也。今依玄記約教授師不明教相不識遮
難等相不解分別非令他帶此而受不獲戒鉢此
非無從教授師身上起。卽人非捧也。故下文云若問
而不解終爲非問等界中不集者且據大界內受時
說僧數有缺者中不滿十邊不滿五人雖五百者此
且縱詞聊舉五百五十法簡之不中者謂前足數篇
諸門中料簡六十餘人。今除第四門中少分不足且
頭前之兩門所列人數五十有餘也。通非正數者謂
上諸人總不足正僧數也。受前進止等者解法非也。
八種條理者謂受前具八法一讀師二安置受人立
處三差教授師四出衆問五召入衆六乞戒七戒師
白八戒師問難。此八並屬受前。故云受前進止等
云云及論正受謂受中有二人先且教彼緣立心次

秉受法正脉此二不開前八之事也。執文無差者。依文誦誦某甲之詞。曾不加改。界相不明等者。解事非也。界相與前白二科中解同。衣鉢非已者。假借別人云者。類是流預。但是事非也。總在此取也。餘非例前者可委。

云除至也者。通結指歸也。餘外也。除適來單白白二白四云外。故着除字也。正法即羯磨之法也。乃至心念者。越却中間對首當法自成。不相通練者。謂橫前開八位就緣約相一百八十四人法事等各各自別。故云當法自成交互不可。即不明通練則衆一法多或通之者。多謂多分或題不定。謂於八位之中。除但心念一位。餘七位若界有人便是別衆。廣張也。義抄者律文七非之相。文義交雜。羯磨疏引彼廣陳抄爲接機。故略不說。前來八位隨義明非。且依見論云。文與律意旨不別。去記對此別七非數。今移在前門首說了。

云次釋羯磨正文者。鏡水大德云。前分科處云。由解羯磨今此但云次釋正文二言何異。答但製作變通語勢更無別理。大德又云。雖爾亦須對此略消前

十三疑之

科所言曲解羯磨者。謂分外義也。就一百八十四種總呼爲法。其心念對首文相易顯。不更說。然僧法羯磨剛骨緣本難明。是以分外更說。令人知委。故云曲解。前今云次釋者。次謂次第釋。謂解釋正文者。即單白白四云文。於此文中。一一調理白數等云云。云令至雷同者。科令知綱要者。古說云。綱卽是要。不正也。云羯磨骨名綱。其間牒緣本所名要。只如單白中初三故五十四今字爲綱。二四兩句緣本爲要。羯磨三十一字是綱。三中間爲要。大德僧聽下諸諸長老忍前爲一中間。誰請長老忍後者。嘿然已前爲二中間。僧已忍後竟字前爲第三中間也。謂法無緣本卽是無用。雖有緣本若無牒骨之相被事不成。故知一十四字三十一字實爲緣本云。綱中間緣本雖殊。乃是綱家之要。有人云。綱與骨有別者。不然。綱卽是骨。頭緣本邊卽綱。約法牒中名骨二名不異也。識通塞者。了別無疑。曰識洞明義理。曰解一百三十四白綱骨今今總同是通。百三十四中間事緣各各有異。是寒單白既爾。羯磨誰知若不具明者。具足曉明也。

● 卷之三

謂若不具足曉明緣骨緣本答異見增減一字不問緣中將爲便成非法也然其非相准在一字者然是也謂是非相不必全句脫漏便號落非但一字參差卽名非法然須知處所者此可然字作縱奪意解也謂上經云成非唯在一字今若奪之卽此一字須着處所居緣骨中一向不許於緣本中不傷理處卽得傷大理處一字不開故須知所處也不得雷同者實云似雷之聲天下同聞是一例義今不得同此須究其原也

云或至亂者或依文謹誦曾不改張有無者此且通相以辨不能改張成非也律本羯磨中有其事今日不具不能改有而令無也律文羯磨中無今日且有此事不能改彼云無而令有之或第二第三亦隨略說者謂約不解結略非也律明白羯磨翻譯人廣出一番了乃於下結云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但從頭更乘兩遍卽得若更列其文句慮在繁詞今此一類古人行事之時乘一番說亦隨律文之語云第二第三等云云或無文稱事者羯磨無文稱今日事如受日

● 卷之三

羯磨律文但據三寶之緣爲出法方軌今日受日自爲看病等別緣卽合除却三寶者今看病等緣亦一向依於律文卽成非也有文無事者羯磨有文今日無事如實勞看病人律文具有三衣六物之詞今日亡者身資只有二衣之類亦依文直成更不除改也俱有者律文有闕諍相言事爲呵責事有闕淨人智慈慮酸那爲呵責人是俱有今日因戲哢爲呵責事道法慈達卽是其人便令依今日之事人古德亦依律文據當時之事俱無者律文無聖制不學爲呵責之事亦無不學教人爲呵責之人故曰俱無今日忽有不學之人及未學之事合與呵責古德亦不解加益故鈔下文云然此治法不必大罪但聖所制學愚暗自纏皆合此罰未能增減者律文無未能增減有未能減減則反釋上來俱有增反解上句俱無如是有無並不增減也致使二字驟上而生因由前來不明及乎臨被事時被解法之士譏呵令加減文句遂乃更增昏朦謬亂也已上三段各釋竟若依搜玄科第一段爲標後二段爲釋將後二段共釋前文恐

●要義
云云之

不然也。今觀文勢三段並是釋文。但總別異鈔中
各看或字隔之不可妄為科節。失意甚思云
云。或至責者。受領名心納藏。府心為納物之義。呈
白露現。對眾執文高唱。卽其事也。豈非不以等者。謂
受戒來不學。故得上犯吉羅事。全根本不識羯磨。合
誦今但白讀。更增無知。提伊者是也。云自受是不學
無知之罪責也。

云亦至罰者。愚教許爲明了。故云轉去。譬猶法則
羯磨綱骨初三後五不得加減。今此類見緣本中事
繁處刪除一字。不損大理。處詐現明。閑之良便。呵
云不成等。故云觀事乃同法也。人事兩緣冥逾夢海
者。人謂能秉法。付事卽所爲之事。今於此二冥然不
知。過於夢海。夢謂夜夢所見不實。海卽眇漠不惻波
瀾。皆是不真不惻之義。上一類愚教亦言於羯磨法
及中間緣。更後過於夢海也。立記云。日中觀海。尙自
不知淺深。況夜間夢見。寧知邊際等。非量時取法。全
是師心者。忽欲行不能持。得增伽梨去量。此時宜乃
作離衣羯磨。都不論人病衣重等。如此取法。全出自

已之心。照教教稱不成者。將此無病衣輕之事。照於
律教教稱不成。要須人病衣重。始得結罪。罪當深罰
者。如是取法。不應教法。得吉羅。慳作法。既不成。又得
離衣之愆。已上二罪。且是根本上。復加不學無知。故
云深罰也。

云是至誠者。二人曰。伴四人曰。僞極而誠。慎勸學流
通意也。云若至合者。證上須是明閑之人。若闍教不
明。律部之人不得。故云已外不合也。云今至解者
且者。未盡之談也。謂單白有三十九。白四有二十八。
今辨綱要句釋。不可一一別論。就單白中。且承說戒
一番。來辨餘三十八例。此又白四中。且舉受戒一番
具辨餘三十七例。然也。

云就至知者。分五者。謂約句有五。第一句大德僧聽
者。綱骨也。戒疏云。出家四果。乃是真僧。無學道高。故
云大也。今出家人。雖未證聖果。修行也。應證得。且因
中說果。亦得稱大。或可約二寶。中僧出極大等德者。
戒疏云。有所得也。以得善。居身修戒。習慧等。僧者。戒
疏云。唐言和合。詣人法二和。身口意。屬於人和。戒見

◆釋入地

◆判疑和

利是法和也聽戒疏云專心靜察聽我所陳也告衆勅聽等者鈔云解釋也聲塵外舉耳識內發應僧三業用同名同法也第二句今白月十五日衆僧說戒者緣本雙牒也戒疏云今十五日是其時衆僧說戒是其宗本正宣情事已下鈔自解也適來白衆勅聽只爲此云二種令衆委知等第三句若僧時到僧忍聽者綱骨也戒疏云若者不定之譯到由至也一人到大沙門入二時到十五日布薩至也上應引疏解抄文自釋云心和了集事須法應心和謂忍許堂頭法事身集即自赴堂既無別衆名爲事順戒見又同即是應法僧忍聽者抄文標舉也勸令情利聽可勿事乖舛違背即是釋上忍聽義也第四句布薩說戒者略緣牒本也略却白月等時緣單牒說戒之宗本鈔文解云重牒第二根本乃至忍可所爲即忍許即可所爲之事也第五句白如是者綱骨也事既和辨已下鈔釋易知云次至也者次者次第就者向也羯磨中明者謂明其綱要也且約受戒白內者且謂未盡也白四羯磨

衆多今舉受戒盛行之法此受法在白四三十八番之數內也有人科內字在下句者未爲雅當也難曰前來衆法中有三謂單白白二白四今解釋綱要之理何不見明其白二耶法寶云但廣解白四羯磨以辨是非就白四中除却兩番便成白二若更別說其文復繁體骨既同衆說無用也恩之上已明白者今詳文勢似結前文兼是指略謂受戒白四卽一番白三番羯磨其單白已如前來舉說戒辨了故云上已明白也向適來既已明於單白今此與彼不殊鈔中何得再說可引文答云恐新學未悟略復述之意云若頭綱骨句數不別卽不在重言今抄爲接初機猶疑後人未能契會略復述之復由重也各有其志也進退更解也志者意也謂此雖更論其意各別前文單白意爲僧說戒今此單白意爲沙彌受戒體骨白法雖同所爲意旨全別云白至可解者白中還五者還與說戒單白據句有五也第一句大德僧聽者綱骨也解義如抄云云第二句是沙彌某甲乃至令衆量宜者此某甲從和尚

科釋

某甲者鏡水大德。但喚作親緣。有云緣中緣亦通求受具足戒。大德云。此是緣中本。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者。緣本雙牒也。大德云。已名衆僧。字具足戒。和尚名是本難事。季二十衣鉢等字是疎緣。上是定緣。次解義者。鈔云。此同上牒其緣兆等兆者。表也。既牒衣鉢全具。遮難並無等緣。即是得戒之先表也。正宣情事者。正是宣說情懷中所爲之事。故令衆量宜者。謂合僧衆量宜。應與戒等第三句。若僧時到僧忍聽者。綱骨也。釋文如鈔同上。等者與前說戒中白是同忍。可所爲之類云云。第四句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尚。略除前緣。單標根本釋文如鈔。忍可所爲決判根本。即受戒是所爲根本也。第五句白如是者。綱骨也。抄釋也。云表衆令知與前白結告歸不別也。次下科簡云。此之白文者。指受戒也。前單白者說戒也。文義略同者。白中五句三句。骨爲綱。兩句事緣爲要。是文同初勅令聽。乃至第五表衆令知解。義不異。是義同彼爲說戒。此爲受戒。其事不全相似。

故號略同。依之可解者。依此一番辨之學者。即可解了。例除一切皆爾。次至上文者。次第解釋也。就中分二者。就受戒羯磨中約體用。大段分二也。初正決根本者。明正體一十七字。綱骨二僧已忍下。結成上文一十四字。綱骨也。云前中有三者。就正決根本名前中就彼事邊事。邊大略分爲三。若就句亦合分五段也。第一段從初字至緣字已來。初者三句之首也。大德僧聽者。綱骨也。鈔文釋曰。告衆重聽對前單白得重名也。事既非小者。受戒之事不並常途。此是聖道根本。四輩良善禍曰。豈是小也。諦緣聲相等者。令衆審實聽此陳苦決判之緣也。第二段從二字至不字已來。此某甲從和上某甲者。大德云。但呼爲親緣。亦有云緣中之本也。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尚。上大德云。此是緣本雙牒上句是疎緣。從僧今授下是本有云。上句是緣中句。緣僧今下是緣中本。然不乖其理。大意不失。即得誰

中云云之

諸長老忍。若此體骨句也。若東塔疏。忍字屬下句。緣本中捺。只有三十字。綱骨。又准淮南順正記。將下句僧字。動向上句。爲綱骨。應云。誰請長老忍。僧。卽有三十二字。綱骨也。大德云。俱不應理。知云。已上且懸。緣本句。雖則平書。羯磨文稍繁。貴在子細。諸記中。製述但標舉前後。初學難明。今此雖繁。蓋是急要也。次解判者。抄白釋云。正辨。牒緣。及以根本者。前來羯磨文。從此某甲直至三衣鉢具。已來。是正牒緣。令從僧乞受戒等。卽是根本也。量其可不者。令僧審量。可爲受。不可爲受。故云。可不第三段中。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者。此是本也。者。嘿然。誰不忍者。說此綱骨。白也。單牒根本。決判成就者。謂此但云。僧今與某甲受戒之本。更不述衣鉢遮准等云。緣故云。單牒等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者。結略文也。可知外難曰。此中三番并白號爲白四。被他受戒等事者。何不更增爲其五。何不更減至一。耶。可引抄答云。一則事不成。辨多則法有濫非等意云。若一番被他前事未得成。辨若至五六七八。又蓋他十誦無准云。非軌。尅

令定限。若此者。正立不多不少之理也。猶如印信。恒須一定。軌則尅定。不可參差。殷重之心。故立三法。以與軌尅也。

第二段結勸云。二至體者。僧已忍。若骨也。與某甲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亦是略緣。單牒根本也。竟僧忍。嘿然。故至持字。骨也。從僧已忍下。都計十四字。是綱骨。亦有將竟字成戒安字下。應云。與甲受具足戒。竟任情。並得不傷大理。今時不識法者。多有呵止。却成自己之非也。鈔云。釋云。此直付結歸。不關正體者。問。適來十七个字。是羯磨。綱骨何得。言不關正體耶。大德云。此且對前三番。以言謂第三至說字。時沙彌納體成。辨既非歸結文中。得戒。豈非不關正體。非爲結歸十四字。不屬羯磨中。辨或有對此舉判印。驗及關與物等。驗可知。

云。就至非者。開科也。云。初至准者。初中二字。是增減料簡也。寶云。但約單白以說。若白中有第二句。卽是增。除此一句。曰減。增乃對減得名。非謂新添詞句也。輕小無緣起等者。如減靜法。簡集智人。單白第三

所甚爲雅當

● 聖賢堂下

前爲第一句。中間長老忍後者哩。然前爲二。中間說

字後結歸前爲第三中間牒緣牒事隨機不同者謂隨前所被機要不同文局義通可解者隨緣牒事各別是文局又雖是局告衆量宜決判成就義通白二五十七白四三十八都九十五番故曰義通可類前單白通局不殊故云可解也。搜立於此更別疏辨諸羯磨緣本恐太繁也外難羯磨文中前後並云僧聽僧忍中間何故但云長老長老二字屬於別人何以有斯僧別差異立云事遂在僧成不在別別須語哩僧准六和假用彰名還從別舉故云長老忍也。云若至亦失者鏡由明也明得此綱骨之義得前所被緣作羯磨不須更者羯磨之文若於此法暗述謹誦在心臨機亦失也云三是非者依而無失得成四是反此名非下自廣釋云白至不成者白中文義俱通三句者今解之應云白中三句文義俱通大德僧聽爲初句若僧時到爲三句及第五句如是爲三句一百三十四總皆不別是文通告衆勸聽乃至白告等是義通羯磨之中文通者大德僧聽諸長老者哩然不忍者說乃至持字已來文義通九十五翻頭尾一言不可增減

者立云單白中大字爲頭是字爲末羯磨大字爲頭持字爲末或云一句之中自有頭尾如白中大字爲頭聽字爲末乃至羯磨例知兩解俱得一言者立云一言也單白十四字中不得更增爲十五字不得減更爲十三字等必須通誦缺剩即不成剩即是增缺便是減被前事不得成就也此解爲正或依乾素閣梨釋一句爲一言如儒書云詩篇三百一言敝之曰思無邪也謂毛詩有三百篇故云詩篇三百一言敝之者敝者當去聲也一言者思無邪即是一言謂顯於正意云君子所思皆正既言思無邪三字爲一言今可配白如是一句亦一言也大德云三字一句任配或四字五字爲句如何無又錯解他俗書云義彼云思無邪雖是三字爲一句然但爲顯於正之一字豈非還以一字爲一言又如令時製詩或云五言七言亦是五字七字不可五言便有五句七句耶故知非解今時恐有依承之者故此述之云餘至正法者餘者外也除單白羯磨十四字三十一字綱骨之外曰餘文局義通者隨機不定是文局

文雖是局正宣情事量宜等義不別是義也。但令順事合宜者如受戒身無遮難衣鉢具全此皆名為事。此事順於戒法故云順事也。自有求戒之意僧與戒之心即是合宜片無乖降者片少也。乖違降謂差降上既一一如法更無少許乖違差降即事成辦也。且舉受戒餘並例知云云增繁減略者增即乘減即略如言求受具足戒即是增繁若言具戒雖不著足字使成減略又如衆僧亦增繁或單言僧即減略詰訓不同者解上繁略字也詰訓則文繁如爾雅上卷有詰訓二章各釋一個衆字詰訓中云師者衆也文詞即略訓章中云變變衆也文詞重疊即繁故知將訓釋繁將話釋略即上羯磨中云衆僧具足戒文詞多名增繁但云僧具戒言詞少是減略文義不失等者或繁或略雖有加減多少不同且不失羯磨中正理並成正法正法即羯磨也云類至也者欲釋文先難曰何以得知增繁減略詰訓不同總成正法可引鈔答云類准諸部等云云謂類例准於諸部羯磨事繁略如五分結界白中無第四牒本但有第

●第陸中

三緣本雙牒又羯磨中又闕第二中間尙乃被事得成今此單白第間緣本雙陳第二中間略緣牒本羯磨二中間並皆周足或減一字又非皆中不傷文義於理何失故云及論義意亦無有少也至如翻譯梵漢音義全乖者梵是天竺之言漢是此土之語音義乖者如云梵語布薩亦云裏酒陀漢翻爲說戒此是音乖布薩懺已起罪說戒防未起非已未二義全異復是義乖今時若取梵語單白文中乃云今十四日衆僧布薩或云裏酒陀若取漢言即云衆僧說戒至第四單牒本亦爾如此梵漢音義全乖秉法尙許得成鈔上句云詰訓所傳非無兩得故例成也意云我今羯磨文中或減或增准上二例不無兩得故例成耳●按玄解上二段二例之文顯至衆闕今不備錄也云問至不者此間意者謂律文雖有一百三十四番僧法羯磨文團義足然對機行事之時不知爲要通謂爲復執文讀之然三藏教中並無說處此即是文義俱闕也古人行事見教文義俱無遂執文讀之以被前務今或有此類未審被事得成以不云答至

之者不成是定者令師且直答執文白讀決定不得云不成是定也問夫判不成前事者須有教文說處違教故作住評不成今三藏之內文義全無鈔主約何論量乃云不成是定可引鈔答云雖無明決可以義求等云云

羯磨戒本作法相似者正釋上來義求之理也謂律中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以俱是作持之法豈合不誦耶此且制誦相似也又說戒及與作羯磨時皆須鳴鐘集僧簡眾與欲問答和合之類作法時又相似故云作法相似下白正微云戒本必令誦之羯磨豈得白讀誦當宗及外部戒文總不許讀必制令誦可例羯磨亦須誦也問如何得知當宗外部戒文制誦可行鈔文爲證故四分僧祇半月無人誦戒等云云不得重說戒疏云正法軌模理有常准重誦例說則聽者誦誦故不許也已上問或有重誦者如何合違於制誦自成非法戒文既爾羯磨例同亦不得重誦若再乘即成重誦非也有人云今時不許重誦羯磨三十篇中總不見有說處者未詳教相

金華藏

中事意也但說法誦經而已者問本制半月誦戒今既無能說人即止何煩說法誦經答戒疏云以三學資人戒爲教本故前制之必無能誦方聽說法誦經而已上准此已下今師據文重斥前來白讀羯磨之非也意云若許讀形人皆識別文字但展卷次第讀之即成何須作如是諸多方法良由不許讀之戒文既爾羯磨俱是作持家法制誦相似作時和集復問何得白讀此即相顯之意也

云又至人者俗中呪術等謂俗中符錄世間法術簡佛往持呪也讀文不成就者如俗法加持口中誦之手中捻訣便能除邪之類也但以與審等者釋上不讀之義也但以世間之法實在心中與正審定存想不亂加持前事易得誠驗必臨文數字等者若執文讀心則不能與一多生散亂被事不得上且舉俗鬼故佛法中誦呪者如今時課五部真言此皆是佛法呪術也持此呪時動經億非之數方有靈異若但一期念得尙乃無切未聞讀呪而能得前事羯磨聖教佛制誦持況於呪術者謂呪術是易易既讀之不

戒羯磨是難。難必不就。律序自顯者。律而云。五
通人比佛造。設於呪術。比佛制教法。且呪術是神仙
所造。尙令誦之。羯磨是佛親宣。豈得白讀終身。附人
者。受持法中云。五歲不誦戒羯磨。如法治。先誦後忘
學。必根鈍。誦不得。盡形不得。離依止也。

云。余至此法者。余者我也。中者五天之別。稱國者聚
舊之通名。以法簡人。故彰三藏。京是天子所都之處。
雖是帝王所乘之轡車。居如僧會。登吳主之車道。安
昇秦主之轡。傳教之人不少。故曰翻經諸師。白佛滅
後已來。未曾見此白讀羯磨之法也。

云。問至通者。僧尼互作。幾法者。謂僧爲尼作法。尼
爲僧作法。如何俱是羯磨之文。是以中須委答。
律中十誦者。謂四分與十誦合標也。先解四分。立云。
此律尼法中。因迦留陀夷向尼說語。惱亂尼。令
爲僧作不禮羯磨也。羯磨疏云。四分但有此一。若准
十誦。尼爲僧作不禮。不共誦。不恭敬三種也。卽十誦
有三四分。但一總是白四法也。此羯磨不須現前自
言者。謂但造作不假對比丘前。亦不須取彼自言等。

也。僧爲尼亦三法者。十誦四十云。時有比丘爲尼作
羯磨。尼不喜。白佛。佛言。比丘不應爲尼作羯磨。除受
戒摩耶。雖出罪也。餘不互誦者。羯磨疏云。三番白四
自外不行其教。損自恣。非無互差互往。然是各行衆
法。彼此二部無對面作。不同前三兩部通衆。

云。問至故者。問意云。如今時作法。得對尼式。又沙彌
沙彌尼及僧男女作。不下直答云。不得也。大引律
律令至不見聞處。方得作羯磨。外難曰。白衣前不得
作。以秘密故。非彼聞之。又彼愚劣不堪持戒。下三衆
前不得見。恐我賊住。難受具。不得且大尼已受大戒
了。何故不聽答律文。初讀亦許復爲六群犯罪。卽告
六群尼言。若見僧舉我。汝爲我。應後因說戒時。僧舉
六群罪。尼遂遮諸比丘。比丘白佛。佛制不許在尼前
作若對作結罪。是不應吉。毘舍所爲人者。本法受戒
及出罪尼也。外一向不合因說除所爲人。今時受戒
行事時。秉法者問未受具戒者。出答法者云。此中無
未受具戒者。有人呵曰。既云此無現在沙彌及本法
尼。豈是大戒。既未受具。莫須出去。不此是無知之輩。

●釋法作義

設此虛言也。比來作羯磨法持爲此人卽是所爲之者。文中分明已除何得更生疑惑。今斯問者但恐除此人外別更有未受戒者耳。故前文云法不孤起必有所爲。若更過去造作應成。今時行事若欲稽古答法人但云除所爲人餘無未受具戒者。一又順文二免疑妨尼衆出罪。准此有人不許云除所爲人且本來作法與爲此人。今若除之爲誰作法。但直答此無未受具戒者。若據此破且清深思但依前釋爲正。上且約尼等四人是所爲人已外更有未受具戒人一向不合。今多見尼受戒時不忌十尼大德數亦在旁看受戒。或尼作本法時大僧往彼看他秉法俱是愚教云徒彼既不會不知壇上解法之人亦合發遣。往往在時壇大德自由不會此事絕多。蓋是草創不曾依明師學。致此昏闇。並是一期行事急處切須明取。故此繁說思之。除沙王等者。前且一往依例而說不得對白衣。今此後開上有許者十伽云比丘半月常集一處。王心疑作何事不許俗耳。佛令開於王前說戒除。卽是心淨如梁帝撰出要律儀亦

是開王看讀戒律可以例也

云問至中者問意云如白二白四或受日受戒治罰等一羯磨中被得多少人。若不同也者謂臨時約前所爲之事多少亦不定。故四不同若諫喻和諫得加多少者正釋上不同之義也。如提婆達多不領徒衆者五百人破僧僧衆一法諫之並得又如一群僧諫或百人五十人等四人秉法諫之亦得。故云得無多少也。至於治舉乞爲等者治訶呵責等四舉謂三舉等三乞謂乞受持乞懺罪爲者受日差違不得至四極至三人少及一二也。若至於四者治舉卽成僧舉。僧乞爲便成僧秉僧故問諸餘爲大戒比丘秉法若至四人纔秉法時卽是僧秉僧不疑且如與沙彌受戒既未是大僧約何義邊亦言僧秉僧邪。鏡水大德云初秉法時未成僧直至第三番羯磨至說字時四分沙彌已成僧體至僧已忍下一十四字結歸之時卽正是僧秉僧也更難只恐不成僧今既納體成僧何以不許答以違制故秉結歸不成也。今但相承云恐有僧秉僧之過總未知其中義理及與分齊思

之

四分難事。三人者無難。一人爲一引。有難。方開二三人五分等者。彼通一切羯磨。總不得至四。無四分。開文毗尼母等者。有四五件可諫者。表自部成。僧彼治罰不得獨一不須者。自己成却。還變害。豈非苦惱。應作哩。然雖心中不忍口且不說等十五種哩。大同於此如衆網中者。准四分五十三卷雜律中。明十五種也。相部云。所以須哩者。凡論衆法和合爲先。僧若作非。謂非理等。應令呵詰。但能呵者。必爲須知。進不令列十五種。三五而說。初五者。名非法哩。一見作如法羯磨。而謂非法言。堪鑒物合。可而哩。二見作如法羯磨。而謂非法得善伴合。呵而哩。三見小罪用羯磨滅合。呵而哩。四見界內有不集者。合呵而哩。五見在戒場上作說。念合呵而哩。次五如法哩者。一見作非法言不鑒物故。哩。二見非法無善伴故。哩。三見重罪用羯磨滅故。哩。四見界內無不集者。故哩。五見在大界內作說。恣故。哩。後五如法哩。一如法應和合。二哩然住之。三如法應與欲。四從可信人問。五先在衆中

哩。住如法衆網中者。彼云。見衆集。作非法應呵。若無善伴。說欲了去。又不得者。應語兩邊人云。此非法。□開六十三步內。或有大山。或土鹽等山。外鹽外雖是六十三步。既有隔川。集否。又六十三步內。有行道行界。用集彼否。又六十三步內。有水界。要否。看有山及大牆等。淮南云。不要集。是隔礙。故大德云。須集。一則同是陸地。二又在分齊內。不集成。別若道行界。亦須集。以聚落界。強攝彼故。若水界在六十三步內。至水卽止。各不相攝。無強弱理。已外。蘭若道界。水界。互不相攝。此皆據羯磨疏辨之。或兩邊不是善人。但哩。然與護心相應。如失火燒舍之例。云云。如彼說云。問至鈔者。其文何所著。意云。羯磨辨得前事成。應之時。其文至何處。所是竟時節。答解多途者。羯磨疏引智論有三解。一師云。至說字時。爲竟處所也。心論云。一刹那頃。作及無作是。本業。二師云。至竟字。是得戒處所也。三師云。直至持字。方爲究竟。此三解中。第三師解。大成過分。不取初云說字者。今師破云。此初二度。似是住處。引後通。前則未爲竟。至不忍

說尋有人呵便不成就也。今以一法爲定者。同第二解也。鈔自釋云。謂第三說已云。云不同前解者。不取初師義也。律云。忍若乃至呵破者。引文證也。既令他說彼忍說其不忍之事。如何得成便是破也。法寶云。初師反救云。若未至說字。法本未成。若至說字。其法已成。呵終不破。令師破云。名其忍哩。不忍便說尋聲。卽說安有法成。寶云。謂約呵聲與說字聲同時。卽被呵破了。法寶云。此之集法。謂約聚落相大僧坊。相小僧坊。狹界寬依界集。不論僧坊相成與不成。皆須依聚落集。以強稱約。弱故。或此聚落中有水穿從內過者。無橋但齊水集。若有橋卽通集之。或水上有僧。亦不須集水異陸地。二界別故。若有道行界集。彼以聚落攝彼界也。必其忍哩下。今師或依初解。卽約無呵至說字時。不妨成就是得戒處。任意兩得者。鏡水大德云。有聲尋至說字時。呵者理必不成。卽取竟字。方爲的當。若說字聲絕而彼方呵。或一向無呵。卽說字時。法亦成就。一切臨時兩句雙取。故云任意兩得。廣如鈔者。同其三四兩判。互有是非。微難道理等。

●會本藏卷
上二之一

如適來所引羯磨疏等。抄慮繁不經。故指廣文。如彼說也。立記約三性料簡者。不當文意思之收科等。不一也。已上總是所秉法篇已竟。

○次釋秉法處結界篇

大分爲二。初牒篇名。二依文釋。初云。結至六者。先辨來意。上來能秉法人。既成所秉之法。又於然其秉法。必托界生。前未論量。故此辨也。次釋名者。准明了論。具足梵音云。四梵摩。失此云。別住。謂此處作法與餘處各不相通。不須取欲。所云別住。今云結界者。蓋是隨方之語也。作法限約。稱結各有分齊名界。故律云。何名界。現前謂作法唱制限者是也。方軌法。謂法則卽豎標唱之類。篇者章段之名。第六者如常所解。次依篇釋。中有二初總意。二開章諸小科。不具列也。今總章中云。結至隔者。結界二字。同上說也。原始者。原字或從水。卽水本曰源。今單作取高平曰原。法寶訓本也。始由初也。究其結界本初意。旨只爲秉法。故律云。非作法地。不得行僧事等。立記云。原者想也。心通窮結界之初。爲秉法故。此解亦得。由羯磨僧宗。

●原修作元

法華經

綱要者非謂羯磨是僧宗謂淨戒是僧宗僧以戒爲宗主故羯磨是僧宗家之綱要僧戒若淨戒初三五之綱被二四之要能辦一切事也。達救佛法者達正也。救助也。羯磨能正助佛法。乘法受戒。懺洗往後。豈非正助像。運任持功歸於此者。像者像法。運由致也。於像法之時。運致任持佛法。不墮者功歸於羯磨。羯磨既有此勝德。乘御之時。道理宜須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同共遵奉。不許有乖違阻隔。故云理宜十方同遵等云云。

云但至曉者。但名篇局之詞。爲者所爲。瞻浮洲境者。瞻字本合從炎作刀。避國諱。今相乘作此。瞻以再反。鏡水大德將以鏡反。二呼並得。亦云闊浮。或云瞻部。皆梵語。除切不定。此因樹林。或從葉以立號。問此樹在何處。今准俱舍云。此瞻部洲。從中向北。二處各有三重里山。有大雪山。山在里山。北雪山。北有香醉山。此山有香。便醉。有云人食。雪山。山北香山。南於此二山中。間有大池。水名無熱惱池。縱廣正等五十踰繕那。其中水具八功德。常充滿。故流出四大河。一旃伽河。

從池東面出。邊池一通方入東海。二信度河。從池南面出。邊池一通方入南海。三徒多河。從池北面出。邊池一通方入北海。此方五。四縛羅河。從池西面出。邊池一通方入西海。此池有此功用。非得通者。無由能至。於此池側有瞻浮樹。此樹高一百由旬。生葉如八石。實大其味甘美。此樹影透入月中。今時看月之中有樹。卽此樹影也。若時俗呼爲桂樹等。蓋是凡俗淺近之談耳。今此南洲因樹立號。故云南瞻。卽浮等有抄記中解云。梵語剌浮。此翻爲樹。大德破云。且剌浮樹。西天有此方無。節五種不香。譯中當其無故不翻。此土本無不可正譯。又闕相似之者。不可義翻。若將樹以翻剌浮者。非之甚也。又准法寶云。此樹在雪山頂。其山在無熱惱池邊。其葉落池中。多時乃化爲金。金在水中。有光炎起。浮於水上。故曰剌浮。浮也。洲者水中可居曰洲。諸字如今時砂灘之類。卽須彌南面洲也。境者域也。國土之名。彌亘既寬者。猶大也。巨廣也。此會意字。上一表天。下一表地。中間有日光。遍天下。曰一旦也。既寬者。初依俱舍辨此洲量。故頌曰南。

側部如車三邊各二千無邊有三年解云於外海中
大洲有四謂於四面對妙高山南剎洲北廣南狹
三邊量等其相如車此言車者約西國車彼國車形
前狹後闊如人面也若就北方車說即兩頭相似故
不可也三邊各二千者東西北三也各二千踰繕那
一踰繕那十六里二千計三萬二千里三邊即九萬
六千里南邊有三半者南邊極狹但有二踰繕那半
又成五十六里如是因迴總計九萬六千五百六十
里上並依次依南山住法圖贊准諸經論說共明南洲
輪也三邊各二十八萬里南邊一半來東西八萬里至南
漸狹故問同辨南洲之量何故俱舍數少諸經論中
數多數既有於少多其量廣狹亦成不定謂爲和會
答一解云每州有二大中州大州北廣南狹中州在
南南廣北狹相添故闊此解不正不勞破也今依法贊云俱舍
九萬六千五百六十里如車之說者據五印土境而論
圖贊引諸經論所明通約一大州以說凡是大唐新
羅等諸邊國等總在數也故西域記云五印云境周
九萬餘里證知不謬每一集僧期要難尅者謂每一

度說戒集僧期要共來一處極難尅會謂初緣佛在
西土之日五印境通是一自然之地每至說戒之時
不定故說戒法聚云世尊聽集一處說戒或在仙人
所住山里石處相待或在七葉炭相待或塚間溫泉
水邊迦蘭陀竹園香山乃至河邊樹下軟草處相待
謂處既難寬至期不可齊致難尅會故日期要難尅
也上依律文初緣加以損功廢道垣事奔馳者第二緣也先
叙緣起謂適來比丘既說戒時至相待極難遂以事
白佛佛言從今已去聽諸比丘集一處立說戒堂准
說戒法中云先於著山立戒堂後於羅閱祇城立說
戒堂令諸方遠近至此說晨同赴於此堂內立記云
戒堂白二結之開結堂意者但衆集時至即得說戒
縱三五人不集無別衆過不要待也若法寶云戒堂
但白二法指定處所其地無是自然所貴同集一處
指定無要期極難之惱若不來者總皆有過必唱相
結成者其地即作法界律中並不見有唱相之文
至後隨境結時方有標相故知此段由是自然不得
言結凡拾次消鈔云加以二字者加謂增加也以者

●坊範

由也。由前來要期尙難。今更有奔馳之憊。故云加以也。諸方羣集。仰損功夫。檢修定慧之能。名爲癡。恒由常也。奔者。赴也。馳者。驅馳。謂雖定於一處。立此戒堂。然遠國之中。比丘特奔赴說戒。後却歸本處。未得從容半月。又到淮南。須赴如是。只了往反途路。奔馳更不能修集定慧學。故云加以等云云。問佛在日。諸弟子皆有神通。至說戒日。現通不難。何故奔馳生惱。苑陵座主釋云。雖獲神通。據多分說。其中亦有無神通者。或可雖有得通之人。佛不許現於通聖。准律文。但除疑得現通。降茲已外。爲名利及聽法毗尼。皆須步涉。縱有神力。不許現之。況復來證之者。云大聖至此者。第三緣也。謂前雖有戒堂。未免奔馳生惱。故律云。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已去。隨所住處。若村若邑。境界處。說戒。聽白二結。當如是作。唱界坊相。若空處。若樹下。若山若谷。等有十九相。又云。自今後。聽結人法二不同之界。東方有山。稱山有壘。壘壘乃至神祝令等。餘方亦爾。此皆是佛開此別住之益。故云大聖慈其願。極微細處。局結也。作法分隔者。

作白二唱云。初分其分限。以界隔之。互無別衆也。同界等者。謂上來初開境界。而結即同界。易得崇遵。說戒之事。學功成一切羯磨事。遂後開結人法二同者。一爲慈其願。極二開隨處分。隔分於限域。三同界崇遵。知其說處。四三學功成。五說戒羯磨事。遂釋上別住之益。故云總意如此也。已上三緣。若依搜玄前一自然後二作法。前一總須來要期。赴集後二中戒堂結了。不來者亦無過第三障境。結各有分限。不來亦無過。若法寶於上三中。前二並是自然不來。總有過第三障處。結竟同界。不來即有過外界。無罪至第三緣別別而結。方有自然界起。自然依作法。法依自然。反顯前來戒堂實非唱相結作也。開章中云。就中至相者。就中分四。即此篇中大段分四別。一列數定量者。列大界數。定大眾量。二依位作法者。依大戒場等位。立標唱相羯磨。結成三法。起有無者。結了有善無表。起名爲法。起今師云。有古師云。無如下。自述罪法。失相失界相也。云初至分二者。且於四科之內。於列數定量之中。前云初中大論界。

法者大約論量也。總列三種者。如文中列也。待衣界局人指二衣篇攝食界爲難過。故指藥法中攝僧界爲即人法。二同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小三界等。並是攝僧在此篇明也。就中分二者。自然爲一作法爲二也。云至中者。未制法前緣通自然者。謂未制隨方結法。已前五印土境。總有是一片自然之地也。或空有不同水陸差別者。立云空則驚山鹿苑有則聚落王城水則溫衆浴池。陸則遊行途路。雖有此四。未各攝僧總通一自然。而集後因難集等者。後因諸比丘一處說戒。奔馳相待疲勞。疲業損功。故開隨境而結作法也。有於限節。故云各有分限也。問何名爲自然界耶。可引抄釋云。人所至處任運界起。故曰自然也。此釋自然得名。既云人所至處。即一比丘隨所至於何處任運有界。隨身喻如月暈。或至可分別聚落遍一城。或至不可分別六十三步。乃至水界十三步等。不假人工造作。方生任運自有。故云自然界也。約處有四種不同者。聚闌道水也。定境分六相者。聚中分出不可分別。闌中分出有難爲六廣如第二篇說了。

中第廿四卷

云二者至三者。釋律法界也。由自然限約未可遂心者。謂前來四處六相自然限約未可遂。今時隨機結界。僧衆之心也。凡擬結界。或有立標寬狹不同。致有難依自然限約。設有大小教文已定者。謂上四處六相之量廣狹。教之已定。如可分別依十誦盡一羅城之量。不可分別六十三步。第用則不可者。且如僧祇避難界。以三由旬爲量。或時聚落小。並須依三句由標內集。若還依聚落集僧之教。而明用。即恐不可。所以然者。謂標極寬。其標內有人不來。元成別衆。故不可也。問用既不可。捨之得不鈔文答云。捨則非制。鏡水大德云。若捨却六相限約之文。便成非法。不依佛制。若不依六相限量之制。如何分得他集僧約分齊。上且更一解云。不依此量。佛又不許我捨。今若捨之。即是不依佛制。與前解立記云。大小既定。非適我意。用即不可。嫌大就小。教聽非制。非者不也。即是不制。恐有有問。適來既云。隨處有自然界起。便是攝僧何假結成作法耶。鈔文答云。或作大地。弱不勝等云云。或者不定之。譚大法者。白四等法。即簡對首心念。

●住解注

謂於大法中唯結界一類白二之法既能勝之已外
 羯磨地弱必定不得也。曲順物情者。佛大慈悲接於
 物。順人心情。隨處者。隨在四處而結也。將式軌
 定者。結時先依六相集僧是楷模準式軌則令定任
 情改轉者。結界處所大小一任人情。仰不得一向不
 依六相此則對上捨則非制等立此段文也。便成羯
 磨等者。對上大法地弱不勝。今既結成。即秉白四等
 法成就也。弘濟大功者。弘揚濟拔也。受戒等總是生
 善弘揚也。懺罪除障等。直是拔濟也。如此弘濟之功
 重。若不是作法之地。不可得就故云。非此作法等云
 云。就中分三者。就法界中也。大界場三小界為三也。
 云。初至者。初言大界者。標也。僧常所行者。謂是人法
 二同界也。法食二同者。其餘三界也。今欲明大谷量
 總以大界名收一切大界。故總出云。謂僧常所行。即
 人法二同也。別舉其餘大界。即法食等也。一界量定
 餘者。例之。故南山住羯磨云。界有三種。謂人法二同
 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初准本制。即僧常所行。後隨緣
 別開。乃是其餘三界。向下加法。別食同唱和之法。至

結文後云。餘有三蘊界。佛置開結末代之事。此法殆
 盡。既云殆盡。反顯今時僧常所行。即是人法二同也。
 已上正義。發正記破鈔文不合標法。食二同為僧常
 所行。南山全未知僧常所行是人法二同之界。若知
 何以不舉人法二同耶。寶云。此處設也。但觀前注。羯
 磨等文。其理自曉。不勞別破也。
 云。明至取者。先辨大界量也。文中等者。說戒據度也。
 不得受欲者。謂十四日說戒十三日去。四分宿欲不
 被所為也。准強百里者。上既云十三日。先往今師且
 約義。准則一日之程。百里有出也。上列當毗尼母等
 者。彼亦是定大界量。同布薩界。極遠者。舉極大界量
 也。一日往還者。大德云。一日往一日還。非謂一日中
 得往反論文語似不了。上列母雖有二文未明里數
 者。今師決判也。前律文後論文。但云十四日說十三
 往反。一日往還。未知定是幾里。由未決了也。
 故僧祇五分善見並云。由句者。二律一論定量。雖未
 有里數。且有由句。數了論令角量取者。謂適來言
 三由句。令向角。而量即四維無餘也。亦不知由句大

小者律論雖云由旬由旬前有大小里數今但通言三由旬復是未了問何故得知由旬有大小昇降抄引智論云由旬三別等云云所言由旬者西天本音云踰繕那今云由旬訛略也此無正翻乃是輪王巡狩一停之舍由似此間館驛不殊不局量數大約而言三十里一驛也問論中何故有此三般由旬可引鈔答云此謂中邊山川不同致行李不等寶云好王治化巡狩之時感海水退多在平地正中而行名中若惡王治化巡狩之時海水汎湧不得平坦處多近山巖邊際而行故云邊此皆約山川以說中邊義也更有謬釋者多不叙致行李不等者若中道而行途路平正易故由旬即長故八六十若山巖峻處邊道而行難故由旬亦短但三十里故不等也李字本合作里數字今作桃李字由本桃李華開多人看華踏成徑道時人云桃李不言自成蹊徑自後相傳用此李字至今不改四分衣法中等云律三十五瓊瓊王釋師釋種中有能射者放箭射王或言五十里中王邊或六七十或云一由旬既不言八十里而

卷四 律部

言一由旬明知一由旬替八十里處也此據上品爲言者今師云律文一由旬八十里此據智論三品中是上品由旬也

通用所歸者謂三衆由旬通大界量用者即所歸下品也准律文意者准四分律文前來既云十四日說十三日先去准此文意不健不羸人一日之中可行百二十里故取智論下品由旬爲定前來即在文難具於義□爲定此是今師以義定之即前來五分等律論中辨大界量三由旬即一百二十里也不得更廣即非量故云薩婆多等者因便辨尼大界量也一拘盧舍者多論解十誦律取六百步爲量問何故尼大界量不廣但六百步羯磨疏云恐以遠陰易陵辱故不得極遠^{上疏}必有難等者准僧界量結取亦得

云二後結辨戒場量也律云等者緣起也謂律開結戒場緣中時有諸比丘須四人衆起次至五人次十人鈔越二文故云乃至也令僧疲極故佛曲闕之不言大小者未辨量之闊狹善見等者正引論明量也

知字疑

二十一人約一衆機殘二十人是能乘一人是所爲
獨磨疏云此標極小爲二十人出罪衆所爲者若
衆二衆卽如二分容四十一人約衆機罪說也問戒
場更大結容兩百人得不答得謂戒場狹不制廣
謂極狹須依論容二十一人更小不得也若廣則不
制廣不制狹謂極廣三由句文廣不得若已下並不
制故獨磨疏云大界大則須制小則隨情戒場小則
須制大則隨情證知不謬大德云雖爾亦須料簡且
戒場絕大終不得越他大界量大界極小亦不得更
減於戒場量今時有人作戒場結一小功德堂殿只
容得十數人坐總是非法亦須看他大界大小臨時
取便亦不必絕大亦不得減量文中大約且如此說
耳知知之江西記問云戒場律名小界既不制大如
何得小名大界本制大今既小亦隨人情云何得大
名答律文大小據用爲言不約體量論大小也大界
功用大縱量小亦得大界名戒場功用小但許受機
等量設大但得名小界此釋除如後結音指依位作
法文中也

云三至相者辨三小界量也三明小界者標三種都
名也此並已下略引開結小界緣也皆然惡比丘作
別衆留難若在大界內終不開結必須避難出野外
結之並無正量者不定制量也隨人坐處等者現集
人多其量稍大現集若少其量亦小一切隨人坐位
身量以定大小也云一至坐者舊准戒場身外有
界者法寶云古人見此三小界與上戒場小名是同
便立標相今依文取義等者依文者依律結三小界
之文也故律受戒文云疾一處集知無異外說戒文
云今有爾許比丘集自恣文云齊坐結之知坐外無
界也又受戒中云界外不成呵已上並是依文也取
義者取結三小界義也謂此三小界本爲惡比丘留
難故文云不同意者未出界疾結之若身外有地不
免呵人同界別衆取此義者亦無外相文義雙明全
無外相也如正加中者指下依位作法科中正結三
小界處彼說之云此至止者此三無外量等者
今師正釋三小界身外所以不立相者由是難開若
許有外相卽惡比丘來身外相內無不免別衆之失

文云等者引教證無外相也此說戒法聚文爾許者。雖難也止取現集之僧坐處有地依地而結或現集有十人二十人等據現到人多少依地結之齊坐位是界體已下並是自然縱惡人來倚背呵亦不破也。若事作已即制令解者羯磨疏云暫時一席無有二會不應不解不同前二者大界及場此是文固作法之處大界則人所依止也問縱今不解終無再會衆僧既總有捨心其界自解何要衆法解耶大德云雖衆人知是一席之法必無再會有捨界心要經宿其界界方捨若爾只恐經宿不捨必明相出時既任還捨何故制之令解答亦可恐當日內更有人來此作法重結不成累他事不就故佛制作已僧衆未起便須解之

云二至解者謂依作法之位別明其解結之方法也位則有三如上所列者如上來明量中所列即大界爲一場爲二小界爲三也若有戒場先須結之者科文云定先後也法寶云謂戒場須在大界中若結有場大界時先結戒場後結大界即場无界後不

得顛倒今且等者此中且約結無傷大界之法故此釋順文又乃易會不同玄記徒自周遮如彼廣論此不敘述云云云就至結解者此時是四位總科也四位者一無場大界二有場大界三三小界四法食二同之界今云就中者寶云就此四位中分二初出緣成四位總有緣成後明結解四位總有結解須如是科分卽爲楷定若一期順鈔觀於文勢似但科無戒場大界中分二先出無戒場大界緣成後明無場大界結解既云後明結解於結無戒場大界後且不見有解文直到總結四種界了方一時明三種解法故云今先四位總科後依科解釋卽血脉不絕若依適來順抄但科無場一位緣成結解全不相當也思之云初至欲法者於四位中且解第一位無場大界故曰初中也有三者如鈔列也云云云初中者於此三中且料簡是非也云云至取者大界有村得令結不者謂今時欲結大界僧坊內少有俗人住舍或時有者如淨人家人院之類爲復唱出爲一時結取答中五分諸白衣新作堂舍等者西國諸居士新造舍

● 戒律

宅成就爲去得吉。謂僧於宅內布薩。既云布薩。必須結戒。或爲平爲由。被鬼神驚怖。亦謂僧設戒。夫念戒。先結大界。後亦解。貴圖惡鬼。界不得致免。惱害故。問何以得知。答。准南山戒壇經云。惡鬼被圍。不得出界。極苦惱。故佛令解。使得出。謂解了方得出。卽反顯。結定不得入也。薩婆多等。彼論結大界。界內有村。一切聽結。論中自微云。凡結大界。所以通聚落者。論自釋云。以界威力等云云。意道界法。不思議。常有善神守護。既有守護。惡鬼如何入。得有此利益。是故爲檀越通結取。又羯磨疏云。僧德所重。作業圖成。善根所動。善神衛護。證知不謬也。四分文中。等者。大德云。令可迴文取義。云四分文中。亦結取村也。謂結衣界中。云除村村外。界明知大界有村。僧界在先。衣界後起也。

● 坊界

● 戒律

第二云。問至也者。界中有水。得令結。不謂僧坊中有一條水來。審唱出爲令。結取可除。常有橋船梁。得結。謂約深水。如今時河低。等在坊內。但常有橋梁。或有渡船之類。卽任結之。若駛流者。不得謂疾流急。

● 戒律

水之類。亦不得結。上是必有橋梁等者。今師准道理釋成也。必有橋梁。顯駛流不得。淺水無橋。二俱非難。問何故有水無橋。及駛流等。制不許結耶。答。羯磨疏云。以水難不恒。卒增障集。既無橋度。結必不成也。上大德云。若不要結河水。行事時。須遙河傍。序唱內相河內。卽非作法界。已後堂頭作諸法事之時。河內船中。忽有比丘。自不爲別。衆以非異。也有說云。若不取河水。但牒出云。此河水或潤水。不結爲法異。並不論量。唱內相者。頗爲愚士也。故尼律半等者。尼獨渡界。褻衣異陸威儀。獨渡卽犯。不論界內外水。卽顯界內水。得結。乃界今准此。淺水不壞威儀。得結。證前淺水無橋。亦得深。水有橋船過。亦得卒集無障也。

第三云。問至爲之者。一標作兩相。得不者。謂但有一標。分爲兩個界。卽二相共此標。得不答中。一肘已上。准得者。一肘是尺八。已上可知。將此爲標。分其兩相也。明了論疏。如一大山等者。眞諦疏云。一大山爲標。東西各結。別住山東。爲一界。山西爲界。卽兩界相共。此一山作標。又云。二繩別住者。謂一繩亦分得兩

相此亦爲暗破古師義也。古人見前一肘已上作者。卽得遂固執云一標作兩相。教文卽許若明其標。須闕尺八或已上。乃至一大山。卽得若尺八已下。必不得也。今師云不然。出法方軌。且云一肘已上。或依了疏如一大山之類。縱尺八已下。亦得爲標。約同二繩。得分便罷。古德若言尺八已下。不得了。疏之中何故一繩分爲兩相耶。今師意卽不執或大或小。但分得二相便體何論尺八爲破古師。故引二繩別住也已上。且略消文說古今大意。訖然此二繩別住行事。結法方軌如何。因有多解。初有一家依搜玄解云。若城邑先結別住後欲於旁結界。前人不許。兩寺相近。只隔一牆。兩寺俱面南。寺門東。寺結界了。西寺未結界。今始擬結束。寺比丘不肯。汝若結界。我卽作別衆。留難然彼寺先結界元是卽標。卽體牆頭便是界體。牆外界相彼既不肯。今將一條繩齊彼牆邊四面遶轉引出外以結之。繩下四面周迴轉皆是自然地。繩外是彼寺大界外相。繩內是此寺大界外相。意取一標作兩相也。鏡水大德破云。據斯一解。有多少不了。

處今一點出取悞於人。適來但言若城邑爲是可分別。城邑爲不可分別。是一又云先結別住後欲於旁結界。便約兩寺相近。東寺結了。西寺未結。此是錯引地了。論疏文旣云東寺先曾結別住了。已成作法。界西寺未結。卽是自然自然弱作法。強不可自然更。要集他作法界上。僧又南山集僧法中明其自然界體云。若四面四維無別界者。此自然界體定。則若有別界。則尖邪不定。今旣東寺是作法界。至彼便止。不集無別衆。過何要引繩出界。假使彼人作留難。或恐他作法時。出彼界入我自然界中。作障礙者。待彼夜靜。關門寺門後作法。亦得何勞出界。是二又行事時。但云引繩頭出外相接等。不知齊義。許是住處總不言半由旬等。是三又云繩下是自然界者。夫作法界須依地起。猶如今時傍地獄唱相離。傍地獄法元依地而起。今旣繩下是自然元來。唱時從繩上唱其法。不可緣繩而起。若云繩不是自然者。恐違南山羯磨疏又彼云二繩別住。繩下卽法體。是四未敢依承也。一淮南順正記云。此約不可分別聚落說。繩以遠依。

前來邊相已至寺門外。雙牽兩繩。頭出六十三步外。結之中間。須闊尺八。繩下卽界。體大德破云。明了疏中。既令出廓邑外。半由旬結之。今言引繩出六十三步外。由是城邑內也。其間義理。且置而末論。日驗達文。誠爲不可三。江西後堂記云。繩須闊尺八。繩下是界。時繩外是自然相同。戛斗柄結了。從寺門前掘作一道溝。直至廓外。兼作法處。總須掘至水。恐已復界中作法。彼處有人成別衆也。覓卽知非四嘉禾記與搜云。大意同。不繁叙錄也。今准法寶大師正釋。先且定處。所此城邑本是可分別聚落。羅城悉已周迴。凡結時。集人亦須盡一城內。總集今此邑內。有二僧伽藍。東西相近。俱未結界。西寺比丘欲先結有戒場大界。東寺人既不肯。或作法時同在。自然彼此不集。結界不成。卽須作此方便。先布置戒場。先於四角頭。每角打一个杙子。都四杙。將條繩。遶轉相接。繫著也大德又云。此且出法約。無別相以說。若別有相。如佛殿講堂爲戒場等。卽臨時看以繩。遶轉卽休。亦不必須釘杙子。別將一條繩。當中繫著。引此一繩。出郭外半

此經

由旬二十里。彼處還依適來布置於四角頭。打四个杙子。還將一繩。遶四杙子。轉相接。繫著了。却將適來引出繩頭。來當中繫著。次釋於郭中寺內。戒場空地外。還向四角。都打四杙子。以繩遶之。至戒場前面。離戒場繩子外。分寸間。兩邊施兩杙。以繩遶之。直引出至寺門外。且住。此是大界內相繩。戒場自然外相繩也。次將一繩。於伽藍牆外。遶轉直出。到寺門頭。是大界外相繩。却將適來大界內相繩。繫著外相繩。了一時。直引出郭外。半由旬。彼處四角。還釘四杙子。前面又打兩杙子。以繩遶轉一周。訖兩頭相接。結著。次於最裏繩外面。還於四角。施四杙子。又於前面最裏繩分寸外。兩邊施兩杙。以繩遶轉出外。此子還繫著最外繩也。且布置次依善見論七盤陀量集僧四面。且約無諸界說。並取五十八步四尺八寸內。有人須集已外。無過既集僧已併入小界中。先解戒場。恐古往結了。此中解時。彼處亦解。更一比丘。遶繩先唱戒場。相三周。訖更一比丘。結之。此中戒場法起。彼處亦起也。次於大界上。准前集僧。訖先解。不失衣界。次解

攝食界後解人法二同界亦恐古來曾結若疑須解。當此間界解之時。廊邑中大界亦解不起于座。差一人遶繩先唱大界內相圍圓而轉。亦從東南角爲首。三周訖次遶繩唱外相三周大德又云唱時須傍繩子外唱不得穿繩恐與體相合。謂此三條繩下總是作法界體中心繩下是戒場體兩邊繩下是大界體。繩外兩畔置是自然此之三繩一分其兩相如是唱了一人秉法結之。此中界法起時廊邑寺中大界上就結竟除繩其野外僧坐處須掘至水際或種棘刺恐已後寺內作法此內有人成別衆若路上即不用掘問作法處此處立莫犯別衆不答繩小足大繩在此立全身終不在作法體上。故知路上三繩若依諸家闊尺八等容得人立不免成別衆大德云上之所說置依了論疏畫圖在靈感寺壇場碑文復寫出二繩別住之圖不同諸記中錯引行用問所以名爲二繩別住者謂處有二一是廊邑內僧坊一是廊外半由旬處此之二處以繩連之故號二繩也別住即大界之名字此界非彼界等有人云二繩者戒場二

條繩大界兩繩兩了雙繩引出野外故云二繩更有。人云法寶圖中三條繩遠他二繩之義須依搜玄四條繩方爲雅當如此見知實爲取災也云云准此大牆等類者大牆爲一標東西分兩相亦得類者類例也可分別皆得爲之者可分別堪爲標者皆得爲之。今師意云一繩至小尙分得兩相降茲已外不但一繩凡可爲標分得兩相者置許即反顯古人定須尺八及尺八已上即得已下不得之義全非此中亦有破句讀文將上句類字安下句之首者非也。第四云問至知者謂今時或將石木爲相爲取內邊爲取外面答中玄云有三意初示圓物二失邪下辨不定物三應示尺寸下示其如非於圓物中復有二初約生樹取內中央二或取下約圓柱石取其外畔謂若將生樹爲標其樹有生長義恐界無定限故取內中央心處爲其分限使相兩邊標分相似後縱樹長界相不移也問下句云不得通指今何得取內中央答既云中央即是樹心非通指也問下文結有戒場大界中不得入大院牆唱之恐不見其相故此中

今頃其下

第五云問至也者謂標相體此三如何分之答中先別明三種不同如鈔列也二或標已下約唱相不同致標體一異而相不異或標即體據標外唱相標下之地便是界體或標異體從內唱相在標內故以標頭體標即異體也相必體外者以相頭體不問內唱外唱二相俱在體外也臨時分處等者臨作時一一分明處判亦約而言若有戒場大界多從外唱無場大界內外由人標體相三如前已說也

第六云問至重者問意云於先來大界體上不解舊界更結界得不答中不得二界相接者謂戒場不得接於大界不留中間若問自然即非相接也謂二界相接尚乃不許必無重結之理律云已下證不開重云二豎標唱相者上來既廣料簡是非今則豎標依

我若

久遠堅固作法集衆護夏護衣護食等前既但云東方有山等不識分齊或作法集僧有不來者即成別衆不知界限明出即成破夏依界結衣界不免離衣

不委淨地不免宿養也若將空處爲相空則無相可指者鈔文偏破空之一相法寶云離色之外總是虛空無有邊際今若將此爲相則無可指的必有其事隨時准行者謂離於前來久固作法集衆之外忽別有緣事即隨時准律空處作標相而行也問上既破云空則無相可指今此又云隨時准行何故云不定可引鈔答云或是一席之法聊知空礙兩分等或顯不定之譚一席者更無再會聊略也宛陵座主將道行念戒以釋蓋是一席之略知空礙兩分或行誦戒依標結界且指前巔空有分齊遙指山石空地等雖然道漫費在一期法事得成必誦支纖微解了而去非久固也去記約三小界釋僧坐已外日空自然非實僧身相多得作任情思取必作久固等者山童汪水此是木宗通其部此是久固可得爲相若准他部漫石不得應別安石以爲准的此即須准山畔

尺寸分齊爲准的即是通用也又如打杙雖非久固若傍久固物邊應言石東頭杙准此石東頭之言亦知界之分齊也

云善見至知者謂此論有八種界相初山相論云大者如須彌山小者如象也三十種者論云大者如牛小者三十種漫石不得別安石者立云平漫之石無有處所可作標相也草竹不得等者竹叢密亦得稱林但爲竹空草又不堅不得爲相大林者大至百由旬小林下至四樹相接也樹相者論云不得以枯樹大如閻浮樹小者高八寸形如針大淮南記云形如修鞋錐者錯敗他論中文字也路相者論云田路向河取水路窮路放牛採薪路等並不得以不久遠故大道車馬之路即得極短乃至經三四村行意取久固也江相者論云好王治化一音一雨不得爲相要四月不雨常有水深二尺者得爲相也蟻封者蟻運立村所居穴也論云大如山小高八寸皆得作相立云謂此蟻封體堅實由似城牆與三月一後漸漸如山高無人毀必不壞者方可也水相者論云自然池

水得作若通別處水來或入田水或塢盛水並不得作善見論中八種之相一一牒名說得不得之道理也准論徵律等者今師云准上見論一一牒解不堪爲界相者今意用此論徵釋四分律文城墻等緣卽知得不得也等字謂等取律文三段三十四種准論釋意得爲相者卽有山巖石積汪水池樹垣墻等並是久固難壞可得爲相故云城墻等緣成相可知以顯草繚荆棘蕒聚等必不得爲相

云既至疑者相爲結本標相是結界之根本也界家所依者界法是能依相是所依結已勝示等者立記云何不向作法後出此一段文答良有深意謂勝示名在顯處令至客知委護夏衣等不近古來多有平寫羯磨文於標牒上沙彌俗人見讀了悞他受戒不得便是難捧是以今師未求法前但抄唱相文於上免有書羯磨之文故此標相後出也餘非急不述云次至中者前鈔中者羯磨疏云隨方曲角悉並得成善見五相一方二圓三數形四半月形五三角了論有十七別住一長圓別住兩頭地形圓中間長二

四角別住地形方三水波別住地曲似水細波四一山別住隨山形結五一嚴別住如下文六半月別住地形如半月七自性蘭若處也八圍輪亦如下說九一門一邊開可得出十方云隨廓邑方土而結也十一四廂地形如四廂屋十二繩如前文說十三北丘尼於僧界上結約他來僧中作法時說十四優婆塞僧爲結之優婆塞於中受利十五離牆以爲限域十六圍滿地形如鏡面依結之十七顛狂別住同界作法北丘得罪狂人無過故須結之已上諸條所具列不要更看貴時周體

云二明唱相者上既辨得標相是非今卽明其唱法故先標舉也云今至曲者謂前文所引別住有於多途今時結之大要不出二種當世現行也卽如勸列云云云先至之者開兩章也先須識過謂一一了別非相二避過者棄非從是依法而唱云謂至達者先學未達者古往先德之人此唱相規則未能究達也後進者近代今時未承承襲皆是師心及論唱相之時多分泛濫而述也云如主齊者鈔文有兩

意初標過生二棄過生所以也。以界限者結界齊限也。門限者門闌也。牆限內者牆內齊也。謂緣牆外面直過唱相門限在中限外有牆齊牆兩頭外面去限二尺許他是界內也。餘云可知。

云若從院內至之者。文亦二意。初標過生二釋過生。所以也。從門直過則限內是界外者。鏡水大德云。此亦須約牆內邊厚說。若牆內面與門限平等亦不可。雷同謂牆兩頭極厚。或與門闌相去三尺四尺不定。今從內唱依牆一直過也。至門處並不曲迴取門域唱也。即限內齊牆頭出處如許地。總是自然地。屬界外。棒因茲便有別衆破夏離衣等諸過生焉。鈔自分明解之不在更繁述也。

云蘭至負者。亦有斯過者。亦者亦前之義。前既有別衆破夏等過生。今此與前不別妄指山谷等者。正明過起之由也。一何自負者。結界不成於半說戒作法並不尋。雖作還與不作一般。是自負也。云故至矣者。水波別別住等者。節宗云。非謂地形高下如水波。謂約界之邊畔出入凹凸似於水波也。一丈五尺等。

者隨波深淺以石次第安布。砌之周通安石了。依石唱相。即表分齊。指定深淺不更參差也。善見漫石不得令別安石。亦恐不分分限也。自陷陷人者。令他受戒不得釋上。陷人未來還逢此界。釋上自陷引大集經通證也。

云次明唱法者。標也。云律中至之者。直指相當者。始從東南角標。乃至東北角。從東北角直指東南角。標故曰相當也。至角曲迴等者。從東北角曲會至正東面山城。壘池即不知何處是。初後分齊以東南山城無別指的。故不分也。云若至此。譯者又有三節。初唱前儀式二大德下。正明唱詞三。若臨事下。勸無譯三說者。三周唱也。問爲復教制定須三唱爲一唱。亦得答羯磨疏云。唱相三遍。律無定約。但今僧中行事乞唱。總是三。因僧別乃殊三遍無爽。若臨事別相等者。前來出法且言。聚樹桑榆。或行事時別有樹。即依現前色木。牒於名字。若一向依文。即知此。此疎謬也。

云若至相者。文亦三節。初略指前緣二。正明唱法三。

若有下示隔障唱法前緣如上者。彼差者。即具儀起。禮三拜了立。唱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四方大界相等云云。

云三集僧欲法者。問前來已訖。集僧欲之法。今何再論有解云。因便故明恐無理也。今准宛陵云。前篇但明四處六相依自然界。集僧若標寬界。狹依標集人。未曾明述。故此辨之。若與欲者。即據結界時。不許傳欲之義。不類前篇廣明緣法也。云初至准者。必先盡自然界內者。謂作法標狹自然界。寬諸界集僧總約自然集若標別界等。亦依界集。已上兩集若標寬界。今古不殊。狹依標集之者。今師所立古師不許僧祇等者。今准祇文比丘安居。竟有官王。及水陸多虫。來往不自在。恐破夏聽齊。三由旬百二十里結之。例結時集僧還須盡標而集。不然即令地暫出三由旬外而結之。故彼文云。誦令呼來。或可出界。今況擬二日不須盡集。已上今師義也。有師已下叙古也。有三義第一義云。但盡自然等古云。縱使標寬標內。自然在我六十。二步外。故不要集。又未加法等者。第二義也。古云。既

未加法羯磨。未作成白之時。由是自然未成法界。若作羯磨。未至說字。亦未成作法之地。若至說字後。是作法界已成。就竟何論自然。故不要集。若羯磨結成。後有僧方要集。若不集者。定成別衆也。僧祇所明等者。第三義也。古云。不得引他祇文爲例。且僧祇所明爲有難事故。盡標集之。此非難緣。故不可也。大德云。新章與古解同。鈔依首疏文也。准理不然等者。今師破古也。彼既立三義。斥之。今亦須以三法一一集破也。前來古人云。但盡自然標內。不用集者。今破云。定成別衆。故疏云。通結標內。擬成二同唱時。結別衆在內。破古一前來古云。標內非自然。又未加法。故無別衆者。今破云。如求白二至說字時。標中總成作法界。更乘結歸一十四字之時。標內地上有僧。豈非別衆。破古三。前來古云。祇律據有難事。即須依標集人。此是閑後無難緣。故不要集者。今破云。彼中難緣。急切由尚依標集之。此非難緣。閑豫之時。豈可不集耶。急尚由集。却不可不集。無此道理。破古三。故云准理不然。並集爲要也。無正教可准者。謂今師依標集。即



准祇文古師但說自然並無教可據也。上節文今古
 多釋前僧祇雖難是惡比丘留難者錯也。大德云曾
 檢彼云有比丘居安已過有難事起若賊若王若
 奪命若破戒若水多虫漚不淨欲至除精舍避去者
 三由旬內彼有比丘呼來若出界已應結。已上僧祇
 律正文
 若言惡比丘者縱在內呼他終不肯來豈更令他出
 界了結恐人迷惑。今重釋云講時引向前文說亦得
 云若標內至例者依今集僧也。復云標內有二一標
 內自然內村二標內自然外村。若標內界內村中僧
 必須集。若標內界外村中僧爲深防故亦須集之以
 在標中總是自然地也。村內比丘不須外集者此約
 結後說也。正叙正
 義次叙諸記中解云若標內自然六
 十三步內有村村中比丘必須集以行事從急故
 若標內自然外村村內比丘不須集也。雖則同在一
 自然以唱出了又村相同故無別衆過法。復難云若
 爾且如標狹界寬處標外亦是自然由尚集之今此
 標寬界狹處界外標內村亦是自然何得不集。又若
 初結界時不集者如何名爲今師依標集僧故知初

唱結時總須集來邊村唱了作法結成顯法起時村
 非界內已故若已後別有法事村內比丘不須外集
 諸家不領此意謂是初結之時村內有人不要集也
 今准時江淮講人多依此解故廣錄之更有江西約
 二處村村相屬卽二處初結時並不用集村強故也
 若兩處村四相不因結時有人卽須並集以村相屬
 也。今抄且約標內自然外村及自然內村二處相並
 周故云不須外集廣在此文不勞採拾恐有依此說
 者惑亂人情故略點出知之。若相內有尼等者爲僧
 尼相頭並不相捧不集無過也。若有作法僧界等者
 雖在我六十三步內或界外標內結法之時不用集
 他以彼是作法界不可自然集他。界上僧但在界
 內莫出寺門入我自然界中卽得先還彼界唱內相
 了通結取云如國輪別住者恐人不明舉例說也。似
 鐵圍山遠四大洲將三由旬大界例鐵圍山將四大
 洲例同四个作法別住可解也
 云不至集者衆同本者謂先有說戒法後有諸羯磨
 法說戒是根本已外是枝條故云衆同本也不勝羯

磨者覆云自然地弱不勝欲羯磨非謂白二白四也。如傳欲時詞句云大德大僧聽今既是自然不秉僧法何得更有欲詞故不勝也何以得知准羯磨疏問曰首肯受欲入對首法所收其對首約處通二界今何不遵自然答法有通塞故曰楷撥結界白二局在自然說欲對首專唯作法以初雖對首且據因名究竟以論終成僧事故自然不合。上疏

云二更加聖法者上既依標唱竟今即加於羯磨白二之法此法聖人所製故云聖法立記對此略料簡云唱相人不得乘羯磨羯磨人不得唱相由乘法時。驟唱相人入法雖不標名且云此往處比丘爲僧唱四方相等不可自驟已身耶又唱相時不得稱名羯磨中亦不標名表無別爲莫非爲僧若五分律稱名四威二律總不得名字習云鈔中往往有唱人名蓋出法耳臨時除却不得執文云上至磨者謂唱相人復本位了同事宗依常行事云云云當至白如是者廣辨綱要具在前篇不在繁述也云二至者此明有戒場大界方法也所言戒場

今四則疑

者先釋名字羯磨疏云戒者通收正行場者簡擇精麤似世諸場莫非聚結次辨元典者鏡水大德引別傳云佛在祇樹園中樓至比丘諸佛立壇爲結界受戒佛許已於祇桓創於三壇佛院門東名佛爲比丘結戒壇佛院門西名佛爲比丘尼結戒壇外院東門南置僧爲比丘尼受戒壇其東壇是大梵天王造西壇是魔王波旬造。已上據西土壇場典由也若論東壇創立戒壇元者梁僧傳云宋元嘉七年四月劉賓沙門求那跋摩於揚都南林寺立壇令受戒者發壇而受東晉汰法又於瓦官寺立壇梁朝僧祐立四壇一在雲居寺二栖霞寺三歸善寺四敬愛寺已外山東河北劍南等通計三百餘所至今遺風不墜故使江表佛法相續不斷三寶興隆由戒場矣。已上舉依成壇經錄之廣文如彼云先至之者戒場外相者有人云戒場若有內相即要著外字簡之今既無內不合云外但言戒場相即得此委斥鈔文未知本意且請思之餘不勞解云但至事者文中二意初顯圖示有益二舉非誠初如文可委圖相大德云先且示四方次辨外圍中方小

方等臨講略點示次注文辨集遠近間前已有集僧篇今何更明賢云蓋爲繁文以顯事用也又問何不長行畫而作注文耶宛陵云責緒繁故亦無別理云此外至也者此外朱圓自然界相者指外圍圍如月最者此是結大界時自然六十三步也若在戒場內集僧亦四面集者謂指圖中小朱方戒場處初結場時先於此處集僧亦是六十三步與大界集僧不別也卽令更畫一個圓圍之相今何故不見有耶可引文答云圖中所列等云云謂隱戒場集僧自然界也問准前文中戒壇容二十一人或依外宗四十一人今時諸方結戒場置皆如此既云先於此中四面集僧或有兩百人集來場內坐不足如何處判答有兩釋一依汝州闍梨云所集之僧若多坐既不足且令他出六十三步外卽免別衆二依淮南闍梨云且隨多少盡坐若結法但隨小唱已外諸僧縱在場外六十三步內不犯別衆莫不總爲集故來法寶云兩解各有理設今行事准於初釋亦不可抑奪思之云其至此者此圖伽藍狹自然界寬今師謂不可分

別聚落藍小自然准祇六十三步集僧藍寬自然用祇避難之文盡標集也其北朱院外僧者正約異衆相頭以釋中僧顯其南北各六十三步南北日中有百二十六步文列三衆共之一圖縱廣百二十六步也若至遠近者隨相標者約作法了說隨其界相之標遠近集之不用依初結時自然也且云至述者可知也

次料簡圖中差別云此至必有別界者謂作法僧界水界等齊彼便止亦耶曲不定今且據四面總無別界各盡得六十三步所以界體圓圖而已也云其至相者鈔文從其內朱方至號曰自然已來且通指示自然也東北二邊乃至自然界已來有六行鈔文辨自然相也小牆下上者謂當小牆下及地面同上並是自然也有解云小牆下及牆頭上故云下上者非說也斜去二尺許者法寶云二尺二寸二分依算法定之故著許字卽餘也打三杙已者謂適來戒場東南角一杙西南角一杙西北角一杙此都計之故云打三杙已有人云正西今去大牆尺八許自打

三牀且清細意尋抄若作二法竟者戒場爲一大界爲二也。云謂此南西北邊大界牆內戒場繩外中間尺八許地自然空地有僧不妨大界及戒場中兩處事故云不妨二處云其至故者若明外相必在外唱者謂既有戒場帖著大牆今唱大界外相要須從牆外唱若從內唱便與大界內相合也又不得入大院牆唱等者此約土牆極闊或六七尺已上等恐人巧情若在牆內即與內相相合今牆既厚穿從中心過應得不鈔文釋云以不見相故凡言相者須有表彰今既在牆中間如何得見其不可也

云上至不得者界者約略未盡之詞寄托也四處六相至多今且舉不可分別西南角結界場一緣也未必依圖者未必戒場定在西南未必東北二面有小牆子西南二邊打杙等或如今時結講堂佛殿等在寺中央一切臨時制度今且出法令人解生若不依此推求餘處亦不明練也

云今明結法分三者謂正明結戒場大界之有三先後爲一唱相爲二秉法爲三也云初緣後者

戒場最初結然後大界也云五分至言者彼律受戒法云比丘故界內別衆受戒佛言非法自今後歸向界外結小界受即戒場也後因諸比丘將受者往彼路逢劫賊奪衣鉢等佛言聽於僧坊內作之若僧坊中先結大界竟別無自然地結戒場如何鈔引律云若先結大界者當捨已更前結之然後唱相結大界法寶云當捨已者謂解却舊時大界即並是自然之地更前結之者謂前結戒場也先教一比丘唱戒場相一比丘結次仰唱大界內外相一比丘白二結但恐向舊日本界體上結戒場即成重結故制令解之實在於自然地上結之免有重結之過耳諸家解此段總略也毗尼等者彼第二結界法中亦令先小後大今猶有人等者斥古之非也古云此律無正文今結時但先大後小必得所以爾者謂佛聽大界內安戒場又結戒場文中云此住處故又戒場是故開故具茲三義故界先場後也此不讀聖教等者今師斥破也若言律無正文等此未曾讀五分母論之文彼佛制先小後大故又詞句中云住處者約爲四儀一時之住

非開先有大界了而言此住處也

云問至倖者先結大界戒場成不者反問上文設使今時新結界處依他古來先結大界後結場得成不答中分所明應捨已更結等者謂五分文中撥界外戒場令移歸界內結時豈不制令捨却舊日大界向自然地上先結壇場後以大界圍遶但本意只恐有重結之失適來古人結界之法行事之時先豫留自然地待結大界了却結界場雖前後有乖且是自然地上而結不犯重結之過下句遂即定云故知成也謂約無重結邊故得成也若爾何故前來斥古唯信意言耶下即奪云但不成後法等法實云以是違教結處非法於上受戒等恐不成就故須解也准此呼受懺以爲後三難斷引五百問論證之既云恐無所獲恐者不定之詞疑恐不獲後由得也且戒場是作法之本既結時造教於上作法疑恐不成又云下重釋得成五分雖制先小後大今但見四分先結大界後方開結戒場不知五分後制今可同於未制先小後大之時於此場上作法應得成就倖者非分遇

●三篇立

福也五分已制今若故心違結即應不成若實不知同於未制之前於此場上作法必得已上正若准云記將五分律爲後法謂不成五分先小後大次第之法也或依京中瑞聖所解將戒場爲後法彼釋云問詞即問戒場答中將大界反答前文云故知成也此即定大界得成但不成後法戒場不就舉例由如捨戒法附中問尼何不許再來答中却將大僧來一反答此亦如然鏡水大德云已上兩解俱不正也若將戒場及五分爲後法者下行五百問論一段之文全成無用因請詳之若不信更思之

云今至就者廣列非也云科爲四初不集總唱其加非二界內通唱非三大界上遶唱戒場非四不唱大界內相非也界內不集者謂戒場中不盡自然六十三步集人人非也總唱三相者事非也具加大界戒場二種羯磨法非也總唱三相者謂將五六人往場中約其大界戒場猶如大界內外相總一時唱名總唱也先唱戒場外相一遍次唱大界內相一遍又唱大界外相一遍然後總令此是戒場外相彼是大界

內外一屬訖。此是總唱三相也。或界內通唱三相。界內者不同。前不集。隨界加法異。前也。具如通唱者。先唱戒場三遍。訖次唱大界內相三遍。後唱大界外相三遍。名為通唱。此卽法如人事非也。三謂先結大界於大界內。便遙結戒場了。後於大界內唱大界時。唯唱外相。不唱內相。不留空地。卽兩界相接也。此等已下。今師都結不成。隨界唱結。方爲如法。

云二至已者。唱法可知。云羯磨至法者。羯磨無可解也。餘亦如文。易委云。次大界法者。標也。云先至之者。前別唱中。應云此爲內相。彼爲外相。此是大界內外相三周訖。卽總結合。云又至訖者。唱相文讀過。便是云衆至處者。唯足內之一字者。問據文足內外兩字。何言但足內之一字。一解云足內一字。自簡得外字。正不次依立解云。准光律師羯磨全。標唱相爲緣。若結無場大界時。唱相云此是大界外相。一周訖。羯磨文中云。僧今於此四方外相內結大界。至第二結有戒場大界。羯磨亦標唱相爲緣。唱云此是大界內外相。一周羯磨文中云。僧今於此內外相內結大界等。

今以後雖前可不是。但足之一字。耶必若但依律文。羯磨理實添兩字也。若據律文亦不加字等者。今師意云。但依律本。並不加添理。亦不失。今時有結戒場大界處也。羯磨文無內字。便呵者。此無知類也。問前結無場大界中。便向唱相。後結云。顯示顯處。恐人寫羯磨於桿上。此結有場大界中。何故作法。後出此段。耶立解云。此中無羯磨後指如上。或有難云。雖云無大界羯磨。前來戒場豈不是羯磨。今但製作取便類前可知。

云結三小界三門分之者。集僧爲一。不豎方相爲二。結法爲三也。云初至見者。對此四分無異者。律說戒法云。不同意者。未出本界。本界應同意者。出界疾疾結之。彼見論云。不同意者。未入我七疊陀界。故二十八肘外作法。與此不別。故云無異法。寶云。律據未出他本界。論約未入我界。既出入條。則不合言。同今雖彼此俱是留難。故不異也。並謂開若等者。准律受戒小界文云。無村阿蘭若。說戒小界文云。無村曠野中。自恐小界文云。非村阿練若。故知定是蘭若。必在

聚落不開者謂牆壁隱障故惡比丘忽來不覺今蘭
若無牆院隱障空過之間來難易見也文中雖字一
解作平聲呼謂惡比丘從彼來極是難設來亦易見
二云難去不同意人來爲我作唱習難既是過露波
者來時易見也兩解俱得

云二不堅云相者謂不堅立四方標相也云大至體
者釋不立方相之理也大界及場是久固之法大界
卽僧常居止戒場卽作諸受懺等要各知分域故立
三重標相顯示主容令知此三小界等由難曲開暫
時一篇纔了解何假立相但隨人多少卽爲界體
云比至相者法願律師受戒立相彼云受戒須問
遮難是以一邊立相由如熨斗柄也說戒直坐開無
衆具維那秉白總無既不行事但一直坐坐外並無
相自恣圓圓而坐五德在中取自恣故若直坐及窳
坐等行事不便也

云此至相者今師總破也既三種俱是約難曲開何
故受戒獨留相若留相者不免呵人也今師云並無
外相皆取僧坐處爲界內相也云故至相者證無

外相也初云者受戒文中云者說戒文也爾許卽
知人數臨時卽須言十人二十人等出法且道爾許
也後云者自恣文也餘可解言云若至也者祇第
八云若比丘有過十日衣當請諸比丘出界外若無
戒場應結小界羯磨文云僧今於此齊坐處外一尋
內此則明文有開同前戒場之法非開小界彼律據
大界內集僧難故出外結戒場喚作小界此因惡比
丘留難出外不得例他無難但爲古人迷小之一字
錯認其名致有斯失今師云若不信祇呼場爲小界
者卽四分戒場法中亦諸戒場爲小界不可是小界
立相耶

云若至中者適來古人受戒小界一邊立相相內問
難今師廢不許之未知作法時今師何處問遮難鈔
引律文云准律界外問也法寶云雖然文中令界外
問遮等沙彌卽在衆僧背後是界外也教授師不用
出界外但略迴身者外喚沙彌近來卽得非謂一向
離僧並出外去知之若至乞受之時等者謂沙彌未
入衆時現在十人且麤坐實在面前並無空地若至

乞戒受戒之時諸人一時嚴膝爲開中間令空足客
 得一人禮拜踰跪之分即得故羯磨疏云十人融通
 開間納受問或二人三人爲引面前進狹不得融通
 又如何寶云諸僧一時移向後一半在自然地上亦
 得若爾有何教據可引鈔若云必半身外界亦准十
 誦善見之文足成僧數按十誦見論若一比丘一處
 坐足四處僧數尙乃開成我今半身在外有何不可
 此是義者羯磨疏云內准佛教外約凡可僧有授法
 之功前無虛受之顧故是定義也必依昔用等者明
 古人行事留相者當初結時便不成更不論作非法
 是非也義抄者疏中廣有問答非急要不叙說也
 云若論至張者今師准律明也自恣是古人之義也
 此人加用未必如此者今師云自恣未必一定圓坐
 說戒未必一向直坐亦隨緣改張或地多棘刺或處
 多泥濕不可圓坐但得直坐或羣坐說戒亦准此一
 切臨事制儀改張坐法等靈山記云說戒開無衆具
 卽臨時改張得若自恣直坐等五德何處行事不可
 既一例直坐人前後總是界外不可向界外取自恣

若面前留相又不免呵故須依古圖坐也今衣不然
 其二五德相間而坐行事之時不須更起但略迴身
 左右遂近而取自恣有何不得
 云次至也者謂理今書羯磨文但爲時希故恐繁帶
 墨故削略也白云大德僧聽僧集此處結小界若僧
 時到僧忍聽結小界白如是羯磨例解云云問結三
 小界爲直爾秉羯磨結成爲亦須唱相南山羯磨疏
 不見商量此事若依相部並須唱相雖不別立四標
 亦據比丘集處身外邊依常唱之東南爲首等或依
 東塔云不用但加法便結成也天台所稟座主云東
 塔爲正律文並不令唱相羯磨文中又不陳唱相不
 合妄穿鑿思之
 云餘至不許出界者餘有三種界別者餘外也除人
 法二同界外曰餘也三種者鈔文自列也一別說別
 利欲同說同利者法寶云謂律緣中有二住處一住
 處但有法而無食一住處雖有食而無法彼此互缺
 有食處惟須於法濟神有法處欲求食以濟身佛旨
 各解自界同集一處白二結云不得傳欲先唱云相

後加法也。

律文上疏文不更繁引也。玄記說義理不出。但空引疏文如何。後會解二別說別利欲同說別利者律中亦約二住處說一住處法食俱有一住處但有食無法其無法處欲同此界共說佛言各解共白二結之羯磨疏云彼此一住無法出家慧命修迎法義成立依因此也。上疏三別說別利欲同別說者律云謂二住處一卽法食俱有一卽有法無食今欲須食資形若法本界自有佛言聽白二結之彼此同食有人云此界亦須各解同結號曰食同法別者此釋猛浪必計未曾尋究律文律中佛言聽白二結不言各解同結亦不云唱相但加白二結二住處何得妄解聖言既二界各自攝僧別之說戒不犯破羯磨僧及別衆之罪唯食供共同不得云各解本界故羯磨疏中名爲單食同也又疏云此僧制也本非結界因前同別故有事來四方僧資屬處已定若作僧法云聽用之。上疏鈔自釋云爲守護住處唱和法也東塔與鈔疏意不則思之佛並已下結文也殆危也鄭玄云畿也畿由近也令寺有緣等者合寺者合一寺徒衆有濟乏緣亦須作法不得直爾若不和輒與僧別同是盜攝也玄記更有一釋合寺是前二也有緣濟乏是後一此不及前云次明解法者標也謂前來辨四位緣成已知然四位總有解法未委故次辨也明知前未闕章處鈔云就中分二卽就四位中分二先明四位緣成後說四位結解今此豈非第二段解法耶此是鈔文血脉不斷處須如此委知云先至持者如文可知云若至場者先解大界者玄記舉脫著衣服喻可委也云云云此至解者一一隨有單據者以解大界戒場不得雙答應一問答待後向戒場中更新新問答不同受戒同一界故一法得作多法今此中隔自然等同前者作羯磨法指同前來解無場大界文句一准也云次至順者舊羯磨者魏朝光師抑羯磨也羯磨疏云光師所出羯磨文別注云此一羯磨通解二界隨其大小更無偏局戒場不許說戒等者謂古人將解大界文解戒場且大界文云持一住處今場不許僧

住及說戒何得將彼文解之。今師將小界翻結成界。今戒場准此亦翻結爲界。故曰理通又無住處之詞。順於戒場之文。故云文順也。云文至持者如文也。云善至方得者。戒場不得立房者。謂證上來戒場。不許僧住也。縱使王立者。謂比丘是國王門師所重。若東寺西寺住王與向場上造房院。也有懸別壞者。易字他歷反橋也。知比丘三諫不肯者。白王王又不許。卽別壞劫餘材草送住寺比丘者。法寶云。遇文解反應云。送比丘住寺或東寺住卽返往彼西寺。准同也。唯置佛殿等大德引戒壇經云。此是法住之處。非之所居之宅。兩位別也。寶云。戒場合在大界內。適來何以約東西寺比丘於上立房。別壞了材草返比丘所住之寺耶。可引鈔答云。外國戒場多在露地等云。云西天戒場多在野外露處。無屋宇蓋之下。舉例云。如世祭壇郊祀之所。春秋後語云。城外七里曰郊。二七里曰墳。三七里曰林。四七里城南之壇。祭天神。城北之壇。祭地祇。今此似彼。故爲例也。故律中或名戒壇者。問壇與場何別。寶云。平坦曰場。如戰場。毬場之

類高曰。壇於地面上築基。漫上如今時宮觀內。並流作法處相似也。五百問論等證上戒場多在露地。因便相從。明結前後可知。言三至界者。如文。此處難。難成難。難。云三明法起有無者。法謂不思議善無表也。起者生起未審。唱結竟有其無表法生起現行。不若生起。卽有不生起。卽無。兩師解說不定。今且隨起故云。發起有無也。云有至及者。有言法起者。首律師解也。今師宗他由作善法者。正釋也。謂秉宣白二之法。故云善法。卽發善無作者。謂從衆僧心中發得善無作。則心有於四種。今發善無作。何心攝耶。文中釋云。屬行陰攝也。卽善行心有造作義。故此善法與處相應等者。謂衆僧起能緣善行。心緣他標相處。所緣境衆心緣彼標相。唱人口中。一一分明。標唱心中。又乃遍緣衆法。竟時遍緣內。並有善無表生起也。問。誰論說。是表法。須依有情表業引。起今這是非情。何得有無表。依此生起法寶釋云。人是有情。秉法事。意只爲加比。非情其處雖是非情。良由我有情心上引起。如彼持

衣衣亦是非情比丘加法成就只爲此三衣從對首之後一生已來此衣上恒有善無表法後得相續此亦如然豈非高例外難曰且持衣之法死人死衣法亦無今結界法既與彼是同結界比丘若命終其界法亦應須謝不答不然持衣但爲自己已身既謝其法不在結界爲僧僧遍法界而無有盡作法之人雖滅爲僧之義不無所以法在搜立諸記並意同也雖有此釋未免有妨只如劫火起時壞有情世間此時法界內既已盡其結界處無表謝不若言法謝即違後文若言不謝即乖前義有人救云此界雖則無人他方聖人遙任持故不失此解未今云原結界時標心爲僧僧通現未至於劫大壞盡雖見在無僧相續然未來僧義不無既不作法及與捨心其法冥然不謝思之受隨爲宗有灌三光師止惡爲宗結有心惡莫四遠師教行爲宗有灌餘五首師因果爲宗亦相六通師並不立宗無所七禪師戒學爲宗八南山以戒爲宗九素師戒行爲宗問前來既云善法與處相應遍標相內有起并且地是無記即善法元來與無

記地相應可引也答釋云非謂善法與無記地如斷去其土界法雖然即知不與無記地通也蓋雖若不相通此法與地應不相及鈔答云非不相及知如壤土即界也大德畢喻如明孔中月影在地面土若人翻通顯除土時其法便失若言不及地壞了不會更存故知不可說定也
云善至疑者俟相者俟標相也失相者不知分齊處所也如古往結界處今人不知無得勝記領等其相雖失法不壞也掘至水際亦不失於上起三重屋雖是樓臺並同一作法界文中且言三重據理而論不限多少總是一界故若有石山上廣下狹等者此是山巖界也諸釋不同今且依法實申於正解上廣下狹者如上面廣五丈下狹二丈今僧在山上面廣處作法界者一切臨時制量上面廣處應要結取五丈亦得或值結三丈並得若下二丈狹處即須依准不得感之山巖下僧不妨上法謂上面雖廣下有此丘不妨無別來過是界外也界是色法隨處廣狹者恐人疑云山既廣五丈其相如出生盤下狹二丈由

似生臺之柱。今比丘既在山下。上面既闕。覆於地下。應有別衆。是以釋云。界是色法。隨彼形質。不是從上懸空而下。何得別衆。下入地者。下狹二丈。隨下狹處直入地際。二丈總是有法之地也。法體又引義鈔問云。如嚴身裏空。或比丘在中。別衆不答。是別非足更問。或雖在內。運通在空中。別衆不答。亦成別。已上正解。因便問。或依淮南記。約三面懸一面。連山上廣三丈。依上三丈下漸漸小。亦依下小處入地也。此解乾素闍梨云。上廣三丈。下二丈。縱是上廣處。亦只尅取二丈已下面齊等。若依上面廣處者。界法不可懸空而下。若隨山下者。至地應大地也。大德云。據此說。恐未審得文意。夫唱法隨人心所巡歷處。大小一切。隨心緣持。何處至地。總遍大地。無此道理。思之。故云等者。通證法起也。若無法起空中。豈闕關上作法。應不合得耶云云。

云昔至是者。昔云無法起者。古師云。結界了。標相內地上無善起。故文云下古師自引證無也。滅諍掘度云。何名界現前。謂在內作羯磨唱制。限是也。意道但

是秉法唱此。以爲制限處。有何法依地起耶。云此至也者。今師云。適來引文律爲據。卽云無法起者。自是未達文二目耳。此律文中。且說加法之所乘。論量法起有無。不可引此爲證。引薩婆多意。亦是證有法起。若言無善神。亦無所護也。如五分明者。指前文由衣新作堂舍。謂僧布薩。或爲非人憐等。上爲證有法起。小法滅盡經者。云云在疑。僞收大德云。不然。若是疑僞。鈔主不引也。土臺者。地行夜叉於地中行。如鳥飛空不礙。若至曾結界處。不能得。如破牆壁。疑之。卽知至金剛際。有法有法起。或有斥云。小法滅盡天地未然大劫壞時。天地皆盡。何有土臺。云記通云。經名小劫說大劫事。縱大火起。天地凋然。結界之地不焚。何能若依淮南約由漸說金剛界。若未壞土臺可。若壞金剛土臺亦壞。設土臺壞無表在空中。不可言壞。故戒壇經。天竺印土。咸有聖蹤。經多劫于今現在。至如八字槍身。地布髮掩泥之遺緒。乃至舍衛城桓之地。九十一劫常有佛遊。身子觀瞻窟而興悲事。可知矣。

云四至相者開兩章也。云初至界者初二字且於結處非法中也。餘非相外說具在前文。今更重舉不更廣說略談便是。云失不者失謂失法不即不失云一。至有界者十誦三十七波羅門佛諸比丘捨僧坊去作念不復還名捨界。不佛言是名捨界。然須於界內起心若界外作念遙捨不得猶似白二捨界外亦不得。例知智論一宿棄捨者智論二十六舍利弗與五百比丘遊行至空寺宿說戒曰不知內外界分白佛佛言一宿棄捨則無也。大德云前律文雖標心捨若當日還由未失須依此論經宿明相出捨也。准此具三緣一有捨心二在界體上念三明相出鈔意引論共明方得周足也。

云問至在者並言者前善見證法起兼四分小法經故言並也。掘至水際水蕩成坑金剛土臺等總無比丘尚乃不失。今但一宿暫空便失何以相違。答意也鈔易知四分治故伽藍等者立云准藥稅度有兩節文云比丘不知何處是淨地佛言若疑應捨已結之第二節治故伽藍得作淨地不佛言得作只爲不失。

大界得結淨地依大界故又云已下引律廣上不失淨地之天鈔週互律文前後致有妄解者不少云若至捨者衣食二界依人界起根本不存枝條安在云至種者羯磨疏中加異見互結邪正互結合此四五成五六此無被二開四成五

云一非至處者非法惡心等者准藥法云時有比丘嫌彼惡心解淨地令彼得不淨食諸比丘白佛言解者不成得吉不解者淨二者准見論十七云若比丘結界於比丘尼非界比丘尼於比丘上界上得結界等問尼於僧界上結界何妨而言不失若尼欲結時先解界尼雖解但解他自界僧界不解四如普見中掘至水際亦不失界五百問云如四分治故伽藍不失淨地盡無人故爲空本處云五至又者許重結之相不淨口涉恐出僧界外不成同法義謂尼受微須二部中若雖界又互恐受者在僧界不在尼界不名二部故有人云如今時僧戒場上尼來亦須結戒場還依僧更結大界唱內外相法事即成若僧戒場上尼來但結大界者不得此是相又也。無知之鈔

中又字謂記中總約差互解即令作此差字相承如此別應無理也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六

吳越國天長寺長講律臨壇崇福普濟戒光大德賜紫 志貞寫此一部丁巳歲記焉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七

從僧綱篇
畢師資篇

吳越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雲纂

○第七僧綱篇

今當所爲事中都有篇六初三約人次一約法次一約界對人後一約法就人今且約人中僧綱法大分二初牒名二釋初云僧至七者先來意上篇所明結界托處已知然約人秉御之功必須衆生衆生處斷惡教以明前所未論故次列也釋名者僧者遵法之人綱者御僧之法唯持宗要故曰大綱能調難調如惡屬之響能伏難伏類狂夢之釣控彼廣生安茲妙衆欲所百川同會一味齊均斷惡業之三根漸具常

之四德篇者章品之名第七如常說也云云若准搜立將七九法爲大綱似局今依鏡水大德取此篇所列五門爲大綱攝義盡也思之

釋文初總意中云一至日者一方者一別住也立法者依教立制由君子千里同風曰通也處衆等者處者居也斷謂斷割量爲裁量非經論之所能故曰必憑律教令遠域異邦懸心有者邊壇謂之遠域隣郡爲之異邦懸意仰於此方故曰懸心有所界中行若安神進業者不憂非法之科罰遂獲安神三學曰新名爲進業者若斯等者如風之靡草無令不行既行等者若繩墨之治邪無人違逆止則勸行下則令奉豈止等者謂更有多益可止如斯故云登上安神進律行嚴凝是僧徒清肅之良也不行鄙俗罰錢伽禁之制名爲息俗唯憑律教故曰歸真方能扶疎等者方則也則更能開敷覺意之華乃是扶疎道樹此是增於定學也光揚慧日者掃蕩心中煩惱慧日自然光揚此則斷惑之原增慧學

云若法至亂者謂習俗生常師心制法是法出恒情

●戒律

乙●戒律

言不開於典教故無據也。鄙俗者愛財貪著也。今有過者罰物即是同此鄙惡。凡俗或更有犯卽枷杖之類。卽是重庶也能施等者所立條制之人。既出常情不依典據本分成非所被等者有犯被罰物者。心意不甘致有諍起。豈非喧亂攝也。云故至法者引證也是律增三文也。律文都有四句。第一句云若比丘舉非法人也。第二句云非制而制說邪乖正也。第三句云是制便斷邪礙。正第四句如是以下云云。喻似鑽鋒離手必至於地。此人亦然必墮地獄如箭之速。鈔文除却若比丘字。但引下三句也。三千威儀等者。謂無知法之人。恐愚癡無益如俗中云不與愚者同生。亦恐不長益也。故知已下。今師戒勸印定上語云。故知也。前來引法也。恒情不依教典之人不可同住。須是遵於聖法之者。

●戒律

立義與時相合如下。俗人求食應問能齊與食不能者。示語因果勿使怨增是義與時合也。若淮立記作廣略二釋未免繁亂。思之故律云等者證也。五百結集文非制如罰錢等。今既刪除卽不制之是制者七九等法。今卽行之不損佛法是久住義。若出病患者倒說四事等是明損減者。俗人不信退他淨心奪衆生眼。斷三寶種等是如下五門中說之。

云就至相者開章列科也。云初中分二者且於第一門分二初後制爲二也。云且明化教者對下制教未說故云且也。教通通俗者教謂化教能詮之文。出家人爲道王臣爲俗。云大集至滅者彼經佛問頻婆娑羅王言若未來世有我弟子。饒財多寶有大勢力所言財者有二。一內財謂衆生數二外財謂非衆生數金帛等是力者王所親愛一切大衆不敢殫棄如是等人汝等當治利利婆羅門毗舍首陀若不治者如是四性卽爲斷我三寶種性能滅法炬破壞法船奪衆生眼譬如一人奪一切眼是罪多不甚多世尊不可稱計佛言若有四姓有大勢力見我法滅。

捨不守護亦復如是。雖無量世修戒施慧。則爲戒失。乃至王聞是語。非泣咽收淚而言。我值如來。猶故不能紹三寶種。如是諸王。長夜常行於三惡道。時王發願護持佛言。若能建立此事。卽爲供養三世諸佛。功德無量。如護法品說。又云者。如是此經一月兩月者。約時辨也。過此非法一國乃至四國者。約處辨也。過此非法有佛法處者。約法也。若無佛法處。轉增放恣。故餘文可委。

云十輪至處者。鈍根不肯游方學問。故勸料理等。卽是瞋罰也。云若至衆生者。心悔者。旣作惡已。令生悔過之心。瞋罰者。瞋者字林云。責也。罰者廣雅云。折伏也。心所趣向者。佛知此人。應以此呵責之。緣得改惡從善。今爲利故。乃說此事而調伏之。

云若至分者。此諸比丘。但護持戒而於王制或可有違。象是少聞。縱有問難。不能通釋。如是等人。不得瞋罰。除其多聞及持戒者。立云多聞。象持戒非此所明。故云除也。卽反顯上但持戒非多聞。此義爲正。不可亂釋。亦有對此四句。簡之一多聞復持戒。非此所說。二持戒不

多聞亦一向不許。諸罰三多聞不持戒。道衆得罰四無聞。又破戒。通道俗治罰。天龍八部者。天龍夜叉。乃至摩睺羅伽等。爲八也。珍寶伏藏者。謂涅槃之果。隱而不明。稱伏藏之。又三乘等。總是伏藏。今此能示之。十種勝想等者。一諸衆生見依我家。應作佛想。二當起施心。三見破戒者。作持戒想。四見懈怠者。作精進想。五瞋恚者。作忍辱想。六見散亂者。作禪定想。七見愚癡者。作智慧想。八見詭曲者。作質直想。九見麤曠者。作柔輿想。十見慳貪者。作布施想。今文中略初二也。意道前人。雖然破戒。能示伏藏。與佛不異。故令作佛想。乃至雖慳貪。能示伏藏。但作布施想。中間八句。總如此也。當共契語。乃至禮足者。前人雖破戒。不得麤曠呵毀。亦須柔輿言語及敬奉禮拜。後生豪貴。得入涅槃者。近得豪貴。遠得涅槃。是以等者。謂上破戒人。雖違佛戒。然初受戒之時。依佛語持戒。莫非是佛弟子。是故不聽俗人治之。況復小小輕犯牛黃者。牛角中黃也。大德云。此須是黃牛羣中。或三五百中。稀遇一頭。有黃未必盡有。若取時如何得知彼之

有無須待明月夜者。若有者便即弄黃從恐上出。或從角內出待彼正弄時人遂潛伏牛邊不得令覺。候黃正出角上時忽起身拍手驚之。其黃便落地。因而獲之。其牛過三五日必死。牛雖死黃堪合藥。石香者獸臍中出也。今呼爲麝香。等燒香者香體雖遇氣且能薰一切物。眼藥者經云。喻如估客入於大海。斷無量衆生之命。挑出眼目持阿摩那菓。藥師和合成其寶藥。若有衆生盲無目以藥塗之。病得除愈。其眼明淨如磨。華無量衆生。雖死而能治服也。破戒比丘已下抄引經文法合可知云。

云優至中者十種非法得大罪者一僧不和合於國王前而呵是名非法。下向並准此作二於婆羅門中三於王眷屬大臣前。四白衣中五婦女小兒中六僧淨人前七比丘尼中八本怨嫌人前九以嗔心而相謾呵十卽具非法不應譏呵此中十句鈔圖第二第九第十所以闕者謂此無婆羅門九嗔恚者是總相謂皆爲有嗔心故。是以於此十種人前呵第十具非法不應呵鈔意云亦是總相便開婦女小兒及本怨

嫌爲十也。小兒是未有所知人也。本怨嫌人是前犯過比丘本來怨嫌者餘文易知不具一一解也。

云涅槃至也者文有三意。初明惡行報以七法二顯持得益三讚毀能治損益爲欲示諸行惡行者有果報者謂明以化意現在作惡爲因果約七法治報以現在治罰息將來大怖卽是施無畏若善比丘等者若不治罰令此比丘增長惡法餘人相効而效法身慧命損滅佛法。置不治之人今顯此人是佛法怨也若能驅遣已下名如法真是佛子可知云二至者者就律教明也云僧至等者上品者大法佛法中人有三品卽上中下也上品者專精不犯如草薺殊之類如輪王寶馬一日之中周四天下不勞加罰中品者犯已能悔如好良馬觀鞭影而依道亦不必加罰下品者無慚無愧犯而不改自非治罰何可息耶如彼遲驢不加痛杖無由依路今抄取後二將中爲上不取上者既無有犯何必更論所以除也見彰者取教爲彰觀教能改也云此至矣者心未慢也革者兩字並訓改也云今至法者此改有三意初

標用教意二四分下引教解三必具下結兩種五體者不愛不悉不怖不痴知舉罪是初五德次又知時不以非時如實不以虛妄利益不以損減柔與不以麤穢慈心不以嗔恚此是三德也此二五中前五通一切遮法鈔引律文正是也鈔略律廣故云具如律本等餘文易會不解

云今明治法謂治罰之法七種至也者此列名中有九釋中更加減殯治開爲十標中既云治法也七種九種未審七九名字是何下文自釋云言七種者等云云云言至治者羯磨疏云戒見命三理須順奉今乃倒說塵盆僧倫故呵令從教今律文初緣卽約智慧盧醢那二人共相鬪爭口如刀劍僧以苦言切勒故云呵責云言至之者此明呵責之過總取四分五分僧祇等令呵責過者總來此一處明云云若至種者俗比丘前者玄云僧謂四人已上比丘據三二一人也四事者戒見威儀邪命也倒說者犯言不犯云云言犯邪言正言邪也前三聚者夷殘等六十二見者謂文云破見將謂破六十二見故不

然也謂起六十二見被破一正見問六十二如何配之經論及天台宗解判各各不同今不脩緣且進南山羯磨疏約五蘊說如色蘊爲頭作四句一也色爲窟宅受居其中二色爲窟宅想居其中三色爲窟宅行居其中四色爲窟宅識居其中次將受想行識互爲頭各爲四句四五二十次配三世過去二十未來現在亦爾都成六十更并本斷常二見豈非六十二耶下四聚者波逸提提捨尼惡作惡說也易餘亦知云五至凶者論問曰何等是五邪命答文如鈔論中一一有爲利養字抄存略也詐現異相冬著生夏著熱有好著破等說已功德者自云我是頭陀上行我念經行道不曾睡眠等現威者呵陀小師童子之類圖云此人有威德也激動令施者激發提勸向張人前說云王某甲昨日得物與我意在張人勸王人亦得物強占他吉凶者若據理沙門不合占吉凶羅漢射事尚不著或爲旁行佛法亦通故經云工巧諸技藝方饒饒衆生等今若不爲利前人殷重求應不犯文中既云強占相卽據他人不謂白聞前人甲子之

類作求利之端由也。云言四至也者。通使四方求衣食者。客與人勾當事。或將官人書題往外處乞求等。總是方邪也。星象盈虛之事者。風雲氣候雷電等。便言今年豐熟飢饉軍兵疾病等。總是仰邪也。種種者。下子曰種移栽曰殖草木殖土而生根等。是下邪也。小小呪術者。唾腫治癩狂等。殖等是四維攝四維。乃是不正義也。此智論解者。彼第三卷云。比丘名為乞士。謂清淨活命。乞求自濟。號乞士也。是時身子入城乞食。得已向壁坐。食時有梵志女名曰淨目。來見身子。食次彼問曰。沙門汝食邪。身子云。我食梵志女云。莫是方口食不身子云。我無彼又云。莫是仰口不答。我非仰口。乃至向云。莫是四維口食不一。答無淨目。又問云。我適來雖如是。問然未知其間義理。請為解說。爾時身子一一為淨目解之。如前所列便是也。云記中在前明。云律至法者。謂雖有前過須三根。彰露方得舉他若犯彼罪。答云此罪即名。即有差與作呵作却是非法羯磨也。若犯此罪。答云此罪等如法。即反上非法成如法也。云然至實者。此道解罪

●食部五

也。此人不識不知此罪相惑。犯夷或犯吉。故曰不知不見。須作呵實法也。云五至衣者。自闍諍者立云。事不遂心。常自嘆罵。如闍諍且一完。凌云。自闍諍謂據自己與前人交言也。二闍諍者。即自不交言。但兩頭互說。令他人成怨。故云闍諍。他若依立釋前句。此中方約與他人諍名。闍諍他惡道理。稍劣依後解。好非一闍諍者。數為之。不是一度也。親近惡友者。於已無益也。惡人為伴者。不長善法。與上義同。但惡友即約暫時以言為伴。即久承說也。自樂為惡者。漸性念念欲作惡也。破戒為前三破見。闍起六十二邪見。破一正見也。白衣即在家人。不令數相親近。恐染習惡法也。云僧至伏者。習近者染習親近也。與黃門男子等者。釋上身習近也。迷互染心等者。是口習近二種。總為是身口俱也。菓者樹生曰菓。藤生曰藤也。五業戒者。賊喚五賊為五業也。偷人者。小小竊盜之者。長主總名。偷人劫賊者。公白對面奪去也。擗蒲者。老子作之為。卜今日擗之為戲也。有五者。因上來第四諍訟相

言更四有此五也。自高者不顧物也。熊弊此性者。兇性也。無義語者。非法語也。非時悟者。縱是法語。不知時限。以隨衰憊。號非法也。不近善人者。善人是知識。教我道法也。佛言我昔逢定光如來。授記因德成佛。今不親附此人。也。五恭敬少季者。謂本合得他恭敬。今却支敬他。如弟子恭給師法者。謂理合得伊恭敬。侍今却恭敬於彼。是顛倒也。屏處三諫者。別人且諫令止。僧作白四者。別諫不受。秉法治之。

云明至名者。不敬計也。者謂恃已爲勝。將他不計爲人數也。輕慢大衆者。輕陵侮慢於僧旁。若無人等。此多見破鈔句也。怖畏羯磨者。鈔自釋云。呵責異名也。大德云。怖畏卽約果上立名。呵責卽從因立號。由因此呵責。息當來地獄之畏也。

云上至之者。上明過者。總列呵責事之過相也。對僧者。四人已上也。比丘者。一人已上也。皆入呵責者。皆者俱也。盡也。俱入呵責中治也。有記中作此字釋。比類初緣智慧。虛誑開爭與呵責爲緣起。今不唯此一之過。凡是前來諸列者。比於初緣。總得入呵責治罰。

大德云。鈔本錯書爲比字。但依前皆字爲正。

云二至解者。如文云。初中立治者。四科之首。四初中也。立治罰法也。云此至持者。此法與餘羯磨有異。故前明之者。江西後堂記云。欲辨此文。應先問曰。此七種總治罰白四之法。何故呵責羯磨最前明之。便引鈔答云。此與餘有異等。云云。此法者。指呵責法也。餘者。外也。除此呵責外。更有六羯磨爲餘。也有異者。下之六番。每法但對一事。如殯出。但對汚家。惡行。事遮不至白衣家。但對罵謗事等。今呵責不但一種。凡一切非法。俱入此羯磨治之。如前文云。過有多種。等此既過。有多少。多者。最在初明。故曰前明也。准此解。似生起呵責羯磨來。意乍觀有理。然拋却向下五行。鈔文便成孤起也。思之。今依玄記云。此法者。此七羯磨法也。餘羯磨者。受戒慢罪受日等。也有異者。此是違情羯磨。當世少行。餘是順情羯磨。當代盛行。既是違情作法之時。須僧證正其罪也。又須前舉復作憶念與罪。又准適法具問。同事徒衆等。此則與受懺等順情之法。全異。故前明之意。在今行事者了別也。

此解不違鈔文。願羯磨疏幸請詳察。宛凌引律作四句。簡異對此略明。一是治法。非滅罪法。即此七種九種治取治却等。二是滅罪法。非治如白四方僧懺罪。是三亦是治法。亦滅罪法。出殘罪。是四俱非如受日。是云云。緣起十種如上者。凡秉羯磨須具十緣。謂由漸釋量前事等十。並如第五篇首具明說具七法已者。十緣中至第七緣了。八陳意中者。一切法事總有陳意。如結說受秉白唱相乞戒等。是今即不然也。鈔云。自釋云。此違心故。謂違彼犯人之心。如何更令陳意。須僧證正其罪。也得伏方典者。得前犯人臣伏方與法也。當先爲舉者。注文自解。德人老遮法文云。若比丘舉他者。內有五法。如前說之作憶念者。注文自解。應與罪注文亦解。上座等者。准遮法具問者。彼至上座前云。我欲遮某比丘。聽當見聽上座應問。汝內有五法。不若言無教言。莫放逸。若言具應問何者是。若能答。又問云。汝問中座比丘。未若未應教問。若云問了。又云問下座比丘。未亦准上法。故善具字也。能舉徒衆上下者。謂當時同舉上座中下座同心已。

不所舉人者。犯過比丘也。一一如法。方爲法事也。律文舉闡譯者。一期出法也。今時隨事。不得一向執文。云云。羯磨文讀過。即是無可解說云云。云若至得罪者。列二十七非也。犯不應懺者。謂輕吉也。若故犯。觸覺實心。即滅不入呵責中。此有七句。將上六句爲二三非。以將人法二非向前七單句之下。歷之成七。个三非辨前二三非。成廿七非也。問律單列中。何不言現前非耶。答前列二三非句。據犯人未作法。前陳本竟說後七三非句。據作法時不成之相。若陳本意有不現前。據誰論罪加罰。故須在衆若後作法時。僧不喚來。遂加聖法。是不現前成非也。思之云。二明奪行者。謂奪彼犯所行之汗。云與至處者。法寶云。夷殘及此中。總說奪行。須知同異。初篇即永奪二篇懺了。仍舊此中。若隨順。即准舊讀文了。引此義也。云何至同者。三十五微也。七五不同者。答釋也。云初至往者。不應授人大戒者。前足數篇據呵責等。四體未壞。故得授人大戒。今不得者。且約制中爲言也。云云。若進行別住中正行別住人。有沙彌欲得此。

人作和上佛開白停爲作和上此卽准開法今奪者卽唯是制如行別住上奪三十五既與受戒故有開制亦不相違餘文可委云二至作者不應說戒者自不得作法戒也不應答者縱使明開亦不得乃至差錯作羯磨使命不應作若爾既是僧差今不受莫違僧命不答但自陳情卽得云三至語者惡比丘恐染習惡法更增犯戒也白衣恐誘引罷道外道恐邪見生是以並不許親近也異語卽抵突違逆是也云四至人者今犯殘指下篇爲餘後犯吉指上篇爲餘也諸記皆約起心吉爲餘者非也不應憐羯磨人及呵者謂本爲於僧比丘前造過被呵責之今更憐羯磨還共前來向僧比丘前作過便是相續後犯謂僧比丘前倒說四事今呵此羯磨法爲非法呵人等總是續作不止卽成相續犯也云五至身者謂既奪供給所以不得也云六至等者二合掌問訊四衣五鉢云七至爭者證正他事者謂證他有事遮彼布薩准遮健度云長老遮此比丘說戒者爲破戒乃至威儀耶若言破戒破何等戒云破夷闍等共

證正他罪一種故不應遮自念亦爾他實不犯卽爭言犯是與善比丘爭也既奪證正故不合也云三至受者玄云亦是呵責健度文也易知不解云四明解法者問呵責等四何以先懺後解三舉等三何故先解後懺律文以是布置耶答相部云呵責等過相無隨順故先懺後解三舉等過相重惡犯隨順所以先解後懺也東塔破云此七種並爲治人雖然懺竟治法不謝本爲懺悔除邪何有隨順之罪與南山意同不取初解也云律至爾者律云亦是遮健度文中問詞句無義可釋云云注文彼二比丘亦爾者且約二人同犯之者一人被治乞解彼第二人亦須乞解故云彼二亦爾若取證定合云第二比丘亦爾更有別解不正不錄也問如二人同犯一人隨順乞解彼第二人未隨順其未乞解其一比丘獨作成不有人云亦得今准律文不成須二人一時隨順乞解各陳詞句方得成也云上至持者如文云其至之者下行坐者不依夏也隨名牒用者據所犯同者說不得至四忍處

僧舉僧也。至時量之者。至作法時。准量酌度也。

云二至師者。四分舍衛城。羈連聚落。有二舊住比丘。一名富那籍。一名阿濕婆。汙家惡行。壞他淨善之心。緣起廣在隨相。是以佛令如法僧。往波羅出聚落也。十誦五分名。誦出羯磨異名。誦遺語別意。同推屬本師者。謂被治人。或有緣事。不得問餘人。餘人答恐成隨舉。和尚七法。共同是以開也。

云三至中者。三言依止者。羯磨疏云。入道雖久。智鈍神昏。繇緣遂犯。故作不止。既無志操。制依明。雖若准緣起。因僧獨比丘。年老無知。故懺數犯。所以佛制。令依有德。然初依處。後復處。壞佛令依人。後復人死。所以令但是有德者。即須依止。餘如師資法中者。依止大同少異。此依止衆人下。則依止別人。

云四至之者。罵謗白衣。輒便捨去者。准律中善法比丘。惱亂質多羅居士。此居士得第二果。以信三寶。敬養父母。沙門所應持戒者。堅持不破。善法比丘先受供養。後因舍利弗目連來居士。辨供無味。不有善法。生嫉妬心。語居士言。今日所辨飯食。無味。不有唯少。

胡麻。詳讀此居士。祖父。壓油為業。彼聞已。除生不悅。語善法言。長老。壞如是多寶。根力。覺意。譯定出。是意。言令當作。喻。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賈客。得雌雄二雞。來至此國。依林住。雄雞理食。唯雌者在後。烏來。覆遂生一子。子作聲時。父說偈曰。

此兒非我者。野父聚落母。和合生兒子。
非鳥復非雞。若欲學父聲。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作雞鳴。
學雞作鳥聲。鳥雞兩兼學。是二俱不成。

佛言。此居士得宿命通。見彼比丘。過去世時。為鳥。子作是譚弄。又身雖出家。心行俗行。如彼鳥。雞。不似一物。善法因爾。生瞋。遂去。以事白佛。佛令作遮。不至白衣家。白四羯磨治之。當白二差者。准律三十四僧。白二差。阿難具八法。為使領彼治人。至居士家。如是語居士。懺悔。僧已為。此比丘作譚。罰了。彼若受懺者。善若不受。應安羯磨。比丘著眼見耳。不聞。處教令如法懺悔。復來語居士。懺悔。彼比丘先犯罪。今已為懺悔。罪已除。若彼受懺者。善若不受者。犯罪人應自往。

懺悔如更不受應作覆鉢。謂令一切比丘總不得往彼受供。此僧友沾彼居士也。十誦云。僧應語彼犯罪比丘云。是居士有大勢力。若官若賊。能作惡事。惱亂衆僧。汝當捨此住處。云若是比丘強住者。衆僧不犯也。此四羯磨大約有二。呵責依止是內護。殯出遮不至白衣是外護。

云更至異者。四謂呵責等是三。謂三事也。同異者文中自辨也。

云前至舉者。壞行者不依止作二持而行名壞行也。心猶有信者。此人信善惡二。因感苦樂二果。云後至故者。信行俱壞。大約不出有二。一信善惡二。因感苦樂二果。是入道初門。二依信起行。行惡有四。一是止持行。謂信罪懺悔。二是作持行。謂見欲是障。修離染清淨行。是此是三修友。此三修即成三邪。對此三邪。故立三舉。所言舉者。謂舉已後。無比丘閑如世不用之物。舉置却也。入舉僧者。此舉人生時不同僧利。死後衣物不合僧分。但當當時同舉僧也。餘文可解。云今至治者。今師意也。心未涉道。由心無信。改信爲

道順之母也。行遠大小等者。是行壞也。口說無罪。無懺悔欲。是道顯信壞也。身亦行惡等者。釋行壞。並合已下結判也。

云大至解者。玄云。律緣起中。因闍陀心中。懷其邪見。即障學正道之路也。或不達教等者。未解教相。則訛法非法。便不信因果。或知而故作。僧問彼故。或不達者。答云。不見。或知而故答不見。或遮止也。止伊不見。故舉治之。奔衆外者。雖在寺中。不預僧法。無其足別。餘可解也。云六至解者。亦因闍陀爲緣。起如律罪。懺方淨言。無可懺。即是妄陳。泛蓋大乘說。罪性空。經是涅槃也。餘如文。云七至之者。緣起因。利吒比丘說。欲不障道。故制也。問此三舉者。前來不見舉文中。云不信善惡二。因感苦樂二果。邪見在懷。障於學路。後段復云。邪心決。微名之爲見等。此既是邪見心生。進俱舍四捨中。邪見失戒。何閑治。對淮南云。夫言邪見。斷善失戒。須起九品圓滿之心。爲圓滿邪見。必定捨戒。既無受體。還同白衣。不用治罰。今此三舉。比丘雖然不信因果。及邪心決。微且九品之心。未滿。故不



失戒但律據圖相爲言論約子細以說故有失不失也雖有此解道理顯然或究其原未免妨難且如起邪心九品盡與不盡總屬他人之內心今僧如何得知彼心之事耶今依天台所稟云可助一釋謂僧令改惡故治舉之彼苦受僧治罰即有由信故知九品邪心未圓必一向拒違不受治罰即驗知邪心決微已斷善故亦不在治也

此解妙中之妙

云此至量者證前七法治人有爲一義者准四分增一文佛告諸比丘如來出世以一義故爲諸比丘制呵責羯磨諸比丘聞皆歡喜信樂奉行攝取於僧義乃至第十正法久信皆是一義也鈔云乃至惡心等者律文下有諸句有殞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不見不憊不捨及說戒自恣單白等三法及覆藏本日治出罪四重乃至七滅爭等一句中皆言如來出世以一義故制呵責羯磨餘可知

云大至身者彼經云有一持戒比丘名爲覺德制諸比丘不得畜奴婢牛羊非法之物多聞破戒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遇是法師時王有德爲護法

故與惡比丘戰令說者免王被刀劍身無見處覺德謂王善哉善哉王今與是護法之王王大歡喜尋便命終生阿閼佛土爲第一弟子

云問至是者玄云鈔主意在令治再三進退答中有四段初釋會二文取捨兩意第二段又涅槃下取終不取始第三段兩存下却覆止始終通取故云示也第四段覆前又是却覆止文取終不取始終故云用也兩存亦得者取生信處多依十輪必懸暗下依涅槃大集覆前又是或作文字者錯也

云惡至出者此文古今解判多別有云犯重已三報也彰不肯臣伏故惡屬治或言若犯初篇而未求悔即滅殞治或云犯下六聚不臣伏即哩殞治若犯六聚臣事不臣罪三舉治也今抄意不問輕重拒云不見則合此治故前呵責中云若後更共相罵者更增罪治謂作惡罵治引此共相罵言顯是輕罪也汝所往處者此人不肯受治欲往餘寺僧即差人往報此比丘犯罪若後見來事須治之爲作自言者此處對僧公白而作不須自言彼既聞犯要令自言方得

治也。如是人不應從求聽者。相部云。對衆告白而作。不虛義。同自言義。同來聽如法。駢出。故不應也。云。嘿至也者。五分云。闍陀比丘。在拘睢彌國一夏之內。觸惱衆僧。不共和。合有一比丘。夏竟。往迦葉。所以事白之。迦葉令阿難。汝往彼國。以佛語。付諸作梵。壇治之。阿難受語。與五百比丘。俱往其所。其闍陀問阿難。來出外迎逆。問何故。此來答欲利益。汝問言如何。利益於我。答言。當以佛語作梵。壇治。汝彼問如何。是梵壇答云。一切七衆。不得共來往交言。彼聞之。悶絕倒地。語阿難曰。此是煞我。何言利益。所言梵壇者。一約法。以論梵者。淨也。壇者。法也。以無語。法治是清淨法。遮不淨法也。二據事以說者。即如抄云。梵天法。治之。宛陵云。准經中說。梵王宮前有一壇。梵衆中有不如法者。諸梵引來立於壇上。餘梵衆說一偈云。法若本來有。今則不應。無今既不。無故明知元是有。說此偈。竟引下壇。所餘天更不得與語。若後解時。亦同前法。引立壇上。諸天還說偈云。法若本來無。今則不應。有今既不。有故明知元是無。引下壇來。餘天却仍

舊來往交言也。彼既如是。此亦同然。比丘犯罪七衆。不許與言議。後隨順了。即得問何故。將此不語之法。治比丘耶。鈔文答釋云。以欲界語地亦通色有云云。謂欲界是語言之地也。亦通色有者。法賢云。謂此語言不唯欲界亦通色界。准婆沙俱舍云。夫身語意總有加行。出入息是身加行。受想是意加行。尋伺是語加行。凡欲發言。先須尋伺。尋謂尋求伺者。伺察又云。顯推度顯發言曰。伺。總是心所家法也。但尋顯伺細。故俱舍頌云。尋伺心顯細。問色界四禪。爲總有尋伺。語言爲亦有。不具者。賢云。准論中約此尋伺。乃分三地。一者有尋有伺地。即初禪。梵衆梵輔天是。二者無尋地。即初禪大梵王天。號爲中間禪。是三無尋無伺地。從二禪已去是也。雖有心心所以。總細故不起。現行故問何故喚梵王天爲中間禪。耶答此約尋伺以立名也。謂梵王天心。所不顯不細。在有尋伺地之後。無尋伺地之前。於其中間。有伺無尋。故立中間之稱也。云。記中妄釋云。過禪初未到。示有等者。有經中加不共語。羯磨抄主云。一度曾見經中有此羯磨。

忘却經之名字尋求未獲云云祇律二十四卷有加不共籍羯磨也若准東塔疏云但由此丘犯過拒云不見僧作不見舉治之心猶強顯即更加此不語之法便是增罪治也但告七衆莫與伊語言便得更不乘羯磨也難合等者緣中因摩訶羅數犯罪雖隨順僧行未全故更加三罰一柔軟調伏即呵責等四二則強調伏即三舉等上二不敗三即煞之謂不與語即爾教授等法五分法身將滅義同於死也

云滅殞者標名也法寶云凡標名與牒名各別今多有標牒不分若前文皆標列名數訖今次第解釋之時更舉名字起即呼牒名若前文總未說至此孤然而立即云標名今此滅殞一法九羯磨列數也中未曾論說此即在彼九外故云標名也云謂至法者如文云五至持者此律無文依五分出也文中云不得共事者立云此是說恐事今不得與彼同此事故所心知者戒疏云羯磨西音此爲辦事凡一切羯磨所被者總是事也餘文可解云薩至穢者目連等者立云四分祇律咸有緣起今具依僧祇叙者昔佛

自說戒時有國王爲佛作金蓮華座至布薩日佛坐其上時衆已集將欲說戒時金蓮華座地有一比丘盜安腋下即嘿然不作布薩阿難云初夜已過請佛說戒乃至中夜後夜白佛佛言衆不清淨時目連念言誰不清淨遂天眼視之見一比丘盜金蓮華遂從坐起牽出戶外却來白佛衆已清淨請佛說戒佛呵目連我可不見須待自然何得天眼耳見聞他罪因付諸比丘說戒也^{緣起}玄云此謂三根未彰故須自言多論公白而作三根既顯上同前文此即是聽此律遮法要須現前多論不現亦得必若五德舉來不肯者依論不現前直爾滅殞亦通也自他者此約大衆人人相望互爲自他共同說戒羯磨二種中住未論被事不成皆犯不應豈非同穢

云二至論者牒章也云先至成者開兩章也云初中二字謂指上來非法科也云寺至二日旨者此者此云號也梵云僧伽藍此云衆園或云毗訶羅此云遊上處也今云寺者約漢朝所立也云云貨者賈也除錢已外一切堪賣者皆名爲貨俗中云賈貨也

賕者說文云以財求理謂將一切賄貨屬托求理等云云失者悞遺失也奪者強力所將典掌之人由不令償況因遇此事罰飲酒等人倍償並是非法也因禁者犯重比丘囚禁於空房中待國家救來即放出云云自貨賕者犯重人被禁多時國又無赦遂自將財物贈於眾主求脫之類云云或奪賕物者犯重之人國禁多時國無息赦自己無財贖求無由得脫因有賕來劫寺令犯重比丘奪取財物便放汝出等因利求利者准僧失物此作失意彼作得心屬彼已定今奪取早是分外之利因此利故更倍索之名求利也由似俗中納本物了更倍納伊賊之自己物也豈非順俗也露立僧中者裸身立彼在於僧中爲露立也或有云露地著衣而立不正吹灰等易知云云云良至說者良實也多也綱維者綱紀維持也法爲教法綱謂綱目不依教法綱自故如後引者即此下文當說如法欲了起去等是也止得三人者玄云既言旁人是兩邊人也并自己上豈非三人所以不得至四者一解云恐有無窮之失也不正今依專記云

同

中平

有衆同見即善伴具何須說也說見不欲者謂我不忍與是不欲如是三說之護心相應者明了云念智捨三護本受體念者明記即最初思念前事智者起智決斷是非捨者謂去非從是今既說見不欲即與捨非從是護戒之心相應也母論等者證上文也如上說者指羯磨篇十五種嚧處也云問至罪者文中當字或平呼或去聲總得非法制罪是吉也云次至等者如法僧制者反前非法也要隨順者此是五百結集文也爲富那羅重說律藏後文云如佛所制隨順而學等廣如彼說云注文云不依經本者佛制夏後游行至王制無事不行離寺十日皆制還俗等是苦使不過兩月者顯前周季苦使成非也十輪等者前文引毘陵根令修福罰亦是如法也罰舍利日中立者祇云初制坐具廣一搩平長三搩平時衆多比丘在講堂中議論嫌此坐具過狹等不妨閑亂佛向上座是何人答舍利弗佛言云衆多梵行人作是論說汝何嘿然今當罰汝日中立也身子受罰乃立諸比丘各於佛前悔過言身子體卑軟恕其過



勿令不樂佛身。身子風冷。得日方釋。然日月星辰在於空中。寧可迴轉身子。受如來罰心。不可迴此。即如法僧制。要隨順矣。斷食者。語知事人。莫與食。亦約暫時說。奪衣者。亦非永奪。折伏了和順。却與令立者。於僧中立也。非是裸身而立。治沙彌中者。謂師治罰沙彌文中也。罰除草等者。亦是如法制也。若據律文。斷食奪衣除草等。並是罰沙彌法。今鈔云。主意將前衣食罰比丘。亦爾。口沙彌作此治。置得於中。除草偏約沙彌。即是如法。若大僧即成非法也。此是除意人多不達。妄非鈔文云云。自他力者。自己已有道德。力王臣知。重不然。假他有力人。亦得此據。非法條流以說。如今時罰錢入常住。罰麵作小食等類。如法應受者。受罰者。也不可除滅。此制限故。先語法式者。恐他有違寺中法條制。證上文如法須受之義也。

云二至言者。如文釋中。云然至礙者。然食爲大患。者。鏡水大德云。且食是小事。何云大患。耶。若約體。即小據功用絕大。故儒書云。食能寃虛而接氣。又云。身非瓠瓜。豈能不食等。亦說此食爲先。內教亦云。衣食

支身命等云云

支身命等云云。人誰不須者。凡在世中。日日須得此食。世尊一化多先陳者。佛說一切有情。依仰飲食而住。故慰問下。證上文也。云云。自棄僧食者。鳴鐘作相。善召十方。今既有遮。豈非棄也。障礙大法者。食既不通。僧法有塞。豈非是礙云云。饑困者。驗因知果。慳惜獨。敢必招惡果。此是其因也。劇苦者。蒼頡云。偏受之苦。日劇也。來生受地獄苦報。竟更別受鬼趣之報也。古師述衆法者。隋朝相州大慈寺靈裕律師。值後周廢佛教。隱跡終南山。被俗服。領徒在山。每日出於廊市。賣卜得錢。供於徒弟。余米後。隋家御高。大行勅補爲僧。統遂於住處造志相寺。法師親立寺。誥十篇等云云。餘如文。云然至法者。白衣能齋者。五分二十六云。白衣來從比丘乞食。比丘不敢與。便致譏呵。是以白佛。佛言。能齋者。與乞云。能齋之言。抄云。主取後寺誥意也。下文自釋云云。任道行之者。任依也。道謂道理。但依聖教道理而行。應與便與等。也。同護法者。謂共護佛法也。不損檀越事者。事謂四事。供給今依道理受用。不損檀越四事之福也。檀越梵音。此云施。

主下文自說云

眞誠出家者眞正誠實也。顯非僞。蓋避役飢餓等出三界家也。怖四怨多苦者。怖畏也。行人是能怖。四怨是所怖。怨者怨害。亦云四魔。魔是略梵也。理合應云摩羅。此云煞賊。障於聖道。煞害善根。故立名也。四者一煩惱魔。謂根隨煩惱。能害行人身心。二陰魔。五陰所覆不見眞理。三死魔。壞人命根也。四天魔。居第六天。好壞人善也。攝論云。修空三昧。破煩惱魔。修慈無量。定破天魔。證無餘依。涅槃破蘊魔。却留三月。破死魔。故佛位時。即能永斷。今凡未得理合。怖之云是。出家人意也。三界者。欲色無色。各有分限。故云界也。無常者。無對有立名。常者住也。永也。生了却滅。滅了復生。二中不定。故四無常。無常有二者。大期謂報盡神移等。是二念。念謂一日夜有六百四十八萬利那利。那不住是也。六親等者。身外所重。不越六親。何上公注。老經云。父母兄弟夫妻爲六也。此六至親。愛重故云至愛也。五欲者。色聲香味觸法。寶云。凡夫於此五生樂心。故名之爲欲。欲實由心。託境爲緣也。亦號五

●弟子問

魔。魔染淨議。故亦云魔等云。云。虛妄之俗者也。世間有爲之法。貪染之境。總是不眞。曰虛妄也。宜棄捨矣。眞實之道者。無爲無漏常住矣。究竟常樂名眞實道。忌狹者。梵詞所畏曰忌。謂畏客多。故曰狹也。危脆者。三界無安。曰危。心體虛寂。本來無身。色蘊假有一圓。故名爲脆也。浮假者。梨耶住持相續。假有名爲浮假之命也。違諸佛教者。佛置僧坊人法二同。鳴鐘善召。不局凡聖。今既限約。故是違也。損檀越福者。施主本爲設僧。是福田之者。今望此不得食分。是損彼無作之福。故餘如文云。

云。或至少者。或問者。一釋云。愚或之人作此問也。或可有人作此問也。今存第二。或可顯不定詞。未必總如此見解。淺度者。淺見酌度也。繆人者。爾雅云。小人也。或可繆碎之人。短見情懷之輩也。四輩者。法寶云。人天龍鬼也。又人中自有四貧富貴賤。是天地生長者。天生地長。春夏四時萬物無窮。供養亦爾。山海受用者。百川終日歸海。海受不增。萬類悉依於海。用海無盡。百神附山。山受不增。萬木依山。山用無盡。謂



田亦爾受亦不增用亦無盡也。故佛藏下引證可知。云又至也者。廣施者不局凡聖不簡主客。鳴鐘即來便與食。分名廣施也。寺食爲去。客者爲有客多路踐踏并院致我寺中。食處也有作爲去。字解訓作也。即當寺食處皆往外處作客。不供者供字去聲。呼有作平聲喚者錯也。函蓋者檀越爲道故施。故喻函僧得還供道衆。由如蓋與本相應是相稱也。注文亦以義然後取者。前人既有普供養之義。還能感義有以類之人也。將來者將由當也。求當來福故憂道不憂貧者。俗中賢士之類。如草食瓢飲子展食不二味。居不重席等云云。所患者患字訓憂也。憂食之人情懷鄙悞也。注文世俗耻之者。俗云怪人拋糞掃等云云。積事不憂道者。但聚財物。憂衣食等是積事也。不憂修行出世之道等。未見道通事塞等。未見有人但憂道業不□。日夜勤勩業進是道通。衣勵食足支身命是事塞也。

云佛至故者。非生人好處者。據不齋與食果他入地獄。故非生人惡處。能齋與食能生人天等云云。離苦

中道難道

得樂者。釋上慈悲字也。慈悲能與樂是得樂。悲能拔苦是離苦也。云若至中者。不知道俗分者。道是說法受施爲俗人求福行施爲分。今身僧反施俗。即是不知分也。毀損三歸者。俗人本合施僧物。今來乞僧物。何有歸依僧義耶。若尊於法。即令行施。今却乞僧物。何有歸依法耶。若崇重佛。即合供養。今反乞之。亦無歸依佛義也。隨相中者。指盜戒也。彼因王大臣惡賊公人作人等。一一有方法如彼處。明此未合叙云云。二引聖言量者。夫量有三種。謂現比至教三也。云現量者。因明論云。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於名稱等所有分別。現現別轉故名現量。意道夫現量者。須緣五塵實自相憶不作行解。但離分別而任運緣。因修照境不籌不度。親得五塵自相。故所以名現量。如眼識緣色自相時。但緣色自相不作長短方圓等解。親冥色之自相也。廣說如彼云云。二比量者。論云。謂藉衆相而觀於義。相有三種。如前已說。用彼爲因。於所此義有正智生了知有火等。是名比量。意通夫比量者。須立論主將三支無過多言。

能於敵論二徒令他生解故云此量三至教量者卽是此中聖言量也此皆對能詮文說也此聖言量是慈氏無著世親古師所立從陳那已後辯證談旨但立前二也意道聖言量是立論之憑準兼是能詮現此二量是所詮之旨若能所雙說三量具彰若但說所詮唯立於二更有非量如境不稱心謂緣空華兔角等皆不雅實境名非量今鈔文據向下所引總是能詮之教故標云聖言量也不同諸記中釋云云
云薩至死者當祇是常住異名也或可梵語僧祇此云大眾今取後說爲定卽大眾食時也四相者打健
種吹貝打鼓更後日唱令不成信召卽雜亂也或如天台諸寺先打鼓鼓聲斷方可鐘此既規準一定不名雜亂也二三處始終僧祇者初置寺院時爲始乃至處壞時日終於其中間衆食不絕名始終也問大界內何得有三三處始終僧祇答有二說初依搜玄云是法同食別界更有解云是一別住內有二三院各有衆食處如今寺中經院有出產供養經者三十五十人至時集此食不犯別衆但自作相便得或更

天王觀音等院並如是也未必措定是食別界云云
三拍手者表三通也餘文可委云云
云薩至之者注云應是儉時故法一定者釋前來應以一解爲限等若是豐時人多則剩出亦不局數也鈔意如此行餅錯得一番者計直犯也亦不約豐時儉時偏心食僧食犯墮者此據稱情之食偏剩受少許然有不便之者不受但犯提罪也不病案好食得者犯重謂約他得入手犯夷重若但案時亦犯提論文如是也云義今師重約義定之唯約持戒人說破戒財法並已縱不與無犯等云云常伺比丘短者譏言沙門只解受人物不解施人所以不自手與者初緣自手與食後因外道語白衣言汝以沙門爲福沙門却以我爲福田等故制不自手與也一寺一村一林者寺是此方名也村者則四相之名據聚落中僧坊以說林是祇陀之本稱彼經言若一寺廟一村落一樹林證知不錯五法師者五律師也解法故號法師能辨受戒等事餘並如文云云
云三至酌者約法者羯磨法或治罰法等別作羯磨

者謂受日懺墮受戒等僧不可和者謂集僧取和稍難也。當於說戒前作者所責衆僧並集不更散去。及此時作諸羯磨也大德云又須知作法時節如戒師登座誦五字偈序訖同僧集和合乃至不來者說欲或有說欲人或並無等一切如尋常答了未問事宗之前衆中上座告云戒師且住即說今有某法事等又上座但告陳不須起立此是作法端由之機漸有人不遠能那總未表白便作諸法事或時上座告僧之時從床起來立地者並是不會行持律相之事待諸羯磨並了即戒師方可問事宗便乘單白誦戒廣序乃至五篇等云云有智人者云是僧中上座明律之人也隨所誦誦依法治者若舉他夷罪不了將殘治之如是遞降一等云云無根者無見聞疑三根也假言我見聞疑也無餘者謂前比丘實不犯罪舉罪之人或見餘犯想心將謂是此犯而舉亦不成但不治謗罪若無根無餘並治謗罪也情虛實者舉罪人情懷也利益爲心是實自又具德損減爲心是虛自又不具德律文不顧此虛實之情也斟酌者有知

人須斟酌度若情虛舉根不了必須治之或情實舉根不了可容恕故

云言至輕者就時者謂約分限以論也日光未沒即如法之時屏闥無燈即非法時也今據此時以辨如非之相也所爲處重者如說戒是佛法根本受戒納體爲世福田懺罪除慙總是所爲處重也餘文可悉

云云

云對至律者或來不來者即是足數中常憶常來初輕病人也問前篇云常憶常此云或來似有相違若爲和合今准蜀川云此中或來二字即屬前篇常憶常來人也此人常憶得半月至此日便來故云或來即據說戒正日以論也此中云不來者亦是前輕病人或有緣增減說戒彼便不知欲不來也即據吳日以論此文約正日及吳日雙陳足數中唯約正日以說亦不相違也一向不憶不來者第二人約極重也即是前篇不憶不來人也有憶而來者即是足數第三互憶忘及來不來病發不定人也此中云有憶而來且顯他病發輕時來赴說戒隱其有憶不來亦是

隱顯之意。乍觀文勢。似有相違。如此會通。義意無異。此義最急。立記並不論量。後來講解之家。未見敘述。之。初人須與後二不須者。初人輕病有別。衆須與羯磨法隔。後二人不用與法也。蜀云。第二人一向重不足。不別不要與法。其第三人病發有輕重。重時不論輕時。或憶得即來。或時雖憶。且不來。則無過不來。成別今抄云。不用與法者。且據他憶而又來。以論也。若究竟說。須與法隔之方爲妙也。諸記中並不達深意。多是謬解律文。請依此釋。十誦已下。證上與法之人也。餘文易見。不廣釋也。云云。

云四至者。標也。云凡聖語者。叶者說文云。和也。言也。形服蓋惡者。爪髮長利是形。惡衣裳垢穢。卽服蓋也。非人呵者。十誦云。納衣比丘。著不淨汚納諸天金剛。不懸白佛。佛言。不應著。著者犯吉也。搜云。約五上染爲服蓋者。違文也。如下自辨。前行前坐者。聞鐘先往。是前行。最初入堂設拜了。卽坐。是前坐。意欲看年少等云。云唱僧跋者。大莊嚴論云。戶利鞠多長者。受外道囑令。然佛以雜毒藥食供佛及僧。佛知了。令一

切僧待唱僧跋。已然後食之。嚼已棄棄。消卽是如今云等供也。諸別意同。有人云。當初有毒藥。則事畢僧跋。今時既無。不要亦得。此未達教申妄解。如行難受施之例。可以意知云云。白衣來與食者。據彼能齋也。說法者。受歸戒也。賢聖說法者。思益經云。汝等集會。當行二事。若聖說法。若聖嘿然。何爲說法。何爲嘿然。佛不違佛。不違法。不違僧。是名聖說。若知法卽是佛。離相卽是法。無爲卽是僧。名聖嘿然也。排說者。今時戲笑處。行主相排向。前爭說事等是也。

云二至中者。文相易知。不繁碎解也。云四至。祇者五法者。一修慈離。二卑下。意如拭塵巾。三善知坐起。離於諂慢。四說於法言。雖無義語。五見過修嘿然爭訟故。云四至。償者。俗人棍荷者。所稟云。恐是約色。以分道俗。若礫製造。無別也。襖者。謂今時上領長襖。是也。裙者。注神執反。諸家說此衣相不定。立記云。無口袴。謂繫著膝下也。嘉興云。是行。勝子。壽記云。似襦袖。大下有襪也。亮云。小半臂子。法寶云。短襪子。下至膝已來。號之爲裙。鉢水大鉢云。京中曾見。不整三

藏著之已上諸解雖多並不正也。今准衣服名義錄云是上古之裳也。至周武王時以布爲之名曰褶。至敬王時以縹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蓋是庶人之服也。至漢章帝改之以綾爲之。加下緣謂之口帝於端午日賜百寮水紋綾袴蓋以清正治人。若百寮母及妻承恩渥者別賜緋羅交勝袴取其日勝之義。今太常工人服紫絹袴緋衫執羽翕而舞之。又侍皇帝講武之臣近侍者皆服朱事袴褶等。已上具儀錄出准此袴者古之所有。今加下緣卽呼爲袴。鈔意恐今時更勅古所作不交許著之斯爲定說也。銅鏡者下有足也。紱紵者脫空物用紵布於內爲骨以潔於上者是也。餘文可知。

云靈至久者留穢去淨者僧寺畜女淨人是留穢令僧犯言不得羯磨等二種僧中共住是去淨也。生死未失者盡也。因此愛染輪迴未息不能令盡生死之原也。

云寺至提者多不結淨者伽藍相因便須結淨。或初起時未有人住經明相便須處分。今不如是故云多。

●不疑在

不云云道俗通蓋者對古人義也。古云寺是俗廟實卽檀越淨何須結之。今云道俗通蓋淨穢混然通爲僧坊俗乃檀越若道寺是俗造便云他淨一切僧坊俱非道有妄相倚傍故云通蓋食是俗有同界不犯卽淨若是僧有共宿過生狗爲穢僧俗不分故混然也。馬鞍者束絡之總名也。韁絆者謂馬上所帶佩者是韁也。韁謂韁絆在身曰韁。不脚曰絆也。卷者與此卷字同音。說文云牛鼻中環也。其月者謂繫牛株杙也。一衆無戒者約受時總發得戒誓斷惡心今隨中不依受願一切亂境上無作並失非謂總捨戒體名爲失戒也云云。

云或至法者依時不集者打鐘召集禮佛等不來上座者坐居衆首之人也。三師者和上二師也有云三綱者非也。云若至喻者如文云五雜教授者難明難明如下自說云云。

云毗至之者取欲者失擬諫他先陳自意告前人云長老某事擬諫不知許不前許之卽諫反此不須也。云若至罪者如文云若至違者如文云若至

●同經
●同經

之者注文云引涅槃示者彼云舍衛城中有一丈夫捕鳥還放佛說傷云勿輕小罪以爲無殃水滄雖微漸盈大器等云云云若至之者如文云然至御者牽課者牽謂作頭引領課謂勵已強爲令人効我故故律云等者四分尼法聚文也彼云阿難有六十弟子皆是少年欲捨戒還俗迦葉語阿難言汝衆欲失汝年少比丘貪不知足阿難云我今頭白何以呼我爲年少耶迦葉云汝與年少比丘俱不善同善根貪不知足初中後夜不動修習等解曰爲色聲等所染名爲不善閑諸根常有求名利心是貪不知足也據此貪染入道殊淺故諸作年少比丘也亦如今時俗語云無智百歲小兒等亦然矣但行破殺畜吉祥經云破殺賊狀似三歲孩兒耗却他長者殺畜皆空後取得不知名字夜後有者白人著青人著黃人過皆喚此小兒爲賊賊汝因何在此等長者聞已知彼名字遂喚云殺賊適來者白是何人乃至著黃人等小人云皆是錢精白是銀精黃是金精遂引領長者往寶藏處示於所在皆掘得之廣如彼說

中經疑也

●會不該會
上三之一

云云法寶云小兒雖破殺能示金處長者雖失殺失而獲金施主以四事供僧似失殺得福田如獲金沙門雖受施爲施所墮如破殺解說法顯眞理伏藏如示金也錢水大德云此取半喻據一面損處爲言不取全喻知之又是無學者立云鈔據結集時得果之後說也雅妙也操持也妙持禁戒如彼松桂歲寒不改故曰堅貞廣博五部律文通達犯不犯相兼明大小二乘知治舉時與非時見衆僧盡要和順遠樓之善惡窮衆之人情性可准上來五段之文於一方別住兼持達御也已上解第七篇竟

○第八受戒篇

大分爲二初牒名二釋初云受至八者先辨來意云云達御之德既圓理合施行化物施化之要受戒爲先前所未明故次辨也捨戒六念如後自辨釋次釋篇名初略明次廣解受是能領之心戒是所納之法緣乃發生之總稱集乃衆聚之通名上明也次廣明者依律受有五種一善來羯磨疏云此人宿樹善因早蒙開悟斷惡一倫道成初果佛親召命因發願戒

曰善來善是機來是教從機約教以立其名卽陳如爲首二上法者疏云此人修慧惑盡道成無學會正理窮得最上法或云破結結謂結使卽煩惱也或名自誓要先有心求戒如迦葉於多子塔邊立誓云善逝是我師修伽陀是我師等若不立誓但證果而無戒卽羅漢沙彌也三三歸者三遍歸依三寶故四八敬者因佛姨母波闍波提初出家佛不聽許後與五百釋女躬自剃落倚於祇洹阿難爲陳三請初直請佛度女人佛言若度女人損正法五百年如人男少女多不許次恩德請佛言得聞三寶名字已是報恩三因齊果等請謂諸佛皆有四衆女人修行皆得道果故於是世尊令傳八法問彼若能依行許度時阿難傳此八法語之彼願奉行於所傳八法言下得戒八敬者一百羣舉受懺請安恣如下廣明五羯磨者八年後獲三歸與羯磨次下受者於第五受中分爲六受一邊方五人受羯磨疏云邊隅荒僻僧少遊行致令億耳三年方得具戒曲請邊方開於五事許五人受具也二中國十人受疏云僧多信少機欲漸

戲增立十人方圓具戒三尼左邊方許十人受四若在中國二十人受五小年曾嫁十二受疏云既已事人深閑儀禮如狀本事故開六端正難緣遣信受現云恣自逾逸素染俗心出寺詣僧忍成凌辱故難遣信爲戒因明諸師不同相疏云令使尼於僧中爲受已飯本寺却集尼僧秉法受之今破云作法時爲言大德僧聽爲言大姉僧聽若言大德僧卽僧尼法別故若士大姉何成僧法二俱有過故新章云但令本法尼手執香爐在寺專志其使尼向僧中爲受彼處羯磨竟此便納戒舉例猶如遣使行然彼命斷此結罪今破云不可將惡例善又得戒無分齊故或復有緣難生如何此中一向執爐專志等今南山云但使尼於僧中如法受竟歸本寺語彼端正尼言已爲汝受具竟卽當此時得戒故婆沙云頗有人於一人邊得戒否答有如端正難緣是知非謬上明今收此六總爲羯磨但明受就此五中約人斷簡者三歸唯大僧入敬唯尼衆餘三還僧尼約處者善二人唯南滿上羯磨二通三處約時者上法無前後善來最在初

三歸八季前羯磨八季後八敬第十四季約師資者。上法不從師善來唯從師三歸羯磨皆從資入敬佛。先說後從資約法結者上法無說結善來八敬但一說三歸三說三結羯磨四說一結約世者善三八唯現在世上羯磨通現未今言受者但論羯磨一受處遍三方時通現未位及凡聖人說男女故但明此一也緣者因緣問題中何無因字一答云爲順宗計以經部宗不許彼有因故但明緣若有部宗許有六因義說在增一增文中時經文遠其文隱沒故迦多演尼子於諸法相無間思求冥感天仙現來授與如天授與後第遮經量云自許六因經是有法佛說故宗因云諸天傳故同喻如後第遮經諸天傳後第遮經是佛說六因既是諸天傳同後第遮經是佛說經部量云六因經有法非佛說爲宗因云諸天傳故喻如外道典籍諸天傳外道典籍諸天傳故非佛說六因既是諸天傳同波典籍非佛說今四分通經部故但言緣集二云略故不言既說四緣中有因緣緣即有五因增上緣即是能作因故此戒既假因

緣今此略辨因緣義四門分別一明六因二明四緣三三三攝四戒從緣得一六因者一能作因俱舍論云除自餘能作此法生時餘法不能爲障但除自體者如刀不日割指不自指眼不自見自體不與自體爲因亦爾二俱有因論云俱有互爲有宗許有同時因果一剎那中四相爲因本法爲果等因與果同時有故三同類因論云同類因相似類者流淚如過去善五蘊與現在善五蘊爲同類因現在善五蘊與過去善五蘊爲等流果現在善五蘊與未來善五蘊爲同類因未來善五蘊與見善五蘊爲等流果不善無記亦爾唯取自部自地前生法爲同類因若無漏法通於九地唯等勝爲果四相應因論云相應因決定心心所同依心王心所五義平等一所依根同一所緣境同一行相同一時同一事業更相隨順義用相應故五遍行因論云遍行謂前遍爲同地染因若部下五見疑無明集部下二見疑無明共十一或具三義一遍緣五部行義二遍隨眠五部行義三遍與五部染法爲因行義具此三義名遍行平呼皆得六異熟

因論云異熟因不善及善唯有賴以過去不善及有漏善爲因。因果異時如熟故無漏破壞三有不能爲因。無記劣故不能爲因。唯取善不善也。次辨四緣者。一因緣緣論云。因緣五。因緣性於前五。因中攬二等。皆名因緣。緣二等無間緣論云。等無間非後心心所。已生等謂齋等。間謂間隔。或前念心心所法齋等與後念心心所法爲緣。或後念心心所法齋等用前念心心所法爲緣。從生死初際至無學位時相續無斷。故言非後者。最後一念不能爲緣。三所緣緣論云。所緣一切法。上緣是境。下緣是心心王。心所羸劣。由如病人非杖不起。有境攀附。方乃得生。四增上緣論云。增上即能作望。不障生邊。名能作。因與力用邊。名增上緣。三因緣相攝者。婆沙二解。一云。不相攝。四緣中增上緣。攝能作因緣。因緣攝餘五。因盡六。因中能作。因攝增上緣。餘五。因共攝。因緣緣餘二緣。無因可攝。即因不攝緣。二云。餘文一因通攝餘三緣。即相攝也。問。因緣有何差別。答。顯宗云。因緣雖無別體。約義不同。近名因。遠名緣。親爲因。疎爲緣。因能生緣。緣能長如。

生養二母。因能生緣。緣能長。辨如種子與水土。寶法師不許此義。論云。增上即能作。皆是不障義。何有親疎。若爾顯宗所說。如何答約。多分說六。因中五親一疎。四緣中三疎一親。故上略點名數。若也。四辨戒緣。得者三。因二緣得一。能作因得。謂此法生時。諸法不能障。故二俱有。因得此戒具生等。四相即互爲果。養三同類。因得謂過去生中曾受得。故今雖創從過去同類因得也。從因緣緣得者。既具俱有。同類二因。便是因緣緣也。從增上緣者。人法界衣鉢等爲緣。故不從餘三。因二緣得者。非心法。故不從相應。因生非染汚法。不從遍行。因非瞋因起。故不從異熟。因生非心法。故不從等無間。緣生不能緣境。故不從所緣。緣生相部宗初念戒不從同類。因生以最初得。故新疏破云。若爾應同。若法初心。否如斯解。義險等山川。師宗救云。但無國體。因非無異體。因謂此法生時。具有生得加行二善爲因。故今破云。若無同體。因者何以輕云。若不受戒。不得疥癩野干身。況復人身。即知過去生中已曾受得。今從過去同類。因生也。略辨因緣義。

竟今題中緣字卽是因緣也篇等如常說云

依篇釋中總意云夫至檢者領納在心曰受禁防身口曰戒者字則牒上領納在心禁防身口之人故總而言之故云夫受戒者超凡鄙穢流者超越也過也凡夫鄙惡名爲穢流今受者爲調三毒越於三界故云超凡云云入聖衆寶位者入者則也聖者正也謂三乘等正理名之爲聖聖人不少曰衆也貴重希有稱寶極重故稱位也如周易云聖人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經云位高天等卽至重至極也今受剃髮染衣受持戒法卽屬於聖人豈非極重之位也

既慕心彌博者既已也慕者思慕彌大也博廣也謂受者求三乘等八聖衆寶位既以如是慕心則彌巨法界博通三世無善不修則道諦無過不斷則滅諦也故所緣彌多者所爲之緣不少名彌多則能受有五所對有六發心乞戒心境相當事成究竟也以多緣故攸難者以由也由須具如許多種之緣始發得戒於一一緣中皆須精窮勘問是非等攸字訓所也

今案

所作法事則成難故以難知故評檢者由緣多故法事難知故作此受戒篇詳審檢察故也

云而世至教者世情塵染者長有求名利心名世情恒被色香等所迷名爲塵染也每昏教法者毗尼事相須專究尋積習尙乃不知況習俗之人豈能名得此教故云昏也故前文云研習積季由迷暗托況談世論熱能體之卽是此意也爲師易難者立云達者不難迷者非易習俗生常者但習學時人之語以爲一生常解也不思沿革者字林云順流曰沿革者改也恣此無知亂彼眞教者恣此習俗之常解無知之言臨其法事自然亂彼毗尼眞正之教故前文言成瓦礫妄參眞淨之文等是也云或至法者執天誼誦者牒沙彌和上之名但依律文云某甲等卽是執文誦誦也彼他前受戒事不得卽非相眞知也或前受遮障等者謂前境受戒之人身上帶遮障障戒不知生卽是無住僧法也或結界渙落等者落者墜失之義也謂標相不分重結交互遙唱遙結是墜失故渙者渙渙不惻上之是非成亦不知不成亦不委故

曰混然也。或僧數薄惡者物少爲薄也。中不滿十邊不滿五。卽是僧數五十法。簡之不堪是惡。不能生其受者信心。故云不能生信也。或衣鉢假借等者。無三衣鉢。臨時從他假借受戒。卽自是非法也。玄云前法事。人界總屬他。非若借衣鉢自身之緣。不具受。亦不得卽自是非法。羯磨疏云。若無若借俱非自緣也。已上諸句。並依玄記釋。不取亂解思之。

云如至實者。唐虞也。謂上緣非戒法。不就曰虛受也。雖復有護持之心。而無戒可護。故云唐勞一世也。後生還爾者。爾由是也。還是無戒永無出期者。寧受而破。因有戒可破。隨惡而遠。遠有出期。若受不得無戒。可持亦無可破。永無出世之期也。大集已下證上無戒可委云云。深至准者。詳謂審詳練爲明練。一受已難者。一度受戒尙乃是。難不宜再造。趣施爲造作也。故委顯示者。故字因由義。由上不逮之人也。委細也。顯彰也。指示也。如向下一篇。總是委細顯示。至機依准者。至臨受戒對機之時。依此一篇以爲准的。等生起此篇。製作近意也。開章釋中不及一一列

科

云初至法者。具緣成受者。如下須具五緣。方成受戒。故先明之後。加教法者。約如聖法正成受也。云初中者。具緣文中也。五緣者。舉數也。謂鈔云。依首疏受前列緣意。通聖制。從緣托緣。定有。又有爲法。緣具。方生緣關。卽滅。是以受前。先列緣也。餘如別說。

云一能受有五者。能受之人具五緣也。云一至罪者。一是人道者。此舉具緣也。羯磨疏云。惟斯人者。苦輕下。趣出上天。強議明記。能崇道業。故得受也。餘道成難者。辨闕緣也。餘外也。除人之外也。卽五道也。疏云。天善樂多。修羅壞疑。鬼神詭曲。畜生愚昧。地獄常苦。爲上諸緣。皆不發戒。故下引僧祇律等者。就人道中。更作簡減。七十有得。不得不能作事。卽不得反此。卽得時過者。一向不合。不論作事不作事也。二諸根具足者。是具緣也。謂身具衆惡等者。辨闕緣也。謂將不具反釋上具也。所以須簡釋者。羯磨疏云。若不堪簡擇。污辱僧倫。且約眼一緣。自有二十餘相。並不堪也。廣列六根一百餘種。律中六根具淨。分應受法。雙

金村藏科下

啞狂亂等者。羯磨疏云。耳舌意三助道勝也。由耳聽法。意分別邪正。有疑通決。非舌不宣。必具此三。定爲戒本。故狂聾啞通。及自他俱非。數取意可見也。餘者通鑑。乃至義鈔者。羯磨疏云。眼及鼻身少缺通。許若截手。脚耳鼻眼不見光不在。開例等廣如彼也。三身器清淨者。是具緣也。羯磨疏云。既爲道器。純淨方堪如淨舍宅。可以爲例也。謂俗人等者。羯磨疏云。以五八十戒具足者。基基既先。類無所加也。俗人汚尼雖無戒犯。業在生報。戒障三塗。正與相違。故成難攝。四出家相具者。標具緣也。羯磨疏云。剃髮形同披袈裟衣。同謂簡外宗不除鬘髮。亦受得戒。此卽不然。若着俗衣。不變髮定不可也。五得少分法者。是具緣也。謂曾受十戒者。釋上少分法。卽十戒也。謂法海不願漸開方便律云等者。科簡得不也。云第二所對有六者。謂所對境也有六。卽舉數六中闕一。受亦不成。抄文自述云。一結界主故者。都有段也。六結界成就者。簡不成卽是闕也。必依法界者。羯磨疏云。教法所由。非界不立。若作不成者。作結界

不成也。後法不就者。受機等爲後法也。深明界相者。界分標相也。緣牆傍壘等善達是非者。如法爲是。反此爲非也。訪問者。借訪委問也。原結是誰者。原本親立法。是何人等審知等。審實委知大界內外及場四面有自然等。不汎濫方可依准也。不然捨已更結者。然者是也。原本結界。不是明閑之人。或大界內外不分。明戒場四面汎濫相接之類。卽捨了更結也。比人行事者。比近也。近代有人行持受戒之事也。寺外結小界者。但爲大界僧多。便往寺外結齋身難事。小界爲人受也。此非法者。今師片非也。必有此緣者。有此大界僧多難集之緣也。結大界無爽者。爽由失也。經往寺外。隨處大小。但結攝僧大界。卽得。何須結小界。若依毗尼母直結小界等者。立云。謂諸戒場爲小界。不以大界圍遶。向孤迥單戒場上。受戒尙乃不成。況復結齊身小界。自成非法。亦是證上義也。中國諸師等者。謂西天僧伽跋摩三藏來此。方爲人受戒。極有尊重之法也。故傳中者。薩婆多師實傳也。多架船江中等者。傳云。宋元嘉十年。祇桓寺慧照於

天竺三藏僧伽跋摩所重受大戒時有祇桓寺慧義法師當世推重見三藏往界外作法遂往問曰布薩僧事總在寺中及至受戒何出邑外一等善法何有異耶也答五部律制互有通塞唯受戒至重不同餘事若餘法不成但得罪夫紹隆佛種用銷信施以戒爲本等餘詞如抄所引云云慧義折然心伏遂令弟子三人渡蔡湖岸於船上受戒鏡水大德云傳中不言船上受戒此是立記錯解也後云在蔡洲受戒此洲在上無江裏洲渚之上由似今時砂灘彼洲上只有數十家住今改爲道人明也云搜立傳中云洲上受戒不知是砂洲上便云舟船與洲渚字音同字異今時講解皆云船上受戒者悞也

二有能秉僧等者羯磨云白四弘通非僧不合三數滿如法者標也若少一人非法等者釋上數不滿便成非法也問文言若少一人莫是不滿十邊不滿五名爲少不可引鈔答云今言少者非謂頭數等云云爲不約頭數不滿如中國十人今只有九等若爾如何是少一人耶更引文答云謂作法至時緣起

乃至不足所明等謂至受戒時別有諸緣而起如雖定闍諸類狂神隱之類故不足也文云等者受戒時度支也此據中國者今節決釋也邊方無僧等者謂阿盤迦提國嗣延弟子僅耳在彼三季方得十人受戒受後來自佛說此因緣佛言自今之後邊五人曲開與受大戒鈔中云持律得受者持律是清淨義也律是能詮能證下所詮也是戒今既持戒豈非清淨反顯不持戒人不在此例也更有非說不叙上依羯磨疏解也若後有人等者比爲無人今既僧多還用五者沙彌得戒據不違他開文衆僧得律約持律僧多故不應爾也十誦所列者彼云頗有邊地具十人但取五人成受以不答得名受具僧得可呵也已上律文云云可呵謂吉羅也或有不許此解若云可呵是吉羅者提舍尼罪無是吉羅莫但有四篇無五篇不彼說可呵是提舍尼罪以十誦中所結部別不同故今意不然彼雖云可呵不是提舍尼戒但喚吉羅爲可呵若云部別不同者由如四分與減季人戒中云諸比丘亦可呵豈非衆僧得吉不可呼爲提舍尼耶故

知此破無理思之。云四界內盡集等者。羯磨疏云。以界取人咸尊一法。云五有白四等者。玄云白在後曰。賴羯磨在前曰。倒如律正斷非法不成。言彼稱此爲錯。文句不足爲脫。言不辨折說。不明了也。云六資緣具等者。羯磨疏云。外相所依如魚有水。若無借俱非自緣。並非法也。

云第三至故者。發心乞受者。羯磨疏云。此最因本不乞。濟不得不欲於此。而欲於彼。若非本壞。乞非所乞。不名受也。無心者。羯磨疏云。無心欲受。強抑登壇。亦不得也。云第四至無無教也者。心境相應者。心是能受人。心境是衆僧所作之法。爲境。境當於心。心稱於境。故曰相應也。眠醉狂等者。解心不當境也。羯磨疏云。法正緣合。而意別緣。是心不當境也。復以文云。已下釋境不稱心也。薩婆多下證成前義也。云第五非法者。九品往來者。請師二教。發戒三安置處。所四單白。差教授師六單白。召入七教。乞戒八戒師白。和九解師問難片者。少也。乖違各別也。餘又易知。云今至攝者。今引文證者。所以有此文來者。謂前能

中有五所中有六。且依首疏所列。然於能所之中文。義由有未了處。故今引論更明證。前不了五緣得成者。標具緣數也。一和上如法。乃至七僧清淨者。謂反證前所對中。彼但云數滿如法。若少一人非法。毗尼非謂頭數不滿等。並不說和上二師七師等是不了。今引論文。方爲如法也。四羯磨成就者。證前所中第五。彼云白四教法等。既言白四。則不取單白之文。是不了也。今言羯磨何。簡白四單白一切。並是方爲決了。五衆僧和合與欲者。證前所中第四。彼云界內和合盡集等。忽若有緣身不得赴集。不可不開與欲是不了。今云和合與欲。若無緣應來者。來或有緣。應與欲者。與欲來方是決了。多論云。若受者已下。此文證前能中第三。彼但云。謂俗人已來。至于得受。無十三難等。難過並不論。量五中破重者。受八不得八中破重者。受十不得十中破重者。受具不得。今引此文。方爲決了。鈔引彼論。猶是語略。故著乃至之詞。若展開亦合一。一而賺也。及作和上。卽十三中初難。斷者。鏡水大德云。此約受了。脫謂此人根本是。是不淨。卽是

邊罪所取初時既受不得但相似比丘今若令此人登壇爲人作師受戒者便是十三難人爲和上累他前人不得戒也。云必至許者准前上緣者謂若欲受戒者受前一一須准上來所列之緣必不堪任等者即與上相違不堪任用律論明斷違理不成故云聖教不許也。

云二至體用者如文。云若至也者集僧如第二篇羯磨如第五篇方法如第六篇故云如前篇中謂欲受戒先須集僧秉法須知剛骨緣本又須結戒場及大略等如是軌模如前已述若爾何故此中更明可引抄答云故重明之以事大故也意道前既廣辨今不要更論然受戒大事此三取急故略提舉名目也。外難既是重明足數與欲何不舉起答有兩解一立記云今時行事皆是碩德儀相並同不用論其足則又作法界殊不須與欲也二解云若欲委細必須盡明也已上兩釋今依所稟云妙如後解盡是略也若言碩德行事不論足則即碩德明開教文羯磨結界必定無非亦不假更標舉又云作法界則不要與欲

●與下
一有
少字

或無戒場多在大界有人有緣不來不傳欲法不免別衆即被事不足思之第二正明方便中云緣中有十者總標也。

列釋中云一至入者得法以不者得十戒法也四律所明者四五十祇皆明與分法非局四分一律也必須十戒於先後聽受具等者謂染習佛法必須次第先受五戒自以調伏信樂漸增次十戒善心轉除後受具足得佛法味如游大海漸深漸入入佛法海亦復如是云云。

云二至法者標也。云初至足者初請和上者謂具戒和上也所以十師之中何故先請和上者抄釋以是得戒根本謂沙彌望和上是得戒之原緣即根本也若無此人秉習莫由等者謂無和上即稟秉終習無由而成法身慧命也關於示導等者餘人不是師不可輒教誡既無教授五分法身不立即無所長益也。見論等者彼云有婆羅門欲出家佛令舍利弗白四度之以多作非法餘比丘呵責云何造作非法彼答云誰謂大德與我受戒誰謂汝爲我作和上語

比丘白佛。因制令請。若不請不乞戒。與受者結吉也。今文云得罪。即是吉羅。四分請法。不云僧屏者。謂當部受戒。度不云僧中屏處也。計理別處等者。今師商度也。以道理計度。必私房院屏處。謂亦未傷大理。今在衆中者。今人行事。並在壇內。一一對衆。請者。鈔準十誦。令人先入僧中等云云。今從尊求和尙者。謂詔彼爲尊。求彼爲和上也。兩手捧足者。以至尊手捧至卑足。表勤重也。云當至法者。當具修和上者。具足修威儀如上。僧綱篇云。凡來僧中律之偏露右肩。脫草履。禮僧足。右膝着地等。是至和上前者。敷坐具對於和上。跪也。旁人教云者。今時自有引請之人。教示也。所以等者。未陳詞之前。先說此由。漸令他心中殷重。故云云。文云等者。正請詞也。羯磨疏分五句。初大德一心念請尊意也。二我某甲至和上者。明所祈也。三願爲我作和上者。慈副本望。四我依大德至戒字。學生之由也。五慈愍故已。述所懷。唯願聽許。可爾等者。羯磨疏云。總領得請詞。許爲師也。教授汝者。非但事攝。亦有法弘訓之清淨者。宜重戒本。攝

持三業。莫放逸者。諸邊之原。發行放逸。當無情。便違五欲。故古人云。律雖列四隨一成。答今云不然。以此四句之詞共成。一答初是許詞。後三相攝義。聽類也。下文十種答法者。玄云。下文是增五文。謂依止處有十答法。一能二可。三是四善。自修行五不放逸。六善哉。七好八起。九去十與汝依止律文。一一皆着若言兩字也。云問至之者。沙彌戒時等者。此問意云。適來受十戒時。已請爲十戒。和上竟今受具戒。便是此師何必更重請。法答曰。文中依鏡水大德作三段意解之初云。以客改轉。不用本師者。且申初解也。大德云。據客有不定說也。謂十具二戒。若同是此人爲和上。不要重請。亦得今緣受具戒之時。別請餘人爲和上。不用前來十戒和上。故云以容改轉等也。又沙彌時。請乃至受法不同者。第二解也。大德云。此約法別不就人論。經使十具二戒同是此一比丘。亦須更請。鈔自解云。沙彌時。請願心爲十戒。今復請者。爲受大戒。願心約法。既別是以請法有殊。或可和上無德不合相攝者。

或是不定之談。謂受十戒時。請他與我作和。上已獲或見和上犯戒。或聞人說此和上有過無德業等心中懷疑。不欲更請。他各師遂別選擇持戒之人。爲我作具戒和上等。故下文云。以犯威儀不應師德也。二對請之者。沙彌戒時一度對面。請今具戒時又一度對面。請故云。二對請之。已上正若依玄記中。將以容改轉。不容本師爲標。將下句兩段文共釋。前未改轉之義。失鈔意甚幸。請思之。

云次至者。如云應至故者。正明請法也。文句與前和上中解判亦不別。今在繁述文相可知。云次至

異者。如云次至限者。義須准請者。以今師義意可

准三師而請也。云云十誦正則理例。請之者。謂前文

引十誦云。令受人先入僧中。教使次第。頭面一一禮

足。已請之。既次第一。一則何局和上二師准此。總須

請之。故云理例也。未必通限者。或在大界上。受總集

百餘人。不可總請。如許多人。此等諸人。雖爲我受戒

事來。如今但准中國受法十人三師七證。已外亦不

在請也。更有妄說不錄也。

● 准律文等

云更明十師成不之相者。持戒如法者。名成破戒無德與受不成爲不相謂相狀也。云四分至也者。弟子知和上犯戒等者。准律四句。前三得後一不得。今此文。中畢第四句。前足數中已辨。託餘之九師。准可知者。律雖無文。今師意云。但准知上四句。得不得。即可知也。云云。互知犯重者。戒師知和上犯和上戒師。犯教師知戒師。戒師知教師。七證亦爾。迭互相知也。知何不該者。該遍也。謂若知犯重不得說戒。羯磨僧中共住不獨戒。師知和上犯不得共住。即受不成。其十人之內。互知總是不共住。不成受戒。故白知何不該。既和上不得十師。亦准不得何得不該十師也。若准律文等者。謂文中但云和上犯戒。且五篇總是戒。不知犯何戒。爲是夷殘。爲是提吉。並不顯此重輕也。准義已下。今師約義。乃至吉羅亦是戒。收亦不得爲和上也。何况上篇重罪耶。俱皆不許餘文可委。

云和上至床坐者。百三十餘種者。准律僧五文有二十六人。五廣彰師德。九夏和上與人受具。前人得戒。

能秉得罪等廣如律文云云二種闍梨者羯磨教授
二也五夏已上者至五夏已上卽六夏乃至三十五
十等律云多已五歲等證也今時四夏已下爲人作
戒師教師理不可也文中既有制約違制自是非法
不成由如和上定是十夏若九夏是開八夏等定是
不許也餘師等者除三師外七證曰餘但明解羯磨
是非卽得不論夏之多少也統明師義者統通也
幸有老宿碩德者耆季長者名爲老宿碩德者大也有
名聞大德衆人奉重之者生善於後者云記云於後
卽指師資篇爲後也彼辭師出離謂見和上有非法
事長由無德不具足故去也大德云不知此釋有何
意乖於文旨今云生善於後者亦是大約而言也意
道老宿碩德與他作師不唯壇場一席初受戒時起
殷重心亦乃久後之間令他善故云於後何必要指
後篇少道理也不共互坐者五夏十夏不得更互共
同坐也五夏先坐十夏後來不得共十夏人共同床
坐等

云三教發戒緣者標也未勞繁說事意云薩至量者

凡受戒等者凡者諸也亦不局受具戒時但凡是五
八十等總須如是說法引道開解解說云初中二字
於二科中今當緣境科中也云所發至體者別鈔三
十餘紙者古來有師別出一卷戒方便相每到受時
依說引化開解解說要而言之者謂古人雖展張三十
紙文似廣似繁今若撮說大約而言故云要而云云
情與非情者有命根者是情也上從如來下至蠢動
有識之類非情者非有命也上從妙高山下至草葉
微塵等類皆約不起損害之心空有二諦者空則眞
諦有則俗諦也滅理涅槃者是第一義諦非空非有
也佛說聖教文字卷軸者謂今三藏文字能詮名教
也形像塔廟者泥龕素畫殿堂支提等皆約不起毀
謗不信破壞之心地水火風空識等者六界也皆約
不起盜損之意法界爲量者維心云一切聲聞獨覺
諸佛妙法比之妙法法彼衆生心故如是妙法各各
差別界分不同云法界也並是戒界體者據理應合
云戒境今云體者由從此境發得戒故故諸此境爲
體亦是因中談果也云故至反者通證前文也

與佛齊德者。謂遍法界。有護持心。心與佛齊。故云齊德也。或約初受戒人。嚴潔不犯。儼然光淨。與佛不異也。猶勝諸外道者。外道邪見邪行。是生死原。無解脫之望。破戒雖一期墮惡久。久亦有出期也。智論寧受而破等者。蓮花色。尼本生經說。佛在世時。此尼證難漢果入賁人宅。常讀出家語。諸女言姊妹。可共出家。去女言。我少恒盛色持戒甚難。尼言縱使破戒。墮惡遠有出期。我自憶念作戲女時。著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持端正。而故破戒。墮地獄地獄罪畢。值釋迦佛。出家得六通四果也。餘文如鈔云云。

云如是至重者。如者指法之詞。是者即可爲義。隨謂隨逐機是根機。機鈍則廣談機利。則略說。雖有廣略。一一令他悟解。神用不沉也。薩婆多下證意可知。

云次令發戒者。標舉也。

云應至住者。毗跋者。此云是大乘律疑僞目中收。此非法寶云。是小乘律。非疑僞也。若是疑僞。鈔終不引。故下文云上之所說。直是正經。非謂失譯疑僞等引。

律部律下

彼證此足。不謬發心。我今求道者。求道二字。卽是受戒異名也。若變通語勢。應云我今發心受戒也。當救一切衆生者。謂不煞卽是救命也。衆生皆惜壽命者。命是浮假。忻生惡。死卽歎心也。雖德佛戒等者。反釋上軟義也。

餘二就義明者。餘外也。下心之外。中上爲二也。就義者。簡文也。前來下品。依彼律文中。上二心。律既無文。就義辨也。云何中品者。徵名相也。正心向道者。絕餘思念。名爲正心。專求戒品。號爲向道也。解衆生疑者。猶豫不決。名疑。以法濟神。令心悟入。自之曰解。律衆者。不沉疑悔。故號律衆。自利利他者。爲彼解疑。令不沉沒。是利他。所得功德。是利也。作如是心。受持戒者是中品也。

云何上品者。徵也。我今發心受戒者。明知前文求道向道。總是受戒之異名。今此直言受戒。卽領納名受。禁防曰戒也。爲成三聚戒。故者。謂此三聚。尸羅爲因。後感三身之果。經云。誓斷一切惡名。攝律戒得法身。佛誓修一切善名。攝善法戒得報身。佛誓度一切衆。

生名饒益有情戒得化身佛趣三脫門者趣向也三數也。脫謂脫也。遊履之處曰門。故智論云。諸法性空名空。解脫門諸法相空名無相。解脫門諸法性相俱空。無願解脫門更無願求之心。故諸經論中亦呼爲三三昧。亦名三摩地。亦名三觀等。正求泥洹果者。二乘擇滅望佛圓寂。由偏令怖。佛果菩提方成正也。故云正求泥洹果。四種之中。卽是無住處涅槃也。上來所說總約自己。以論鈔文。從又以此法已下。明利他欲令衆生明見佛性。名至涅槃。如是展轉無窮。佛法自然久住也。

云如等者。如此發心者。指前來下中上品之心也。邪相者。謂有所怖求之心。邊名爲邪也。況不發等者。發般重心。尚名爲邪。豈更不發定知無所獲也。凡夫始學邪心中者。資加七方便人名始學。始者初也。具足憍煩性。難作諸善。有所得心。名邪心中。語也。那含慢心中者。此人雖斷三界見惑。并欲界無品。臨或皆盡上二界修惑。貪癡慢未斷。名慢心中。語也。阿羅漢名字名諸者。謂三界見修煩惱悉並斷盡。內既無執。但

順世間假名流布。故云名字語也。如此自知心之分齊者。謂求戒之心。有上中下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得佛淨戒。亦有分齊者。戒隨人心。亦有三種。各各差別。號爲分齊。故前文云。戒者以隨器之功。行者以領納爲趣等。故文云。下證也可知。

云問至限者。謂攝前文生斯問也。是教宗是何乘而發大乘志者。教者四分律能詮教也。宗者宗旨也。何乘者。爲是大乘宗旨。爲是小乘宗途。若言大乘卽律部合是。小乘所攝若云。是小乘小乘極果。但是羅漢何故令發大乘之心。求於佛道。文中志字訓心也。若此四分宗義。當大乘者。謂若據律部宗計能詮文等。定屬小乘。然於五部之內。此律約義分通大乘。依成實假名宗說。有種子等文。云已下引戒本證此律分通大乘也。多有誠例者。律文多處有通大乘之例。只如查婆無學。知非堅固。爲僧知事。欲求牢固。又律云。佛子。亦如是。旣云佛子。知無異乘。又如捨衣。虛通無係。但斷相續。不必拋棄衣物等。總是誠例也。光師亦判大乘律限者。魏朝慧光律師也。羯磨疏云。如昔光

師依理明體是心本故通大乘也

云如至大事者通結指歸也緣境二字際前所緣之境也及心有增上者瞋心量也此言增上者謂上品心名增上也。獨磨疏云增中教諸衆生卽慈善根謂佛心也。文上疏此之二途者緣境爲一心量爲二也必受前時簡不得臨時恐者浮昧也智者題授者明閑律相名爲智者一一標舉名字題目授與受人等有解云提携者不窮字學也心心相續者善心不間斷也見境明淨者猶如目視分明清淨也不得臨時已下辨非可知云云

云第四至等者第四者標章也鏡水大德云據理合言第四安受者立處製作婚約但著第四卽知是安受處所門也律云當立受人乃至不聞處者正明安置受者立處也若離見聞處者離聞處卽是本分若離見處便成非法律製受者在見而不聞處立今既俱離卽非安置之所也若界外等者立記云戒場外也且據有場大界中正作白四之時受者須在場內若在外者中隔自然作法不成不名受具此約白四

十句歸問

時說以律文語通也淮南記中不許此釋且此門本爲明安置受者立處遮難尙乃未問何得預明白四之時據此段文並未合論量戒場內外如非之事如下正明受體中方辨也彼記自釋云界外者是大界外也若有場大界卽場外大界內是安置立處縱無戒場但有場大界亦須在大界內離僧不近不遠處立必一向在大界外卽非處所也已上雙申兩解任情思之間有道理着眼見處而耳不聞可引抄文釋云恐聽獨磨等云云下引五分證上非法彼文云時一比丘借他衣鉢受戒後諸比丘語着衣持鉢共汝乞食去彼云我無衣鉢諸人向云汝適來受戒何處得衣鉢彼云我暫借得諸比丘言無衣鉢不得受戒汝何故借他衣鉢彼云佛不制我不得借衣鉢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日後應時受戒者置戒境外眼見耳不聞處立差人往彼問衣鉢等云云四分文云界外問遮難者謂就有場大界中受戒合在戒場外問遮難准此卽喚場外爲界外也有人云約難事小界在界外問或云據無場大界合在大界外問難等並

非解也。理亦無傷者。謂律文問難。佛令在場外。今或可無場。但有大界。便多在界內。問者教授師作法差。還難同一界。無別衆過去理。亦無傷也。順上律文者。順上來。若在界外。不名受具之文等。如此銷文。即順若依搜云。前解將界外爲場外者。雖則律文語通。及至此文。似解釋不便也。更請思之。僧祇不近不遠處者。證前不得出大界外。以大遠故。苑陵云。如有場大界。即在場外。界內不近不遠處。若單大界。即不得出界外。但同界內。離僧不近不遠處。若小界。開教授人與受者。一向在界外。亦須離僧不近不遠於中間也。臨時量用一多人行。胡即反立等者。如三十人二十七人未問難者。安一處云云。二將問難者將欲也。欲問難三人或一人等。離僧及沙彌處者。離僧者。離壇上僧。離沙彌者。謂未問難者。於其中間。設對諸沙彌前。問得不可引鈔文。答云。必在同處等云云。反披七條。在彼立者。立云。將離下位。故脫下衣。未入上流。反披尊嚴。問何故制。令在彼立耶。答。羯磨疏云。行住兩儀。心驢馳散。坐是安靜。未必稱恭。故立望僧。取翹注意。

也。鏡水大德云。今時行事。必須准此爲憑。或有正披七條。便着副膊者。全是未達教意也。云五至所者。由界外脫衣着等者。初緣時有欲受戒者。令向場外脫衣。檢校恐有難等。時有冥弱者。着慚不肯。稽留法事。或不受等。佛令自今日後不用如是。但羯磨差一人從座起出外問彼難事。此第二緣方有單白文也。如此四答各一作一法者。一差威儀師。二召入三戒白和四正秉白。四此據別答一番和僧。但作一法如是。四番須四度和也。若云總答云等者。此約通答如最初一引受戒三人是通答了已後。若外面別無人入場內等。隨諸多引。並不要更和直至明相未現。已前總得也。次單白文者。辨綱要總如上篇說了。然於中彼字不得錯。誤有人錯呼彼爲此字者。決定不成。是彼此不分也。受人在場外曰。彼若在僧中。即爲此。今戒師壇內秉單白。遙指外面。豈非彼耶。往往見人解云。彼此總得者。無知甚也。外難曰。且如邊在五入受戒。單白差教授師時。第一中間云。彼某甲從和上某甲受戒。先謙和上名入法。竟不足數。

也第二中間又云某甲爲教授師。賺師賺名人法。又不足數。都有五人。二人不足三。非僧。故作法如何。得成法寶。准羯磨疏云。謂隔句。故互相足也。如差自恣人。雙賺二人入法。卽是不得。今此不然。賺和上時。教授師未賺入法。猶成僧數。正賺教授名時。又不標和上名字。和上却成僧數。爲隔中間綱骨句。故是以無妨。此南山意也。或依淮南閣梨云。和上但是威儀師。緣也。若沙彌望和上。卽名本從他得戒。故威儀師望和上。但是被他出衆所爲之緣。若第二中間。賺威儀師爲僧所量。是正差。故必定是不足數。若第一中間。賺和上名時。非正爲故。本無不足。舉例如威儀師欲召沙彌入衆時。作白。豈不賺和上之名。且威儀師本分是不足。敗今又賺和上和上。是不足。攝現在三人。非僧作法爭得成就。故知和上從前無不足之理也。此解雖違疏文。自是一家意見。思之。

云六至緣者。標也。云所至之者。立意也。如文云。但至習者有得不得者。立記對此。廣明難事。得不得之理。大德不許謂此。且大綱云。得不得至下一一鈔文。

自解之。此若懸說。却了至下文說。便成繁廣。知之若問而不解。終爲非問者意。云雖依文誦誦心中。自不體解。自既不明。焉令他會。故云問而不解也。雖問與不問何殊。故云終爲非問。非者不也。中邊不相解。語不成者。證上不解也。中國邊地。彼此不解。方言互不相足。反顯適未。雖問雖答。彼此總不明之。有無如何。知委故不可也。若准律本。不問難則不得戒者。問既律云。不得戒。今既問何以不得答。雖問不解。還如不問。無異舉例。由如作說戒等具。非不成。亦如不說一般也。若約律本。但問十三難事者。故受戒。健度中。先列十三難緣起。次列諸還緣起。竟結云。汚辱衆僧者。不得受具足戒。時有欲受者。將至界外。脫衣著受者。慚耻稽留法事。以此白佛。佛言。不能得如是露形看。自今已去。聽問十三難事。然後授具足戒。白四羯磨。當如是作。次文卽列十三難。竟佛言。自今已去。先問十三難事。然後受具足戒。准上律本之文。只言問難。總不見說著諸遮。故云但問十三難等。及論作法。但問諸遮者。律中作法。差教授師出衆至受者所。但問

諸遮不問難也。其戒師對衆作法亦但問諸遮不問難也。今就義准舊問遮之前者律文作法之中既不列難在問遮前。今鈔主准律三節之義合將其難著向問遮之前。所言三節義者第一節列緣先列難緣後列遮緣第二節律云自今已去聽問十三難事然後受具亦合難在遮前第三節律云自今已去聽先問十三難既云先問難即知遮在後准斯三節之義故云今就義准等也。云云又問難之體者體字有多解今並不取但依搜立云體者得也。謂問難詞句能問所問要唯彼此相領解方體得也。蒙龍誦習者羯磨疏云余周游晉魏京輔律席罕不登臨至於難緣全未講議但恐誦文不得何暇更議其相也。已上准此即是叙上蒙龍是不明之義也。

云一至罪者堂云佛在離閼城有一比丘名難提坐得四禪定從定起有魔女來前立比丘捉之女則隱而不現比丘越捉欲心不止於死馬上行非淨行都不覆藏佛言與白四學悔後重犯滅殞次數名所言邊罪難者羯磨疏云曾受內戒今棄衆外名之爲邊

障戒不生稱之爲難也。至於俗人受五八等望與常途俗人有異總覽邊罪也。餘文易知云云。

云二犯比丘尼者堂云律云時有多比丘從俱薩羅國行往黑闇何俱有一比丘言此中曾有白衣與著袈裟者共犯諸比丘云汝何故得知彼云我見一數等次數名羯磨疏云毀壞梵行名爲犯尼業深罪重障戒不生稱難。

云四至也者四分等律者等取五分十誦除僧祇也。不明淨穢者若據律文但云曾姪著袈裟者成難且尼三衆總著袈裟爲總成難爲局大尼是不了也。又文云若犯比丘尼又似箇下衆然比丘尼有淨穢穢境爲通犯爲約淨方犯重不論是二不了五分十誦亦然若爾今時受戒行事之時皆言汝不犯淨行比丘尼不此依何教鈔答云故世行事者云乃至此依僧祇問也。須斯二果及凡夫持戒尼等者須陀洹是初果斯陀含是第二果凡夫持戒尼可知初人是壞尼中後不名難者爾二果尼欲界修惡九品下三未除初果尼欲界修惡九品總未斷凡夫見修一切

●尼字疑

未除並有受樂心故初人懷時即是淨境成難中後人懷時已是穢境不成難也。那含羅漢初後人俱名難者。那含三果尼羅漢第四果。若壞此境初後總成難。攝所以爾者。那含人欲界修惑並盡。羅漢三界見修並除。終無染樂之心。是初後人懷並是淨境也。故知唯是等者。故知二字即定之詞。唯者偏獨之義也。即反顯不淨境不犯十誦等者。彼律問云。頗有汚尼人諸比丘與出家受戒不答。有若八人以八事汚比丘尼。尼名汚是難。又復一人以八事汚亦爾。八事者一捉手二捉衣三入屏處四共立五共語六共行七身相倚八共期。鈔云。摩觸八尼者。玄云。據文但云八事鈔加摩觸字。故此一句標觸八二初摩觸尼戒觸其重境。觸即犯易知。八尼汚尼八事戒標也。將一個尼字管兩戒也。八人共汚一人一尼以八事汚一尼。此似難知。下釋汚尼八事也。故羯磨疏云。摩尼八事等八個俗人。人以一事即有八事共汚一尼。或有二人自汚尼八也。疏文是已上引如許多文意證。四分文中但云犯比丘尼。並不論量淨之不淨。適來所說

總依宗方成決定行事無滯也。下引善見等者。數為證。四分文中但云姪者姪娶者並不說除下二衆等。今引此文若下二衆無犯不障出家等。羯磨疏云。未滿位輕不成難。攝具戒是尊故成障也。疏文云若至鈔者。若強與尼者成難者。謂尼不欲着而強將白衣衣服令彼着成難也。若尼自樂著不障出家。故知前文強與著之必是陵辱彼不樂著。即是淨境也。此兩段文莫非約境淨穢以說也。此解或依玄記云。既自樂著白衣表同邪見捨戒。所以不障出家也。前文強與彼著即顯不生邪見戒不失故。是以成難也。今恐不然。縱樂輕著白衣但結不應之吉。設爾邪見須准教文起九品圓滿之心。今暫樂服俗衣未必捨於戒體。此釋不應理甚矣。如之若知受具戒等者。今師以義意求之也。若明白之心。審知前是受具戒之人。今有難事緣礙暫著白衣之服者。亦成難。捧也。但壞淨境不論知不淨者。古師云。知他前境是淨而壞之成難。若壞是淨境我心不知雖壞亦不成難。今云但使前境是淨壞者冥然是犯不約心論知不知

等義鈔者。羯磨疏云。如善見。然凡尼至三果不障戒。今但汚尼云何成難。答。然障戒者。取福田極處。須是第四果人。以前三煩惱未盡。污擻陵慢勝境。故是難收各有理也。

云問至攝者。何不言。比丘者。法寶云。此約僧受戒時間也。謂適來但云不犯比丘。尼何不見言犯比丘。耶。答亦成難者。答若犯比丘亦成難。攝尼受時反問。由京文中者。却將尼來反釋也。意云。僧受時即云汝不犯尼。尼受時即云汝不犯比丘。不問曰。前來既云。約僧受戒時起。問今將尼來反釋。文勢似不相當。答云。鈔主密意。無約僧以論。但爲其事稍僻。不能顯明。故將尼來反說。下句云。以事希故。必若將尼汚僧。頻頻有之。何言希少。故知唯約易訓也。下引善生受五戒等者。謂善生長者。受五戒時間難。中亦云。汝不犯比丘。及比丘尼。意可見也。故知同是難攝者。今師印定也。皆爲俗人時等者。俗人據總未嘗受受五八等戒。即是汚尼難收。若受五十八戒後犯者。但號邊罪。捧也大德云。此中鈔文。寂細人難得知。搜立總不

● 說書

說書。今時講人至此。全不委其本意。如何第釋。請思之。

云三賊心者。羯磨疏云。沙門俗人法。非本位形。蓋僧上又盜聖財。故名爲賊。障戒不發。擻之曰難。云律至家者。鈔略舉緣起也。准受戒體度。云佛在波羅奈城時。世殺賣人民相食。唯沙門安樂飲食。無乏有一年少外道。輒自剃髮入衆求食。僧問汝幾夏和上等。是何人。彼並云不知。復勸詰之。汝是何人。彼云我是外道。因此白佛。佛言。賊心又入道於我法中。無所長益。等云云。若未至戒者。若未受不應受者。約僧知了不得爲定也。已受得戒者。據初時不知彼爲利出家。是外道等。即得戒也。云曾至擻者。但曾經偷法。即滅擻也。

云四至擻者。玄云。准律文。都有六句。前二重後四輕。第一句云。若至一人二人三人衆僧所共羯磨說戒。二云。若至一人二人三人衆僧所共羯磨說戒。三云。若至一人二人三人衆僧所共羯磨說戒。四云。若至一人二人三人衆僧所共羯磨說戒。此

說戒五云若至一人二人不至三人衆僧所不共羯磨說戒第六句云若一人不至二人三人衆僧所不共羯磨說戒此四句不成難六句如此今鈔所引是第一句證前滅殞也云義詳至難者今師義意詳論故云義詳也對首衆法等者說恣此是僧法今界無僧只有二人遂作此法今此賊心之者往彼盜聽亦成難也必衆法心念成難者破古也古人云一人作心念說戒等并已卽是二人便須改爲衆法對首豈名心念耶今師云此全不見文意既云往一人所偷聽衆法心念便成難收有何二人改爲對首之理也三人已下等者謂懺三十捨墮是對首法覆處尋內須問邊人故三人也已下二人也餘和合法等者玄云未乘單白前問僧集和合等名餘和合聽此非難齊四人卽乘單白單白前便有問和也已上卽百千萬等皆先和僧乃至答云某事羯磨已來不成難也云善見至難者此段文意者四分雖云偷形不出偷形相負故取論文廣辨也無師自出家等者此是偷形相狀也由如今時不依師僧出家剃髮但自剃落

等是也不依臘次乃至利養不受者釋非偷法也可知云云二偷和合者標偷法也有師出家者釋非偷形也往他方等者辨偷法相狀也二俱偷可知者無師出家是偷形往他方受禮入說戒處等是偷法也若偷形狀者已下鈔文料簡前一句不成難得受也下二不合者偷法及二俱偷不合與受也五百問論等者通證可知云四分至難者但云賊往不說聽聞不聞因緣者四分明偷法中但云盜聽他說戒成難然於聽時有聞不聞或聰明愚鈍記不得等不可一例並成難收既不料簡是不了也下引祇又方爲決定初中後語者單白爲初廣序及五篇戒文爲中七佛略教爲後隨此三處記得章句便是難也若聞鈍等者雖聞不記不得成難擇或緣餘念者雖是聰明心不專一曰緣別念等亦非難也云云更有將本自讀亦例可知位既未滿未合未得見及聞今私竊偷者亦是偷法成難請不疑也摩得伽論等者引此文意亦爲四分文中但云若六季不滿作法不成不說賊住是不了

也。今引論文。若經僧布薩羯磨。是名賊住等。方爲周足。四分若季不滿等者。有知他季未滿。語云。汝季由未作受戒法事不成。已後若滿更受等。十誦等者。彼云。佛在王舍城時。婦人爲夫姑舅所惱。出家作尼。後與和上尼共住。還生苦惱。却反還俗。白衣呵言。是不吉。弊女我等。先是其夫中間。受我尊重。無決定性。以此白佛。佛言。若尼一反戒。不復重出家也。云。四破內外道者。羯磨疏云。志性不恒。內外無取名。破內外障戒。不生稱之爲難也。云。謂至具者來投佛法者。破外也。受具已反還本道者。破內也。鈔約界內外兼破。雙釋也。准律受戒法聚緣起云。羅閱城中有一裸形外道。名布薩護。甚大聰明。鐵鑊鑊腹。忍智慧。縱出頭戴大盆。照盲冥者。來至僧坊。告云。沙門釋子。誰敢與我論義者。時舍利弗念。此外道尼。釋國人奉重。若以一句義問。不能答者。必大名聞。定歸大法。遂與彼論義。初從一日。乃至六日。論說餘事。外人並皆結舌。第七日。中舍利立義說。欲從思非從對起。外人云。欲從對起。不約心論。舍利立義者。故俱舍頌。

曰。世諸妙鏡。非眞欲。眞欲是人分別貪妙境。如本住世間智者。於中已除欲。舍利弗云。妙境不是欲。故云非眞欲。欲是人思想上而起。故云分別貪一切妙境。無盡期。故云住也。世間聖人修行斷煩惱。後其心已謝。故云已除欲也。邪命外道。乃誥尊者曰。若言妙境非眞欲。說欲是人分別貪。比丘應名受欲人起惡分別尋伺。故外道云。若不許欲從境生。便云。從心起者。比丘却是受欲人也。下句云。起惡分別尋伺等。常起惡心。尋求伺察。故時舍利弗又反質云。若世妙境是眞欲。說欲非人分別貪。汝師應名受欲人。恒類可意妙色。故故婆沙云。時彼外道聞此偈。已不能加報。便生善心。歸佛出家。時跋難陀在彼衆中。色類殊異。而舍利弗形容短小。彼作是念。此小比丘智慧若斯。而況堂堂者乎。便求跋難陀爲和上。受具已。問於經律。悉不能答。彼便輕賤佛法。憐諸比丘無智。却歸本道。以此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應具十夏有智慧。方聽受人大戒。此外道後更重來。即成難也。對僧與沙彌戒者。先與受十戒也。四月試者。令彼來僧中合掌。

乞四月試之。僧中乘白二法與四月共住。對彼前說外道惡事而毀罵之。觀於彼心若不起瞋。卽知調順。若猶占護彼宗。卽知未伏。故卽不可也。

云問至明者。信此歸投此者。謂我持十戒。卽是調柔。若不持戒。違相卽顯。若不將十戒。驗他順違。焉能辨得邪正。此事已下指略之意可知。

云五至受者。堂云。准律緣起時有黃門來投出家。與受戒。境喚諸比丘。作如是事。比丘呵責出去。滅去等。又往沙彌處。呼彼作非事。復往界外放牛人等處。喚彼作事。白衣譏云。比丘之中多是黃門也。以此白佛。佛制不許爲受。次釋名者。有多解。古云。黃是衣色。門是根門也。正或云。古有人亂於內宮。後被去其勢分。又於住處以黃色土塗於門。扇意表割根之人。從此黃色門中而出。相承呼作黃門。准此約住處立名也。今師云。門是天子禁門。黃是五方色。中方之正色。卽詔他內禁之門。號爲黃門。今令此人防護彼門。故從守護處彰名。此蓋是全取他名。立於已稱。故羯磨疏云。黃是中方之色。以□中禁之門也。此解一梵云爲正

屬挽此云。生謂過去業故。從生來自然也。二梵云。留舉此云。健謂以力去却也。三語云。伊梨砂。此云。斯如抄文自釋也。四梵云。半擲。迦此云。變鈔。釋云。忽然變作也。五梵云。博又半擲。迦此云。半月鈔。文自釋云。云紙中有六加其擲破也。世中多有等者。前雖列五黃門四種。易知不解。今鈔但釋健黃門也。就中大約有二。初依諸律正釋。據受後爲言。二准此下結難難。體明未受之人。得不初。又分二。初約自截。分別二四分。下約總報。分別初。又分二。初約都截。當律滅殞所收。二今時下截。其少分依他部。明其得受。上依主記。此抄文其義似應應截不截者。謂欲從心生不由身起。應須截心中煩惱。何須截身爲佛呵也。云依篇儀者。若截頭及半得吉。去一卵者。偷蘭旃有二罪。須依篇儀也。准此乃至爲受者。此上諸文皆受後也。若未受前截者。正是難收無聖教斷之。必須准前五分文。或截頭半得吉。去一卵等。卽截不然。滅殞據此文勢。卽非難也。爲受得戒。若都截者。諸律並云。滅殞必受不得戒也。云六至相者。殺父母者。堂云。緣起者。律云。有少季外

道先殺父母常懷憂念作是思惟我救沙門釋子出家受戒定得除罪諸比丘不於委問輒度出家出家之後彼自言說以此白佛佛言應滅殞也。羯磨疏云人非化生業寄胎假彼遺陰以成已體養育恩深理應反報今典殺害名之爲逆障戒不生稱難。已上疏文此據生母說也若養母者不成逆故俱舍云設有女人墮羯磨蓋餘女取置產門也生子子殺此母不成逆但得夷罪故論頌云母謂因彼血指生母也或在畜胎生者殺亦不成逆但得殺畜罪以報劣故或殺殺怨家悞殺父母亦不成逆以無心故云云殺阿羅漢者堂云准律緣中有諸比丘往物薩羅國游行於中二比丘見一空靜處指向諸比丘言此中曾有人殺羅漢來諸比丘問汝何得知彼云我是一人數以此白佛佛云滅殞羯磨疏云此人惑盡德圓福田應供反加與害同上業重名之爲逆障戒不生稱之曰難阿羅漢是梵音阿之言無羅漢云生此人惑盡不向三界受生故與無生之字也外難曰十輪經中殺辟支佛非難善見論殺前三果人非逆今此殺於羅漢何

故成逆障戒耶答前三果人煩惱未盡福田未極故非逆辟支佛者雖煩惱盡遊化義劣故非逆如瑜伽論云緣覺不說法於人家受供後擲枝騰空而去但足下現十二因緣字令觀此修行悟道等云云此三已下指略意可知也云九至耳者破法輪僧者緣起因提婆達多如下廣述也云云羯磨疏云邪法乘真名爲破僧障不生稱之曰難也破羯磨非難者但得中品蘭四人悔不成難也云云出佛身血者緣同上云云羯磨疏云如來四等道化衆生義在虔心反生逆害出彼身血名逆障戒不生云難。已上疏文此據惡心若好心者如善婆爲佛治病出血一却受天樂故不在此例也餘文可委云云云十一至所陳者非人者緣起因修羅子獸生老死化人爲形來投出家諸比丘初時不知遂度竟僧坊中食七人分外白衣處食五百人分居士讓諸比丘窮問汝是何人彼云我非人也以此白佛佛言非人於我法中無利益故不得云云羯磨疏云非畜報

處申微形心非器由斯障戒故是難收八部者一天
龍夜叉囉闍婆阿修羅迦樓羅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也餘可知畜生者緣起因彼衆奈有善現龍
狀離龍身化爲一少年外道往僧房中求出家諸比
丘不知輒與受具受具後與一比丘共房住時彼同
住比丘往外遊行諸龍常法有五時伏本形相言五
時者故偈云生死非嘆睡云云彼既睡眠身滿房內
彼比丘歸來推門手觸龍身覺與便高聲唱云地地
時彼即覺遂起跏趺坐正意繫心念在前比丘問云
汝是誰答我是善現龍以此白佛佛言云畜生於我
法中無利益未受莫爲受已受滅殞也脫有高遠者
脫由忽也忽有衣冠日折挨等來受戒云云方便轉
問者應云汝非畜生能變爲人形來受否此是方便
也不得直言汝莫是畜生不似有輕觸前人也如下
陳者向下教授師正問時陳說也
云十三至殞者律緣中時有一比丘變爲男女二形
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此白佛佛言滅殞後有比丘尼
變亦爾善見論有三種一能自受胎能令他受胎二

● 攝入地獄

能自受不能令他受胎三不能自受能令他受俱是
難攝羯磨云形狹兩境志致懦弱善惡不成焉能修
道障戒不生稱之爲難餘如文

四分律鈔簡正記卷第七上